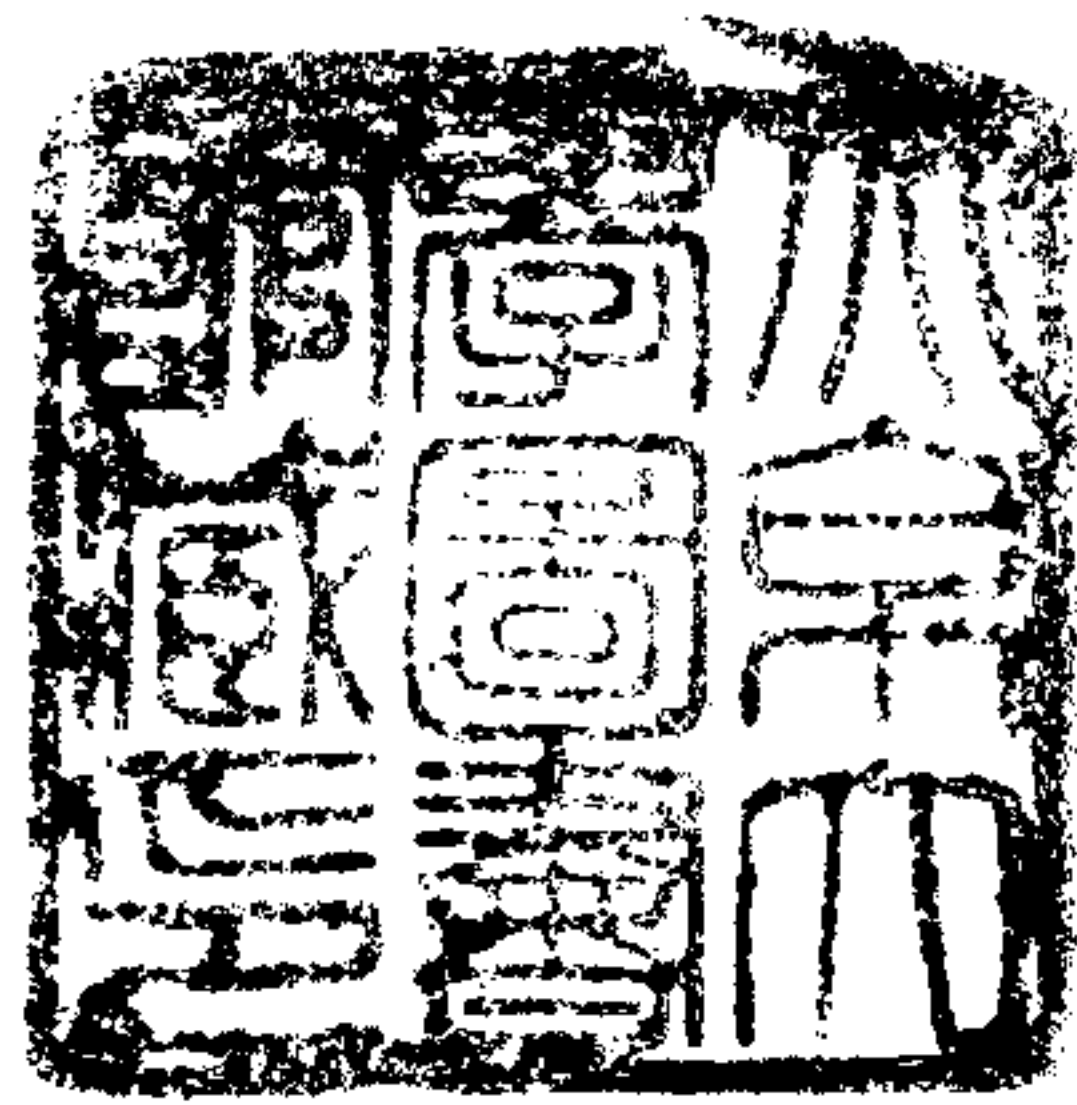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三一・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二十）〔明〕焦 竑輯……………

2570/01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目錄

雲南

布政使

潘原明

應履平

袁愷

徐贊

王俊民

黃昭道

陳善

參政

楊鐸

子應附

黃皞

朱應登

陳觀

水東筆 湖...

李渭

參議

趙忠

按察

劉鈺

張翥

張憲臣

副使

徐觀

陳政

陳騏

朱文

賀元忠

孫繼芳

申綸

楊逢春

曹遠

楊道亨

僉事

邵玉

林淮

林希元

張澤

經歷

劉遠先

知府

杜棠

朱繼祖

龐嵩

鄭溥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目錄

戴鰲

王好學

劉容

齊柯

同知

彭鏡初

知州

高斗南

譚讓

林挺春

潘祿

知縣

虎臣

賀朝用

教授

周奕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目錄

獻徵錄

卷之百廿目錄

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

雲南

布政使

署雲南布政司潘原明傳

黃金

潘原明揚之泰州人初與偽吳張上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反李伯升呂琛等與焉後仕士誠為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歲丙午十一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問之對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齏粉百萬生民間之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

狀徵錄

卷之百二

一

勞來雜犬弗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如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即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意事雖晉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欲溥覃於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 上以原明全誠歸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

其官屬皆仍守舊職士誠由是勢孤以至于亾洪武三年既封功臣 上于原明欲優待之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原明每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內取之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鎮其地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十一月卒柩還陽莽鍾山之陽

大文錄

卷之二

二

雲南左布政使應履平傳

履平浙江奉化縣人由進士歷任德化知縣稽勳節中獻河清賦陞德安知府秩滿陞貴州按察使正統中奉勅同尚書王驥平麓川苗寇進雲南左布政使尋乞致仕爲人剛直不阿所至祛除奸宄民多便之且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

大文錄

卷之二

三

雲南左布政使袁愷傳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丘人占籍華亭愷少貧獨學時
 出事賈販不為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厲志讀書入
 府學為弟子員教官以其晚學易之愷自若也未幾
 進士授刑部主事推總三法司事陞江西按察僉
 事改廣東所至有聲人始奇之江西賊圍西貢縣長
 洲村愷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或請宜少退愷下馬
 令曰吾在此汝何敢不力叱使進攻克之巡撫葉文
 莊知其才委起調狼兵兵攝不敢肆又率偏師駐全
 州督軍餉贖畫梧州總府多所裨益都御史韓雍征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四

大藤峽愷躬擐甲冒矢石以從時皆壯之賊平錄
 功有寶鈔文綺之賜權廣東按察使進右布政使遷
 雲南左布政使未至辛愷居官廉不為身謀出仕三
 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橐中蕭然在鄉里任真履素
 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扁舟從一二蒼頭見者不知
 其貴人也時以此高之子颯孫讚皆以能書授中書
 舍人直文華殿

雲南左布政使徐公濟傳

徐贊字朝儀浙江永康人嘉靖間任按察使丁亥冬
 十合安銓叛雲南久安忘備報至上下咸以為憂公
 曰醜虜敢行稱亂者謂我軍非其敵耳今以夷攻夷
 成擒有日矣總鎮撫按諸公知公才識比有所圖悉
 以諮公乃議調元江蒙化鎮沅等處夷兵佐以漢軍
 呈委諸僚分統進勅已獨甯中議處程陶閔習白瑛
 事皆立具晝夜登賊狗師至安寂食於是計立招降
 大旗陰誘脇從仍造小旗千餘大書同心協力各保
 身家八字于上令各聚執旗緣是歸降交至賊勢
 日衰時沍寒民多凍餒公復捐俸為粥食之仍請撫
 臣大發倉廩全活者以億萬計戊子春土舍鳳朝文
 繼叛與安銓合焚劫屠掠兇威益熾遂進圍省城將
 肆焚戮上下震恐公登埤呼寇諭以朝廷恩威責以
 大義寇皆伏地請降且以復官為言公諭令退舍俟
 命寇遂麾眾而退公即夕走使掣回各哨官軍厥明
 合擊賊遂敗潰公仍議督僚長驅直捷而還獨渠魁
 逃近未獲分別設方略卒擒而弭之人更稱功俘獲
 賊屬萬餘簡審無辜悉為開釋民深德焉家為立祠
 巡撫歐陽公重疏公籌策無遺功勞獨著保境庇民

繫人心於全省無降詔醜賈帝德之好生六月擢本
藩右布政使八月進左布政是皆以公資深序進而
論功之實則猶未及也

伏啟 卷之一百二

六

雲南左布政使王公俊民墓志銘

王公諱俊民字用章號南湖其先石首人始祖勝友
生添禮添禮生聰四川廣安州州判始徙荊州府城
家焉聰生翔東阿驛驛丞配楊氏實生公初公就學
機神營朗書初讀輒能舉其要治易善屬文迥然出
諸生中正德丁卯中湖廣鄉試甲戌登進士第銓授
蒲州知州公下車課農桑緩刑罰修學宮甫三載而
士民德之州用大治當路者交章旌保擢大名府同
知當行民遮道畱不獲爭脫其履以去并肖像事之
大名境廣政劇公才敏而勤時任都憲原孝為守後
歲改錄 卷之一百二 七

至郡即自慶得賢或身倚重焉凡重務鉅獄必以托
公公一一裁決有巨璫家故居城中怙勢侵古地
宅公一切奪還之又勾考戎籍無隱弊郡人稱平撫
按表其治行于朝居無幾陞福建僉事兵備汀漳汀
漳道連三省多盜且每訟必牽引數十人經年不結
公至即理滯平冤庭無畱案時閩中叛卒糾平民為
漳南巨患公設策分布民兵往捕并其黨僉之地方
獲安秩滿擢廣東左叅議時田州土官岑猛煽亂
朝廷命出師公冒險觸瘴瘴督糧餉以給軍士賊平撫
按上其功賜綵幣楮銀者再時以入賀 萬壽至京

轉山西副使後改福建巡海副使過家方就道楊大
人棄養為斂葬備禮服闋補河南副使兵備大名大
名舊治士民聞其再至驩甚比至諏訪民瘼飭嚴兵
伍如在漳南時未幾轉廣西右叅政尋陞廣東按察
使乃慎刑汰弊姦罔所宿名赫赫起轉本省右布政
益展心力得承宣體會鄉試諸生提調科場井井有
條甲午冬入覲京師先是部使者欲誣入人罪公與
論齟齬部使者銜之竟為陰中乃調公雲南公至清
案牘勤聽斷羣吏斂手會有詔徵滇產黃金丹青甚
亟公移文督派恐民受擾每就中必為寬假雖見忤
使者不顧安南搆亂時議欲討平之乃區畫兵食日
懷隱憂會有驅兵民轉餉者地方洶洶自危一日聞
士轅門軍眾鼓譟露刃欲為變羣相視錯愕莫知所
為公徐呼使前諭以利害皆感泣聽命毋敢譁者而
亂隨以定時方賴其有為忽遭疾弗起時嘉靖戊戌
四月十有三日也公平平生恥奔逐初第坐其姊為宗
人妻得外補其實姊氏逝久且乏嗣制得無碍公一
無所陳請或問之公曰某若是是干進也竟不聽後
雲南巡撫官疏其事為請奏可覆勘且至當道擬將
柄用而公逝矣 亮直練習文法蒞政詳謹雖事端

莽錯從容應之皆中肯綮事集又不矜功伐處僚友
恭異所在交承稱不絕口及聞公計慨歎至有泣下
者雖久官家無他贏論者謂為廉介君子云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雲南左布政使黃公昭道傳 胡直

黃昭道字文顯平江人生有異質出就外傳疑重不與羣兒伍人奇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筮仕山東長山令其民悍梗素號難治昭道下車盡心按戢劾剔其蠹弊拊摩其凋瘵政令一新豪猾斂避歲大蝗愈捕愈熾昭道憂之默禱於神曰欲下蝗必得雷去蝗必得雨俄而雨雹交作蝗亦隨滅人以爲異宋范文正公幼讀書長白山昭道爲建祠祀之終三載餘可以昭道賢能徵爲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時逆璫瑾等擅權號稱八黨昭道上章論劾引趙高仇士良爲戒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瑾怒劾下南京守備官杖三十除名久而積血千踵

一

北

狀徵錄

驚疑竟莫能撫金謂昭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今撫之既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昭道歎曰木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爲言者慚竦頃緬甸告急昭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人單壺以迎入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爲處斷皆獲服權聲遠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管安晉道方月餘尋旬報劇賊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昭道卽馳整兵兼程而進賊聞昭道至卽釋守還印遁去好赴本司右布政使尋轉本司左布政使時昭道久勞瘁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北

狀徵錄

遂成跛躄庚午瑾伏誅癸酉擢廣西按察司分事尋丁外艱乙亥起復以舊職補江西時宸濠久蓄逆謀招納亡命劫掠彭湖等處爲地方患昭道捕獲數百人訊獄成獄雖取怒宸濠禍出不測弗計也無何丁內艱戊寅起復補山東踰年奉勅轉海道兵備副使海寇不時鬪聚昭道分遣哨兵設策勦捕濱海晏然屢蒙欽賞屬郡多寇歲久未決昭道悉平之全活首衆壬午擢雲南左叅政時木邦孟密緬甸警殺已數十年矣先是府官往輒以人馬萬餘擁前後

雲南布政使陳公善神道碑 許乎遠

先生諱善字思敬別號敬亭世居錢塘太平里家乘始清河居士某凡四傳而至司訓公荆獻是為先生考以先生兄弟貴贈禮部員外郎加贈刑部郎中母王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先生生而端凝弱不好弄年十一能屬文嘗從贈公讀書於觀察王公署中一見目為遠器十四及王文成先生之門十七試有司督學汪公置異等南弱冠當督學林公選為五經師所造士若太保高文端公而下多賢逢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二人辛丑成進士拜欽令初至屏供帳一切汰

款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自示民悃愾故健訟先生以至誠化導訟日簡無何丁王宜人憂服闋補桐城時贈公司訓崑山先生用出都門覺心動馳抵崑贈公果疾革居三日而永訣僉謂其孝感云已酉北上應聘分校順天士兼易詩得榜首孫公鏗二十四人已補清苑清衝劇而疲尤加意損節先是金臺驛站馬出圍郡諸州邑厥後變為輸銀貽害清甚先生議仍前規均派爭者崛起會內轉力請于當塗行之而清人始蘇在禮曹典屬國往朝鮮諸夷以貿易釐漢物歸縣官費供輸而牙僧售苦窳為夷人病朵顏貢夷且有偽增名物窺利

者先生悉糾禁之言於宗伯華亭徐公著為例進主客員外郎尋轉僉憲督學廣西首進士以正學使知根本重德行做何仲默關中學政令誦習經書傳記于史古文詞粵士彬彬嚮風焉未幾轉參議駐惠潮海寇初平瘡痍未復一務休養安集境內宴如旋轉副憲督滇南學其型範規條無改而學之舊載刻小學句讀自警編忠孝歌頌教諸生遷滇右參政督理銀場諸言開礦利者俱報罷始先生督學時以執法忤鎮臣且忤御史至是被誣論疏去已而承厥王侍御諍按海廉其枉力辯于朝其略謂陳善居鄉居

款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三

官人稱焉古君子及任前職人稱為真提學諸所舉措實能造就人才低以愆直忤權豪而受詢廢臣入滇聞諸鄉縉紳諸生父老言最稱究枉亟當召用朝論寔之復原官隆慶改元起山西按察副使尋轉江西左參政未匝月轉廣東按察使先生以刑獄關係民命精審讞牒洗冤剖疑繁繁多異政且與臺行稿中會流賊曾一本寇廣城城門盡閉軍民扶老攜幼向城而泣先生惻然曰奈何棄數萬眾于鋒刃下為啓門躬為殿而入之賊矢幾反車蓋竟無虞轉雲南右布政使自貴入滇道崎嶇甚先生捐俸為倡開

爲夷者數十處滇人聞先生至皆甚先生亦樂撫之與利別盡不遺餘力黑白監井久爲墨吏家所乾沒於是釐刷一清而民稱便滇歲採上供金二千兩而滇實少產金戶業困且復增輸三千先生建議派價諸州邑市金蜀之寧番越以解民得無擾六衛諸倉散餼爲奸利先生詳定條例刻石永絕弊源撫臺某欲奏行戰象之法於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戰地象產炎微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於土夷度費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從故事土官襲蔭黠胥多方難之索其重貽先生印與轉

卷之二百二

十四

聞嘗無停習嘗曰治滇以馭夷爲要沅江武定之事失其心也人以爲名言會武定之役兼攝洱海道事武定經鳳氏變後議更城獅山而激江城又議遷廣西嵩明兩城且新築四役並起物力不支先生多方調度不踰時而工就復立哨建堡以峻金沙七度之防推誠布信民夷大悅昆明之旁山曰橫山山陽有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先生視白石崖有泉在上遊可引溉而爲橫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兩壘離之先生曰事在我耳印天衆禱天焦勞經畫山前後並與開鑿之役功久未成庚午大比提調雲南文武科試

事辛未轉本省左布政使先生居滇三載久蓄去志而以方有事橫山淹留歲月至是決意引去遂上疏乞骸骨新鄭當國許之錫日啓行則橫山水洞忽報開通蓋神明實有相于先生也傍山數萬家受其利因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公像祀之去滇之日行李蕭然縉紳爭爲詩以頌家宰嚴公清有眼前鐵漢撐天地暗裏丹心泣鬼神之句先生既歸造請盡絕自御簡素織布至修築堤塘道路勞費不吝其束新塘九十餘里倡於先生而成於郡伯劉公伯縉張公振之利濟甚鉅若觀音塘黃泥慈雲二嶺皆有修

卷之二百二

十五

桑功生平存心濟物然有差等不妄施三黨之親而貧疎而賢者洎故舊門生之賢而貧者時有周給其婚不能嫁死不能葬者並給之屬歲荒傾貲市米爲賑復作糜以哺饑者民病疫施方藥給楫具冬月施絮衣掩骼埋胔不可數計戊子春形神已憊猶力疾焚香願天爲民請命家人進梁肉輒推不食曰民糠粃不給吾忍甘肥脆耶遇窮交淪落或故人子有急每極力拯授桑梓利弊知無不言賴以調停者甚衆然不令人知也先生蚤聞王文成之學遇按察翁公原督學滕公伯輪大集學徒于天泉書院翁先生提

衡其中書院中廢又旋復因修復俎豆祠田為長久計撫臺徐公斌聘修杭郡志先生傲瀾自立例自漢周迄今具為條載筆削甚嚴凡再開歲而志成然精力自是耗矣先生林居垂二十年臺省為無虛歲太宰張公瀚嘗以先生及雲間莫公如忠吳門袁公洪愈三賢比諸商彝周鼎江陵目為迂澗不用晚人張太宰諸耆英怡老會季公貞亭少師事先生及歸林杲杖屨相屬鄉邦尤稱羨焉先生信古好禮冠婚喪祭母旬旬流俗忌辰編衣蔬食終身問門肅穆勿無廢侍與其配命夫人相敬如賓命物蕭然獨志

卷之二

十六

恒竟日端坐諸子進見拱立於旁有問則對無敢輕發一語者器其朴陋不愛華飾見人服食靡麗輒目澌之至有鼠服以見者每晨與整冠服坐庭中令子婦請孫次第相見時有訓戒語家僮無小大蚤暮出入儲察必嚴不令其一時放蕩於外也已丑冬一疥甚然無他疾曉起猶巾櫛如常勉諸子孫以立志遠大親正人等語夜呼季公來訣奄忽長逝可謂正命考終矣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粵臺行稿二卷黔南類編八卷黑白鹽井事宜六衛倉條革二卷杭州府志一百卷動賢祠志四卷族譜二編家藏稿五十二卷

雲南參政楊公鐸傳 子廷附 祥符文獻志

公諱鐸字文振陝之朝邑人元季兵亂其四世祖德亨東遷河南之原武祖旺隱德弗輝至父智以公貴封僉事生六子公其長也幼入邑庠明春秋宣德壬子中河南鄉試魁次年會試登曹爾揚進士觀政刑部正統元年奉勅前往陝西募修 宣宗皇帝實錄次年三月除授大理寺左評事詳獻平恕公勅之舉茂著當時正統乙丑陞授陝西按察司僉事廉能以持已嚴明以臨政時遇按察使總治司收多尚寬平奸宄之徒肆為佞辭皆得疎放公知為奸佞所欺必獻教錄 卷之二 十一

法言以正之由是輿論稱快聲價益著景泰甲戌陞陝西布政司右叅政督延綏甘肅等處軍儲益勳乃心益公乃政邊事益寧軍民悅服天順壬午丁內艱服闋復除貴州叅政通前九年滿考夷務不捨其去合疏保留陞食從二品俸照舊管事成化丁亥丁外艱還鄉聞友人宋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貲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鄉人稱羨公之存心多類此服闋復除雲南左叅政蒞任未幾引年乞致仕還僑寓汲城日與士大夫優游詩酒鄉社之間歌詠吟嘯微醺輒自舒懷爾詠而

不拘拘也公初配梁氏贈宜人繼配趙氏俱先卒繼配孫氏亦封宜人子六曰瓚鄉貢進士曰球弘治庚戌進士觀政兵部

子璵字廷佩別號靜軒其先陝西朝邑望仙里人高祖德亨博學好古元末避亂攜家東徙開封遂占籍原武祖智封按察司僉事父鐸舉進士歷官雲南參政致仕歸以河患復遷居大梁公甫弱冠投學陳公選見而異之曰吾禮經有傳非子不可遂受焉成化丁酉舉于鄉錄其經表一爲式屢試春官不第且親老家貧諸兄相繼沒公乃服田力穡以養其親暇日賦役錄

卷之二百二

十一

從事尚學至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丁外艱服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改武選司辛酉陞車駕司員外郎奉命同御史某汰京衛軍得避匿者萬人歸伍且上草劾私役者上嘉納之爰著爲例乙丑陞武選司郎中奏行公蔭襲嚴比試諸條大司馬深器重之正德丁卯銓部以廬州乏守擢公爲知府公至則壹以廉正御之郡有疑獄歲久不決公親排勘得生者六人郡大疫公請禱備給醫藥活之宅若敦禮士夫教課農桑得古循良之體庚午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署設滄州近京師商旅多豪右然鹽場有遠通

美惡公場置一籌納竹筒中令各商以次出之豪右不便公曰吾輩弊耳權貴何卹焉由是鹽法大行壬申劇賊劉六等攻滄州急州吏失守公督州民諭以大義登城守之且伺間發矢遂斃賊首乃解去當道以聞上賜旌獎是年冬滄州內寇殺吏民劫倉庫公倉卒率市民力攻而逐之先是有馬指揮者與公善出白金二錠寄焉後公抱病然惟馬全因反破篋中獨完左右欲私之公叱之曰是何言安作此喪吾所守癸酉公年逾六十上章求退者三而銓部方錄公賢勞進階以請得旨陞山東右叅政致仕公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十九

優游林下十有三年丙戌歲卒壽七十五公性剛直善談論古今非其道義不肯取與人歷官中外循循簡朴澹無所好歸田閉門靜坐飲酒彈琴無所干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其若世之人逢達履窮蚤營夜計以惟日不足自黃童至白叟形神勞役若將焉得者豈不悲哉 副使田汝籽墓志

雲南左叅政黃公暉墓碑 黃 衷

朗溪之黃六大宗中派自汴梁宋靖康之季避亂南海是為朗溪之始公諱暉字時雍棧坡其別號也曾大父宗善沈毅有略後山之亂以計干主將脫良民於兵者數千人大父慶父超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員外郎妣鍾贈宜人公生為羸弱不好弄嘗坐曹役羣兒若官府者長老目之曰黃家偉器也甫及志學嶄然出師右年二十六領成化乙酉鄉薦卒業太學益博綜羣籍以書授徒凡得其旨要者卒為名士然屢屈於禮閣始謁選天曹太宰置其文第一授吏部

康茂錄 卷之二百二 十一

司務陞司封員外郎時東廠權譏特盛曹署請謁必踞歲暮饋曆公次當往比見長揖而已總兵沐崑請嗣黔國公公按其世宜襲西平侯執奏至再朝廷以舊恩遠鎮特與世公爵故事子通朝籍父為外小吏雖以罪廢尤冒地封公奏革之由是士人始知恩典之重尋拜江西左叅議奉制督儲入辭家宰屠公屠曰江西大藩錢穀弊集是以付卿公對曰往服厥官安敢不力如後有謂暉才智弗給即皆可信若謂其貪幸見察耳屠曰嘻豈有是哉至則摧蒙惠良去業盡如振秋稿郡縣糧目素繁且祿若完若負不稍薄

領肆口指陳無一焚諺又抄通弄法日量稱緡不假籌計奸吏屏伏糧政大修寧庶人者異志禮多借礙口僚朝見類贊叩頭公伏不動俟贊畢而與識者以為得體祿米折價溢數而橫取公執不可庶人大怒遣儀賓李某勅以危言曰殿下且奏奏下即布政通判輩斬矣公徐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究彼邪其議竟沮至如辯豪僧之誣訟過兌運之侵暴上下趨焉居八年撫臺林公見素為之巡察若倚若周若王為之以無內援未果還值逆瑾亂政裁奉制官公在裁列士民攀泣且欲疏乞留公輕舟徑去既而江西糧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十一

務日弊朝議以舊職起公復領其事未至摧雲南左叅政所官納樓茶甸長官死妻沙福代與夫弟普顯治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眾撫鎮屢遣屬僚撫諭竟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都關以往比至境福顯皆感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據館即召二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控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矣遲明俱來吾有戒約詰旦二渠皆束身伏庭下聽命去居數月福等各行千金求愛初約且曰已告夫二子者公曰吾即受此錄此二者又不知幾千百人

吾雖貧以老如子孫何謀者乃寢竟弭其亂初安南
長官那代攻破蒙自勞其令祿卿之族負固重二紀
歷數守巡毋敢議者公至則齎堊增陴調餉練兵建
旗鼓申號令若將征之者代懼請歸祿卿之妻若其
屬口乞緩師以圖新由是威震六詭瑞惟安附瑾作
威且忌公功語次微有譏犯公威氣力辯悍已俱厲
安乃媿屈連呼鐵漢吏民因稱鐵漢公云此致仕重
案而歸觀者泣歎謂三原公後無此廉節也公雅善
吟詠晚年屏居詩益雋永道稿載于家正德壬申孟
冬四日卒享年七十有三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

叅政朱凌溪先生應登墓志銘 李夢陽

凌溪先生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
舉奇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
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裕悟乃
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餼醇探尚程
猷經用噴英擗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願
莘玉璘劉元瑞麟徐昌毅植卿流江東三才凌裕乃
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欲為俊國一時焉古之士爭
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恥不之喜惡抑之北人
僕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

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華靡麗
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裕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
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
凌裕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裕刺莽斷錯
乃願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
郡吏必難乃凌裕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
副使使提學凌裕關正學院羣泰士高等其中置官
設徒豐儉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十指風教大行
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
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裕等出創觀駭疑大不

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裕性挺直不辭假
詞色於人更哆僧口恨不即穿之幸例調筑尚往崇
魁魅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裕潛伏草莽中溫粹前
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亾矣噫嗟嗟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順往逆來孰非
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
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裕行歿
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凌裕生成
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曰旨曰先富後貧病
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裕邱落易直州口曰略
其故錄 卷之二 二

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億億化化者道哉
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警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
古今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躬徇耳大命中奪齋志長
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
氣絕斯病内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凌裕他所
奇節隱行與凡履歷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
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爾運數者如此

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陳君觀墓志銘

張時徹

君姓陳氏名觀字忠甫其先南朝之裔世居餘姚開
原鄉宋有諱昇者嘗率鄉兵禦睦寇授武功大夫京
畿都統領子廷俊復率鄉兵禦金人境內賴焉高祖
諱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曾祖諱雷封河南彰德
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祖諱廷敬直隸薊
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
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父諱煥光祿寺卿母胡
氏封淑人君為光祿公第四子正德癸酉光祿公舉
於鄉捷書至而君生自幼秀穎不羣束髮從其族兄
湖廣右叅政塏授大小戴氏禮輒能了其義為文淵
夷爾雅年十六補縣官弟子已復為國子生辛丑仲
氏太守輝叔氏少宗伯陞同舉於春官君益自奮厲
折節讀古人書願連蹇不得志於有司庚戌居光祿
公憂戊午捷順天鄉試己未再捷春官拜兵部武選
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再陞郎中佐大司馬權
機肅清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
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焉史每竊柄舞文統矜子
皆人賄實緣為姦選舉往往多濫君一以至公振刷

之邪盡屏息三月居母淑人憂丙寅服闋復補武選
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一考天下都司官豪
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練達機宜材識卓詣大
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兵備湖廣衡永柳桂
諸郡蓋朝廷以君夙望故以全楚要害付君君馬首
南也輒銳志經略會新寧瑤人寇掠江廣詔下命君
討之君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
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瑤人面縛降轅門
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
劫柳州桂陽君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

獻徵錄

卷之百一

三十一

黨悉平廣西賊韋銀豹韋大駕樓船沂衡永江大捷
諸郡君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舊軍
檄君為備乃君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
虜為褫魄彼省克奏首功循人既平則給土田立堡
嚴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
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益為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
之畫非苟偷且夕安也而君之神用亦竭矣初陳公
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水人立祠祀之至是以君
先帝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已陳君雲南左叅政而
京以勤勞是事積名疾作卒於京師旅舍時壬申三
月初九日也虞坡楊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
無死即卿亦何足道哉乃給解送官屬其喪歸

參知李公渭傳

澹園集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
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歿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
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為作傳公諱渭
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吉水遷思南父諱
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
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
盛夏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防之公屏然書請
脯尋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防之復書請
脯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待者及與客談前境隨失

獻徵錄

卷之百二

三十二

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
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窮冠登賢
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真問一
介不取蔣曰徑徑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
浹於背矣入晉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
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
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
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
仁公為之灑然最後與近溪雜公為察互相參證其
學益邃嘗曰孔子母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看織

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母意即十思萬慮皆
 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
 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
 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任風江中作浪流水不
 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
 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
 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於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迴
 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為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
 於此初令華陽為鋤奸弊附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
 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洋幣數千金部縣清獄待公
 賦徵錄 卷之二百二 壬戌
 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
 教授諸生晝夜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為不虞備西
 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為三覆以待賊竟引去
 時方變里甲為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為主辦放民歸
 農至今著為繫令嘗夜夢巨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
 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
 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
 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
 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為盜公集寮屬
 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為泮壑

是我為盜竿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中
 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富遯而韶民以
 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時 穆朝宴
 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為選詔晉其
 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威厥功恩賚加等經略
 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已治開驛從峽中東山
 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濟松
 溪水灌田萬餘頃城首寧安寧二州以具金碧時通
 用兵久疫癘大作司馬乘與樂食貧民所活無算死
 無柁者官給之至八百有奇往上官榮皆當事者目
 賦徵錄 卷之二百二 壬戌
 為奇貨雷數歲不遺公建議輸粟藩省代 奏按官
 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
 隨中國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眾構朋
 來棲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為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
 羔敦謹卒柴段支骨毋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
 乞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
 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
 弟子訣惟以學為規言不反私既卒士民奔哭者累
 月四方同志或為位或為文哭之不可勝紀公自言

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楚登天臺
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巖復覺有不同者如
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
先行錄答問三卷毋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
簡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
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
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
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
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爲文而廷謙世其學尤
著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十一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
不若釜鬲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
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姍
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益學以本政政
以徵學卽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善
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生始詩曰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也

朝請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叅議趙君忠基志

銘

馬中錫

君諱忠姓趙氏行恕其字也其先宋宗室福王與芮
六代孫絲汴遷越再徙蘇遂爲蘇之長洲人高祖諱
孟桂元中奉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曾祖諱由
瑤濰州知州祖諱宜濬隱德弗仕父諱學禮樂善好
施鄉稱長者以子貴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
陳氏封太孺人行恕自幼秀穎端重異於常見稍長
氣听魁梧楚楚如老成人父道入邑庠爲弟子員
問學講習窮晝夜不少間學成遂以宣德己酉領京
試後錄

卷之一百二

三十一

聞鄉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內臺諭平權河南道監
察御史文林郎明法律達憲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
志而哀矜慎恤恒存於心時鄉先輩陳僊敏公掌臺
事振厲風紀御史中非卓卓者雖鄉舊不少假辭色
而獨禮重行恕正統己未奉 命按四川所至劔強
激貪問民疾苦而輿革之境內清肅未幾有司報松
寨商巴棘麻國皆叛君卽奮勇率兵入其巢震以風
威諭以禍福其黨衆悉潰旣而廉得其實乃統兵者
激變所致遂劾其罪罪之朝廷遣使賜寶鈔酒幣將
吏懾服番民向化邊境以寧辛酉奉勅巡浙江海道

早夜盡心撫士卒飭兵備繕城壁嚴斥候卒無意外之虞壬戌歲朝廷簡能御史清理天下軍政廷臣僉議舉行恕乃拜璽書之廣東督勵所司期以實效雖蠻鄉瘴海無不躬履其地不踰年軍士肅清民不告擾一時為御史者皆自以為莫及未幾朝廷以陝右鉅藩嚴方岳之選遂擢行恕右叅議行恕居官勤吏治恤民隱陝之人無老稚賢不肖皆愛戴敬服尋以舊官復任改雲南左叅政因搆疾還鄉調治遂不起距其生永樂甲申享年五十有六行恕平生操履端謹財出非義者一介不苟取故久歷仕途實無餘貲

狀敘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一

還鄉鄉之居室族子弟以窶而售之人矣行恕携家累孑孑然無所於歸其友朱名仲憫焉乃假餘屋以居之既卒其喪不能舉名仲復偕其友徐文輝輩倡助以襄厥事為文章典重和厚詞理精到詩好唐人每風晨月夕撫景感懷必見諸賦詠長篇短章清新典雅足追古作云

雲南按察使劉公鈺墓表

何喬新

成化十有四年春雲南按察使劉公仗和帥其屬入覲懇求謝事吏部以聞 憲宗皇帝特允其請公歸徜徉林泉者七年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諱鈺仗和其字也其先木長沙定王之裔王之子蒼別封安成侯安成即今吉之安福也至其孫壽光以罪國除因家于邑之茨溪昨胤善衍歷唐宋以至元代有顯者曾祖諱子定別流朔齊始徙家邑之葛溪祖諱伯文別號文閣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諱球由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上疏指權奸歿于制獄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愍母邵氏累贈太宜人公自幼穎敏過人忠愍躬歿之時姚文敏公學于忠愍公之門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每歎服之稍長從學于禮部侍郎李公克述學益大進會忠愍以諫受禍公哀痛毀瘠幾不能生服闋讀書養母無復仕進意 景皇帝即位臺諫言忠愍之冤詔贈官賜諡且祀于郡之忠節祠刑部侍郎楊公彥謚巡撫江西名公語之曰而公忠節已獲昭雪子可以仕矣公乃赴江右省試以春秋魁多士甲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賜楮幣文綺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未幾出巡

狀敘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一

福建畿郡遼東于時同官者務督博以時聲威公獨
 慎憲度理冤獄察吏治巡歷所至訪民利病而與除
 之不求赫赫名人皆以為得憲體真定有婦不安
 其室其族長恥之合羣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當
 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也何可深罪具以上請
 遂皆免死福建都指揮僉事錢恪與其長劉姓者有
 隙劉密白鎮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閉其第格覺
 而逃中官遂以格反聞廷議遣官會公殺其事格亦
 詣公自首公具奏格懼罪而逃非反也恪得釋每語
 人曰微劉御史吾族幾矣汀州梁民欲奪隣之墳地
 以葬其親鄰不與家怒言于朝云其地當出帝王
 英宗遣中貴人會公驗之公曰八閩遐且僻寧有帝
 王地邪真妄言者于法既還臺同官以私忿欲劾大
 臣且誣以閨門之私以章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
 奈何以曖昧之事汗峨大臣其人慚而削之天順甲
 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提督學校公至則明
 教條嚴考較進茂良黜惰厥繇是兩浙文風丕振摧
 倫魁登應仕者彬彬焉成化辛卯遷按察使或疑公
 優於文學法律非所長及見公決獄曲當其情乃大
 服尋丁太宜人憂去服闋改雲南按察使雲南荒服

之地外與哀牢交趾接公因俗為治寬其禁令馴以
 恩信蠻楚畏而懷之及公歸羣夷皆大息曰是善撫
 我者何遽去耶公性孝友忠愍公歿事太宜人以孝
 稱與兄叅政仗德友愛尤篤接人一以誠意而世所
 謂機變之巧若無聞者居官盡職分未嘗銜能矜名
 以求人知而當道亦無能知之者故其官止于此

狀徵錄 卷之二百一 七十五

雲南按察使張公翁墓志銘 王 鏊

雲南按察使張公諱翁字汝振世為蘇之長洲人曾祖諱進浙江諸暨知縣祖諱滄國初以人才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世陸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雲南按察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 今上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配吳民累封淑人子男二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十六

長約工部管繕司郎中公清慎守法矜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即理冤獄出之民大悅尚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公命吏不敢問公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悚有中貴乘傳搜括民間奇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庫朝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聞於 上中貴見公不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築路路公行公一切禁絕年南 六十以高老怨乞致仕以歸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與掃地閉門客至明請終日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偉

雲南提刑按察使張公憲臣墓志銘 王世貞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曆元年五月卒公諱憲臣字欽伯其先晉陵人有資於崑山者遂家焉世世力田苾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數餅為迂歸以俟以金者授之金即馳去一日較耕隴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夫當顯顯乃以子故府君笑曰吾家世農安所取顯耶公時為兄從傍聞之竊沾沾喜就里塾師吾伊不絕矣公業成為諸生久次其成薦復偃蹇南宮試者久之而能以戚欣見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十七

貌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南昌令人或虞公寬大不任劇曰令可拜跪稿也且倖相地何以處之時南昌饒積贖贖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探贖緩急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湘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扶汝矣吏咸吐舌稱伏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循行鄉落見長老間所苦人人自喜謂張公全活我又清狂狂之宿稱寬者十餘即擊擊無以難也公胡鼻腹便便造請臺省諸公間亦不廢諸公日益賢重公曰得數張令吾曹不安枕耶而有段御史某者勢張甚一日願

公語縣羨金若干吾欲有所餽謂宰相也公徐曰豈無羨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覽訊謀而稱無羨公前謝曰此乃三殿工羨也縣不敢置他羨御史益怒詬詈不絕公起自如御史以巡按滿寅緣監軍事再上疏有所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卽倖相亦語人張令似不識吾家家亦不識張令無何倖相與御史後先敗而公用卓異召拜工科給事中卽上疏四事平賦役修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南於東南計尤切時方修廢備公謂卽武庫甲仗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嚴之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十一

又謂兩畿試不宜誘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吏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王克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也還晉戶科都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起小官驟貴重然恂其益務爲恭謹不以白簡故加朝紳色而其於國家計尤甚眷有指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爲浙江右叅政相驚謂曰張公長者胡遽離瑣闥也公於職分守金衢嚴三郡官平曠寇大將軍用師閩多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橫竊相從剽攻推埋不休公錄其豪以自隨而儼之躬爲訓練成師曰子去

盜而爲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燬公捐奉以先之蓋學成而諸生有膺薦者矣公爲叅政三歲始遷雲南按察使墜入境黔國公橫而欲用故事責三司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豈昔日黔公也望金馬門若九天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尋謂其僚曰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其妻安攝政移欲得四川酋某夫之公獨曰安攝而私其上之人固何今不虞失土耶母亦奸人詐爲謀以構難乎勿許便俄詐露竟知非安意也公在諫垣日以推轂賢士大夫爲主然不欲使知之而其所繩紕絕少恒曰吾奈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三十一

何以耳語輕折天下材願獨効一節御史苛舉好殺會有與主得不罷而都御史驟遷至八座與相而握銓者比遂因上計誣斥公歸公聞命之後日卽行滇以饒貨甲天下公無所攜顧獨拔士之宦滇而不能歸者悉傳置之人謂公卽廉奈何借他人裝而重我行李也公笑不答當是時田畷市叟咸喜得一當公爲壽至詞翰之社雀躍思御而竟病歿矣非一歲省可能起行忽宿痼潰不止久之卒年六十有二耳公爲人寬仁恭儉出天性卽所造請毋論其可者其不可者亦訥然不欲見口也所推遜亾論豪長輩卽兒

惟惟恐其失之也五六歲喜為詩至老而吟詠不倦雍容和平得大曆貞元遺旨然不欲為人出之間有能舉公詩者輒面赤鼻喘欲避去以故其詩存者千餘首奏議公移雜文若干卷備之笥而行者僅紀游二稿而已王元美曰張公之為長者乃爾吾聞之明興崑有王君良事 高帝為陝西按察使 高皇帝揭其名於殿楣而目之敦厚其所為長者狀非一今乃併張公二矣其官同其祿奇不配德又同世無有能名王君者如張公可以與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百二

四十

雲南按察司副使徐公觀傳

徐觀字大實其先世有自滁州來為姑孰守者因家焉遂為當塗人祖義由明經舉任巡檢觀年踰志學從師受易克自刮削以底學成領鄉薦年万十九乙未會試中副榜授山東齊河縣學訓導以內艱去任服闋調江西武寧縣學訓導人才多所造就秩滿使翰林院校其績學皆優超陞刑科給事中駁覆奏章糾劾姦惡無所顧避嘗奉命檢封番舶巡視邊陲所在有聲正統初刑部尚書魏源為觀擢雲南按察司僉事至則辯冤獄別廉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百二

四十一

稱有古憲臣風時麓川小夷負固拒命詔與師討之觀佐元戎深入賊境督糧餉規籌策賊寇以平陞本司副使餘孽煽惑乃於要害處築城堡濬溝池以備不虞且為墾荒田俾軍耕守復招還夷落破賊虜掠者數百人為嚮道又書通南牙山道路以進討由是邊患永息會按察使缺守臣率眾相與奏觀補之而觀進表卒于金陵之新河享年五十有六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政傳 黃佐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齡時客有以三人聚話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大奇之十五能文詞有理政作自訟文以警勸提學僉事彭琬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也亟稱之正統辛酉發解第一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命與高格等四十八人讀書于尊經閣下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與修寧宇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疏教天勅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狀徵錄 卷之二百二 四十二

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寢其疏不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繼武弁之尤無良者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績之京至湖湘邁疾還番禺治療逾二載卒年五十有九政為人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之聲洽于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寄子者政一人而已

論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朝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然所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 徵錄 卷之二百二 四十三

詆斥之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賢不容口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溫乎其外粹乎其中表裏渾然猶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微名故或毀方而瓦合噫紀之甌夏之璜既積且瘞猶輝於斗極君子豈能自掩其善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騏傳 黃佐

陳騏字夢祥南海人少喜技藝工畫能醫有司羅為
 醫生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
 為邑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于鄉連登進士
 拜大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許之陞江
 西僉事發奸搃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
 之者至八百餘人勘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
 有病死而歸以被毆殺告者騏視而折之曰傷必有
 血蔭今肋骨形勢內黑外彼能自內踢耶責皂角水
 洗之黑色盡去獄遂決人服其明迺九江以南火熾
 狀後錄 卷之二百二 四

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
 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銀
 市材倩工脩理學校祭器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
 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百姓以陳打鬼呼之
 陞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為騏所
 制中傷之遂許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騏性勁厲
 自許晚年論名理與張詡論不協著為魚辯原學諸
 篇蓋亦自有所得云

月山叢談騏為江西僉憲初至夢有一虎帶三矢登
 其舟覺而異會按問吉安一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

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
 感激每告其憲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之美而
 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
 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皆驚散而貧士之父疑女家
 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殊不知
 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遂訟于官問者不察以按女
 有姦而謀殺夫騏取貧士之父問之云女與人有姦
 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于乃謂其父曰爾
 子在學交與誰最密曰有周彪者騏因思曰虎帶三
 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為是矣起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四

數日偽移檄下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之名
 在焉既至騏飲之酒半獨召彪後堂屏左右引彪手
 歎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娶其妻吾憐汝有
 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異汝當吐實勿欺吾則赦
 汝彪錯愕戰慄即跪而悉陳之騏錄其詞潛令人捕
 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為神騏為人慷慨多
 大節羅一峰詩云舉世皆婦人惟公獨男子其人可
 知矣後遷雲南憲副竟以繩監軍失官今詩卷尚藏
 其家或謂此為牟休胡僉憲事非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君文墓碑

李東陽

君姓朱氏諱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其先世本毫人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五代時遷睢陽宋有諱貫者官兵部郎中致仕與杜祁公輩為五老會繪像為卷至今存焉五傳至直秘閣子榮徒常熟生實錄院修撰大有再徙吳又三傳至征東儒學提舉德潤世所稱存復先生者為君高祖曾祖吉避地崑山入國朝為戶科給事中 高皇帝旌其直言賜以錦綺後改中書舍人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太宗朝復召為中書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一

四十六

舍人祖諱永安隱弗仕考諱夏居鄉授徒以君貴贈監察御史妣鄭氏贈孺人君少入蘇州府學為諸生有名初業詩旋改春秋再改易成化丁酉舉鄉薦甲辰擢進士高第連遭二親喪弘治己酉服闋簡入都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承勅稽廣東西軍籍兼諸司卷牘乙卯巡按福建己未擢湖廣按察副使專督屯田水利巡按意有所屬君持不下會署歲考見謂為治事遲緩例當調用需闕不時得君已無仕進意命亦不及越三年乃改授雲南君上疏請老遂不復出其子希周以弘治丙辰狀元及第歷翰

林修撰遷侍讀當被封勅例進中憲大夫正德辛未

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八其生則正統甲子八月二十三日也君贊于吳之王氏封恭人子六人希周最長君性敏而慎言動不苟居官持大體審而能斷博羅軍陸氏妄指鄉人二昆弟為族而資其費不得又誣其為故軍陳虛二氏子從祖以無嗣養為子今二氏顧絕當各還本役君折之曰無嗣可養于安用二人二人者又豈適皆絕軍之後哉其人乃服閩民有製海船者海商以通外國巡按論商死民當謫戍都察院欲并坐死君疏謂例以擅造大船載違禁貨

漢徵錄

卷之二百二

四十七

物入番市易者處以極刑今民未嘗入番船又非商所造不當各坐乃皆從末減巴陵有率諸子及母弟之子共毆殺其異母弟者既皆論死乃誣其弟嘗通子婦為子所誣因惡其玷而毆之於是弟之子亦坐死君曰律罵父者須親告乃坐伯殺其父則讐人也豈可遽以為信立命釋之凡此類聞者皆為一快他如均龍溪南靖佃法革沙尤水驛夫船減延津二府餽運浮費增湖廣陂堰令屯田隱匿自首而籍其久業者雖皆州縣事督令區區悉君手出而名之曰選綬豈其情哉今希周以文行高川于時君子日固于

是乎在

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公文墓志銘 王 鑒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貫與丞相杜祁公遊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秘閣子榮稚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閣生實錄院修撰大有徙家吳城又三世為征東儒學提舉德潤有盛名于元是為公之高祖曾祖吉戶科給事中以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召為中書舍人始徙崑山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祐自幼迺穎迥出輩流游郡庠部使

狀啟錄

卷之二百一

四十八

死公乃籍其數以聞莫可佐公幣之乏詔不從是後鎮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始忌之屯田故有額而隱占于奸氓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自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奪其業民見公明信率詣官首實公為政雖若嚴峻而每出于平恕聞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番咸坐死公曰甲造舟而未嘗市番乙市番而舟非所製得減死其他冤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者署其考為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遂上疏乞致仕時剛法方峻人為公危之公不顧卒

狀啟錄

卷之二百二

四十九

俞旨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過權門要路雖舊與連未嘗一言自通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知之即還其書不答曰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以至今不厭也公以正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子男六長承元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今為翰林侍讀以學行聞于時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元忠墓志銘

王 鏊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
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廉
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九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
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
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
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漕河河道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
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

卷之二

五十一

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
撫夷勦寇茂著勲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
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
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素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論以
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贖
不受夷人為作卻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
十四年歲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以
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公為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
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媿媿不敢出一語親
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 國法不知有他他日

卻金亭

有言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
嫉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為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
媵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
仕者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
迄老所居狹隘陋終不肯覆一瓦惜一屋曰無為
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
亦不肯隨俗奢靡值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
小航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為於自信不
為流俗所變者耶

狀敘錄

卷之二

五十一

雲南提學副使孫公繼芳傳

孫繼芳字世直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初為刑部山西司主事是時宦官勢盛東廠獲數人誣以為盜下刑部論尚書命繼芳治之鞠知其寃也即白尚書曰此人審非盜可宥平民哉尚書命白東廠亦無能奪也卒出數人御史張璞劾天和王廷相迂宦官進察獄疏救不報因謝病歸起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職方司員外郎 毅皇將南巡武選郎黃宇與繼芳百餘人諫止 上大怒咸廷笞之繼芳得不死尋改職方掌軍國機務及諸邊鎮書故謂繁重繼芳日談

欽徵錄

卷之一百二

五十一

雲南按察司副使申公綸墓志銘 連 續

公諱綸字廷言姓申氏別號南濱其先山西屯雷人元季有諱文美者徙居絳縣留孟里國朝洪武中其子庸舉文學為絳學教諭進山東掖縣知縣嘗過廣平之永年慕其山水之秀遂占籍為永年人即公之高祖也曾祖諱達永樂初以人材徵授禮部主事累汝寧知府祖諱寧 宣宗朝舉賢良方正考諱廣自郡掾拜蓬萊典史陞靈璧主簿生平為人仁厚與物無忤前妣王氏生紀妣岳氏生公及緒及緒公自幼聰穎出羣嗜學問弱冠補郡庠弟子員益力於學弘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五十三

部廣東司郎中歷官兩部政績偉然庚辰三載考最得 賜誥贈父如已官贈封其母妻皆宜人嘉靖改元壬午擢河南衛輝知府至是才識益老練在衛不勞而治甲申河南諸郡飛蝗蔽天民多患之獨蝗不入境禾生六穗歲大熟士夫各贈以詩有無冤清漢獄多稼頌周田之句由是撫按使臣文章疏公治行爲中州第一乙酉冬述職京師而改調常州之命下矣明年丙戌朝會吏部推郡守治行卓異者請加宴賚公首與焉至常益以廉慎視身嚴明蒞政一時家右斂手避之其政之孚若移風清訟禱雨應耘散茂狀敘錄 卷之一百二 五十四

嘉木數種修竹萬竿足以供清玩勝日角巾野服抱致駭人墨客相與徜徉其間又倡士夫故老效古人爲真率會月舉歲週以願養天和郡衆仰飲必敦請以爲上賓吾廣平宦族雖多求其功成身退當違尊之榮享林泉之樂好古執禮爲時推重如公者益不多見人皆卜以遐弄執意未疾一邁竟至不起哉公生於成化庚寅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初節下均田之事郡守湘源蔣公忻然舉之事雖再政而聞爲家肯多田者阻抑公獨奮然堅主不避誚諭後郡守又欲建通水惠民二閘泄壅沃槁然登紳之勞民滋不悅廉敘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五

也公亦委曲詳盡道其便益槩舉以督製之事卒得濟其隱德之及民者類如此

雲南按察司副使楊公逢春墓志銘

王慎中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為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喪去職起復僉事為四川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叅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必濟君必引為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

獄傲錄

卷之一百二

五十六

顧沮悔常為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眾人智而我為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思則奇貳力分於事寧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及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其政寬民急吏賦籍獄牒胥吏不得窺手戶受賦重輕獄當決縱榜示出無不懣服不復求吏知權不在左右也撫按異意條致難遵君据理疏正嘗以理為君奪江南諸郡邑以歲時觀雷堂為常

君入臺魄不敢至曰是嘗為崑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罔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黜滯貪風采振竦所部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之在廣東分巡嶺南道疆界遐曠徭種蕃育其中數為民患故嶺南兼有兵戎之寄法弛日久將玩卒惰賊白日剽通道行旅梗塞相為蒙蔽以苟歲月而已君首舉綱維責郡縣以修政息民之要然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指授方略自是賊發輒得野聚荒村開戶而睦矣在蜀領軍書專以監屯為職最流煩劇利源所在豪右穴之君綜制成額按籍考要年侵月虧瞭然可見偽巧之所飾課

獄傲錄

卷之一百二

五十七

入日進時叙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長寧戎瑛一路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抗言且設禦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楊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都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為不靖由屢撫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為度險阨分兵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蠻素以撫徯我若因而誘之宜必我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勦二鄉為師名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之用是兵入有功倖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潭邵之間戶多凶逆客戶据其田通稅猶責主戶之存者故凶益多而通殆

不可校君爲法使稅常附田以行田與稅不得相失而互爲有無也平賦均役通滯節冗事集而令不煩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興起禮教訓勵生徒士奮於學者彬彬然感矣所至盡心於職大較如此故其以憂去嶺南以遷官去蜀民皆若失所怙相與泣曰猶蠻復苦我矣其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不絕喪歸罷市舉聲以過喪出境乃已君在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僮奴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爲御史值 東宮備官寮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齒及 上覽君疏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州守倚故相大爲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法詔守竟不免此皆其悉力於職人以爲愚而君喜爲之者在蜀都蠻之叛非君職也直

一讀在職者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功成而賞不以示以得詢久而後白然君仕雖不忠化而論

雲南按察司副使曹公達墓志銘 王世貞

蓋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達而曹公之爲御史也甫暮而挾其儕軀故佞宰汪不法語峻甚 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爲紕宰汪以解公方臥兩縱騎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罵曰若尚能負荷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諒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昧公寘之法而崔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日相攝強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楊崇水公督焦峴之民以俸緝借賞格賞拔者所全活無算攝斬水令 章聖皇太后梓宮歸嶺陵當道斬水郡縣貢供帳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服外不庇一錢曰吾斬水非中貴人外戚也中貴人問而知爲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會風便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爲真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一而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負棄於淫姑以死者公謂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浙木人後先爲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爲南縉部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剖之官民蒙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

會府史故翊集公一切以惠文婦之若洗始公令南城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絲廣人親順德丞趙某夜行金盞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觀趙丞生昧露臬司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台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邑加公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司有恨公者為陰喝曰守飛書中道矣則又曰守俟三司集庭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獻徵錄

卷之二

十一

相繼罷謫縉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亦會府其治如廣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普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者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為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推耳公笑曰吾往者白吾蟻而今不白者不吾蟻也且吾官三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時謁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少資為諸生日一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容至不三益客或風公力不能南

三篋耶公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卒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為常熟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大舍遂為大舍人因自號曰沙溪

獻徵錄

卷之二

十一

雲南按察司按察副使楊公道可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公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以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公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持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為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堂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食寢弗遑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六十一

也而公素強力自勵又嘗為李官讞斷益習吏抱索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曰太守廼為猾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兩造紛爭前而公不顧第撻其中要竅呼一二犯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獄公之始至猶肝非久而崇朝矣野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皆然所饋不過筭器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紫荆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幾不與虜共耶願郡一決錢若干千緡及贖吏脫

騎俸給悉藉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度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與公又益濬濠及築滹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久之滹沱挾霖雨而水橫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上牛木筏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為文以禱及禱而水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叩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出禱也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兩夜不澗色號呼請救忽故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額稱公神君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賦金郡例有火耗或五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六十二

之民益用大悅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公念已守土大吏安可首鼠闕兩監司但委曲引大體覲消其嫌而御史內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滿首為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公當國惡故相為公鄉人嘗道出真定以言徵嘗公公遠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窺得之大喜謂公奇貨可居矣公嘗修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署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計受直曰公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去

則用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發公道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為三十二城一輦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就就欲肉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蟻我彼猶人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扇與其諸從季飲甚歡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受

上恩無以報即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而所論公事下彼御史責問諸匠作受直咸有狀因延見吏民詢公賢否史民叩首流血請曰楊使君僅飲一杯水而奈何以腐粟蟻之或謂使君即不白我曹

獻徵錄

卷之十

李四

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故真定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守而貪亦必不須此倉腐粟且粟投直工工皆有狀詔特復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頽而長身風骨聳秀而溫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公母馮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道通輩咸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亡間也既以貴念獨居饒而使區困役日就約因割腴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為飯僧禱神及而巷哭聚吊若市然公少年為諸生則已有聲數試

有司數不利者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其官當遷為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聞之僅得刑部某司主事稍遷貞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公其名善博士家言至古文辭亦公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貧僅得守守而始得大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劾甫白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經所稱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李五

辣辣公所禱而見者即彼猶獸也而能使水隨而退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千夫於溺且聞之趙民旱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天也公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修竹鄉遂家焉子孫益蕃行環澱湖而居者公他楊而邑人以區為扇遂稱為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即怡山公母平繼母馮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

雲南按察司僉事邵先生玉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溫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維乙祖子文考敬先先生爲縣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入流品會 朝廷命大臣會薦可爲按察督天下學校者先生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齊貴州未幾陞馬傷足遽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永樂五年卒成化五年壽六十有三先生學本諸經傳涉史傳

獻徵錄

卷之二

李太

爲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不苟爲酬應爲教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濯士行爲天下用在順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莫及焉在雲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未嘗色倦三應聘爲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侍讀彭公放爲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侍郎傅公翰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爲比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爲最重今倚席以敎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事成者幾人哉閱世遠久知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

見奈之何不爲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請墓先生在汝設檀粥以救饑民在山東有士子囊金求舉斥弗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旁羣婦稱夫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督有司查其籍原於官此其懿行善政在人耳目者

獻徵錄

卷之二

李太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淮傳

郡志

林淮字長深淮早喪父養母孝成化十一年進士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既三載部檄趣供職淮以京師苦寒將母不便迺疏乞改南京刑部遷員外郎弘治改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往來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使得養母詔允其請乃以淮為常州府教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淮就學職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扶櫬到家亦卒淮初入刑部永平有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本人

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即人服其明允嘗當盛夏提獄命人汛掃吳穢及剪剃老囚髮日煮艾湯與浴彌月囚無度死者淮有女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理為最重云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讀書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疑獄十餘事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為而公獨任之聲稱籍甚至雷都有鐵漢之謠 世廟登極公應詔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朝廷大政二八要皆深切時弊中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本人

清言路革鎮守二事最為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恨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諍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關法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有駁諱請史詹林三御史為解不從囑堂官為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酒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

年以讀書解經爲事值 世宗皇帝銳意中興投羅
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翰列故副使莊渠魏
公校并公十人以聞奉 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
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
上特點公益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爲寺屬已有聲
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
避然或獄事有難決必與屬官反覆辨論至停乞而
後已時國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並以理學
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已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
折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史定而古文
蘇徵錄 卷之一百一 七十一
類抄出焉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
當道所阻秩滿番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
清屯田不便已寤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
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
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
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開而壯之疏入忤
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省臣調集兵
南可取狀凡六疏 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
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徂
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計

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設也奈
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 天
子竟不憚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
其實安南未嘗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
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摧海北道兵備僉事
竟得罪罷歸乃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
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絕尺論表策等
書行于世學者稱爲大崖先生年八十五終於家死
二十餘年乃祀于鄉益特出于督學太倉王副使之
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詘未克舉也
蘇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七十二

張僉臬公澤傳

方學漸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僉臬討鳳繼祖死之賜重書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歷一子有司樹石於皖城之衢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評忠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歲出粟千石周鄰里供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古篆不畫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曰澤字大被從夢也公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歎曰忠孝當如是夫厥舅

蘇徵錄

卷之百一十

七十一

文學王亭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克郡諸生名能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弟子曰二子欲為聖賢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為榮實惟六經之辱踴踴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重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借丁未授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什陌沅江大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吏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陵有洞寇公率兵禦之佯却縱賊大掠翼日復却賊懈陰使奇兵擣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民爭挽其輶歸而不能具喪禮補貸襄事既闕補巫

山巫山舊無驛里甲齊繁翊一驛巫山便之稅茶歲有例公卻之以克茶商之贖大饑興發捐俸為粥祠羸庖存活甚眾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午升衛州別駕通賦者盈囷圍寬為期而出之感泣爭輸通矣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會龍游常山皆之令監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曰張公奚而薄常山監司乃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殺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

蘇徵錄

卷之百一十一

七十一

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竟日公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有礦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于衛衛守議避之公曰不可單騎論以威福給米數石曰為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寇退相戒不入衛癸亥陞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牽帷而呼車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黃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冤于獄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闌開立二倉令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年得米穀千餘斛為往來橋賑博上生貧者之婚葬歲數

百金有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閤人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案請君探之而吾亦請探君索皮大慚宵遁入計自治駟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公階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冢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奏治行爲天下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公去家萬里兩僮自隨歷舊治不使人知分巡安普當道雅重之事輒委印累累者七簿書勿一益勵精不遑食尋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凡爲酋長卒而無

獻徵錄

卷之二

七十四

子其婦護印益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爲四哨約竝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調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

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爺列士踰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爲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爲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休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胡翰一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萊中躍出公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繼祖賊平公櫬歸還一子斯盛廕入監今後府經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

獻徵錄

卷之二

七十五

授已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遠先墓表 陸 榮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承雲貴按察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浮浮起山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獻徵錄

卷之百二

七十六

就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者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考為諸幕官最當遷秩矣適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細故相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瑛詣余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為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遠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成蘇衛者

獻徵錄

卷之百二

七十七

今為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大官父佃母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蒞政明決上官才之事多倚成焉所平亭疑獄甚多上官楊訓殺人帥府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昧要人脫罪一詢得實狀論死王莽者用奪殺人道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婦疑懼自斃為吏所錄既証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機視督平糶計會詳密而賦投必均民以不殍死

黎公曰祗繫其途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躡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受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為通塞也如紹卿雖飢寒食貧以終亦何恨哉亦何恨哉

雲南府知府杜公棠傳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儀貌豐偉剛毅寡合獨與靖川
處士馬尚賓為友專物洽聞經明行修尤善星遁風
角之術由鄉舉任真定通判調彰德時靖遠伯王公
驥征麓川舉軍前占望運籌為眾耳目賊平上賜
美女一人仍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為贊戎政錄功聞
兵部尚書于公問命棠曰公某年當無枕而眠于惡
之止增四品俸調南京戶部所在人以誠大體稱南
部堂後樹忽冬花眾無其長曰此堂尊之瑞也棠正
色曰冬花春秋書異何瑞之有其剛正類如此性至
孝母喪廬於墓側時友人馬尚賓掛股和羹養親念
疾溼陽處士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後
陞雲南知府政績著聞以老乞致仕詔進三品階通
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
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
人稱公與靖川為生死交云

徽德錄

卷之二

七十一

楚雄府知府朱公繼祖墓志銘 楊 廉

公朱氏諱繼祖字孝思別號慕菴世家高安由邑之
高倉一徙碧雞坊再徙坡山代有聞人曾祖諱仲益
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祖諱子昂號北湖居
士父諱正已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賦質醇
厚一切戲謔皆不樂為而內極剛微書記於心不復
遺忘成化甲午舉于鄉甲辰舉禮部策大廷以進十
出身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設察嚴甚犯者雖
權貴無所貸人謂不愧鎮鎗之寄也滿三載還轉武
庫員外郎郎中常押配女直夷人於廣東至甫二日
即竣事而回金匱錢之不可得他如裁省錦衣新
諫對定外官馬丁附廢軍冊革專差之擾以靜驛傳
皆公所建白著之令甲至今者也轉雲南廣西府知
府樞誠撫字與水利立社學有養有教未嘗即夷其
民前此叛者如龍俊普清諸酋長次第納款盜發竹
子山奉當道檄督兵往勦之逾月奏捷朝廷嘉其功
有寶鏐文綺之賚當報政之期撫巡交薦更治楚雄
二郡皆在京師萬里外而後郡之較先郡為之似差
易者而公處之若尤難焉故至即翕然稱理景東土
官知府陶洪跋扈一方十數年如唐之藩鎮公復奉

徽德錄

卷之二

七十九

當道檄單騎而往眾皆危之公飲食起居不為隄
惟赤心置人腹中開譬逆順如數黑白洪卒伏罪其
地遂平人謂賢於數萬甲兵居二歲即上疏致其事
公撫世酬物不為矯亢然趨承之事素所弗欲故當
其在部為人擠排由之遠地及其在郡亦以取忤上
官浩然而歸家居惟以教訓子孫為務間與親舊叙
違澗陳說平生吟詩飲酒惟如也子定昌初以御史
在北為迎養計得乞南至家懇請竟不至大意謂謝
事以來城府尚不欲入而况於都下哉益其晚年喜
靜如此公生止統己巳二月卒正德戊寅九月享年

歲後錄

卷之二百一

八十

七十公三十六而釋褐五十六而挂冠仕不為早瀕
養益深而設施有其具歸不為遲勞逸相半而初心
無所違積階中憲大夫致仕後過 覃恩進亞中大
夫為人孝友天至恒念二親不及祿養服食必自貶
損俸錢所入推之同氣并同宗之貧者與人言必傾
盡雖童稚無所欺咸稱其長者所為詩文名雙溪存
榮

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龐公高傳 京學志

公名高字振卿居南海翁唐鄉學者稱爲翁唐先生
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
年大京地缺屢攝府事初至早魁爲災公督賑委悉
需洽公采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
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米
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
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免其直辦付之甲
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解驛馬足以
馳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八十一

室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承豐
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公爲
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名貧民佃
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
公躬至婦所見室畔縣雖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
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
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凶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
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遜也計致畫工奪還之
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

公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統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為多公天性嚴明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為獨信一力雖貴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疏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為廉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小十三

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為律令晉南刑部郎中肅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葛仙亦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知府鄭海亭溥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為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為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夫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于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為宦而多仕者為令者往往取殄用其財而逆以煥改博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謬以富得名民方以檢修邀佚括四方之目其美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為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為浮尤各典作舍館升輿苟有可因不安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匿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傾放難論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為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進勅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小十三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
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為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為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
知所以為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為多張
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
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
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翺工註詁
皆優與為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
巡撫中丞部使者蒞毘陵廉無錫治行為畿內最交
薦之君性恬簡寡將迎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八十四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為深
厚閉戶讀書恥與嫚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為古
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
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為繳繳維揚置分司權
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權謂某府史曰征
利而為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
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為細密者非專為國
增計也積資負外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任以父
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
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為戶部

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為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為大
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
卒且致其情克名為子服除赴銓驟感疾旅卒都下
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
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
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吊君名普字汝德籍于
南安之郭前村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八十五

尋甸府知府戴公翬墓志銘 張時微

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黃巖至諱陽者始徙鄞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由通判歷雷永鞏昌三府知府父楨進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公諱翬字時鎮別號靜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己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吏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蒙民虛振聞風遁去幕史大源網隆毒民操法逐之禽斬草除根增城固防大儲殺粟以備凶饑民用康又撫按交疏其賢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八十七

全以公守尋甸蓋積之也時遇旱恩獲封父母妻已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犬猪狼噬者皆是也公乃歎曰嗟乎斯類民也夷哉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并矣乃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墜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飲射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謫久之郡士民且長于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絕後守林斌乃以羣衆之情貽文郡郡以表道愛之公之歸也謹祠事陸宗族凡屬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八十七

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詠其中賓至則擲蔬摘果醴酒烹雌酣賞為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妮妮緇垢者哉嘉靖己未十一月偶以末疾終享年八十有八同母弟鯨布政司參議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工部主事

楚雄府知府王好學傳

縣志

王好學字道卿樂亭人嘉靖庚子舉人知陳番拓人
獨通弭盜修學三年遷知澤州所屬沁水有成化間
李瀚知樂亭有遺澤好學未生也至是過而祀之又
加惠其子孫曰吾邑賢父母後也敢不必悉茲止乎
三年遷歸德同知澤民祠祀之如陳番而歸德扶服
歸起太原石州新被虜居民無圖志為立戢守策曰
之部使者遂檄視石州如所置專遷戶部員外郎督
餉昌平轉郎中遷楚雄知府歎曰奈何六十老翁走
萬里而不息乎遂乞骸歸鄉評推重隆慶之元虜人
廉復錄 卷之二十一 小八
犯境捐金佐治城堞大旱倡立義倉縣令坐信庫金
非其罪為代償令得去

廣南府知府劉先生容傳

王禮嫡

余讀往史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
惠清操出於真誠不易得歟然而二者有一足為世
重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已為道雖一拊循孤介為
途則殊天之生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余於
劉先生既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而作傳庶
幾附有道之碑云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縣山人也
生而恬憺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投經于叔祖
東東發解中州行誼為里人重而尤自人倫空每撫
公謂族中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令德著

廉復錄

卷之二十一

小九

借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
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
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閑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
之冀缺梁鴻而家貧居恒教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
每舉筋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為美也嘉靖庚子
舉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眾青袍草履寒暑不易
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無賴子醉肯公遜
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里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
為犯劉先生無賴子悔恨欲自經竟遠去公友愛其
篤二弟宋官授室治生讓先慮與之而別好茅屋于

其側里之閭墻者往往感化時諸邊缺馬大括郡縣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密以語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姻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論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即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實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寘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鋪戶去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

狀文錄

卷之二百一

九十

誠開論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焚願亦以委公立辨監兌蘄州點吏悍卒相戒斂戢公布袍蔬食不殊寒士人或風之公笑曰惜福職行吾自甘之不知其他也自是廉平之譽孚于上下薦刻旌牘莫可殫紀乙丑景王樞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恐獲譴公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投擲臺徐公謂其屬曰吾儕嫉閹宦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觀到君事良愧矣居久之推同知府事以收賂朴夜泊蘄洲賊拔刃突至詢知為公叩頭謝過仍齎送出境而

狀文錄

卷之二百一

九十

九十

為二尊人地邪公又獲然汗下貸十金行時銓曹二人一為公門生一為舊部僚風公少需常有顯陟公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既不

能行又疾作懇疏乞休 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為主償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邪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明還俗念哉公俸入盡散親族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仍布袍草履婦人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公知絕迹公

代改錄 卷之百二 五十一 曼山

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府事也壬午大慶覃恩進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猶手一編寘牀頭誡諸子甘貧安命毋為市井計六月三日索湯飲訖就枕少憩之時感暑顏色不變人咸異焉公自少至老無一戲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積人自感孚使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澆漓而實心實惠視智術駕馭者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入都余謁旅舍見其行李飲食恹恹累日不能出及余癸未使旄道經羅山公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古人不可見得

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為觀法地而又奄化恨如何哉公之計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祀諸鄉賢亦未如往例履勅邑稱健訟近渝善俗桃李成蹊有味乎其言之也嗚呼余以良吏卓行克兼于公至于為孝子為義夫未之及也公之甥袁生聚為余表弟而公季嗣登瀛孝友行誼有父夙哭請曰先君生平不近名惟是一二苦心苦行恐子孫不知墮清自禁歎曰祖嫡何人辱先生遺命如此昔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使余為諛為溢何以見先生地下迺按狀

欽敬錄 卷之百二 五十一 曼山

與門見之真略其微細列其大都作劉先生傳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雲南臨安太守齊公柯傳

羅治

公諱柯字文則號恒省為南昌漸嶺齊氏而族有籍于鍾陵南昌固世縣也公生而穎慧兒時瞻視端凝屹如鉅人而受氣甚薄體孱弱若不勝衣獨沈酣枕藉于經史之間沛而為文若走建瓴之水而決江學河也十八補郡庠弟子大為督學晉江蔡公所器公在庠序用禮讓相光遇齒長于公即道路一揖之頃務為折節曰此我丈人行也遇公同儕進退先後不少踰尺寸御史羅雨巖公者公先輩也公方弱冠試場屋而羅公尚處棘院外明日羅公歸公為執蓋提

被送郭門殷勤為別而諸誓得意之徒氣蒸一時視羅公茂如也未幾上元許公視學南昌閱公文持冠其曹偶而士論共推公年少謙讓可風薄俗受上賞是時公品高望隆文益淵微入理窟乙卯舉鄉計偕而北會分宜當國特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而分宜諸用事家人嚴亮嚴鵠一時狐假鴟張來往縉紳間諸貴人畏口語者反暗憚之及見公固說為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討不聞日斤斤引繩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別去分宜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

高焉公先後七上春官而家愈益貧初授和州學博務先道德禮讓而次及文稅復倡講學之會風聞遠近學士大夫不憚百里造公印可各俾有所得而去州守李公渭屬公修和志公于山川風俗田疇戶口之外孜孜傳廉吏紀鄉賢哲人正士節婦烈女三致意焉公在和屢勤薦疏明年會試竟不第陞溫州瑞安令瑞安在浙溫台之交濱海為巖邑最不易治公甫下車輿利刷弊諸不便于百姓者一槩裁以已意邑故無公費而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九十五

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為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親為履畝握筭登籍以記無有漏而以田額之美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創為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夫天下名田二邑獨從容按故籍對他如治河以興水利知有貧民不知有大豪訊獄以雪冤滯知有平反不知有成案居五年以卓異召公瀕發之日三老子弟傾邑而出都亭遮道萬人呼號懇留至城塞微車不得前公徐

出涕曰我去而繼我者獨無良牧乎且我德薄父老何念之深也邑人爲公建生祠而與前令吉州劉公竝祀號二賢祠云公入都下主長安門民家出入隨一蒼頭囊中有時或不能名一錢至一切請謁問遺公實不省何等或擬公大質直少脂韋卽首不及臺中或次當列郎署而僅僅擢評事大理公不爲意日佐大廷尉讞罪囚鞠大獄一駁一訊持平而無少撓而又非斬斬無餘味者至衆所不敢直于大廷尉公每一得白之銓部楊公盧公往察公賢又以公久在散曹若重爲公憐遂出公守臨安在滇南萬里實

在散曹若重爲公憐遂出公守臨安在滇南萬里實

善地劉得乘傳往公至臨安日坐堂平政簡訟兢兢自己係外絲毫之間恐少汚指公暇閉閣舉觴理咏飄然不知此身之在西南天地也一日少病屏醫藥有藥于心上書兩毫使者決筴請歸而直指李公屬公洛中所舉士至欲百方留公不可且語公居郡直臥而理之而卒莫能奪公李公特爲會題請命于朝公始得欣然就道顧蕭然而往蕭然而返公以夷亦不易之心居珠玉多生之地卽所稱一篋之寶可資數世而曾足動公之一盼乎屬有送土官者德公又度公歸貧中途齎重金爲壽公立麾去奈何以

相浼薄臨安而厚受汝金丹謂欲富乎遠頓首曰賢哉齊大夫南人不忘公矣公歸而白袍青巾道邊里門之下念無所事獨有所乘車馭之不可焚之無謂卒推而贈其女夫當塗令之子敝廬薄田悉守舊物其迹也幾無以爲做大抵公生平踐履清修語言篤實獨行之影不媿夢中之諾必踐公在仕宦寧爲廣州過矯廉之處默公在學問至爲鶴湖不立高論之伯恭長貧庶幾于黔婁而貴稱二千石直道無忝于柳下而仕免于三黜者歟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生七

大理府同知彭君鏡初墓表 楊 廉

君諱鏡初字孔彰後易德昭別號龍山道人其先祖楚之麻城人始祖諱啓宗遷蜀定居嘉定曾大父諱紹經大父諱惠父諱伏緣母曾氏繼燕氏尚氏君頌景泰庚午鄉薦三試南省俱報罷既而懲於未場屋火且欲得祿以爲養乃就胄監資格釋褐通判池陽職掌稅糧凡其施設有出於催朴外者民多戴之厲志以居官三事爲主丁母曾氏憂即日解官奔喪或云三峽秋漲宜少需君不聽布帆竟無恙服闋通判漢中值民饑時余肅敏公爲巡撫以君爲才凡賑恤之事一以檄君有奸人稱張都御史糾衆爲亂所道受詞密捕得之餘黨驚散有盜剽髮詐爲僧巾痕隱隱有扶妖書以惑衆竝廉得之以置於法丁母燕氏憂服闋通判平涼民饑艱食視昔漢中尤甚公私掃地僅有薄封祿米預儲民間者借以俵散有謂宗室固不急此然乘時糶之可邀善價令如此則怨君矣君不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市有虎輒傷人定爲賞格使人捕之乃息滿九載進二級同知大理所隸多土官舊俗謁見有儀蔭襲有饋雖知取千亦多因仍君一切峻却之時見素林公爲憲副最惡賦吏特禮

錄後錄 卷之二百一 九十八

重君瀟灑尚鬼公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君以公命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膽落君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事而還歲旱禱雨輒應雨足禱霽亦輒應異教有名能驅霆喝風罵雨爲人所信向者屏之弗用崇重學校作典人才尤加之意弘治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卒後或以公幣不清爲言會憲李君輒按部考驗得其正數外羨餘百金封識如故乃歎曰是且不取可厚誣耶遂以羨餘爲君購後題其銘旌而去君蚤歲食貧服商賈以供菽水勞苦事畢身任之嘗

錄後錄 卷之二百二 九十九

以戶役當給事公府恥不欲爲百計脫去聞御史陳某素號明經擔簦負笈往從之學每讀書一巨桶中以禁出入力學無寒暑間至忘寢食父性嚴厲有過雖冠帶必勇受杖責嘗迎養官下比歸請爲輸粟以贖仕服轉大理堅欲終養父命不許乃行處弟怡怡然或忘繩檢必加戒諭造燕私器服必以均之視弟之子如已子父爲族豪所陵事豪彌謹卒能有所感動與故舊厚來索遊者必滿其意與之盡懽而別有父卒于漢中去家三原不能歸乃津遣之王端毅公甚重此舉謂古人麥舟不是過戚里有負官錢者爲

之假貸以輸雖累償無悔其周人急難皆此類家居不以造次廢禮盛暑中未嘗短衣單袴退食自必必課諸子學業多至夜參半素為余肅敏所重至易其字以屬望之在仕途守直道未嘗干人難於肅敏亦無所私謁云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一百

新興州知州高斗南轉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敬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為謠白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刑部獄定遠者民剝與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袍金銀筵宴時舉天下廉宮數人斗南在其中語具彰善極聖政記可考也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為新興人所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五十一
愛戴不異定遠時居數年以衰老乞開上疏為子向以自代 上允之厚遣以歸年七十而卒

山東
親避

敬皇帝末年治化熙洽人文宣暢海內材行肆頌之士彬彬盛矣當是時華容人劉公大夏王公儼次第入為公卿而諸郡邑吏著者則又有慎齋譚公譚公為人樵樸長厚寡言咲重然諾其所接過即驕子弟悍諸父輩莫敢犯者然又敏才瞻學明經義能文章自為諸生至舉鄉試咸以此師範邑人故邑人今尚稱譚先生譚先生云弘治乙丑譚公為江西南昌府通判南昌者郡之壯也多宗室長官大家具民險狡好負而通判職網稅禮譚公顧一切計却賄賂寔包

徽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一百二

代責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賄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質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眾譚公不啓弟命吏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譚公為南昌二年駁駁顯矣會其元副貢譚公改而為浙江衢州府衛政初尚嚴厲夜有書解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

以譚公至未月立解攝府事禁嫁娶論財罷不例權

會寬租稅減土木平繇振學咸有經紀開化江山令缺民請監察皆願得署譚公監察委譚公開化而別遣署江山江山民遮道訴留車不得赴譚公遂兼署兩縣當是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為圍陳出沒開化境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拍拔距士置戲下為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迺騎速過竟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寨賊見

徽徵錄

卷之一百二

一百二

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與賊遇也以兵少問道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為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雖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即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為軍者僕請為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為大兵悉至因奔散於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又嘗以檄往賊帝山議背百萬譚公曰取石於出浙山砌石省薪免

覆築厥益并焉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益民不侵牟夫如是何百萬之為也常山城二月而就卒無橫費譚公積功能久僅遷為雲南昆陽州知州至昆陽謂夷裔少文難治以邊幅則令諸生日執經受業解中凡視事罷譚公坐上座諸生分席起問難決剖疑義罔不精當上遣使至州例假公務獲原資始歸譚公令微給新黍禁不得進謁督前件惟移檄者理報遣使者顧反緩理於諸使人咸不顧昆陽行省具官薪芻故辦是州民病樵採轉運乃悉數民死傷者申罷其事其他政大率類此譚公居昆陽三年所疾

成徵錄

卷之二

一

固請歸歸四年正德庚辰卒年六十譚公名讓字汝卿

論曰譚公肫肫然醇確君子也今制科極於進士高位美秩多遠焉自貢舉行非是科者即夙學殊材懿行善治其能致位公卿牧伯益什一鮮矣故譚公雖以文學治行稱所歷僅若此不謂時之限然邪往予嘗語邑諸弟子員舉鄉賢非譚公不可諸弟子曰譚公位卑嗚呼鄉賢以位邪位卑其人卑邪生以不進士限之死也不高位棄之邪斯益可以觀譚公矣

霑益州知州林挺春傳

順德縣志

林挺春者順德縣人也字少和一字元育從湛元明先生遊事親孝藩臬皆旌其門挺春日事親若曾子可也舉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為嚆矢隨屏去之以舉人教諭仙遊仙遊故有田租掌教多侵漁挺春悉散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舍其身吾何惜鏹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南靖兵燹後官寺里屋一空蒿藿成林白骨滿野虎豹晝行挺春芟穢掩骼驅虎豹而遠之倚茅聽政已洪水至城郭蕩析乘桴露處乃遷于大帽山下邑

成徵錄

卷之二

一

焉漳經界不正自朱子已患其然今尤甚富者割倍賦之田無直以啗貧民貧民利而從之既賦日積縣官受其病挺春悉問富者招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稱之遷霑益州知州以親老不赴挺春醇謹自莖仕至老未嘗一介取於人罷官益貧人以是重之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絲慕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即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欽北之園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村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子為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子為諸生公子名絲尚書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婺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舍學官躬祠叔季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二百六

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匍匐京師上書請卹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嫡母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絲季弟綸蓋與朝言同母綸彊幹諸錢穀出入悉屬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乘間進曰昔人恥獨為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為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歿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李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即吾子也於是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二百七

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為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為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樵髻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覲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親而渝婉婉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媪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媪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媪歸母大喜既又以翁媪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鑒翁媪既

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類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為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寢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瑾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遮道抽箭矢下蜚鷹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湖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且日賈豎子奉百金為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

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督府諸子於獄極口講督府寬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歛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澗郡守相言直指使名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母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笑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所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為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鵝鵝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鵝也且退飛

蘇徵錄 卷之三百二

百九

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率旗且用人馮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林我軍朝言更一發磴率旗旗什已而殪首馮有則其次酋賊悉眾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劇而左之夫以一矢遂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越俎為罪鯁生何敢以天幸為功都人士既壯朝言

且益多其不伐即朝言以用武著願惟修行為兢兢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璞周遊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逆于心則兄事林陵楊道南焦弱侯自惟骯髒負氣務折節為退讓為春容故受知督學周之君置高等而縣諸生方願靜願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以礪行主功令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為士則貧于鄉乃今羣之諸生非所以待不辱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

蘇徵錄 卷之三百二

百九

以待賓與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或者將鴛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絲不足以為多士勸而適足以為多士懲惡用絲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于廩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嚮者言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彊應之既上太常廷試第一項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為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明公內稱不避為因并私夫人或不能以不俯諒明

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蕭御史出按浙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爲能通署分水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笑其便益豁分水僞增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繁爲令俾世守之所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川軍儲足然於工家蘇戶無預秋毫坐不費筦庫吏費稍溢朝言

獻徵錄

卷之二

二十

率自取足無所覲覩戶部檄藩司補給之卻弗受會未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傲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嘍咄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卽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嘗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頌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聞道耳朝言夷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索

埴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今天假之以年佚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詘用壯則贏始以稅冠終焉結纆堂而未室大有徑庭伊人後死先民是程則其威敵俾有善經則其拊衆俾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晞潛心借曰未逮殆庶

獻徵錄

卷之二

二十

幾乎今之成人

潘朝言絲傳

澹園集

朝言婺源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矧稱朝言者未必盡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媿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雖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觀

闕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

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傾下之時執贊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上勇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曠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窺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曠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源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洵洵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

林徵錄 卷之一百一 重刊

為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卻與對會者六人擊舟抵賊所緋衣者跳跟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為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睖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什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而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為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

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睽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八百有奇刊為額下之鄉民大悅有贊貧令子售基地於姓子死訟奪之朝言知其奸念其替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為若直替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

林徵錄 卷之一百一 重刊

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洞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注注問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益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家長者

而咋舌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
目光橫射意氣疎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
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
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
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
為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
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十四 吳山

鄂嘉令虎臣傳

虎臣麟遊人自幼慷慨直躬與人寡合凜有氣節不
規貨利成化末以歲貢士入太學時適 憲宗於萬
歲山起棕棚登眺臣具疏極諫時祭酒懼禍延師長
以銀鎰繫臣堂樹上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
傳溫旨勞曰爾臣言是棕棚即拆去所上疏留中不
出毋用該部復奏也祭酒聞而大慚自是臣名遂聞
天下先是陝西巡撫鄒時具疏請賑難濟疏人臣請
往至京既上疏詣吏部戶部泣而言情辭懇至諸大
臣咸動色遂大獲賑焉其語甚壯至今人猶傳之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十五

棕棚時旨許選時授七品正官後遷雲南楚雄府不
嘉縣知縣卒於官人甚惜之雲南沐國公賁曰魏魏
蓋臣文林翹楚烈烈忠良芳垂萬古楚英雄姚鵬詩曰
寸生平為國憂幾番獻策在 皇州只期事業垂
千古豈料形骸覆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路
耀麟遊老天不祿忠良士致使無窮草木愁

昆明令賀君朝用墓志銘 王升

賀君諱朝用字道亨竹憲其別號也其先楚之湘潭人後徙蜀之綿竹遂為綿竹人高祖才國初時戍於茂因家焉祖綱正德間奉符征流賊奮勇殲渠寇廖麻子輩數人被創以亾督府幸悉彭公特旌其門父伯時娶於湯而生君幼穎異隨羣兒嬉戲時露奇質有古人取毬擊窳風稍長善詞說樂詆諧澗達不拘小節年十三從父來行伍偶督戎萬戶以法繩伯時君負氣衝憤矢志棄儒聞玉皇王太史之賢躡屣往從之遊太史奇之已而晉膠庠試輒先諸士七入棘

卷之二 一百六

國無所遇乃循資克壬子貢四十餘矣卒業北雍守選凡一紀甲子歲謁選天曹授景東衛幕人咸為嗟惋君素精數學逆知爾爾怡然自得也蒞任甫三月值土日鳳繼祖之變全滇騷動撫臺呂瀾洽兵憲揚聞君有異術爭托致帷幄待以殊禮與共飲食不呼其官凡天時地利軍旅之事必諮於君而後行尅期執俘不奕鏘鉢尋令督捕白崖盜盜盡得故田按院薦章有懷奇蘊深政績顯著之語三年復督加迷渡君以數占之生擒巨盜數十輩知不可悉誅諭以大義令其自新釋之去於是萬徑之賊聞風誓伏稱

為神明誓不犯境時與本道未約所公論事不合君無所婉委公怒叱之君即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為門下吏矣公回止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公大叅朱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潮滄廉訪其事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清貧苦節任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劄二公遂不允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體貌有加焉適宜良尹以辜去俾往署其篆發摘奸伏若神江右人倪丙二商於宜良一日出不還同令聞於官

廉敘錄 卷之二 一百七

君密占其人已殺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無所取屍乃沐浴禱於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命善泗者入水探之未獲通邑人列兩听以觀俄風雨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楊連者其故交也命取其家一童子訊之具云丙二久通連之婢連知之不問是日丙二驟連出亟如楊氏值連回無可避連慙佯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也適誤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筏繫以石寘水中非雷斷其筏究不得白君之聽斷皆此類也既乃聞峭峨二尹之報久之始得代赴峭峨時丁苴白改鑿

構變臨安張兵憲呈乞兩臺擬添設督捕府其地西
通沅江南接交趾自古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
而難其人於是委臨安二府金河西文尹唱哦張尹
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參護行寧焉甫
入境蠻落萬眾瀾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
蠻不問獨共扶昇君踰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
中引寘高座獠眾羅布岡厓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
揮君示以某地堪為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管
屋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巢箐羣酋稽首
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廡宇秩然嚴整遂為城市故許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一 百六

之賄哇焉顏質各慚懼死是時巡臺馬公謂為卓異
其薦章有云性稟剛方有百折不迴之氣分安寒約
有一塵不染之操近折鄂世彥之巨家而杜絕委官
之垂涎雖嫉忌生嗔署以下考而不顧屢辨楊東勝
等之疑獄而頓起涸轍之更生卽頌聲載道稱以城
隍而匪虛雄才尤練於兵機多藝更精於數學實心
實政有守有為自古循良之吏於今卓異之才若不
破格超陞何以激勵將來使君未卽世擢用未可量
也然君性剛褊好直行已志不能習時套姘媮以希
世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衛恭拔起為令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百七

代廷為語云秉正可比精鋼持已宛如良玉從征
緝謀勇兼資者象收糧廉平並著禱神以究疑獄旋
感雷雨漂屍趕賊直入深崖曾致羣首叩首樹自來
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賔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
次擢用者也癸酉三月遷昆明尹巡撫鄒公尤愛重
之君既視事聽斷益神間里毫髮之奸無所隱人共
以城隍稱之鄉官鄧主政家蓄萬金初有一子聘顏
府同女後子亾主政繼殞鉅業無所屬妻賈潛以幣
物輸於顏將改適焉姪世彥訟之撫臺委官驗之沒
於賈賄模糊復命再委君往一一檢斷歸於姪委官

且夫先詔之矣亦自決初君蚤歲遇異人授以神術
凡人事之通塞慘紆物理之贏絀倍覆天道陰陽之
愆伏調適咸預言之尅以日時百不失一然君深秘
其術而一假於相以爲言故人以神相目之君之將
赴滇也別其暑州事節判溫君而果溫請曰先生茲
遠行何以放我則應之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
有小變當流血溫君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
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判刃焉蘇景東時滇南大
旱巡撫見吾陳公愛之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
可言之陳公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侯耶對曰不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百五

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公
然之促太守至君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
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
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公大奇之以書薦於巡
臺見嵩副公副公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
我子息乎君察之曰子宮甚佳已有成名之慶公曰
無妄言君曰九日後佳報且至名列賢書第幾何敢
妄對已而悉如其言君之轉昆明也同筆硯陽宗令
文君嘉謨往賀之君酌之卮酒而語之曰凡亦遷矣
何以無報文君不以爲然君引其臂出檐下諦觀之

日遷則遷矣而不甚滿意其將有兔園之遊乎文君
不樂而去明日閱邸報不誣君之神術假相以爲言
者大率如是君歷仕途凡十一禩被獎三十七膺薦
者三其卒以萬曆乙亥五月十七日距其生正德庚
午十二月二十八日閱世六十有六先能侯孺人嘉
靖癸亥卒於家繼配邵孺人與君同卒於官君無子
惟侯出一女適生負梅鳳騰君之喪賴同鄉張大叅
經紀其行風騰聞計亟奔護及於瀘州扶以歸謀將
以丙子四月二十九日合葬若與侯孺人於某所鳳
騰一日偕其鄉之士夫大尹文君學博周君陳君詣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二

百五

余再拜告曰賀君不幸卒於外又不幸無子其殊狀
絕蹟可傳者頗多非立言君子爲之紀述將與荒煙
野草同歸漸盡惟公矜而賜之文用勒之石以垂永
永余雅聞君多奇甚思一覲以發其胸中之蘊而不
可得今且不幸死矣銘其可辭爰據梅生之狀詢
諸文君叙其事而銘之銘曰古稱方伎誰入神偉哉
公明肩景純疇其繼之明賀君三子異世方軌犇牢
籠萬象把乾坤抽玄吐奇精微分物忌多取身則屯
名高千古炯常存後有觀者攷茲珉

雲南府學教授前淮縣知縣周君奕墓碑

張時徹

周君諱奕字叔大號龍泉其先劉姓直隸寧國人六世祖達一生政卿伐外氏戎役因蒙今姓政卿生德值高皇帝平滇服徙江南間右實之而德會在徙中遂成金齒家焉實君曾大父也德生茂茂生玉是為楚峰先生葆光篤行白首不識衡量惠宗恤廢趨人之急乃人人稱說長者嘗夢白象入寢且而君生質性端懿兒時卽不好弄稍長穎露魁揚亢志青雲之上受經於王天澤邵國賓二先生所盡傳其業况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百五

覽載籍以春秋名其家弱冠入郡膠每試輒雄曹楊督學使者唐西洲公大器之擇諸生可者三十人從之遊章志辨業人知有周氏春秋矣戊子魁省試例得計偕君以親老罷行俄而楚峰公卒長跼為訣殯靈無憾若天翼之也戊戌上春官不第謁于主爵願以一職自效得四川灌縣知縣銳欲行其所志時浮川江以往有羽客遺之丹五粒云可金銅鐵君曰此謂盜天之寶不祥卽銅鐵可金而心弗金矣却而投之江比至縣縣故當威茂二邊勞兵轉餉踵相屬也君念曰諸父老子弟太困苦矣欲少緩須臾無死非

天省膏不可而行之必自令始塊處一齋位之二方

布袍革履口不二味氣寒素也客謂之曰夫令鞅

掌算紛劬矣間得退食與妻孥相勞苦齒肥飲醇自

其所資養非倖饗也今若此得無過苦乎則謂曰客

幸憐我何弗念乎不穀撫有嚴邑苟以一身舒百姓

之急卽立稿不恨矣嘗奉檄他邑簡騶屏御疋馬而

行途塗人竊指為尉史也側席輟食孜孜求民之瘼

與士習汰夷風劬索捐子孤軋出大辟之寃卽據訟

不避臺檄季報罰金若干者得上考君曰庶民以微

榮人將吐其餘矣卒不盈罰金凡三年而政成當塗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百五

獎其資邑人歌其惠庶幾哉成節桐鄉之治矣而灌去滇特遠母夫人唐老而弗得將也君私計曰祿不及養何以仕為乃上書闕下言治縣無狀乞一本省學職改雲南府學教授倉皇戒途至不給徒御有一人以騾十頭輔行者詰之則前所出大辟囚也卽正色曰申寃吾職也而以貨乎若謂改官而可官可改而守不可改其人歎息捨地曰獨奈何活我而不得報之毫毛乎吾負君吾負君遂逡巡而退抵家出其囊金僅僅七十石田陋室無所改于其舊居之裕如也雲南視灌同近母夫人猶遠之弗往君乃歲乞一

差而省覲焉差得乘傳給力率謝却之僅免徒行曰
 吾以私故僕僕敢多煩郵驛乎時諸大吏益罔不以
 尤異禮焉滇故有五華書院督學默泉吳公簡諸生
 異等課肄其中命公典之而君嗣紹稷則其魁也吳
 嘗以原屬稷而稷謂缺乃父執謝弗廢已而有代視
 學政者諷君索賂於諸生君懼而納牒諷者頰銜之
 適仰齋胡公至嘉君操執痛沙倖進而卒廢稷又大
 而秀雋肆之書院仍以爲君君因心設教隨物曲成
 長者必先忠信而後文藝幼者必習小學而戒躐等
 儀範端嚴程式具備道本諸身而風行於下諸生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重刊 崑山

獲有造者或分猷郎署或表直瑣閣或軌則成均成
 抽思文陞爲時聞人莫不曰此周先生高第弟子也
 九載考績大吏令捧表以行益優之也君曰凡所以
 乞便地爲母氏也今益之筭矣遠者當歸歸者更出
 乎輒納祿而隱掩扉却掃不跡公府壬子之歲紹稷
 亦歌鹿鳴君誨之曰我祖我考穀貽我父子至厚矣
 夙夜兢兢惟恐負之汝其念哉嘗言世人服食求長
 生燒丹求足用皆惑也寡慾即內丹儉用即外丹不
 猶愈乎平生刻厲行誼務脫流俗一言一動必準古
 人所居家園隣侵之界即恬以委之凡與人不爭類

如此其鄉大夫周君冕頌之曰在邑爲古之遺愛在
 學爲古之名師在家爲古之鄉先生田牛之量圭撮
 不足以溢其容逸羣之足尋常不足以局其步人謂
 白象之符其信然哉其信然哉君生于弘治己酉卒
 于嘉靖丙辰得年六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二 重刊 崑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貴州	布政使	黃璉	張吉	江珍	參政	何淡	羅安	陳良謨	參議	尤安禮	按察使	胡器	于鑿	羅欽德	副使	張敏	閻閔	沈霽
		周津	王汝舟			汪鳳	羅璩			杜詩		涂謙	朱璣			陳琦	諸佃	蔣信

僉事	方泌	知府	王延素	交趾 <small>附</small>	布政使	張顯宗	參政	房安	知府	劉子輔	知縣	陳頌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梓行	全校	目錄 <small>甲</small>
	黃大廉		李允簡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

貴州

布政使

貴州左布政使黃公璉墓志銘 林 侯

昔安亂既平揆事錄功黃公求我當進秩故事方伯
進秩中丞為常公資望已淹矣方須有 勅命則以
計聞弘治壬戌九月也生正統丁巳四月諱璉字汝
器犀坡人入 國朝犀坡弟進士自公始蒲為給事
為叅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簡野退然若農家
先是時進士倖儀觀音吐洪亮無南語則選給事公
不得選給事及是擇才望為宜公選給事署之戶科
督後湖而南聚天下民版磨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
持大體不掇拾人小過汪直擅柄王越相倚為姦利
公爭科道極言 憲宗逐二人連其黨以盡其為浙
黨亦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糧為差
新礦間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
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治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
相盜奚功於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詠塞
礦民永承便 上曰可公遂改雲南雲南糧屯出者
十五六武流侵盜漫不可為疏理公履限之歲輸告

完撫憲上勞績為司叅政貴州命已下矣三年進右
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公久在
貴州夷民馴習無間志賢練上平而昔安事作坐是
不可遷蓋普安上知州死妻未息謀自戕毒殺其庶
子生事者急之脅遂為變官多被誣辱公長條領獨
脫深淵魯疏自直獨不挂公一句總督軍務大司徒
王公待之殊等供饋主畫公亦力為之盡故評弟功
特加嗚呼公已矣是士夫之慟也公靜定渾晦不市
恩不養交不立崖異賞常以先入以宣微其視事也
星出入為期嘗曰人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并
落落與吾寧知之囚號求我歷清顯幾四十年俸食
嚴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舊之貧田不垣增屋
嘗隘迫公之妻子亦莫不視為安固不知有今日也
有洪量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為御史所中滯右遷其
後御史謫幕下公略修怨薦之彌力所居望江南村
水縮公告守令鑿渠自小山抵巖沁引木蘭延壽二
水以溉田用腴又告巖沁更鑿則秋蘆之流可會二
水舟由瀨溪抵江上五六十里可息肩背為好音所
格工中寢至今人吊遺蹟為慨曾祖宗道祖宏中父
本清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母俞氏贈孺人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津墓志銘

楊廉

公諱津字文濟別號月航世為慈谿宦族高祖可權
元典史曾祖弘永樂中任柘城知縣有惠政祖堦不
仕父鏗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葉氏封太孺人公領
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
之謂濟時才也丙午授行人 憲廟升遐嘗被詔告
哀南方嚴肅禮儀至姑蘇巡按王御史擁蓋來迎命
人撤之王深愧服比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
議推公往諭之虜見公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高指羅
賦衣座 卷之一百三 王 楊山陰
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掌京官
考績每於臬好惡中尤獨加察不為雷同督造四十
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釐革之監龍江瓦屑二樵務
中貴百計陷之不可得守備巨壻蔣琮欲求一見無
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
卽策馬而返問老丘公潘與冢宰王公想素不相能
嗾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
經綸密勿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為妨賢病國之
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
辭若緩而義愈嚴疏入舉朝避之甲寅奉勅清戎山

東尺籍無隱漏建白利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刷
省卷磨勘有法方伯而下皆敬服之謂此壯年之老
成者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易近民
以通上下之情為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
及郡當要斷使舟如織公以連歲兵荒一切館穀夫
早悉損其半 王喪柩過郡恤賑救百艘蔽江而下
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并餓餓死者無弄
公編成甲令其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內侍戴姓者
尤暴悍亦斂戢無投公之得民心其事多類此在都
凡九月巡按御史周公進隆以瑞州盜起劫質寸令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三 叩 楊山陰
奏公更任郡民聞之皆赴闕乞留不允公行老稚攀
送哭聲震野至瑞州卽疏鞠通賦與民更始先是上
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
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寬巡捕之法重獲盜
之賞盜乃可彈請漢時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斬獲以
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問惟以擒討為效此策今
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采擒其黨劉洪等
若干人林公深加賞歎久之訛將賊將劫獄一日報
三四至官吏士民奔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
紹堅守不去號召民兵以為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文紹家僮唱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銜公者遂加羅織文紹亦因以歸罪於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身為正官宜徇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繫登聞鼓訟冤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職公再至瑞地方無戾良善得所巡按御史賊公鳳特旌異之分守王參政治獄深刻公執不從曰先儒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王卒不得逞以何逆瑾用事與正人為讐二次劾米翰遂不下八百石計無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後以積俸及商產償之已已轉江西左叅政分守湖西并嶺北二道嶺北以盜湖西以訟為請道最盡心竭力撲滅爬板一者寒亦衰息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辨釋冤獄旌別屬吏振肅紀綱鎮守崔某軍卒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人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公片紙追呼必令如期而至上官那代兒殘嗜殺白骨盈壑公為鎮巡畫策即擒縛以來竟亦服辜王申轉雲南右布政使滇溢為患隨洛隨寒益源廣末狹理所必至鎮巡屬公治之公謂必鑿漢版諸盜始休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鑿之復開于河以殺其勢漢於是乎永利至今甲戌轉廣州左布政使未及行改廣東尋丁內艱去公之卒則丙子七月之廿一日也未卒前月有和光自空夜墜于庭哲人之終固如是哉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神道碑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其子俱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奉哀大事復自為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楊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宋儒大明之後浸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口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如吾兄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吉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備釋經傳以背捷經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造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為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為異已者所嫉惟致論鄭重光為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實常舉以屬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管繕司主事搜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侶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詣求直

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頌効二
人之罪疏入其黨權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
書尹公曼遠貶景東通判時迫速甚急故舊無送者
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
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
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
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
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
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故即能善事其
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章合詩論其
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
作爲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撤去家理咸是者
半之 孝廟御極厚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者橋下
流頻年苦澇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異
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
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
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實
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寶以公號號隄庚
戌 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咨訪時者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
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秦
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
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
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
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
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權鹽之利
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墍廣學舍
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
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狀徵錄 卷之十一
者習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嘗是樂師呂應順聚諸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而菹韭皆一一徧視
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贊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聯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倣神世衛教射
青澗反韓世忠製元敵弓之法時公於賊深求其故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斤以...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
許藥冬置換牌重賞圍謀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
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標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
之間斬獲甚眾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賊府江以寧
癸亥考績入京有更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
以聞詔促還任 孝順不入 今上嗣位值北虜孔
熾餘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
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
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
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巡撫具缺輒以公

狀敘錄

卷之二百三

九

名上之聲 中旨屢震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
也許公曰某賢而海吾畫吾之職耳已已轉廣西左
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
會名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為逆瑾所沮先是瑾
作威福愆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
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禁鬻鈔之怨
錮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
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叅政復更廣西壬申
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疾歸
第丐休楊公終不舍公覆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矣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
必篤其在景東妻郎中某薦之為知府為副使都御
史閔公珪郡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
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
格復薦之公諱吉字克修號翼齊一日占城世為餘
千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吳贈中憲大夫
母舒氏贈恭人公事中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
內艱衰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驟急委曲水順嘗
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然用
斟酌其行於家最為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反

狀敘錄

卷之二百三

十

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悖家常飲
食過二味必徹其所御布袍雖素經游綴弗棄也
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九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
學者不讀五經焉事便覺空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為
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
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
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每旦
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 君憂國之心老
而彌篤未終前三日間隣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乘
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牽故衣以示當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
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若佛學論陸學訂疑皆
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伏後保

卷之一百

三

貴州左布政使王君汝舟墓志銘 湛若水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時齋四川成都府華陽人高
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父曰弼弼以進士授知
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
兩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
氏君乃李出生于戊子卒于辛卯壽六十君少而穎
敏自爲葉陽諸生爲乙卯薦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已
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
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己卯以
內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叅議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一

分守涼州諸路丙戌遷爲雲南叅政分守金滄道己
丑遷爲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
癸卯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
故其爲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
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卓爲士人之宗其
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爲御史則激揚風
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羣弗逸是以有考稱
拜封之嘉其爲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
以有加俸金幣之賜其復僉陝西保任鳳翔兵備則
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遏關棧聚剽之寇其在叅議

則儲待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費羨餘三千
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叅政勘木邦之夷奪三酋之氣
是以有銀象之獻還金牌土地之壤其為貴州左轄
破姑息之說勵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
芻糧以定川寇周天星之亂危以有銀幣之錫蓋自
筮仕二十四年節操永清賢能茂著才不究用貴志
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

廣後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二

貴州左布政使浙江江先生珍傳 汪道昆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浙江家食九年春秋
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久
矣乃今為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 國家
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江故
蕭姓祚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進子植渡江避地遂易
江氏家皇墩而基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為里
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駕部
公才如用買起父舉六子叔瑾季珍父命叔季受博
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叔什倍
廣後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季功恒自以為不及九歲喪母鄭年十六補縣諸生
後八年而原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
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遷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孽
孽務賑恤悉捐不急儉無良境內賴之是歲饑而不
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
一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中深結郡
守相會誥備人疾病死誥嗾備人婦誣誥所憾者黃
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為誥請卒當
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
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遂訥訥天官意高安必

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奔父喪起官如故
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求禮部者貨袁
州輦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
部下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如淡則亦
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
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
書許諾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
小臣奉詔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撓之
卒不給會十年一稱人籍吏定快船差乃先期具環
關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續部署一切請
狀敘錄 卷之二百三 十五

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信州
司隸朱忠信不直金吾戒勿奏以何張氏不嗣詔收
真人印綬郡人快之楚囚袁三以母兵反閩閩撫歸
楚粵分部權出袁州睨相舍啗三由彭蠡而西三趨
豫章張甚伴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按
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屬
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
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巡願就近爲百萬生靈
計藉分彼此境內請何御史領之揖信州出亟還郡
三已聚黨蒲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
以敘錄 卷之二百三 十六

託不行士仍舊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尚書信州守方
相歲入公黃金檢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
毋貸承堂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殞屍於道怨者徒
屍崇舍列且爲畫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
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究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
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信州聞之歎
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
何敢輕傳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上
清真人張彥頌死 上遣金吾治彥頌喪金吾籍貫
子當封感意氣又同 上旨驛驛百端信州遺詩風

撫發兵截賊歸路悉殲之遂乘勝銅山散其黨復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以復甯聚者為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以何轉雲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決策且堅乃許致仕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望以修辭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即民望負前茅終不失為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望叔又安敢贊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弟篋其中遺後世耳季年罷去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狀敘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七

陳賓獨嚴司徒正茂方中丞弘壽程震陽金不僕遺昆特客適者增東拓地五畝開華泰堂堂下墳者樹瓜蔬行者樹林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大夫子四人既授之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月命諸子合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名諸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夫人則已廢親命諸子舍更以月膳獨童男女暨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膳稍溢則佐以公精有上客則諸子饅鄉大夫居家無如先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即杖屨出遊率歲月一至漸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漸江先生

貴州布政司左參政何公淡傳 黃佐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適蝗旱淡至以勸相耕農為首務定糧後料物以貧富為差書為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撰選老人既為演說大義使觀其間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台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懃謝而去訟為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狀敘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八

學宮俯禮是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習鄙悍解籍履善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與論稱其廉明仁恕政務早舉民安其業所定徭役後守宗以為法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醮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賂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贈淡正色却之良勝負還散於眾不匿一錢蓋化於淡也後晚淡像祀諸龕遂祠服闋入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陞湖廣漢陽知府教民力農為築陂堰使時灌漑江右布商羣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與訟相警殺痛繩之民始有寧

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甲科前此未有也陞貴州左叅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撫巡集議用兵請淡招之會朝命下如淡言撫巡卽檄淡往淡單騎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尋以親老乞歸得乞時年纔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叅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恒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分俸炯之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卒年七十五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十一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汪君鳳墓志銘

李東陽

叅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候舉辛丑翰林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國子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感士大夫蓋侈言之比僕以病歸卒于途越六日而君卒聞者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止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然慎不輕決每大寒暑獄囚多瘐死君謹掃溼時食飲又慮重囚苦齧鼠特爲蓄貓自是死者絕少尚書雅重君諸司章奏必令參定乃上聞草便宜疏亦以屬之值詔例屬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擢漳州知府君剛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閉因大發兵爲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搗礮吳路諭賊福禍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蹙之果就會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近府治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保甲法盜無所於匿郡境有僉人野處山谷君集加撫賑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証奏及君復

下君理分獲重譴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服
 此一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帖
 為人下坐是忤物為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
 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叅政道延平得
 熱疾昇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為庚申八月年五十九
 而已君魁岸闊濶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得有司
 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家學不求外
 傳俱稱能官俊奇於文且有識操摩亦然其為庶吉
 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為多君在郡督諸生
 躬為君迪皆以為聞所未聞亦師事云君之先出越
 州本家

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鄉徙弋陽入國
 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歷暇府教授
 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中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羅公安神道碑

何孟春

楚有大君子為南洲先生益陽羅公成化戊子舉鄉
 貢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戶部主事丁未擢山東按
 察使事弘治癸丑遷四川按察副使庚申陟江西按
 察使壬戌改貴州右叅政明年乞休不俟命歸
 年正德戊辰卒于家公初命在戶部時嘗使兩廣有
 清幹稱監收浚石橋芻粟中貴無得撓以私者督漕
 河糧運至天津聞侍郎杜公謙請留糧十萬石于臨
 清備賑即疏論通舟楫地救荒尚堪區區京通二倉
 儲儲有限豈可輕備 上為解給其手濟軍國內臣
 進貢夾帶貨船塞運道公籍其物于官且勸其人自
 此糧運無阻且各先期至其再命在山東時提督畿
 輔屯田拔摘姦宦聲驟起寧津民唱初東嶽行祠危
 材範銅奔走遠過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費官銀
 像銅為祭器近京衛所奏缺俸糧欲于預備倉借支
 公言此倉為民防饑而設今之暫借又須有司補還
 是民未受惠先受害也查得某府庫積銀錢若干相
 應擬價折給部議從之巡撫都御史張公鼎清查保
 一牧馬草場公曰達官軍優作已業已久一旦迫使

還官彼必生怨奈何張不謂然及聞變且不測深服其慮為中止其三命在四川時專任整飭叙瀘等處兵備適大捕賊倡獫狁議興師甚急公至既聞邊務率先守帥以數十騎躬出招諭不避艱險凡所擊盪動中機會羣僚長威遂伏聽命馬湖故吏郡世主安民營虐用其家日殺不辜兇獸孔熾有詔誅繁藩聞來會公謀集丁壯守要害矚鋒刃以俟俄而巡按御史魏君瑛公謂於風所遺進公之驚愕窘就縛先時沐川長官司女子與其族爭立有司奏剿之遂擁泉自衛微所署印累年不發地方為挾挽公密謀于康復集 卷之二十三 王五

諸君曰：湖平沐川勢孤乘此治之如破竹矣眾以為然乃撤銳卒千人往擊之沐川果震恐即日奉甲綬出公之始入蜀也安黨遺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計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黨被擒撫巡會審間公舉卻金事詰繁齋叩首謝坐上相顧歎服公嘗緣他寧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為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願公勿異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金事曰吾得罪于公天誼守內臣奉旨行屬採玉督併嚴甚蜀地素不產此屬吏捧檄惶駭無措公上疏詞詎剴切遂得已雲貴道經大壩

永寧永寧蠻以易茶為由每出行劫土官莫能禦公易置堡砦設集場于境上立通北主之商旅稱便成珙青山各種變羅阻漢民交易輒致爭殺議者欲建長官司不果公團集工者使成村落而禁諸焚羅于本境交易不得更互出入至今民夷各守其業不相凌暴公持身清肅令行事立辨他如俯沒解陞儲時廢糜作興學校表章文獻增創船塢理雪冤滯注厝之美不可殫紀瀘人嘗立公生祠于尹大師祠西而刻石以繫其去後思焉其四命在江西時資級既峻憲度益嚴舉刺必協六條宿弊為之一洗所決獄疑無慮百數權豪請屬力拒弗從利害在前不少為避忌寧藩登鎮守內臣所伴愛屬養有犯皆痛繩以法或銜之不置思加中傷顧偵伺無所得其五命益當道亦有弗悅者因其言改調貴州俸秩則仍視前職留道論定固又將保任公也貴州其年普安用兵公案兼督餉之責總督尚書工公執入境首趣公至多方籌量公以身任之軍前足用先攻陸陸寨次渡盤江遂成大功公之贊助居多凱旋未幾廷命治先啓邊夫機者罪撫巡委公勘覈咸述其實地方兵過之餘官私耗匱公宣上德詎下情勸分平糶均息徭役

獨減煩苛得牧民體其幾先勇退僚友有勸留者不聽 孝宗錄公前督劬勞差官就賜金幣 武帝卽
昨思進階中奉大夫其卒距其生正統己未享壽七
十公諱安字時泰其先廬陵人宋建炎初有賊雲
者請社澤洲始家益陽曾祖太珍不仕元世祖克
國初辟人材亦不仕考時敏世其隱德用公貴贈戶
部主事批王氏贈安人

徵錄

卷之三百三

十五

貴州左叅政羅先生璞基志銘 羅欽順

先生諱璞字宗溫石齊其流姓羅氏吉水桃林里人
大父諱汝敬累官工部右侍郎聲望焯著父諱勉遂
贈奉政大夫紹興府同知母曾氏贈宜人先生生有
異質雙瞳炯炯三歲喪母卽知捫棺而哭長從仲兄
瑄叔凡瓚兩頁士父業成化甲午繼領鄉書辛丑再
下第歸偶因事他出一夕心動匍匐而返則奉政君
屬疾已危遂獲躬承治命凡四上春官不過都御史
任丘邊公稔其學行延致爲子姪師諸達官亦相繼
遣子就學悉心誨誘多成若今少保序庵李公

徵錄

卷之三百三

十六

其最顯者居兩年是爲弘治己酉所知多諷以宜及
時有爲乃幡然勉就銓試太宰三原王公偉其論擢
冀首選奏授紹興府同知同知以清戎爲首務初至
歷稽刑政率無可及乃出已意創造歸衛歸姓二冊
一覽卽洞見本末弊無所容當道善之下其法於列
郡山陰民有婦弗檢事覺自盡其父誣壻殺之獄成
令手先生當覆訊具得其情謂其今日此律有明文
自當勿論可蓋及無辜邪其誣遂白蕭山海塘圮承
檄董千夫往築計丈分授之令簡慮周功以時成而
高壯可久濱海之民大蒙其利每祈晴禱雨多獲奇

應蒞任凡九年賢聲藉甚屢為富道所薦擢思南知府府治依山無城郭盜賊虎狼積為民患首設方略築土城以為固甃其四門置兵守之前患頓息新學校選生徒親為講說以開導之撫民以寬御土官一以法土官有張羽者以餽茶為名中藏金銀器數事輒斥去威令大行踰年苗賊米魯等作亂制命大臣總川湖雲貴兵討之先生被選督餉一夕次杏城驛偵知賊中陰謀亟伏兵要地為倚夜二鼓賊果至伏兵起而擊之獲其酋黃實熊大輔喜動軍門進至關索嶺馬驚逸墜崖下息僅屬信宿小愈即強起治事

鳳徵錄 卷之一百三 二十七

比賊平後果未嘗乏供也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賚俄道論免官先生聞而歎曰貝錦成矣吾何為哉但當訓吾子孫以報國爾竟以平賊功陞貴州左叅政致仕歸則放情山水開養高別業構獨清亭以居讀書哦詩惟意所欲嘉賓時至相與劇談暢飲意豁如也孝友之誠老而彌篤葺祖祠表先德修族譜經理先塋皆盡心力而為之正德己巳盜起于鄉與曾南泉憲副協謀創立保伍以折其勢辛未流賊逼境復尋初約聲勢張合羣兇竟莫敢犯一鄉賴之嘉靖壬辰壽九十適遇 國慶尊恩 誥封中憲大夫頒禱篇

章多大手筆皆其傳經啓後之效也先生清明康俗而心志尤樂應酬賓客終日無少倦見者無不贊歎以為人瑞云乙未初夏感微疾七月二十七日端坐而逝

鳳徵錄 卷之一百三 二十八

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公良謨墓表

王世貞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相館母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親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教誨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益嘗走海內名公卿若獻敬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邵文莊王肅敘志表哀誄數百于首以不朽都安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謬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贊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音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憚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為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瘁不欲復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貧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尉薦以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為德於國如陳公者乎公之攝象徂徠言淺啓閉以時即尊官巨室毋得越禮艘畢而先糧艘畢即容舶以次魚貫進不為苛峻以待漕卒商旅懽決道矣而遠邑壩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債而徂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部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守嶽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勇者挾成院張甚嘗道梓潼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患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參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個人出其僥者俾仿州民役刑為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若而人至於紕貪墨抑豪右侃侃在法表闔部肅然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公者乎漕河柳楂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

獻敬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吳山仙

公者乎漕河柳楂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



山佃人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者莫交驩公謾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庵出長跣謝過乃已公歸而重囊蕭條山田百畝恒無蓄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遂入內竟日不復出益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脩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當護月邑令司諸生咸踴躍相許吹公獨默蹠不少蹠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益生平無益變破老之

卷之百三

卷之百三

羊王

呂諸君子游然其緒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留不戀生逝不厭當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冠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遜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復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議好奇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爲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

獻徵錄

卷之百三

羊王

馬府君與焉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搢紳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良諱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志中



貴州布政司叅議尤安禮傳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師陳慕學辟樞密祿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才授湖廣布政司經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著元史輯要藏于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楊尚書翥楊文貞士奇友善相厲以德業歸補生員巷邂逅一妹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由是路同學生陳文學當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當弗能守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子勿恤此吾有子當娶之也而陳果死妻乃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獻敬錄 卷之二百一 手主

之子為後印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言於以友卒娶之安禮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請 冊 上命增秩還任尋擢武庫郎中有馬主簿面肆謗詈安禮走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叅議病歸不出太守况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謝不知及歸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謝不受安禮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孫淳字公厚為平陽教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廉慎致仕歸卒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杜公詩行狀 張鳳翼

公諱詩字與言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為吳縣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瓊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其德是篤主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父咸以亢宗目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俸而公獨奮勵不窺于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于易不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遊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直指號為知文一試首公後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 獻敬錄 卷之二百三 手主

等者由是從洪者日眾已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于是則就選銓曹家宰讀公試卷器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摘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衛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先是趙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索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謫戍者四人公為集官吏悉心稽驗積歲所入更浮于出乃為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密邇于猱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

銀算之不三日猴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為非
 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猶悍其不逞者
 羣而軟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
 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劾
 公單車赴之名所謂華款錢周君者論之詳詳數百
 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流俸且夕坐待俱斃轉禍
 為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喪刃庭下左右莫不
 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決旬諸渠
 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
 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間莫不平先款服竟不
 朕後錄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三五

煩兵也隆慶丁卯遶與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
 前列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刻薦凡
 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媚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
 不失廷評之權解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踏破
 一筇眾目視之皆圖書墨指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
 聲較下寓僧寮數椽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酌
 獄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為平反
 卿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
 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
 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毫不入案識者避之乙

亥權僉四川按察司事蜀鹽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
 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為一道特賜 聖書
 以行公至蜀悉為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憲
 戶樂輸而鹽課以贏私易有禁而茶法以簡驗領均
 節而軍民兩便一職既兼眾善悉舉焉清某長一時
 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蜂擁待署公口耳
 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邵縣吏有長夫之饋公榮卻之
 監司騰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
 語也撫臣以庶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然不動大
 曰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視人眉睫耶即移病撫
 朕後錄 卷之二百五十一 三五

臣漸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強之起乃出視事無何
 擢貴州布政司左丞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
 民羣聚觀之曰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
 蒙爭地界警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
 聽命土官安國亨地界黔蜀間富強為諸部最所為
 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為所劓僅奏稅其冠帶薄
 罰示制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為所餌
 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于勘事時
 遜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為姑息若復假
 名器是為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

竟是公議分巡大衛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
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
也懸車已晚矣撫按潘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
公亦不言士民攀轅乞留公為遲一宿乃行其分巡
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為
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今後世為清
白吏子孫不可乎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
至懸車事生以至道養致睦則敏必問締交則存
心如一第其族惡庇善激溺物清本于性成遂以感
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卒萬曆十六年四月去其
年七十有一

獻教錄

卷之二百三

三十七

生正德十三年二月年七十有一

貴州按察使胡器傳

實錄

貴州按察使胡器字士璉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由
國學生授吉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薦其賢陞泉州
府知府府郡積弊政器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
期望謁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
判死刑及徒配案輒惻然心憂曰吾為民父母不能
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器申教養之令而
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邑修永樂大典民耆老有號
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器不已益其治民無
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使治尚寬
簡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夷咸敬愛之三載入覲
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三年卒器為
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獻教錄

卷之二百三

三十八

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三年卒器為

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貴州按察使涂公謙神道碑 劉定之

涂公謙謙字恒讓豐城人曾祖文德祖國昇仍世不仕父永載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高氏封孺人皆以公故公少受父命與諸弟各治一經年十七能以所業試江右雖未薦然今都御史石公璞在燕場奇其才取補郡庠生正統乙丑舉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山東副使貴州按察使甫命而卒其為御史值聖駕北巡未返議建儲以繫邦本議禦虜所當務者數事皆見嘉納行河南準奸擊食之餘為士子問難經史以開發之行山西時邊寇甫退修亭障缺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非九

出納為惠汰減之有司就官地造買肆收貨錢入已奪以給公費值歲又饑分就舍者居于神廟與老釋之廬飼以糜粥病給藥餌死則擇隙地瘞焉為勞過于在青時所活者彌多前此未遇時人有傲侮之者及既顯待以禮終身儉約自將不以祿入既加變其常度詩又慕古有觀風朝天奏議等稿若干卷卒年三十有九時天順元年五月也于觀當時所託以清庶政者憲臣不為無人然克舉議若公亦鮮見矣方漸起也而天遽奪之何哉豈不可也歎乎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四十

貴州按察使于公整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整字器之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揚之儀真人唐
 國末諱彥成者徙籍于淞洪武初彥成伯子小乙從
 戎鎮江衛卒從高祖忠嗣之改稱淞州曾大父和來
 省樂其土遂家于淞父謙號南溪母莊氏成化六年
 庚寅正月八日生公公生而穎悟甫十九歲康于州
 庠以治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辛棄太學歷
 事刑部留心律例請生或曰于子學養子而煉耶將
 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 聖宗創
 速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平非昔國學諸生
 朕教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聖宗
 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部送太倉銀十數
 萬給邊羨餘數百悉籍以付主者嗣部撤主守徐州
 倉以慎修剛庚午時太宰以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
 知名有劾士克之且以其事密付文選主事韓邦奇
 兩京部寺及府佐以下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為優薦
 馬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有憂色曰朋黨之可
 榮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通歷三載
 奏最於是南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莊贈孺人繼
 母周及室余并封孺人尋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
 道所至剗弊剔蠹風裁自持時劾賊楊虎等大掠河

間諸郡縣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
 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為守賊登城隍甚公策賊眾多
 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壺面城通賊從城上
 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飲差 相率詣臺門乞命公
 諭以無雷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首惡並許自新皆
 惟呼羅拜而去公命交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餘
 兇就縛後按巡宣大案局監軍斬奏誘脅大戶包納
 而率乾沒公私受索公廉知之說曰是多詐誘為有
 帝旨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
 令償上下涓涓莫敢化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康復錄 卷之一百三十一 聖宗

武廟而憑籍寵靈緣為奸利公率眾御史攻之不
 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咸李
 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
 史彭公慎許可獨器公今與張御史准看詳諸文字
 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彭公言
 故事官印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整階弗可
 越彭公歎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
 司副使浙為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公治之易初孝
 豐土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都御史
 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文綺之賜壬午

今天子籠飛昇思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
金紫既陞山東按察使初余爲人卒繼室宣聖裔孫
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銜公弗徇者
爲非語中之遂調貴州公曰吾樹心無作已矣人言
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名昆季姻友
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貴俗故屢厚又莫
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陽乎乙酉
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南溪
翁既八十翁之弟率庵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康
強歲時公率弟姪泊于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歎
其敦樸
卷之二百五
聖孝
羨以爲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屢無
餘貨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十金至付于弟
令綱紀以贖生家始日裕乃買田左山之麓構屋其
上禱蒔花木義興杭公淮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
莊老農且爲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瞻眺超然
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
病公侍湯藥如少兒既卒敘葬虞祔一如古禮比禫
則公年亦七十矣與鄉先生爲清平會公自里居雖
絕不干謁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裨治者
必告有司頓悞無隱問學務精詩文不事模擬而能

道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
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難耆耄未艾也乃丁
未冬病胃痛藥不卽功以今戊申春二月卒享年七
十有九

狀後錄
卷之二百五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朱公璣墓表 許宗魯

朱公名璣字文瑞永平涿州人也初其祖諱成蒙化公乃寓生穎秀絕類孝友辭儼乃以文行升之學官繼乃掄薦於鄉賜第於廷滇服之尚文風丕倡厥望燁振爲岳爲星筮仕棘寺持衡罔頌堂部之成低昂就律僉曰平哉民以無寃矣爰僉貴臬持憲斬斬詰戎井井霜嚴日明風清萍絕乃晉副臬飾兵遐徵威震蛇豕惠被草木負固之區逋逸之藪革心稽首罔不率從殺以生之厥惟仁哉勛緒望歸晉參藩政行度弛張兵食咸置郵傳命利涉大川皆其惠也於陟

朱公傳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五

長憲神明不爽衡鑑惟公聲教洋溢布於要荒推首并服之夫擁牙佩弧之俗舉奉王章不愆於度厥官懋矣願乃漸進方熾嘉遜惟貞釋其軒冕歸與丘園優游太平終以沒世古稱哲人性幾嗚呼允哉乃秉心湛素誣昧自白行已恬逸賄幣獨違進不戾乎官歲退有孚於土論可謂完也已矣夫少有英譽表倡於鄉長有華聲表儀於國未有貞風表範於世斯三者皆公之所自表也人謀美與焉魯用述之表樹阡廕陵谷靡移公名無斁後有作者惟公之式哉

貴州按察使羅公欽德基志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岡里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垂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詠自適也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客即妻子希見其面故聞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然公廉靜寡慾自足以舍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公將葬子璠謁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先人不朽其將在茲嗚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

羅公傳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清松皋許公讚甬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典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覆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抱忠思孝勇退玄修之褒無間識不識皆以爲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爲不朽耶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留家缺城數傳徙今西岡公諱某字某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國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栗齋翁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諱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

二人及第翰林編修其子也公自幼秀爽穎悟年十四五隨采齋翁官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已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為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偽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祛宿憲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為貨疚居久之遣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勞蒙冒鹽禁莫之敢問聞公被委製子監急懸其棧沉之

狀徵錄

卷之二百三

四十一

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久不調已巳陞四川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遷浙江布政司左叅議盜起饒撫間通常山開化公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近癸酉秋入賀 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留養明年春會當速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除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使知禮義人

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慘嚴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不許丁丑入覲歸即移書巡按御史稱疾臥家情詞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疾愈召用益異數也嘉靖丙戌璽書即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臥懇請 朝廷知不可強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齋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且暮侍凡材依俟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徵言細行札

狀徵錄

卷之二百三

四十二

記屏遺徵時曾淑人嘗為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覽輒推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競及陵轍人者則喟然大息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無忝所生此吾志也初號毅軒既又號介石居士浮滬道人所著有浮滬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錄二卷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酬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溫然不見其斬絕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人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似仙非仙似佛非佛之語殊莫測其意焉

貴州按察司副使張公敏墓表 周洪謨

公諱敏字以達姓張公其先有諱者仕晉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家于南安數傳至唐康州刺史及遷浦城生福州軍判官修判官生南唐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高州刺史仔鈞太傅子十五人有曰仁微檢校郎中其七世孫台州太守冲生岳州察推木徙居新昌子三人季曰天與宋大理評事喜邑西隄泉山水之勝遂卜築焉高祖在初曾祖文華祖廷塔考仕湖皆弗仕而以學雄里閉公生凝重不好戲狎既遊泮宮累奇於鄉試事二親愛敬備至母病躬侍湯藥衣不履後數

解帶者三月既歿哀毀踰制處昆弟篤友愛外舅無子晚年家不振築居迎養於鄉之南塘及卒以禮歸其先塋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吏部試在優等擢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其司理京邑訟甚劇公獨幽微折肯綮一主於寬恕大司寇甚器之三載績最獲受勅命封其父母正統丁巳丁外艱服闋改本部福建司主事頃之陞陝西司郎中凡部有大獄必資公讞章奏必公閱而後上歲辛卯獄囚破獄走諸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曰重囚處決自有定期何致庾死在防之耳囚聞之感泣始公之京次

呂梁吏王謙舟覆妻溺惟一子尚幼公為娶妻俾歸祀其宗丙寅用大臣薦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凡所臨祛弊蠹飭武備修學政時苗賊煽變攻圍城堡徵款阻絕饋餉莫繼公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進邊儲寢給諸賊解圍去齊民甚德之景泰壬申引年歸訓子孫以學歲時祀先一遵家禮構精舍數楹外藝不蔬植花卉日與朋輩相羊其間以絃以奕以觴以詠暇則適典泉石之間有舞雩氣象仰之北有嶺曰花細勢極險峻每風雨行旅苦之公捐貲創葺其椒隸以垣瞻以田募人守之以便行道者止宿天順甲申承

十六日疾革名子孫謂曰吾為臣得休致為子得全歸庶無憾矣若等無墜先業可也言訖即逝得年八十有六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 整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李嫌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為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蘇徵錄 卷之二百三十一

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刺盜數十人為曹白書標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貧厚遇之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蔓引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

之而為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韋素有文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銘曰噫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峇峇孔允且直官誦名振孰云我貧我貧我安謂道以哦於歲逝矣傷如之何

蘇徵錄 卷之二百三十一

貴州按察司副使閻閻傳

閻閻臨清州人父靖字孟周弘治戊午鄉薦閻氏世
 鉅姓中遺不造錫特立獨行力學安貧鄉閻悅其純
 正監司郡守偉其志節既得舉授饒陽教諭築室以
 娛其親非甚病遠出未嘗一日去左右也學官圮燹
 力葺之教諸生躬為校課三年改寶坻以父憂歸寢
 苦枕塊三日一食又時方冬因暈疾相繼環視公曰
 毀不減性禮也不日行法以俟命乎公淚而卒嘉靖
 庚寅祀於鄉賢閻字尚友生而異質讀書過目不忘
 年十七舉於鄉家居子取一介不苟正德丁丑第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憂歸起補吏科給事中正色立
 朝天下相望風采 今皇帝繼統閣議初政凡八疏
 其大者宰相以定策功進伯爵又大賞迎厄諸臣公
 抗言自古厚拔立之功則威柄弱私隨從之人則侍
 御驕寬親戚之禁則請託行事遂寢時給事中史道
 亦論守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因力詆本
 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樓棚斥言大
 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謫時論高之
 今獻彙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
 年詔復原官公歸疏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都諫劉世

揚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交薦吏部檄有
 司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
 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
 疏乞罷杜門却掃課子行園鄉人未嘗亟見其面也
 公早以文章名世非關世教不作所著奏草泊餘廿
 子章齊文紀詩紀南行北還諸稿總四十卷

廉後錄 卷之一百三

貴州諸觀察傳

戚元佐

公名傅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為梧州守父敷隱居
教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羈州時猶
遊里閭羣兒嬉有僧明欽博學善相人與牧友見嬉
戲謂敷曰郎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敷
授之業公資穎發好學敷載書通經史百家言性尤
嗜古見古人圖書墨蹟率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
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置對人談
多雄辯時出詠諷為文章詩詞務鈞玄發微有深潛
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曰求遠不求精

蘇徵錄

卷之百五

五十五

及其屬柔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躋
於棘間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
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叵匿公撫之
不急而豪狡妨民者則排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
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嗜因而
聚之民之所憎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
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負外郎擢福建按
察僉事總理屯政嚴其故別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
粒周慎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叅議貴土官
過上官至輒有餽公悉却之安宜慰者大會也故事

承蔭者必先行貨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即為判

廉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業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
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悚至有繪像祀于家者
辛丑乃上書乞歸甚懇致其仕歸時于墓其為人
嘗心營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為人坦夷不設城府
角巾綈衣襟間里侶親戚悒悒無甚異于兄為具名
縣令并召公黎園子弟呈戲劇為歌唱亦低聲和之
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則乾然見
於色即久要宿契竟終絕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于
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歸索

蘇徵錄

卷之百三

五十六

蕭然歸而間以請謁來者即厚賄啖絕之不以聽也
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絕人盡
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為斷輒乾沒以敗比比
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攫華宴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
而不知之惜人面禽鹿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
由由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絕俗詘勢遺利而
一無所汨三軍不能奪其氣也先是閣大臣夏貴溪
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貴
溪謂銓司曰諸某者雅秀才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
之哉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貴溪公最得君相公

尊重炙手可熱使公誠一開口請之則京朝卿寺可
跬步致而甘老鬼方之域又以見其達義命也癸卯
卒年六十七子若孫皆郡邑弟子外孫張正鵠舉進
士刑部郎中

猷徵錄

卷之一百三

五十七

貴州兵備副使沈公霽傳

沈公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
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
叅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
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饒文通公溥名見之出齋
俾賦一絕先生題曰大舟濟商川白屋出周士抱負
有設施誰家讀書子公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為
偉器布政夏止軒賓奇之以女贅先生年二十一始
為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作詩賦
已而從胡敬齋香樹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

猷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八

脉也何以詩賦為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
南病水二年巨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
之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
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
書一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
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踰十年矣沿
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
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先生獨見
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
祭酒汪偉立雪冤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

魄已朽而其望胎雪於仁明正直得爲之君子猶耿
耿不滅此所以不感於他人而獨有感於侍御夫豈
偶然之故哉而君之仁明正直鬼神益先識之矣時
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
爲不軌特抗章言之不報恭遇 聖駕駐蹕南都累
疏請回鑿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
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倫德省愆親賢遠
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惡崇正學闡異端
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
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起
獻徵錄 卷之百三 五十九

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先生曰汝能改之吾寬汝罪
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
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
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謠江西
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召入會闕中有給事申史于光
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
之先生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
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必得
獎薦先生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况吾畫桂之
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

矣巡按族之考曰性資偏執遂不果用改貴州兵備
副使同官曰君可以不去矣先生曰大丈夫以道濟
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但惟修省以
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憲勅法聖賢率先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
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故夷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至
今稱之他如職王藤之冠僮蒙氏之魄槍阿向之首
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
然者也巡撫袁宗儒巡按施山特薦之將召入處以
京職時有大臣竊弄威權者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
獻徵錄 卷之百三 六十

懇乞休致得 旨特謂平生清慎既引疾乞休恬退
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善雖
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
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闕
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爲踐履之學自少沉
靜端慤不妄言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性至孝
弟聞父母之命卽不敢違事兄長如父母有疾親自
奉藥以是深知醫道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接人
無小大衆寡一以誠待之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室
疏食布衣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

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恥惡衣惡食不惟為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儂年少時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先生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上疏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再拜曰謹如教又曰儂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床後錄

卷之二百三

六十一

寢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忽遺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哉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王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學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郵人之急如恐不及妣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遵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且簡克弟子員家貧館粥常不克先

歐陽錄

卷之二百三

六十二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同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菴為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感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齋詔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桿以往或以玩物為戒先生即取桿焚之自是不復置一日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莫閻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莫公躍然而起曰

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益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真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音問有醫杜仁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青遂因杜氏借閣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莫曰如卿實便可作頌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醫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跣足默坐澄心

履後錄

卷之一百三

本主

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益先生於此鍛鍊精神神明煥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雨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爲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常試諸生得先生所爲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卽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雨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純

履後錄

卷之一百三

本主

留館殺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送之曰吾道西矣歲丁酉省甘泉先生於南淮遂入太學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契其旨費尚書鍾石魏司成莊渠二公見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時海內之士問業甘泉先生之門者甚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先生簡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先生而遂之先生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諸生復集丁亥甘泉先生謂先生德業行修足倡多士自南淮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百三十三 本五

觀政戶部乃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勉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者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公暇則相與訂所疑砭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而不爲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竣事而已時先生位雖郎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畏敬之若師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

甘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求之道林子可也會公汝禮曰道林子聽其言者勃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爲標異不苟尚同吾是以知其志同仁也浦公應麒曰道林子平居言動動中矩矧而當官蒞事明允沈練不減下紆所謂賢才而老成者與錢公蔽曰大哉孔顏其欲以大道林子振遊者之體御不舍之用靜無靜性性者靜動無動盡盡者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潛孔也此皆深知先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贈先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謀所以侍先生巾櫛者乃置一婢爲之具余稱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蓋先生善養心而恥徇欲久決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司水利道會事丁酉春赴任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一二語轉相傳誦揚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餽於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自晝流劫爲商旅梗先生卽條其事於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先生舊知民間利病親人凍餒流亡痛在股體一夫不獲若已陷之所至輒悉心搜訪與臺廨隸亦假辭色人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百三十三 本五

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士士夫大不便
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路
通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繕各
衛養馬草場多為豪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丈出
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
全黎二夷爭路難殺禍且未已欲得抹弊而全利其
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
引日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有
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
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真
殺入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
戌化官提學道巡歷校閱汰冗置杜請託崇實行人
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評成
都生楊珩南克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
一時翕然興起已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
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
妖術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
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蜀
之俗至是不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歲尸祝之

徵錄

卷之一百三

六十七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行以
高約束好士愛人真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為有德之
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
右曰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靡而海之有家
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勤懇
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愧且革情
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
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廉膳生額如
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
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科日日盛城中有黠民易某某者投入土酋司中
怒直為不法巡按趙方崖公大佑訪捕之土酋烏合
其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為變居民惶懼奔避撫
院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
也卽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士首舉手曰若得蔣公處
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
有疑必虚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官輔成均之
任昇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
公以既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
各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

徵錄

卷之一百三

六十八

月議事竣病且愈即歸武陟為終焉計劉公以鄉試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延歷外衛不知先生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既是講學將某着回原籍為民益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為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蒙遲二日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即可謂真道學矣夫之目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與不忍別先生謂詩勗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棧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

餘徵錄

卷之二百三

本九

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問顧者郡連歲赤土道殍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請先生先生亦悉意善之貪暴斂戢吾民顧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忤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衛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親之情已哉已酉

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為之論知崇禮卑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樵花岡學徒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筆指示蓋先生從容灑脫靡所留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

餘徵錄

卷之二百五

本十

照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為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至先生則人人委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茹其實飲其醇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詣樵岡請教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檄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樵世英赴廣東為甘泉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為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令丙辰與憲副陳朗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

聞潘公高計啜咽哭復爲文遙奠之蓋潘公爲先生
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郵其難或歸其
殞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勸夷之亂徵
上兵承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
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不愾已未作精舍
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明谿公遊焉先生
襟度夷粹不爲矯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
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掃
蕪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幽既恭樸
步重顏不知者皆以爲內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三 主上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勅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
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
桃開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
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開上月
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
命齋袖幣爲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魯泉
若泮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

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魯泉於榻前與之論頓頓
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
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經執
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
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
意至前而無一毫徵於辭色葬祭必仿古禮四孟之
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隨脯必親視之敬
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重婢未
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客以及里閭
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三 主上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暴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藉
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
猶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訪掖
之若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
忍棄絕屢疑辯或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自
倦色而先生循循壺壺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爲先
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媿汗自
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
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
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

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
 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蒞動禮則謂皆為學術偏外者
 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
 昔人以澄徹默識為知隨事檢點為行決非聖人之
 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
 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首惟致其不觀不聞之體
 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皆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
 為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愾則謂聖人以
 忘我為至愛樂在天下而不在于己論占人則謂伊尹
 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康徵錄

卷之一百三

十一

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
 家為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樹
 道要關在靈正人心開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
 言者而先生拾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
 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
 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
 孔子伯取其餘亂者剛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
 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諭衍古大學義概岡訓規及門
 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概岡日錄道林講義
 諸書行於世

貴州按察司僉事方公泌墓表 方 豪

豪曾祖孔直再從弟曰二宜先生者諱泌字繼源卒
 于弘治庚申正月十八日葬之潭源二十五年矣未
 有表其墓者豪每慨曰是後生之咎也厥孫鑽嘗慕
 其平生大槩促為時方有湖湘之行今者棄官未歸
 頗為守先生家法鑽與從弟純統又促為遂為之表
 云其辭曰嗚呼先生可謂完名矣夫先生之未仕也
 內有司正廷蘊公為之父戴夫人為之母某徐二夫
 人為之助侍御克正公處士孔輔公為之兄外有言
 士嚴崇振為之師侍御徐用和為之友內嚴外賢而

康徵錄

卷之一百三

十一

又以倍人之力雖饑寒弗之顧宜其學之益廣也故
 一試而驚人鄉列高第廷預宰選是年進士僅百五十八人以易
 學與一方如我師景瑞吾公尤甚著書先生妻公以
 妹二甥中書廷介工部廷順甥孫進士惟可咸沾流
 焉此先生之學可不謂之克乎已以及諸人者夫先
 生之仕也由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山西司主事賜
 建司員外郎詳慎稱平時 朝廷令大臣各舉老于
 法者一人克各臬先生因張通政之舉得廣東按察
 司僉事適承熙韓公鎮其地諸臬少當意者特于先
 生臬長耄而疾積滯弗理韓以託諸先生嘗分巡海

道出入波濤中了無師色既而以內憂歸復除貴州
嘗勅黎洞慮周而後發詔竟以捷苦澹若昔生久而
彌篤焉此先生之政可不謂之行所學而固其守者
乎夫先生之致仕也年五十四耳績既成而薦亦屢
少需即陟也忽自誦曰此去吾家萬里地遠且惡殆
父母之遺一宜歸居憲職不能自效有負 朝廷二
宜歸遂二疏乞歸別號二宜老人日與二三耆舊若
太守虞廷宜負外吳天佑及子姪郡判文郁采照永
真學訓尚文輩詩酒相娛又與鄉人設書畫會主鄉
約事人開升謝罔聞知焉暇則手錄古詩文一筆不
缺微錄 卷之二百三 七五

貴州按察司僉事黃公大廉傳 黃 謙
黃大廉字滋甫黃石人少神悟讀書夜分不休登嘉
靖壬辰進士領縣長洲長洲財賦之區稱難治大廉
下車首定征徭立三品格輕重惟均豪猾積逋乾沒
者一切置重法諸豪械行金諸要津浸潤大廉知又
過倡飛語播采風使者或飛語又先入諸要津言輒
無禮大廉大廉弗辯即日棄印綬歸貧無以自給夷
猶如也後數年御史陳應行部下長洲察大廉解官
事任疏起大廉吉安府教授稍遷國子助教咸著聲
轉大理寺副出僉二廣采司廣多珠璣瑇瑁異香名
賦微錄 卷之二百三 七六

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
 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紳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
 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為別貴陽夷漢父
 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
 馬平張紳以發相高父子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
 往訪紳問勞竟目以名節相勵頗行遺紳金紳謝之
 曰累臣不蒙擊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紳不足計公獨
 不為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
 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自他違
 恤遂與紳泣別別歸二年卒于家後十年 洪朝新
 錄後錄 卷之二百三 七十七
 政起紳都御史鎮戍州紳遣使訪大廉使者歸報紳
 大廉沒已久紳感泣臨章木投書吊之詞簡悽惋且
 邨其孤大廉他事不具論論處紳可以與矣

思南府知府王公廷素墓志銘 皇甫沆
 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號雲屋姓王氏少博學太子
 大傅尹邵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公整仲子也
 其先汴人宋室南遷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為吳
 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竝以
 太傅貴贈如其官大夫生而厚重偉丰姿有器識甫
 冠以太傅三載考績謚入太學取居統修被服樂與
 諸生遊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謝請者曰毋以累
 家大人為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教皇倦勤制
 璽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藉衣關木暴於穀下者
 錄後錄 卷之二百三 七十八
 以百數太傅乘正嫉邪事每與忤璽心術之以相公
 望重終莫敢侮稍為敬容視氣人咸為公危之尋上
 疏遂賢者路竟遂祈美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
 山海內歎其為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繁治宮室苑
 圃凡與馬服食靡不華腆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
 焉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相
 公乃喜謂成吾清德者此兒矣叻何謂選館曹太宰
 為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可謂得者
 箱之學者即取上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稽昔
 司空道右軍義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勳簡冊偉然成

大丈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矣待馬適有左
軍督府之缺擬益授乃以親老求南翼使省同衆益
賢之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卽恪守職司值畿內
諸衛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一切裁革人稱便焉
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喇馬拍
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陞楯郎得休居自旃始哉在
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艱服除補中府
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皇城門鑰將出爲 章平
名醫叱曰禁門 始安敢擅啓然事關 太后奈何
詰使者頗驗迺劾中使辛嚴禦躬導出入且日上疏
陳微錄 卷之一百三 七九
言醫官名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備緩急時嘉其奏
焉舊制都司及各衛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第其
能否懲勸有差邇來監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
漸廢弛率爲釐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嚴悍參軍矣嘗
奉詔淮揚有司愧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批胡
氏由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兩承褒寵實異數云是歲
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
寘散地就拜爲思南守歎曰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
威德漸被遠人爲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垂
堂之成驅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大宜人不久背養

獲奉終事孝思無憾矣旣除暇或勸之仕曰吾有先
人之廬足以託處一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脩脯之
饒足以比素封而鄴梁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
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弟壯且謝
秩趨隱從事著作縱不能附子臧之節何不愧少游
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性緝密寡言笑雖造次
未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犯或不投亦無脂韋飾世
之態少喜臨書字畫適勁得太傅筆法間占屬短律
亦清逸不失家風涉獵聞見隨手籍記他日久之忘
之者悉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壬戌四月
一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三 八
朔癸疾越七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貴州恩州府知府李君允簡墓碑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恩州知府李君
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偽為哨兵
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
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史必求厚贖院司及
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 天子
命吏為賊劫質是執節之開端有書告清平鎮將石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忘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棄之念而去思人并還至清浪衝而卒麻陽之
亂已數年自辰沅鎮軍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

卷之一百三

八十一

戴棟諭祭於家賜葬融縣之高沙目八嶺惟古之治
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
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
事敗未嘗不委以為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
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
將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 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

其於兵吏有執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
城人元時有為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
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史科
給事中考舖鄉試第二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
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
榜授漳州學正未上下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
為政清勸民德之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
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亦日中令兒歌之曰
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
賦徵錄 卷之一百三 八十一

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
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
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內江民振雷之
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寔家民為
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附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
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
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激江君既更治民
流為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豪有奪民田
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

去滇民泣雷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三

八十三

交趾左布政使張顯宗傳

交趾布政司左布政使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太常寺丞再陞國子祭酒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趾平復起爲左布政使顯宗家居有孝行從政通敏爲祭酒首疏便宜教事申明學規修舉百廢綱紀一新其爲交趾當平定之初夷民未安顯宗宣上恩德勞米撫綏民皆安之同時有王斌者平涼靜寧州人爲清林縣典史招集新附勦於撫字後陞縣爲州斌嘗去民懷其惠奏請雷之遂陞清林知州又有魏思善者任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三

八十四

武寧州知州綏集境內盜賊屏息與顯宗俱終于官

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房安傳

房安汝陽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北平按察僉事陞江西按察副使陞江西按察使 上卽位安坐事請戍興州後召爲監察御史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再陞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同官魏瑛誣告安誹謗事徵下獄安不勝掠治悉引伏闕家謫戍交趾安繫聽決會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人改安四川叅政未幾復改交趾永樂二十一年以疾卒安老於吏事所至嚴刻爲治人多怨之然能以廉自守云

房安傳

卷之二十三

八十五

交趾諒江府知府贈布政司叅政劉子輔傳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偪數收稱子輔爲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徵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賊多已陷于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卽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聲名人益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且暮聞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債貽誚無窮視子輔

劉子輔傳

卷之二十三

八十六

蓋水炭薰瘠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
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壯者于輔及諒山知
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屬賊不絕口
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子哉顧
係於用之者何如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八七

交趾丘溫縣知縣陳植傳

陳植字景祺華亭南橋人宋康肅公十四世孫也詩
書好禮喜怒不形于色洪武中以稅戶子弟舉為禮
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眾不能決植徐進剖析
數言而定 上嘉獎而器之俾攝部事論之曰御史
事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植益謹飭不敢怠坐齊議
事論成金齒未幾名還授五軍斷事官丁家艱起復
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民知湖廣長陽府
時荆土蝗傷不入植境永樂初名為鴻臚少卿治水
東吳陞河南右參政黃河決勞來有方民不失業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八八

發汝寧將窺汴賴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誠等
千人于均山降之兵不血刃而定 上嘉之賜勅獎
勞秩滿乞祭掃陞辭請知交趾丘溫縣時方暑南中
瘴癘或勸使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
月卒年五十 上聞而惜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請
於掌交趾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歸植平
居嘗曰人惟仰不愧俯不作而已身之利否何計其
行事類此故歷官所至並著聲績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四目錄

行太僕寺

卿

趙得祐

陳沂

商廷試

苑馬寺

卿

單應元

少卿

周仕

程彬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目錄

鹽運司

運使

鄧崙

李慶

李獎

李紀

張谷

劉釋

張愷

鄭獻

東漢

趙可與

許詞

同知

蘇璟

楊參

侯蓋

林烈

副使

王沂

蕭紳

運判

董子儀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模

作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目錄

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四

行太僕寺

卿

陝西行太僕寺卿趙得祐傳

永平志

趙得祐字元吉永平盧龍縣人曾祖忠由永樂甲子
舉人任御史改刑部郎中致仕以行誼為鄉飲賓友
舉祀鄉賢得祐三歲失恃稍長好讀書為諸生隣人
有加以橫逆者讀書自如人服其雅量登嘉靖癸未
進士凡公服以布為之常道有司皆重其教惟甫三

蘇徵錄

卷之一百四

月急缺風憲選陝西道監察御史封其父章巡按應
天掌南京畿道而嚴緝松蘇等府案牘及于糾劾輔
臣羣黨側目陞貴州僉事以去未幾以邊材調遼東
巡海省築邊金費調山西兵備分巡冀南道轉貴州
畢節道陞山東叅議而分守遼海東寧道陞陝西副
使備兵肅州其在貴州却金而服蠻夷及撫哈密酒
泉頌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以丁內艱請致仕歷任
二十七年以清介終始焉林居泊然如書生時其勤
仍下帷枕席皆典籍也薪粟之乏不問蓋其所好在
斯焉居第敞甚知府紀公巡以罰錢置瓦甃于城角

命役守將為葺聞而絕然曰得祐薄官時無敢取一
芥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樂引後輩而
企前修鄉族稱其孝友無間言應事接物坦如也其
鄉飲十有五年壽七十三卒至今稱官家不以財累
者趙氏也

蘇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七

山西行太僕寺卿陳先生沂墓志銘

顧璘

先生吾南都文人也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
 眸子可照少好蘇氏之學筆勢瀾溢人謂其類東坡
 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
 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奧不以綺麗競能
 厭越遠哉璘自登第後相結為文友傾心四十餘年
 切磨契許日益膠固俱如兄弟骨肉也頃年先生以
 山西行太僕卿璘以湖江布政使各請老居山中與
 諸耆舊大夫修淨社甚歡嘉靖丁酉璘 召起為副
 獻敵錄 卷之百四 王

都御史撫楚與先生別殊怏怏戊戌璘乃以計聞鳴
 呼吾與先生交期止此和先生名沂姓陳氏初字宗
 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本宋丞相秀國公升之之
 裔曰澤以言青苗謫四明為鄞人曰璘 國朝以醫
 徵入太醫院始家南都其詳載長沙公傳中長沙公
 諱綱稱遲宜子即先生父初為黔陽令再擢長沙通
 判皆有遺愛祀於土母金安人以成化己丑七月二
 日遲宜公先夢釋氏奉明珠入室旦生公五歲能屬
 對八歲能摹古人書十歲能詩十二歲能舉業語率
 奇拔驚動長者總角著孔墨辨赤實山賦諸文傳誦

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舉鄉試暨
 正德丁丑舉進士維久處韋布時名燁然出人上閣
 老野亭劉公太宰白巖喬公少宰柴墟儲公官南都
 時皆海內具瞻鄉定山莊先生負學行高望皆引為
 忘年友既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 武宗
 實錄推內館教書嘉靖癸未禮部叅同考官甲申與
 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禮部叅同考官甲申與
 侍講 賜白金文綺隨充 經筵講官撰講章善寓
 諷勸 上問宰臣知其名丙戌持節冊封楚王踰平
 出為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素抱經濟樂於惠民於

獻敵錄

卷之百四

四

是備設科條杜奸完賦同官驚販進山東左叅政按
 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苗荒發官帑市牛給民墾
 且寬其稅某年皆熟又為捐除種馬薪木運部諸徭
 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將發調卒襲捕散之即
 言於中丞賊兵者不謂然已而盜竟破縣去衆許其
 略嘗遇執政於德勞之曰先生久外行將召矣對曰
 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也意大忤吏部舉河
 南福建布政使皆不遷遂改山西行太僕卿再上疏
 請老歸築遂初齋於家園杜門著書絕意世事乃今
 天不愛賢遽爾見奪蒼生已矣又如鄉閭何哉先生

孝友忠信出於天性事二親死生情文備極人所難
及素廉於財長沙公沒後營弟妹婚嫁貸以備禮及
貴周郎南都與四明族屬往往助殫心力嘗有大臣
後流落不能歸葬必圖爲之所居京凡鄉閭人急難
匍匐拯之惟恐後蓋平生舉事造人心率歸忠厚固不
可以計數也所著書有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高德
錄誨似錄花嚴志遊名山錄胎育詩談總若干卷詩
文拘虛集若干卷又金陵志山東通志南畿總志皆
出筆削狀謂其清修厚德文藻忠政合而歸之曰有
道仁人吾鄉稱爲寶錄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五

陝西行太僕寺卿商公廷試行狀

張元抃

行太僕卿明洲商公之歿也春秋八十有八矣會冢
子爲正以大理少卿解組歸歸且數月而公適歿內
外支黨凡爲公所自出者殆百人皆不計而集太夫
人哭於幃甚哀亦八十有六矣小子某爲公甥婿既
就位哭則又思悼曰傷乎吾怙恃見背皆未及七十
視公何如哉若公則奚憾焉既越月大理公題手述
公事行率其二弟過某拜且泣曰先大夫亡恙時嘗
營菟裘於下塗山之原茲將奉道蛻而藏焉唯我先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木

大夫之生平吾子所知吾子其幸狀之嗚呼其其可
辭哉公諱廷試字汝明明洲其別號也商爲著姓世
居汴宋南渡徙潮之唻曰某者伯仲四人並顯故名
其鄰曰隱錦已又徙會稽之樊江則自某始幾傳而
爲澄卽公之大父也以椽爲豐亭長時文毅公方秉
軸而豐亭公又稱廉幹迺以都長攝縣事有惠政清
流人德之觀其卽真忽一日賦白雲卷舒之句題廳
壁拂衣竟歸自稱歸樂公歸而招義冢創義學種德
甚厚自是商氏之興蒸蒸矣公父曰公澤業舉于一
試不效輒棄去以貴贈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妣

謝氏封太宜人人生二子長曰璉(嘉靖甲午鄉薦為汀龍理公其次也初名璉身氏謝無後以公為後遂更今名襲姓謝久之公既入仕而身氏已舉三子迺請於 朝復本姓云公生十歲而能文郡邑長白試之落筆驚人其呼為奇童子戊子領鄉薦己丑歸自北奉直公及所後母吳安人相繼歿公執兩喪情禮曲至辛丑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以儒生為法吏人多難之公敏明習典章遇事燭照斧斷雖老吏謝弗如每有疑獄必就公取決焉盜竊 西內齋墾物諸閹幸被逮而巨鑄守墾者得倖脫公白於尚書

獄錄

卷之二十四

七

曰盜人禁地典守者烏得無罪巨鑄林以利害公弗顧竟置於法邊將某某者以失律論死公草奏謂此輩久於疆場號勇敢即有過宜使策奇自贖 上從之其用法不苛又如此甲午考績遷廣西司員外郎值覃恩得封贈父母如其官已而奉詔慮囚雲貴取道歸為太宜人稱觴上壽迺去滇中率用土舍邏盜盜卒不可得恩獲譴則誘夷氓以充夷語侏離卒難辨獄具久之始覺即欲辨不得矣前後獄者類膠成案莫敢更公愀然曰若是則欽恤之義謂何立為辨之若矜疑錄所全活者數百人具恤刑疏草中訖

事歸哭太宜人於途宅憂三年足不入公府庚戌服除補原官尋遷陝西司郎中其年冬虜入關下 肅皇帝怒本兵緩援師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公當按之時相分宜與郎有連密遣所親屬公公正色曰兵之緩急在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執政不敢脫三尺以忤 上與俱死亡益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百計構公不得則姑誚公資出為黃州守黃於楚諸視最劇而疲且罷於公至務為簡約汰浮費千餘金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撤下諸縣有所備與為期期而不至有罰於歲不道一隸下諸縣

獄錄

卷之一百四

八

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訴者亡所問訟人立剖獄亡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立遣庫亡羨金羣吏束手無所為郡庭聞知境內大治斬水豪方某者交縣令賤賤殺人警家仲鳴之縣令以為誣繫之獄方賂獄卒甲拉殺之而以庚戌報其弟季鳴之按臺事下守道方大困則詭季名擅詞撫臺曰殺仲者乙也以索不遂耳亦下守道方復賂掌按者匿季初詞而以詭訊季與乙莫知所為將力爭則又使人首季受乙賄季不敢爭乙坐死人皆冤之而上卒莫能辨也公閱其案詫曰乙所索幾何輒殺人是非殺人者俄呼乙

至屏左右詰之乙涕泣良久迫曰某實不殺人季仇
 我不知何為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曰其所告者
 甲耳詞在按不在撫今反之不知何為公頓足曰吾
 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鞠之具代遂坐兩人死而
 釋乙固郡大快其捕發如見皆此類也河南賊師尚
 詒料眾為亂光與黃接壤遠近恟恟謂賊旦夕且渡
 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公爭之曰尚詒陸寇耳當
 走山東鼓儻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
 至調兵何為既而賊果不至黃九江接壤土人爭
 界而關所司慨以叛聞議發兵以攻公又爭之曰此
 誠敵錄 卷之一百四 九

其降者千餘人度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勁卒要諸
 途果獲之賊遂平蒙陰鎮徒王恭烈顯等聚眾亦千
 餘人久不能捕公曰是可以計取也迺誘其腹心周
 某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
 仲春為期吾以傲來女其為內應功成當爵女對曰
 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迺遣
 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公語語賊
 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安為樂
 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公在青
 平兩巨寇奇正迭用功甚偉而恥於自張捷書上兩
 獻敵錄 卷之一百四 十

天性夷坦既不能矜矜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快
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職
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率高臥不事事馬政日賈公
欲稍稍振刷曾不得展迺嘆曰湖山運我久矣胡不
歸胡不歸遂自投劾乞身去家居踰二十年日唯課
子弄孫自娛深究黃老養生之指其於一切玩好泊
如也晚更號潛翁以見志與人溫溫可親喜愠不達
形於色至論事可否是非侃侃不阿必當於理其學
博綜今古叩之慨嘆各發爲文詞不事組織而充然
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所訂叅同契藏於家

藏錄

卷之一百四

十一

陝西苑馬寺卿兼按察司僉事單公應元墓志

銘

王家屏

萬曆戊子九月十一日陝西苑馬寺卿單公卒於家
鉅生之年僅周一甲子其先湖廣黃岡人國初有貴
隆者徙屯馬邑歲卽雲中家焉貴隆生德乙德乙生
榮榮生表用高賢遊貴江淮間好義喜施里中稱爲
善人配劉氏是生環爲公父以公貴贈兵部車駕郎
中始贈公配劉宜人生子不育置曹宜人副之生子
又不育家奉大士像曹宜人禱之甚虔一夕夢神人
持果其色正赤如柿芳香噴人授之曰以此爲而子
獻錄 卷之一百四 十二
覺而爲贈公言贈公以爲祥識之彌月而生公是爲
嘉靖戊子元日因命其名曰應元字之曰德芳生公
二年而劉宜人亦自舉子選爲和州郡王女儀賓例
不得仕於是贈公撫公頂嘆余少孤失學然從舅氏
宦關中習見詩書之貴矣孺子勉之無令外宗獨盛
也公自是淬志向學以十五歲充郡庠弟子員毋試
冠諸弟子文譽藉甚戊午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拜歷
城令歷城巖邑賦訟旁午公至應手辦時察民所疾
苦草率務振其急嘗開田北山下因湖爲渠教民灌
溉治東山塗徑之險仄者以便車馬往來民至今賴

之獨耻趨事上官撫臺某性剛復用擊斷立威郡縣所具城旦書連者多斃杖下公請自今非重辟罷遣全活甚多某檄縣徵贖金千公閱稽止得數十金以報丞勸公上所求甚奢而公薄應之懼無以塞不如因而饋之可自爲此公曰利民以媚上有挂冠歸耳竟無以加某果大恚一日聞司以書函金饋某適邑尉直庭下尉舉德不勝書委而金見某慙答對數十託他事遂去尉制甚公屬醫調獲厚遺之還某謂公背已而私尉也徧伺公陰事無所得會公奏最當徵某從中沮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庚午滿三年績

職錄

卷之一百四

十三

得贈父如其官兩城安人尋轉戶部員外郎用薦文武才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已調車駕司司主四方郵傳符驗建官貴人求請無虛日公悉按例謝絕之不少徇明年出守河南府府治居天下樞冠蓋四集時有禁不得用傳留滯益多而民益擾公至爲酌定經費客無停執供億之累稍紓移書勅屬縣汰冗役禁樵訟勸農興學諸屬吏率公指推行之闔郡不嚴而化又所在置倉儲穀備賑初年萬餘石次年乃數萬石屬歲侵民不得饑妖民許天宮左道惑衆衆趨之如流公懼亂設方略擒之亂止高山有銀礦民緣爲

奸利推埋擊殺有司莫敢問公密遣捕盜八人易服入賊所別伏健卒於要地以待八人潛伺賊首居懸崖間掩其不備禽之從間道出既逃賊衆始覺駭而四散嵩洛之間以寧甲子遷四川副使分巡叙瀘諸郡境接獠夷民俗龐雜公設條教開以禮法不數月咸知向方獠婦某謀作亂帥劉訥知其狀請兵之公曰獠所恃積聚耳第募健兒捕其巢此不過一卒之力豈足勤衆帥從之獠婦果寢其謀亡何移陝備兵延緩入關按行部贍顧城邑憶贈公爰從舅氏宦游處愴然悲之益務殫心經略若焚治神木鎮羌諸城

職錄

卷之一百四

十四

堡以固封守開承清等處荒田以贍屯卒覈諸將領私役士以裁冗餉糧事犁然飭也貢市再竣兩奉壘書褒賚而會旁郡倅以查盤至鎮公以屬吏禮遇倅倅快快還徧諧公於當路不行而河東鹽院亦以徵贖金故失意入其諧札公朝論莫直也量調公楚備兵長沙盜駕舟出沒衡湘間卒不能捕益乘其勢顛越人於貨公令哨艇皆建大旗其上哨卒以號衣爲識分番巡緝所往來停泊處津吏署狀馳報卒不得逞盜遂息丙戌轉陝西苑馬寺卿分巡平涼值歲大稔牧卒坐馬死不能償逃者過半而部使者下追補

之令甚急公曰馬與人孰貴今乃欲驅生人償死馬耶則屬各監整寬督促務指撫流亡流亡復馬將漸克而部使者竟謂公舒緩不任事也奏公致仕歸公喜曰失一官而活數千人歸可矣歸未數月疾作遂不起公性簡重燕居無隋容而坦夷有度口未嘗言人之過與客飲觥籌交錯油油灑灑如也尤敦倫誼事贈公及兩宜人色養備至處弟應麟友愛甚篤應麟死相其孤如已子外翁媪晚貧無所依公迎養別室切而調棺斂葬焉仁厚如此人仕二十餘年所至以清操聞在河南當人觀庫吏索羨金數千謁公曰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此郡守舊例也公叱而卻之籍其金於官三任憲臬未嘗聽人干請里居亦未嘗以事干有司雲中稱邊鎮諸宗及士大夫爭以香糜相尚公獨澹泊自守服舍朴素蕭然若儒生沒之日所遺惟圖書數卷而已嗟乎以公具文武材負經世之略使得盡究其用功業可勝道哉而廉不能趨承方不能詘折仁不能督欲以諧世而炫赫赫之聲難矣宜其屢進而屢躓也然覃氏世受商而公用詩書繼外宗之軌先後官秦卒為覃氏陽元成贈公之志與夢符可不謂異焉

陝西苑馬少周公仕墓志銘

萬士和

公諱仕字君可號白溪姓周氏太子太保尚書襄敏公冢子也周之家于常自晉始國初徙民實京師周於是徙金陵嘉靖初復居於常公天資篤實厚於奕倫其貌樸而神定對人言語秩如也然皆由衷無少虛飾幼篤學志期遠大初從襄敏公游都下繼入太學內受庭訓出則尋賢師友勤求益於是行日益謹而為文益進然數奇八試于兩歲弗遇也先是襄敏公例當得廢公欲以讓其弟不果公之奮勵讀書辛若場屋意以已得舉尚可移廢於弟又不果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六

曰天人不相值命也不得已就選銓曹授中府都事時襄敏公致仕里居蚤夜念之不置求便歸省日侍左右甚樂及襄敏公得脾疾卽上疏乞養親襄敏公卒公哀毀執喪如禮服闋補前職則又念母吳太夫人在堂乞南宗人府以便養吳太夫人疾公再棄印馳還省視太夫人張目曰汝棄官歸來何孝也遂瞑公身繫于官而前後兩喪視終視殮皆躬親無憾人謂孝感所致太夫人卒之年公已擢潯州太守未任及是補選高州離廣省遠吏茲土者多列法自利公未入境則有以例餽路資於途者公峻拒之及之

官潔身縮費不受一錢供給而於利獎興革一一舉
行如興學校修城隍清獄囚弭盜賦考課爲嶺南最
百姓愚者向化頑者消梗守六載政平治理而廉靖
無欲始終不渝高人頌之臺司獎薦無虛日公屢乞
休撫按輒加慰留嘉靖甲子陞陝西苑馬少卿公復
固請致仕銓部請公治高之蹟寢其奏仍促赴任公
勉強就道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其繁陝人
之懷如高人之懷公也隆慶初 天子登極公入賀
事畢三疏懇辭當道知公意不可挽始聽其去而公
欣欣然以返初服爲幸歸家謝絕世務閉門嘿坐左
厭徵錄 卷之一百四 十七

右惟圖書而已雅好書法其行草尤入晉人妙處求
者輒應忘其疲也公友愛天至與其弟廣藩司理君
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鷄鳴輒一處盥櫛動止食息
無頃刻離司理君亦善事其兄恩意彌篤襄毅公在
時嘗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止及公致政後家齒
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君子六人公欲析爲
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旣而思之曰如此是存
形迹也乃平分之而稍割已分以益諸姪大槩與九
分相彷彿而名則變矣公嘗作堂扁之曰五有邇其
平生之行無一毫虧欠益所謂君子人也非歟

陝西苑馬寺少卿南樓程公楨墓志銘

王 竹

程氏系著嶽鄂其稱于肝江自元楚國文憲公鉅夫
號雪樓先生楚國生著作郎大本著作生集賢修撰
世京公修撰四世孫也諱楨字文純童穉敬穎長益
勤學里人異之曰是將復見雪樓邪公因自號南樓
以見志舉江西鄉試再上春官未第以母老就官授
河間景州學正親身範士務先名節次及其文藝當
塗引重命主瀛州書院選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入講
下浙江行省聘爲鄉試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
厭徵錄 卷之一百四 十八

曉其首選也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敷教如景轉松
江府學教授松俗煩糜公力鎮浮誕崇廉質士或詭
諛者輒堂斥之正名宦鄉賢之祀嚴鄉飲之禮士習
大化權鹽城知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奸避互午公
一覈而正之歲旱蝗民饑公多方以濟有寃獄論死
者十有九人公力爲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
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智惟恐後轉上
元知縣縣在留管下俗雜政殷勛闕摠驚臺省率貫
公壹意利民不爲趨避心誠孚感與誦翕然一時位
望若甘泉湛公渭屋霍公獎掖之尤至內璫以事過

金陵者先塗繁虐惟意公夫廩外無備也璫輒欲辱公公因陳說民艱璫每為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時以誣誤入死獄莫敢為直公白司寇以身任得從未減凡聽訟善得情即請司成獄有弗平者必辯覆至再三無所徇諸司疑獄輒下上元諸散荒錢平市值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為灑擢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知貴州鎮遠府吏方狙獷公勤恤其隱無鄙薄心興崇教學防過亂略邊苗屢叛弗克入境在郡九年鞭朴鮮施兵民化服歲滿 進階中憲大夫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久公勸力振

狀徵錄 卷之二百四 十九

釐至不下堂五日夜因中風癱矣少間治事如初積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一一躬閱之以次待補奸不得作宿垢以清以勞故疾再作乃致其事公入官四十年廉勤端惠所至如一尤雅志樹風教在曹白建節婦坊孝子祠鹽城 奏旌烈婦立陸秀夫祠上元建何尚寶廉直祠鎮遠建武侯東山紫陽諸祠松江毀諸妖廟上元毀劉廟以其址葬野死者鎮遠毀黑神祠而崇飾儒廟增學田修祭器所歷必加意其析獄不務拷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器訟者輒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遺頌勒思于

碑或尸祝于家或祀于名宦歷官薦剡無慮數十終一德譽聞四流可謂矯然篤勳君子矣歸休抱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自奉儉節家無贏貨年七十有六以嘉靖甲子季冬四日卒于正寢即其生辰也平生好揮染多所纂述是日猶作舍弘堂記云

狀徵錄 卷之二百四

二十

長蘆鹽運使鄧公崙墓銘

劉儼

儼嘗上春官中乙榜時同予負奇氣解不就者十八人其一武陵鄧公惟玉 朝野士比之登瀛州蓋以其數與其志而言也由是各自奮勵爭先登之為快越三年為永樂甲辰鄧公登進士上第拜刑科給事中尋丁內艱服除轉兵科正統改元奉 勅巡察大同宣府邊境二年使湖廣咸有聲四年陞長蘆鹽運使於是十八人中後雖有為達官者然求其蚤躋顯融則莫踰於公也公長身玉立材志有為而又遇可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一

為之時居得為之位故為給事有軍婦翁誣以不孝當棄市公察情疏其寃婦得不死又條陳軍務等十餘事皆切時政及巡邊則奏邊境利病使湖廣過南京則奏南京利病皆盡言無隱且極剴切咸見嘉納至轉運長蘆凡鹽法之宜奸蠹之弊悉條奏與革之公私賴焉是足以見公之忠直無往而不效也在長蘆八年聞父喪歸守制長蘆人不忍其去至今思之公居喪廬墓三年哀毀骨立以是得風疾景泰改元輿疾起復至 京即上疏乞歸 詔許之未行疾復作卒時二年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公諱崙字惟

玉澹菴其別號也世為蜀人曾祖和海元常德路儒學教授因家武陵祖孟昇有隱德父仲恕自工部主事陞順德湖州守有惠于民兩府之人至今思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三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慶墓志銘

何喬新

公諱慶字積善家世沔陽之景陵曾祖諱誠祖諱文
旻皆隱居不仕而以長厚稱考諱旺以公貴贈奉政
大夫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妣楊氏贈宜人公明允
淵塞得諸天賦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讀書古文竟日
不越戶限回舍生或解智欺之公一應以誠若不悟
其欺者久之自愧服絲是長者愛少者敬皆曰李生
君子也以久次升南雍其持已接物如在邑庠時六
館之士皆重之正統九年夏六月擢建昌府同知公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三

在官詠其民猶子治官政猶已私事同官督民賦者
慮愆期為已累每歲十月輒督之期會嚴急民以為
病公嘆曰十月江南收穫時也奈何遽責其輸賦邪
乃下令曰賦當輸京者期臘月畢當留縣者期正月
畢民間令大喜輸者糜至罔敢後丁父憂去民挽留
不得追送出境而後返服闋改南京戶部浙江司郎
中南都糧餉自兩浙輸者十之六同官以浙多巨室
凡朱墨楮筆祠禱之屬皆責輸者供之公既事一
切罷之輸者歡呼尋丁繼母憂去服闋改南京禮部
儀制司郎中南畿諸郡歲進表箋例送禮部轉以

上聞奸吏需求百端或指撻點畫之訛以求賂公悉
禁絕吏縮手不敢動陞浙江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兩
浙鹽利為它運司甲巨商家買投券者踵相躡于庭
前此為運使者交通商賈富及僕隸公至官嚴簿書
時出納絕請謁有持券請鹽者按歲月先後給之權
貴請託皆謝絕不顧在官二年歲課三倍它使天順
七年春公以老乞致仕歸至姑蘇疾作卒于舟公與
人交久而益篤聞其喪則為位哭之其居官廉休祿
所入多以贖宗族故舊之貧者日用不給則質貸以
繼之其為運使布衣蔬食處之澹然或譏其處肺膏
賦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四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四

中不能自潤公自若也歷官幾二十年所居第宅茅
屋數椽田園不增尺寸歿之日妻子無以為喪嗚呼
賢哉

長蘆鹽運使李公瓚傳

李 濂

李公瓚字廷瑞祥符人家于汴城東四十里曰埽頭
曾大父肅恭元恒密部事父節永樂甲午舉人為州
州官操持清苦坐污獲免官公刻竹勸傷之益底勵
志節景泰庚午以春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授戶部
廣西司主事 勅權濟寧舟課甫期積額外羨餘數
萬兩盡輸之官不以一毫私已由是廉聲峻著擢四
川司員外郎復奉 命稽察畿內諸郡縣府藏所至
先封其倉庫按籍覈之典守者弗得漏縫旋補盡得
獻徵錄 一百四 五

其侵漁虛耗之狀劾罷出者若干人未幾擢浙江
司郎中階奉直大夫受 詔命居無何公墜馬傷足
躄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為少宰與
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家業未立乃
以其故言于部冢宰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寔欲其循
常例為自腴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既抵任嚴立
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恒寄予宗族為婚喪
費又周濟閭里親故之貧乏者及致仕還篋笥無長
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副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
弗增益尺寸貧不能糊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為業

宜人王氏晝夜績紡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
年貧益甚每出行徒步不能具巾車時有米知縣者
知公賢數有餽遺公不卻亦不致謝藩臬諸公按部
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弗能
備醪饌款畱坐久惟再茗而已汴父老曰李運使簡
靜朴直甘澹泊恥于謁歲惟春冬鄉飲入城赴宴宴
畢即出城返村舍未嘗輕身一見官長然官長領有
轉加敬者亦或惡其太簡仇云

論曰余聞 國朝廉吏出自吾邵者有鹿邑軒公觀
太康顧公佐二公之後乃有祥符李公瓚云李公歷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

官三十年皆典財賦其歸也貧窶特甚乃謂家材瘞
以自給其死也弗能具棺殮當時藩臬諸君子合銀
十兩以賻始克裹屨嗚呼清修苦節非人情所甘也
李公秉介貞固終始靡變而絕口不自言其廉庶幾
清畏人知者哉惜乎子孫衰微無業儒者故其事實
亡可考近屬門人李生華魯訪求之僅得其平生之
槩如此噫使及今不為之傳後世豈復有知李運使
乎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紀墓志銘

何景明

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曾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公貴贈錦衣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岍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聲如鼓鍾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名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無能為也記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秋秋有理叙可

賦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七

施弗直如虛誠已也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耻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一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者曰夫昏也爾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室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窮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邪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責地豪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權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桀難治公曰不

標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氏人人無不惴恐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乃得自緩不至陷害郡則太治守日與寮張宴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宮擁旌旋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殺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其山石可隄其山木可梁乃築石隄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郡御史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郡御史親故販而董

賦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八

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諧于都御史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陟者公又貪獨不自為計邪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請大商賈人張具于路遮馬留食公策馬趨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貪弗汚者今見有李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為舉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請葢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蘆推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邪世之見用者于知之矣不附勢率通滑爾方者既廉者寒吾

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號漳夷主人
好吟咏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
今日吾平生儉人以為齋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
者遂出篋笥開使其視之惟圖書衣帛而已景明從
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予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
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何以異汝佐平然
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先君致仕貧甚公
餽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上場酌酌先君
曰吾老友酌景明日吾小友也夫子侍公三年也凡
公所鑒識望勸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
厭彼錄 卷之一百四 子九

俗庸淺之見者其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深厚予以
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
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邪予歲公之言行甚衆不悉
志志其大章章者

河東陝西都轉運使張君咨墓碑

李東陽

商河張氏故宦族五世榮仕元為散騎常侍避亂商
河因家焉考諱紳以明經舉崇官知均州進階朝列
大夫致仕贈中憲大夫母王氏封大恭人君諱咨字
廷臣少時日記數千言天順己卯舉山東鄉貢成化
辛卯知光州光人故有知商河者聞君至出遊百里
外君素悉其人一見後不復與通分其命事屬為
故人營私第君曰傷民財力而以媚人吾弗忍也或
匪人器物為所訟官捕之急乃撲殺其妾以誣捕者
獻彼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

君給其繼母曰何為殺汝婦其母惶駭吐實其他隨
事剖決庭無留案丁外艱丙申服闋改涿州抑強植
弱躬審戶籍徭役用平歲發官庫貸民薄收其息以
助通賦任太監直以大軍出供億繁重民恃以不擾
梁太監芳奉 旨往建東嶽廟欲得君董役因以役
州人君却以正義梁怒而去人皆危君竟亦無所害
有霸州人商于涿被誣為盜君辯釋之其人畫像祝
于家甲辰擢知衛輝府連歲大侵人相食君百計賑
卹又為粥以食流民所活甚衆後道保定有數十人
羅拜馬首問之乃前年食粥者曰我輩非公虎久矣

因隨行數里戀戀不忍釋弘治戊申大疫死者相藉君度城東隙地為義冢瘞之城西北瀕衛水恒苦河患君於城南鑿支河水勢始殺每丁內艱癸丑改九江會蒲王之國所過設行幄皆被錦綺君止用竹簾繒布省費十六七已未遷河東都轉運使解池鹽遇雨輒壞君先期給食貧者俾以時應役得鹽數倍盡補通課又以羨餘市馬數千匹以給陝卒人無其不壬戌上疏乞致仕以去蓋自筮仕至是三十年凡五命皆專官獨任故志得意遂所至著聲績為部使所旌獲錫誥命又以千貲進階中大夫顯于厥世其居

蘇徵錄

卷之百四

手

家孝謹在光時嘗迎父養與兄顧德府同知暉弟曲陽縣知縣吉從弟階州同知奇相友愛且教二弟于成公暇亦集諸生講解經義尤嚴家訓諸子未仕戒不服羅綺及集身貴時亦未見其華侈踰度也生正統丙辰卒正德辛未壽七十六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劉公釋墓表

韓邦奇

正德初開代之陽有劉鐵漢者公也秉猷持憲直公逆時獲罪惟奸瀆死無悔幸而人謀幼義天神協靈得再生焉當是時也羣官懼瑾尤肆雲願伯為皇制聲動即天章喜愠回生死呼吸撼乾坤拂心忤意則汗清官墮希肯承類則金紫嗣世迫管海內燠爛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几介冑之夫首功汗級呈勲者填門比當大賀之時適瑾有私家之慶公卿百執事高呼舞蹈於當階者十惟八九而稽

蘇徵錄

卷之百四

三

首躬用於瑾前者則濟濟同缺焉時何時也公何人也而與之抗昔東漢黨錮之禍如爐如鑊孔褒以從主爭死皇甫規以無名耻生千載壯之皆成仁取義之志公無愧焉嗚呼可以表其墓矣丙寅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庵者以虎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虎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

一九曰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云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若夫公幼而悟長而文持已之行正家之教範鄉之義泄官之政所當書者不具書而獨取公處死生大節彰彰於時者爲世惜法云公諱釋字以成號斗山姓劉氏山西太原府代州西關人也登成化丁未貴宏榜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改

獻徵錄

卷之二四

三十三

監察御史陞河南衛輝府知府陞長廬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云

運使張公愷墓碑銘

唐順之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賦徵錄 卷之二四 三十四

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藉錢于旅人以給官用公卽移檄永平府使量出關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黎平東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涸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于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廓廊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于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

惟公能致郵之出惟郵能致公之受其雨相為重云
 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僚默伏絡崗頑犢不可羈
 轡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苗苗人辦稅錢率為攫
 取不敢人以是多通謀又舊設撫苗官苞且贖貨大
 為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戢官軍由
 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
 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為盟遂解去自是賢
 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鈔求貴勢人不得
 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為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于
 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憚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
 獄散錄 卷之二百四 五

徹諸曹或謂公召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
 我何用獨免為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為咎然竟不
 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閣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
 運司為忌者所論則又蹶蹶經不肯少貶而世遂亦
 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乎其鄉則雖
 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
 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請公
 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
 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快快去
 公為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緡藏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續
 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于家

蘇徵錄

卷之二百四

五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鄭君獻墓志銘

劉龍

山東都轉運使鄭君信卿至自京師僅數日以疾卒於家君諱獻字信卿思齊其別號也其先河南固始人五季時有諱瑾者為評事徙浙之平陽代為著姓國初有諱政者始從戎南京驍騎右衛因家焉大父諱貴父諱讓俱隱德弗輝生三子君為長髫年天資穎異從長史王君廷表治尚書見者奇之稱為遠器弱冠游應天鄉校力學不息期振門戶以成先志弘治乙卯薦于鄉已未登進士第授新喻令下車即課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五七

晨桑均徭役平獄訟民賴以安乃葺修廟學作典土類文化蔚然以治行被旌名為刑部主事疏乞養母改南京刑部選郎中贈父讓如其官母魏封太安人持廉秉公獄無冤滯聲稱籍甚大司寇弋公禮遇特優擢知高州府尋以才堪治繁調南昌府始至適宸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君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以編戍凡百需索峻為拒絕意在剪其爪牙潛消逆萌積恨既深遂以誣奏下獄煅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舟欲脅以從君乘

其急得脫而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軍門都御史陽明王公知府松月伍公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蕩平方畧多見采納卒得罪人君復他別餘黨撫輯居民以俟其定君子謂是役也君實與有力焉願以介直忤當事者竟不蒙錄物論稱屈屢經勘覈久之不報君乃自陳始末事下吏部移兵部取實遂白以聞擢河東都轉運使值太安人壽八十馳歸為壽乃不及見君哀毀幾不欲生家居請禮餘不暇及起復收山東運使放舟南還未至疾已作遂不可療卒嘉靖己丑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五八

任為令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涇川東公漢狀

王維楨

公諱漢字希節別號涇川成化乙未五月二十四日
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
東氏之先蓋章昌人有韓良惠者仕元為高州總管
值紅巾亂城陷死之於公為高祖事定高祖之配節
携其子驥走居華州不夫遂世為華州人驥子昇博
學有文以貢為商河縣丞驥公曾祖昇公祖也昇有
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思忠四川按察兵備副使
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恭兵科給事中而涇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三十九

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醜薛秦人而生公
公生之夕秦人夢乘聲洋洋自空中下導一綠衣婦
盤捧嬰兒降秦人寢所謂秦人曰此與若為子公生
而天性孝友靈穎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官公扶
柩悲號自蜀及家間關數千里不替比長窮覽墳典
刻厲有志嘗曰夫余冠簪之胄而書史之業也先大
夫沒垂空橐以歸乃余兄弟不自圖振興令延累老
母其何顏見先大父于地下乎弘治癸丑車駕君謁
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受無錫秦公之學無錫之學
主理公既依秦乃遂即其京之慶壽寺僑寓卒業嘗

夜不就榻晝自炊食惡衣蔬食意澹性情若不自知
為貴家公子如今之藉梁肉縱厭厭者久之學大益
曰吾可歸矣歸為學官弟子遂有名會遂菴惕公者
校士華州覽公文說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是乃優
之首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秦之才
亦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是時人
謂公進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五試有
司竟不合豈非命哉正德辛未涇川公始就選吏部
授直隸池州府同知諸人口吾母老矣埃必第能養
吾懼蓬露之先晞也卑藜稷肉咸焯焯若是從何第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四十

出故夫貴自樹立耳至池州會池州造黃冊立法賦
弊格亡附籍收九百一十八戶男婦二萬三千二百
二十二口大稱增益劇賊劉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
湖吳楚間勢如烈熾其有敢禦同知曰關士死戰義
夫死守乃點選民兵得壯丁數千人各陣于永豐鎮
關壠口鷄壠山等處晝操夜守斷絕賊路賊以是不
犯又石埭章仁者起兵謀叛思且不測賴同知計乃
止殲渠魁餘黨悉降無虞又胡天龍者連結王浩八
聚眾行劫衝突無前同知分兵于大洪嶺莊嶺赤嶺
羊棧嶺並通夥和等處下令曰賊來直前力戰有後

者論死賊凡數十遇凱敗劬通三月賊遂平此即介
胄之勇衛虐之略不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謂
池州公哉而又有糧長河瑞者匿金于盆覆葡萄其
上稱獻葡萄而中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罪民
于是有水清之謠又有曾文寶者劫殺人而匿胡三
隆所捕者至文寶買捕者領証指三隆為劫縛于官
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冤色而文寶即應口吐實三
隆得釋人服其神由是三災數郡之政咸稱池州而
池州之聲益繁紫騰鴛牒矣川戊改鎮江府同知同
知治鎮江一如治池鎮江之人咸同知一如池或勅
張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像于石祠之家同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
右斥姦究故所至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
員外郎庚辰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廉聲
寧藩之變部議齎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
外請行已又返其羨金太司馬喬公聞之嘆曰殺哉
東員外不可能也乃疏薦之 武廟南狩天兵百萬
員外以輸餉不乏欽賞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一
時稱焉既為郎中奉檄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
宿弊一洗勞費心神遂以疾乞歸而侍太恭人養于
家歸三年而為嘉靖甲申遂即其家陞江西九江知

府九江三年有修文廟之功辨海賊之誣毀淫祠以
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視九江
倍劇知府優優理之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太監者
恬勢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傲不
禮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干知府太監聞之
為錦衣言曰固且止東太守為人剛直犯之不可吃
吃如此歲大饑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為禁曰
均吾民也奈何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
公巡按徐公泰公咸薦知府為九江兵備副使會當
塗弗悅不報戊子陞長蘆鹽運使運使一年釐弊通
張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二
商人人戴之為勒石頌德庚寅上疏乞致仕侍親略
曰臣母八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能就養臣日夜
思之緣厚籍國恩未忍言去即使母壽及百年計得
侍才十五歲耳矧人生驟驟飄風也臣願得歸願
陛下恤臣私 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哭骨
立臥土草于柩側大冬嚴雪未嘗之避嗟乎孝哉運
使歸時諸兄弟獨御史公在御史公有同樂園在城
南華山之隈公亦治園西溪建四望樓構淡然亭築
友華臺鑿愛蓮池景色靈勝並稱兩絕二公者時命
車載酒放歌交歡鄉人傳羨羨慕比之二疏二疏者

辭榮知止克享餘齡者也御史病卒運使痛悼於
竟致疾至此悲哉

身未子一百四

四十一

運使趙公可與神道碑

李本

予為舉子時青石趙公為三衢守公獎掖後進與起
斯文於是創書院簡屬邑弟子數十員其中聘平
誨之予時賤貧而公深器重輒任推轂解衣授餐
平生相知無如公也公既歿趙公墓者匪予其誰哉
按狀公諱可與字令中別號青石吉郡安成人系出
宋宗室公在襁褓乳媪不戒忽失手墜江中項之泮
水出不死聞者嘆異甫九齡即善屬四六聞老彭文
思公亟稱許之長乃從尚書趙莊靖公游得三傳宗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十一
旨正德癸酉領鄉書再上春官不第授蓬萊教諭蓬
萊海上邑無逢迎而山海與奇公益肆力問學勤勞
教事攬結之暇發為文章閱肆淵博方伯姚公鎮見
而偉之碎修齊魯通志已復被聘校文關中簡懼皆
名士故事校官歷六年得復會試公自謂及期取上
第無難矣乃當路文薦之居四年以經明行修徵擢
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甚為尚書趙菴李公幸菴
彭公所重諸大章疏多出公手既而權守三衢衢人
多魯士先嚮學公每行學令諸生橫經質難條析疑
義人人解頤已復選五邑之雋就于師資而躬自課

督今都御史毛君愷宋君淳大理少卿趙君鏞布政
司徐君需給事中徐君公述吏部郎徐君文沔暨科
甲士十數人斌斌在列公所造也在郡時多異政語
在生祠記中予不復詳後以書最行疏復趙姓尋轉
福建都運時御史某見公位厲守高不為屈甚銜之
誣公陰事事白當復任而公遂懸車矣公以文章政
事知名當世在林下垂三十年生于成化二十一年
沒于嘉靖四十年壽七十有七歲所著孤樹叢談青
石遺稿已行于世由此言之豈在通顯哉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四十五

長蘆運使許公詞墓表

許氏為靈寶著姓其世系甚遠唐宋及勝國代有顯
者乃今益盛先襄毅翁位冢宰階正治上卿太子太
保卒贈光祿大夫如今太宰階實生子八人皆賢而
先戶部尚書諡康敏公洎今太宰尤煒綽顯大公則
襄毅第六子也諱詞字廷章號柳溪以襄毅恩授南
京都督經歷改中軍都督府經歷明年擢守貴州思
南府以母憂未任服闋補湖廣鄖陽府改四川保寧
府尋擢今官未幾以疾卒公少而雋敏孝友篤至襄
毅公卒奉母夫人能色養承歡疾則躬侍湯藥衣不
獻徵錄 卷之一百四 四十六

解帶事兄如嚴師欽欽佩服訓言無怠以故德器夙
成既入仕益自樹立才識恢裕官轍所至動有成績
其知鄖陽也值歲侵公告糴旁郡賑給有法全活不
可勝紀故有冤獄久不決公辨出之保康為鄖陽屬
邑先是邑有不軌者事涉於學討逆後學遂廢久莫
克舉公申上官奏白得旨則卜地創構黌宮置翁
子員悉如故 六龍南狩檄傍午供億自出有司
往往逃避公獨挺身任事綜理周密構宣城行宮二
百楹不終日而事集 顯陵之役徵鄖七邑燒造磚
埴里甲科斂紛然公力請當道聽市薪開密於承天

近地量發民夫給役費乃大省保寧往歲曾議封
王於其境府既構而輟居遺宇故存雖經奏毀而莫
敢任其責者風雨摧剝行道為嗟公率屬經理其事
易貨得鉅萬實公幣以餘材繕葺學舍為諸廡宇即
廢址列市肆區畫井井六十年榛莽之地倏為一都
會蜀人歌美之公既以才敏達於政名日益起庶按
臣文章薦之藩臬宰署上考至上被 天子獎譽在
郎時以平賊功洎迎 駕勞勩兩拜大紅表裏之賜
其改保寧也特旨若曰知府許詞輝勤任事加於諸
臣之上其詞繁劇以盡厥才縉紳傳以為榮保寧任
獻徵錄 卷之百四 四七

常思當世大務言清事當預擬常變欲江舟達淮淮

未幾即起今官益駁駁向用而惜也公死矣初公居
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澁則悉從陸
別設官招募不過百八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
疏檄上未果人皆以未盡公才為惜

兩淮鹽運司同知蘇公璟行狀

林則明

公諱璟字士英先世居東昌臨清大父文德避元亂
徙汴遂為祥符人父子成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協政
庶尹直隸徐州知州公幼有大志器行闊達類老成
人父異之曰它日九吾宗者其此子乎領永樂癸卯
鄉薦宣德元年丙午鴻臚寺序班員闕勅銓部擇儀
表魁碩音吐洪亮者充之公被首選滿九載稱職正
統元年丙辰推舉州縣正官刑部尚書魏公源以公
薦擢陝西乾州知州初下車以作興學校為已任暇
獻徵錄 卷之百四 四八

則課諸生而勸懲之乾州土瘠民貧恒廢耕作公以
時督其樹藝貧者給以種每祈禱雨賜輒應百姓愛
戴之公創集場以通貿易立官房以居流亾凡可以
利民者無不為不數載戶口增倍屢正統丙寅滿九
載父歿守制歸服闋改徐州知州徐州為南北要衝
奔走供億民甚苦之公編定次第月用三日餘得盡
力農畝有飛蝗入境公禱于城隍之神設坑坎以待
蝗悉投入若有驅之者人皆異之正統己巳考績書
上最賜請命封其父如己官母妻皆宜人云是歲秋
北虜入寇詔選練達才望者任監察御史公與焉蒙

錫燕賚勅往永平府簡練兵民保障畿輔冬十月虜
逼京城公引兵入援戮力戰守虜退論者謂公功居
多朝議賞功之典公當遷方岳久無闕景泰辛未擢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癸酉公年六十五矣乃懇
乞致仕天順甲申蒙 恩詔進階中順大夫成化庚
寅六月公卒壽八十有二正統己巳北虜犯順朝廷
既已命將出師勦平于外尚慮邊境遠近開隘關防
特選憲臣十有五人分鎮畿之內外要地簡練軍民
為中外應援時風憲臣內中 者僅三人翰苑黃門
地官秋官各舉三人改監察御史以便行事而刑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聖元

編修預焉受 勅將行內留三人別用復推銓部候
選者補之亦改御史而祥符蘇公以知州考滿在京
中選勅守永平明年北虜復修敬順邊事寧安守鎮
之官各還其舊職云 戶部尚書關西 楊鼎撰墓碑銘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楊公棨墓志銘

許宗魯

予幼執經父執聞轉運公談論為多大抵其言以忠
孝廉節為本其學以修己治人為任當其據事發論
侃侃登臺乃其體貌巖岸見者固不推服予心師宗
之嗣予為御史巡按江南道出杞國見杞之治蹟異
於旁他邑坐父老樹下問之父老曰是我先楊侯治
也予詳其由父老曰杞濱於河歲罹凶災公府民居
草莽沮澤田野疆里漫漶汚淖困賦家藏通負困竭
鉅盜流劫井邑災蕩中瑋誅求絲粟靡遺杞民相昧
賦徵錄 卷之二十四 聖元

轉於溝壑矣我侯適至勤心經理宮雘野闕賦充藏
富盜不入境橫斂遂避杞民乃生今侯守汝矣遺風
自若也予嘆曰嘻良哉令哉比予視學入楚取道於
汝見汝之民上下長少揖遜有禮耕讀有業恬恬熙
熙若古之遺予問之其民曰此吾前守楊侯之政教
也曰吾汝之俗樸而野民惰於業而闇於禮楊侯至
止課民之業以耕以讀教民以則而納之禮政迺大
成侯去汝治固自若也予嘆曰嘻良哉牧哉今觀其
狀載公治杞治汝事蹟班班與予所見合其在杞則
禦流賦止誅求二者尤事之難而金帛之錫蓋亦殊

籍也迺其在汝之政建明道之祠表三蘇之墓其所
 以風汝者為先故但人頌其政汝人服其化若其同
 知大名華小灘對運之例銀同知松江薛芟草之金
 去織造之弊息州江之爭却考績之贈皆捕之聲詩
 傳諸遠邇揆之杞汝樂盛可信云狀稱楊氏華陰之
 裔後徙登城至國初處士仲微始編籍臨潼仲微生
 和和生讓讓生智配尚氏繼魏氏寔生轉運公公名
 慘字子喬號石川初從季父懷仁授尚書後又從臨
 潼周先生景咸寧高先生冲授毛詩番營為文有奇
 氣提學浮梁戴公石滌楊公皆賞其文稱曰佳士弘
 狀徵錄 卷之三百四 五十一
 治乙卯舉鄉試第二人五試禮部不第銓授河南杞
 縣知縣用薦陞汝州知州尋陞直隸大名府同知丁
 外艱服闋復除直隸松江府同知居松七年陞長蘆
 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乞休 上嘉其廉退于致仕故
 稱轉運公云許宗魯曰予志轉運公文有詳畧者蓋
 重予所見以例其餘也大都於人見者為確聞者半
 之若轉運公家食之行宦遊之蹟予益見之十六七
 矣夫志以傳信詳予之見正以信于人人也狀載公
 令祀日嘗書忠孝歌以徇民民各自厲盜不入境夷
 考公奉公守法不畏權勢嚴親惇族終始不渝蓋身

體力行者迺其進禮退義履滿知止充足以廉合立
 儒得聖賢之訓焉至其退處於鄉謝跡城府相羊丘
 壑壽考康寧以終天年古稱達人公其類歟

狀徵錄 卷之三百四

五十一

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君蓋墓碣銘

吳寬撰

公諱蓋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會祖彥才祖世隆考圭均以隱德稱母盛氏君少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為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繁然甚見稱許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其第一授夏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獻徵錄

卷之二百四

五

三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為妻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於朝盡勦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司其能禁君上疏陳其弊朝廷命御史一人巡視人乃知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舖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

鹽獎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以牟大利

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於官自是鹽法大通商買益至邊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於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為誠感蓋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於祭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恒以祿不逮養為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論諄切鉅獻徵錄

卷之二百四

五

細不遺與於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為學務博覽亦多一迷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林先生烈墓表

葉春及

隆慶戊辰余至閩則艾陵先生卒已踰歲學士大夫稱之不容口行觀水口之圃父老往往言其登降揖讓延射揚輝觀如堵墻低徊不能去云先生名烈字孔承系出莆陽元季世高提舉廣南儒學留雒州柯樹里子遷東莞遂為邑人汝修儒先距始遷七世是為公父大橋公先生生于正德癸酉幼聰朗年十六步通左傳漢書嘉靖甲午豫陽田公官學嶺表得先生文褒然舉首遂應鄉書裁弱冠耳先是嘉靖改元

獻徵錄

卷之百四

五

見山莊渠魏公督學上行實誠文辭檄下邑弟子高第講業五羊先生既舉聞林先生言慨然慕之丁酉布羔馬執役門下居月餘聞格物之訓乃知聖人可至少斯地以禮為度自此始當是時東魯王先生崑山同道先生往質之與師談合益信歸以詩禮教人雖溽暑衣冠不廢也身自江門倡道緝熙得其傳終日乾乾學者以為嚆矢緝熙沒而微言絕寶潭執役增城先生與緝熙代興則寶潭亦稱合志卜鄰間右放舟潭中風月之晨浩歌長嘯翩翩乎僊哉甲申潮陽薛大行自羅浮移居玉壺洞二仲從之輒旬日而

後返必有樂于心矣先生師事崑山其嚴事則增城所遊知交吉州則鄒文莊羅文恭安陸則何亞卿吾粵則龐太守何宗伯皆海內有道之士也養日深氣日粹無疾言厲色與人謀而有理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引千鈞發則命中喜藏書至為詩文不尚藻績辭達而已四赴南宮不應令則以家大人春秋高三空可樂奈何悲于鍾子丁未求者江陰學一以崑山之教教之正人心崇德行先孝弟斯之有遠而徒繁悅之緒不齒已酉同考北畿得兩第唐汝楫主考下之先生爭之疆明年唐廷試第一人服其繼司務南

獻徵錄

卷之百四

五

廷針九年遷戶部副郎轉郎中皆以勤慎著庚申督賦江右擇賢者任之責大指而已故事使者不隨家先生一舉足不忘父母則奉大橋公以行辛酉卒于行署得視合歛人稱其孝甲子服除補戶部郎中乙丑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分司水口羣盜聚于菴符即有干極無敢居署先生立散其黨葺署以居朝廷之法始立草常度祿積蠹嚴闕出斥亂羣商至如歸撫寧苗害醴政舉矣則毀淫祠興社學開射圃勅書院與諸生講習其中樹黨正聯什伍瓊鄉厲院養濟禁火堊置義行掩遺骸給轄棺賑孤貧驅虎患修

火政本崑山之教也昔夢歸章授于 新主 世宗
遺詔至遂不起百姓巷哭商罷市

誠徵錄

卷之

七

監運司副使王先生沂行狀

梁潛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所居之號也姓王氏系出
瑯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太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
高祖妣可有孝行理宗時榮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
注國學待補曾祖孟炎祖性夫俱不仕父以道當元
盛時客居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
宗潛邸仁宗卽位欲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爲
里望族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已
心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
欽徵錄 卷之百四 五十八

復初學易習科舉文辭而于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
值元季兵亂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
普菴撒里分省贛州復設科取士遂以易領鄉薦屬
四郊多壘阻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
得便宜授官爲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
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
江西陷沒時戊戌夏也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
明年臺臣薦爲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
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
出所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誘

接後學降意怡顏于理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
 微學者欣然趨之久而皆有所得為古文宏辨浩博
 造既深而達其意必暢揮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
 于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而折之于理
 如河之赴海如射之中鵠蓋與古之作看相上下而
 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游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
 伯謙秣陵周澗諒章萬石大梁幸敏清江彭鏞劉仲
 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恩寄陳海桑心吾與
 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啓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
 確雅道為已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九

嚴必合于典則典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
 而後止情所作之富而橐多不有近所傳二妙集者
 先生沒後出于門人蕭暈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
 耳所居頗隘別為一室倣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
 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跪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
 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風雨不避事親至孝親歿已
 久毒念及之輒悲痛形于容色于親戚尤有恩意始
 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
 史君始以罪謫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
 貧無以為資貨所有田業往給其費尋介行李躬往

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有還日相與怡怡然
 起居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愛先生先生儀觀偉
 然氣岸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
 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出鄉間人望而敬之
 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
 竹亭退橐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元進士劉雲章常贊
 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太阿之未出匣也
 晦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仰也
 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哢其語其處也稅駕七
 賢之林而不逸于桺吾嘗求之古人蓋不吝陳希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十

辭而唯嘯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風雪
 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
 所合也說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真臨沒強起扶坐神
 色不乱呼御史君至與之承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
 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七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神墓碣

楊士奇

公諱翀，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崧為之師。夙夜自勵，言行益謹。劄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民陶悅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為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異已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為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賦徵錄 卷之二百四 六十一

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刑傳以美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侯草稱。旨授蘇州府同知，到官蚤暮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

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詩詰之者

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復起為山東鹽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公聞之曰：孔子不為粟田委吏乎？惟克盡職為不辱也。到官勤尅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齒，樂寒一緼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慈誠或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丞陸中善嘗使山東，還與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為山東第一。惜既老矣，蒼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諒，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

賦徵錄 卷之二百四 六十一

卑內外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買田墓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俟謁祭著為式世守之與人交惻款未嘗答口及人過失事為文章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

河東鹽運司判官前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九

經博士董朗洲子儀墓誌銘 孫承恩

董子朗洲判河東鹽運司之三年為嘉靖戊申四月廿四日以疾卒明年其子懋延將治墓事持奉化尹李子伯臣狀謁子銘董之先與余宗俱汴人從宋南渡來松世有姻婭董子自少以諸生事余泊舉進士登仕籍余適在 朝相與殊厚董子仕漸遠矣忽得外補去余力不能振起之乃遽大故也悲夫董子才性敏慧強同學能文章為當道者所知與由刑部浙江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木幾選入內閣典 制品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三

制品

遷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與史館校錄

今上崇事玄典凡祈報章詞內閣所進多出董子非董子製則弗稱以故諸老爭欲致之門下董子苦於酬應勤日夜弗休雖隆寒盛暑或值病亦不得自解釋緩急不能人人悉如意於是愛憎易生而其同事者顧謂其矜能自銜也從而妒之又謂同事者類多雜流董子以名進士翹然處其中吐論侃侃不少附和入於是嫉惡者叢至而諉刺行矣其補河東也鹽司權利之所忌者謂董子居官貧薄或可移易其志而敗其平生而董子操持愈勵方且閉門修業鹽司

者亦雅知其人不責以職守常務約費按士數百輩俾侍董子講究經義董子復和易切劇懇至多士愛附監司益禮重之薦牒婁上愛董子者謂且復召還而當道意靡同忌者惟恐其來軋已也多方阻抑之寧肯援手出一語者乃至一階不復天乎人邪才性如董子少自貶損與時和同崇秩厚祿當不難致而董子愛矯予以自取因落莫如此乃至死無以治後事監司命給於官識者尤深悼惜之斯益可以得其為人矣董子諱子儀字羽吉號朗洲年四十有七高祖思忠曾祖以和祖經父龍號南田為鄉善士封刑

部主事

獻徵錄

李山

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五目錄

藩府僚

長史

桂彥良

劉璟

李質

陳南賓

程通

郝朴

葛誠

龍璋

石撰

蕭用道

劉淳

董焱

金實

趙季通

朱子環

周孟簡

楊補

賴添貴

李伯燠

楊述

李顯

張景明

薛端

李勳

梁溥

林光

黃琮

吳稷

周積

趙德宏

王允武

紀善

周是修
潘松

周衝

會稽張汝霖

全枝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五目錄

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傳

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之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為衛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分省浙東致禮聘俱不就洪武六年朝廷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彥良即 上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私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特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寵愛特甚學等多獻數錄 卷之二百五

侍寵不自修飾 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屬之乃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為之師各賜白金三十兩俾學等執弟子禮 上嘗訪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在平德念室愆而已 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謂彥良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彥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樞閣七年日長至有事于園丘詔詞臣撰祝文以進內有予我二

涉

字或謂其不敬彥良對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待儒者泥而不通耳 上曰爾言是也嘗命詣臺省審錄疑獄得以情原者數十人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傳 上親製誥文以賜之彥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于格心乃製正心圖以獻晉王十三年罷王府傳相改長史司左長史十五年朝京師進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上嘉納之十八年以疾賜歸鄉里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卒 吾學編

獻數錄 卷之二百五

二

谷王府左長史青田劉公璟傳 陳 中

劉璟字仲璟生時月食復光誠意伯嘆曰夫隧迺緒而卒或翰之者也弱冠咀嚙經傳善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說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武慮鋒稜古人適甌寇葉丁香叛朝廷勅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決策於璟破之復命白璟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温子也朕將大授額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楮璟貌偉豐髯論說英傑 帝愛之次召璟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閣門使如儀禮立百官獻數錄 卷之一百五 之上為朕宣喚傳遞處爾無踰此官遂拜職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鉄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時表都御史奏車牛事件百璟當殺以簡擊其項自是舉朝畏璟時谷王年少三將封宣府 上素愛王母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璟風力樂璟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閣門使劉璟其人也 上額之即日授谷王長史并勅提調肅遠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巡行一日至燕 文皇帝與璟奕璟勝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臣可讓則讓不可讓則

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帝晏駕 皇

太孫嗣位已卯收元建文秋八月璟聞 太宗南渡

遂馳闕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璟赴大將李景隆

軍景隆不用璟計喪師會天大雪璟夜半渡盧溝河

水陷馬斃璟跋水躋岸捨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

三十里時璟之子猶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

失璟所在道遇素所差指揮使陳玉指璟行次猶騎

馱反涿數十里遇璟翼璟上馬遜去還家養疾辛巳

璟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命璟歸

待用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六月 太

宗入承大統璟辭疾不起 上欲用璟罪璟逃叛親

王繫至京強以官璟辭下璟獄一夕辨髮自經時鄭

朱子罪沒其家權宦希旨引其例帝曰璟家難例鄭

朱子詔其家歸塋之嘉靖乙酉提學萬湖東視學書

生陳中川白其事立像配享文成之廟野史氏曰宋

季犬羊入帝中奉天日蒙恥蓋自有天地以來非常

之變也 高皇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

蕩然建文萎弱中葉不震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

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家宿碩才畧早

試於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者於 文皇帝之日是

故才畧所以恢宏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激千萬
代之人心夫非多於 太祖而少於一太宗也嗚呼
賢哉

谷府長史劉璟

忠節錄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沉涵經傳喜談兵究極
朝畧極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
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畧

高皇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名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

右考宋紀惟閣門使立百官上以宜達為職處爾無

逾此官者遂授之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 上謂侍

從散錄 卷之二百五

五

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請大臣故忌璟對曰

閣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谷即在

宜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

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也耶璟正色曰可讓則

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

夜半渡盧溝河兵陷馬斃璟力跳躋岸冒雪走良鄉

駐為之翼跋行三十里璟子豹自大同赴難越良鄉

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後與疾赴關進

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以俟 文皇即位

名璟稱疾不至乃以逃叛親王罪逮至京入見侃侃
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詔下獄自經死法官希青緣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
不許乃得歸塋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有像配享文
成祠

成散錄 卷之二百五

六

靖江相府右相李公質墓志銘

陳 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載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剝剝殘忍公嘗戒麾下非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糗之家雖富饒急于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永忠恭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大夫尤慎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中

為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于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即拜公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為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名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入年乙卯十月復起為靖江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獎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 上可其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八

請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元僚與府中官屬宴饒江許人莫不以為榮後王坐事去國公隨終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融情素冲淡暮年尤工于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于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于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權厝金陵聚寶山後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里希山之原

蜀府長史陳南賓傳

黃佐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少讀書負俊名而持行慈雅元末授全州學正因家焉洪武二年應賢士聘至京師一時名儒學士如張以寧輩皆折節與交除無棣縣丞轉膠州同知所至以教化為先南賓老成有文學以經術帥吏事時稱醇儒十八年拜國子助教入見 高皇帝命之講洪範九疇反覆辨析意甚詳明 上大喜曰此天下善講書者也御書其姓名于殿柱以褒之其教國子尤善訓迪窮日校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

受無情容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時蜀獻王好學禮士於玉牒中最號賢王然南賓猶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為構第名安老堂學士劉三吾記之二十九年四川鄉試應聘與漢中府學教授方希直同為主考官所取皆名士論者稱焉及辛年八十南賓作詩清勁有法在蜀題詠最多蜀人傳誦之

長史程公通傳

程敏政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眾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塋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瘁作偕行者誅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教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爾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動必尊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墓已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弁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闕武臨清王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荆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訓事得幸公存名而笞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十二 曼山編

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遼府長史程通

忠節錄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祖平業儒漢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塋之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十二 曼山編

漢武乙丑通以縣學生應貢入太學父以誠歿嶺南通徒步扶柩歸塋廬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戍延安年已大耋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孫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 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 高皇帝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 高皇帝嗟嘆良久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于廷獨通對稱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辛未從王闕武

臨清壬申從王之國遼西建文初北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從王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國事必咨焉府中衛士紀綱者以狡倭幸於王通屢笞戒之建文君遣人至荊州道上封事乞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皇卽位綱入賀留侍為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額問乘間言通曩有封事指斥乃詔械通至庾死獄中家屬發戍極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芻及

忠節錄 卷之二百五

十三

秦府長史鄒朴

忠節錄

鄒朴字爾思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未持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先憤激不食而卒時人謂瑾朴永豐連壁云

忠節錄 卷之二百五

十四

燕府長史葛誠

忠節錄

葛誠未詳何許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使誠入奏事覘朝廷所為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告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應靖難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詔讓燕文皇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昺等入問疾誠密言王無恙以不得上心故宜為備誠又密疏以聞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謀蹤跡即發符建燕府官校又令昺等發兵內應盡簿錄府中人文皇大恨殺誠夷其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五

晉府長史龍鐔

忠節錄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三年貢為國子生授浙江按察司副使以微累降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建文中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寧府長史石撰

忠節錄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欲為守備計及北師攻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而死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十七

長史蕭用道墓表

楊士奇

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鄉里便醫藥忤旨降宣府鵝兒嶺巡檢至宣府疾日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為墓志迨易質之前二日取酒賜同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為遠也矣既歸塋于鄉後廿有三年其子朶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十八

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扈從起邊至宣府經鵝兒嶺下馬入巡檢司領其山川景物黯然蕭條莽蒼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回感惻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仲誅之裔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宋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方平皆通儒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為經師嘗徵至京 太祖高皇帝與語重之特授潭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粟園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字用道後以字行

遂別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爲文滔滔咸有根據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就坦行甫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抱德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坦行甫送詣京師試文章翰林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僖王好學得坦行雅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修類要太宗文皇帝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十九

進表請京師王府竟下有司備祭物事聞長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朴之刑無侵下人之利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王問四門之名遣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卽信在其中王又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其意以譏坦行之屢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一悠久惟殿下勉夫在已之實耳凡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行負直氣侃侃能面拆人過失未嘗稍屈已求合一語不合掉臂去不顧而嫉脂韋軟媚人恥與同列事親孝以祿不逮養在公遇盛宴未嘗醉飽於族姻有恩於朋友有信義性澹素一繡衣入朝則服公退布袍疏食不改處士時爲政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卷藏於家春秋五十有五子垣宣德二年進士吏部文選主事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二十

周府長史劉先生淳傳

李 濂

南陽之墟有菊潭焉其水極甘冽潭旁多菊莖短而
花繁色味異於常菊居民飲此水壽多至百餘歲劉
先生自南陽徙汴猶以菊莊為號其摩志桑梓之思
平先生名淳一作醇字文中高祖真知南陽府曾祖
武中書右丞謚武襄祖塤同知靖江路父光祖陽翟
令生三子孟深晦德弗仕仲溫樞密副承旨先生其
季子也自幼穎敏不羣甫能言聞長老談論能解語
意輕重長嗜學問博物洽聞凡天文地理陰陽醫卜
賦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十一

諸子百家無所不窺居家孝友工詩善屬文築室樓
中以文史自娛不求聞達元末兵亂中原鼎沸先生
避地洛陽洛陽士大夫愛其文行多樂與之遊壺觴
詠歌以待天下之清 皇祖開基先生始出遊四方
所過郡邑有司交薦辭不就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以
原武令陳義薦為其邑學訓導時兵燹之餘北方學
校久廢士弗知學先生循循啟迪靡間寒暑自是人
文蔚興登科第者數人是時先生年未艾乃遽謝事
去占籍祥符治田舍為定居計杜門掃軌專力著述
茅屋土垣若將終身焉維時周藩方闢東書堂延訪

耆宿為世子師會有薦先生學行者乃禮聘就塾先
生每進講必先忠孝禮義俾王遠聲色貨利以無干
訓典世子庶子守先生之誨咸知飭檢無驕縱氣壬
午右長史闕王疏薦于朝允之先生之為右長史也
數有論諫如毀塌房酒務罷舍貧私惠減省朴刑一
切越禮度者咸更之持正匡輔不遺餘方雖游行燕
間弗忘規諷如中和亭熙春堂蘭雪軒虛白齋悉為
箴銘欲王知所警惕永樂甲申有騶虞產於封內神
后山表獻京師先生作頌以張天休端禮門夾路槐
盛夏如葢偶枯數幹先生歷陳谷微進戒于王王納
賦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十二

其言修省枯幹復榮王乃書一牌懸於樹曰德忠槐
先生一日自惟曰昔人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以
衰老之年曳裾不已母乃不可歟乃懇乞骸骨歸臥
夷門之下是時年八十餘矣華髮丹顏耳目聰明猶
親翰墨里中子弟樞衣從游者弗拒德望風節士林
悚慕學者咸稱之曰菊莊先生洪熙元年卒壽九十
有七所著有菊莊集白雲小稿修辭正音四書解疑
小學大學羣經要義刊正王叔和脈訣纂述傷寒秘
要皆梓行于世

趙府右長史董琰傳

實錄

董子莊名琰江西樂安人博學有操行洪武壬子舉鄉貢免會試除雲南學官後用薦擢廣東茂名知縣和易近民不為赫赫立名譽而民戴其惠永樂中與修大典陞北京國子監司業嚴重善教導再陞趙王府右長史恭勤小心隨事匡正不為苟容時王所行屢愆禮度上輒以責長史子莊百挫不變而執守愈堅至是當陪祀國社子莊夙興嚴冠衣齋室端坐而卒時永樂十八年三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史山館

衛王府左長史金公實墓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衛金君以正統己未夏五月二十日卒於官子統謁子文表諸墓為之叙曰君諱實字用誠浙之三衢開化人曾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皆不仕母蘇氏君自幼穎悟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戶科給事中王鉉學即知屏去浮靡專意經傳暨游邑庠甚為典教者稱賞且以迄大期之歲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請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為之綱躬行仁義虛已納諫明察善斷密於用人恭儉節用為君德之目厚風俗尚廉耻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為民政之目太宗嘉納其言復親策之對稱旨命入翰林與修太祖皇帝實錄書成賜以金幣永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特選為東宮講官時仁宗皇帝在儲位眷顧累加丁亥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左司直即日侍經筵講說詳明致有良佐之褒辛卯丁母憂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任職仁宗登極簡官僚輔導諸王乃授衛府左長史階奉議大夫誥贈其考如厥官妣為宜人是歲復召入西掖纂述先正格言以備顧問宣德丙午歸謁先塋恩

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党宗戚相與燕樂以榮

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為已任 上深敬禮之 今上

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戊

午冬王薨哀感成疾已未春為禮部會試同考官事

峻上疏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

孝少遊學官以不得奉旦夕歡朔望歸謁必奉觴上

壽以悅親心父沒奉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

而弗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揚之過則從容規之于

弟好學者激厲而誘進之至於周貧恤難不吝所有

故人林文節卒於京親為殯斂歸其遺骸太學生江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五

表死無所托君既為治喪事閱其篋得白金數十兩

封議以歸其家居敦行節儉而賓客過從即命酒

為歡論談竟日疊疊忘倦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

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

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採其願而究其非嘗曰人

不能無非覺而正之斯善矣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齊

賦詩自警有靜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為文章春容

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冲淡無雕琢之病有集若

趙府左長史趙季通傳

實錄

趙府左長史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由教官舉任吉

安永豐知縣調漳州龍溪寬厚愛民甚賦之承樂

初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上除國子博士陞司業

調北京國子司業簡為趙王府左長史宣德二年七

月卒時國子司業董子莊簡授趙府右長史兩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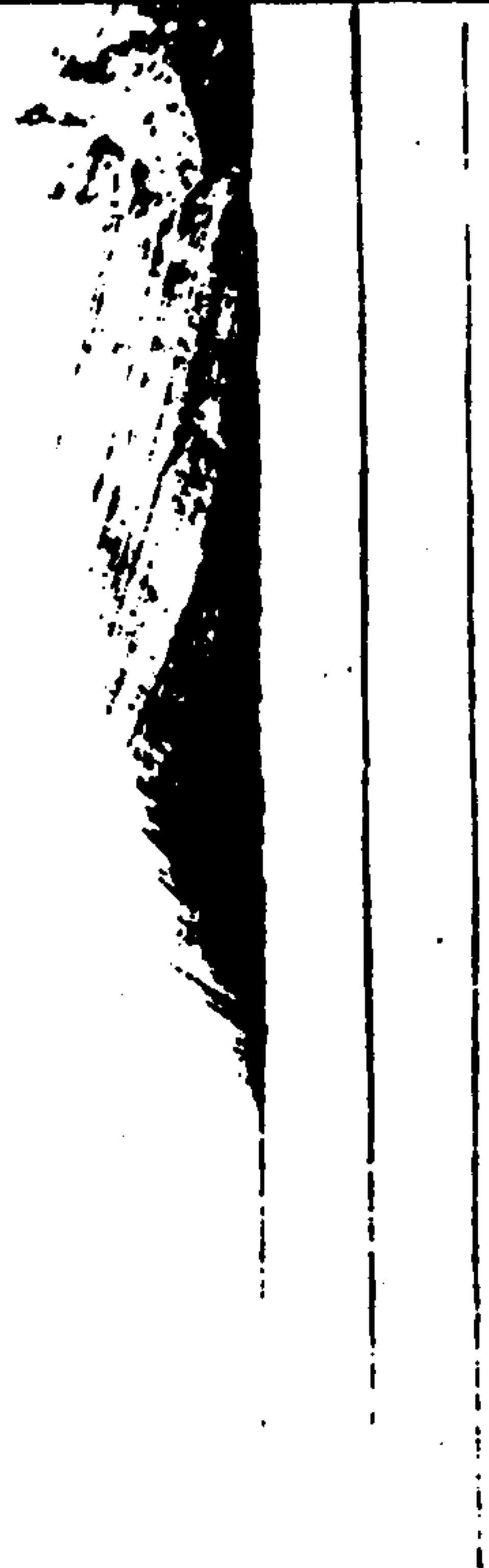
端厚和平操守堅確雍容詳惟有政事才同心輔導

隨事規益委曲盡誠於侍講讀必推理以檢諸事多

所開悟王甚禮重兩人 太祖皇帝 仁宗皇帝皆

深知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蓋趙皆為極選云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五



越府右長史宋君子環墓志銘

楊士奇

宋之先自廣平徙江西之新淦又自新淦徙吉水至榮甫又徙廬陵積財能施及其子彬之孫成章皆不仕成章生若璩翹楚倫輩中與大學士解公游公屢稱之其卒也為之銘墓娶孫氏子環字文瑩自幼淳厚秀穎善學問從明經師勤不懈學中永樂三年第二甲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被賜資擢吏部驗封主事授承直郎居職勤慎會從隆平侯董修太岳太和山宮觀能周悉人情而矜恤其力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二十七

仁宗

敘寒溫而已未嘗斥語及私故尤為鄉先輩所重居兩京不苟涉跡權貴人之門間暇恒與文士知已觴酒賦詩其襟宇灑落於利泊然所著詩文有詞林稿南行稿梁園稿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二十八

襄府長史周君孟簡墓志銘

王直

太宗皇帝改元之初詔天下設科取士明年二月親策于廷其第一人得永豐曾祭其次則吉水周述周孟簡從兄弟也 上為之喜親批其策以示褒至以二蘇期之而周氏兄弟遂名動天下天下之士皆舉歎以為不可及時孟簡亦拜翰林編修又與二十人同讀書禁中孟簡神清氣和心淳而志正其學務求聖人之意而為文必本諸經博涉於諸史百氏朋輩皆推重之既而與修永樂大典屢承賜賚正大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五十九

宗皇帝幸北京 仁宗監國雅知孟簡凡有纂述必使與焉皆稱旨由是寵眷日隆遂擢為詹事府丞以自近益恭謹不懈及即位大封諸王以孟簡為襄府左長史盡心輔導每進講則惓惓於忠孝以及於仁民愛物 上聞而嘉之王亦甚敬禮焉及侍王之國長沙尤篤慎於其職必欲毫髮無違禮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得疾勢劇甚王亟督醫治之弗效翌日而終王深悼歎親撫其子景亮以慰之遣伴讀周原歸其喪嗚呼非學行之懿乎信于王其能致是哉予初從孟簡取進士同學古為文辭又同官翰林

交處幾三十年相好如一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姻族和順於鄉鄰至其為官善事上撫下而信於僚友豈獨予知之夫人莫不知也其行之著內外如此非篤厚之君子歟周氏本吳太尉瑜之後由廬陵烏東徙吉水之樞坑又徙今之桑園世為衣冠之族平生謙慎不矜與人處言語煦煦未嘗有忤及教學者則懇切詳盡必欲成所著有急就橐西垣橐兩京吟橐若干卷年五十三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十

衛府右長史楊黻傳

實錄

楊黻字民服由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練達如素習臨事揆理務當于公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黻上疏論敬天勤民崇儉戒奢等十事多見采納遂擢衛王府右長史日以詩書進說隨事開益皆出于正裁處庶務粲然條理其僚屬以下咸心服之至是卒平生孝友嚴于自守家貧未嘗苟取一錢博學好古進修之志蓋至死不忘云

徵錄

卷之二百五

三二

鄭府右長史賴君添貴墓志銘

楊士奇

正統六年八月十五日鄭府右長史賴君沒於家其子翰林編修世隆求余書墓上之石賴之先自江右徙汀之清流世有科第高祖諱寧曾祖諱霖祖諱季宗考諱福興皆不仕長史君諱添貴字景明號澹菴生粹而孤母陳育之訓之長而悟解穎敏從學縣博士兼通書春秋禮經工為文章永樂乙酉選鄉貢明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授浙江麗水縣學教諭九載以績最陞教授需闕言於朝願仍就教諭從之除仁

徵錄

卷之二百五

三十一

王府伴讀侍王之國鳳翔每長史缺即命署其職事鳳翔學者率從之受經其仲于世隆官翰林得封父母君授素職就封之例王重其去即舉奏為右長史從之授奉議大夫無幾丁內艱去既服闋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為人坦直存心忠厚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戚誠於交友以恭遜居鄉黨以詩書行義成其子以致知力行勵學者而施教孜孜不倦恒躬率先之學者後多由科目擢要官有名于時其待諸生如子有為怨家誣構郡守惡其抗直將黜焉

吏者君力為直之有負官租不能償者倒囊代之償
前官所收廩米歲久腐壞有司責守廩者以償民寔
不能應將自經君捐已俸代償益於排難解紛周急
濟乏率謂當然其在藩府也從容正道隨事獻替甚
為王所重平生財利一芥不苟取處事必當理朋友
死無所歸盡禮葬之隸人故土築垣得白金一器有
告君請分之者不聽悖義遺利類此其學有本源
所著有經義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存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淮府左長史李伯嶼傳 子澄清附

郡志

李伯嶼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
訓導秀水安福教諭其誨人一以道義諸生貧而好
學者衣食之或不率教雖束修之饋不受桐廬累舉
湖人伯嶼至識姚文敏公於少年曰一莛足矣授以
春秋未幾獲擢第山陰學或傳風水不利科目請徙
之伯嶼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徙其後仕者
相繼陞淮府左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伯嶼不
可曰君臣之間有錫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人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入貢道與一縣令構爭詔下令于獄而釋使者不問
伯嶼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伯嶼
請論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請施僧祈福伯嶼
謂不若貸丁役錢以甦衛士王皆從之成化癸巳卒
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于世
二子澄清並登進士第澄字希范終福建左參議恬
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清字希憲終湖廣右布
政猶介有志操始終清謹官南京刑部時除母喪謁
選尚書姚夔以其父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
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于也姚歎曰希憲

眞君子哉在兵部議儀眞守備獨薦都指揮都勝一人清白請用之推此類可見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五

遼府右長史楊公述墓志銘

許彬

景泰甲戌九月十四日奉議大夫遼府右長史楊公以疾卒于官距所生洪武甲申八月得年五十有一其子禮科給事中清請余泣拜請銘按狀公諱述字宗道姓楊氏蘭谷其別號也其先本漢太尉震之後先世仕宋扈謁南遷因家桐鄉今爲桐鄉人高祖茂曾祖懋誠祖德順皆不仕父禎字希孟配姜氏生公自幼天資穎敏經書子史過目輒成誦自童州時已有聲出儕輩時郡守淮陽齊政教授儀眞陳立皆奇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六

其爲人而獎諭甚至南弱冠以書領兩浙鄉薦爲第一人試南宮連不第而竟登名右榜授宜興司訓恒自嘆曰士之仕將以行其學也吾能推其學以淑諸人所得多矣乃欣然就職宜興士習素務記問而經傳本旨多不之講科第常乏公至一新教條誘掖諄切士之務本至于今登名科第者後先相望滿考陞湖廣監利教諭而施教之法一如宜興講下諸生登臺省者蓋袞袞也監利荊州屬邑相去幾三百里而郡守劉勇嘉公之善學善教簡郡庠之聰穎者就學于一果取一第正統甲子秋膺聘幣試川蜀途次有持

錢場
元

白金賂公求中選者公正色拒之既入院言于監臨
 主守臣曰朝廷設科重在得人苟去取不公罪在我
 輩脫防範不嚴公等何辭閱將終其全場者多不相
 稱而解首乏人公簡減場一卷曰此作游理明贈筆
 力高古當冠多士既撤棘乃長寧周洪諤明年洪諤
 果登春榜而廷對第二人蜀人至今稱公藻鑑焉歲
 丁卯當大比 上命彬主試閩閩而同考授幣聘者
 五人公其一也公考詩書二經晚得一卷欣然持以
 告余曰此榜首也已而閱諸卷莫能過之及折卷乃
 苗田陳俊也明年果登進士高等今為戶部主事公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五

學博氣充侃侃持正論于同事者少許可獨以余齒
 少長頗推讓其年策問潮汐盈縮之由監臨官有議
 之者曰此題當試浙藩士子彼謂浙江有潮公應聲
 曰潮生于海天風海濤考亭朱子所書何以不在浙
 而在閩乎况理無往而不在士無往而不學議之者
 慚而退景泰辛未以九載滿會遼府長史缺員 朝
 廷崇重親藩慎簡輔翼遂陞公今官到官日罷冗食
 之徒別土田之界且力勸世子務學讀書王用嘉悅
 王素好賢樂善自以為得公之晚公亦寒謬自持隨
 事諷諫多見嘉納嘗手書公正二字賜公公拜謝曰

臣敢不祗奉教命比得未疾王時賜藥物命醫治療
 疾劇鶴馭親臨其第慰諭久之及卒深加悼痛贈
 優厚有蘭谷集二卷藏于家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八

楚府長史李公顯傳

崔鏡

李顯字道彰安陽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事吉王後拜長史再改楚府弘治辛亥卒年五十一
顯介特有志不輕下人士舉進士即圖陟要地富貴
可契致而長史終身事藩邸當選授時多稱病避或
託貴勢請免顯曰士筮仕即擇便利邪必如公等顧
令王孤立乎往就選果用在楚府放逐豪猾管田稅
改令謹厚者掌奸人訟指揮于其受賕顯直其罔其
夜持金謝顯叱却之顯居鄉村時歲大凶日以糜藥
賑餒餓者之顯亦之百五
非九
既病者在楚歲又凶出俸金寄親戚少與張文
友文死顯塋之事其兄與文從顯遊者為徐憲最印
名

興王府左長史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謚恭倍張公景明傳 顧璘

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浙江山陰人也幼聰慧日誦
千餘言年十二三補邑庠弟子員成化庚子登鄉試
庚戌錢福榜登第時 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馬
政輩以不職罷 孝宗皇帝命吏部擇可為代者尚
書王恕郎以景明為左長史袁宗皋為右長史人多
惜此兩人不得他用者景明日買謹董仲舒不有聞
於時乎忻然入謝 睿皇於請王館論之曰卿等皆
名賢當大用今屈卿為輔幸其勉以善聞於世耳
狀數錄 卷之二百五
甲十
景明等頓首謝明日上疏勸 睿皇正心謀學以周
公及漢東平河間為期深見嘉納又獻為善最樂詩
以寓規諷 睿皇賜以金帛居數歲從之國詔賜正
四品服國中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法上書陳六事
睿皇優肯答之仍賜金帛久之又上廣胤嗣通恩澤
厚風化養心源屏左道免括增田六事 睿皇稱善
歲丁卯以憂去 睿皇奏虛其缺以待越三歲返國
睿皇晏駕 今上為世子方在諒陰令攝國事中
外蕭然景明尋病力求去 今上慰留有忠厚清真
之褒病且死謂所善大學曰死何足恨但嗣君幼冲

不得終輔之以酬先王厚德耳遂卒之旬月上入繼大統時人皆營景明不待六月於中興之朝也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子元恕廢光祿寺署丞元藩廢太學生

狀後錄

卷之百五

聖上

岷府左長史薛先生端行狀

梅純

先生姓薛氏諱端字士莊先世河南孟津人始祖友諒元末兵亂從戎尋歸於國朝洪武初分設軍衛遂隸籍留守左衛之千戶所永樂中以京師分調北上而先生之祖適在留籍故子孫今家於南京越二世至先生之父安家始稍振已而生先生眉宇秀異白晝瑩然如玉當成童時參將表公估方為衛帥一見而奇之曰是兒狀貌異常豈宜屈於凡流促令業儒未幾補京庠生學日加進時提學御史嚴銓性苛刻

狀後錄

卷之百五

聖上

案部所到諸生輒被楚撻無虛日京師因有投匿名謗書者嚴意必出學校欲重加罪乃先試以士增茲多口論時同試者百餘人獨先生之作詞理明暢中寓辨解嚴意乃釋因第以優等眾亦獲免先生於是益加砥礪凡三應試乃領成化辛卯鄉薦明年壬辰復下第歸尋丁父憂墓祭之外謝客不出閉門讀禮而已太原周公嘗延先生授子弟經業至是陞刑部尚書與先生居甚近公屢致問先生竟未嘗往謁其守禮之確類如此服闋又兩會試始中戊戌乙榜拜山東莘縣學教諭莘俗士子素好訐把持官府久之

科名先生乃舉甚者一人呈所部以真於法風始稍
息先生擇其英俊者十餘輩躬課其進故任內中舉
者凡數人皆先生之教也弘治改元陞南京國子監
博士盡心供職亦如在莘學時辛亥三載考績賜勅
封修職佐郎甲寅陞岷王府右長史善於輔導不為
諛佞王嘗宴羣臣令各歌唱侑觴先生曰臣待罪輔
相恒懼迂鈍有孤祿位違暇習歌唱邪王為之改容
且賦詩彰其直壬戌進左長史乙丑引疾歸今上
皇帝嗣位進中順大夫秩四品服緋帶金鄉閭榮之
正德丁卯十一月十四日以疾終距其生正統己未
秋敵錄 卷之百五 四十五

十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九

淮王右長史李公勳傳

羅洪先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吉水李氏
谷平最著先世多顯官而公曾祖仲和為會昌訓導
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溫即溫為人長者少敦貞介
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為拙隱君後娶蕭氏
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吃兒熙數苦楚之間不速對
輒捫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而噴赤疑曰兒汝捫耶
白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買懷寧有息產
公因留為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一同舍生
秋敵錄 卷之百五 四十五

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無遺字其餘貫肯
祭悉有口傳屢為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
坐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
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
學論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未有知
精摘者公乃日夕為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即
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且
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
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官倉儲為解會
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徒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

舉而新野地易教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悲於衆曰
 於化所以開風俗風俗不經教之厚也今聚倡優誘
 無賴爲奸汗諸生行有樗蒲蹴鞠射住能傾人家夫
 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
 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袤
 爲之越境而徙公故爽德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
 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抹公捐俸施粥待之多所全活
 督攝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
 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
 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
 朕教錄 卷之二百五 明五
 授永豐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士往時術教授老
 而罷教王請子無狀數蒙詔詈及見公豐願長身肩
 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真教授
 也而輩無若視術然公朝王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爲
 諷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懷順王
 薨而長子嗣主不敬喪公爲書以諫其略曰臣聞三
 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王喪
 未期而飾衽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
 續矣臣聞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
 也今有十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至身化不

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
 而易竭內外交傲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焚之薪也
 度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清而不溢者諸侯之幸也今
 王歲祿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生親戚婚嫁不時
 宮室蕪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
 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
 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
 獵八曰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財幸焉書上
 王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
 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
 朕教錄 卷之二百五 明五
 終喪公傳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
 衰公覺之棄官歸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
 右長史致仕復終身 上從之公家居十五年族戚
 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
 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
 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遂巡引
 去
 洪先曰余侍先大夫自敘初婚時事恩公至厚也公
 治家有法教子女嚴而正當是時納幣之禮甚儉不
 計也顧日督其課業已又令習禮容舉足出言緩急

有則自居室食飲莫不告戒二年而始予婚蓋終身
父視公云而余見公則稗也多授以趨走唯應諷誦
書札諸節目且執其手曰汝必爲大丈夫幸毋忘我
公卒十年而予待罪史官無能自効公諸子孫領未
有成公志者嗚呼悲夫公之治家善盈縮遷化累貨
數千金以是義發任事多捐俸不自惜晚年聞諸僮
奴噉宿糗輒涕下不忍見今子孫貧甚宿糗日且不
充幸公不及見耳嗚呼悲夫公居室常觀曆酷類數
仁所爲一得壽考然鄉人往往因公子孫之貧咸疑
天道福善不甚驗解之曰屈伸盛衰數有適然者雖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聖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
知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
故未可易所趨於中何則斯二者皆天也由是言之
公之至斯極也即謂之天道亦可也又何疑

秦府右長史梁先生溥墓表

崔銑

弘治庚戌春先南郭君守延安人觀已事言于太宰
三原公曰郡游荒之後士大廢學無良師焉爾請選
省試中乙榜者習學職三原公曰守言良是命選司
議之且擇其優者往夏請君懷檄至放論延長則鄭
人楊懷思善甘泉則崇慶李先先生諱健字子乾清瀾
則陽城張緯大張延川則我時齊先生諱溥字德宏
訓導府施則廣安蘇森茂之綏德則中江彭萬里衛
亭園中楊法惟深先君咸賓之俾大敷訓十餘年間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聖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
知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
故未可易所趨於中何則斯二者皆天也由是言之
公之至斯極也即謂之天道亦可也又何疑

生在摺陽為我賢徒在秦為我良屬在慶府為剛傅
不以憂還冥鑄無變矣補秦府右長史先生操履修
潔臨事介直自王以下咸敬信念長安李盤管訓導
稷山歲往祭仍稟其妻子以其暇修稷山志徵實明
典示政學之矩不幸遇疾而卒正德丁丑正月十有
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疾革作遺命曰為吾後者其
讀書以明道安分以養德其仕者勿擾民而剝之勿
厚殖產驕情其子孫

賦徵錄

卷之二百五

四十九

襄府長史林先生光墓表

湛若水

周公而上其道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
微其道明者其行細是故明者其體乎行者其用乎
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沂濼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
任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
一人而已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三十年玩心神明默
契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
直是一箇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
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

賦徵錄

卷之二百五

五十

無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
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
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
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左右與夫高宗
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
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
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
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細矣先生事
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夫人如事地故孝敬行

於家庭孚於族鄰聞於巡撫巡撫朱公為勸駕焉中
乞榜教諭平湖遷教授於兗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
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說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
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本薦紳考德
收為 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僚憚奸佞清官禁
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既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故
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
也吾何為而易請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
有為貧而仕者乘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為而去諸
新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細而道明矣甘泉子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十一

曰夫道體用一原者也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
惠孔子之聖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
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
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
仕則仕夫聖之為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處久速
之間言之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居也故即
用可以觀體矣即體可以觀用矣即體用之全可以
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盡亦以是觀乎若其贊述
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持撮其大者表而出
之庶來商有觀焉先生諱光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

醫學訓科次時衷鄉進士能繼家學從子遊語子表
于墓石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三十一

崇府左長史黃君琮墓志銘

顧璘

君諱琮元質其字也先世本撫州樂安人系出山谷後商大父伯夷公有四丈夫子其季曰度浩君父也娶柳氏居樂安既生二子曰瓊曰瑛成化間應闈右之役來南京觀都會豐熾曰此弗宜居乎乃附籍上元已而曰吾忘吾鄉乎仍號望雲以見志故上元之黃氏自公始居六載而生君穎秀絕出逸而多韻補應天府學弟子員間作平蠻金陵二賦文譽騰起舉弘治乙丑進士遺纂修湖省 孝宗寶錄歸拜青川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五十五

今時逆瑾擅國批政蔓作君舉意高遠不規規與俗俯仰遺忌謫長樂學諭劇然嘆曰所不足於縣令者果予也夫教吾所樂也乃陞堂講授期以其學傳諸弟子及瑾誅吏部檄君為郟城令時盜寇山東城惡弗可備君至二十日而整成又三十有四日門圍完民恃無恐謂山東之困弊於馬著馬政二篇行於官作問官祠祀孔子及郊子自為記大抵欲學者知孔子之聖由同學至也陞橫州守益練牧惠之體民無隱瘼得秦少游海棠橋址於荒墟乃拓置堂宇以風起夷俗搢拜岷府左長史以柳夫人年高再疏乞養

列傳

侍奉之暇灌園藝圃泊如也及柳夫人卒致哀盡禮且痛望雲公先喪時貧不得為悅合定為若堂之封服闋直 今上繼統請王傳宜重故君復有崇府之命方挾汗振頰輸其嘉猷昊天弗吊中道摧頌嗚呼哀哉夫文與政弗兼久矣君抽思則藻展事則練其可謂通才者與然用不副才年不副用斯天之靳也唯文燁燁可以永世所遺詩文若下集曰宗說曰求志稿曰行義稿曰楚征日錄曰青田稿曰謫游稿曰郊城稿曰嶺南日課曰續課曰東歸稿曰乞養堂稿生于成化庚寅十二月十九日卒則嘉靖甲申二月

狀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五十五

十七日也子二伯暉仲牧

徵王府左長史吳公稷墓志銘

陸樹聲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石湖吳先生卒郡邑士相與咨嗟太息曰者哲逝矣已而督學麻城耿公弔其廬出先生遺編讀之剋采士議躋祀先生於鄉賢嗚呼先生所謂有道君子也諱稷字舜彌學者稱爲石湖先生幼穎敏長凝重端慤見者偉之年十五執父喪如禮已治經屬文名籍起爲郡守宜春劉公督學莆田陳公所獎識弘治辛酉以儒士應試明年補郡諸生正德癸酉領鄉薦甲戌第進士謁告歸上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五五

獄解海豐令某以墨黜恃扱視事故露檄逐之去兩輔親藩引誼規正進賢王箴共窗賦以寓諷尤嚴憚之其慎職類若此平生銳意閩洛之學在金華日謁章文懿公於家因事請益及來惠州莊渠魏恭簡公以督學至敷教迪士尤委重先生而谷坪李先生會言事謫丞通衢惠屬也相與研析道妙微詰異同久之有得因梓行二先生所說式諸士致力於閑邪求仁以弘體驗自謝事歸著書談道非公事不入城府有司延鄉飲大賓間一赴之布衣糲食頽垣敝宇處之充然居閒宴坐一室扶策伊吾意得卽口占一咏

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五五

築城東杜門績學著清望丁丑上銓部授金華府推官未幾調惠州嘉靖甲申遷荆王府左長史已丑進四品秩庚寅疏請侍養丁內憂乙未除服改徵府已亥先生致仕歸先生敦行萬古於吏治鮮緣飾然筮仕金華以廉慎稱比讞詳恕屬邑永康武義民囂訟先生嚴法禁移其俗武義林丞有年者以諫左官爲民構誣力白之真豪民犯令者於法坐是嗚上官意移先生惠州始至署郡篆裁冗侍革濫設疏繫囚置規過愜於門立保甲以調盜中丞聶榮襄公下其法於諸郡博羅民以嘯聚伏法治者林連賴先生辨釋

徵錄

卷之一百五

五五

礎於莊渠谷坪二先生參互考證既而谷坪往返虔
臺悉所聞於陽明致良知之說以相剖質先生潛思
密會究其指歸益服膺四十餘年而要之所得於深
造默成則求仁之功居多予嘗侍先生見其氣貌淳
厚語訥訥不出口至誦說理道稱引當世名輩言纒
繼使聽者興起郡中士諺理學者自先生始先生尤
善引後進孳孳不倦予與楊太常朋石習聞先生教
先生折輩行與之交先生既葬朋石為狀而余為志
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七

德府左長史周公積行狀

趙 鏗

公諱積字以善別號二峯其先世淮右人高祖曰真
者國朝初開科貢以邑庠生入太學上舍慕江山石
門之勝始定居焉曾大父盛種德績學為鄉塾師生
二子長亮以子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
次家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南安府推官
妣祝氏配毛氏俱贈孺人主事公子曰任者於公為
伯兄登弘治乙丑科進士累官至梧州府知府號元
峰元峰文望蔚為時宗公幼受業家庭稍長慨然有
志於學元峯心異之挾公偕游蘭谿章先生之門後
之官莆田復遣公受易學於晉江蔡先生二先生當
代大儒盛有所稱許公歸自晉江遂以易學擅于鄉
歲庚午領鄉薦次年卒業南雍聞陽明先生倡道東
南亟師事之初聞知行合一之說不能無疑及先生
反覆示以立誠之道且悔且喜遂超然有悟今傳習
錄所載贈周以善歸省序則先生與公論學之詞也
公之歸也日以所聞於先生者啓迪後進一時及門
之士如今方伯東溪徐君邑侯陽溪林君學正西山
王君成彬彬焉吾邑自徐逸平先生倡道之後寥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八

數百載士之向學寔自公始嘉靖丙戌謁選吏部接
南安府推官南安地接徭種民俗刀悍未易爲理公
性明達長於聽訟數十年疑獄一見立斷民服之如
神期月聲徹常道擇縣之劇者試之署公治縣專以
德化爲先刑罰次之有古循良風政暇則名諸士之
茂異者相與講明先生之學雖寒暑不輟至應盤錯
紆勞糾尤綽有餘力以故邑政必舉凡南贛兩郡十
四縣之缺令者咸於公平署丁亥秋先生將大軍征
思田取道于贛經大庾公適署縣事供給調度務如
蠅集公從容酬應靡不贍舉人咸服其才卽如夫馬

一節有司以冒領爲憂公製爲方員牌數千以進曰

詰旦有方牌者給馬一員牌者給夫一由是軍士不
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喜下令兩廣傳以爲式
戊子冬再署南康適先生自廣班師得疾公迎候謂
之曰汝在此吾心安矣繼疾亟召公永訣公泣曰復
有言乎先生微笑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公躬親殯
殮心喪三年如一日焉蒞南安凡六載朝夕恒惟殯
越師訓是懼故治行表著乎於上下癸巳考績蒙
恩贈父母如已官仍陞湖廣辰州府沅州知州公之
治沅一如治南安大抵興學校崇禮讓剔政蠹戩蒙

右斤姦究一時湖湘數郡之政咸首稱沅州而沅州
之聲蓋繁繁騰薦牒矣巡撫東橋顧公書之曰嚴整
剛決廉守公勤司諫海石錢公書之曰貌古攻亦古
跡愚心匪愚公以爲知己因自號古愚已亥遷德王
府長史辰沅倪堯成涕泣遮留莫可得相與立石
于七里喬松之下曰此我公往來所常舍也其甘棠
之愛永繫民心如此是冬公之德府王素聞公名虛
已以聽公亦矢心匡輔每進講必納約自黜色溫而
氣和啓沃良多王心嘉悅特奏其持身端謹輔導恪
勤保陞正四品服色再踰年卽有歸志時子適觀風

濟南謂公三魯公厚得無少頃耶公曰四時之序功

成者退吾敢忘漏盡之戒乎遂浩然而歸時年方六
十九君子謂公之相齊也無愧于仲舒而其見機也
有先於二疏矣旣歸徜徉山水足跡不入城府歲時
召故老燕飲娛樂處鄉黨坦夷平恕無少長無親疎
咸煦煦然相接也待字以尤有恩而貧乏者待以舉
火待以婚娶歷歷可數某歲大侵亟令子弟減值而
難以濟貧民或輒與之粟無德色焉與人交出肝膽
相示平生不言人過而至於有犯者亦退然弗之較
也鄉評嘖嘖稱之爲萬石君下至庸人孺子亦呼之

曰積善先生積善先生云公善禱生無聲色之奉嘗自稱漠然道人年踰八十猶屹屹如壯夫每日黎明起謁家廟退居省心亭焚香前坐潛冥冥思會有所得卽書之于冊每月有目錄一本以驗進益今藏于家性喜講學至晚年矯其弊語學者曰爲學如治病有病須服藥徒講藥方何益學而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之類也人以爲名言生于成化癸卯三月初三日卒于嘉靖乙丑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葬于寶峯山之原乃公自營之壽藏也

家教錄 卷之二十五

李士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銘

李元陽

公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爲家詔人有趙鐸率者於公爲始祖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爲鶴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作菴以居遂爲鶴慶人護生春春生應應生敬敬生遠贈奉直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人生公公之少也家甚貧所居隘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父除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殮借債數倍 卷之二十五 李士 備人有祖以歸踰萬里無一日輟備人見其書生任勞爲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畢卽歸墓所墓隣獐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饋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開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選授順慶府判府有疑獄三案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日之使訊公一訊而決洗其寃者十餘家會歲歉賑濟公設爲方畧全活甚衆掩瘞暴露無間遠邇巡按御史邢公特薦大加

時

張英臺省獎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潼州知州公
 初至惟以備荒為志凡贖銀自一錢以上皆令買粟
 貯倉居二年得粟萬八千石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
 藉潼州以發倉得免州圯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廩
 雖充苟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耆紳糾
 情獎勤晷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
 能勞來安集復業者日益眾州當衝要走通馬役大
 為州患官損其名民喪其業公於州門作廐六十楹
 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緩民力即馬首
 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州之三溪口富斧井諸處
 賦役錄 卷之一百五 六十三

盜賊依山阻險相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
 社學四十餘所親至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
 縛渠魁而來檄聽約束自是境內晏然嘉靖十二年
 勅漢二省土夷爭界撫按以公素行為鄉評所推遂
 檄公勘治有上舍高鵬者以白金八百兩為饋公力
 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所爭地兩省並加獎薦由是
 聲實益隆矣方陪點河南僉事會慶府缺長史今
 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膺眷注銓司慎輔導之任因
 以公為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勅放藩宗室
 家者六十人公為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七上竟不

得請庚子丁內艱慶世子親賜吊慰諸藩宗戀戀不
 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肯再旌其門曰孝
 廉公為人樂易正直與物無忤官撤所至僚吏士民
 無不傾心初在潼州還勘爭界事時百姓恐其長往
 相率二百人詣撫按保留扶老携幼不遠千里若孺
 子之念慈母何其得民之深也詩曰有匪君子民之
 不可諼兮斯人之謂與公以弘治庚子十月二十日
 生以嘉靖壬寅十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三以明
 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象眠山

賦役錄

卷之一百五

六十四

慶府右長史王公允武墓誌銘

余繼登

棘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卒三
 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馬公狀謁繼登
 請銘公墓道之石王氏之先本山右人其先世有諱
 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遂為廣平人貴生柔柔生玘
 玘生友友生臣臣攻文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齋志而
 歿娶于張有二子次即公也諱允武字殿邦別號棘
 亭公生而敏惠才質過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為文簡
 朗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曹
 賦徵錄 卷之一百五 本五

伍即其曹亦帖然威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晚乃以明
 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
 南康地故瘠薄而俗善通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
 輒離金錢前為壽一入其賄即噤不敢問以故賦恒
 適多者或至八年公廉直不受私謁既視事前行金
 者徘徊門下不敢入公乃名諸通者按緩急為期而
 遣之諸點凜凜以次輸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
 疏聞于朝為下聖書褒予之會守缺即以公攝守事
 時粵西狼兵調入剽掠者所過橫甚百姓患苦之以
 次堂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預為檄檄其渠率曰以

爾剽掠奈何乃自為倭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有
 司餽餉時而爾橫如故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
 車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亦勅屬邑
 為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賊之所出
 沒舊有游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
 任其勞守備某匿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不可某
 恚甚謂公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為停公
 月俸公乃徐條故事暨所為侵匿狀上之 御史內
 規公卒褒公治行為江右第一饒萬年令某以腹削
 機兵月糧為所訟讎者受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眾
 賦徵錄 卷之一百五 王本

兵怒遂軟血以叛能郡戒嚴時直捕徐公方行部至
 饒倉卒無以計適公以它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
 寧其濟乎即令公停它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
 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讎者謂公
 為地公不應既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眾心始安
 直指益奇公即以公署萬年事公更約東廠稽覈省
 一切煩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某訟其隊
 之長而所株連甚眾公心察其寬為爭之御史竟反
 其獄萬年民頌之詳見浮梁金公所為去思碑中公
 治萬年凡六月以考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

真圖公像尸祝之公既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
鎮事陶事公愈孤立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為淫巧
以賂遺懷貴人者槩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景
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浮梁尉某以巡徼至鎮而縱其
微卒有所剽取民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
避匿公署中公為尉慰民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
鹽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弊擇所為通商惠民者佐
其長次第舉行之或有諷公為囊橐計者公峻詞以
謝其人慙而退都御史駱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
鹽政大以賂聞監政壞亂准商黃某鳩金數萬將逆
取徵錄 卷之一百五 六

有以自下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平人
不忍欺故能片詞而銷兵民之變此非可以口舌爭
也仕而俎豆于郡歿而俎豆于鄉有由然矣嗚呼若
公者廉而可為者非耶

徵錄 卷之一百五

六

紀善

衡府紀善周是修傳

楊士奇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吉之泰和人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有科第其支裔徙濰江里是修之所自出也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清樵清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京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狀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九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家共挫折之是修吃下為動 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事奇且付後事其人應天府學經死死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顧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澆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飾思援筆立就而雍容

雅贖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味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榮親之明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法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泯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轉使傳焉 卷之一百五 七十

周紀善逸事

郭子章

周紀善名惠字是修泰和人也死遼國之難其大節聞聞者於史及傳銘與夷齊埒夫人類能譚之惟時長陵在御臣下城口時事令紀善一時君臣魚水之驩鶴鳴之和鬱焉不宣著予於其耳孫如春家得建文帝手翰讀之作紀善逸事二篇以補史遺洪武乙亥紀善就聘至京師試翰林院中首選 上親授周府奉祀正紀見王歷試經義文賦時 建文帝為儲君即命侍朝夕講讀大承恩眷一日 帝御天

樛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而卜之當得達
 人已得紀善懽甚謂夢符也乃書賜紀善曰奉祀正
 周是修泰和舉子國人也性清雅喜著述嘗慕古先
 賢行必欲效之詞章清奧雄俊人罕能及予嘗欲求
 直臣輔王家藩衛皇室未有其人乃於春午寐夢異
 人遺以良藥予嘗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可以安
 精神定四體延年覺而疑焉命卜之曰當得達人靖
 國之徵也越一日本府紀善曾子禎謁予曰泰和一
 儒有博學名素懷匡輔未遂共志方今俟銓天官木
 濟嗣官乏人得是修職之庶幾可以和神人而裨益
 左右予是請於朝授以奉祠既而是修至會 君王
 方命諸儒纂集羣書一見嘉其才能命總其事且令
 侍予講讀予深樂之而信夢之有徵嗚呼國得賢為
 艱而用賢之言為尤艱賢過君為艱而能諫君以得
 君之信為尤艱今 君王用爾之言爾亦能致匡君
 之益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矣昔高宗思賢良而
 夢傅說載之於書予以區區之心亦感於夢其理一
 也故述其事爾尚勗哉紀善常言其母賢 帝大書
 賢母二字賜之又言師胡樵渚賢 帝復書樵渚二
 字賜胡之裔乃賦詩一章而自序曰紀善周先生是

紀善傳 卷之二十五 七

修言其母賢因書賢母二字賜之以旌其母之潛德
 又言師胡渚樵之行求書渚樵字以遺其後人傳之
 久遠吾嘉其慕親又不忘師輒書以賜先生以才能
 志節方侍 明廷當以道義文學誨吾吾年幼業未
 成先生與同寅協力輔吾為賢王榮顯於後世永保
 名爵共樂太平乃賦詩一首以見吾意趨朝金殿曉
 論道玉堂清見爾思親意與吾念母情揮毫彰隱德
 題句寫平生尚賴匡扶力從師望有成古遺事上帝一日
 檢古樂府中有思熾人題注云君求良佐也作思熾
 人賦賜紀善有進危者帝命放之致書紀善曰予放
 危在城之塚始舍之雍雍然少則洋洋然得其所也
 和為賦之紀善作放危賦其辭曰荷茫茫之堪輿兮
 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盛莫盛於鷺鳥維
 羣游之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浩渺兮樂
 滄洲之遼復藉軟莎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閒泳頽其
 趾而丹凝兮縞其襟而玉映性於物而不忤兮恒逸
 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羌潛羅而忽加愛毛質
 之綺麗兮遙將獻乎 皇家緊子 皇之仁德兮當
 覽春平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澹冲融而舒懷適筠
 籠之跪進兮絢晴光於文繡旣彬彬而戢羽兮亦肅

紀善傳 卷之二十五 七

肅而並味啓予 皇之良心今救俱放乎金漆始依
 依而泊漫今漸翔翔而升高交廻翔返顧兮若感
 恩而不舍徐紳費乎雲霄今遺餘音乎鉅野何 皇
 心之惻怛今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分秩先
 後而有倫豈睿鑑於往古兮寔誠中而形外思高下
 與洪纖今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而惡死今人與物
 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分舉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商
 郊之祝網今暨中山之放靡於禽獸猶有所不忍今
 矧於人而違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今終銜環而報
 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今先鑄符而朕祺善予 皇
 德後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三
 之深慈今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今曷非辜
 而有忽嗟羣危之何幸今脫萬死於斯須遂重登於
 遺廓今從心性之所如歷湯湯之河濟今依漠漠之
 江湖刷羽儀而再整今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
 昧今將天理之可憑粵作善而降祥今同影響而足
 徵彼岡林之暴殄今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
 今又烏致夫駟虞之蕃息願擴充乎是心今明刑攻
 而不忒日揄揚於仁聞今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危
 之生今仁君之恩倏離鼎俎今昭於天門東西無際
 今南北無垠網羅交張今增敷相仍慎而所止今全

兩性靈毋或輕投今溟渚寒汀庶永慰乎王心今想
 遐征而孔寧盡銜圖而獻嶺今還詔風以來庭彰予
 皇之至治今發詠歌乎詞臣軼唐虞於千古今流
 無窮之德馨 帝問與紀善議論微異紀善杜門請
 告 帝手敕曰旦起聞卿疾亟遣醫問爾宜善自愛
 又敕曰日者所言予並無訐卿意予待卿豈他臣比
 自卿病予旦夕望聞稍愈吾方加一餐卿俊傑之才
 弘大之志此心久已靡寧特令予信臣焦榮將書至
 且天寒室陋特賜木炭二百斤護卿寒疾并將金鹿
 寫梅以悅情此文人清致至可領也且此鹿非至信
 獻敬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四
 者不予此炭非至喜者弗賜此臣非至重者不遺卿
 其察予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右適 續衣生曰高
 宗夢帝負良弼而得傳誥 建文帝夢異人授良藥
 而得紀善雖興亡不同而主臣遇合之跡良亦奇哉
 金陵不守之日假令紀善不雉何以見 孝陵懿文
 於地下至今文廟自經之帶來梟獍世藏之嗚呼朕
 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予獨怪 國
 初全盛日 建文詒紀善詞有金風慘淡淒涼江山
 之句豈知燕之必興耶抑亦詩讖耶

唐王府紀善周公衡墓碑銘

洪若水

周子道通卒於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其執友黃門古巷毛先生之狀來乞銘古巷狀曰君諱衡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士原祖海考欽號慎齋妣徐氏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與寢不怠稍長從仲兄衡受尚書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說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同門社學萃子弟居業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厲風教刻孝經獻徵錄 卷之二百五 七十五

刊誤養正羣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讓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則名耆老詢利弊門設二扁署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已過立十家牌以弭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翔常平倉以備賑恤舉邑政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為式矣俾榜堂左刻遵道錄唐錄上蔡語錄心政啟鑰頌訓士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耳疾銓司改邵武教授其教如萬安加密焉創聯屬會友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先生祭蒐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督學端峰邵公銳重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嘆服乙酉進唐

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疏

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

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闋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

越庚寅藩府以檄來徵命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

促行勉致仕舉會極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橫渠

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衡心志通明

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歿

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七

王誄之曰天奪藩珍矣上下咸哀傷之君資稟純明

心神凝靜始為學銘其牖曰存心為為學之要知耻

為入道之要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顧山吳先生學

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亟往受業聞求心

致良知之說以聖賢為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為

下手工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

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邵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

從者眾嘗遣門人李子榮輩質疑陽明問荅具傳習

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賢之

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

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墩則

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歛衽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

為世通儒咸相交往巡撫陳公延君主道南書院教
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克廣之士多興起
又剛敬一箴為會約聞陽明喪與同門黃子雲淡傲
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子弟有容輩屬望甚切
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論於諸同志所言
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為切要造詣平實
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不
顯前謫當大有所就惜不及五十而卒悲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七七

魯府紀善潘先生公墓志銘

萬士和

先生諱松字惟喬世居宜興有八世祖名原者以孝
義被 國旌典人號孝義潘氏傳至耕樂君禎生述
娶王氏晚而得先生先生年十一而孤家復火遺費
燼焉先生一庶弟孱弱獨與寡母居貧甚然負氣豪
邁初依姊氏讀書同舍郎語稍侵之遂拂衣去奮志
績學晝夜不輟不數年曉暢經史十九游邑庠至尚
書義首尾貫徹為文直達已意有一日千里沛然決
江河之勢而詞采煥然其師吳文肅公器之延致家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七八

塾復與石菴曹公先君古翁結為道義交聲名大起
每督學使者至必取其文若行以冠諸生先生疎眉
目美鬚髯容止詳雅音吐清辨當其不言時和氣已
具及聽其言如春風着物無不吹噓而心醉者其交
先君也先君性嚴毅規規矩矩不少貶先生個儻崇
大節然亦無纖悉不中繩墨者先君見人過則面平
之先生多事優容故人憚先君之嚴而樂先生之易
卒亦同登于善交戚中有不平事多質成於兩翁或
官府不能決兩翁至則帖帖自息一時學校中翁然
推重每上司至必視兩翁開口先生稟性恬澹絕無

嗜好忠厚長者出於天成平生疎財視棄其餘如棄糠粃因已不好錢貨謂人皆然當其有時輒以予人及其缺乏復稱貸於人不悔也與人交不屑屑計較短長若有德於人人或忘之先生且不知彼之曾受我德寧望其德我耶或遇衆聚會後生小子誼譁箕踞於前先生不加譴訶其人不覺愧服謝過事母至極孝周旋委曲不失其慳心母病湯藥必親晝夜跪伏床前以此歷三十年而母忘其貧且寡也待弟弟友愛篤至凡廩修之人多分與之粟亡棺衾墓地悉身任焉先生故不給年四十六始登鄉試再謁春官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七十九

不第乃就任丘縣學諭三年陞新城尹尹有簿書之冗新城復當孔道性所不喜仍乞教得福州府九年滿考乞歸陞魯府紀善不赴初任丘人李相國爲其地擇師銓部以先生應選相國甚喜先生所養完粹諸儒生一見之已稱得師及聞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從容有條則又大服其於贊見之禮一切不問察諸生之貧者捐俸給之擇其中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館穀之又爲延師教誨賴以成就相繼登第者甚衆有司有事必咨訪而行府守招修郡志甚敬重之部使者薦獎無虛日福州當八閩會省隸省者四學

幾二千人先生設教大率無異於任丘時而誠能動物到處感發孚化益衆侍御何古林按閩至以兄稱之不呼其官凡主司考校必命先生略定名次無不昭令人服其明而先生尤以精通經義受知當道外府百執事至省必期一見先生卽少年進士固不屈服由是諸監司馳檄交譽余近游仕途猶及遇兩學諸生反曾與先生識面者中心感激讚嘆不置其盛德人人如此先生雖以不耐迎送辭新城尹然疎通明爽任事有餘其行政公廉愷悌百姓稱爲佛爺有富民犯法當死屢歲以賄免先生至知其不可賄也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八十

一訊而服此國忠信折獄之效而先生用世之材可槩見矣惜乎數奇道阨終於不顯當先生在任丘時有上官文薦望重資深復以時方貴奔競而厥居官幾二十年所得俸錢隨手散盡歸田後貧窶如故親朋常滿室供需不足一笑晏如也襟懷磊落常有鳳翔千仞之志不以遭阨塞而有所貶損早年氣雄壯視甲第可以談笑坐取及舉於鄉值強仕之後矣而不少衰怯仕爲儒官甲矣藐說大人若朋輩也所謂常伸於萬物之上非與初荆川先生避地宜興獨與先君及先生游而各置兩家子弟於門下由是間等

益從事於學問等遇事或少委曲先生曰人言要做
好人須吃虧一分吾謂吃虧分虧乃得汝等有青學
好猶不能受虧汝其識之此最為名言而先生之底
蘊亦可觀矣自致仕日與舊知道通散步於僧寺間
一奕之餘手不釋卷晚年作詩尤有獨得之趣性不
喜奢華而好整潔常掃一室焚香靜坐雖一几一硯
亦必安置有法即疾病未嘗有蓬頭垢面時也庚申
春始得脾疾不思飲食笑謂諸子曰吾豈神仙辟穀
者乎數月病益亟諸子悲泣先生曰吾即死何憾又
曰人死必昏憤吾病已彌留而心中更明白何也嗚
呼此非涵養有素者能如是耶

歐敬錄

卷之百五

十一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目錄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寧正

劉真

廖鏞

附弟銘

余瑛

馬榮

冀傑

山雲

吳亮

劉寧

周玉

神英

杭雄

馬永

周尚文

歐敬錄

卷之百六目錄

殷尚賢

沈希儀

石邦憲

戚繼光

劉顯

麥祥

四明趙昌期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梓行

目錄 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寧正傳

實錄

寧正字正卿鳳陽壽州人少為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成率兵從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昌進兵擊宣州正與有功德成戰沒詔贈昭勇大將軍中翼元帥府副元帥京兆郡侯以正襲職代領其眾從徐達克常州進階懷遠將軍攻下宜州江陰成戊從上取婺州又從常遇春克衢州從上克江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一

州功授民兵千戶破陳友諒兵于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又改雄武衛千戶從傅友德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徐達下中原取沂莒密三州克益都濟南東昌轉下汴梁河南嵩州渡取磁州廣平通州進克元都招降元將平章謝雲兒等八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略永平擒元將平章高家奴下真定平太原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將孔興等進取鹿臺攻鳳翔逐李思齊遂下鞏昌克平涼至定西六盤招降元知院毛翔下臨洮徐達令正招撫上豪趙脫兒孫平章等及馬鞍山迤西諸上酋洪

武三年五月從鄧愈克河州留正鎮守時元鎮西武靖王卜納剌等諸酋長擁兵猶眾正遣兵追之於寧河殺獲頗多於是沙家失里與諸酋長遣人來請降

正即策馬往諭之首長皆感悅獻其全部軍馬及元所授金玉印章金牌宣命擢臨洮衛世襲指揮同知又招降元宣政院使何鎖南等尋置河州衛以正為指揮使招來徹里畏吾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等暨土酋朶甘灌頂國師烏思藏諸部奉表朝貢七年改置南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正為都指揮使進皆驃騎將軍提調朶甘烏思藏都尉正又招降元石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二

丞朶兒只失結等奏置西寧等衛八年改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為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正仍為都指揮使九年十月復姓寧氏進階龍虎將軍會川藏戎為盜命衛國公鄧愈討之正從征有功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遣正追襲叛虜朶兒只巴獲其羊馬輜重而還十二年兼領寧夏衛事至則修築漢唐舊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餘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西平侯沐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眾萬餘人十四年從西平侯經略公主山寨殲其戍卒取全寧四部十五年除四川指揮使會河

西土官故元左丞刺瓦蒙藏上等來降唯松茂等州
 西羌未附正調兵討之擒賊首楊知府十九年改雲
 南都指揮使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刀恩郎
 等聚眾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率兵從西平戾沐
 英進戰斬其二將賊眾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
 蠻反而越州龍海等西等山寨亦據險作亂正從西
 平戾沐英討平之二十五年沐英卒詔授正榮祿大
 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守久之命為平羌將
 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
 八年正月率兵從秦王往洮州打魚溝等處克平番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三

寇三月還京至是以疾卒 上為輟視朝一日遣官
 弔祭擢其子鷹揚衛指揮使忠為前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

右都督劉真傳

劉真合肥人乙未歸 上從克漵水句容溧陽破中
 丞水寨陳也先管授總管攻常州又略石埭遇陳友
 諒戰敗之克發備復太平下南昌吉安敗張士誠兵
 安豐鏖及諒於鄱陽戰之湖口克武昌取海安壩克
 宿衛壯士克舊館下湖州取無錫從征中原克沂州
 益都濟南東昌棗州汴梁河南潼關潞州平陽應昌
 授潞州百戶陞太原護衛千戶又陞典武衛指揮僉
 事調府軍衛從征南克普定盤江山靖雲南嵩明大
 理建昌烏撒茫部取龍海六涼州馬龍羅雄小廣西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四

調陞金吾後衛指揮使尋陞河南都指揮征金山一
 迷河招降納哈出又征捕魚兒海哈刺哈松林陞右
 軍都督僉事督軍陝西總兵征西破哈梅城擒偽王
 子別列怯等征廣西叛酋黃氏鐵破都控已籠納籠
 雷西遙等山砦斬世鐵又攻破山砦等處又征南丹
 州慶遠府分勦大藤峽江南巖悉撫定征地青潭迷
 木爪矮及大雲黃土石塘池南等洞哨龍婆臘柳的
 文坡諸洞俱破之尋改左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陞
 右都督鎮遼東

都督廖鏞傳

忠節錄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殿廷靖難後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名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

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守居庸關都督余瑄傳

忠節錄

余瑄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瑄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瑄守之瑄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瑄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瑄瑄且戰且守援兵不至乘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瑄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六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榮傳 實錄

馬榮徐州人少習武事有膽略初襲父職為永清衛所鎮撫從征大寧金山迤北功陞濟州新鎮撫上舉義之初榮與諸將攻奪九門遂克大寧廣昌滄州之戰東平靈壁之捷榮皆在行陣轉鬪無敵積官右軍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頌左翼兵御下嚴肅還陞右都督至是入朝陞馬昇歸有頃卒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追封奉天翼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景城伯諡壯武子昇襲忠義前衛指揮使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七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冀傑傳 實錄

冀傑東安縣人由行伍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 仁宗皇帝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至是以疾卒追封清源伯諡忠壯妾王氏自經以殉贈淑人長子斌襲彭城衛指揮使傑資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於知人高煦反 上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煦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為人矣徒尚詐而無膽氣今天威臨之即震懼就禽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衆服其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八

明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山雲傳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命事雲襲為金吾左衛指揮使從 太宗皇帝北征有功累陞都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峒峒僑獍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拓降并還所掠甚衆乃增築四城九

賦後錄

卷之二百六

九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吳亮傳

實錄

吳亮滁州來安縣人初為青州護衛副千戶永樂元年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軍征討宣德五年陞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實授克副總兵總督漕運兼鎮守淮安正統間陞都指揮同知以平江西新淦賊功陞都督僉事克副總兵佩征南副將軍印鎮守貴州累陞右都督尋調鎮守雲南七年召還命視右府事十一年上疏乞致政 上從其請至是卒于武昌遣官祭葬亮體貌魁梧饒智略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為意所至蠻夷懷附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

賦後錄

卷之二百六

十

人以是重之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寧傳

劉寧字世安其先直隸山陽縣人成化初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克左叅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寧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為叅將守大同時遇賊鴟鴞哈爾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為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不知所為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寧以馬筆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酋坐一酋語不遜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一

寧字其面奮臂而起首首叱其首退且雷坐寧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如約後復移鎮甘肅寧釋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寧軀幹願偉勇略過人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虜而陳鏡不能用寧亦以此自諉云

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諡武僖周公王

神道碑

倪岳

公諱王字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為宣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略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右叅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戊寅虜寇延綏上驛名至京命捉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已卯正月朔哨賊野馬洲接戰四日賊益擁眾迎敵乃挺身直前為流矢所中死之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二

附贈都督同知賻賚有加特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于王事感激奮期以報虜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邊庾克贍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司事公勤于職業刺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舉藉然成化改元乙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復薦公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上賜聖書命公具如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眾癸巳正月虜寇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虜眾大敗斬首七十

餘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
都指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為
虜雖挂鈎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為巢穴非潛兵擣之
未肯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者公乃奮然與
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
賊衆擒斬三百五十餘人屠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
駝馬什器三萬有奇殘虜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
嘉獎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
屢報賊警勅公往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
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而還復賜敕嘉獎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一

陞累著勲績即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
軍印克總兵官鎮守甘肅尤須振作軍威攘除邊患
以安境土寬朕西顧之憂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
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
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
廷議討之公請因虜使之還者使齎詔往喻庶或有
濟已而果遣使人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
如公所籌 上大悅賜勅曰不勞上馬軍餉而坐收
成功由爾本謀也公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
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四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神公英墓志銘

楊一清

正德七年閏五月十七日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致仕神公以疾卒于京師仲子周為分守延綏右叅將方受 命征勦中原羣盜乃上疏言先臣英以世廕授延安衛指揮使累功至右都督歷事 列聖五十年有奇四受制勅佩將軍印符出總邊鎮身經大小戰百十餘合引年乞休完名考終無復遺憾願臣久在兵間生不及養歿不及斂終天罔極臣實痛焉應沾郵典乞勅所司查奏舉行之如故事豈徒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五

慰臣之悲亦以勵武臣之忠疏聞 帝若曰是惟朕爪牙疆場之臣厥有勳蹟載在冊府賜諭祭五壇給驛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皆異數也會王師凱旋周以功權都督同知被 簡命鎮守山西兼提督三關克副總兵又上疏乞便道入朝因得護喪還鎮許之公諱英字景賢姓神氏系出鳳陽壽州人祖忠父傑永樂中從 文皇帝征虜累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生于宣德乙卯九月七日天順丁丑父卒始承襲守備榆林寧塞營為部總累奉勅督兵協同都督張欽叅將房能及從總兵官楊信於寧夏之

車道坡花馬池榆林之神木高家諸堡截勦虜寇斬獲甚多成化乙酉兵部尚書固安王公奉勅行邊歸奏其功且薦其謀勇權都指揮僉事戊子從征固原石城叛賊滿四有功進都指揮使用薦克延綏右叅將時虜賊肥加思監部曲潛伏河套時入寇公領兵出禦敗之於開荒川又敗之於蘆溝川擢署都督僉事余肅敏公建議築修塙塹展拓邊城公承委督視工役備極勞瘁經營規度肅敏亟稱其能癸巳真授都督僉事丁酉受命佩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寧夏癸卯改靖虜將軍鎮延綏乙巳又改鎮朔將軍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六

鎮宣府弘治戊申 孝廟念大同為京師鎖鑰謂公威名緩急可倚賴乃授以征西前將軍印總兵大同所至軍令肅然旌旗部伍精采一變虜人憚之每有侵犯輒挫劔去庚申驛名回京統理果勇營戎務辛酉奉勅克右叅將督領京兵往征延綏賊寇乙丑克左叅將督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為諸將首正德丙寅進都督同知銓註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又奉命擒勦近畿劇賊權右都督以老懇乞致仁 上允之仍給軍夫三十人以供役使已而 朝廷念 公平生所多實不足酬下廷議加封陞賜卹不幸為逆瑾所累落伯爵仍以右都督致仕家居越二年卒壽七十八

征西前將軍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杭公雄神道

碑

馬汝驥

杭公諱雄字世威其先海門人吳元年曾大父春克
綏德衛小旗大父能總旗父林贈昭勇將軍妣高氏
贈夫人公生天順己卯正月丁亥成化甲子承總旗
清水川克敵陞百戶弘治正德中楊圪塔甜水河馬
道黑山九墩走馬梁數賊虜酋五遷至指揮使壬申
陞署都指揮僉事奉勅勦賊四川守備甘肅西寧甲
戌克延綏遊擊將軍隨總制太保彭公略定哈密丙
子冬十月兵集岢嵐大破虜衆奏捷旌賜蟒衣一襲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七

改參將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戊寅陞同知統邊兵京
操時 毅皇帝狩宣大公用旋扈從 上嘉其忠誠
命佩征西前將軍印拜總兵鎮守大同頃之加特進
光祿大夫右都督 今上御極仍都督同知以延綏
河曲虜數出掠改佩鎮西將軍印鎮其地明年取坐
鼓勇營僉書後軍都督府事會番夷警亂告急朝議
薦公泉略奉溫旨褒諭安餞授平虜大將軍印節制
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同兵部尚書金公樵
勅廢祿錦衣千戶乙酉復佩征西將軍印出鎮寧夏
己丑公年七十有一解組歸榆林庚寅七月十有一

日以疾卒公性彊猛接人善謀機謀內合質木外舉

扼衝突戰奮臂先倡料敵換策舉合陰符嘗逐賊涉
河一賊急搯公兩手水中鬪公力什賊殺之一日以
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跪射賊
退解衣腹中落血塊如林益中飛天不自知也又能
同上卒甘苦恤貧摩瘠若保嬰孺羌胡部落知杭大
師名望風嚮指旣老益銳官雖極品助績而非惡自
持不爲驕奢 毅皇帝大同見公也惟敵甚曰老杭
酸窮乃爾邪會賊至 上親欲出擊公叩馬諫曰今
主人畜犬備盜也苟盜至主人自吠咬之奚用犬爲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八

願聽臣等効犬力 上笑而止少給役都御史府既
貴每至府必不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
初公疾以積金授從子祿呼祿屢不來問故祿曰人
貴富利身也公日糲食衣不帛而余乃有之邪子男
一迫葬祿爲車輓幡旒俱備絕富飯僧誦經識感伎
樂郊列廣筵燕輓送賓客費益以千金歷田公恠其
亾益呼朴之責令築塋園如制而以碑屬予以此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傳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初襲金吾左衛指揮使號果有謀正德初以討流賊知名遂膺邊寄出滿碑以全大將卒在鮑州累立戰功畿左特以為壯後坐累去官勦鎮即破虜擾無虛月廷臣多薦之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遼東甲午軍變命永往鎮之水善撫綏麾下鏡丁無慮數百人咸得其死力已亥廣寧卒復亂水即督麾下討之應時殲滅東土人心始定遂陞今職嘉靖十九年三月卒於官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十九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文 實錄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文陝西西安後備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沃沒口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遂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修補牆堡七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二十

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子滿罕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簡銳東援破虜于曹家莊斬將卒旗加太保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不敗蓋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喜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後十餘年始贈

都督殷公尚賢墓志銘

張天復

公諱尚賢氏殷其先廬州合肥人洪武初有諱成者
隸籍宣武衛已而改隸安吉實公始祖成子忠屢從
戰有功由本衛百戶陞河南歸德衛世襲指揮僉事
調天津左衛於是世為天津仕籍云高祖彪曾祖貴
祖洪俱指揮僉事父健即洪季子以伯仲無嗣續先
業健卒公甫七歲個儻不凡母夫人馮躬勤養育伴
有成立弱冠入鄉校修詩書組豆之業有四方之志
嘉靖乙未襲父職迨壬寅春守禦黃化等鎮改祀天
津右衛尋軍本衛事撫按廉其忠幹每加推獎丙午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王

秋用督撫交薦守備遼東寧遠移駐濟陽陞山西都
司僉書己酉秋克遊擊將軍督軍駐延安內盜外訌
四野洶洶遊擊為一時創設兵皆市人不習練公受
命儼揚厲忠武身先士卒嚴刁斗多間諜以哨虜情
而參以通甲孤虛諸法用能屢殲黠虜奏凱廷下於
是諸鎮之兵延安稱強焉時 天子加意邊陲廣求
將材以儲折衝之用公威名日盛木兵屢推轂于
夏擢山西太原左叅將賜勅以往是秋分守大同東
路路當虜衝而鐵寨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時出役
士馬單薄物故每大半公曰不過片革何以別下將

邪益勵忠奮謀務淨虜氛以報 主上外遇屢挫敵
鋒斬獲無算時巡撫廣公在圍急甚公督率前軍行
之圍遂解然虜器指衝公甚矣功聞 上嘉賞有加
甲寅克分守遼陽副總兵尋陞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遼陽掛征虜大將軍印賜皇書寵諭備至公尤感
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墩堡中嚴號令由是軍威大
振犬羊懷畏居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聞有犯而後
境輒勒戢沙磧無外牧馬捷書為奏請鎮間風思奮
而公矢志益勵矣丙辰冬虜騎數萬猝至士伍不服
行列公聞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窮矢竭遂遇害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王

公有賴焉

都督沈希儀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 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大人公名希儀字唐佐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學衛甲八年勦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三十三

屬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磯之奪還賊所鹵掠勦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礪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恩田叅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箠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

括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默顯黨關難無歲不有鈐轄為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債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以殲涿里也土酋慮其數眾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阜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羣七山巒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三十四

復草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剝日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斂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叅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獍也猺獍所在為賊

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猛獍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猛獍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猛獍莫若割猛獍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猛獍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就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効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猛獍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二十五

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攝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叅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慕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坐窳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

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頰頰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讎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谷飛狙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謂公曰吾謂賊耳非謂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贊俱業備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聯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囊所押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二十六

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為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猛靖廣右猛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陞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叙都督沈公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挂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殺弩十步外公

於鋒鏖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矜左挂弓而右擊
 刀研刀首於鋒間斷其頰車折商楚弩者樹夫弩獲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脣既連走三首後騎至找
 其首公以二首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為功餘賊糜
 而入箭追兵戰於胥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勝整
 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
 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山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捕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
 獻後錄 卷之六 二十七 楚山
 公策之斬所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
 丁嶺之賊告遂率以導巢而熟孫亦以公斬閉隘告
 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首首騎
 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頰
 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綠澗而求首西而逃
 颺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
 望見公捉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
 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
 荔浦賊八十餘渡江而東寇諷者告公倉卒率五百
 人待於江听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謀

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
 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澗成列而濟眾難圖矣吾欲
 奪一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听竹揭竿
 而編筏以為繆刻頃成數百旗神之蛟龍灘令賊卒
 數十人守之炊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
 公分兵兩听而潛以小艇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
 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來龍意衝之兩听
 軍躍而前首騎而水立挺鏃當艦公舍艦跳水斬
 鏢首人騎皆踏洲上六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
 却東走山上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
 獻後錄 卷之六 二十八 楚山
 洲兩听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橋墮溺死
 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
 畜之在兩听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
 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
 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台公計曰歸順
 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上官陰事曰璋
 女夫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
 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
 錐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
 率飽富貴慈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

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日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得敵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其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齋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日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賦後錄 卷之二百六 二十九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懈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竄繞出工堯背插旗為號焚餘糧為稀糜食而道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統斬却者一人而置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奪山頂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十人陽為助賊守工堯遣精卒十人以護女為名居左右俾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驚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備軍見後陣却亦驚而却我軍乘之斬猛于邦彥於陣中碎尸數里

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恣猛囚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送督府斬他囚首員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賦後錄 卷之二百六 三十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恩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息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恩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由酋能用其眾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徐純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

與其謀因爲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蔚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綬聞出城督中其牌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勅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持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踏之于是百戶潛遣人爰而告急於公公卽上

狀敘錄

卷之二百六

三十一

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鏡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鏡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爰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爰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搖爲解熟搖者界漢人生搖徃間陽附官

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威附官軍賊勢威附賊以爲常於是熟搖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開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搖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謂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搖及城中點吏民多爲賊詞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

狀敘錄

卷之二百六

三十二

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勅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人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終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官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搖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名至府密

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詞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担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鏡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徭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

賊彼錄

卷之一百六

三十三

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爲夫人愛已諸徭婦皆怏怏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巢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肯言則徭婦嗾之使言或諸徭竟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徭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

賊彼錄

卷之一百六

三十四

賊者以克級故賊嘗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孥
 貨汝輩雖不為賊時見殺或孥貨為虜自今我輩乃
 有顏面言賊矣公入巢有劫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猛
 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效頃之持其巢盡
 殲之自是凡所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
 者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關既還軍則檄曰若
 奈何刀弩而門關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
 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關者所獲勦賊多不
 殺則兩日則兩日賞銀數兩而還之巢日是他賊有
 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刺日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三五

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書
 還所虜掠而刺日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
 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刺日者刺日者每一入巢
 則利益多而為賊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
 州所刺日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
 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
 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
 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
 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
 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保不為賊得於是凡

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府督府而以避
 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
 無洩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
 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苦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
 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
 不能獲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怖之曰公且勦汝財
 又走之他巢他巢怖之則又走跡血痲以死或殺檣
 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
 四散遣人齎火鏡以伺賊火木毯裘袍與草同色
 潛至賊所夜聲鏡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三六

而蕭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
 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
 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
 所遣衣裘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鏡明日諸巢所使為
 謂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
 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
 已更相恠駭已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
 不出也益恠駭曰昨聲鏡者誰耶鬼耶諸徭又自相
 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
 為好徭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

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獠家以耕或索雞
於獠獠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
盡而卒扶諫者馬平四節宿猾中知府勝者也兇
猾甚先是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
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勦之至巢則
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
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
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
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狎將入室恐諸婦
作欲松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
狀復錄 卷之二百六 三十七

子計窮惟有更隔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獠乃詭相與
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
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
印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
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洞中而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
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獠且謂吾怯
於是鎖諸獠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
獠曰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
公曰吾獻扶諫僱警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狀復錄 卷之二百六 三十八

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
諸獠謂諸獠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章扶諫則
汝妻子矣諸獠四五人來投公公令人空室視其妻
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
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誓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
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
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
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獠而去之諸獠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
備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曰我輩失妻

公慮諸獠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
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而質熟獠妻
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
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
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
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
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皆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
以歸劍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
諸獠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獠既熟公威信公
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警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

以歸獨首。生口視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獠。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獠懼失期。乘雨沿溪水沒者六人。公少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獠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獠攻獠。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恩恩岑金之變。初。恩恩府土官岑濟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一人。徐五章貴為土。悉檢分學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猶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濟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恩恩生口以歸。已

狀敘錄

卷之二百六

三十九

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狡。因託言岑濟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潛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還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

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咽則廣右盡。豈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弟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濟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口。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說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勸留。而呼留至密所。口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帽之納留懷中。為

狀敘錄

卷之二百六

四十一

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遠資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眾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

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
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欣忘報公子孫公
戲口汝士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况子孫乎
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
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
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
吾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
詣兵備始金叛而雷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
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
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四十一

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
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言雷與金謂
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
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雷可無賺金也雷乃日夜
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
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眾時巡按
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
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為
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
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

官裝衣青衣襟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
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
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
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
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
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
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
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
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
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使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四十二

金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眾
而雷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眾衣糧且盡復謂
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
糧盡眾且散矣金復遣其半眾行金所遣千人營百
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
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追死而狠
闖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還則
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問請於巡按公且
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

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馬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廷所命汝安得私離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規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

廉敘年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三

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悲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共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雷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三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

廉敘年

卷之二十六

四十四

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眾而後圍金然是時金眾尚千餘人與楊雷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雷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首五六人曰何不

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名雷於城外狼兵夾擊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雷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雷取紅紵挂雷雷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眾乎公意又欲以疑雷於其黨也雷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雷奏功矣因見雷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州遂令雷齎牌散遣金眾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

金一人雷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誓見殺於路中日夜跣跡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雷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段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閱而主受其榮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

狀後錄

卷之一百六

四十五

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沂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令諸鹽船牛酒鴉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名雖其深谿絕尚

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叅將千人乃不如沈叅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叅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助賂而博官吾以貨財積首

狀後錄

卷之一百六

四十六

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深危疾所部皆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鈎刺春繫鐵鎖我之瘡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時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換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

若公首飾馬木其用哉

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贈左都督石公邦憲墓志

銘 張鼎文

西南夷自方叔南伐之後惟漢馬伏波兵振臨沅受
降置吏其後地雖內附不能去兵歷代以來苗夷為
亂天啓 皇明曆紀二百餘年 世宗皇帝受天成
命撫蜀興運天錫忠良勇智之士克清大憝掃盪氛
釐九真日南夜郎徼外罔不率俾足為明德申威之
臣大都督南溪公其人也公姓石字希尹其先山東
壽光人石王仕元為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遼
東衛百戶調平越衛所鎮撫從靖難兵陣亡永樂初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四十七

陞清平衛指揮使宣正統間陞都指揮僉事割宅改
建衛學宣傳宗宗生瑛瑛生堅堅生公甫十歲苗夷
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鏢願當一隊長者壯之十二
歲喪父鬻產儲屋惡少犯之不校戊子襲職歸即清
出苗民侵并屯田庚寅後三十年陞雲南都司僉書
屯政再陞掌印三陞都清守備四陞都指揮同知江
西掌印五陞前軍都督府僉事六陞都督同知七陞
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餘戰其小者鎮撫凱里
司惡苗納款涓潭六寨投降進征克平都清洞苗阿
保等截殺凱口賊黨阿廷等勦六龍山殘苗印水

司臺黎等箠箕寨龍老三等各干地方白洗寨張印
保王三少長等龍塘寨龍老三等拘洞寨岑賈沙雷
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印水司梁上鬼央
等 地隆阡龍力水等各斬首一二百顆五七十顆
其大者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困叛大征命
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
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諺克千戶與賊交質詎日指
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公策從岡上一
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都勻七司相
繼讎殺兵憲愛之公曰七司如鼠穴中氣盡自斃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四十八

獨山蒙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
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
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
縣有獬獬撲刺姆雞等東有昌明龍朋等有多歹李
成老阿旦等恃其險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公使人
覓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為嚮導調得賊狀則分麾而
行公親督諸軍伐木填壑川陸並進猝入賊巢火炮
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
行且鬪者追盡殫之東南二賊皆就擒奪回男女牛
馬無算斬首三百餘顆虜子崖固苗盧阿項等擅生

殺異章服為川湖樛公撫安之不服調漢上兵七千
遣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涉
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鎧仗盡棄賊求
援於橋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
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鯤助逆
犯順之罪烈奚暇援入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
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某兵猶勞曰此花須一二月
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固即破矣日午報桃花盡開
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
俱斃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張天斬
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湖廣淑浦
縣搖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
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
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
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淑人肖公像祠
之容山土官張問韓旬離殺不已公以兵聲罪守備
葉勳千戶郭繼武頗易之稍近伏兵四起勳繼武被
殺公於重圍中殺數十人挺出至鎮遠調度兵糧賊
於沿江防渡公伴與爭渡別於上流三十里編竹為
橋潛軍暗渡公為後應賊勢甚盛公身當矢石我兵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四九

水陸並進賊潰土崩涿河者千人斬首三百餘顆擒
問甸容山平其尤大者劉仁剝賊龍許保吳黑苗株
六龍山剝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地陰谿窮谷竹
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府請合三省之兵攻
之公曰地險易固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為
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已召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
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
苗莫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
開門出兵賊已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炮火俱發自相
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逃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啟
程東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數十賊
首又逃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
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
無數賊首又逃大征命下三省兵尅期大進公聲言
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於江上山頭張虛然火疑賊
公乃率眾銜枚疾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
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
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取兵
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今敢死士數十人潛伏後山令
宣慰安苗全開山公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五十一

中放炮伏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某甲敗走追殺過半賊首又逃督府檄進董雷山公曰兵貴神速牙勢兼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勦四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諫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名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一

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圍中見二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而訪之老獮老獮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獮獮來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救饌飲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名獮獮旁侍酌以大斗獮獮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願意獮獮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豈

曰此我得賊匪總兵誠也默禱于天須史晴雲黎明獮獮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椎牛祭土畢與數十人往獮獮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又遣人調吳黑苗子姪家丁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兵於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於舊銜上加提督麻陽酉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楊進雄殺叔反姪而奪其妻公合諸土官宣駁雄罪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資殺楊一家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衆阻命擁兵自救遲回觀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二

變公發兵鎮遠贊待父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贊遂與家人泣別翼日詣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謁上官辭色不善即擁衆譁噪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公以檄名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爾兵衆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不然吾令爾離嚴倉烏蒙攻復四川嗜州攻右調雲南兵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

首痛哭謝罪惟公天錫勇智動合神幾或以兵力取威或以口舌定亂幽感神祇以助天兵明化凶頑以歸至化雖古申伯式是南邦方叔荆蠻來威不是過也若夫孝於先祖尊事祖母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友愛二弟姊妹敬其族叔虎仁及三族之親助喪明貧不矜已功不揚人惡讀書好學為兵憲鶴舉張公所器重已乃尊教迪德生事死祭以報知已則又恂恂然儒者氣象非武夫介士能強為之余嘗讀善溪顧公及南京九卿保薦之疏惛然知中興名將之無二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倒狼居竭瀚海披六合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三

中空萬里之外天嗇其年大勲未集隆慶戊辰卒於銅仁官舍天其未使我明無南顧之憂乎卒之日呼二子命之曰我有俸廩皆餉軍士死以債累汝無我怨端坐而瞑士大夫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洟披麻臨奠不絕於路銅仁士民捐貲立祠撫按題請贈左都督祭六壇 勅布政司營葬平生蒙 欽賞一十有四陞俸級者三膺廕者二追贈三代祖父皆如其官生榮死哀武臣之恩極矣

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繼光墓志銘 汪道昆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標者不堅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償則糜要以為丈人為司命為社稷之衛為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為忠有開必先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入浙辛酉寇台州少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馬鼻搗牛田兵二雷行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四

一月三捷既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軌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冠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之寇無噍類乃若焚山寇百壘覆海寇十艘功什冠軍城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保應名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筴而行余祖之三山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有燕山銘報命惟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弁山余

則有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
 言言核矣胄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轂先人賢手
 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即世親諸孤請卹無從大司馬
 與機先後歸莫為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舊
 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特
 書竊惟疇昔之言禱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有
 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定
 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母閭
 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宰歸老孝廉乞終養詔從
 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朔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五

胄子生斯為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五年舉
 介子足當鴈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太夫人夢
 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柙內是日日華五色
 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
 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錮鼎烹
 永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局少保進武火大烹局
 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櫻九龍敗
 矣頃之覆鼎而出永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
 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凶非先
 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不器貯稍樓中戒勿上少出

私舉火為戲氣欲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
 既然且燼園而燔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
 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頤較而鷹揚英氣勃勃
 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為萬夫雄既舞象折節為儒以
 經術著既冠奉孝廉命上勅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
 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乘鉞專征
 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少保
 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少保
 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裳市一魚
 三新待餼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行問有餘日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六

凶矣則以臍在腹而陰自奉心謙之暮以魚腹羞少
 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
 妾伏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
 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
 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
 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起文學侍從
 噉啗諸徧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急推轂
 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
 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
 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五十五

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逆陳兵入疆，邑人奮鈐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標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竝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而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鸞鸞陣，惡用鸞鸞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烏夷入台州，賸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劓至。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七

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已氏故睨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搗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徵調，內應者謹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已氏既失策，無敢食言，寇虐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擐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前東南，出沒楚掠，因而塞路，扶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版兵乘亂出入，胤若無人，言者謂督

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爲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誠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採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啗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時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聞峰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全，天意必欲完陶，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八

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劔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強今且必往，傳遽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燭脇從視，首功居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先帝王位虜陷石州東。

博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名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秦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鴨勃掩老窳為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封殖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哩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衛總攬折衝則主將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五十九

長驤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盧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敵矣如不入何弟捫勿談合惟命總戎自言世受秦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義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解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乃則又以總理再任前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前當宿督

幸而任臣無多言在薊言前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北年過圮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候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麻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設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乎日中軍容益莊總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薪木取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六十

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哲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

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甲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看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開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器械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六十一

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適修薊功適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元祿夫夫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保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名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鸞而張先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樞舉昌國楊樞舉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

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挑而愬祖禰乃大慟一品亦乘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狗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蟻日維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趣之入襲少保先以閩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驛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故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凶矣乃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違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六

六十二

請卹典既曲周公就木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盤盤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日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方既去薊留千金造卿相載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益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方今以少保當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非世廟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隕下

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安殺故也老氏以佳兵為不祥斯其為大祥矣故余志少保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天授之符狗國之志人不及知者為不一書銘率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土代興居然馬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視豹章則其節制孫武官場則其宜力為名為方則其下士為陵為嘗則其從事是為汾陽則其勇退是為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遠之左輔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泊人營控勿縱飛黃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徵銳師六關以張時而出水戎車彭彭登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六三

庶履爾目

垣高時永保金湯匈奴回向納款來王無平不陂無滿不覆如狼跋胡如鼎折足南粵樓船齒之楊僕我我形弓釋我戎服聖柔而旋有如白屋始以于鄉競推爾轂內難方般大歸期蹙天高九重 卹典有屬圻父書勲工父司築葬予祁連斂于良木生榮死哀

叙都督劉將軍顯淮上戰功 黃姬水

黃子避寇雷滯秣陵恤恤乎旅處也一日江子民瑩造黃子曰汝聞淮上之捷乎爾知劉將軍之功乎謂黃子言狀黃子曰嘻有是哉若而人也即詩書所載若而人者以不獲親炙為憾今竝世而不一覩之乎翼旦江子偕黃子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偃僕謝曰顯委人也執政者不以顯為不肖使備持矛顯何力之有焉因命酒爵數行請將軍誦之符江子所言狀江子校簡俾黃子叙之以備野乘黃子仰天歎曰吾儕朝經夕史終歲假仰操筆研以食粟者婦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六四

人耳將軍其夫也哉將軍其夫也哉叙之曰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揚及淮殘啄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為墟暴骨如莽我圍孔棘雷京戒嚴時劉將軍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大司馬張公檄將軍守浦口無何白司馬曰賊性貪憚輸掠既眾其欲已盈必無南今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辟將軍將軍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將軍將軍曰賊在顯不咽食也請為君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王安東謀之賊艘二十九賊

衆時脅從散去簡人人倭也遣將軍設書將軍笑曰
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情可斃而待也迺伏甲岡下躬
率四騎薄賊艘詎之賊出將軍叱三騎使前以身殿
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將軍下馬扶
簇賊卒馳將軍前將軍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奪發
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鬪甲亦殊死戰賊乃引去
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旰矣勿逐也賊言焚民廬以懼
我將軍卽先自焚賊縱所俘美女子以盡次將軍戒
毋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
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焉遇人持火器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李五

潛涉賊艘賊數驚微夜不得寢厥明丙辰棧將誓衆
將軍執一幟以號于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
功勳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後助命
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進曰
賊出汝踏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
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營以張
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謀曰獲
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
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袂左手持刀右手
持扇登呀麾賊衆蟻聚矢集如雨將軍單騎遇之格

者半撥者半矢盡又張其銳圍將軍數圍弗克將軍
射賊輒殪賊氣稍奪將軍曰彼衆我寡不先磔其魁
則衆不携也迺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
斫指摩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
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斬獲甚衆賊大潰還奔舟舟
焚將軍追至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
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將軍不肖不介
者一白布單衣巾褲如之身不滿七尺猶八眇小火
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躡矯捷若飛刃起見刀
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李六

黃子曰倭奴犯微七年于茲我軍不戰而覆者衆矣
卽戰喪十獲一往往是也若去歲梁莊舟山之捷亦
僅見者將軍以寡殲衆而不折一卒豈非奇功也哉
將軍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
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
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刃由此觀之則將軍
今日之功謂非必勝之算乎傳曰昔范宣子有功而
讓而晉以平趙簡子有功而晉以不讓讓之謂
懿德所以嘗有其功也將軍讓其功以五十級開能
尋常功名之十也將軍性潤疏無世俗
尊態或多不悅于人嗚呼將軍賢爲民化者向者之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麥公祥行狀 王弘壽

公諱祥字天吉蘭村其別號也世為廣之三水人幼夫怙恃能自振拔既長好任俠自意時即與兄福別無何福列籍 內庭晉至大司禮 天子令紀錄其家公遂得克材官出塞有功歲戊申底授錦衣衛百戶再擢千戶選掌禮儀房事已酉陞指揮僉事南鎮撫司僉書流事廉勤賜封辛亥陞指揮同知時 世宗肅皇帝念大司禮公提督東廠功兼以內直勞叙廕加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本衛堂上僉書仍賜蟒衣及繡春刀鑾帶皆異數也是歲詔加特進榮祿大夫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本七

曾祖保旺祖寧父常錄皆贈如其官曾祖地祖此曹妣錢氏皆贈夫人庚申循例乞休 詔許之仍予祿于家公虬髯古貌性通敏然淳厚惻愍人無所狎侮又不喜紛華即歷位通顯其自處澹如也解組歸私第置一切榮名不談諸金吾貴人故多結客籍紳間或鬪雞走狗競為蹋鞠六博之戲公自灌園外杜門謝客一無所嗜好泉戚服公為長者嘗曰吾以嶺南布衣席內資倖致富貴出入乘車室有葦蕪實泥哉 皇恩宜何如報矣南望松楸首丘在念於是建祠置田流祀宗先自菟裘之外又捐別業一區為

同鄉會館曰今後世賢師吾倡義不賢無為豪家所奪云常戒家人褻食布衣間出其餘周恤閭里貧困

宗孫孝幼而孤公撫育之底于成立以故鄉人士及長安中知公者咸曰公仁人也疾革呼嗣孫嵩為曰子年踰七褻官階一品生既無尺寸以報 國恩况尤不可示奢以重予過遂不起距生弘治庚申二月十一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贊曰諺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有以也夫子間公微時以善相者嘗於羣輩中曰公謂客曰若且貴乎腰玉觀艾矣何力至此不數月 命下六七年間竟如其言若符左

獻徵錄

卷之一百六

本八

其時安知他日封侯事耶故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此亦有所挾非偶而已也蘇建管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不然謂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拓土或謂麥公不喜交遊其類是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目錄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何文輝

孫岳

陳亨

巫凱

陳遠

馬良

張欽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目錄

郭鉉

楊英

張祐

邵永

俞大猷

萬表

陳質

韓觀

陳翼

許肯

孫安

武忠

韓志

劉景祥

張俊

楊宏

林椿

孫鉉

吳典茅元儀

全校

山陰張汝霖

錢塘徐象樞督梓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大都督同知何文輝傳

何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

四 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材命為總

制遷天寧翼元帥 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

行間以功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共地等進

江西行省叅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

京師扈從北巡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潼關從戰定西破元橫廓帖木兒軍使攝西安分都

督府事加鎮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賴川侯傅友

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府同知五年曹國公

李文忠北征和林輝督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于家

年三十有六 上為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

物葬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傳 忠節錄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克叅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好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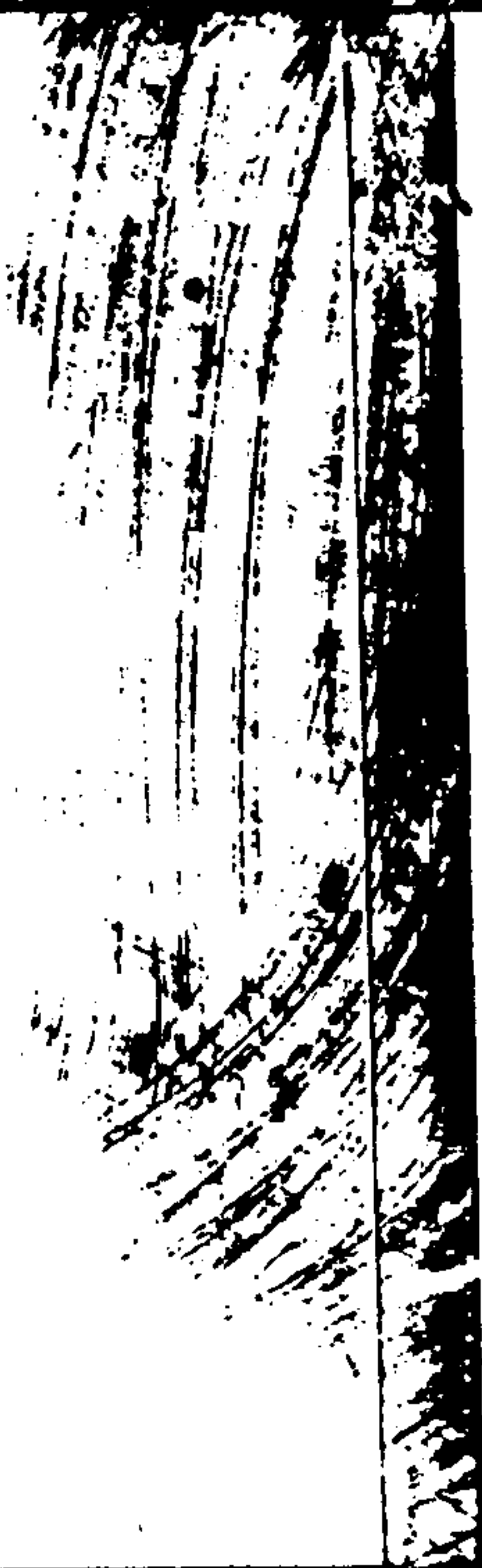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傳 忠節錄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固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十一



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傳

韓觀字彥賓鳳陽虹縣人父成事 高皇帝為帳前
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歿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
知追封高陽侯觀襲為廣西衛指揮僉事陞廣西都
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然為人勁悍忍刻在
鎮申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
劫郡縣殺守吏邊民苦之命觀勦捕觀出人人用命
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逃歸諸蠻聞觀用刑皆
膽落不敢復出為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陞右
軍都督同知無幾命克左副總兵征五開 上即位
觀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
以觀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永樂
四年從征交趾與劾勞績九年復命鎮交趾至十二
年卒賜祭賻以累帛無嗣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涇國公諡襄敏陳公

亨神道碑

金幼孜

公諱亨姓陳氏鳳陽壽州人而奇偉有大志元季
為揚州萬戶時 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遂仗策
叩軍門上謁 高皇帝奇之選為鐵甲長從大將常
公征泰州破張士誠軍復來馬而還戊戌冬從 車
駕攻婺州拔其月城陷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由
是以號勇聞遂定浙東諸郡泊征安慶太平高郵皆
效勞績壬寅春大兵攻陳友諒於鄱陽公以功擢鐵
甲百戶癸卯再舉師次湖口公言於主帥曰陳氏兵
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為
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逞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
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
以聞如其計遂大敗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天策衛管
軍百戶隨大將定江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
蘇州功陞崑山衛千戶階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
北定中原取東呂公副指揮常某守之值元兵數萬
猝至城下眾蒼黃失措公曰敵眾甚銳利速戰難與
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公先以
兵數百誘之敵見人寡悉力求攻公與常率大軍營

陳公傳

卷之二十七

五

擊且出奇兵邀之敵遂敗追奔至棠邑僵屍載路人馬輜重無筭公亦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還公攻元都克之追元兵出塞而還遂從攻幽燕諸城未下者洪武已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已又征和林應州天城白登甲寅破詹童軍生擒偽官劉平章乙卯摧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是後屢征迤北遼陽破滅營帳綏輯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公守禦邊陲久效勞績特陞驍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追封其三代公感 上知遇益以邊務為任功烈之茂一時邊將罕與為儔歲戊寅陞後軍都督僉

林

卷之二十七

本

事仍掌行都司事已卯 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大寧得公名見軍門賜坐親酌卮酒勞之問以安社稷計公奏稱旨乃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於是命公為五軍總兵官南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即摧敗之從攻廣晉蔚州大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戰白溝河下濟南茂建奇策敵聞公名不戰自退勅書褒諭陞都督同知未幾公嬰疾在營 文皇帝憂念不置晝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否醫藥飲食皆出 上賜疾篤命還北京 文皇帝尋亦旋師親幸其第臨問者二公獨以用賢厚賞為勸嘉納

之遂以其年十月七日卒於正寢計聞悼慟不勝遣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內帑 文皇帝既登大寶錄序前勞定議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公為將四十年仁而廉他將或以多殺戮為功橫取子女玉帛公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為已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奚忍獨人之父歟人之夫而奄有其妻子耶於是聞公言而化者亶重嗚呼若公者其校古良將肯多讓哉

林

卷之二十七

十

都督同知陳公翼神道碑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遷廣德州考
名典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
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仗策歸附我 高
皇帝從征伐克隊伍長進備宿衛洪武二年乙酉征
虹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蠻洞力戰死
公在侍會有普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特授濟
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
未征鴉寒山乙亥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有
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十一年戊寅 太宗皇帝舉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八

靖難之師公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
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圖必
取攻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已卯以白
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
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鎮國將軍陝西都
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益不欲遠任公
也明年贈祖考旺父驍騎百戶典皆如公官祖妣楊
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己丑扈 駕還北京進階榮
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
軍馬扈巡迤北至和林省逾土刺河擊斬胡寇尾刺

人畜殆盡後七年 上素知公老臣可屬大寄詔往

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 仁宗皇帝念公勳舊召

還任北京未幾有疾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

三年卒壽六十有三 上聞計震悼輟視朝一日給

喪具道里費勅有司卽長興祖塋治葬從一品制自

襲敘至祥禱諭祭者四親藩大臣百司庶士祭甲者

相屬于道先是公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鐘讀書善

騎射以才氣自負反為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

先幾倡勇制變履危罹兵整旅之聞敵常不戰而自

却非獨長驅銳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九

弔殘恤寡為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

功隱如古名將云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傳

巫凱應天府句容縣人初以廬州衛百戶屢從征討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陞都指揮使調遼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十二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凱性剛毅僥智略馭眾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論者以前後守東陞者皆莫之及云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十

南京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許公貴墓志銘

周洪謨

公諱貴用和字其先揚州江都人自高祖而下三世贈永新伯高祖妣曾祖妣祖妣皆贈夫人父諱成元季戌通州從 高皇帝起義陞燕山中護衛百戶後從 文皇帝靖難累樹奇功賜誥券奉天靖難推忠效義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新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母毛氏繼母梅及李皆封夫人公李夫人出十餘歲即善騎射長精孫吳兵法喜讀儒書永樂中襲羽林衛指揮使宣德丁亥總戎以掌衛事者不得其人薦公代之百廢咸奉正統甲子朝廷命廷臣舉武職之有謀略善騎射者各一人以禦邊患前安鄉伯張安以公應名之試在優等尋授都指揮同知調山西行都司以擊敗北虜有功陞都指揮使歲庚午奉 勅克右叅將備大同西路累敗虜於蒲州營及高山陞都督僉事是年秋又以破虜功陞都督同知明年以疾乞還京師至天順改元疾愈佐理左軍都督事項之調掌南京左府辛巳冬四川松潘叛 上知公賢驛召赴闕命克副總兵官往守其地會叙州府秦茂縣山都掌夷寇叛尋詔追於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十一

路俾先平之而後往松潘公直搗其巢穴斬首數百
級降五十餘寨遂感深肅嵐氣以成疾及振旅西泝
僅次成都而卒時天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得年
五十有六始疾革呼寧謂曰我死之後盡心効勞以
報國恩爾能行吾言吾死亦慰地下矣又作詩有
夷醜掃不盡衷心尚未足之句實忠憤所發云予與
公論以滄事謂宜調龍州宜府天全招討諸土軍左
右夾擊公深諾曰吾意正爾惜未見之底蹟豈惟松
潘之不幸全蜀之不幸也

徵錄 卷之二

十三



都督同知陳遠傳

陳遠應天府六合縣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
景泰初被薦陞都指揮僉事鎮守通州等處督捕盜
賊累進都督同知尋改命守備倒馬關通州軍人保
留之以成化二十一年二月聘敘葬祭如例遠為人
沉鷲有謀正統初有詔五品堂上官舉將才學士李
時勉薦之時出入其門下聞所未聞故泣軍行事多
有可取其督捕盜賊用刑雖過於慘刻然強橫政跡
居民安堵後之繼者多不如之其最可稱者天順初
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兇氣焰可畏乃獨收諫屍
為之斂葬君子多其義云

徵錄 卷之二

十三

都督同知孫安傳

孫安先直隸高郵州人永樂中代父煥職為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歷陞都指揮使正統己巳陞後軍都督僉事總督獨石馬管龍門等處備禦景泰辛未進同知甲戌以疾罷鎮成化七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己巳之變獨石等城為虜所攻守備都指揮楊俊等聲言城孤懸難守皆棄歸遂鞠為荒墟安既受命總督與協贊軍務山西右叅政某感請修復之躬率士卒交逐蒿草廬舍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役業人有寧守復為完城于時議者謂其保境之功居多子驥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百七

十四

孫安指揮僉事

前軍都督同知馬良傳

馬良山東館陶縣人襲祖職為金吾左衛指揮使以功累陞至後軍都督僉事曹欽之亂良預有功賜金織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 上初即位以交結近侍調廣西聽總兵節制殺賊逾年實緣符名還協守南京復命回京署前軍事四年克總兵鎮守廣西五年移守貴州至是卒遣官諭祭良姿表俊偉性度溫夷嘗以幼童侍 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昵天順時武臣中得寵者惟良為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 駕出豫南園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百七

十五

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眾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

鼓樂喧天聲聞禁中 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

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 英廟篤于倫理如此而良以嬖臣克保始終亦可謂幸云

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傳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
後代叔父乃當哈為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衛
帶俸以軍功歷陞都指揮同知署都指揮使成化三
年遣往建州招諭都督董山等陞中軍署都督僉事
未幾進同知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忠會昌侯孫繼宗
之婿貌壯偉善射嘗借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
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強其軟並張兩弓折
之既而有馬橫空而過國人踞請射忠援弓射應弦
而落國人大相服于拱今嗣為指揮使帶俸錦衣衛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十六

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欽神道碑

程敏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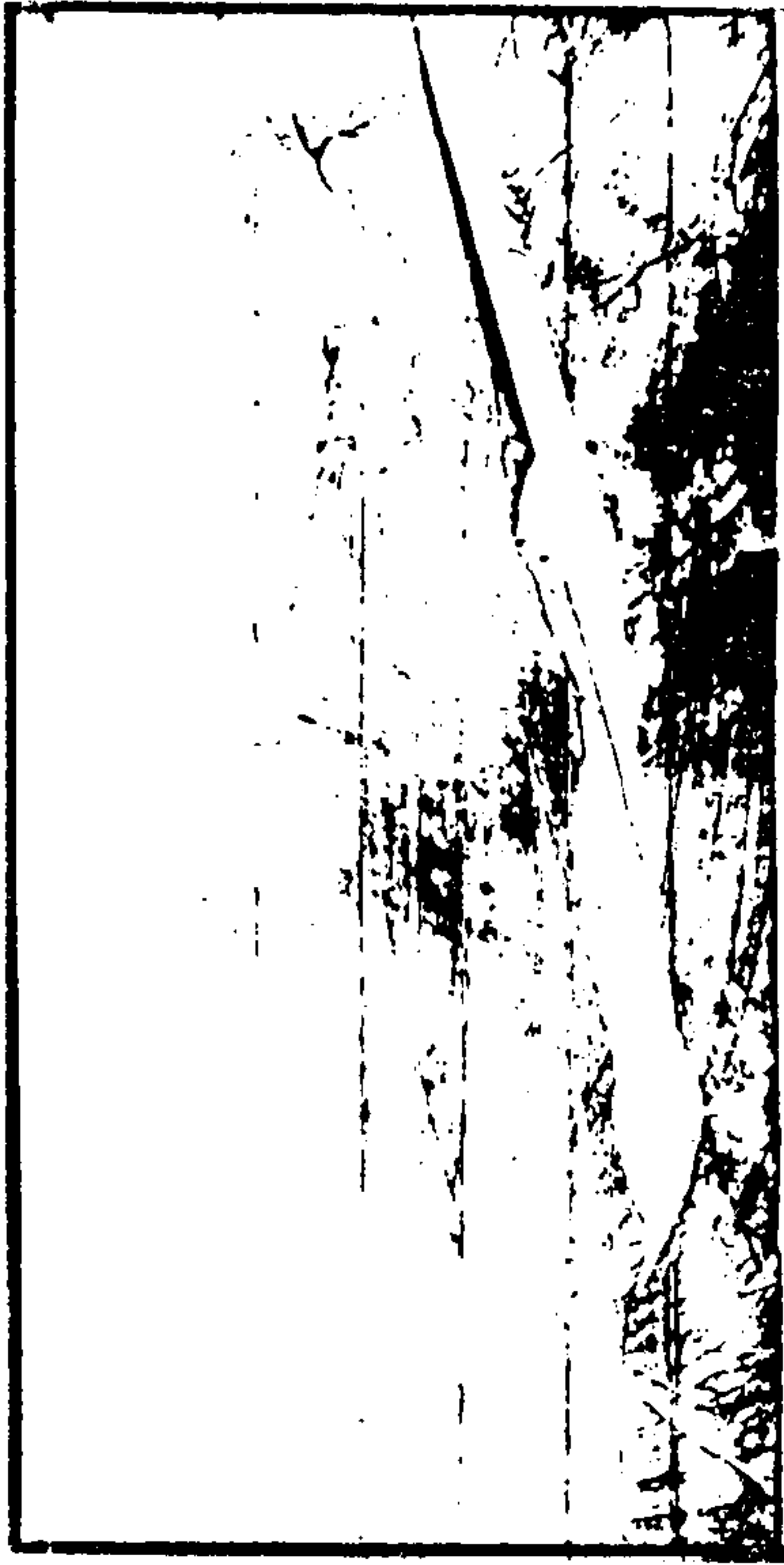
國初著令武臣非歷戰功不得陞中世以來乃有自
別途以進者益于膏致諸國史知之未嘗不為之慨
然太息而有取於故都督張公公生于將家以永
樂癸卯受代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時年尚少屹如
老成人正統辛酉征麓川克會抵鎮康州賊黨有
刀門棒刀門顛兩酋者公連破降之進攻上江拔孟
底招罕諸若兵部尚書王忠毅公奇其功承制進都
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杉木龍山進圍麓川公率偏師
潛入其中堅賊帥思任發大蹙走緬餘衆悉降凱還
得世襲指揮使癸亥命出理中都留守司事戊辰詔
以所部從寧陽侯陳武靖公討閩寇鄧茂七進都指
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閩殲賊孽于延平壬申進
都指揮使少保于公復言張某功多遂署僉後軍都
督府事乙亥移中軍天順改元實授副彰武伯楊信
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孛來入寇神木
縣公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捷聞賜白金綵幣
進都督同知左叅將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
復入安邊營公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諸處俘其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十七

酒荒里亦獲駝馬兵仗及還所掠子女生齒
 信之特受賜救褒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
 陽諸路兵成化乙酉朝廷念公久于邊台還復理中
 軍時方大閱得精兵十二萬命公分統揚威營益公
 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歷兩府論功與能
 其可謂無媿矣公家都城下馬社諱欽字克敬曾祖
 二公祖潑盧及所後父良皆贈榮祿大夫同知後軍
 都督府事所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馬氏所後
 母蘇氏皆贈夫人所生母馬氏公年七十有一卒於
 成化乙未夏五月二十有二日 上聞計較朝一日
 歲後錄 卷之二十七 十八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

揚守陳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公諱志字英
 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開良官編成
 燕山左衛護後從 上靖內難伐北虜歷樹戰功
 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注剛毅疾言笑馳駿
 引強衆莫能逮年甫弱冠以大寧公請老即拜金吾
 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
 樂中每厄 駕北征宣德元年從 宣宗皇帝馳樂
 賦後錄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女州平鹿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
 虜五年從征荅刺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
 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富南北孔道兵
 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
 器械葺城隍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
 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
 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
 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秦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
 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先突陣大破
 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中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
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 英
宗皇帝大嘉之時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
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
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于邳
口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
以爲樂歷廿餘稔而考終甲而哭者填巷塞門皆素
感慕者高曾考三世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

尺收錄

卷之二百七

三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鉉墓志銘

李東陽

都督郭公諱鉉彥和字也上世出廬之今肥曾祖得
國初內附累功授廣陽衛指揮僉事祖瑄嗣考震又
嗣進指揮同知以材勇聞封平陰武愍王成國朱公
簡于京營遂妻以女後累陞同知中軍都督府事佩
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大同於是厥祖考皆榮祿
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公初嗣指揮嗣註彭城
衛成化乙酉以廣西荔浦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中
武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督畫圍營方略掌旗鼓號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二十一

今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戊戌備倭揚州諸府
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克漕運叅將弘治戊申寄
祿錦衣衛壬子克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獲賊流
劫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剿俘斬甚衆乙卯進署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克總兵官鎮淮安
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勅獎勵賜白金
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悉官
兵利病條貫便不便曲爲區畫借京倉糧銀爲般剝
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壩用淺
船般運以代陸挽歲各省數萬儲故雖專且久而官

上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名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食必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食雖非赴急應變然持恒保大為國家遠久計功實倍焉而論者猶歎其弗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知已公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梓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雅好慕士大夫上下論議圍碁雅歌閱古書名畫蕭然如書生云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傳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正德五年六月卒景祥以瑾凡賜葬祭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填塞於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極曳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坐巷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已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聲鏗然相繼及瑾敗光景祥葬期二日云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傳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湖廣武陟縣人初襲陞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尋克獨石右叅將轉協守軍夏副總兵會慶寘鐸叛遣其黨撤黃河渡船英方以警出屯楊頭堡遂率將士奪之不克走靈州於是陞右府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發延綏官軍一千五百人隸焉未幾遊擊將軍仇鉞謀執寘鐸英密約為內應及寧夏平其部下斬獲功最多乃實授都督僉事累陞今職往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地方正德十二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二十四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傳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宣府人以宣府前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守備高峪堡尋陞大同遊擊將軍虜數萬寇邊俊領遊兵往禦之檄高準列營虜悉眾來攻俊力與塵戰自辰至酉虜不能衝突遂解圍遁去俊先遣子澄設伏要虜兵過伏發果斬首級十級捷奏俊遂佩印克總兵鎮守大同尋調宣府後以虞臺嶺之敗落職正德間以畿內賊劇六年猶徵復起領兵賊平陞都督同知尋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俊有謀勇而能守家無餘資以名將稱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三十五



廣西副總兵右軍署都督同知張君祐神道碑

湛若水

可蘭子名祐字天祐公族在河南河內縣有祖曰祥者洪武永樂間以武功顯官至都指揮僉事調江西卒于從征交趾之陣再世曰寧府儀賓父三世曰南昌左衛指揮使應隆改廣州右衛守禦石門以卒遂為廣州之始祖四世曰昭勇將軍廣州右衛指揮使第五世曰某而得可蘭可蘭生於邑之資賢里六歲而孤鞠于王太夫人依于舅氏穎悟超常兒稍長能脫去綺紈之習師事東所張先生得開心學大義弘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守盧包末年十九隨征豐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從之盡殲其兇丁卯累前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威信漸著先聲徭獍負險很驚者稍稍遁去不敢來犯都御史林公廷選甚奇之引為梧州坐營軍事無大小必咨焉辛未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鄉有王管諸峒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剽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嘯聚為患可蘭談笑麾之直擣其穴以次削平積功六千三百餘級癸酉擢廣西右江右叅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思田土官岑猛

逆殘之酷欲郡縣其地為流官韋林等因復起為亂

可蘭承檄撫處誘諸元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

十級因進勳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四級

都御史陳公金薦於朝曰讀昔養性絕綺紈之驕奢

清介持身飽戰攻之輜略可當大將巡按御史曹君

珪薦曰志正守定戎務久廢而復興勞息困蘇士氣

始作而方振戊寅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署

都督僉事於是飭兵政繕守備三軍作氣庚辰古田

諸處流賊煽亂郡邑騷然議撫與勦未決可蘭上使

宜欲照景泰間降勅激勸土官令遵調度 上可之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仍命之給實果致用命訖底戡定尋以總理五哨功進看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以手足頑痺之疾上疏乞休 上曰張祐殺賊有功偶有疾其令善加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冬督兵進討洛容蠻賊斬首六百十級辛巳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蠻賊克之是年五月特旨陞俸一級陞子姪一人世襲百戶兼白金文綺玉帶之賜嘉靖改元八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風疾復作累疏乞致仕辭甚懇切得旨以都指揮原衛帶俸調理既得請即扶輿東歸初在鎮時上思州土目黃鏐作亂可蘭密策懸賞購之於是土官黃廷

賢生縛鏐至麾下總督張都御史嶺忌其功以其不
先稟命也至是劾其懷奸避難速禁德慶獄 上察
其誣合照舊帶俸自是有終焉之志矣丙戌田州叛
兵既翦復熾禍連思恩都御史姚公鎮謂必得謀略
如張祐者乃有濟時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咨
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詢以
撫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
之疏于 朝復叛裔岑氏一人以撫其眾設十九巡
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父等果乞歸願願立
功自效因命可蘭部分其眾以便宜設除計略八寨
賦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三十八

而能恭伏波武侯之風過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太
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其上後死於高涼
之役田人立祠橫山祀之此其兆歟尤篤志文學喜
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輦以自隨暇卽延儒生
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偬不廢歷官四十餘年位至一
品未嘗營家室卑隘僅可容馬馭士嚴明成愛兼濟
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蔬者立斬以徇至於均甘若
士心古名將不過也以此所向成武功兵騎所至
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出園蔬果下無一跡思田
德慶之民至今德之其在右江較御史朱之職貪以
賦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三十九

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職畱鎮其地綏撫有方未
朞月民夷安堵已丑勦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
首二百級辛卯勦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等一千二
百級勒銘大隆山而還壬辰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
高州城池勢甚猖獗兵部右侍郎都御史陶公諧總
兵戚寧侯仇公鸞會委調左右兩江土官五萬餘以
癸巳春正月抵梧爲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峒雲
麻諸處賊巢斬首六十級時疾劇猶扶德處分軍事
不輟以是月二十日卒將士哀號如喪父母可蘭身
六八尺智識絕人裁決如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

抵于法然亦用是爲時所忌今大學士西樵方公嘗
疏薦以可當大任且曰才兼文武學有師承將舉之
挂印總鎮兩廣爲人沮止不究大用齋志以歿惜夫
距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一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公宏墓志銘

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楊公卒計聞 天子追悼為輟朝一日賜諭祭六壇命有司營塋事恩至渥也公諱宏字希仁容堂其自謂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珪者勝國末從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高祖也珪生斌以功陞蘭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賢父職賢生政改金吾右衛伐納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守陝西都司事遷家長安公之父也公生而豐頤龍顏音吐洪亮雙目炯然甫七歲都關公謝世舉夫人

賦徵錄 卷之一百七 三十一

道其受學于季真謝先生所即日記數百言諸童子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謝先生奇之曰千里駒也十有二歲入西安郡庠踰數載精通書史才氣淳淳逼人一時英俊相與頡頏以科第可唾手取也然廢叙及之乃襲為西安左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大饑人相食公獻救荒策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鄭公善而行之賴以全活者無算尋擢掌衛事于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禁令魯臺有失馬者愬之公公曰去盜還汝馬矣盜聞而懼明日果遺馬空屋中人咸以為神至于水槩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公

姻師也以射擊瓶隨領公厄于情受而冥之外室示懸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才疏薦于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于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公時兵備固原公復協同陶公清府庫之儲查監苑之馬巡按石御史謂公恃才越職而忌之當是時北虜不入寇者有年矣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雖捍禦有功然人畜不無少損石御史乘此劾奏公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問公曰殺其數可乎公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矣

賦徵錄 卷之一百七 三十一

周公益重之然公竟由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蔬食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之才而貧令其執牌職軍于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撫甘肅都御史畢公知此意贈公白金二百兩公却而不受秦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遂菴楊公總制于斯公獻策以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城鑿池募眾屯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遂菴公喜乃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遂菴公遂議築邊城凡幾百里費畫調度公之力為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賊于西瘡
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巴縣家壩三官堂斬首八百
餘級賊遂平庚午克右叅將備小河辛未克總兵官
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虜掠久無能制者公至集
將吏於前厲聲言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眾齊應曰可殺公乃督眾
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百姓大悅事聞詔賜
彩幣白銀千申蜀盜塚本怨等數萬人聲勢洶洶追
于漢中廟堂集議以公受制勅克總兵官節鎮巴蜀
公謂總帥洪公曰通誅之寇潛伏山野實無異圃但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三十一

巢穴深遠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必散洪公
深以爲然是時賊侵清徽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
繼之賊奔潰公追之管山縣戰于黃河渡斬首五百
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遏斬首千七百餘級賊
夜遁公曰保寧儀壠悉有官軍勦禦獨巴縣之人耳
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誰禦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
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
良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
公察知其誠許之于是投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
上嘉悅賜勅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其黨甚眾騁其

騎力莫敢與敵公曰彼騎我步破之爲難宜益騎兵
主者不聽其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投
降者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
衙公曰此僞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
曰愧先見不如楊公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遂羅織
公罪公不辯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
于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爲贖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
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邪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
遷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 武宗春秋鼎盛儲位
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三十一

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府三千營管操丁丑 武宗
大祀南郊備宿衛東天門賜大紅織金蟒羅服三襲
明日預宴慶成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夷亦不刺侵
處西海吐魯番回夷煽亂匈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
公議曰兵少敵衆宜通貢哈密專意套賊賊出套乃
事河西所謂易以計破者衆論始定辛巳改南京後
府坐大教場其年 上用大臣議以公克總兵官受
制勅節鎮淮揚總督漕運嘉靖壬午 今上皇帝卽
位賜彩幣三表裏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
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竇清查進通增

送渡船帶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克軍士告饑公請民
 運之水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進洋德水軍
 八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置把總就便充道江南
 直隸一總補入進洋兌于河南改山東等總新船亦
 進清江版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衛缺運軍儘本衛
 以進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請進事者仍還京操
 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
 故道建湖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
 趙皮秦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事漕司額
 外糶米折徵輕齋綱吏隨便益衰漸至那移弊不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言公曰厚斂于民復削于軍既非正稅而令軍民俱
 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
 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
 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
 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尚書陶
 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
 掌漕事云戊子淮安大饑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
 稅弛鹽禁減漕糧復請金煮粥存活萬人己丑賜明
 倫大典庚寅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
 泣擁舟不行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論置之在南京三

年復具疏懇 上重其雅志許之武臣都督致仕自
 公始于是文武大臣下至百姓事形諸詩歌張筵祖
 餞如二疏故事人咸以為榮癸巳正月過淮老穉踴
 躍挽舟五七十里泣涕而別公去淮三年淮人思之
 不已乃為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江都趙叔鳴為文具
 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壽七十有九歲公
 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
 志容堂雜稿容堂奏議自考錄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益隱懷卻公永墓志銘

孫世芳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卻公以嘉靖戊申正月廿六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諱永字世延別號龍泉齋出春秋晉大夫毅世序絲曼不可詳述我高皇帝起鳳陽諱聚者仗劍往從之建奇勳歷階指揮公高祖也聚生聖永遺業以死物事晉指揮使聖生清補脞調直隸金川衛清弟進調宣府遂為龍門人進之胤弟文亦蚤世今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文配魏氏贈夫人生子海寶公文文甫成童幼不可官文

康徵錄

卷之二

三六

弟玆姑嗣之累以功晉都指揮同知父海止襲指揮使今以公貴贈榮祿借母夫人陳受誥命云公生十歲失怙然警敏有大志稍長游庠校讀孫吳兵書乘藻鑑者業已器之弘治壬戌任行伍遇賊輒奮勇獻敵晉僉都指揮事乙丑賊寇虞嶺官軍困七日夜公出奇解圍當道交薦聲稱煜煜焉正德己巳晉都指揮同知既萬全都司篆權陽和獨石叅戎尋轉遊擊將軍辛未京輔盜興岷鮮寧宇上用廷議徵公兵公感憤敵愾靡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殆數萬眾凡迨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不已私一日待女

援同事文吏欲之公毅然曰母亟遣人物色其父母

而歸焉過郡邑搜閱志圖務稔知夷險俾從事弗迷

軍中得家音知母氏平安輒喜不者其餘初公受命

止燕幽齊魯及賊南將兵躡之斯夕戰不休時有客

謂公益守界需功成公曰吾豈越境哉第賊騎入深

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厲矣人臣在征戰

義得專安可襲常故也客慚退追至鎮江擒元慈殪

餘醜而大難卒衰迄今江淮間咸戴御將軍矣當是

時捷音上 毅皇帝嘉悅褒之璽書錫之金幣權都

督僉事屯鎮河間甲戌佩征西前將軍印鎮朔將軍

康徵錄

卷之二

三七

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寧夏孔棘移佩征西將軍印往鎮之旌旗所至倏爾改觀若率暨夷胥用褶服丁丑土番忠順王入寇 上命公佩平虜將軍印督三秦兵勦撫之公集將校論曰兵法攻心為上故善為國者不師也若知所以即戎乎乃多出文告布于邊徼以警惕之云茲役討不庭也今已誓番漢兵百萬眾某將可某地某師某將可某師某地母怯母貪母虐母縱罔克有勳毋貸義正詞嚴聲赫靈濯虜謀知所哀入貢焉既振旅旋廷臣列疏上擢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云己卯再受命開西三關權將逆彬忌之中

以事繫于理賴汪給事中掾章獲免焉已佩征虜前將軍印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公會撫監城之相與提兵境上防護一日既結宋時將捕公占象察形以移壘言撫監不可公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遜謝曰彼公蚤見我師魚鱉矣嘉靖壬午 上恩禮內外重臣使行人來錫公命旌城邊績成也癸未賊寇寧靜眾二十萬老倪慢號曰賊眾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備諭諸將堅壁過衝躬帥精騎往敵之沉謀英議懸合妙中計斬四十首輜重無算捷奏 上降勅褒賚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人

丙戌以疾懇辭方就間延臣更薦之再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眾驚曰天朝將卻太師矣戊子疾轉劇累辭命允三月甫痊即起僉左軍都督事又東聽督軍又督京城內外巡捕都人宴肅癸巳賊逼三晉羽檄日馳 上拊牀思大思兵之朝臣僉謀推公復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偏保虜開之中宵北走迺雲中師奸紀公借少司馬劉公源清問罪焉於是謀殄渠魁罔治竹從審機用問賢賞待勲地方寧輯然有未盡知公者以師老財費言因被黜歸里公于于也癸卯閑住肘後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公惟虜年來我輕宜示強乃毀垣許入賊疑懼無犯越歲始糾眾寇渡口公躬擐甲冑指揮將佐斬首五十賊氣索然 上聞復勞賞然公年且暮尚矍鑠不自倦于勤也塞垣未飭烈懷憂忙用餽糗糧手版幹議遠邇揣厚薄不愆于素屹成巖險即謂公為長城非邪乙巳數上章以老辭歸怡泉在歐樂融融矣乃三載病彌爾進二子訣曰而父官六十年簡書受三十統縉紳薦揚六十疏戰大小百有奇即諸將未而父優而父何憾也但念世受國恩而曹幼罔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子矣言畢日瞑 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人

聞之震悼遣官諭祭下太常議謚隱懷可謂君臣之義克協終始矣

都督同知謚忠愍刑協守大同地方左副總兵

林公椿墓志銘

謝淮

林公諱椿字永年別號南山其先淮安府安東縣人始祖成大同右衛曾大父而上悉世其業乃茲以武功封昭信校尉大父盛封昭勇將軍父業歷官至都指揮鎮國將軍其族漸著移居大同鎮城遂家焉適母任氏母王氏南山公將誕母夫人夢二龍交感於室門寤乃生公甫三歲知孝讓狀如成人禮十三歲國公得風疾月餘衣不解體病革水漿不入口祈諸神願捐壽益親居喪哀毀骨立葬祭皆如禮歲時伏臘率諸子姓拜掃風雨不避髮右衛指揮僉事團練管隊見官府靡不禮重尋擢把總統部眾邊敵斬獲賊首十顆陞指揮使由此輜略益闢聲望益著維意所向目無勁敵推陞右衛城守備甫歲值大廟灣之變身披重創不克視事乃乞休老毋遮道羅拜畫像脫靴至今猶然尋愈守備朔州維時虜眾南下肯嵐係腹裏劇郡乃特選改其任公至極力經營百費具修巋然壯於邊陲值夜分公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無語而出公速招一人叱令持去且日集諸吏鳴鼓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為官暮夜受金為貪耳比與爾

為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二十三年春公

拜協守大同副總兵年纔三十餘壯懷忠志益肆激發每讀岳武穆詞至殮肉飲血處憤惋歎曰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豈容旦夕忘此與人接談必以捐軀殉國自許居家過祀事則齋戒獨宿臨事戒懼每用古十尤精靈棋經稽驗不爽性好修合醫藥歲每捐俸濟人多所全活凡軍中嬰疾者即僕視脈藥用是軍深德之營修塞垣與士卒同苦即飲食莫之或辨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遣懷止之日士眾且凍餒直衝吾尚敢他縱乎丁卯秋提兵右衛瞻總先坐歎歎泣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椿有今日皆先人所遺也報本返始可無表著乎乃立石墓表碑文二通事母孝每食必親薦母或不與即廢食不自廢享處兄弟殷睦細大不遺子姪輩各教以耕讀家門輯和頻年公嘗夢與賊戰叱咤之聲雖寤猶壯烈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母若承訣意卒之前日虜勢劇寇邊公衣甲將躍馬重與母氏叩首不覺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公率寡弱至挑坡墩猝與賊遇日已至申鏖戰虜勢少却乃傳聞張總兵官惟所不虞公頓足大聲誓不與賊俱生

戰而西維時賊衆併力四集重圍夾門矢盡勢孤遂
為流矢額傷即氣微幾絕而日尚墮裂齒尚咋切兵
潰賊合餘威懾襲猶交相駭愕而不敢近者久之樂
時事聞廷論交揚有曰具折衝之勇負同仇之義心
甘進死義重舍生有曰見危授命委身徇國稱將士
之獨難勵臣節於匪懈特蒙 俞旨游拜 殊恩廟
祀邊庭恩隆後裔誠近時所未有者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公大猷行

狀

趙恒志

公姓俞氏諱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始祖諱敏從
高皇帝征伐有功授百戶隸泉州衛其後太宗絕公
父諱原瓚以支曾孫嗣前職母楊氏以弘治癸亥六
月十四日生公公生而穎異過人長而慨慨以家餘
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闢攻古文詞思致深遠家故
貧甚意豁如也嘗校易一曜王先生宜雲術林先生
福得虛齋先生之傳最後開虛舟趙先生本學以易
推行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著書輅鈴內外等篇復從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授業故公之學深於易而精於兵嘗謂兵法之數起
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為一
人也父歿棄諸生嗣官應嘉靖甲午武闈入高等登
乙未會闈第五人除正千戶守禦金門用儒術治讀
法服機昌俗為之一變癸卯虜寇三晉 詔選天下
將材公躍然喜曰此吾滅胡報國時也策如京師給
介中丞集齊丘公以書投大司馬求試於邊復以書
投大總制謂北虜自 成祖北伐後未嘗以大陣勝
之犬羊之性無所懲創猖獗日甚今當以節制之師
合為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定長技效技藝

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全盛而兵食
食乏非所慮也嘗入面對公折其素號強兵者為弱
號強營者為虛不早意毀見以求合也總制公壯其
言然大同當事者方以客兵冗費為憂上疏言之公
亦察總制意不在違書語所知祭酒松溪程公曰朕
觀今世皆幸一時目前之安而未有欲為宗社長久
之計者也屬有以公南人不宜北用移公守備汀漳
大陣破虜之志既不遂而東南山海之關無寧歲公
身繫重輕席不暇煖者幾三十年目茲始矣丙午海
寇康老等作亂公發舟連破之盡奪其器械併斬共
賊數保 明史卷之二十七 明史 卷之二十七
三百餘進廣東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新與恩平
周賊譚元清等屢招屢叛民歲苦之公請於制府約
菴歐陽公曰賊分劇易治有緩急願無中制也歐陽
公許之於是修保甲增管堡使良民自為戰守備而
公單騎遍歷諸崗推至誠陳禍福以曉之至親教以
劍術賊見公劍術勁捷變化如神莫不駭服有蘇青
蛇者手格猛獸為崗所推公料其負固給至墟市斬
之明日詣何老猫崗令盡還所侵民田數十頃其諸
巨魁以次服罪撫處其眾與之更始良民不畏賊新
民不畏兵而二邑平已酉安南范子儀擁眾三萬入

寇羽書交馳議者咸謂當備之陸公獨抗論防之於
海是時調兵未集公計緩之而後以所謂舟兵伏于
寇頭嶺賊意我無備直犯欽州伏兵出其後襲之盡
奪其舟追至永安萬寧連戰破之擒其弟范子流俘
二千一百級子儀跳追及海東雲屯賊窘交人函于
儀首詣鎮南關乞降交州定初公出廉時廉守饒公
舉酒曰即如將軍笑可幾時班師公笑曰吾行四十
日當與公會已與言符二十九年黎人符欽文叛公
提兵討定之俘獲千三百遂盡處黎之笑因夷俗而
行漢法黎人感悅建祠祀公進實授都指揮僉事守
廉兼 明史卷之二十七 明史 卷之二十七
瓊州等處參將其冬倭人入寇浙東尤甚移公參將
浙東至則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
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中丞思質王公亟為大調福
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小而鴨勳大而合戰於是松門
普陀烈港昌國臨山觀海諸處連捷凡俘千五百甲
實進提督南直隸副總兵公始至見在之兵不三百
而所徵諸道兵未至倭盈數萬眾寡懸絕公與制府
半洲張公議權刷河船集土兵扼險守要防遏內突
至乙卯乃得以所徵永順保靖兵與倭戰平望橋王
江涇破之以闔兵戰六金壩秋毋亭英德湖破之凡

斬九百六十餘級而倭之據村鎮者氣奪矣會監軍某者求貨於張不得讒之論死而公亦以始至時建用兵難易之議或持以語華亭公不知也分宜謂公故略已嘆之禡公職公以候代未至猶提兵戰吳淞江再戰營前沙又截之茶山洋擒斬五百餘級捷上諸公卿通會請以公克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官復公祖職百戶尋陞前軍都督府僉事舊倭之盤據舟山者有年所我師相守已老公佯不戰而宵投解將張四維夜縱火襲之斬一百四十級乙卯進都督同知新倭入沈家門與公水兵遇俘五十二又戰小姑

廉徵錄 卷之二百七

四十六

渡斬二百四十級徽賊王直爲倭嚮導朝議必欲得直甘心公議與盧帥不合制府是盧帥後雖得直殺之而倭之被誘來者焚舟殊死戰逸入閩地梅林胡公以不聽公言爲悔又患閩人憚已因論公違節制不窮追以自解已未遠赴詔獄錦衣東湖陸公力救得免令立功北邊自贖至則與制府同野李公論胡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莫如車於是議制兵車衛木爲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騎庚甲卒與虜遇安銀堡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虜萬計追奔逐北數百里同野公因以其制講於朝置

兵車管也時湖廣總制黃公雅知公材特疏薦之復公參將分守鎮寧辛酉廣賊張璉聚眾數萬攻陷江閩諸州縣改公參將南嶺從三省將校會勦時璉已離巢寇掠眾咸謂宜引兵擊之公曰法在攻其所必救乃疾引兵萬五千登栢高嶺俯擣其巢璉果歸巢縱擊之斬首千餘瓌探險口固間詒璉出戰擒之廣人爭功慕取璉首以去公不爲憾也乘勝遂誅賊林朝職等諸巢帖然進公副總兵鎮守南嶺汀漳惠潮加祖職世襲實授副千戶壬戌倭陷興化城都指揮歐陽深力戰死之進公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

廉徵錄 卷之二百七

四十七

如故是時閩兵大挫公私匱竭幾無措手閩人洶懼督撫移節福清劉將軍駐兵江口皆莫敢戰戚將軍提浙兵制府二華譚公奪情起用俱未至公以次年正月從南嶺疾馳入閩時賊據城而守以逸待勞我師初至饑疲甚公度戰未可速則按兵毋動而布營列柵壑谷清野調遣舟師密布海外賊進不得食而遁不得出固已困矣及譚公蒞鎮諸道兵畢集乃會戚劉二將軍兵分道並進賊饑困倉皇盡陷壑中殲之初公未至莆人謂公必迫城決戰以幸一勝及公故爲持久衆論囂然至爲飛語聞于都下公意氣自

如也制府在道聞而是之甲子倭寇二萬海賊吳平
 船百餘山寇藍松三等滿惠湖間陳紹祿掠延平梁
 道輝抄汀州伍端葉丹樓亦各聚眾萬餘尤標悍善
 戰公單騎入紹祿營諭而杖之責使驅道輝歸峒出
 汀斬之遂會兵進討斬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
 普溫七款藍松三葉丹樓伍端殺倭自贖凡得千
 三百四十惟吳平揚帆海上以迨時廣中舟師未集
 而聞師快於速戰竟不得平公坐論免丙寅制府自
 湖吳公自於朝請留公計河源翁源尚賊二崗皆絕
 壁峭嶺不可步騎公分處裨將密投機宜進兵仰攻
 賊巢卷之二百七 四八
 斬亞元於雲溪擒廷鳳於東崗殺永清於確砍山乘
 勝進擊五崗焚其巢賊遁追及白沙塘擒元潔諸小
 崗未下者傳檄縛其首以獻二縣平隆慶丁卯惠州
 賊王西喬糾眾與李元立等合黨四千執府佐殺百
 戶公督裨將魏宗瀚移兵淡水凡三戰斬元立殺永
 清生縛西喬惠州定吳公上其功詔進公都督同知
 佩征蠻將軍印使征古田已巳海賊曾一本犯廣州
 覆軍殺將詔公以所佩印先平曾賊公始建洗海之
 策議船與兵異論紛沓久之卒從公議乃得與閩廣
 將枝南征於是銅山柘林連澳之戰一月三捷首惡

授首俘四百餘進右都督辛未去五羊經理古田古
 田桂林屬邑也自弘治間為猛獍所據出入省會襲
 殺將吏無敢問公建議討之調兵十萬督七將軍三
 十八校分道進勦凡三月俘獲七千四百六十六復
 其縣處其民而還以功授世襲指揮同知進南京右
 軍都督府僉書尋改鎮守福建總兵以不候代免公
 至是年踰七十矣朝議猶幸公之豐饒可用也召為
 後軍都督府僉書時京師雖置車營而其制久廢以
 女銀堡之已事屬公提督設法教閱公因舊制而酌
 損之大而不重輕而不虛進退縱橫涉險渡水無往
 不捷卷之二百七 四九
 不宜陣列十千營分奇耦進攻退守各有成法京營
 連之推之宜大山陝諸邊車制今具有司丙子加都
 督同知戊寅以老疾乞歸者三賜致仕已卯歸至家
 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壽七十七計開 上遣奠
 六壇贈左都督命有司管葬事公四為叅戎七為總
 戎皆將別將一人坐府一督京營得入直預朝議腰
 玉者三印新鑄者九其所佩者特旨故非勳臣不得
 佩者也領勅十五道制勅一道歷官四十餘年大小
 百十餘戰得功三萬五千餘級曾祖齊祖廣父原瓚
 贈皆都督曾祖妣何氏祖妣黃氏妣楊氏贈皆夫人

既陳氏封夫人子男三公性寬大而有容謙遜而不
 伐起家儒者以至大將誦法聖賢慎戰好謀非欲以
 智名勇功斬首捕虜聞也臨敵制勝算無遺策什圖
 伍攻計必萬全閱歷日深功名愈盛此處有警方以
 公請彼處有急復乞其畱然或因以成事者公不必
 已出也或因以蔽罪者公不屑自明也治軍行師紀
 律嚴明苦樂與共人畏而愛是時尺籍為虛兵無素
 練一經鼓舞皆成精強公初入莆駐兵平海迫賊而
 營與賊相持山無竹木而與泉二邑供給不至仰糧
 於海而運亦絕兵中脫巾告饑者二日公令毀燼屋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為營採野麥而食衆心以定莆人以為怨公第仰歎
 曰自吾為將三十年未嘗擾人一草一木豈今日種
 孽父母之邦哉輕財樂施周貧恤親故人賓客隨力
 濟助情意浹洽童時侍父濠市見人病涉跪言兒必
 復梁斯橋父曰見母忘及其以事過家首捐俸金五
 百竟踐夙願往來德之立碑道左以志永久諸如此
 類多矣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劔經射法戰車
 續武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讀公集者知公之學
 莫非兵而其論兵莫非易也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紀

俞氏之先出自鳳陽霍丘始祖敏從 高皇帝驅馳
 天下四十載始為百戶于泉歷五世六葉而大宗絕
 今贈都督僉事原璣其支之曾孫也念先世勳庸不
 忍殞謝竭貲忍苦四如京師而俞氏之勳賴以復世
 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穎異個
 儻甫著配時出語輒欲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
 自命人或訛人則慨然作於詞氣以為舉世皆縮首
 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不再爨太夫人楊
 氏刺髮紉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鬻米以歸益勉志
 攻舉子業時泉中名師一耀王先生宜雲衡林先生

歐陽修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博雅方正受易於蔡虛齋先
 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
 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仁義之奧趙先生常即易以
 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
 能總統融貫於三師之意而闢之所未論愛松公薨
 襲其官始學騎射指能知簇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荆
 楚長劔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關良欽釋劔
 謝曰公異日劔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劔術益悟常
 山蛇勢以為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有五體雖將
 百萬兵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陞正

一第丁一 冊 黃多日 全書第 6 頁 54

千戶視篆金門金門需松難治公既至導以孝讓
以詩書民有訟者虚心聽之不入東矢各得其平
以期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是非與衆共之在
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於
金門勾攝某人也丙申大饑殍死相望有司發賑
官多議審戶則望霄墨胃施不當餓盡召赴州郭則
離鄉舍次不可且夕得食死者轉衆矣公所領賑同
安東偏也速出教令民各按其鄉每詣一鄉令民數
地而坐公獨行坐間審其爲餓者也以華識其類就
授以粟使得受穀於官蓋三日之內凡骨立色萎無
不得穀者又得以其數日之糧資買販興藝作而自
食其力其瘠憊者亦得以其粟資於有力者給賑以
歸其尤急者得以片紙貸升合之粟於鄉隣蓋所活
者萬餘人其秋有司發兵捕官澳盜顧擾民公率兵
欲往止之率與遇而兩發刃以鬪公亟令我兵坐彼
兵乃不鬪竟治其兵長無敢擾民者時閩廣海寇乘
風遊劫上書僉憲伍山論其事陳呵之曰若武人何
以書爲杖之奪其篆金門人流涕爲作生祠其秀士
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劔法者給役其
家不肯去癸卯虜寇三晉張甚詔選天下負將材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七

五

御史南湖徐公宗魯集諸司博選武臣無敢應者公
獨整冠扶帶趨踰而前慷慨而言曰臺下奉明詔選
逸帥無踰於俞大猷者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
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朝廷大用之大効小
用之小効計可以寒明詔矣御史心奇之題畫齋其
家遊京師公夫人陳氏內理絲絳公弟志弼外治生
事以奉大夫人于家意甚愉也公至京師主於中丞
集齋丘公養浩者久之丘公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
識社稷之器也上書於兵部尚書東塘毛公侍郎聯
峯翟公其大意謂今虜所以匪茹者以自 大宗北
伐後未嘗以大陣勝之也今欲以節制之師爲一大
陣以破之則莫若辦馬步以定戰勝之長技教技藝
以倡邊方之勇敢重正兵以備虜馬之衝突書入召
入對公取其素號強兵者而折其爲弱指其素稱堅
營者而指其爲虛不卑意毀見以求任也翟公嘆曰
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以武弁目之
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計決於一策士之口矣
乃以公奉勅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如治金門也
作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爲文會日教士擊劔間於四
方林箚盤結遁寇一旦悉平至今武平人最號精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七

五

賊不敢遁而士人猶能傳公易會海寇作公發海舟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自賊行海上未嘗有此挫劬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虞公侍御和菴趙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爲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嗣焉時新與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憇聞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徭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糗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陳令民得自爲戰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四

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崗以數人從崗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劔術勁捷變化如神崗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崗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首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

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何老猶崗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俘乃綏其新附開誠示懷與民更始教教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迨浙福督府朱公統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命懸於公不可其去竟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非別將所勝也使者趨公行新恩人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髮瞻鬚奪公與肩之以歸數日不得發曰且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五

留公數日亦遣我數日之安耳公畏督府命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民間之悲號如失怙恃焉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漢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漢已爲其民阮敬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偽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爲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脩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脩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築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

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擗河船四傍遮板蔽蔽兵相周行河溯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柘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有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憂張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至趙即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且夕且至奈何以欲速成大計哉趙怒遂擗張通倭以聞敗日賊出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五八

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保兵由嘉興戰而北永兵出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已而以關白徐公也噉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而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

哉嚴公欲遣中校遠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遠召之漳人必有不安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公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官若不知者於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五九

海上無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數萬籍樓船爲多耳公嘗言海戰無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事余從公過普陀出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月明須臾得避礁夜泊大洋中如衝村簌踴書曹俱反逆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余能戲謔飲食耳又公行馬踏風作公急斷緯船不覆他舟解緯則覆又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藉他小舟以濟則海上飄忽尤與江濤不類蓋亦危哉時天

子必欲得直督府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辦士蔣洲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揭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荆川唐公順之為之請於朝云鏜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徒悍終為後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船將以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南諸島直臘呱哇猶有椒木奇貨可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六

為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若若為賊者招我來許我為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諭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於明州僕如也二華譚公為公恤之上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於市陌岸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為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關而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李士

資中國用也 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逋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為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為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宜諭其國王則 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為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 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達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志曰吾

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為炳
 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既重 上信之嚴氏亦樂其
 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
 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
 俞帥人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人往謝太尉太尉
 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為
 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為公穆
 卜左都御史崦山周公見公入避正堂出教云有敢
 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
 萃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 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即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士

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為 上言之武英公為
 國惜體其獨為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
 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于胡公胡公深悔且致
 書於嚴公為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
 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遠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
 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剿殺
 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既而
 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米銀交委張四維計料
 要地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
 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門節制未嘗敢違也痛

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時絕
 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躍之際瀆死復甦何啻數十
 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
 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
 刺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破滅北虜以慰 聖心
 實臣夙志軍門為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為軍門薦臣
 疏五去歲為德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
 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平
 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
 邊立功庶捐大馬之軀圖報 聖恩於萬一臣無任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士

激切頓天哀懇之至 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停
 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袁王之
 美銀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懟之聲其與思質王公
 忤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邵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
 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
 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況死生貴賤哉迺東出
 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之前猶運之掌
 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輟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
 抵掌曰徵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
 夕歡談其契無倫公卓出新見制兵卓營獨木為輪

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壑揮指如意而無滯滯之患
 強弩神銃擊堅及連算第龍所而虜之弓矢不能及
 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
 縱騎最謂備筭後有作者弗能易矣曾以其車百輛
 步騎三千控虜十餘萬眾於安銀堡虜救死扶傷追
 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例同野公以其
 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固不喜
 公公亦不欲以已長技奪邊將印佩一年之間章疏
 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蔡
 峯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鍾某恭將之命又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四

矣諸苗皆承昔時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
 戒不敢動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眾數萬人攻順
 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
 道竝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
 子儀之於吐蕃耳詔以公為南贛參將胡公移公微
 曰賊棄巢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
 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
 我若以師追之必悉眾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奈
 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
 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致鹿而還還則碎於熊明矣待

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
 登栢嵩嶺嶺俯闕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
 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
 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
 不早自擇福欲從璉就佛磔耶命將軍威震天下信
 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就璉自贖
 哉若涕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
 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
 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
 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五

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腊投奇計無堅壘
 早縛名酋却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
 一人以示恩信於賊今饒人已構祠祀公矣遂乘勝
 誅林朝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 上悅賜白
 金陞副總兵官賜璽書加節鉞以公總制江湖閩廣
 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菁蒙密蕪
 奸伏應後終為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
 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
 於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
 敵可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

發書唁之聞其計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勳在東南 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未滅又安知不如漢宣帝赦蕭望之故事乃逮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閩中海寇無慮數十萬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 上怒督府諸司青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於崎嶇死焉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整溝東西通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遠戚公兵作減倭

嶽傲錄

卷之二十七

李六

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遛語於朝公不為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為營與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與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為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於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末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真知公則惟綸乃不為泉楚所咻然又不能

嶽傲錄

卷之二十七

李七

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鬪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子遺矣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曰萬勿速戰以四

為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實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蕭愨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為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借公平之詔公移鎮其地 天語峻切而諸崗山寇盡於三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普各擁眾數千劫提縣令陳

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
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迄無
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
道謙持節往督陳紹祿歸尚令無得復擾民公至
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俯伏願受
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輝歸尚通汀其黨遂
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黨亦散會憲徐鏡湖
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
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
出陣前舉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慶

取徵錄

卷之二百七

李八

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
爲伍端所執在繫纏久遠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
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悔俞尚志持節
鐵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
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遂白
二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
程鄉往潮藍松三葉册樓俱以次欵之乃遣人誘吳
平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涕泣願以
身投於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
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海

嶺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自湖吳公桂芳曰
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
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闢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爲生
路山賊之以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遣哉誠膏大集
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皆寡不能取
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
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住淡水
蘆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淡水又慮蘆清賊出兵之後
公乃爲一陣以當蘆清益嚴軍令進攻淡水賊閉門
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

取徵錄

卷之二百七

李九

首一千四百蘆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
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
大破之擒斬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
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爲墟廣州非公所轄地
吳公請於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
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
矣且當欵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
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謂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
爲備分財而競公偵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
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於計事之初不爽也

時廣中經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每嘆口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誅之寇當時欵處以湖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巢穴令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此成擒必矣若其機先實使得由海而進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為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於朝以十萬之師興二源之彼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七

之而屬公總其軍公聞罷即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闔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為大猷罪故大猷亦隨眾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不為計欵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常事有所行出於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

亦無以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詔者其以是歟若林壑之想旦夕惟勤非故為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達是不忠也廟廊諸公多然之者二源諸山環哀千里懸峭嶽巖賊據崗圍奪如蜂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為棚棚內為時聚眾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偽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數年而莫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盛驛從充備釋入統東賊人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七

聞之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千餘人賊據確砍確砍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天守之可以俯制萬眾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為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壓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讓之曰既輸誠降附奈何又潛入他巢為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為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陟仄賊不虞我兵之由之

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關王鸞給之曰此必移師誅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金三千把總黃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拔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剛死間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向賊率眾下關如高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七

尚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尚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即發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旬伏自請擊黎永元以贖憤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簿中有伏先期遣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白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稍却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尚伍尚連絡險崎公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

林友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奔之火矢烟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昔各令人統束之者徧移檄令縛其酋長以獻諸尚悉平吳公上公功於朝曰俞大猷行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真充國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當有偉功制曰是余謂是役也束諸巢如圍猛虎戰高山如履平地名酋悉執刃近不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吳公首定兵謀厚任將軍兼統五路權不多分機無遺制克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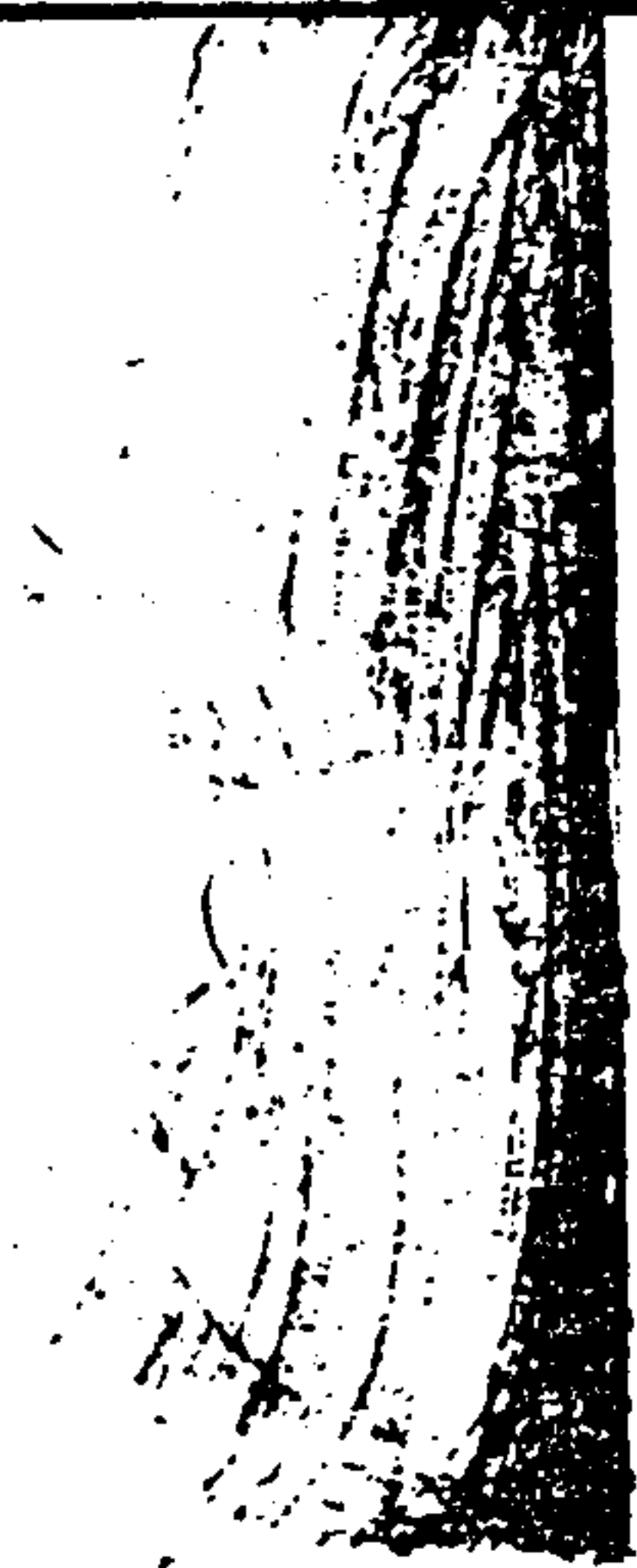
咸厥功固其所也迨乎朝議異同乃獨抗言正論以爲將軍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將軍則知人善任上將之道个臣之斷斷者也尤其難哉時王西喬糾眾二千執郭同知殺百戶御史以聞詔殺之王西喬乃與李元立併眾四千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清眾二千掠東莞之南御史小川王公謀公殲之公曰今兵已老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便糧餉也遂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戰而生縛王西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賴李後黨盡降乞爲農民一方以寧吳公以廣西徭種錯良民以居

數作亂自弘治間陷古田縣殺總兵叅政近復越會
 城為劫者二非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秦公鎮
 守其地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佩將軍
 印綬皆世勳之胄不閉夷情上疏除其任朝廷乃以
 征蠻將軍印綬屬公佩之領勅十五道制勅一遵行
 當大布威惠懷格蠻方以恢宏聖化未行既也公每
 未事之先必周萬全之算既事之後每垂悠久之慮
 其計萬全底成績則古之名將蓋多有之其垂悠久
 之慮以戡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備者
 也於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善後之策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十四
 可百世因之蓋得易先康後康之意文正之所以治
 蠱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直截易簡灑樂快闊
 不為町畦畔岸卑已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視死生若
 寄興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輕財利好
 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寧人負已
 無已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
 跖弛解慢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入盡付其弟不
 一問焉近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千言以明俞
 氏之宗宅心公而慮事詳矣曩赴詔獄史玉陽以數
 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城亦被逮命守者以遺之

此其大者蓋公所以就大業之本也其他嘉言善行
 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為矣而猶未知
 其所以為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為將者耳今撮其大
 者表而出之俟論世者考焉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十四



榮祿大夫錦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贈右都督從兄劔峰公鉅行狀 孫鑣

孫氏之顯自忠烈公忠烈公餘姚人諱燧父曰大使

公諱新祖曰處士公諱溥其上世則自睦州徙也初

徙者曰三司使公諱岳在後唐明宗時至忠烈公十

有七世矣忠烈公仕于弘治正德之間歷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反抗節不屈被害 肅皇

帝即位詔贈禮部尚書諡忠烈推及祖考考比皆贈禮

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已又廢一子為錦衣衛千戶世

襲於是我伯考孝子公應詔至京師而孫氏遂著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又七五

錦衣衛矣忠烈公益三子長即孝子公諱堪武舉第

一仕至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

次符卿公諱輝仕至尚寶司卿次我考文恪公諱陞

進士第一甲第二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諡文恪皆別有傳志劔峰兄孝子公子也諱鉅字文

鼎劔峰其號初孝子公娶潘夫人無子乃置側室宋

徐二人久之竟無子忠烈夫人甚憂焉一日晨起詣

忠烈府君神主前告曰大兒堪孝順兒也奈何不昇

以一兒乎夜夫人遂夢忠烈公衣冠如平生從者持

一盤盤中盛一兒傍攜一女曰吾為堪送兒子來此

玉桂也是歲徐宋皆孕及免身宋生一男徐生一女

故名兄曰鉅名姊曰桂從夢兆也兄生而淳樸不為

嬉戲在童年有成人之志弱冠以應襲補京衛武學

弟子每試輒高等嘉靖三十一年舉會舉第九明年

孝子公為都督僉事年七十二以忠烈夫人喪乞休

南歸兄嗣職為錦衣千戶其秋中武舉第五遷署指

揮同知而孝子公竟以不勝哀卒於錢塘之北關舟

中矣今例列武階者有喪第服喪不得解職而兄痛

已不得送親之終也甚悔恨急願還鄉葬父因乞卹

典疏奏之 天子憐其意准焉後二年 天子採御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六

史議旌都督為孝子是歲兄至京師晉南鎮撫司管

事兄雖以武奮跡然不廢文業雅好讀書又喜為歌

詩時時招四方騷人墨客結為社友宴飲之間篇章

爛然其詩法陶孟有冲淡之味見者稱之以為即今

世之詞牘不能絕也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 天子

大營官室賜兄以巡督之勅明年大朝門成遷署指

揮使後二年内殿成遷都指揮僉事其冬晉錦衣

衛管事後二年皇極殿成遷都指揮同知又後二年

奉旨提督街道其秋以平泊道路功遷署都指揮使

莊皇帝改元奉勅提督巡捕提督巡捕者西司房

也衛中蓋有兩司房其督察諸不法者號東司房掌
衛事者領之權最重其次則西司房初西司房之缺
也資當及兄而後進者爭欲得之或賴事要人以求
攬越兄獨退然有以自守泊如也人聞以謂兄兄曰
才而遷不才而淹固其職耳終不一往謁會 天子
明聖大臣守義竟用兄其畧以 裕府宿直勞遷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管衛事提督巡捕如故其治以
不擾為務衛中政清隆慶三年以奏最遷都督同知
又三年而當今 天子御極以奏最實授兄自以承
世爵之重懼有失墜恭謹自守嘗曰夫爵非吾有是

狀後錄

卷之二百七

七

祖宗之遺蔭也得保此爵以傳及子孫即為祖揚休
衍慶至無窮矣設奇樹譽非吾事也其素志如此故
其居官也循守矩度弗踰尺寸未嘗更一法造一事
即有所建立輒掩其迹惟恐以材能自著招人忌也
為人仁厚出于天性遇宗族故舊有恩窮迫者時時
周恤弗望其報人多德之者自兄晉實授都督同知
推恩褒及三世曾祖祖禮部尚書皆加贈榮祿大夫
妣皆加贈一品夫人考都督同知仍贈榮祿大夫二
妣加贈一品夫人於是兄泣曰嗚呼我祖考忠烈府
君矢忠殉國不顧一身之死功存王家而贈爵不至

一品及我考都督府君至一品矣而不得推及於先
豈非恨哉今予以非才承祖職無纖髮之勞沐茲殊
寵是天所以報忠烈府君之功欲有益其未足也敬
之哉無何以疾卒時萬曆元年八月十八日距生嘉
靖二年十一月九日得年五十一詔贈右都督賜祭
五壇命有司治葬所著有思則堂稿四卷行於世嗚
呼我兄立朝二十年餘奉法守職小心周密智不察
察而有持重之望從容侍衛之間竟以令名終是足
以嗣美於先人而庇賴其後矣即秣戾之忠信富平
之善慎何以過哉

狀後錄

卷之二百七

七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萬公表

墓志銘

澹園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
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
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
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間鹿園萬公與之
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
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
公歿屬汝中為狀而應德銘之公何應德亦歿迨今
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昭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七十九

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鹿
園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
兵歸之賜名斌克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略
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
漢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
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詔
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第
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
脫略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
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願額有三文風神炯炯

慷慨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

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
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畫出治事夜侍恭人盡
啓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苦枕
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
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孝我之痛也姊歸郡
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愛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
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宦游奉母就祿家產所息
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為授貨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
之相繼為諸生嘗十地得佳地即以與弟曰使他日
以後錄 卷之一百七 八十

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叢書
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
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頽首作求田問
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為奇置第
一眾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
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為漕運參將
者二漕運總兵挂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會書皆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較公歷清既久國計詘
贏河渠通塞 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
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

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沈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榮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感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濶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濶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隄防原備河衝入為漕管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

賦役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所謂以病為藥也渴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過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

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皆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齋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股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

賦役錄 卷之二十七

十二

田重慶為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趨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會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妻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為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

令士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滅
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執利議行歸者寢泉賊寢衰乃
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艘若干內地稍甦因
作海寇議所為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汪直
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鄂人
蔣洲張惟遠使為問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遠約
復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賂當路前未及行而
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果
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
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八十五

夷狄伊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
羣夷異類居處寒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
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屋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
善戰善陣之人而於善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
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
為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
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千古方製參
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

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
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死死而衆而
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
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上俗漸宜心無
變反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
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
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
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同志是則深可憂耳
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
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敗以取魚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七

八十六

國一斬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傳大都公
聞之日夜東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
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
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
訶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
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
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
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
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
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

歸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淡之乎其論頗
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
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
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誠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
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
汝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
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越
詔獨往而詳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
至命與二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八十五

物為無為跡者嗚耶為文敏給陳暢直為胸臆所著
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沙藤
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文集玩鹿亭詩抄濟
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
僅供體粥諸為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
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
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
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
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嗟乎公晰理窮微
細入毫芒而臨陣出奇有育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

軍風走電擊不可狎視而禮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
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髮髯狷國之志則至死
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
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采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
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益加
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為池噴雪撼山萬惟千奇哲人崛起
濯緜其涓玄宗釋部是究是迫寒裳歸儒孔孟我師
域中二大維房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
既高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過蘇門報甲揮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八十六

以一杉竹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虎城人日壯哉
公心靡盈驅民于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躬為殲
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
乃施乃流演進茫茫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
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
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目錄

都督府三

都督僉事

胡通

高顯

徐司馬

袁義

呂毅

謝彥

王倫

獻徵錄一四卷之百八目錄

引通

周望

彭倫

李泉

馮楨

楊銳

王縉

田世威

呼良朋

劉謙

何德

王埜

耿懋

趙清

崔聚

許亨

黃寬

都勝

李銘

張安

劉淮

劉重

孫堪

趙崇璧

尹鳳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梓行

獻徵錄一四卷之百八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都督府三

都督僉事

前軍都督府僉事胡通傳

胡通合肥人至正乙未 太祖駐師和陽通挺身來
附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攻溧陽小花圩等處丙子
破壁于海牙水砦克建業定京口以功授總管從攻
甌陵下之尋取宜徽戊戌十二月從 上取金華已
亥克諸暨攻越州陞鎮撫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
陷太平遂犯龍灣從擊敗之辛丑八月從征友諒破
敵徽縣 卷之二百八

江州偽都徇下南昌自是戰彭蠡平武昌陞指揮則
使甲辰八月從征贛州乙丑正月熊天瑞出降遂平
贛州改贛州衛指揮副使洪武元年二月壬戌會征
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率師由韶州直據德慶四
月率師略定英德清遠晉江連州肇慶等郡邑進攻
德慶遂引兵會永忠於廣州降元守將盧左丞陞指
揮使陞僉大都督府事改前軍都督僉事數年致仕
而卒

中軍都督府僉事劉謙傳

劉謙合肥人元季與兄友仁各起兵保鄉井聞 太
祖義師為衆所附遂與兄俱來歸命往長谿謝元帥
下參隨胡大海克取黟縣祁門建德等處授友仁中
軍左元帥府右副元帥判仁安翼守禦太平縣與雙
刀趙對敵歿于陣已亥謙襲兄職征進饒州克猪湖
寨八月征浮梁攻饒州辛丑三月革樞密院開設大
都督府八月從 上征陳友諒拔九江偽都取興國
府石榴寨徇下黃梅廣濟十二月招安江西壬寅調
守江西癸卯三月調從征七月大戰陳友諒解豫章
非徵錄 卷之二百八

之圍克復吉安招徠安福州克復永新策應袁州甲
辰征進萍鄉虎背寨茶陵州調征湖廣岳州乙巳三
月奉命守禦吉安吳元年三月調除南昌衛副千戶
月隨征福建洪武元年克建寧等處四月扈從
車駕幸北京陞河南右衛正千戶閏七月收信陽光
石陂等處寨克王保保軍十月調守陝西七年陞廣
武衛指揮僉事調守潞州十一年陞特進榮祿大夫
中軍都督府尋以疾乞致仕後封流伯永樂十二年
卒輟朝遣祭卹典優備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高頌傳

高頌梁縣人歲丙申 上駐師太平頭水附從定金陵鎮江攻下常宜池睦婆衙凡取江右湖廣淮東西歷陞指揮僉事丁未盡克山東沂州益都濟寧等處洪武元年平東昌樂安陞指揮使還守濟寧大軍克汴梁下河洛破關陝回取元都閏七月己酉從克長蘆師至直沽河西務戰敗元兵進薄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北走八月庚午克元都併取薊門永平二年從破開平三年 上分封諸王慎選輔弼以顯為燕府左副冬十一月命兼大典右衛指揮使五年秋從征 卷之二百人 三
副征沙漠有功九年改軍用衛十一年從征松靈等州松州既平城其地請立軍衛置松州衛指揮使副降印設官領軍戍守十二年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未幾改僉後軍都督事十三年九月辛亥卒追封後陰侯謚武肅

左軍都督府僉事何德傳

朱睦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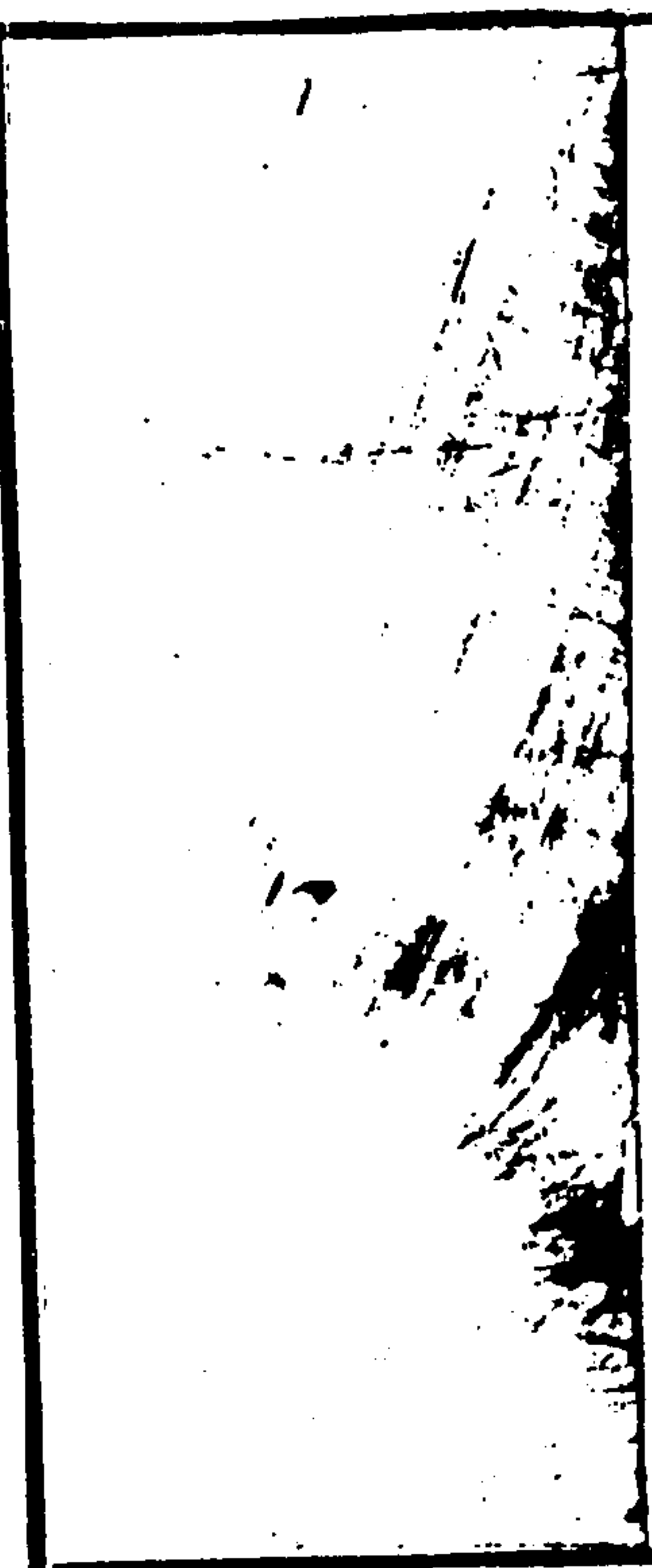
何德者光州人也至正末 太祖龍興德仗策來歸從 上定江左諸郡轉征吳楚屢立奇功授驍騎衛千戶吳元年七月沅陵人向珍入作亂德率兵討之至官廳巖珍入以眾逆戰德擊敗之進拔其寨而斬珍八八月逆黨周文貴率刳船三百餘艘復攻辰州德使別將與戰於西門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獲張千戶等百餘人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又俘其萬戶等四十四人文貴遁去是年拜虎賁右衛指揮僉事既定中原陞指揮同知率兵守遼東召還改秩後錄 卷之二百人 四
虎賁右衛指揮同知尋權大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為左軍都督僉事十七年扈從北征還七月己亥以疾卒于家年五十二賜葬鍾山之陰追封廬江侯謚莊毅
論曰明興諸將乘風雲之會勅彝鼎之勳何其盛也及考其能保終始者則彭廬江從定中原戡平江左其功烈不謂不著矣而又榮膺爵號白首令終澤及子孫無可瑕指非悖謹者能爾耶易稱明哲詩贊干城若廬江其庶幾矣

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傳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為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歲癸卯除總制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同曹國公李文忠北征獲故元宗王慶生三年十一月陞杭州衛指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為都衛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揮使十九年正月入覲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征越雋還至成都以疾卒司馬好文學接人溫然謙恭為政以惠愛為先所至撫綏士卒拯卹貧困

狀敘錄 卷之二百人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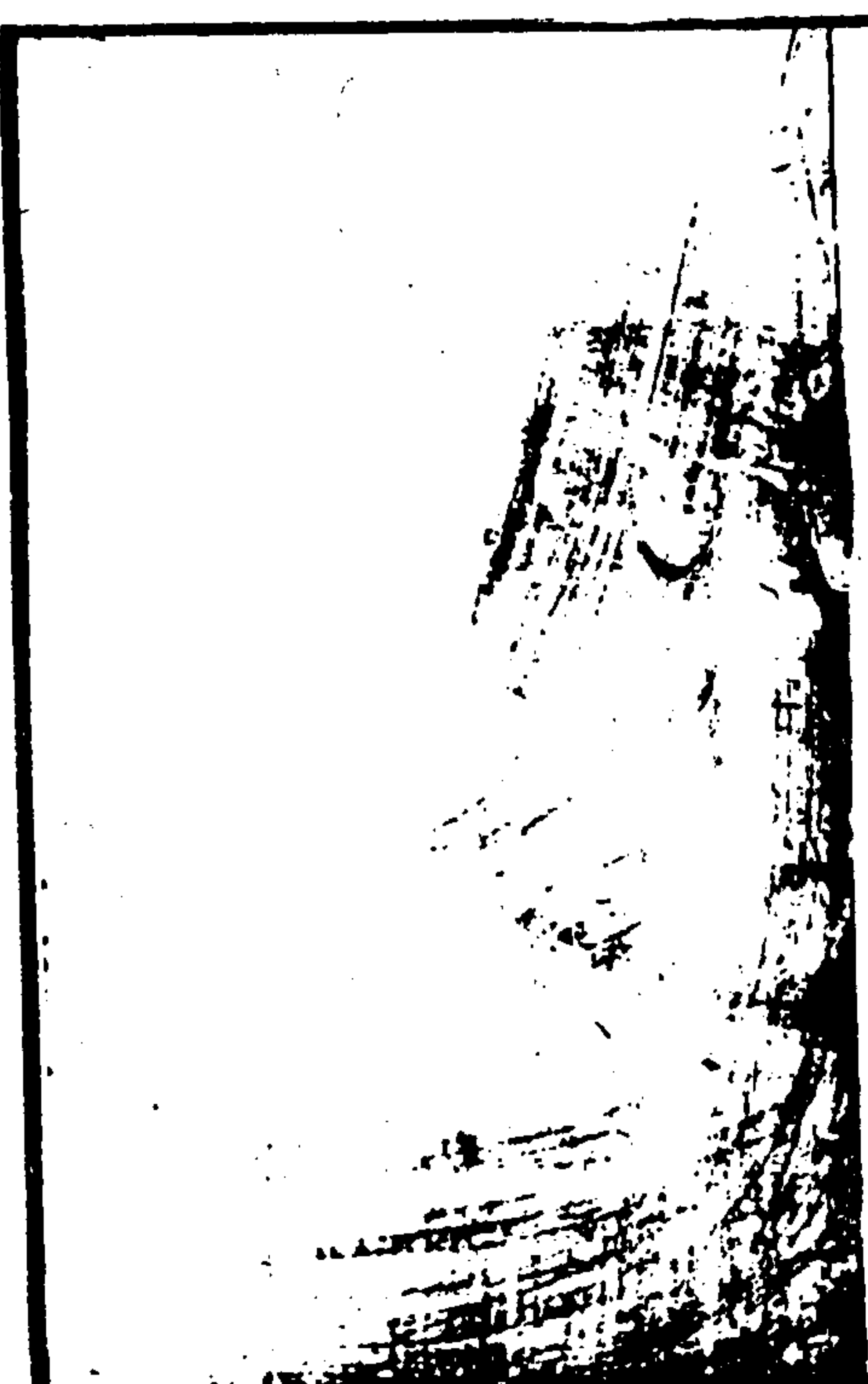


左軍都督僉事王珪傳

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 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為萬戶守太平積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子安富從上征婺州守南陵取潛山擒獲甚眾攻安慶被創而死仲子安貴從征江州亦戰沒至是珪以疾卒子子寬棄職未幾亦卒

狀敘錄 卷之二百人

六



右軍都督府僉事袁義傳

袁義廬江人本姓張功臣張德勝弟初名四為雙刀趙總管守安慶敗趙同僉丁普郎於沙子港左君弱拾之弗從庚子閏五月德勝追陳友諒於采石戰死始來附命為帳前親兵元帥賜今姓名辛丑從征友諒擄安慶江州壬寅下南昌授管軍千戶癸卯攻廬州殲友諒於彭蠡甲辰七月克廬州十月庚午克征桐廬義烏部將俘偽吳兵丙午三月投鎮江從上于亞子門擊吳將敗走八月討浙西德清湖州丁未攻蘇州從取通州陞僉典武衛指揮事隨征中原沂

欽徵錄

卷之二百八

七

州益都濟南東阿拔之洪武元年取東昌河南陝州潼關衛輝彰德磁州廣平臨清長蘆直沽河西務敗元平章掩普達朵兒只進巴奪通州破元都同曹良臣追元宗室至龍興克永平逐北也速借薛右丞下保定從取太原于澤潞擊賀宗哲唐同獲其人馬略西京二年克鳳翔鞏昌安定會州敗小孫王於石小追大孫王與諸將合慶陽張良臣以兵薄義營義堅壁徐乘其困攻破之三年劉王保保營取興元陞本衛同知四年調羽林衛總領官軍防送馬都指揮渡海鎮遠五年統兵海捕倭十四年勅征雲南克

命大 普定曲靖善聞大理楚雄等處有功十五年鎮楚雄時虜累叛義積高壘調兵力戰虜遂遁去陞楚雄衛指揮使二十三年入朝上慰勞之且惜其老命太醫院為染其鬚髮俾回撫治以威遠人特賜銀印與亦一字以寵重之三十二年陞右軍都督僉事卒于官于家襲府軍左衛指揮使

欽徵錄

卷之二百八

八

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耿勳傳 忠節錄

耿勳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奔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勳數請攻永平以勳北平人不聽靖難後勳論死

耿勳傳 卷之三百八

九

都督僉事呂毅傳 實錄

呂毅河南項城人始為濟陽衛百戶 上靖內難毅從征伐數立奇功積官至都指揮同知永樂三年陞都督僉事與黃中同練兵廣西又同以兵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中違 上指使毅不能守敗績於雞陵既皆宥其罪仍本職從征以毅過薄命克厲楊將軍交趾平毅與有勞命掌交趾都司事毅沈深有勇略與賊賊深入陷陣死焉

耿勳傳 卷之三百八

一

右軍都督僉事趙清傳

趙清鳳陽定遠人性伉直洪武中以軍功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僉事致仕 上之舉養也 建文君命清守彰德 上兵至城下遣人名之清對使者言 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名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 上不之罪暨即位召清還以先語仍命以右軍都督致仕而官其子為指揮至是卒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賻以布帛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十一

前軍都督僉事謝公彥神道碑 李景隆

公諱彥字子超姓謝氏世為鳳陽府鳳陽縣於皇里人幼失怙恃鞠育于外家因以孫為氏故元之季兩淮兵興公募集義勇圖保鄉井歲辛丑秋七月乃將其兵南渡大江從 太祖皇帝破安慶克江州于時偽漢陳友諒盜名字置官屬據為國都至是始奔武昌公以功授義兵元帥癸卯春三月由安豐進攻廬州九月援荆衡歸峽等州乙巳冬十一月取通泰州甲辰春二月徐宿濠泗穎五州淮安高郵安豐三郡百入版圖秋九月轉攻湖州冬十一月圍偽吳張士誠於姑蘇丁未春正月 太祖皇帝即吳王位已四年始以丁未為吳元年從大將軍中山武寧王破姑蘇俘士誠公又以功陞掌羽林環衛賜以良馬復從征山東克沂莒密州送入青州走故元平章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 太祖即皇帝位公駐軍東昌進階武略將軍尋敗故元平章阿普軍取河南通務等州秋八月中山武寧王奉詔統兵攻北平公與在行故元順帝既遠遁而燕薊永平保定真定中山以次悉平遂乘勝取山西大同太原二年己酉春三月西破潼關故元平章李思齊棄輜重引兵奔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十一

鳳翔三月庚戌公從中山王駐軍陝西列營長安城
北平章王武率其官屬士民迎降夏四月取鳳翔即
迫降思齊于鞏昌遂破臨洮延安平涼靜寧莊浪開
成六盤等處而秦屋環三郡亦望風而靡慶陽守將
張思道率兵拒戰凡閱月而思道敗走公復從中山
王還軍臨洮會故元河南左丞相擴廓帖木兒來襲
我軍王率大衆亟與決戰既敗之于臨洮復敗之于
定西橋殲其將校驅殄其士卒無孑遺帖木兒引
殘兵北遁四年辛亥夏五月調公守禦處州陞應天
衛指揮僉事進階宜武將軍五年壬子春正月移守
狀徵錄 卷之二百人 一三二

朔州復征和林六年癸丑秋八月敗故元兵于朔州
之北獲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刺八都魯政高
善并其所部兵衆九年丙申春三月進軍寧夏敗
見不花于賀蘭山收其胡兒番婦駝馬牛羊而還十
年丁巳轉廣威將軍二十年丁卯特陞僉前軍都督
府軍事賜綵幣萬匹黃金百兩白金百兩及甲第一
區減獲數十輩命公征討雲南廣西龍里諸部二十
二年巳巳秋八月還朝賜以誥命授驃騎將軍二十
三年庚午春詔湖廣都司訓練官軍至貴州置新添
衛二十五年壬申更給新製之誥九月公赴山西籍

民丁爲軍置天成東勝二衛二十七年甲戌春三月
十二日 太祖皇帝御奉天門召公慰撫之眷倚甚
特賜犀帶命復其姓爲謝氏明日以其季子達入覲
即除散騎逾月而還尚汝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玉
帶金帶襲衣鞍馬之賜長子忠復授典武衛指揮同
知三十一年戊寅公得末疾乃致政家食甫二歲而
卒享年六十有九自昔一代之興必有虎臣碩輔豪
傑之材以翊扶昌運至於功成治定而尋常鐘鼎之
銘河山帶礪之哲俾與國家相爲悠久夫豈易得哉
若公以篤厚之姿勇果之藝盡瘁效忠而致位將領
狀徵錄 卷之二百人 十四

斬關陷陣塞旗先登與夫首誠之獻不可以數計至
於鳴劍伊吾之山飲馬捕魚之海踐霜雪絕候糧凍
餒瘵瘵皆身歷之故能簡在宸衷光承天寵身居宥
府子爲駙馬克享榮祿以致考終豈偶然哉先武靖
王與公途與王之運同 公戎旅二十有餘年子又辱
公同朝而與駙馬君杰同戚里及爲是銘

都督僉事崔聚傳

實錄

崔聚風陽懷遠縣人初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累陞薊州衛指揮使永樂八年扈從北征敗虜寇于廣漠戍陞河南都指揮僉事洪熙元年陞右軍都督僉事是同柳升等征交趾升死聚收聚斂兵復戰力不能支為賊所獲強聚諭衆降聚不屈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賊遂殺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十一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瑜神道碑

楊士奇

正統四年八月十七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瑜以疾終于通州之驛館計聞上悼惜遣禮部尚書賜祭加賻勅有司治喪葬京師親王遣祭公侯六卿皆詣弔祭既葬其子衰經奉其弟瑄所述事狀踵門泣拜求書墓道之石余為之歎曰忠義為臣之大節如王公之挺特獨奮忘其身以為宗社計豈非卓然大丈夫哉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憚數日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十六

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咨問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戚所不便簡王時雷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官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益慮不從即事敗蓋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直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為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處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

公危公辭乙不少挂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
 邪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
 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名還又陞懷遠將
 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 旨戒其同官事必關白瑜
 勿謾公正直坦明每事求大體所隸官校心歸之無
 間言見知於 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僉署左軍
 都督府僉事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賦
 之論北京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
 法不變展誠布公虛已從善處同官能護淮安兵民
 廉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七
 謙處構兵素怙勢厲民公至首下令禁戢為政重倫
 理有富民親在而與弟競產訐於公者公曰爾富而
 委親之養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
 之人服其明臨政務寬有二卒盜敗舟一板臬司坐
 盜官物抵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
 改坐不應乎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
 界資壻為市取息者壻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
 經翁執以告又有自顯官歸資家豐厚其弟有宿逋
 資不能償索逋者急弟乞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
 皆為代償荒歲發廩多所賑活嘗覽農桑撮要歎古

人用心民事遂益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南
 有浮圖人鼓其師之說所至惑民淮安典兵者與之
 暱為建利居之而廣致地為民厲公咎浮圖人逐之
 悉復民地淮人死不葬焚屍而委於水公相城外多
 空地界民以葬遂革焚屍之俗築室所居之側延師
 以訓武臣子弟閒暇躬往督勵如己子弟然亦時
 郡縣學敦勉博士弟子喜近儒生與講論前言往行
 至忠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涉悖亂即義形於色宋
 居敦孝悌之行仁其族姻周且厚所至以愛人為心
 雖貴嚴於自守於利不一毫非分取服用清約門無
 私蓄勤於公職病不廢至是以計事詣北京力表
 入見又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淮安
 山陽人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許公亨神道

碑

楊榮

惟勳舊重臣任連率之職克以清慎自持公勤事國
寬厚御下榮名壽考底于令終者吾於驃騎將軍左
軍都督僉事許公見焉公諱亨字士通世家鳳陽定
遠父得從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功累遷都指揮
僉事洪武丙子公以父蔭為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
已卯調開平備禦已而還京調廣武 太宗文皇帝
奉表靖難兵至維揚公即來見 上嘉勞之遂拜都
指揮僉事賜之綵幣鞍馬命守和州未幾俾任北平

狀似錄

卷之二百八

十九

都司事撫馭有方士民安之歲庚寅受命董治長陵
經畫措置得宜人樂趨事而忘其勞 上嘉其能進
都指揮同知是冬調掌金吾右衛事尋仍董前役先
後凡八年勞績為多丁酉進都指揮使出鎮浙江浙
東南巨鎮海寇時或竊發公至擇人守屯堡時訓練
寇遂屏迹居民以寧歲調兵士潛運給京師分番更
代立成規私不容髮以是勞逸均而餽餉及期至於
繕治城郭堅利甲兵戒飭軍士毋為民擾尤悉具心
故兵民相安而市井晏如也 今上皇帝嗣位以公
歷事累朝克效忠勤特遣使賜以勅書白金文綺拜

左軍都督僉事仍掌浙江都司事公益咸 上恩禮
殫厥職比累陳年老乞致仕 上以公耆舊且精力
未衰不允所請正統戊午六月二十有九日以疾卒
於官享年七 有四計開 上悼惜不已遣官諭祭
仍勅有司治喪塋事

狀似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

驃騎將軍南京後府都督僉事張公通墓志銘

劉定之

公諱通因以為字姓張氏其先家鳳陽祖父能以

太祖皇帝里中子弟起兵從渡江定天下累功至湖

廣岳州衛百戶既老以其子政入見 帝惻然念其

前勞未盡報擢政府軍衛副千戶不數日復擢山東

平山衛指揮僉事賚以金幣衣服鞍馬後終于平山

即公父也公既襲父職同官有繫獄京師者公憫其

貧遣卒往愧之坐累奪職久之 太宗皇帝召試武

藝中程復職改天津衛天津去北京數百里京畿諸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一

水流而南中原諸水流而北皆合于此以入海有事

于京者溯汾潞泊舳舻常千萬出衛城下衛以故號

為最雄劇公居之有聲績時方作治北京 官闕以

公分董卒匠護作連年從 駕征北虜初出至雙泉

海子再出至半壁山三出至洋河四出至洮兒河皆

有所俘斬從 宣宗皇帝征漢庶人至武定州平之

繼又屬陽武侯薛祿敗北虜於偏相嶺好草店前後

屢賜楮幣文綺白金於是今皇帝擢公都指揮僉

事正統末從 駕至大同擢

騎將軍後府都督僉事右參將因留守邊後還京師

以本官統兵官威營未幾罷天順改元仍舊職往南

三職之明年戊寅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一計開

三職之日遣官致祭有等之書悉自官給還葬于天津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宜墓志銘

楊守陳

公諱宜字世宏姓董世為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

元 從我 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歿子其保以功授

燕山左衛百戶從 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

揮僉事死夾河之戰子智代之特進昭勇將軍大同

中屯衛指揮使徙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皆贈夫人公

昭勇之仲子生而駢竹鐵面骨力絕人性沉毅寡言

笑識者以為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經尤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二

習且善騎射一時軍職于無及也兄宜代父職而早

卒無嗣公乃繼襲敷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

盜輒控弦從以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

吏科給事中陳襄毅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召赴京

師廷議大發兵襲虜公力言國兵新勦賊勢方張不

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

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竝起為

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

間徇捕之且并操河間滄陽大同三衛兵盜聞解去

尋被勅鎮河間弛張軍務深協時宜而尤以端嚴自

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墾公經營繕葺
 增重門及樓櫺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景泰癸丑召
 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襄公征湖
 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公擊之經四十餘戰皆捷
 進至桂羅檜紉二寨山益險惡眾驚顧莫敢前公奮
 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賞授都指揮僉
 事班師復官天順改元 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
 年勞當陞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度較
 射矢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 上指公謂諸將曰此
 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
 犯關公聞變急率麾下士邀賊于西長安門外賊已
 東奔赴家特詔公追戰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機
 攻其家遂破擒之乃實授都督僉事尋被勅總督揚
 州諸路備倭官軍開府于吳屬將士嚴斥候簡修戰
 船戎器威令赫然震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
 鄉選者厚贍之肄社學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
 今上嗣位賜勅勞以白金綵幣尋復賜勅兼督常州
 及蘇州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糾眾僭號江海公責
 闕刻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察角甯檄懸
 御史伏兵數百為援且日如約則當捕賊無餘不然

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其進獲厚及其黨數十
 人餘奔察角甯其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請還居京
 師閱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年七十
 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論祭且給麻布齋糧管冢墓
 臨葬復諭祭焉公少孤事母夫人孝母患風疾日曉
 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輒取而啜之疾瘳乃已人
 以為難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靡亂怙侈者平生飭
 躬惠衆講武尚史庶乎古之所謂良將者矣

獻徵錄 卷之百八

王肅



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後軍都督僉事周公璽墓

志銘 李東陽

公諱璽字廷玉姓周氏其先本永平遷安人伯祖亨
洪武初內附授燕山護衛指揮使賜田宅因家東安
祖斌永樂間以靖難功當權都督讓兄子或考諱英
宣德間坐累謫戍開平衛累功擢都指揮同知寄祿
府軍前衛成化丙戌以老謝事公代為指揮使辛卯
征北虜以功擢署都指揮僉事用薦領十二營號令
率統五軍右掖戊戌勅克右叅將分守陽和庚子與
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辛丑以累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七

自墩功進都指揮使壬寅以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
癸卯虜酋亦思馬因大舉入寇分兵三千守懷仁賊
逼下米莊中軍失利公還兵內援夜忽直賊營時賊
乘勝勢甚銳公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退則無遺類矣眾爭奮無不一當百銳皆發呼聲
震天地賊少良久又突入短兵接公臂中流矢即令
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與其子鵬及死士數輩斬獲
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為一營中軍潰卒
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錄公功進
都督僉事甲辰改元克總兵官鎮代州兼督馬門三

關弘治甲申移鎮陝西庚寅命克總兵官佩征西將
軍印鎮寧夏甫一歲議修邊備為久遠計偶得疾召
諸子曰吾生獲佩印分關分已足無所復望獨未嘗
大破醜虜為朝廷報恨死矣瞑目絕忽大呼曰好
私好殺遂瞑是為辛亥七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二公
負氣蒞事斬斬尤精騎射知兵習戰近時論邊將者
必指屈焉葬都城東其名曰魏村社之原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七

中府都督僉事都勝傳

陳 鏞

都勝字廷美其先河間寧津人父忠以蔭改南京羽
 林左衛指揮僉事生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與
 儒素等江東名士樂與之遊守備大臣聞之俾守上
 元門有以私貸屬者立寘于法衆益賢之遷大教場
 管軍操備天順己卯委把總舍人於甲申改總小教
 場步除中軍成化乙酉改都總大教場馬隊是年冬
 改都總操江擒獲鹽徒劉忬于丙戌漕運總兵秦委
 把總南京漕運典革利弊軍便事集丁亥用大臣薦
 陞都指揮僉事戊子奉勅守備儀真軍務嚴整盜賊
 獻數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七

屏息而廉慎詳密百廢具舉真民畏愛之壬辰奉勅
 兼管揚州高郵地方癸巳春鹽徒金藩等犯嘉定上
 海奉勅兼管備倭賊徒聞之散去是年冬賊徒復乘
 巨艦數百欲犯江陰率衆捕獲之俘獻于朝丁酉年
 漕運總兵平江伯陳公薦勝奉勅克叅將協同漕運
 仍鎮守淮安地方乙巳山陝饑奉勅運米百萬餘石
 往濟之是年平江內擢丙午都督王信卒兵部奏勝
 代之奉勅陞署都指揮使挂印克總兵官提督漕運
 兼鎮守淮安丁未冬陞都督僉事銓註中府屢疏乞
 休致不許侵咎之弘治甲寅懇乞骸骨以南京前府

希俸閒住在官五十七年所在懋著聲績為時名臣
 已未冬卒于家賜祭葬如例勝居官廉潔臨事恪慎
 歷官六十餘年自奉甚儉人以其日食豆腐一味往
 往以都豆腐稱之

獻數錄 卷之二百八 二十七

右軍都督府僉事彭倫傳

彭倫永定衛指揮為人多謀略率先計復戰成化二年茅坪苗叛倫守備清浪總兵李震檄倫討之十一月進至天柱其天堂諸苗皆詣倫降進攻茅坪拔其寨為營壘分兵沿江諸小寨次日連攻赤溪寨直黃峰等寨皆捷前後斬首七十七級生擒四十三人引還三年春銅鼓苗叛倫會諸軍夾攻天堂黃栢等寨破之斬首五十級生擒四十人并獲牛馬以歸二月至自銅鼓邏者報苗出沒西溪高寨諸處倫按狀得實即令指揮王雄哨段家屯錢宗玉哨龍塘鐵堅出

續修四庫全書

二九

龍塘與錢宗玉會賊驚曰彭家軍四面至矣遂逃去賊復出窺貢溪倫軍邀擊之賊敗斬獲甚眾初倫從總兵趙輔破兩廣賊有功至是陞都指揮使仍守清浪五年天柱浦洞浪江水界屢有警倫命指揮江果次黔陽安江金祥出辰溪淑浦尹利出鎮遠馬場與守備永定平蠻大勝等堡指揮朱海等合仍令沅州衛標督軍馬以為應援賊聞不敢出四月賊入乾溪長衝殺人奪牛畜報至會鎮遠府通判陽裕起集甲水施乘民兵次松明自率指揮尹禮等繼至時賊方聯舟洪江有所營為聞官軍大至窮蹙請還所虜牛

畜與盟而退倫以印水等處賊入境輒因各寨不即遮格以致滋蔓乃檄所司曰此賊入境諸司能獲一人者重賞其有不即遮格致誤地方者當置諸法於是諸司各勅所屬比遇生苗入境皆緝至帳十一日就汝場盛陳兵衛令所部目犯人等來引前所縛苗審曰某人入吾境殺某人某人入吾境掠某人牛畜當死眾曰然即置之竿頭令騎士交射殺之復剖裂肢體置大鏡中烹熟令壯士啖之眾苗皆股慄復引審曰某故違軍禁入境罪亦當死苗叩首請命眾救解之因令載耳外使去曰以此為識再來吾不活汝矣

續修四庫全書

三十

因勅諸寨分各樹界牌自是眾苗轉相告戒不敢犯界六年詔以倫克恭將倫益盡心邊事謂雲貴以鎮遠為門戶鎮遠以印水為襟喉乃修築蕩洞堡以保居民復築硃砂平陽關口羊兒四堡以分遏諸苗來路及衛堡城垣單薄皆令增高益厚嘗移文湖藩務足三年糧軍不足乃選屯種及在衛餘丁勸補操習器械未修令軍士歇班買辦及自出新樣令依式為之一時軍容大興十一年妖賊石全州詐稱明王子孫潛入綏洞號召古州人萬諸為逆而一時洪江甘黎龍阿龍俸苗皆應之宣言往南京即王位還者以

告倫遣人俟得要領知全州某日自敘洞入鬼鹿寨
督眾密遣指揮鐵堅督浦洞土官楊玉宜設伏蝦蟆
塘以待獲全州馬弁搜獲其妻孥及所造妖書旗印
上之地方以寧十二年春古州苗糾洪江甘篆諸苗
以取明王為言期先破浦洞北出沅州居民驚皆遷
家內徙三月賊攻浦洞不克明宣言出鎮遠鎮遠告
急倫命各指揮領軍分布要害荀文尹和駐邛水許
瑾史忠及鎮遠推官楊忠駐得明陶侃駐八弓張英
與張官舍人何瑜駐金浦自統人馬駐關口以當賊
衝賊果出鎮遠其與倫兵寡自設伏待之大戰乘賊

順徵錄

卷之一百八

三十一

遂北斬首六十級其餘墮崖壑死者無算未幾邛水
十四寨張家苗老草墮等僭號候土糾洪江生苗謀
奪軍民田地倫曰地方所繫也不可不密為之計乃
議出軍賊之命指揮鄭恂等分五土官楊忠等皆
率土兵以從軍發兩下如注倫曰賊必以為不出急
攻可得意也於是刻期並進四面夾攻就陣生擒苗
老草墮并男婦二百五十餘口餘匪崖壑并搜捕斬
之遂平張家苗全軍而歸時天柱苗叛勢尤猖獗平
蚤將軍李震移文請合軍進討倫率所領馬捕官軍
弁各諸土兵應之九月軍出邛水江頭諸苗皆疑

欲遷去倫與僉事李冕計曰苗避必助賊為變因極
之曰軍討叛者非討歸順者汝熟苗宜自安苗乃止
時天堂小坪諸苗皆請降倫聽之十月軍至天柱兩
連日不止軍不果進靖州叅將高瑞駐遠口見賊勢
盛造人趨倫倫夜赴之江暴漲不可渡因隔江舉炮
鳴金鼓以應之賊聞之氣奪遠口軍亦安次日倫取
徑路出賊背後布營賊占高山倫率官軍即攻之賊
敗走倫渡江持賊巢穴賊取棘刺遮道官軍排之而
入與賊鬪又敗之擒獲男婦三百餘口牛羊犴畜無
數時左哨軍循地路進倫獨以右哨當之倫告諸部

順徵錄

卷之一百八

三十一

將曰今賊巢已破乘勝攻白崖塘特易耳白崖塘者
崖石萬仞下臨深江苗寨號稱絕險國初累攻不
下乃會左哨軍同進偶得樵者示徑路官軍就夜攀
緣而上及旦布滿山顛砲聲四發賊倉皇驚潰官軍
進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男女二千五百有奇蓋自
用兵以來未見全捷如是者也初臻剖六洞苗占熟
苗田不認納糧馬有司莫敢誰何倫謂白崖塘既破
六洞苗皆震恐遣指揮張英往諭之果請納糧馬不
從糧一百四十一石馬三十四匹是年復右軍都督
府僉事李震將如前弘治元年修鎮貴州兼提督平
清等處四年倫年輪七十數日功成身退村人
吾何求哉遂上疏乞骸骨許之從原官致仕歸卒

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者督僉事李公銘墓志

銘

程敏政

弘治甲寅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卒于家計聞 上為之悼惜命禮部諭祭工部營墳京府給齋糧麻布如制公諱銘字自新世居山東鄒平之醴泉鄉曾大父士成贈武略將軍管軍副千戶妣柴氏贈宜人大父子祥以布衣從 文廟靖內難授武功中衛副千戶父海嗣武成後衛副千戶竝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劉氏妣邢氏竝贈夫人公生四歲而孤邢夫人為

似敏政

卷之二百八

三十三

請世祿孳歸鄒平教育之至正統己未始上京師嗣父職時公年踰弱冠即負氣侃侃日從人習騎射讀書史思亢其宗正統己巳虜入寇都城公從大將軍拒戰德勝關陞正千戶景泰庚午從追虜于大同時白馬城及雷公山虜騎蔽野眾莫敢櫻公與偏師轉戰不憚至代州復遇賊先登陷陣還論功陞指揮僉事居久之用薦蒞衛事兼練士京營以勤恪聞天順辛巳秋逆欽犯關勢張甚公時隸五軍急號召所部士夜詣總戎者分道與戰勦其黨賊就戮陞指揮同知成化丙戌舉將才公在選中陞署指揮使川貴山

都掌蠻亂久不下朝廷大發兵擊之軍畢節而蜀兵為賊沮于瀘江不克進公冒險往迎之軍大振復自率一軍入搗大穴塘連破之燔其寨數十遂抵大壩大壩者賊巢在焉由是諸蠻悉平公勞居多會有妒其功者僅實授指揮使己丑夏從西征獨將三千人為前行破虜雙山堡又追敗之于開荒川還所掠丁男生口甚眾陞都指揮僉事辛卯冬克右叅將分守燕河營諸處居八年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薊東北重鎮亭障久多廢不治公歲加修築刻峻險踰數百里屹成巨

似敏政

卷之二百八

三十四

防而喜峰口者朵顏貢道也既入墳山關猶俾露宿殊失柔遠之義公為造大屋三十八楹以居虜使又立墩臺築石垣五百丈以謹防戍督民耕邊田采野食以備荒選精卒躬團練之以備戰又以其餘力祠名臣以勸有功置戎醫以濟病一方戴之若父母而公自以年至請罷 上知公先朝宿將慰留之又五年用 建儲恩實授都督僉事賜誥追贈二代公復上章懇辭始獲還京師時弘治壬子也公早 失所 人極孝謹居喪哀毀嘗請于朝乞解官持服不果行性不嗜酒與人恂恂若儒生而御軍嚴整不可已所至有功同時列校號材武者究其歸率自以為不及課者千諱享以時書斥執綬之習公卒年七十有二

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杲墓志

銘 程敏政

公諱杲字明遠其先起西陲自宋元來世有西寧之地至公祖南哥當國朝混一初首率衆內附太祖高皇帝嘉其誠俾同知西寧州歷官西寧衛指揮僉事父英嗣其官事太宗文皇帝屢從征伐以功封奉天翊衛宜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寧伯母夏氏封會寧伯夫人初會寧公爲將有威名坐累失爵而卒公年甫十二母夫人上書懇其功英宗睿皇帝惻然念之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未幾有詔錄勲臣復進都指揮使憲宗純皇帝即位之明年舉將才尚書姚文敏公以公名上進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分練五軍管專用兵部言蒞右軍都督府事是歲秋大閱立圍管十二又領振威營公文在散地一日被廷薦受簡知於士馬訓習戎務張弛殫厥心力聲稱翕然庚寅歲侵畿內盜起詔侍郎葉文莊公等三人往綏輯之癸巳監修禁城已亥督治盧溝河決而山後以回祿變告勢及四陵復詔公發衛近兵撲之公每受命寢食不遑務竣事乃已而先帝亦賜賚優渥同官者不及也庚子中貴人汪直

來監十二營奏罷公仍分練左掖軍又用中貴人張

敏言罷之而尚書余忠肅公言公可用乃公練神機營公上疏請罷不許乙巳請告展墓許之公至西寧治別墅自號松巖拙叟思終老焉逾年不至詔兵部檄陝西守臣從公始入朝今上皇帝嗣位初再上疏請罷亦不許壬子用建儲恩實授都督僉事而公已抱疾不可出矣癸丑夏五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計開上悼惜賜棺槨齊檉麻布遣官諭祭者再凡一切葬事悉從官給臨壙葬年及再葬詔亦遣使祭焉公爲人借晤沉著讀書尤工筆札所交一時名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挂印克總兵官張公

安神道碑

正德戊寅二月甲子公既卒於大同致政之私第其子副總兵協同鎮守大同都指揮同知觀大同左衛右所正千戶軌將葬公于郡城窰子岡祖塋之次公諱安字定之姓張氏直隸和州人高祖與累從 高皇帝征伐授大同左衛百戶曾祖考政祖考源正千戶考英指揮同知後以公貴推恩三代考俱贈驛騎將軍都督僉事公於成化某年以神木等處功陞指揮使再以威寧海子功陞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三七

又以守備大同左衛地方功陞都指揮同知加都指揮使弘治己酉改守備朔州又守備天城庚戌奉勅克大同遊擊將軍乙卯克副總兵協守寧夏從賀蘭山境搗虜陞都督僉事挂靖虜副將軍印再挂鎮西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守延綏屢有白金文騎練衣之賜正德戊辰以寧夏有警挂征西將軍印已巳以大同有警復挂征西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守其地庚午己年踰六十疏乞休致既得請遂優遊林下里十年而始卒距其生正統甲子享年七十有五洪惟我 國家右文尚武守在四夷至西北二邊選

用將帥尤難其人有如公者生長代北天資凝重家傳韜略才兼智勇結髮與虜人戰常衣皂甲乘黑馬執鐵簡出入敵陣往來如飛人以張翼德尉遲敬德比之尤能簡練士卒知幾料敵自備碑至鎮將四五十餘年間大小數十餘戰未嘗敗北前後巡撫總制多以可大用薦之太司馬馬公以為天下鎮將第一我孝皇尤喜任之我 皇上以來方以邊事倚重公而公則引躬求退矣豈不借哉然公遺績在邊陲勳名在國史餘慶在其子若孫今觀身自積功歷陞副將卓有令望足繩前烈他日兄弟所樹立皆未可量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三七

典云

也是豈非忠孝之報也哉公計聞 上神念不已賜齋糧五十石麻布五十疋命工部如例治葬事自聞喪至周年遣官諭祭者五稽之故事尚當有崇報之典云

副總兵都督僉事馮楨傳

馮楨正德七年三月以追賊死河南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走巡撫都御史... 寧朝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 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 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及之... 率眾迎戰... 奉將神岡方列陣而... 夫利先通賊見陣... 聞兵部劾奏... 賊殺餘... 卷之二百八

戴罪殺賊... 俾國後功既而給事中吳玉榮復劾信罪乃併停其... 俸而贈楨洛南伯并賜諡祭葬于大金襲陞都督僉... 事楨舒城縣人由綏德衛軍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克... 奉將分守寧夏西路... 奏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 忽與賊遇督所部... 重追奔數十里遂大勝斬獲數百人... 僉事是役也特以復獲... 作又明年是日亦如之... 洛濱每年以是日致祭楨忠勇... 時名將也

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西溪劉公

淮基志銘

岳倫

公諱淮字溶之號西溪山西太原代州之崞縣人洪武間高祖曰的賢者調戍宜府前衛因家焉曾祖翺累功陞本衛指揮僉事太原劉氏家世自翺公始翺生鐸鐸生西溪公成化間以材武累任守備配楊氏封贈皆如千官卒時公年纔九歲家且壁立揚脫賢珥為公膏火費命師邑人程少尹循循如書生楊嘗撫之曰劉氏一脉若髮引千鈞幸汝少樹立不替賴略之傳即吾舍笑人地矣言既衣盡沾公亦疏泣不

能仰視乃益自刻勵嘗曰大文不章大武不劔吾知所以乃遂為以道馭兵以文經武之學成化庚子襲陰張中丞一見奇之遣入學官由是學益遠博弘治壬子始弱冠即出守保安新城心綜理屢武備大修甲子轉守懷來城時中丞馬公中錫以懷來為路衝賓需咸索之下公曰無為浼我清白守也遂以官銀三百兩給公使其見知當道如此乙丑歲適中路葛浴守坐邊事家居未幾攝本鎮西路分守一時恩威並著雍中丞泰性嚴毅但少許可每器重公逢人即曰我劉某云正德丙寅總制中憲劉公翽薦陞南路

叅將丁卯陞宣府副總兵。上賜飛魚一襲時部門
 所虜酋花當久肆侵犯公奮兵勦之捷報。上嘉悅
 進級賜金幣庚午註中府都督僉事御勅佩鎮朔將
 軍印鎮宣府以統馭得宜地方寧謐賜勅獎諭及蟒
 衣金幣士申給二品誥命追贈其三代乙亥取回京
 管耀武營賜斗牛紗羅衣各一襲環絛有差尋克剛
 營東官廳左叅將時。武皇帝幸邊邊將輩競起取
 寵公獨戢抑謙退。上亦整容待之謂為劉夫子云
 庚辰歲。武皇帝升遐向競進將輩咸置之理。太
 皇后與顧命大臣以公不附權幸命視西直阜城門
 以教錄 卷之百八 四十一
 慰以溫旨辛巳。今上踐阼命鎮守關陝註右府都
 督僉事克總兵官賜制勅符驗金幣鎮陝一年虜無
 暴侵人有寧宇常祿之外諸凡悉裁之壬午懇辭歸
 宜總制兵部尚書李公鉞以金幣三百愧贖公公辭
 謝之一無所受後總制尚書楊公一清巡撫中丞劉
 公源清及兩京科道官謂公歲老猷壯不宜遽退起
 取管揚威營提督巡捕京城庚寅歲又註左軍都督
 僉事勅鎮守遼東賜制勅金幣在遼六年招徠夷落
 振作軍威地方為之一清建州被虜者流移高麗王
 給衣食驛歸公嘉之以文。上勅厚齊國王王感之

曰非劉太師。上何以知其化被遠人如此明年以
 引年辭。上溫旨留之遷之樞密及文武致政士大
 夫在京國子生進貢夷人悉具通狀留之以故不獲
 歸未幾有軍變寤辱撫臺公至處分乃止遼人非公
 中處則禍變將不止雲中矣後公惟自劾自訟人有
 稱公功者曰兵士若是撫臣若是而謂某之功也其
 謙抑引咎類如此歸宜尚康健優游林下者且餘十
 年課子弄孫日宴如也己亥秋余自水部歸田得廁
 公杯盃几杖者復年餘辛丑秋而公且臥病矣公自
 少至壯老室無女侍寢疾時惟胡夫人祝湯藥夜不
 寐教錄 卷之百八 四十二
 解衣者凡二年然亦日就羸弱公泣謝曰老妻服勞
 若此何以報之我死後幸無作佛事楫兒幸忠孝清
 白諸孫無廢耕讀足矣言畢而逝嗚呼痛哉

驃騎將軍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楊公鏡

墓志銘

陳沂

公諱鏡字進之姓楊氏其先徐之蕭縣人有諱某者從高皇帝龍興有翊戴功官累至指揮僉事至曾祖某於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管母丁氏成化辛卯正月十七日生公公自兒時有機警以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管正德元年丙寅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敵至是一新二年丁卯督造滑輦于淮浦歲計費有城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鏡不可四月己巳總江西十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四十五

二衛所儲運艦艘聯屬比之障法加嚴無後期凡八年癸酉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矣恐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寧濠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議凡數本呈南京棧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遣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丙子與臺院議其食糧皖城周城中多

浚井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于

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

至船二百餘艘抵皖所破船繼至者以千數

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

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

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愾者皆起

城上建大旆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

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

降得不死公名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醜顏為悖言乎

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

獻徵錄

卷之二百八

四十四

敵樓數伊阿賊有甲冑者出關橋外持鉤機大呼公發矢中其左腋乘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焚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扶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紆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鼙聲即斬首絕其纜放江

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听上管舉火礮城上應之乘
朕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
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
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傷實授都
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
公音胡公世寧當大用以嘉其忠益郵嘗為布政司
曾為副使以拒濠逆者濠既平十六年辛巳司馬部
論功進公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為羽林
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
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壬午會書府

狀敘錄 卷之二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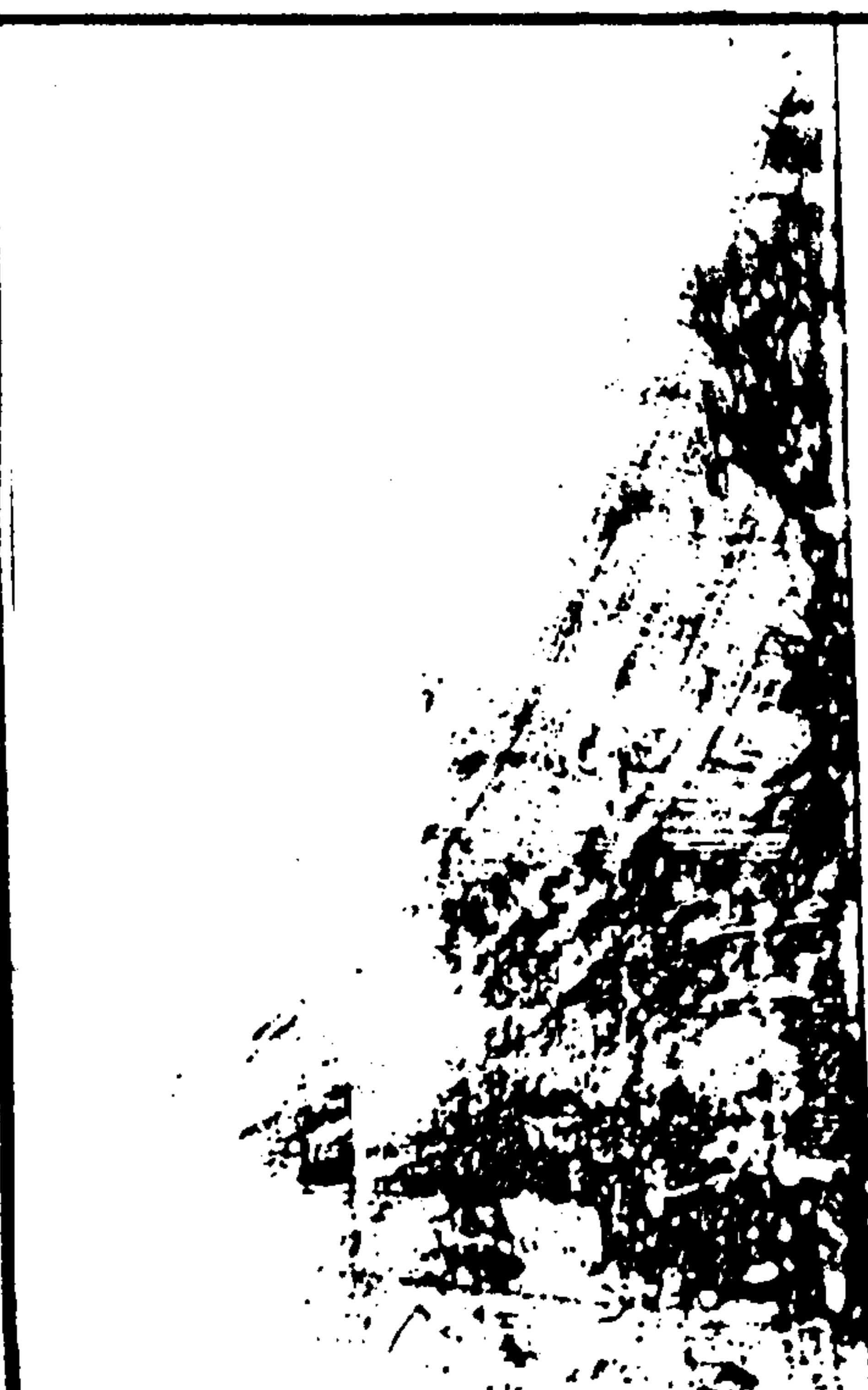
四十五

事掌帥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
授驃騎將軍四年乙酉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
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丙戌以母老乞歸養改南
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己丑制下白麻授公為總兵官
鎮守遼東桂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
奮明年庚寅改清運總兵官桂清運印兼鎮守淮安
等處地方明年辛卯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
壬辰八月十日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削平之
人可謂有社稷之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爵大司
馬伍公文定罷官都御交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道

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尚牖下復何憾哉公自
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當衣為
葬比之古名將不特論功而已余書寄之曰但求無
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良友勉可為無
過矣公家居孝友視弟之遺孤無異己出處故舊常
失於厚誼窮林誰之事不可具悉

狀敘錄 卷之二百八

四十六



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公聖神道碑

楊 魁

公諱聖宇廷守省齋其別號也先世山後會州右族
始祖十八公洪武間從戎陣亡高祖道從靖難即有
功長義勇左衛指揮同知曾祖真始改南京龍驤衛
相繼歿於陣以祖傷炳察未及請功考武號雪亭博
雅開將略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孫妣黃繼王皆贈
夫人公生四旬而喪妣外祖父憐而有之七歲歸省
即依依雪亭公無去志人皆異之既長克盡孝道王
歿繼葬待公甚嚴公能使底隊幼為志業備年十六
就教於 明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七

提學御史陳公琳聞其舉以高科期之屢舉不第
雪亭公早世乃承厥印以才能燧視龍江右衛軍政
未幾遷撫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
司馬喬於字少司馬至公悼咸重之薦陞南京旗手
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
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州
等府地方到任即清甯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
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瑛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
得公之賢乃可林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
司把總總糧溫處之人乞簡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刻

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祀者越歲不克完

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威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
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盧公應期知公
公明每屬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恤軍
上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章免民入司之公罰除衛
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家之
租稅以歸公府善收羨意不一而足也時公祿入猶
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
名且起士林有青萊到及劉窮之疏當道者亦以
聞之朝廷云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雅重
之奉取副奉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克恭將協同
清運兼守淮安銜注錦衣衛有議處船糧以免京阻
等疏片議行官官又極言論薦奉制勅陞署都督僉
事挂印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益竭忠盡
乃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瘁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清
規以一衆心賑濟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拆兌山縣糧
米以免積耗凡三十餘疏至今為漕政良規惠淮揚
河道於後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
以旌之隨遇 恩例實授給贈三代即具疏乞休令
局狀番如去溫時撫按以備傳 溫旨慰商再疏遂

改命南京前督府事南道復薦乃取僉北後府事
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命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
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於勢要愈
不假借惟其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
卷而已家居閉門却掃圖書左右丁未詔復起公而
已寢疾矣公平平生志意恬退清例總兵三年官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噴毛公伯溫先後欲為請公皆
力辭之少事雪亭公疾極盡勞率遭喪哀毀至於嘔
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愈已子官雖康歲時必捐俸
以賑親黨此皆人所難者至于卻舊屬之命于暮夜
之閒還以友之寄于十年之後皆其人自暴諸人者
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往往出
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
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及暮無惰容余六
月拜公猶坐語池亭臺臺皆 國家大計甫兩月而
以訃聞嗚呼痛哉謹次公之大者表諸貞石

昭德錄序略

王 暉

始予友公於江閩觀公面斃削無渥顏聳肩敵服類
寒士及聽其言也疊疊纒纒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
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

井井秩秩具有倫叙返省其私提身物行毫髮無所
苟一日巡按御史范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
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
而謂而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
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
以專弄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
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俯蹠其足而止其他應物
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愆予特悚然敬之因與定
交晚獲同漕務於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
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
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廟公
以兩葛衣夾木絲以禦嚴寒悉力綜理卒免于罰
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姦用事率以忤入之貨
逼脅漕總領依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
故公乃預冥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姦狠幹
言若能死犯吾舟吾即殺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者
輩之害吾軍後必有能辨之者吾不能內若貨以相
吾軍其人愚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嗚呼此何異心
雄萬夫云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斃削無渥顏聳
肩敵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

運困其有蘇乎

訢墓編

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致位兩府初分閩江西計廉而食妻子布衣不完進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議其名喜曰是前窮鬼也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疾助方有寵請公為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典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欲稱青萊則今為黃金重人多寬之賀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康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王公紹墓志銘

公諱紹字朝儀其先廬陵者姓高祖用曾祖頴並西安後衛百戶祖壁考鎮並副千戶遂世襲關中鎮忠勇邁倫致命朔整公以受脩學劔之年承勾踐納官之典爛其熊繡突而厲揚嘉靖六年歲在丁亥歲歲白羊嶺稍遷正千戶戊子慶青沙峴庚寅破若龍捷捷進指揮僉事甲午戰清水河丁酉援柳樹營功遷固原守備旋進都指揮僉事凡右叅將分守延綏己亥伏涼水潯庚子攻孟家塔林高松樹神木

鎮守總兵協守延綏辛丑承本兵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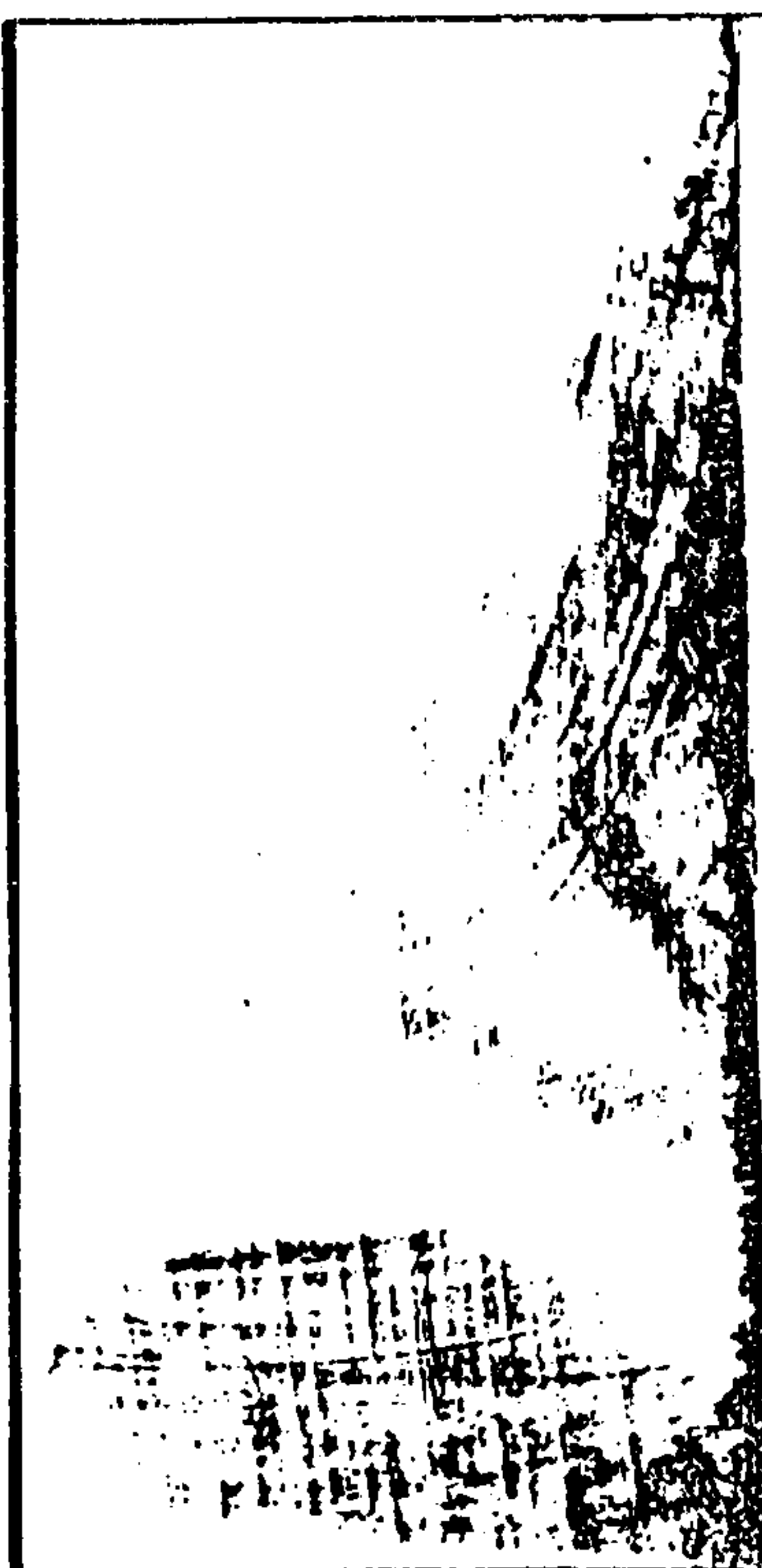
三十一

山西虜率族風從不陣而馳東絕大河逆虜授首捷擊瑕斬酋越等獻捷音於在泮錫金繒於轅門壬寅再戰介休功與前琦唱凱言旋假握帥印扞威武堡搏定邊營虜愴威稜喙息而駭便蕃再賁閩外益光癸卯進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鎮守陝西地方露布屢聞太常載紀於是實授都督僉事給以綸誥元配吳氏獲封夫人丁未拜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寧夏方冀永興巨鎮營為長城而以義渠之鯨坐別虎鈕角巾私第不然不尤時宜嘉賓俊游宴喜歲庚

戊夏六月二十有七日未疾弗與大命云絕享年五十有九嗚呼王公雅操寬中識局則濟任金洛鐵逾四十年北禦狼裔西拒犬戎大戰十數小戰數十獲虜之敵至于二百牛馬器甲益無算焉進律登壇計功而得匪冒濫也一值債蹟遂從史議為法受惡口絕辯言豈不惻惻君子哉余切比隣頗稔風采錄其功行撰此志文

狀敘錄 卷之百八

五十三



伯兄都督僉事堪行狀

孫 陞

伯兄諱堪字志健伯泉其號上世睦州人也後唐明宗時有諱岳者為三司使兼招討大將軍卒於餘姚孫氏遂為餘姚人至七世孫諱應時者登宋淳熙乙未進士歷任通判邵武軍東南學者宗之稱燭湖先生與晦菴朱子友善鄉人稱吾宗為燭湖孫氏元末有為山陰教諭諱源葬者續燭湖先生之緒入我朝族屬漸繁世居湖東方十里許無他姓相類云高祖諱銳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曾祖諱溥隱居不仕祖諱新仕為鄭州通運所大使曾祖暨祖俱以先

狀敘錄 卷之百八

五十四

忠烈公思贈禮部尚書曾祖諱銳俱贈夫人先公諱燧配先夫人楊氏生三子伯兄暨仲兄擇不肯陞也伯兄幼以孝聞讀書質穎過人弱冠補學官弟子工舉子業乃又善為古文詞一時文士皆避弗敢與竝又有膂力善騎射鄉里長老見者輒稱孫伯子文武才期以遠到焉正德中先公自河南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過錢塘遺先夫人歸姚而獨往蒞任歲已卯宸濠反先公以馬賊不屈仗節聲傳至浙吾兄弟叩地號天五內崩裂既為位莫哭伯兄怒操刀赴難不與賊俱生時伯兄由金華間道徒跣以

行仲兄暨陞請借行伯兄曰母夫人哀苦甚憊兩弟且畱閱數日慰告母夫人竟亦行矣伯兄至江西時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公守仁吉安太守伍君文定率兵勤王逆濠已就檻車乃詣先公所首觸地悲哀慟哭已乃更治棺殮見先公面頰若生又大慟絕而復甦耳遂贈乃與仲兄暨陞扶柩還鄉入中室朝夕泣奠如禮居無何而 設皇帝棄軍臣不及錄先公 今上御極首褒先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道工部進士李翔治葬乃葬先公慈水龍山之陽伯兄結廬墓側疏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之一莖九

獻徵錄

卷之二

五

絕者數本產塚上人以爲孝感所致伯兄在廬次嘗泣謂仲兄暨陞曰方吾輩聞闕赴難自分速死今大慟已平父忠已白而母夫人猶在室也可憤鬱自廢乎其思勉修顯揚之業繼先緒酬 國恩庶勝徒死不然生無益也言已相向躑躅哭及終制以父變非常仍服墨衰畢三年嘉靖乙酉伯兄赴闕陳謝褒卹先公之典奉 特旨陞授錦衣衛左所正千戶明年丙戌中武舉第一晉署指揮同知己丑遷都指揮僉事浙江都司僉書庚寅改團管坐營官丙申改錦衣衛南鎮總司管事癸卯遷都督僉事管前軍都督府

事所至勵清操恤下士刈宿弊振官常聲譽赫然庚戌秋虜酋大入爲患左都督陸公炳言強弩之利因表伯兄教督京營伯兄疏陳製弩用弩之法千餘言得 命旨訓練萬人踰年而藝成又博采古人已試成績名曰考考其蒞事精嚴如此當是時仲兄貢春官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歷尚寶卿陞舉進士謚等詞林歷今官共迎先夫人就養京邸者二十餘年伯兄每退食率仲兄暨陞承頰膝下呼諸孫前戲爲娛獨居輒追憶先公喫咽廢食枕席有淚痕然弗敢使先夫人知也遇忌日先夫人哀弗能禁則舉家素服

獻徵錄

卷之二

五

聚哭以爲常伯兄天性剛嚴至奉先夫人聲柔色愉惴惴焉慮有不勝久之益弗解癸丑四月先夫人選疾是時仲兄以展墓先歸惟伯兄暨陞在侍伯兄不解衣不交睫夙夜躬進湯藥五月五日先夫人長逝伯兄慟哭疏食水飲一如喪先公前益年既七十餘矣親友勸以節哀從禮弗聽乃陞朝夕與同寢處食飲又弗敢勸也伯兄疏乞休致葬母 上許之賜給驛扶柩而南次淮口仲兄奔計自故鄉來哭舟中見伯兄毀瘠不支然猶淚中冷果某若前旬薦几庭謂先夫人不嘗茹味者積有歲年悲感益甚奄奄抵枕

城北竟以絕粒終于先夫人柩側是歲九月十五日也訣無他詞惟云襄事有兩弟在吾從先人游地下足矣嗚呼痛哉前一夕有巨石墜河岸舟皆撼杭人傳語歎異及聞伯兄之變識者知為星殞云錦衣衛署指揮同知鈺疏開詔贈都督同知賜祭二壇仍許鈺還鄉葬父益異數也伯兄洞究輜略諸九邊地形京中諸閫帥過詢山川險易屯戍犄角之勢伯兄指畫論議悉中肯綮相與歎服而退發為詩文詞隲意高有閱世教匪徒薄飾為工凡天文地理律曆醫卜諸技藝皆所旁通謂古之名入未有遺小物特聞見而能適於用者亦其心計精力優為之爾又工繪事為薦紳大夫所珍慕然實藉此寫終天之恨有所托焉而非其志也為人正直端方畫地而蹈人不敢干以私與人交勸善規過無隱人咸敬信每祭祀齋沐將事鞠躬屏息如面祖先治家誠子弟甚嚴乃子弟事之惟謹素行可質神明孝尤顯著諭祭文略曰始以痛父危難而捐軀莫及耳遂失聰茲復哀屏劬勞而扶輓過傷身因殞絕乘忠篤孝濟美象賢宜錫褒

祭風示同里 聖明回罪察之矣吾鄉三尺童子無弗痛伯兄孝者巡按浙江御史趙君焯然行節至

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山西副總兵田公世威墓志銘 朱睦㮮

公姓田氏諱世威字維揚其先諱榮者龍門人 文皇帝時以功累遷宣武衛正千戶榮生福福生銳銳生浩浩生秀秀乃公父也浩秀以公貴俱贈驛騎將軍者都督僉事公生而剛毅有智數弱冠補開封學生累試不第嘉靖壬辰襲正千戶乙未武舉中式授宣武衛署指揮同知癸卯陞江北提轄北總坐乘輿調延安衛丙午六月總督侍郎曾公銑檄委巡邊以功賜金褒獎丁未陞固原守備復陞都指揮僉事分

獻數報 卷之七十八 壬午人

中軍夏西路是時曾公經理河套大功聖成大學士廉公嵩忌之嗾仇鸞論奏曾戮於市公坐以曾讒謫戍開平庚戌大虜入寇城下大司馬徵詣京師及虜退咨送尚書史公道贊畫馬市市成陞承寧守備癸丑復陞宣府遊擊將軍七月虜酋俺答侵紫荆關督府調公過截二十五日與虜遇于廣昌金家井公誓于衆曰今日之戰若不戮力必為蓋粉爾不見諸營屢北之驗乎衆皆奮勇而前公左脅中矢容不動猶鼓之進擒酋首吉脫蘭斬獲二十三級奪大纛一竿焉二十七匹明日追虜至蔚州薄家莊及沙定堡

戰累日斬獲亦衆九月擢右參將分守宣府南路甲寅轉左參將分守宣府東路值屬夷花當都督求和督府尚書蘇公祐意不決召公問公曰和之利有三便耕獲通商買保 陵寢督府以公議上詔許之六月陞副總兵協守宣府十二月屬夷復叛遠近驚悸公詢其故往撫之夷遂帖服乙卯正月俺答犯龍門公督衆往禦王板搭略設伏邀擊死傷甚衆虜退歸二月復至公攝總兵事帥部將前後斬獲百餘級三月虜去龍門犯萬全右衛督府以兵五千徵公會勦四月初戰于馬應堡前中左足明日暴發復戰虜遂敗擊之出塞已而虜復入雷且久大小戰五十餘次斬捕首虜數百人我軍戰死相當七月公晉左副總兵協同鎮守大同八月俺答以數入不得利帥黃白吉二十萬衆復犯山西督府調諸路兵往援公則管于朔州南川前寨後寨柳溝杏園等地數與虜戰斬獲四百餘級奪歸牛馬人口無算明年虜犯懷仁等縣公且戰且守捕逆寇張邦奇斬首錫服以功先後凡晉四級皆異數云是年十二月虜圍大同右衛久其地頗爲蹂躪及圍解公坐免居無何都察院左御史潘公恩疏薦于朝庚申詔起公以右參將分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七

守山西西路辛酉五月首首脫脫帥衆侵偏頭 虜偵有備不敢掠公又智臬前鋒二首陷取馬七匹虜訝神異遂遁去十三日老營堡兵變焚燒驛宇殺戮官民公單騎入營諭以禍福堡兵羅拜乃捕叛首四人撫輯逆黨七百餘人其地遂寧十一月總督侍郎李公文進以公才堪重寄薦改大同提督戰車明年遷右副總兵鎮守甘肅甲子以視老乞歸奏歸未踰月復起右副總兵分守延綏西路十二月虜寇瓦查梁公一鼓而捷奪獲駝馬五百有奇明年晉陞將軍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元神機營副將六月給

獻徵錄 卷之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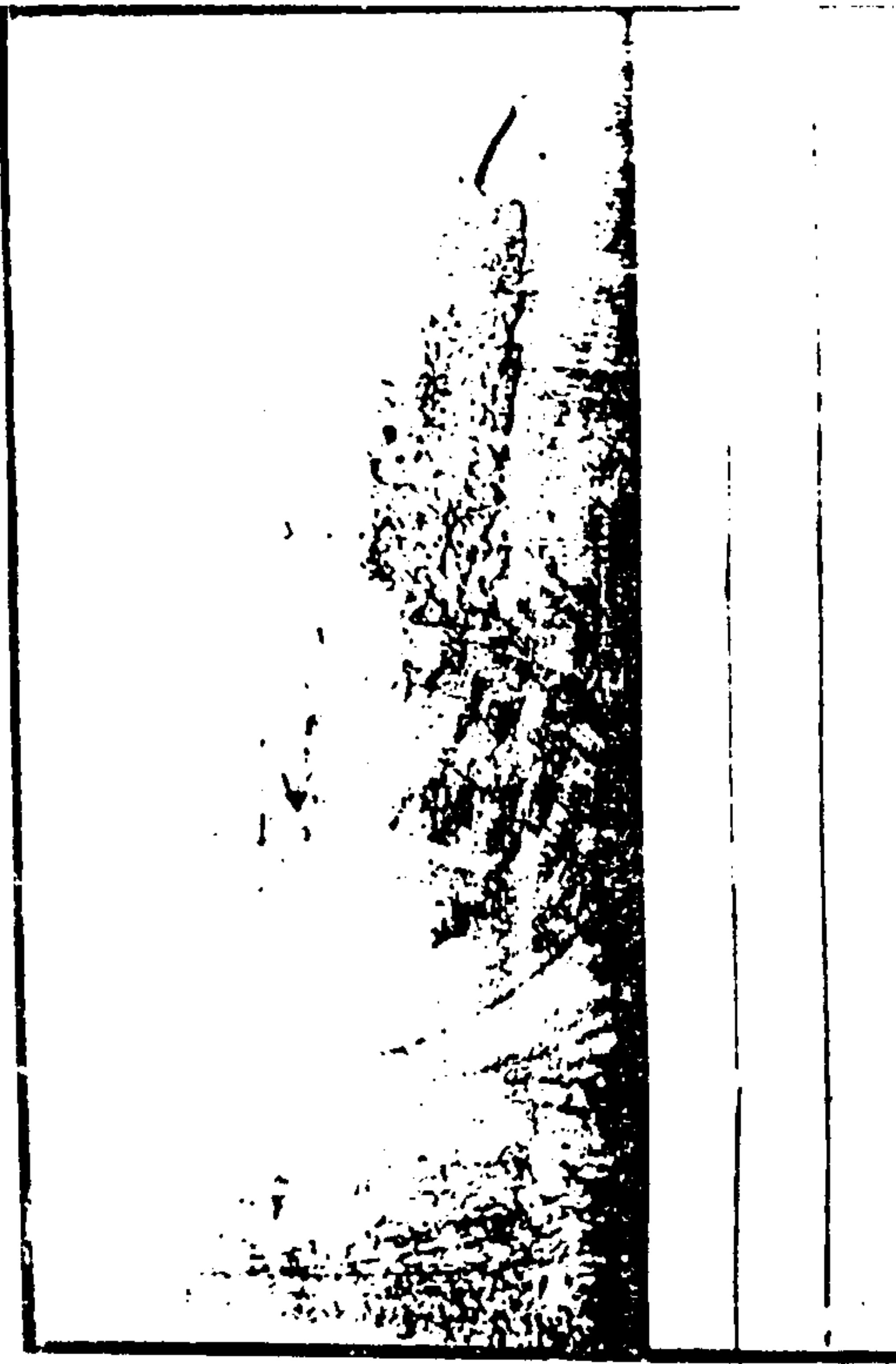
七

太子太保王公奏謝且薦公房情夙諳智慮周詳矧
獲攻陷之渠魁足雪軍民之讐恨及查今春世成宣
鎮督兵親斬一級部下斬獲二十七級已經覈實併
應錄叙復其祖職以示優勸 制報可六年督府委
宴虜王折議馬價綜理互市應酬諸夷事竣督府疏
稱公屢與諸酋定議卒致四市一體協勝同視華夷
交歡公私兼濟 上得疏以公分領總督宣大標下
右掖兵馬遊擊將軍督府又請 上特改以都指揮
僉事管中軍事今年夏公以病卒太子保王公臨哭甚
哀且為經理喪事遣官護送歸葬

狀敘

卷之二百八

李



鎮朔將軍鎮守宣府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趙公崇璧墓誌銘

于慎行

今世家名將益多出西北邊云鄒魯間故少談兵即
起自尺籍終不大顯惟趙將軍父子功名甚著趙特
軍者諱崇璧字國璋克之濟寧人也父曰白樓公以
指揮起行間當 肅皇帝時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宣
府而將軍襲父官起事 今上亦佩鎮朔將軍印總
兵宣府父子皆名將也白樓公為人狀貌魁梧髯垂
及腹而將軍頰而隆準音吐如鐘頰然修除其在班
列無與齊眉白樓公御士嚴有紀律而將軍沈鷲寬
狀敘每 卷之二百八 李

博得士心白樓公有才數而將軍用誠長者名然其
廉而好施則父子一也先世居魚臺六世祖榮洪武
中從軍籍彭城衛榮生忠永樂中從靖難為副千戶
籍濟寧衛忠生勝正統己巳入衛擢指揮僉事勝生
雄雄生祿俱世其官祿生卿即白樓公白樓公配張
夫人舉三子矣已而生將軍將軍甫六七歲器度老
成嘻笑多驚人語嘗羅篋為城斬竹為戟分立羣兒
揮之左右如肄鶴列白樓公奇之及長好讀故記多
所通曉亦善道說即經生談士莫窮其辨白樓公既
老家居三子皆蚤卒而將軍齒亦長當承父爵以獨

子奉晨昏不忍去白樓公力趣之乃行里丈人或善
當路欲介書遊其名將軍謝曰辱丈人念甚厚第七
方出門未有尺寸効輒從長者求之即幸而試右非
所願也里丈人益重之既襲為指揮僉事屬有河工
以將軍為植所築堤堰視他校得完由是知名樞掌
衝策益能其官擢為都指揮僉事部六郡士戍前門
以勞受賞再擢中留都守正調出全都司居一年陞
大同平虜右叅將又六年陞協守山西副總兵官駐
老營堡又四年名入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提
督京城內外巡捕會大慶軍恩特予守授封驛騎將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人 六十三

象也嘗核逸卒主名以所屯田出租取代更馬所部
舟無後至而逸者亦復其戍前門建敵臺三第為上
上其叅將大同修石城五墾荒田二千餘頃造甲三
千其協守山西修石城一造甲二千至鎮上谷所修
營愈眾而未及奏功以沒會貢市告成有詔故將軍
崇璧久勞苦邊其令守臣往祭賜金以葬恭異數也
白樓公歷將四鎮最後雲中罷而餘田租八百金封
志之帑歸則甚貧沒無以葬及將軍任二十年居多
骨腴竟亦無所漁獵或謂將軍少白潤為家門計將
軍嘆曰世皆知先將軍不名一錢令兒子墮家聲何
獻徵錄 卷之二百人 六十四

都督僉事呼公良朋行狀 葉向高

都督呼公諱良朋字如蘭別號益齋其先和州人始
 祖海以開國功授保定衛千戶宣德二年徙鎮東遂
 為鎮東人海無嗣以姪勝繼勝生志志生榮榮生文
 靜公為都督僉事榮文靜贈如其官文靜號潛庵嘗
 署衙鎮撫全活窮囚有陰德配罔太夫人生公公生
 王貌豐姿望之肅然七歲而孤家壁立太夫人日抱
 而泣娶躬之不及其無奈此孰然者為溝中瘠也族
 祖賓祿之三山請恤于官渡峽江風大作舟幾覆實
 顧天獲濟比得請復為債家持去寤益甚公每飯輒
 賦數語 卷之百八 六十五

雷其半太夫人強之盡則指其腹曰此已果然矣太
 夫人心知其故益自傷比出就外傳讀七書百將傳
 取大意而已常亟歸任薪水弱冠受職闕下歸過夫
 椒惡少妄以為賊間奪其牒公上書邑令張公冕乃
 解閭閻復以失期督過公公抗辯卒以無罪抵家與
 太夫人慟哭諸曹偶出入騎從甚都公徒步行市中
 市人固相與目公夫夫步也而騎者後矣已婚張夫
 人悉割管珥饋贈公時所負不少新時倭方中閩中
 丞皖城阮公檄公巡海上斬巨酋通三囉等十餘名
 于泉榜山威名遂振以功領中軍嗣後中丞天津劉

公新安游公汪公成都塗公皆雅重公當游公時賊
 據莆中閩南道梗聲息不相聞公獨以小艇渡海傳
 命往返甚駛而汪公與都督定遠戚公察諸閩將獨
 謂公可大用先後委督兵轉餉迄于倭平論功進指
 揮同知世其官復與巨寇曹一本營戰海上賊鋒銳
 軍幾不支公親發大砲沉其船轉戰大捷功第一塗
 公為聞諸朝進守備汀漳至則繕城村兵數田克恤
 武備一飭劇寇黃裳杜高山困于遠公督所部解其
 圍汀人祠而祀之進遊擊將軍兼坐營局閩南關參
 將以公往攝公嚴簡舟師設伏出奇大破郝寇何廷
 獻數語 卷之百八 六十六

輝聞廣之禍稍息已真補其官巨寇林鳳據澎湖出
 沒濱海患苦諸郡邑無已時奉命會勦公先登架入
 其阻以功賜白金文綺頃之進副總粵東兵而閩臺
 使者謂公不宜去問具疏請會公已晉署都督僉事
 總兵鎮粵西未行乃如使者請徙鎮閩公起孤窮自
 奮于功名戮力行間二十餘年遂佩大將印建節鄉
 里春秋防海居鎮東軍容甚肅衛官避署為行營諸
 故與公同儕及據公上者皆以軍禮見匍匐頓首不
 敢仰視公晨夕朝太夫人于堂市井聚觀此呼氏孤
 每食不能飽為錢虜所困辱者也今乃能如此相歎

息以為榮公亦自惟 國恩深厚圖所以報稱日夕
以防海為事倭一入犯輒督舟師戰斬首五十餘級
鎮東有戍兵與市人譁處兢而譚公創議建營城東
聚族而居之遂以肅然閩藩臬大夫意公鄙人或
所降禮公持繩墨斤斤如也以故蜚語浸淫南臺諫
交章劾公公亦自乞罷俸臣知公章竟格已復徙鎮
粵西佩征蠻將軍印公單騎就道抵粵廉知諸賊戍
多潛逃取空名虛糜而已公一切勾戢戍伍稍克循
謹惕息不敢動昭州叛卒據三尚略門為亂公討之
或謂賊勢張輒進恐失利公曰此緩寇也如魚肉吾

獻徵錄

卷之七

民何必遠誅遂檄參將白玉間道趣荔浦公自督大
兵繼進盡獲諸叛者斬以徇昭民大悅事聞賜白金
復奉命征府江部分諸將以二萬人為四隊絕險竝
進斬虜徭賊數千進擊諸支洞盡平之級賊良徭至
千餘家當是時徵公兩粵道路幾絕公念江岍紆阻
林菁蒙密易以數奸即今日撲之異日將復聚憂未
已也乃區畫善後八事其大者置戍建堡分田給餉
賊黨所憑怙以其間令戍卒刈蒙豎治橋梁郵置亭
館絡繹不絕兩江之間往來如砥捷聞賜白金文綺
初公徙粵以太夫人春秋高難涉漳鄉甯張夫人侍

於家至是思慕不置又以積勞成病力懇臺使者聞
諸朝詔許公歸公歎然就道宗藩士民擁別道左多
泣下抵家纔浹月大張筵集客為大夫人壽督僕力
耕治圃蒔蔬暇則與余登麟巖望徘徊觀滄海汎
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來風破浪于此蓋三十年
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也余念
自東南多事與公廝行起者若而人十九挂史議頗
路困踰無能以功名終即如成將軍之勳猶憤悶以
死乃公獨終始無暇年方踰艾乞身自娛超然物世
之外人間世吉祥善事可謂兼之心以此觀公未幾

獻徵錄

卷之八

公忽寢疾余過公猶強起劇談屬余復事再踰日
遂公終之前歲一夕忽語余吾夢帝符召偕漳南吳
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司馬已先逝矣及桃吾
其往乎果卒於萬曆庚寅三月初一日距生嘉靖丙
申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計開予祭葬如令甲公
雖以武興然慕好儒生容貌詞氣恂恂如也絕不類
諸將家故所至縉紳大夫爭推重公與交歡事太夫
人極孝謹暮府餘貲不自私一篋盡以輸太夫人所
出納惟命葬贈公時羣虎至塚上公稽首而去其孝
感如此妾媵雖數人然與張夫人相莊無間惟寡妹

撫其孤甥微時少年崎嶇公比公貴其人自悔謝且
虞公修報公曰駿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
曹今韓淮陰專美第休矣毋恐其後少年中文法茲
為解救不使知嗟夫跡公生平亦可謂篤衷淳行有
長者之風矣

獻徵錄

卷一百八

六十九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尹公鳳基志銘

潘樹集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
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郵典應
上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為詞下大京兆論
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
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義為衛干
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後衛六傳
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
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諸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

獻徵錄

卷一百八

七

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
尋觀者以為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斤斤而能察
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
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鹵
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帑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
事秋晉叅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
眾來也公以所部寡坐無功名詣對簿事尋白輒以
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即
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為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於
與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賊百七十有奇

湖水死者無筭已未戰梅花堂中竿塘等處生擒九
人該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筭是役也公血
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開海洋直糧
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口而餉至人見公所推敗
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謂公斬
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
長浙江都司以疾下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官
者交口甘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曹一本平之捷
聞復賜金奉表入賀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閩壬申
晉徐宿歸德參將以何徒守蘇松會 今上踐作金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七十三
公功以彰幣勢之是慶冬用司馬譚公薦名爲後所
傳會余事提督中外巡微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
聖矣公感知遇奮曰吾職備彈壓安得以微市解而
酬寢軫較下邪乃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報可嘗
是時所摻剔隱弊非一於掖門左藏議防尤必務實
貴戚多斂手避者先是譚內名道杭公執三司禮見
譚弗悅陰謂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廷
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甫
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詔家人曰乃公倦游歸矣曩
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

耶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里以詩酒
禪誦自娛遺遺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捐館舍恭春
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
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感
行夷蠻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箱鈴而以詩禮爲干
楛故能奮跡倫魁結知 明主黃金重書之褒且數
十下其勅也猶徵 恩卹爲某壞光豈非生死榮哀
有始有卒者哉銘曰皇矣在宥有缺孔赫曰予昔之
帥武臣力公起燒科問譽紛葩一洗甲兵手對天河
帝錫公履至外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掣出如秋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七十三
深歸埃冬陽動何曠焉於律是然 帝曰懷哉汝瘵
於職推時登載是拊是飭公扣 九關莫閉若私靡
欲弗從衣衣東歸大星殞精駸裏却步峨峨龍山有
鬱其墓豐碑大隄是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九目錄

錦衣衛

宋忠

錢進

葉廣

陸炳

王良

周瓚

孫忠

楊本

萬貴

朱曠

陳宣

朱希孝

李昇

趙果

楊仁慈

周拱元

獻徵錄

目錄

四明趙昌期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刑行

目錄終

錦衣衛都指揮使宋忠

忠節錄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宥百戶成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逆名忠調鳳陽中衛明年平虜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征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璈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瑄謝貴為誠為內應及呂等遇害

獻徵錄 卷一百九

靖難兵起敗居庸關守將余瑄據其城忠率所部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 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統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先是獲謀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所滅盍努力復家誓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遙呼其父子兄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曰我家固安皆屬宋統兵我輩遂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鼓噪而進忠敗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後請成邊守賜

錦衣衛指揮使萬貴

實錄

錦衣衛指揮使萬貴山東諸城縣人充吏坐事謫編戶霸州成化初以女為貴妃恩陞錦衣衛指揮使成化十一年七月卒命有司給賻并葬祭視常例加隆貴處閭閻曾執役公門頗知禮法每受重賞輒憂形于色見其子驕奢過度則戒其母妄費曰官家賜物皆注于厝他日復來追汝無以為償于三人喜通達而通尤恣肆

獻徵錄 卷一百九

錦衣衛指揮使錢通

實錄

錦衣衛指揮使錢通字文達其先涼州人祖荅錦衣衛指揮僉事父奄卜指揮同知景泰中奄卜從征湖廣有功未上卒通襲授署指揮使成化中賜今姓尋陞實授十八年理鎮撫司事二十一年理衛事弘治六年奉命往彰德按藩邸事未竟中熱卒年四十五通叔父四人同侍禁中貴震一時通未嘗有所憑藉與人交雅傍恂恂不事諧諂計聞特賜諭祭

獻徵錄 卷一百九

驍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驥墓志

倪岳

弘治庚戌十二月朔 上視牲南郊公職侍衛侍佩
刀翼 輦以行趨走過勞比暮疾作越十又五日夜
漏下二鼓遽卒所與為僚屬及族里親舊相與奔視
嗟咨洒泣 朝之公卿大夫亦皆弔祭傷善人之奄
忽也訃 聞 上悼惜遣禮部諭祭命工部治墳以
葬蓋特恩云公諱驥字尚德姓朱氏世為京邑大興
右族至曾祖大始因子貴贈武德將軍妣郭贈宜人
祖喜洪武中起家儀衛司積功至錦衣衛右所正千
戶考鑄副俱以公貴追贈驍騎將軍都指揮使祖妣

康徵錄 卷一百九

四

張妣丁俱贈夫人公生而龐厚性寬大不喜刻核嗜
讀書喜學問樂與學士大夫游痛蚤失怙事母極孝
養既嗣職掌所事公勤明敏藉藉有聲同列久更事
皆讓不及也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
于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
謫戍威遠甲申召還任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
僉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
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借
公遴選去留擇才以充不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

遠近肅然辛卯民飢獲奪以苟朝夕所司逮捕得斗
粟者輒坐死公爭曰此窮民情可憫也獄上多從末
減有妖人真惠者偽為書誘惑同類多不道語事覺
逮繫數十百人皆當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愚民
何辜事 聞惠竟坐死餘釋戍邊有衛卒從公者嘗
眷休聞其鄰偶以妖書傳觀者亟告公期詞發得賞
公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仍遣卒歸諭其父
老始大驚悟散去先是公在謫適虜人寇因從總兵
官高陽伯往禦之就陳斬虜囚把禿王以歸至是
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戊戌進指揮使 命掌

康徵錄 卷一百九

五

衛事尋進都指揮僉事甲辰 上察公忠實可任特
勅兼理機務公小心慎密未嘗妄與一事亦未嘗輒
置校上下安焉冬進都指揮同知前後所積擒捕功
甚夥公有所奏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公蒞事者多
累階至顯官而公不與也丙午 上嘉公勞動特詔
褒獎進都指揮使仍掌衛事累荷綸春刀綵幣寶鏤
時新珍味及續綱目諸書御製連環諸詩之賜每進
講經筵輒得入侍與宴歲南郊大祀輒蒙賜蟒衣以
為常公在位久恩眷優渥委任甚至公亦端確有守
不為勢利林嘗奉命提督旨者或詎公用小杖 上

怒命中使詰責數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謹而待人極恕諸屬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凡有重獄苟可以求生者必爲之盡心焉迺以兵部遴選軍政大司馬獨奏疏稱公老成得愷敦厚不刻時以爲得其實云

獻徵錄

卷一百九

六

歸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贈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葉公廣墓志 李東陽

公姓葉氏諱廣字大用其先出處州青田今分景寧縣地也初公世錦衣衛爲總旗少孤賴母范夫人鞠成之俾學書藝旣代役識者曰是非行伍中人領東廠緝事詳慎不泄成化八年以功擢試百戶蒞本所事屢奉勅出勘重獄所在偵贖悉解弗納江西藩臬賦詩贈之遼東武臣奏其地有金礦珠池公奉命往勸躬涉境外察其姦事遂寢東人德之至今有劇盜詔捕其急或陰跡所在以告公曰盜固有害特其自獻徵錄 卷一百九 七

犯爾何得爲遲者後自訪得之有校尉緝越城盜公疑之執不變公曰若殺此人後獲真者奈何不數日真者果獲二十一年實授爲百戶明年遷副千戶理鎮撫司刑鞫讞精密有姦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乘坐死公以婢不知情辯釋之有校尉誣平人爲盜反坐執者都察院守者相仇殺逮繫百餘人戶部進內藏銀數失實繫者亦衆皆止坐罪者自餘平反縱釋多至不可計弘治五年擢署指揮僉事明年本衛缺員兵部薦其名時 孝宗簡在已久御文華殿親閱之命莅衛事實授爲僉事總都城溝浚事人不敢犯

出勘寧化王府疑獄務存大體勘大明川投熾地卒歸於民督捕中外盜賊獲數千百人而鄭村壩賊尤劇數年累遷都指揮僉事北山賊寇蕪山王者勢甚猖獗方發官軍出捕比至則公已遣官屬掩其巢滅之一日矣 上偉其功遷都指揮同知又勘外戚莊地及藩府儀賓獄皆集事而還 今皇帝正德元年遷都指揮使掌衛事凡 郊祀耕藉視學經筵諸大禮無弗預減役從省浮費政令一新官屬皆改視易聽下至校役亦仰戴不置總緝訪事尤極慎重戒諭官校必以天道國法為說詞義懇切人多感動蓋隱

康後錄 卷之九

八

然有陰德焉前後所被賜如珠龍衣及銀幣諸物甚備二年加從一品俸壽至七十特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命禮部諭祭者三工部治葬事皆異數也公器局魁碩敏而能斷遇事不苟動先自待威貸旁午屹然不為動自壯至老未嘗少易又能體悉羣情不過苛刻用是獲于上下交口贊譽翕然同辭其卒也尤悼惜不置云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衛事贈太子太保陳公寅神道碑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維時扈從諸臣從龍而起榮藉寵靈薦陟華顯流光錫祚垂裕無窮豈非千載一時之遇哉若右都督掌錦衣衛事陳公其一也公諱寅字敬夫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曾祖玘洪武中以功授燕山左衛副千戶因家京師祖貴父政皆世其官弘治庚戌 獻皇帝之國政以才選授管群牧所卒于官公襲父職年二十四即小心勤事朝夕弗懈人咸以遠大期之既扈蹕來京遂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有

康後錄 卷之九

九

詔公等子孫皆與世襲尋令公提督官校管理京城街道又以督理諸大工宗廟及皇史宬成陞指揮使管西司房事九廟成陞都指揮同知掌本衛事慈寧宮成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衛 奉先殿成陞都督同知皇宮宇成陞右都督 上恭冊皇天太子以公等扈從勞加服色俸級而前後所蒙白金綺幣及羊酒等賜不可勝紀公重厚簡默器度恢弘果斷剛方事無留滯隨所任使克舉其職以故受 上 簡知春寵特異云歲乙巳公感未疾具疏懇乞解任允之仍奉命支月俸量給官杖應用公寢疾逾五年

嘉靖己酉五月二十八日卒于第距生弘治乙卯十一月享年五十有五公少孤克自樹立事母張太夫人至孝撫弟吳友愛備至官跡武階之極而謙約畏慎安靜老成乞身早休優游以終可謂彌後之盛也已

獻徵錄

卷一百九

十

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少傅左都督陸炳傳

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少傅陸炳浙江平湖人祖塈以尺籍隸錦衣衛 獻皇帝之園安陸選充儀衛司總旗塈之子松遂得事 上于潛邸 上入繼大統松用從龍功累官至都督僉事炳松之子也中武舉會試授副千戶積功至指揮僉事己亥 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於火中 上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掌衛事累陞至前職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暴卒 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為國發逆盡忠追贈忠誠伯謚武惠祭葬有

獻徵錄

卷一百九

十一

加仍命兵部官其子釋為本衛指揮僉事今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炳雄黠多智數善迎合上意自列枝驛驛公孤出司巡徼入典直贊自郊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寵即勲貴大臣莫能望也任豪惡吏為爪牙多布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者即榜掠文致成獄沒其貲產其所夷滅者不可勝道累貲至鉅萬豪俊自奉營別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紈綺寶玩所在充切供張不移而其炳時遊處其間東西惟意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

店聲勢震天下然是時 上數起大獄煩頗保護無
事所全活亦衆又仰藉廣交龍取聲譽故終嘉靖之
世無發其奸者隆慶改元始以言官奏劾以其子釋
緒等官稱其家 實錄

獻徵錄

卷一百九

十一

陸炳傳

湖廣總志

陸炳者安陸人也炳生而沉鷲健武有謀畫長身火
色鶴行左右背裂而上窺望之如神人父松故以校
尉給事與邴 肅皇帝既入嗣大統松以從龍恩授
錦衣衛指揮掌衛事炳中嘉靖己丑兵部武舉松卒
襲錦衣衛指揮已亥隨 上幸順陵一夕駐衛輝府
行宮災 上亟召諸宿衛大臣武定侯郭勳俱遲至
獨炳直官門因得扶 上升與避火 上自是益親
幸炳比 車駕還京詔炳掌衛事薦加都督 上既
以春秋高退居承前官奉修玄事詔成國公朱希忠
等六臣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復加保傅柱國賜在
外得乘肩輿禁中許馳騎與五臣埒體炳掌衛事久
喜調察民間險事有抵扞者輒羅織成獄其家立傾
京師富賈無一得脫者人畏憚之甚於乳虎顧獨折
節延納士大夫士大夫以此稱其賢先是咸寧侯仇
鸞用事陵轍縉紳驕恣無人理分宜初與之交好已
聲勢相軋鸞遂密奏分宜父子不法狀 上寢踈分
宜會鸞病疽且死炳心右分宜乃嗾鸞舍人上變炳
因發其勾連僉答事從其家得號帶為証 上大怒
時鸞已死詔斫其棺僂鸞屍于市而分宜由是復得

幸於 上華亦在政府素與分宜不協而給事中吳
 時來主事張紳董傳策同日上書交論分宜宜以
 吳張皆華亭公所取七董又鄉人疑其為位使泣訟
 于 上前 上亦猶豫以問炳不敢言第封進癸丑
 會試錄請 上自裁而私矜實當所以調停之者甚
 力 上意漸解其以智數能周人緩急如此 上天
 威嚴重言官稍不稱旨即被廷杖炳每戒杖者謹護
 持之以是多得保全建安李家宰默炳武舉出其門
 下始自浙江左轄炳引入為南太常卿掌祭酒事尋
 陞禮部侍郎改吏部晉尚書后坐趙文華誣構死詔
 祿徵錄 卷一百九 七

獄時 上意猶叵測朝士得敢出弔者炳親為經紀
 合驗事以千金購卹之還其喪於家炳性勤於職事
 每戴星出入善揣合人主意且淨姻親資羽真滿朝
 故始終榮遇至於沒齒隆慶中人始言其生前將為
 不軌者有詔削奪 爵典其產盡沒入官

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贈大傅諡忠僖掌錦衣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朱公希孝墓志

呂調陽

太保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公諱希孝字純卿國朝
 元勳世裔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諱亮從 高皇
 帝起義以功授燕山中護衛千戶六世祖諱能從
 文皇帝靖難功第一封成國公給 誥券世襲沒於
 交趾之役追封東平王諡武烈高祖諱勇嗣公先王
 統土木之難追封平陰王諡武愍曾祖諱儀祖諱輔
 考諱鳳俱嗣成國公爵儀贈太師諡莊簡輔贈榮康
 祿徵錄 卷一百九 十五

俱贈太傅而定襄恭靖王則其同母兄也王立朝三
 十餘年位至太師忠謹無過士大夫雅重之太保少
 王二歲出入先後皆相與偕家庭之間自相師友勲
 德位望並擅稱一時論者比之石叟石建而才畧為
 過云嘉靖十三年蔭授錦衣勳衛皇穹宇太廟大工
 落成 世宗兩廢成國公子姪一人為百戶遂以兄
 廩累秩授都指揮使管衛事外城工完陞都督同知
 奉勅提督緝捕陞右都督以類奏功轉左大朝門工
 成加太子太保 世廟英察維朝御稀闊而羣臣情
 態罔不照悉太保忠勤恭慎前在右素入仕甫二十

年驟至極品兄弟貴盛罕與為儷既受命督捕舞令
 明肅校卒無敢妄冒以希功者士民晏然先是都下
 告訐成風一遭連引輒至破宗人皆自危及本衛缺
 負掌印部臣方議推選既未及上忽有特旨以屬太
 保都人舉于加額道路相賀 世宗益倚任之未幾
 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乘肩輿召入直西內凡緊
 急邊情及重大工作輒下密諭諮詢日或再三至皆
 手自裁答無不稱旨 穆宗踐祚錄潛印舊券 今
 上登極錄總理東宮儀衛恩眷愈隆操履彌恪先後
 以擒獲奸細并類奏功及皇極殿御宮工成慶于百

獻徽錄 卷一百九 十六

戶鎮撫者共六人游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賜歲祿
 幾百石掌衛事十餘年疎節闊目務在與民相安一
 切鉤鉅苛察之令悉皆屏去非極惡大愆不窮以法
 洗俗為之一變萬曆改元星象示異會有大獄其決
 都下洵懼恐其誣引太保奉 詔命會鞠乃致齊虔
 禱越宿詰問盡得其情罪止囚一身無枉濫者于是
 人情大定星亦旋滅其鎮靜類如此初定襄王病既
 請給假日待醫藥臥起扶掖不離左右王薨哀慟悲
 切慙悴見於容色精神私憂之以為過戚及喪事則
 困憊滋甚不復朝謁竟至不起此其為厚倫誼得之

性植蓋不自覺者居常父子兄弟間頃刻未嘗廢禮
 然真愛流洽又匪直為儀貌虛文者近作別墅擬名
 怡園意在奉兄因成而兄弟俱不待其可哀已榮康
 素嚴重燕居危坐如對大賓定喪侍立終日無敢軟
 側每朝會出入必衣冠拱候地送于門太保進隨兄
 步武疾徐先後未少有違此乃手自狀其兄者以今
 日考之則其家庭恩禮可以勵世訓俗者拒止人所
 聞見者哉狀稱與士大夫交忠信不欺處內外端黨
 情慈周匝且明習國家典故每論議一事舉其所未
 聞不了了道世承平不以技能才略自表見然胸中

狀教錄 卷一百九 十七

鈴輻醜藉莫可窺究嘗與人較射連發中的見者驚
 服而口絕不言射筈中所貯有籌邊六策言切時務
 未嘗示人以草親交諷之建白竟未敢輕易也其他
 若工大小楷師趙文敏能得其骨法精別 時代名家
 法帖圖盡真贋百不爽一譜如此類不暇悉舉余特
 論叙其大者云爾卒于萬曆二年甲戌三月二十三
 日距生正德戊寅得壽五十有七卒之日 天子震
 悼 賜祭十一壇給齋糧麻布金幣銀寶 詔所司
 治葬諸卹典視常制加厚贈太傅謚忠僖

五十二十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0 版五內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君良墓志銘 張璧

王君諱良字本善拙菴其別號世為湖廣江夏人祖仲禮父瑾母南氏君少警敏未束髮知向學雖盛寒暑不輟卷瑾翁見輒喜曰兒他日必大吾宗遂俾受經于里中師公愈自刻厲坐茲病母氏固止之始廢學然慷慨有揮志忽一日頓足歎曰丈夫處世當為國家樹功邊境徒踞踏坐一室曷為哉乃徒步走京師每見人語大奇之亡不人人願與交遊正德改元潘中貴者受命總鎮兩廣辟君為贊畫適雷巖鳳凰諸蠻寨作亂時議出兵征勦鎮巡合辭謂君可督軍

廉徵錄 卷一百九

一八

君即日就道遂與將士約曰今往惟爾眾盍相與戮力惟命敢茲玩者誅罔貫眾咸曰諾乃始整隊行至則分兵巡勦大破之斬首無算蠻獍底定鎮巡稱賞即以君捷奏 上聞而嘉之授錦衣千戶既還鎮又值樂昌之變請計且徵狼兵會土官知府岑猛桀驁不發兵鎮巡憂之顧無可遣者乃復托君君單騎至猛所諭以 朝廷恩威利害猛憚然懼不浹辰兵馬雲集君叶相調度乃分遣精銳入檇賊巢乃潰酋眾就縛降者以千數自後屢捷歷陞都指揮使正德丙子擢廣東備倭校勅以行時海賊多出沒君慎守禦

嚴斥埃以待之有巨猾張敬地十八日者行掠海上君計擒之餘孽尚校君欲盡收故少緩縱即傳有飛語君指天日誓曰良為國家祛害寧畏此言使吾私賊賊難再獲矣無何賊果請軍門降餘黨收捕咸伏其辜諸皆以君忠誠所感至為頌曰靖海錄梓焉巡按御史高君上其功惟公中郁副留守督領直隸官軍更奔入衛會惟好用事君罹禍及遂謝病歸日與客清坐抵暮因倦容雖居京邸而心遠塵囂如在林壑人以是賢之君澗貌魁碩舌上舉能直抵鼻端性仁煦人有急難必為援賑治家有矩矱故子姓克承

廉徵錄 卷一百九

十九

厥志童僕皆為盡力乃君晚年得自適焉居官廉備後海上不受賂遺為留守入京時羣衛所例有贖公一切罷去雖若果拒弗受時留守王君憲徇介重許可屢遺書頌君清白絕人其取重如此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君瑤墓志銘

梅純

君姓李氏諱瑤字天器先世鳳陽府泗州盱眙人曹國公追封岐陽武靖王之玄孫也王諱文忠以外戚事高皇帝從征四方屢勦勞勛甚著追前元太子於絕塞而生致其皇孫后妃及金玉重寶以歸曾大父諱景隆襲封公爵洪武末文廟舉兵靖內難臣民共推戴承大統會周王以舊隙怒於朝公遂停爵大父諱佑父諱夢凡三世歷五朝皆閑居於家母闕氏以天順癸未十月九日生君生而岐嶷異常父母

嚴復

卷一百九

二十

甚鍾愛之甫數歲以古人詩口授輒記誦不忘既長學日進蓋自先世雖由武功起家而雅尚儒術若金華蘇平仲烏傷王子充天台徐大章會稽唐志淳皆國初名儒悉延致私塾討論經史故到君父子其流風尚未艾也人謂貴介公子既不求仕而能不廢書史近世纔一見也鄰有老儒許子貞方隱居著書素慎許可比見君輒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器度如是子者他日光復前人之業其殆有望乎因以一女許聘君既家學有自又得許時質其疑德器之成資藉於內外者深矣弘治壬子敬皇帝御極篤念先世封

王子孫有不沾寸祿者詔有司起送京師量加恩典俾主奉祀既至各授以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而君與焉金緋騎從赫然改觀鄉閭榮之君受恩感激不敢自暇嘗曰吾職雖無階設施以圖上報而歲時慶賀儀節諸所得與者容可少息自是雖大風雨不廢平居養親雖厚而自奉甚約俸祿有餘別創新堂於舊第之偏日與弟璣設酒具牲供養為二親歡暇日則與二三友生於名山勝水間持觴登眺分韻賦詩發舒精神探索物理不徒為宴樂流連也越數歲二親相繼以天年終君執喪哀毀踰禮比服闋更不復事

嚴復

卷一百九

二十一

遊翫日惟諄諄訓迪諸子務進脩德業思無忝於先王先公每日誦古人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等語為戒其孳孳尚德率類此正德初逆瑾當路竊弄威權大獄繁興廷及勳戚依勢者遂擅廢臨安主賜第君與臨安切鄰因怙忿鬱鬱成疾迨甲戌之夏其左脇上若有積氣逾月外視無見而內痛日深醫云殆陰齋也不急開則膿益潰矣君憚弗許又兩月痛轉劇始命鍼之膿果涌出經旬瘡口未合膿復出如初若是者凡六七而元氣以耗遂不可支矣竟以是年九月十八日而終得壽僅五十有二嗚呼世事姑息

而禍者豈但君一疾而已哉抑予又嘗聞君家先世未停時傍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不久禍作迨弘治初復有崩石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偏生楸松不四三年蔚然交蔭未幾乃有錦衣之命蓋吉凶之來自有定數而不可或逃也觀若家二事則智者必知所自處已

孝廟卽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封王者六人俱輔佐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勲勞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無異者欲量加恩俾奉其祀乃下詔命令所司其實以聞於是吏部奏詔惟謹卽各行所在查取赴京既而開平王曾孫常復取自雲南寧河王玄孫兩取自湖廣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皆取自南京比至命各授指揮使職轉送兵部皆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塋夫當太平盛世世不忘報功此固 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亦賢輔佐之公心也時承行者吏部尚書三原王恕驗封司郎中安陸孫交兵部尚書鈞州馬文升武選司郎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宦也四家至嘉靖十年復加侯爵實由 孝廟開其端後人乃得成其美中惟韓國公猶未奉復尚若有待云

錦衣衛都指揮周公瓚傳

潘瑱

周公瓚字朝獻先世江都人高祖燧以元平定鎮撫吳元年歸附授西安衛百戶曾祖玉果戰功陞大河衛指揮參事祖參伯景繼襲公爲景後得襲初委選軍器獎別罷良稱幹濟才三年總本衛復運時紅少軍困負過累萬嚴詢考節浮費禁侵漁宿貸一清士有餘積成化乙巳山陝河南三省飢奉兩府檄部果十萬往賑派河西上經歷百險卒無稍程當時賴之總漕都御史薦其端詳公勤熱知漕務命爲把總督願淮安等八衛運限未幾署都指揮參事遇恩部賞

賦賦錄 卷一百九

授公統馭有法撫綏有恩士不告勞嘗患疽危甚部下有請禱願以身代者其得士心如此曾奉漕協守缺員廷議合薦 上曰可遂以都指揮克漕運參將守淮安援例改錦衣衛帶俸感一時知遇事有當爲力勤不怠有當言從容贊翼外示恟恟而中懷蹇蹇舊各總歲運多掛欠恒稱貸權要輒倍其息而運官因以爲利公防儉嚴籌盡積糧無掛欠官有餘羨二三年積至數萬前此未嘗有也公有心計因而積勞血上既乞骸骨火保尚書馬公留之甚力

詔不允且加勛焉明年又力疾備運江南拜疏行勅

而疾日增制總督張都御史冀其起而緩其奏遂卒于官年五十七公天性仁孝恭儉好禮愛人室無姬妾事伯母大淑人尤謹既喪哭盡哀至負土封墓君子善其知所報撫遇士卒有恩當市善藥療其病死則飲而歸之尤修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爲長者蓋武臣之魁楚也于正字元貞別號與石少喜讀書負大志選克郡學弟子員應舉未就以應試大河衛指揮命寧早立爲馬院專衛政則先聲奪人時昔賄駮訟勝者皆歛縮息窮卹困卹中長老嗜噴飲嘗督撫都御史李憲表薦處洋巡檢把總不少貶相

獻徵錄 卷一百九 王五

以狗倉曹倉曹趙郎中媒藥致穿罷歸安時養勝無所怨尤客至則與劇談神仙星氣五行規規多辯博若事關國紀民隱則又疑情動色都御史陶琰督漕廉公無罪表復遼洋之任條上便宜數事至今行之會河北山東劇盜起遮絕運道時都御史張縉在漕府以謀勇奏領兵事時漕舟千艘阻于白洋河出奇制勝賊不得逞會官兵大集賊逸而南奔悉衆追襲擒斬五十餘級申解總制軍門爲左右掩蔽不見錄事平漕府辯于 朝進階三品官指揮同知 勅守備歸德兼管武平等處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至則簡

什伍時教閱會諸生談經講藝有古儒將風居九月忽不樂輒引疾東歸買田連水之陽結廬躬稼寓情墳典五經三史及諸外家之說靡不歷覽詳說所著有皇極經緯六壬秘并集古奇方諸書藏于巾笥未行後陶公再鎮淮以漕運參將薦不果尋復起爲湖廣運使把總累疏辭免江西寧藩亂留科役以將材爲終不起刑家孝友與人尤篤信誼父病疽嘗日吮毒液弟久瘵與同卧起夜授湯器送左張都御史文錦死大同之難奴獻計欲分其所蓄金怒叱之俟其妻子歸完室焉父貧時有所借貸主者多物故

獻徵錄 卷一百九 王五

乃召其子孫授之力田所入歲與鄉井通有無海濱鹽灘得所需焉者皆欲盡死力性輕財好施予苟赴急則倒囊傾困愛客喜過從雖吐茵罵座亦不之厭又善獎寒尙常折行軍納交尤克念貧賤之交每顧卹師友妻子惟好惡大明一言以立然諾至死不變嗟乎勲業不著旂常材猷徒膏耒耜命也可謂金王君子者與辛年六十有七

錦衣衛指揮同知遼果傳

實錄

遼果直隸安平縣人初為錦衣衛校尉能通蒙語指揮劉敬等以為腹心天順初以都御史楊善薦授百戶尋以擒妖賊功陞副千戶又以曹吉祥薦陞指揮僉事石亨死陞指揮同知果性陰險殘忍干事無所避嘗奉旨伺察中外之不法者屢撻拾草臣細故濫及無辜坐罪者甚衆朝野側目其死也人皆快之方其得志時慮為仇家所攻退居杜門絕客非素厚者不敢干以私故焉 上所寵任云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二十六

錦衣衛副千戶孫公忠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忠字克誠姓孫氏上世居蘇之長洲祖曰思道元樞密院判知大寧義州事 國初戰歿松山子廟與始以二州內附公之考也公宣德初從在軍中即銳意功名然無以自見適 宣廟遣使人朝鮮及招諭阿木河之地從楊木各兀叛去者公慨然請行既至宣布 朝廷威德聽者凜凜朝鮮國王加禮甚恭阿木河叛者皆願內屬公遂與來宣德壬子復遣使朝鮮及忽刺溫公既兩出使熟諳其國道路遠近要害及其土俗人事蕃人無敢論之者明年忽刺溫及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二十七

建州夷侵朝鮮掠其境朝鮮以聞 宣廟復遣公等以手詔問忽刺溫及建州兩酋見公等稽首請罪悉還其掠者正統辛酉復遣使建州既還從太保朱成公北征丁卯詔公等以金幣使兀刺至繁腰山遇中國男子十一人南走虜追及將盡殺之公謀竭橐資為贖又作胡語解之虜悟遂以乃納鞬中十一人者得不死已已再使時虜酋也先已敗盟入寇遂劫公等北去至大金山柳岡縣適 英廟在狩見公等慰諭久之各進署一職明年扈蹕還京師後七年丙子英廟復位乃授公錦衣衛百戶如已已詔又三年遂

謝病返故鄉以宦授其子賢居十有三年而終時咸
化庚寅冬十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三天性淳篤不
類武人奉母甚孝其謝病而歸也遇母夫人喪時年
已七十哀毀踰禮手植松檟數百章卒以憂瘁致疾
不起友其弟斌無纖芥反目意身使異域三十餘年
每行則正使必以行營機宜付公公亦悉心為之致
力常先事而計軍中肯綮蓋庶幾古之善使者與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五

錦衣衛百戶楊君仁愨行狀 王世貞

君諱仁愨字君實世為吾太倉人有支族於魏隸籍
錦衣衛遂亦稱其衛人初名質後更今名君年十二
而王父宗禹困離家訟得疾物兄弟弱不任中外政
有悍僕且叛去君請於族紳奴指白挺擊之且死而
後逐之家近六公市市人咸少君不為禮君不擇歸
市自是絕跡矣既冠乃謂其兄弟曰吾先人之大故
也以訟吾不可以不自其弊業以解飲中止君不可
竟勝之而後歸也然自是日益貧君一旦慨然歎
曰丈夫安得終離田畝以併於他業車薪一具歸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五

理七入耶獨身之京師叩公車門上書請益東南海
成廣斥埃為腹心保障不報當是時海固無警而易
君言且以為狂君自是久困公車間然稍頽脫見其
參伍鉤鉅之技而中貴人司大官水衡者聘君往以
為司計君鉤駁出入數塞其旁漏卮而稍寬其內公
私盡裕中貴人善之著為絮式嘗從 先帝幸承天
用供億亡害資白金還往兼傳君尋倦其役因而更
籍太醫有冠服矣買大弟長安里日過從賢士大夫
益市牛酒為歡一時翕然稱之謂有陳遵鄭當時風
而所幸愛故人衣食其家若歸居數年廢者轉徙貧

逾於舊然所幸受故人過從士大夫交口譽之君名日以盛陸太保炳者督錦衣縱騎初亦有所疑數司君久更以為賢檄之幕俾充縱騎任長領鈞察當是時太保貴倍甚而縱騎橫所察其人非死即家立破而身實緣從恣姦利更籍以取功名至得帥君獨持大體務為寬平長者數戒其下慎之毋令西曹郵吏腹誹我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而太保心愧之乃更積君勞試百戶矣會倭寇起東南士所不關君昔言頗以然而其於此事益自氣益發舒深語不詳先後輔相徐公李公及今高公張公奇君才以語楊

獻徵錄 卷一百九 手十

大司馬而檄之邊佐總督籌畫時虜廷益徙近塞所招納亡叛以十萬計號為陔升其壯者勒習騎射度入寇輒用以嚮導練卒耕蓄自給稍稍收其羨以贖虜益富強而中國自鎮城外輒棄為隴脫不復墾旦夕仰度支第粟稍不繼即坐槁君殊恨之乃行求近地稍腴而易自保者召丁壯田之盡鬻其家貲以充牛具穀種君二歲所收羨逾於出旁產益拓君又募死士給以衣甲善馬使訓何虜他出即掩其穹廬幽子女或盜其橐駝騎踪百十群以歸入之虜情益得君歎曰是陔升可誘而致也令縣官單我力我能使

陔升挾其虜酋來印不可而能使陔升自疑虜亦疑陔升上下交疑而我乘其間功可全有也為書上之大帥及圖畫虜中形勢與防禦攻取之法甚詳所以用君策或未盡即用之或不必贊而虜中人憚君間來歸者比比大帥第君功第一賜白金千百戶實級錦衣朱太保推較君協理西司房日益貴重用事而君且病矣君之得隸錦衣募也蓋多先御史大夫公力云而先大夫之督薊遼也遼東病饑人相食君時有行役杖馬箠叩門請得通登萊怕先大夫悅收君策而禮之又時時資其家迨先大夫惟沙傳及書君

獻徵錄 卷一百九 手十

歲時素體銳意居間請救百方不已也居平慷慨語不肖曰人生旦暮死耳即死得足下一言曰故義士楊君傳足矣蓋又數年而不肖家難自強起游趙魏間抵君書曰得無有意乎楊君傳哉君業卧床弟報曰吾雖病小緩之更一二歲可傳也蓋君陰已得虜疾謂陔升且有變庶幾如嚮者策有功名也而君病益甚亡何卒君卒之二載而虜酋縛陔升之魁十餘來款塞賜封知呼韓邪故事 天子所以冊拜將相大臣典物極厚然亡能名楊君矣者嗟哉君為人高鼻深日面骨隆隆起強力自給見語一義事眉端

擗色喜也遇人有緩急即投袂而應之雖中夜扣門
亡不應也即以翌日突烟冷計無所之而方夜宴客
且滿數十人婦簪珥衫袂歲朝在酒家所不恒歸素
故楊太常仲芳當伏法哭之市又嘗經紀沈光係于
剛喪其二家子弟相通聞如骨肉君之北上也則墓
隧毀矣五服之內無解裝者迫其貴而歸餘奉高太
其墓立戟斥置旁墓田丙舍為蒸嘗資以其餘較贖
貧族歲為常君歿而不能具棺欲請以君善者為謂
費也可謂節俠沾沾自信者矣君享年六十始娶陳
氏有一女適姚李繼蘇氏有一子文淵慷慨善騎射
狀教錄 卷一百九 五十一

亦隸緡衣頗緹騎伍娶倪氏女一適劉思廉蓋君歿
之二年而文淵以狀請文淵所為狀請者謂不肖知
君深將微惠於鉅公賢大夫以不朽君於異日不肖
有成言矣其為死者請則傳之為生者請則狀之唯
鉅公賢大夫擇焉以使不肖存辭地下謹狀

錦衣衛鎮撫楊本傳 忠節錄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
于通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
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 兵及登臺見大
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 道也帥師北
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
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
功本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
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僻之一園瓜我輩種熟乃為
他人採去即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局三千罪
狀教錄 卷一百九 五十二

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
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
典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姦
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
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皇上
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為大總兵用一能官召募
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
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
塗炭奠宗社于太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披擒不屈

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
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
用之也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五

錦衣所鎮撫周拱元 忠節風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
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
所鎮撫軍前差遣占侯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
靖難後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一百九

五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九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日錄

都司

花茂

瞿能

謝賁

楚智

卜萬

馬宣

莊得

彭二

彭聚

孫太

朱鑑

張皂旗

唐禮

楊松

張信

王清

廣後錄 卷之百十日錄

張世忠

許寧

韓青

李任

白弘

周英

左君弼

宗禮

陳儀

余斌

趙本

江洪

張鵬霄

韓斌

張建節

王邦直

四明趙昌期 校

目錄終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日錄

都司

都指揮使花公茂傳

花茂巢縣人元季起兵從陳世光歲丙申三月歸附
癸卯援安豐敗張士誠兵又于都陽湖戰滅陳友諒
甲辰平武昌授威武衛百戶累以功多洪武八年十
月陞神策衛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平陽
春等縣叛賊十四年收捕清遠英德翁源博羅諸縣
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年東莞龍
川興寧南海香山翁源民作亂統兵討平之二十年
廣後錄 卷之百十日錄

正月陞廣東都司指揮同知夷電白等賊二十一年
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四月陞本司都指揮僉
事五月陞都指揮同知賜誥子孫世襲廣州左衛指
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二十四年七月收
勦連州廣西湖廣等處徭賊三萬餘語在事紀二十
六年正月致仕 上命其子為東勝右衛指揮僉事
茂仍蒞事四月統軍蕩滅東莞筭岡等處二十七年
茂上言請徙廣東沿海地方東莞香山等縣連逃蛋
戶為兵又奏添設沿海依山廣海嶺石神電等衛所
二十四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隱料無藉等軍仍於

要害山口海議立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
閏九月征捕海南等處山峒黎賊明年二月入覲
上慰獎之且曰爾回今次于英來朝朕將用之六
月茂回會番禹後山等寨賊叛命英同肇慶衛指揮
夏忠頌軍捕之獲其首從鄧佛蔭等七十五人即遣
英赴京十一月茂在任奉制陞本司都指揮使三十
年正月 上命英為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
賊首黃黑面等地方靖寧四月二十日茂卒賜葬牛
首山安德門外廣人祠之于粵秀山英武毅有父風
自以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承樂中累建大勳後致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二

仕

副總兵都指揮使瞿能

忠節錄

瞿能不知何許人號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
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
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為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
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雙狼寨建文
君即位從李景隆為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
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忘之不令速進
以故北平得為備白滿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
衆北平兵遂却渡河能及其子與北將房寬接戰寬
敗 文皇馬阻于隄幾為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
大風起南師陣動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力戰死
之精兵萬餘人皆沒無一還者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

忠節錄

謝貴未詳始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法當死 太祖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君卽位慮北平有變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令其練兵卽有事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柵斷端禮四門 文皇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為之備能請先擒謝貴張昂 文皇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姦臣遣中

廉後錄

卷之二十

四

廉後錄

卷之二十

五

忠節錄

北平都指揮使楚智

忠節錄

楚智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死于陣

大寧守將卜萬

忠節錄

卜萬未詳所自建文時為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文皇乃行反間貽萬書盛稱獎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借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為請遂俱遣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

獻徵錄

卷之二

六

曼山館

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守薊州都指揮馬宣

忠節錄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為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管濟閉城堅守文皇遣將反復諭之不下玉推衆急攻宣率衆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宣戰沒濟亦死之或云宣被執罵不絕口死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七

西涼都指揮莊得 忠節錄

莊得洪武末為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
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一軍
獨全後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于夾河得奮力助庸
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而
死

獻徵錄 卷之百廿一 八

北平都指揮彭二 忠節錄

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時為北平都指揮有威
名靖難兵起殺謝貴彭二咤曰早不為我謀急躍馬
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
健卒格殺之兵亦散

獻徵錄 卷之百廿一 九

北平都指揮彭聚

忠節錄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北平都指揮孫太

忠節錄

孫太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行都司都指揮朱鑑

忠節錄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請將
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
文君加卹典 文皇微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卽
鑑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三

都指揮張皂旗

忠節錄

張皂旗者逸其名不知何許人建文時以都指揮充
偏將力能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
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
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三

都指揮唐禮

忠節錄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盛將軍以徐凱敗于滄洲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為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

欽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都指揮楊松

忠節錄

楊松不知何許人積功官都指揮北兵南徇耿炳文使松為先鋒據雄縣北兵圍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破城執松不屈死之

欽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驛騎將軍都指揮使張公信傳 未詳

公信字彥實輔從兄也洪武三十二年舉鄉試第一永樂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給事中九年擢工部右侍郎會河決壞民田廬上遣信來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深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岸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 昭皇監國遣人勞視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湖決 昭皇復使信往治不數月修築如故洪熙初轉兵部左侍郎賜齋金綺甚腆輔以信為同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奏乞改授武階以是調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尋擢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宣德改元都督蔡福叛交趾命信帥兵往勦事寧擢四川都指揮僉事未幾進驛騎將軍都指揮使在蜀十五年紀律嚴整羗夷莫之敢犯正統十年六月卒于官年七十一歲 上賜祭仍命有司歸葬祥符縣東之白塔原

論曰余嘗過汴之東郊謁驛騎祠墓已荒廢鞠為茂草徘徊瞻眺未嘗不愴然而悲也因憶少時聞驛騎為諫議封駁糾彈無所顧忌貴戚為之斂跡及命平交鎮蜀而又勦庸赫著傳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驛騎其庶幾乎

廣東都指揮使王公清傳

王清字一寧合肥人世以武功為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正統二年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于原衛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眾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一詩兩捧 天書領百蠻偶因兵敗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全遺飄零身世輕于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不絕口遂遇害朝廷憫之加子爵二級清善律詩所著有建寮集行於世

羽林左衛帶俸署都指揮使許寧傳

羽林左衛帶俸署都指揮使許寧字志道直隸江都縣人正統末以禦虜功由舍人陞至錦衣衛正千戶已而襲父職為羽林左衛指揮使以薦陞署都指揮使事守禦柴溝堡成化初充大同遊擊將軍累立戰功陞署都指揮同知六年陞都督命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十八年陞都督同知仍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時虜衆入寇與鏖戰二日一夜虜解去降勅獎諭二十年以下米莊之敗降羽林左衛指揮同知闕住弘治五年以言者交薦陞署都指揮使坐營管操未幾

歲餘歸

十八

張世忠字顯甫先山東日照人宣德間祖俊由臨洮衛鈔推調衛始為山海人俊三傳無嗣以猶子鳳襲世忠其子也生而神爽志向不凡少長入衛學慕唐公榮文藝就正之通兵法而兼文藝嘉靖丙戌中會試武舉贊畫軍機於薊戍子襲祖職加武舉二級授署指揮僉事撫臣薦管衛印編緝為後法薦授提調石門進守備黃花鎮革中瑞敏役諸弊進署都指揮右叅將分守大同中路振揚士氣虜不敢輕犯民遠出耕獲復請加衛學庶科貢額頻加舊項調應授

歲餘歸

十九

宣寧斬獲虜級二十九顆馬駝牛羊八百有奇夷器二千五百餘陞實級資金幣績給誥命兼節獲捷奏大臣奏保因邊事回藉對簿旋以西寇棘兵部請授偏頭叅將是時太原失利人咸不樂此世忠聞命奮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軍士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而統之與叅將劉維瓌大同副總兵段堂叅將何堂遊擊張文懿從寧武關合營追賊軟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追至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

叅將張世忠傳

永平志

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違耶復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蹙我營馬爲射死世忠頭中二矢又騎墻獨射被穿袖一箭而死家丁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宜俱卽死而士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 上嗟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義可尚先贈右都督賞百五十兩宣及臣各四十兩爲棺殮資兵部議奏與世忠同死銖鍤士先給家屬五兩爲棺斂資以後不分主客官兵但陣亡者如之庶死者如

廉敘錄

卷之二十

十一

生者效死制可且曰世忠忠蓋非常并宣臣卹典亟議之山西撫臣劉泉按臣童漢臣請重獎卹順天撫臣侯倫稱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參將路由遵化臣見貌不及衆人初不以禮待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氣今果死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爲死事之所山海乃生長之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兵部議如之請祭六壇爲造墳及賜謚其宣臣無祭例但以死勤事未宜具祭一壇工部量與營葬其子孫典雖陞級而身橫罹銖鍤其情狀尤可憫議與祭一壇以後不分主客兵但陣亡者如之庶足慰九泉忠魂作三

軍勇氣制可賜祭葬用一品禮謚忠愍祠額曰勅義而宣臣及軍士如議爲例蓋因其勇烈格 主受特典而廣錫類及於後死者永永時縉紳陵夷武弁久矣山西撫按三司莫章隆重而激勵以媿諸將不援者永平鄉士夫闔境無遐邇束芻而弔山海榮等設位於鄉賢祠哭盡哀雖痛愍乎死事亦共生平事親孝聞父喪於大同哀毀踰禮爲制限不得躬裏事雖甲冑從戎退輒衰服慘容抱恨痛終三年母念少子將順靡不至而閨門嚴肅善與人交故鄉議重之也

廉敘錄

卷之二十

十一



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李任傳

李任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為燕山右衛指揮
僉事從 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累陞遼東都司
都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
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
速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為大臣不能殺賊反為賊
用狗彘不若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為官
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象用烏龜芭呂公車雲梯
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
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福夜出架破賊營賊
據地洞欲潛入城任閉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斃
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
亡過半賊益兵象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
困芻糧匱乏而賊益眾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福率
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而入任與福不能支
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
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
死者數千人

燕國將軍山東都指揮同知韓公青墓碑

許彬

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之氣是也是氣
在人履垣途為忠義之士遇患難則為死節之臣存
亡雖不同所以為天地大經萬世不泯者固忠義之
所存而浩然之氣為之主也若鎮國將軍山東都指
揮同知韓公青者其所為抱負忠義而浩然之氣為
之主者歟公世家泲之全椒上世以來代有顯者洪
武中大父春從文皇渡江以功累陞副千戶既沒父
貴襲陞正千戶守北平攻取懷來雄縣大戰郊村堪
獻徵錄 卷之二十
陞指揮僉事進指揮同知征大同白溝河陞指揮使
再陞都指揮僉事攻奪九門進指揮同知小河之戰
死於敵公以有孩提叔友備裝指揮使尋以公成立
還其官公英勇過人且善騎射永樂中 文皇征遼
北聞公名特命 遼騎為前鋒攻殺醜虜賊眾宵遁
閱數日師駐大城陽和復命公率勁騎襲擊之賊望
風奔命不暇宣德改元從 宣廟討武定州既還賜
賚有加明年甘延諸寇侵邊命總戎征之舉公輔行
公才識敏給能飭邊備嚴號令訓練簡閱有古良將
風既還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公操執清慎門無私謂

暇則與賢士大夫講論古今及將經武經諸書以資
 聞見嘗駐節臨清總督江淮漕運將士不勞而事集
 以故再遷今官正統十四年秋虜酋也先輩背逆天
 道憑陵中國 太上皇帝親御萬乘逆擊塞外為權
 奸所誤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校險隘如坦途 今
 上皇帝詔凡邊關可通萬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荆
 關尤甚重推公往守而以副御史孫祥為監軍公倉
 卒至關關寬敞多岐路守者素不為備虜象猝至乘
 虛而入不絕我軍至者才什之一眾寡不敵惶惑奔
 潰公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論以忠義當盡死報國
 康後錄 卷之二十 十四
 眾聞之感泣公縱騎突出與賊交戰於升兒灣擊賊
 數輩已而賊悉眾來迎公每手劍之數被創復為流
 矢所中公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
 重欲招公降公大罵曰臊翔狗奴我背忠義而徇汝
 乎乃引刀自刎實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日也賊
 退之三日收公屍身無完膚顏面如生聞莫不洒泣
 風紀近臣有交章言公戰死可憫乞加恩典者 上
 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給廩優養於家嗚呼
 公承先世之美能自奮立振揚威武以成厥功而中
 罹艱危以身殉國可謂見危授命者矣然則公雖死

而名聞長存若張巡死睢陽余闕死安慶忠義之氣
 至今在人所謂天地大經萬世不泯者得不與同一
 輒哉前此廣東海寇猖獗捕衆臨城上將張安既失
 利而裨將都指揮王清力戰移日身被重創矢石如
 雨左右皆憚不敢近清身憊計窮為其所執賊素畏
 清給以甘言推為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
 置之檻車不能死日令人誘之清終不聽惟求一死
 翌日就戮清口汝輩繫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
 吾死所賊如其言至是遇害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
 容就死難噫若清可謂無忝于公無愧于古名將矣
 康後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彼有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而又苟延殘喘以圖爵
 賞視二公所處不亦頗厚矣乎公死之四年鎮阜蘭
 都帥李進之子文素與公厚恒以承嗣弱幼公之忠
 義不自於世憤然於懷比以公務來京乃狀其行實
 請途徵銘將過歷山葬公刻石墓道以彰公之潛德
 後之欲知公者當於此焉求之

都指揮同知贈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周公英

神道碑

馬中錫

陝西總戎都督僉事周君璽成化中嘗分守陽和厥
考都指揮公就養以終非既數年弘治庚戌歲中錫
提學於陝君自持狀泣請銘墓碑按狀公諱英字用
傑其先永平遷安人勝國時有官至若丞者相亨國
初率其家百口來歸朝議嘉之授燕山護衛指揮賜
田宅東安縣故為東安人父武永樂初以靖難功讓
其兄或授都督賜蟒衣復還安故又為遷安人牛
公及二季某某放以力田讀書於梓利源如也及漢

獻徵錄

卷之二

五

庶人有罪公以漢國連姻註誤與父同下獄父竟死
獄中公請成萬全開平衛時都督楊洪以遊擊將軍
禦邊公隸其麾下見奇之委長騎隊未幾虜寇邊
令公策擊出境至瓦房嵯馳入敵壘得生虜脫脫白
及驅其駝馬而還正統三年與虜遇人伯顏山麓連
陷其陣擒其酋長也陵台俘獲資械甚衆明年至黑
松林斬捕首虜過當奏功陞副千戶八年擊虜過把
禿河獲其酋那友有文綺官銀之賜九年勅出陝西
至應昌別兒克之地與虜鏖戰一晝夜生擒平章少
台斬首四十餘級奪其所掠男女牛羊五千以歸陞

正千戶十二年出開平至以克蘇遇虜大戰矢下如

雨公突入其陣獲虜達刺孩等男婦檻送京師十四

年虜大入寇 英宗親率六軍待邊時都督洪進爵

昌平伯授節鎮宣府以公隸都督楊能護蹕至大同

與虜遇於栲栳山公擒生虜則不下者以獻命誅馮

牙既又從右叅將江廣擊虜至乾庄兒堡斬首虜猛

禿兒麻等還奏捷行在土木失利公身被重創力戰

得脫 天子北狩京師戒嚴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

徵洪兵勤王公亦暴創赴難至京師洪進爵為侯因

面陳公謀勇可任且賞未當功遂陞指揮僉事後從

獻徵錄

卷之二

五

七

洪禦紫荊諸關與虜連戰彌月因大敗其衆生擒酋
虜阿歸等復斬首百餘級僞太師也先乃率衆北遁
明年改元景泰陞指揮同知二年修前乾庄兒等處
戰功陞指揮使其年洪卒一軍盡還宣府獨公被旨
留京師註府軍前衛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都督能
以進爵武強伯奏公栲栳山擒虜馮牙之功未賞陞
都指揮僉事五年又以平逆臣曹欽功陞都指揮同
知六年公年漸老盡以其橐鞬戈甲付璽曰汝繼吾
志璽奉命惟謹襲府軍前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
僉事贈公如其官母李氏贈夫人嗚呼世人視友於

之愛如土苴弦誦者不免也公父讓爵一節既無媿子臧季扎之義卒冤抑以死公遂能挺身萬死之中策勛百戰之後則天之報公者不誣耳余未及識公而屢見公之子議論壘壘好文愛士即古所謂儒將不能遠過則得于公者不淺古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公家膺厚祿百餘年而魚魚雅雅乃若此豈可以例類之哉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二十八

浙江都指揮同知白君弘墓志銘 邵寶

君姓白氏諱弘字宗大別號松庵其先出元部落有把思台者以功受王封國初有士頌者始受籍永平之昌黎君曾祖也君祖誠從 文皇帝難有功後再 以克虜功累陞永平衛指揮使君父廷玉襲管推總 三千營事俱贈如君官母蘇氏封太夫人蘇氏娠君 有夢祥既而君生器宇果異六歲讀書日記數百言 與羣兒嬉有一誤墮溝中者衆奔去公獨垂繩援焉 十三能屬文選補武學生從翰林劉先生戡受易學 三應科舉更習書經司馬余公子俊保國朱公永隆 試弓馬策畧屢優獎之時京營候參帥者若干人君 為之首弘治戊申始開武舉君舉第二陞署都指揮 同知贊畫方畧於大總兵所加俸三石未幾實授癸 丑冬有舉君久諳戎務者以前官總理神機管事司 馬馬公文升一見稱材且以久滯為惜尋銓今官理 軍政兼屯田清軍馬政諸務庚申歲總漕都憲張公 敷華以君廉勇協望舉總浙清君疏八事上備朝議 多見施行居二年鎮巡會推送帥疏上君名奉勅總 督海道今都憲洪公遠時以憲副與君同事葺城于 圯浚濠于淤抑強警惰以御守卒先是有屋於海島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二十九

者往往招營而私鹽竄燒疑於烽火君悉去之他所
施罷皆當利弊又以餘力設師塾以訓武胥居歲餘
海道寧肅正德改元以上登極恩使來致白金及
金獅緋衣之賜明年兵部以荆楚地重乃移君掌湖
廣都司事君鎮以簡靜南人懷之巡按御史李君天
賦嘗以堪大將舉是歲三法司奉勅蒞獄于藩有讎
死而稱寃者君得其情正色言之不少畏却得釋者
二百餘人又明年君以疾請於巡撫都御史陳公鍊
乃檄還君於浙越三年江西盜侵衢州鎮巡謂公鍊
達委以疆事君極力備禦未幾與疾還卒是為癸酉
歲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成卷帙有松庵集藏于家

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君雅好吟咏與客倡和

佐學將軍贈都督同知諡忠壯清渠宗公禮傳

清園集

嘉靖中島夷內訌沿海處亡所不蹂躪時久不見兵
革而閩浙直姦人陰內主之與相勾連亂益甚迨甲
寅乙卯間嘉湖蘇松之禍棘矣天子震怒有所誅
逮不任事者特建大將旗鼓責以驅逐掃蕩而選諸
偏將軍佐之樞臣論薦公勇武饒材畧令統所部民
兵千詣浙直軍門聽調遣為應援計寔乙卯之十一
月也公聞命慨然曰古以馬革裹尸自誓者豈異人
任哉此行所不能自効寬上南顧憂者非夫也即日
兼程行所至秋毫無犯丙辰正月抵松江黃浦開制
府命止營築新塲賊將新塲賊約千五六百人漳潮
軍紹為賊翼者若土人入倭為鄉導者不下三千餘
人皆兇饒而被虜供其使令者又二千餘人於是新
塲百里間皆賊藪然虎視公數奮兵過浦挑戰有
金娘子橋八師庄下沙諸處賊先後被創堅守不敢
出至三月二十三日探柘林新城堡新倭二百餘登
岸縱掠公提兵掩擊賊奔潰次日追至劉津村又新
倭二千餘擁衆來公復提兵掩擊賊又奔潰會新塲
舊賊與新至者合猝與我兵遇公分騎兵百為兩翼

歲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用箭圍射當獲十數人又次日乘勝攻破新塲賊巢
 賊大慟倉皇奔新船逃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
 口而新塲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益
 張公妻到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為神四月總督胡公
 檄公隨賊所向追勦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
 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公兵邁往皂林
 迤西石橋止營禦之二十三日倭萬餘夾河來戰公
 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所殺傷多賊敗去頃之
 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來攻三戰三
 北死傷無算軍大振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公
 被重傷猶暴烈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遠不
 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公力竭仰天疾呼曰死
 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總督聞其事
 於朝 肅皇帝亟下詔褒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世
 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諡曰忠壯建祠皂林額曰褒
 忠命有司以時饗焉夫公以身殉敵視聞命誓語如
 左秀然望書煌煌光貫泉臺延世之賞與國同久嗚
 呼公為不死矣公宗氏諱禮字周道別號清渠其先
 蘇之常熟人國初有阿佛公者從軍北征隸於燕已
 卯隨 成祖征討鄭村壩陣亡以弟成補授總旗白

溝河有功授應天衛世襲副千戶成生鑑鑑生浩浩
 生椿卽公考也世韓氏以公子彭年貴考贈都督僉
 事妣贈夫人公中嘉靖己丑武舉由祖職加二級署
 指揮僉事歷本衛軍政大寧都司北直民兵叅將神
 機營佐擊歲積勞勩因以佐擊奉 命禦倭配石氏
 以子彭年貴贈一品太夫人生子二長孟言弱冠隨
 征柘林有功授祖職副千戶任至京營巡捕叅將次
 卽彭年廕指揮僉事萬曆庚辰武舉有文武才自
 僉衛事至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三十二年
 恩詔贈公榮祿大夫公之未生厥考艱于度膳於神
 賦散錄 卷之百十 五十五
 正德庚午元日夢梓童帝君引一全甲神呼其名曰
 以為汝子初五日生公迨丙辰卒時年四十有七語
 云其生也有自殆公謂耶沒既久都督公來留都與
 余晤語問及世德乞余文為傳余念公精忠大節載
 在實錄合于史大書特書例故詮次其事俾後之人
 得攷鏡焉若乃生平孝友之行暨子孫婚娶之系則
 家乘備紀之不具論

左君弼傳

黃金

左君弼廬州人元季壬辰羣雄倡亂君弼黨於彭祖聚眾數千未幾彭祖敗君弼獨據廬州太祖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偽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助之 上怒帥諸將擊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三閱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 上命解圍援洪都友諒既滅復攻廬州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吳元年二月 上遣使陳何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子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手印

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後邊

疆與子接壤君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

也且下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

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

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

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

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

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

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

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

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

於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

君弼納款降 上命為廣西衛指揮僉事君弼自效

從征克捷二年冬十月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聚

眾萬餘寇鬱林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集民兵拒守

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援賊夜遁

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賊走還仍聚黨不解事聞 上

命君弼為副總兵討捕英傑與其弟英覽逃之十萬

山七洞口君弼追及之英傑陣死英覽就俘餘撫安

之自是兩江撞酋膽落矣四年春又以平溪洞蠻

有功賜綺帛二十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手印

浙江都指揮僉事余斌傳

浙江都指揮僉事余斌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前浙江都指揮同知成之子年弱冠襲職為處州衛指揮使戎務之暇留心經史延禮文士商榷政事宣德五年調除定海衛自建義學延師儒令官家軍民子弟願學者咸肄業焉公躬躬詣考閱而激勵之務期有成以廉自持自撰公勤廉謹四銘書於廳事以自勵城南海口有大浹渡常覆舟溺人自撰文祭其神後遂無患六年仍調處州衛捕盜有功七年陞浙江都指揮僉事九年冬以疾卒年三十有二衆咸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七

都指揮僉事陳公儀墓志銘 王直

公諱儀字叔度姓陳氏廬州合肥人故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諡忠襄諱宣之子也母夫人湯氏曾祖諱重一不仕祖諱聞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以忠襄功皆贈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妣皆贈夫人公自少端重謙和無綺紈之習好文章喜翰墨務窮其所至欲以自立於世當在當時論勲臣子弟有文武才具者必稱公永樂中 宣宗皇帝為皇太孫詔選良家子入侍公與焉 上雅知其才特見親任有所顧問必盡誠以對漢王番異謀公亦數言其姦狀 上臨御之初果反凡其所言皆驗及事定以俘獲賜羣臣公得與侯伯等蓋異恩也車駕巡邊出喜峯口公以驍勇選在前適虜寇犯邊多所殺獲其後屢出巡邊公皆屢從有勞績 今上嗣位求賢將用之成國公朱勇等交薦公詔大臣試所業公言出奇制勝之道皆傳古兵法及觀其騎射從容上馬引弓連發連中諸軍皆大呼稱快同就試者皆自以為不及遂擢為勲衛日帶刀侍從益以忠謹見稱瓦刺使來朝貢將歸豐城侯李賢受命率兵送之言於 上曰今兵遠出慮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七

有緩急願得勳衛陳儀者借住可計事 上卽命與之俱出塞二千餘里而還虜寇朵兒只伯擾西鄙公上言請於寧夏甘肅簡精銳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先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然之正統五年麓川叛 上命定西伯燕公貴兵部尚書王公驥往討之公亦在行明年抵其境蒲羅諸蠻作亂道梗不通公率衆直搗巢穴擒其首惡殺數十百人諸蠻遁走師遂進拓降鎮康州陶孟刀門棒殺賊黨刀賴燕刀門斯等功居最盛錦衣衛指揮同知其冬攻克曼那永怕孟當諸寨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八

先坐之次

都指揮僉事江公洪墓碑 吳寬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北虜屢犯邊爲鼠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失地利一時將枝奮勇爭護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 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累功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沒子濬嗣而公則濬之子也公在太原旣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九

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旣而從駕北

從遂死於難公旣死朝廷卽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

公於身後者甚至公爲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

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蓋有古名將

之風尤善騎射輒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

候稍盛卽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

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爲難其配陳氏贈都指

揮僉事實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

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

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

母太淑人於是涕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虜之志既
奉公遺衣冠葬於先塋求子表於墓嗚呼 睿皇帝
之出所以為宗社稷慮至矣蓋有周張皇六師之遺
意而非後世之為游田者故當時死於難者多公之
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棄君父
生還以取富貴有媿於王孫賈之母者不少矣公之
事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者衆所易能為其所
難而不為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為之
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若人焉爾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四十

山東都指揮僉事贈武靖伯趙公本神道碑

彭時

今上皇帝嗣大歷服董正治官文臣武將各勉有功
而武將再征再克勲名播於中外無間蓋莫踰於武
靖侯趙輔者成化紀元之歲侯以都督受命帥師征
廣西大藤峽賊直搗其巢崇平之明年凱還朝廷厚
賜爵賞追封其父都帥公以上三代俱武靖伯母沈
氏為太夫人又明年征東夷平其地捷報方至而太
夫人棄世矣侯班師入覲既即執喪如禮將奉太夫
人之柩還葬鳳陽先塋乃述公夫人德善并家世屬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四十一

子文之刻石神道以昭示無窮公諱本字宗立姓趙
氏世為鳳陽人曾祖仁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
天水郡夫人人生六子曰均祥曰德勝曰鑑曰端曰某
曰裕均祥與某俱蚤卒餘皆忠義才武奮身從 高
皇帝定天下德勝功最多官至懷遠大將軍僉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事拒偽漢陳友諒中流矢卒於南昌
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
知大都督府事梁國公諡武桓配享廟庭鑑官至弘
衛指揮僉事端沉鷲剛果屢從征伐積戰多功歷
陞福建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以其子麟代

職逾年復召拜鎮國將軍廣東都指揮同知後赴召入京賜資還鄉卒裕興化衛正千戶端節公之祖麟其父也並追封武靖伯祖妣劉氏妣曹氏李氏俱夫人公生於父葬之日賴母氏訓育以成既長襲任直隸邳州衛指揮使即督屬造海舟創新聞運神木以營宮殿才能卓卓著稱其於戎事尤為練習凡從征沙漠者四靖內難者一俱以功獲褒賞久之用薦陞山東都指揮僉事領兵更番衛京師撫馭有方得士卒心尋命回治司事歲甲子山東旱饑戶曹奏准停支屯田卒月糧公曰支尚食不給不支則轉乎溝壑必矣仍發廩放支條吏執不可公曰有罪在我因以聞於朝卒如請賴全活者甚眾未幾以疾卒於官公為人器量淵洪風采凝峻忠孝出乎天性以父不逮養事母極其誠居喪哀毀踰禮蒞官行政寬猛得宜處僚友和而正待僕從嚴而恕馭眾臨敵善謀而有勇公餘手不釋卷雖處軍旅亦然故於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知之甚習而見諸行事率有可稱其教子不專於武藝必欲其通文學恒敬禮賢士俾知所嚮慕焉尤好施予親戚故舊有婚喪不能舉者輒捐貲助成之不少有德色其仁厚又如此享年五十四

後錄 卷之一百十 四十三

遼東副總兵韓公斌神道碑 費宏
公諱斌字廷用姓韓氏由遼東寧遠衛指揮使屢用薦為將守邊其在遼陽最久功最多 今上二年公老而卒且葬幾十年矣遼陽人思之願公廟食其土詔可之額曰褒功都司官歲以春秋謁祭而屬子銘之公少孤年十六襲職蒞其衛事已若素練焉者嘗禦虜小團山能突陣敵其一酋以敗之天順初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備禦寧遠虜復入小團戍將領官軍陷焉公馳赴手刃數賊圍遂解時義州屢失事總兵官成山伯王琮被勅責恐甚公請當先自効琮獻徵解 卷之一百十 四十三
以五百人屬公拒賊遇之於八塔兒賊眾四千圍我關其一面或幸焉公曰是將誤我不可忽也令營中聯馬死關而出生擒一人斬首十三級獲馬五百捷聞受綵段白金之賞尋奉勅守備義州協贊懷柔伯施聚築堡為耕牧護坐寧遠誤事貶二秩巡撫都御史滕昭巡按御史常振刑部主事丘霽惜其才交章薦之禮送至京命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征四川未行捷至留京營督練尋充左叅將分守延綏西路時北虜毛里孩擁眾十餘萬入定邊管公率五千騎伺其歸擊之環縣擒一人斬首六十七級比收兵虜眾

猝至圍之數重約日出將蹂躪焉謀以告公度眾寡不敵難久支出不可緩今我軍悉未白以自別或謂東南圍薄可出也公曰若虜將弱我而乘之矣乃向虜衆奮呼而出有所斬獲公戒勿顧北出猶存七級焉已而虜復入花馬池有衆三萬公度其難以戰勝列陣城下出精兵三千陣車前賊知有備不敢近成化三年建州賊數擾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畧出衆深知夷情勅改充遊擊將軍馳驛還遼領右哨從出清河抵其巢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口論功實授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分守遼陽諸地明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四

改充副總兵分守開原兼提督遼陽鎮巡諸官以爲遼陽東南境與建州接守將非專任弗可請復遼陽公與衆籌必堡兵而後能守親歷緣邊相賊所出沒處制東州馬跟單清河鐵場綏陽及鳳凰鎮夷草河湯站等堡密烽墩增戍卒自撫順迄于鴨綠南北幾千里聲勢聯絡居民因得墾灌莽田之屯利日廣而虜深入之謀殺矣九年賊屢犯廣寧總兵官歐信會公出義州直抵興中斬首六十二級論功陞署都指揮同知廷臣會推天下武臣可大將者三而公居一焉賊嘗入清河堡匿深谷中以數騎薄城挑戰將佐

爭欲擊之公曰此餌也勿貪已而伏果起公乃背而陣番休更戰賊既遁復出鐵河十岔口等處搗其巢斬首百餘賊大舉寇綏陽而還也邀其歸路值淫雨連日令士卒下馬徒行多怨者公曰馬疲則遇賊不可用矣我豈欲勞人乎至將在峪部分將士舉號火縱騎追奔馬有餘力遂斬六十三級公紀律嚴明下莫敢犯顏中流矢能權詞以安衆心部卒有被矢中目者亦能堅立不移拔鏃還射倉猝遇敵必謀而後戰緩急合宜前後八九年屢與虜鬪未嘗敗切爲回事忌功者所中坐累復貶三秩知者寃之十五年擢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同總兵官侯謙復爲右哨出鴉鶻關抵洮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三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據山險欲夜劫公營公令譚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尚欲爲偷乎馬法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願一見公公免胄示之皆棄弓矢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後邀者約謙軍其地以待之而謙徑先歸公至黑松林賊果突出公急令立營一麾而定賊不能擾其料敵應變類如此撫寧卽軍前奉欵給勘合陞公指揮使捷奏上以公當一面復陞都指揮僉事明年北虜

侵開原而建賊復擾遼陽時公遣譏淹擊 上素知
公薄其罪釋而用之俾職任皆仍其舊且命亟行北
虜聞公至即遁去十七年公乃詣撫順關招建賊卜
花禿等以恩威諭之皆叩頭誓無再犯公知虜情多
詐嚴兵繡場等堡以備之累以擒斬功受賞二十三
年追勦朵顏虜寇至半邊山獲原掠人畜而還 上
念公久勞特賜蟒衣一襲大理寺丞李介通政使田
景暘先後各薦公可主將廷論多歸之者而公浩然
不可留矣弘治二年公確醉至再送老馬於時年甫
六十日置酒會親賓以為樂時政物評未嘗掛口後
十有一年得年七十有二而卒公生長邊陲身長七
尺有咫膂力過人精技射多智畧善以寡擊衆然不
恃已長每戰必參衆謀而用之與士卒同甘若嘗雪
夜追賊道即以伺禁毋爇火一軍未食不輒先稚童
儒生遇暇必延致誦說史傳故武功之立遂為東陲
世將有以也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陝西都司指揮僉事張公鵬霄行狀 王維柏
公諱鵬霄字圖南葵軒其號也上世直隸揚州府江
都縣人曾大父英自瓜州渡江從 高皇帝取天下
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 上忽詔英曰
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為侯英辭曰臣年老
子孫薄福卽指揮足矣乞勿授 上賢之賜緋袍金
帶留侍京朝英傳稱初慶陽衛尋改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冒癘疾作 上賜佩刀及家
人二戶慰之夫稱者葵軒公之大父也稱有子二人
曰煥曰敏 文皇帝與詔煥隨侍煥無嗣敏得蔭其
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為公父配周氏以天順癸未
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頤疎髯面如紫玉
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
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守榆林已推衛僉
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效才一時寮佐咸推伏
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
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百遇敵滿受堡公曰
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
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錐揮刃突來公率
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錐者蓋酋長云虜懼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通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賜白金綵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孺滿者全軍皆沒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有名少傅遂庵楊公者 毅皇帝時來總制三邊事微公幕下咨兵畧建圖畫計山川夷險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炯炯在目楊覽而奇之太息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地方弗靖有才總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界都指揮僉事至卽懸賞募兵招商實廩斥埃絲柿城後隍又奏歲增銀布時猶士卒環人安之寧寘鏞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濬使下脫南渡

蘇徵錄

卷之二十

四十八

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船奪渡不克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 天子降勅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都司事故閣相踵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刷姦剔蠹著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懼縮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或有薦都司者而大司馬辛菴彭公亦擢公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賊公卽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

麻子喻老人相繼投首俘賊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謂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術之乃獨掩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首秩公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孫副使難其剿向公念曰此無漢南鵠兒故事耶公哂曰未也可二十日擒比捷才十九日孫大服又平石門山回賊擒其首田迪遂盡收餘黨歸屬冬雪沒徑馬跌傷足公以是不出居數年今 天子興復起運菴公總邊事公以楊雅知

蘇徵錄

卷之二十

四十九

我再出董旅期大得志於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用也今代巡諸邊乃卽疏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曰今之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踐徑率貶折爾予終不能踐徑貶折宦而規于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王公連疏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犖屢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階起足可至卽公亦自謂非俛俛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不獲大致顯融豈李廣不侯數信奇耶抑時值嚮吹而公操絃邪嗟哉公之得謝他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

訓以內政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環時夢一老人皓首麗眉兩手捧紅羅幌公且曰與公約之得八十尺未少不足人咸謂公壽徵由今觀之信有數邪公慷慨峻爽絕機械論事可否面裁琅琅傾聽好稽古并說先王與言遂旨起悟自得卽章縫之士猶或後焉余同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任子伯玉二人者曩游長安與安世交因獲見公爲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爲指揮總中軍時有太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齊公爲附公面折其非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籍毀其宅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

又念書都司時能立判冤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非豪亢自負敏達不局者哉

王邦直傳

朱睦㮮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也父滹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驍膂有神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矣而非所好也乃學騎射窮鉛畧有求試請纓頭繫單于之志日擐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一

爲之泐虜取矢視如扛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鄒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贊義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膈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謀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叅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鴉鵲峒峒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蹙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賊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

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風旣亡而吾獨存恥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門邪遂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固壯邦直環其尸相視嚙指翌日遂引退我軍與其尸而歸旣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之之故初邦直之死也諸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萬遠親爲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忠故事乞謚表庸官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尚倫等八人附焉詔從之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建祠以祀仍廢子化熙爲潞安衛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一

正千戶世襲

論曰人臣有封疆之責統馭之任遭世多故或戮力戰禦或倡義嬰城不幸隳敗則委身而殞固其分也然非忠誠感發志意堅定抄不偷生而鼠竄矣良林抗聲罵賊慷慨就戮寧國奮勇殲虜視死如歸均之不失爲烈丈夫矣

福建等處都指揮使司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

張君建節墓志銘

王世貞

余所友者張將軍元凱爲布衣欽覲歲甚懼一日倅其容而造余拜且請曰幸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問其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其友王子百毅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凱友也則銘之余而以百毅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君故先百毅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號咸虛其先鳳陽五河人六世祖得從 高皇帝起義爲徐州衛千戶有二子長祥襲而遷陝西慶陽衛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二

指揮同知次真從

文皇帝下金陵以宿衛薨晉授

徐州衛指揮使調浙江臨山衛遂爲其司都指揮屢遷石軍都督同知填浙如故有子智以病廢孫英襲調蘇州衛自是兩家兄弟俱重於秦吳間有世官而其居吳者尤著英亡子弟葵襲葵生叙叙生瑀爲君父瑀有文武才握衛符者垂三十年而屬世承平弗獲以功名自顯見君生七歲而喪母顧淑人表毀如成人蔣淑人來稱母謂君能子矣是時張氏以俠聞江南甲第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鍾鼓立曲旃羅綺曳地出從平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布素自喜又日

夜習讀經史爲書生業父瑀內奇之謾曰家世村官
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槧爲君跪謝曰
將相不偏廢也且鉛槧三尺所受使父珍語屈而御
史視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其諸
生以至有旣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父
珍卒當襲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
善之後遂爲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
策論難毋若君何卽君射亦無若吾屬何也已君騎
而馳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嘆遂爲第一人君凡三
試而兩爲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猶第二而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四

至部試輒數奇不第如諸生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
御史魏復薦之後與都御史黠合薦之御史洛復薦
之他御史先後尉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爲指揮
也蓋視衛符如珍時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
張生富而入賞爲衛指揮欲列坐視事君怒曰卽不
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骨哉
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媿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指
其門曰此非入貨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
君弗啟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
揮卽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

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接談議斷斷見風采至
與之推風雅觀酒德久而非君無歡也時暴有倭警
都御史蔡公傲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
印綬佩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鉢帕韋附注殼而從
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爲之披靡矣而還南京
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旣持廉無所射狗而能察
用其下卽偏裨少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
其潛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爲真而令郎陽都司事
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
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叢陽大俠鄭貞險數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五

壁亡命匿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單騎入其巢
縛之出衆睥睨莫敢動遂置鄕法而沒其田中丞上
君績遷長福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
皇恐不暇食飲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
失其名司而難之而君所治虎落躡石勁弩長戟守
具精甚而所將士又選賊望見君幟卽不敢壁而移
壁他所旣賊退撫臣乃更媿君以三千金檄君治
兵甲人或謂君名爲兵甲耳君誠能捐其半爲撫公
壽必德君而其半尚可彙也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
甲咸犀利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移兵匿籍

得六千人更用為擾而劫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還吾書生哉即日歸解囊中裝直可二百金悉以推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吏部郎教祥徵君章憲使美中章謀詩酒以自娛議者謂大司馬尺一旦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以嘉靖丙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所著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二卷軍政條約四卷戰守說各一卷問濬集二卷續濬志二卷楚游稿一卷守園說一卷集志園集四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

五十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一目錄

各術

周顯

楊廣

宋瑄

盧振

崇剛

崇一作鄧

小馬王

張倫

王資

孫繼

姚鎮

王王

陳剛

于先

凌錫

朱顯忠

郭雲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一目錄

一

楊信

徐義

趙諒

柴英

倪諒

劉蒼

王業

劉伏玘

徐讓

衛健

四明趙昌期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榘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一

各衛

驍騎前衛指揮使周顯傳

周顯合肥人歲乙未 上駐師和州顯自黃山來附

六月翊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充帶刀先鋒克溧水

句容溧陽丙申二月破中丞水寨三月擣陳兆先營

克南臺鎮江四月下金壇丁酉三月取常州橫林巢

杜等處四月克宣州六月收江陰營於甘露征常熟

與張士誠戰於望亭又擊敗陳保兒陸前部先鋒戊

戌二月隨邵平章征湖州十一月從克婺州己亥正

月克諸暨九月援常州陸帳前都先鋒庚子五月於

龍灣石灰山敗陳友諒兵追至采石遂復太平辛丑

十一月從援長興敗李將軍癸卯三月張士誠將呂

珍盛兵寇安豐 上親援之顯從行擊走珍七月戰

鄱陽湖甲辰平武昌回克廬州乙巳五月取安陸襄

陽等處平章常遇春上其功陸驍騎衛千戶十一月

克泰州丙午八月從征浙西十月克舊館十一月克

湖州元年九月從破蕪州擒士誠陸金吾右衛指揮

同知十月從征中原洪武元年正月從棗州尋援之

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時 上以汴梁為北京

五月親往巡狩回軍扈從七月督指揮曹與才攻取

泉白寨又於汝州攻破毛葫蘆劉參政營調策應陝

州十一月征探路村至聞喜梅右丞逆戰顯手刃之

十二月奉檄總領兵邏絳州路遂克河中二年二月

改驍騎前衛指揮同知征迤北四月從常遇春至錦

川追江文清六月至全寧追也速於北黃河克上都

八月從李文忠援大同九月克馬邑進抵梅峪口敗

脫列伯軍獲樞密知院王文質馬飛卿等逐孔興至

東勝州而還三年正月復從征沙漠二月克察罕腦

兒三月抵駱駝山收朵兒只平章塞進取上都五月

北克應昌府從左丞趙庸追蠻子大尉擒偽平章伯

答兒等復追江國公軍馬降之六月克虹螺山陸昭

勇將軍驍騎前衛指揮使四年復從文忠北征六月

進兵阿魯渾河與虜戰沒

河州衛指揮使楊廣傳

楊廣巢縣人初事雙刀趙為元帥以智勇兩歲丁酉四月宣州歸附授左翼元帥副使十一月從總兵徐達攻池州樞陽窘雙刀趙俘其兵戊戌十月克復宜興先是宜興復叛上命達率師討之未下至是達遣兵絕其餉道帥廣等併力攻城遂拔之十二月從下婺州己亥正月克諸暨攻紹興還婺九月取衢州庚子正月攻高郵月城先登辛丑四月策應濠州八月江州既破陳友諒走武昌壬寅正月遂下洪都留守禦癸卯六月攻吉安甲辰武昌平從討熊天瑞於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一

三

贛州乙巳正月天瑞降南雄韶州亦附丙午征進湖南益陽三月陞英武衛管軍千戶八月諸將伐張士誠廣乘海舟取湖州十一月合圍蘇州明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綵段超遷鷹揚衛指揮使十一月取沂州益都十二月東伐萊陽洪武元年正月克之四月克河南路擣潼關六月賜詔階昭勇將軍渡河與偽官楊呂二平章大戰賊衆奔潰獲馬數十是冬攻漢中二年三月克鹿臺鳳翔四月克鞏昌守禦十月畧西番授臨洮渡河擊番寇敗去未幾奉旨開設鞏昌衛三年授世襲詔仍昭勇將軍四月襲王保

保軍於定西破之夷其營落五月征鐵石岷州回衛九月復奉旨統領官軍開設秦州衛四年四月隨穎川侯傅友德克蜀階州文州援漢中進克成都援崇慶承曹國公李文忠剗開設永寧衛守禦八年九月詔領兵馬赴京調驍騎左衛九年正月隨徐大傅北營於薊州五月師還十年改河州左衛指揮使詔進昭武將軍設衛守禦十二年率所部隨西平侯沐英征洮州十八族番賤三副使穎膳子等禽斬甚衆復於故城遇賊與戰中矢傷左脇尋卒訃聞上為之惻然勅有司歸其柩所過郡邑致祭賜葬于巢之柘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一

四

奉命詞臣撰碑銘以昭勲節祖暹春贈懷遠大將軍親軍指揮同知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父興旺追封弘農郡侯祖母李氏母柳氏妻張氏俱封弘農郡夫人子湖初充參侍改散騎舍人十二年征西有功襲興武衛指揮使十四年隨徐太傅討松州旋師北平即從傅穎侯征雲南克普定羅具若盤江普安曲靖禽司徒平章達里麻攻烏撒元左丞實卜合芒部土酋率衆迎戰擊敗之遂領本衛官軍城烏撒克需益十五年二月剗雲南大佛龍海等砦四月同馮張兩都督策應大軍於金沙江及東川又從穎侯追東

川寇至勝石上官渡楊柳江八月大破阿吉魯等山
若追實卜十二月拔大理克佛光岩十六年討古州
龍里洞岩又明年從宋國公北平操練二十一年卒
孫海襲本衛指揮使永樂初調建陽衛征交征紅州
等處有功孫輔曾孫清玄孫雲雲子光世襲建陽衛
指揮使光子來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五

府軍右衛指揮使宋瑄

忠節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
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于靈璧瑄披甲躍馬
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盡死之
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
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木晟長孫富嗣 文皇惡瑄以
瑄弟琥嗣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燕山護衛指揮盧振

忠節錄

盧振燕護衛指揮 文皇將起兵建文君速燕官校
令昂貴密約振為內應昂貴既見殺振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七

揚州衛指揮崇剛

忠節錄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鷲有膽略靖難兵起剛練兵繕
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
夜不解甲他有欲迎降者忌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
為張本徐政所縛開門降並縛剛剛不屈而死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

指揮小馬王

忠節錄

王失其名每騎一小馬人遂名為小馬王指揮臨淮人太祖朝功臣之子靖難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北兵戰于白溝河敗績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豎鎗而亡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一

本

河北指揮張倫

忠節錄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氣嘗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為丁公乎死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一

十

指揮王資

忠節錄

王資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勢力善騎射遠望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遺還京復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資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一

十一

昭勇將軍直隸潼關衛指揮使孫公鑑墓碑

王九思

昭勇將軍孫公者諱鑑字克明其先山東淄川人徙鄒平乃遂為鄒平縣人其七世祖福金未備盜鄉邑有功而元興授銀符為軍民千戶以收河南功當調而鄉人愛之留為鄒平縣云嗣四子而長子希武襲為千戶授金符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不幸中流矢死希武六子其仲子惟方惟方二子其長子曰本當是時元末天下亂羣雄並起高皇帝提兵驅逐胡虜而本以壯士歸附藉籍濟南迨寇金山下戰死其弟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一

十二

孫智代之智亦戰金山死爾其弟雄復代之隸燕山右護衛洪武三十年文皇帝靖內難雄為前鋒攻懷來雄縣漢州取之陞小旗又取大寧鄭村堪敗齊秦軍進為總旗取蔚州攻圍大同大戰白溝河招募忠勇千二百人陞武功中衛左所副千戶又克滄州戰夾河棗城勝之收捕開州叛民若干人獲哨馬數千匹陞正千戶又攻東阿東平汶上克之而南攻雲瑩破大軍克泗州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羽林右衛指揮使文皇帝平定海內而雄扈從而北又北擊達賊木鴨失里阿魯反瓦剌是時關中無事而櫟侯

在潼關不可無人。帝獨深念之一日熟視雄而曰：舍雄無可守潼關者。雄頓首謝曰：臣起自行伍，效犬馬微勞，賴陛下恩德超拔至此。今幸且備宿衛，近日月之光，老死輦轂下，無所復恨。奈何棄之於遠地乎？帝笑曰：毋說遠。吾以汝為萬里長城也。行且召汝矣。第往，毋苦。于是乘傳至關，而孫氏之諫潼關也，蓋自雄始也。雄以天子心腹，臣受命當要路，又智勇絕人者，以此名動關中。雄生子真，真配劉氏，生一子，是為昭勇將軍孫公者也。公生五月而父卒，又三年而共祖雄亦老病卒。又二十一年而公始襲共祖職。指揮使云：潼關衛自其祖雄為指揮使，有名其他為指揮者，皆以門閥繼嗣，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公乃奮勵感激，歎息曰：嗟乎！我不視吾祖死，即何面目見之地下乎？又曰：人身惟目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已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食淡，而捕盜盜息。司門門嚴，涖城操城，操嚴甘肅備胡，備胡有功，典衛政術，政舉士卒，服當道稱焉。而又故孫氏也。于是諸指揮者咸辟自以為弗及也。然此而人但知其廉克舉其職，無忝于其祖而已矣。至於誦習經籍，鼓琴，或有未知也。至于痛其父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十三

早逝以孝于其母也。母病，額天以身代死。母死而哀毀，幾亦死者，則無弗知之者。蓋嘗詰贈其父昭勇將軍指揮使封其母太淑人，而所以養太淑人者，又甚至。然猶若此，此可不謂之能孝者乎？然其為人剛直，有氣者，事不如意，輒怒，即無所發，怒即數日，鬱鬱不識。竟由此病人，或勸之，乃愈。益怒，病至是，病革，召其子廉執其手而曰：吾為指揮使，無媿吾祖。我死，汝宜為指揮使。汝為指揮使，必思吾所以無媿其祖者，易之哉。廉泣而應曰：不敢忘。乃遂不起。其年成化壬辰五月十七日也。壽僅五十歲。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十四

潼關衛指揮使姚公鎮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鎮字公鼎號王岡姚氏之先古河中府六管村人村今隸蒲州相傳系出舜公族今其村有舜祠族人歲時享祀幾世祖魁中元至正戊子鄉試官淮安府桃源縣學教諭既謝事問河中大荒卜築揚州府興化縣遂為興化人桃源公與里沙善人交好里人仰重桃源善人名其地為挑沙庄云桃源子庸至辛丑進士歷官永平知府進階右叅議永平公子五庚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五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五庚仗劍從屢立戰功庚一公隄雲南瀾滄衛指揮同知

獻徵錄

卷之百七

十五

庚二公遼東鐵嶺衛指揮使庚三公直隸潁上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庚四公以小旗從 文皇至北平護衛寔公啟建祖也庚五公韓府公護衛小旗庚四公生倫為公高祖補小旗陸總旗總旗生厚陸薊州衛百戶從 文皇征北虜因留北平洪武三十二年 文皇靖內難百戶領兵克雄縣景州真定陸副千戶策應永平攻夾溝大寧戰鄭村塢勝之三十二年戰白溝河攻濟南陸正千戶克滄州陸薊州衛指揮使事大戰六丁之扈蹕還北平三十四年二月 文皇自將南下命事為前鋒戰夾河葦城大捷進懷遠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六

將軍指揮同知三十五年克東阿戰肥河大店靈壁克泗州渡淮 文皇入正大統論功蒙綵段襲衣白金之賜進昭勇將軍指揮使初 文皇既舉兵平都司力抗王師不能進然天下素畏 文皇英武乃選貌若已者十人金甲名馬各帥兵突出平軍望見大驚潰十人者昭勇其一也永樂改元之明年 上以潼關中原要地調掌衛事命每歲正旦入朝而以衛直隸右府賜襲衣文幣以符驗授之許乘傳往來是年冬秦王入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昭勇曰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啟也王怒止關外至京面 上垂泣曰潼關姚指揮慢朝廷甚夜不容臣入關 上但微笑旬日正旦昭勇來朝 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知 陛下非知秦王 上顧左右曰如姚指揮真鎖鑰之臣賜寶鈔明年 上將北幸值昭勇來朝勅還鎮奸細撒伏臘假僧過關緝獲斬之後聞言官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 上曰言官論是但即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處亦是也會按西鄙事得當 上甚悅十八年四月辛上悼惜之遣官祭昭勇生深榮指揮使功陸都指揮同知宣德中鎮守寧夏北虜大舉入寇鎮守負流矢

大戰斬獲甚衆捷聞賜錦衣白金名馬奏建潼關衛
學鎮守生琮襲指揮使掌衛事配李淑人生公稅俸
氣清讀書好古太保劉公見而愛之妻以仲女是所
稱劉太淑人也新都楊公椿督學湖廣過關公謁楊
旅邸楊謂其子廷和曰是兒英年美質他日佳士也
可與交遊廷和者世所稱石齋先生也少師大學士
自是金蘭縉紳聲譽自洽云會送姑適陝西左布政
孫公得奇疾卒于長安先一日見緋衣白馬使者曰
使君有請不可久稽也明日雷雨大作公歸矣後以
子諫官贈昭勇將軍指揮使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玉傳

王玉梁縣人歲壬辰太祖起兵於濠玉與弟瑛來
歸留帳下玉剛勇有謀終家山寨兵勁悍首攻夷之
再蹂黃墩蕩湖口賊莫敢當其鋒授千夫長時彭祖
倡妖術聚衆萬餘玉擊之剗其砦甲午取滁州乙未
正月取和州敗青山兵從擊鷄籠山羣盜以功授萬
夫長六月朔從渡江奪采石舉太平陳也先控水陸
兵寇城下上親禦之命玉東收溧陽溧水攻宣州
丙申破水陸二砦克臺城復南徐陞右副元帥從徐
達攻常州張士誠弟士德來援玉戰敗之士德走玉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 十八

遣男虎子追擒之上大喜大被賞齋丁酉三月常
州平遂擊常熟戊戌二月克嚴陵降溪洞兵留戍焉
十二月下金華己亥二月拔諸暨戰臨海撤蕭山是
年九月克三衢送鎮其地辛丑六月陳友諒僞平章
李明道領兵五萬圍廣信胡大海帥玉率兵援之玉
從殺敗賊衆就障手俘明道送至京上喜卽授明
道以官因得友諒之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克江
州下南昌降饒州吉安等郡玉之功于是爲大壬寅
三月玉自廣信徵入朝有祝宗南昌之亂瑛提其師
討平之玉還金華謝再興叛甲辰六月再興犯義烏

東陽為瑛所擊敗七月 上命瑛統玉兵為金華衛指揮副使

王瑛字君寶王之弟也 上起兵於濠玉與瑛來歸

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玉由千夫長陞萬夫長歷陞

副元帥其夷繆家山蹂黃墩蕩湖口剗彭祖寨取滁

和兩州奪采石舉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臺城覆

南徐擣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戊嚴陵下金華拔諸

暨戰臨浦掀蕭山鎮三衢擣廣信得李明道雖曰善

陣善戰以濟厥勳亦以瑛常左右以資羽翼相為倚

角也玉自廣信入朝瑛提其師從平章鄧公復臨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九

援南昌玉還金華謝再興犯義烏東陽瑛力戰卻之

援千夫長王卒廷議以瑛久在兵間聲望素著立命

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侵我新城從平

章李公出戰舞絮衝其中堅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

資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鉛

山捷于紫溪遂從叅軍胡公進攻浦城陣于古秋橋

于西陽嶺於景江橋於南峯寺大小之戰數十斬首

二千餘級虜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又明年

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塘又明年陞指揮

副使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拔英以從

就命撫安汀州還從胡左丞捕寇海中踰秀山殲之
分兵畧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砦悉
降其衆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州病
歿于毘陵年三十五 上聞而悼之命賜衣廩土田
存恤其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

成都右衛指揮同知陳聞傳

陳聞合肥人元末為義兵千戶歲乙未六月 太祖
渡江克太平遂率眾歸附授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副
付充管軍千戶克溧水敗左侍御軍馬七月從總兵
湯大夫劉總管克句容八月從克溧陽丙申二月取
采石二月克陳也先營進取南臺克鎮江五月征宣
州七月從徐大將軍攻常州丁酉三月破其城四月
從陳兆先取寧國縣擊敗宣州援兵六月克江陰州
八月克新安戊戌二月從攻湖州擊天目山等寨十
月從兆先策應宜興十二月克婺州明年正月從兆
先克諸暨尋取紹興十月克衢州庚子正月辛丑八
月同兆先征安慶尋拔江州調守龍江十一月從援
長興明年三月置編伍以兆先薦授管軍百戶九月
修築安慶城池癸卯十月從征武昌甲辰二月下武
昌陞管軍千戶九月取荊州丙午八月移戍歸州洪
武三年七月僞夏來攻聞出兵奮擊大敗賊眾九年
移守德安十一年八月陞成都衛指揮僉事十二年
梁山太竹等處賊人叛亂奉調統官軍討之殺獲首
級一百餘顆生擒五百人抵墊江高灘洞殺賊擊散
之遂攻滅梁山龍馬槽寨平太竹縣賊七月修治城

池十四年十月從胡郭二都督征雲南十一月駐赤
水河擊散大水腦通化等蠻十五年二月攻龍海寨
三月從征建昌論征南功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與
世襲二十四年致仕子瑄襲本衛指揮同知累以平
蠻功陞四川都指揮同知進都督封平江伯卒封平
江侯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二十三

懷遠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

光墓志銘 宋 濂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

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都昌連

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俵俵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徙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人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眾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

命為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偽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君之臣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大悅而受之君輕騎詣 上於龍江召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鵬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成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趨還解金連環并緋授之且曰子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力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曰一

忠死而後已 上命左右藏之曰此于光誓書也君

察偽漢國政不一兵出于外潛獻搗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部將皆從颺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目諸處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埋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之理遂與櫬衛璧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徐魏公往討秦高郵淮安安豐皆下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

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眾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尸盈野越六月追擊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成華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敗走之遁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成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

威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為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被害 上悼之賜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主配享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干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沒氣貌修整善鼓琴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鷹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大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有氣未平君長跼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之

懷遠將軍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公錦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錦字日章凌姓凌之先蓋出衛康叔康叔子為周凌人以官氏子孫散處江浙間至吳偏將軍都亭侯統著名史冊而向容故吳向也向容之凌相傳為統後在唐學士準在宋侍郎策各以其地顯公家向容之郭干村族亦鉅而失其譜公之祖福海妣田氏考天壽贈懷遠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妣白氏贈淑人天壽君永樂初以詿誤戍興州中屯業中祀然獨撫公曰吾所為無媿心者將恃爾以亢吾宗無自

康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棄也公受命感奮必思以自効宣德初代父軍中騎射之餘時從儒者問書史大義而於一切世態俛仰宦跡通滯物貨奇贏悉鉤探其情勢而欲手操之蓋公性沉鷲有術長身偉鬚慕古策士亦每以策干時名公卿諸公亦多折節與還往正統中從大將軍擣虜于甘州兀魯乃歸以功長伍什夫上言興州官軍當分番宿衛而地遠外非便兵部是之得旨許內徙隸忠義前衛已巳秋虜大入寇京城戒嚴公從副將軍戰虜彰義門大追虜紫荊關以功試百戶景泰初貴州苗作亂公在行破其香爐山諸寨進副千戶金

齒守將知其能請隨以自輔天順元年正月以逆奏入京預迎 英廟復位進指揮同知食祿錦衣衛英廟亦識其人數有賜齋詔乘傳取駟象於雲南還奏稱旨久之曹石擅政陷文臣典兵者公坐與善調涼川明年與邊將出禦虜敗之功未上值 英廟燕間忽思公問所在左右曰在涼州即日召之時方革迎駕功進者兵部俟公至上劾 英廟曰非也其仍舊職不問公感 上知遇脫險即夷遂獻其名馬廷謝不復出以老疾自免日與方外者遊而於世故亦未始相忘聞朝政闕大暨邊報民瘼與客疊疊說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指揮僉事朱顯忠傳

實錄

顯忠泰州如皋人初同兄貞事張士誠我師下松江顯忠兄弟率部下來降吳元年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後從御史大夫鄧愈下河州抵土蕃還守河州及從穎川侯傅友德克交州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偽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委瘞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南陽衛指揮僉事郭雲傳

實錄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岸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為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裕州屢出戰不降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復出戰敗被擒楊罵求死不少屈達壯之繫送京師既見上觀其狀貌奇偉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以書使之讀雲誦其書甚習上大喜且以其忠義仍加賞賜授溧水知縣民咸稱之上益以為賢特陞南陽衛指揮僉事俾還鄉收故部曲就戍其地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九

兵民樂業至是病卒其長子洪武十三年上特命為飛熊衛指揮僉事

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信

續志

宋濂

公諱信姓楊氏世為開封鄆陵人在元時以膽畧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鎮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中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銳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扈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扈駕親征九江南康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銳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九

破之既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功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秦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武昌遷永州已而遷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幼上聞之惻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且勅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生聚寶

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恩意甚渥也惟公幸際興王之運臨敵不懼故能立顯功受榮爵沒且不朽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建寧右衛指揮僉事贈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僉

事徐公義墓碑

楊 榮

洪惟 聖明誕膺天命一時豪傑雄勇之士雲和景從相與經營四方遂成大業若故明威將軍建寧右衛指揮僉事徐公義者和州人也裔出栢翳歷世以來代有顯官至元季公之父曰壽才畧過人輕財重義賑濟貧乏有若渴饑及兵興遠颺騷動公父子俱處兵間初從平章也先帖木兒後因靖海侯吳公來歸相率渡江克太平定建康授領萬戶軍嘗以力戰創甚命公代之撫其背曰繼吾志者汝也蓋公爲子

徐公義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第時嘗慨然有大志不營志產業剛毅正直膂力過人好讀孫吳書意有所合則撫卷而喜平居以騎射擊劍爲樂至是代父戍守江陰施設布置人咸異之吳元年從征僞吳張士誠每戰能躍馬揮刀作虎吼突入其陣衆皆披靡決戰之際雖矢石交集血流至蹀弗顧也卒成其功繼克明州福城延平還定昌國拔蘭秀二山洪武元年授昭信校尉江陰衛百戶三年陞武畧將軍汝寧衛副千戶從信國公克瞿塘進取蜀五年復從岐陽王北征沙漠公奮勇深入擒獲甚衆然不妄殺掠所至之處人多歸之無不愛之

若父母焉又能撫恤士卒與同甘苦故得其死力而
功能益著十一年授明威將軍建寧右衛指揮僉事
號令整肅權禦有方繕修力役勞逸適均人心悅服
二十一年春得疾甚劇卽却藥曰死自有命豈醫藥
所能療耶顧其子信曰汝等當忠以事上正以事下
勇以禦敵仁以撫衆則臣子之道盡矣言訖而逝其
生巳卯終於戊戌享年五十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三

留守右衛指揮僉事趙諒 忠節錄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
兵建文初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
諸將軍中覺察之靖難後諒坐廢死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四

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英墓志銘 王直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諱英字仲實竟之
曹縣人父諱清妣王氏父諱裕元季為安豐奕千
戶率眾歸 太祖常從征伐積功至武節將軍正千
戶洪武初守番陽卒焉而公年且長矣入充叅侍舍
人以材武稱遂策為瞿唐守禦正千戶從征遼東功
居多調浙之松門又調臨山乙亥秋詔天下武臣或
其父祖與開拓之功者皆超擢於是公得海南衛指
揮僉事寬厚愛人善於撫御剋弊與利人皆便焉黎
寇王瓶投澄邁公勦平之既三年授公明威將軍而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三五

以官贈其父封母薛為太恭人妻王氏封恭人永樂
丙戌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不道興師討之今英嗣
張公時為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在行謀報黎
氏柵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駝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
舁以行至富良江聯為浮梁且楫之以濟公及軍中
驍勇者先登拔柵轉戰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
論功行賞有白金文綺寶鈔之賜公屢立奇績皆有
文符當得陞公退然不自言識者比之馮異廣東瀕
大海海外諸國皆內屬然即夷雜種時出沒寇海上
已丑春指揮李珪總兵備之聞公名徵以自助其所

以鎮撫扞衛多公策久之珪召還廣東都指揮司奏
公代領其眾詔從之公統兵萬餘巨艦五十艘諸將
有位在公右者皆服屬聽指使晝夜巡邏閱習訓練
如寇至寇亦聞公名不敢近海道幾萬里其民安生
樂業者皆公之惠也師駐潮州海門千戶所之前潛
得風疾以卒將士莫不垂涕相與具棺斂使其帳下
舁歸走五千餘里至海南海南軍民無少長愚良皆
奔走叩哭嗚呼此可以觀公之德矣公忠厚謙慎色
溫氣和持已甚嚴而待物甚恕征安南時部曲有得
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室使治女紅及歸以給
無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酒命
妓為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

獻徵錄

卷之百七

三六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

忠節錄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建文時上變告府中事建府中官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產靖難後捕諒不屈死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武畧將軍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劉公倉墓碑

呂 耕

公姓劉氏諱蒼字伯春饒州安仁人也先世南陽泉人宋有春山先生者諱子春官至睦州知府尚郡主趙氏生二男子曰常卿正卿開寶八年常卿為興安監鎮正卿與俱來居安仁遂為安仁人正卿生國貞國貞生芳淑芳淑生通甫通甫生克明克明字直直生泰泰字俊康洪武中帥萬人來歸 高皇帝授萬戶侯以山西朔州衛正千戶生孟庸孟庸惟俊康卒孟庸嗣其官未幾以罪失之其子甫復奮起武功官至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甫字子絳有勇畧然無子也於是孟庸生子仲翹輔翼及壘補翼之官稱鷹揚君云鷹揚君娶安仁孫氏公未久而鷹揚君卒故公九歲來自安仁嗣其官然輒端重英敏超越行輩十五歲入武學學焉即身自刻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塲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塲中鼓嚴乃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於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畧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為宋趙孟頫書吳英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儼公其同志也學且優焉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二

公一
時其
地其
亦其
子也

級義輒叩門以請遂為莫逆交及公子麟舉進士謂
 英英呼之曰子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
 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初公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
 謂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已矣小子其
 敬之於是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
 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閭篋中藏二青布
 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着之卒事猶藏焉
 公以為賢遣麟師事之然無以貨也每獲折俸布帛
 以布白衣以帛贊先生先生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貧
 無以遺吾子也必贊之指揮嬰海甘貧自守行年七
 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
 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
 經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為卿相者還嬰將改
 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
 門其少嬰海者之足哉海死而子勲守學不改人以
 為海未死也夫嬰氏父子其介若是不可犯也獨于
 公終始敬重不衰公嘗及察家伐木入凌室一士凍
 餒跌仆水間羣士載木爭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闢
 羣士解紳挽出土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視之心
 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

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尚義不妄與人遂呼公為兄
 弟云一日攜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具
 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所畏服者
 也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雞黍約邪取大杖
 杖經且令其出妻時麟方學於經奔告公公趨至趙
 氏曰朋友與家室孰重假令經出其妻再娶弗賢令
 爾此孫不立若何趙怒方霽乃令再具饌歡宴而罷
 嘗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誤遺道路公曉行獲
 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頓足撫胸叫號而來曰天
 乎何殺我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
 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笑而不受公
 自少嚴正自持非其人不交常自悼職事之卑當其
 志謂可樹大勲以自振也遂亦以是訓麟故賓客來
 謁公者非其人麟不出見後公年過五十而麟守訓
 益堅公又懼麟之絕物也命改之而麟已不能矣然
 麟既舉進士而公猶未請老乃遂與職事安或於公
 是前而非後然考其學力所至當非其熟邪初成國
 莊簡公知公懿德選寘幕下居十餘年忠敬彌篤莊
 簡公滋賢之遇以殊禮奏調廣洋衛右所軍政莊簡
 公薨後成國繼之恩禮益加焉年六十誥封武畧將

軍又數年乃老正德辛未年八月十日卒距生正統甲子年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歲子麟舉弘治壬子鄉試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府劉瑾用事時罷去紹興紹興人立去思碑瑾誅詔起知西安府吏靜民懷未幾奔公喪解任服闋再陞陝西參政云嗟乎孔氏之學不明久矣世儒博物麗辭爲之雖力干祿則邇求道則遠則古之所謂異端者今豈獨楊墨佛老哉悲夫然而天命在人未嘗絕也故夫齊民武士於儒者甚眇焉然就其氣併所至反有合於道者觀劉廣洋公及其諸友使受教孔門安謂其不能升堂也惜矣乎然則學者欲自愛者其知所先乎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王千戶業傳

劉儼

侯諱業字時泰姓王氏王先高郵興化人曾祖祥元季從軍浙西國朝兵下臨安祥率先歸附授仁和衛副千戶再調守禦吉安祖斌父成世其職侯體貌豐偉明敏多才幹幼從戴雲朋學書過目卽成誦能盡得其旨要年十六父喪明年襲職京師適車駕北征例當扈從侯在軍中動循紀律而勇畧過人同事者皆驚異之曰南人少年能是乎既凱還復任吉安時年雖少而言動若老成人遇當爲事慷慨無所顧避雖專督屯事而所之政務咸咨焉境有急必以屬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梅花洞寇作僉議曰彼恃險爲亂攻急則退不與戰緩則肆非侯莫之能平侯往未踰月果平之永豐大盤山賊首曾子良聚衆劫殺勢甚盛將及於縣縣遣人告急郡守陳公本深謀於侯侯知守意欲以屬已乃奮然曰兵固不敢擅調然民患之急如此可坐觀乎古有先發後問者我其行矣卽日選精兵二百餘人倍道以行或諷其急侯曰彼賊烏合之衆耳計無所出若少緩則有備兵法各有所用也侯果卒至逼其營壘賊惶懼出戰一鼓而勝之大盤平事聞陞侯本所正千戶拜恩感激益精熟武經諸書練習士卒

以求報稱既數年國浙寇起朝廷遣大將寧陽侯往
 討之吉安軍當調侯統以往從都督劉某殺丁公崖
 賊侯常事先鋒大軍潰而侯之軍獨全常竊嘆曰吾
 不得用其知而徒制於人上不能為朝廷殺賊下不
 能為生民除害何以名為人臣哉故以是不得論功
 陞賞侯為人輕財好義遇賢士大夫傾竭無所惜居
 家孝於親友於弟妹仁於妻子其接人恭而有禮其
 御士卒嚴而有恩駿駿乎大用而大胡及焉蓋年四
 十有九娶周氏子二人長曰昭次曰曜昭敦厚有知
 略以廕補父官侯卒之二年昭比試京師以于家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聖主

時為侯故而好又史官職紀載屬傳其事遂為善之
 使後之欲知侯者得以考覽焉
 贊曰士懷抱利器將欲有為而未試固可惜其有試
 而驗矣乃不得究其用尤可惜也公於閩浙之寇與
 梅花大盤如拉朽然使得提數十萬之眾用其知破
 閩浙又安知其不猶拉朽哉乃困於不用徒飲恨而
 無以自見繼是而後使天假之年以圖後功庶乎收
 之桑榆也而竟止於斯於乎王侯命已夫

縛虎篇遙贈劉千戶伏理 揚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
 有羿昇風且多智畧嘗鼓眾殺主將避罪竄投胡虜
 酋長疑不錄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楊母及兩妻
 火其居為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為上府封以數千戶
 俾統健卒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
 榆次交城文水平定岢石諸郡邑重罹荼毒壬寅癸
 卯時出時入惡焰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突入紫
 荆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械繫
 請撤戍卒御史中丞朱公方併罪總督大司馬翟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聖主

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司馬毛公伯溫以不能先事
 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方郎韓君昂廷杖且死詰
 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毒至此乃大懸賞格
 帝命若曰蠢爾叛卒悖逆不道上殺主將下戕良善
 罪不容誅竄投胡虜引連兵馬蹂躪中原法難輕宥
 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生致闕下者予
 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軍舍劉伏理
 雅擅謀力又曩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曰我家世
 食祿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土不寧殘
 此妖醜非伏理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不從

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優卹即死不負父
母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于家既至問口以
釀酒爲業居將一年踪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
王三果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櫜從四小虜按轡閣下
問戍卒曰誰在此戍卒以劉二應聞言甚喜今速趨
會伏玘遂攜壺榼出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弟何爲
在此伏玘曰貧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爲
活計不圖今日乃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懇慰之曰
弟無慮予今富貴若此忍使弟流落乎他日得志當
以國卿第處爾也伏玘斂泣酌酒爲壽王三傾之不
厭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明五

也予明日赤爾族振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二已繩
至總戎所覆覈無僞檻詣京師 帝心大悅下法司
議罪當凌遲俾傳首九邊以懾諸虜如其賞格賞伏
玘千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爲百戶在
完縣虜衆聞之星散將士奮力俘虜甚多事傳至蜀
方洲子不勝欣嘆夫自虜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
數百萬金曾無一勝以答衆望而伏玘小臣捐身赴
義克擒渠帥以奠邊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
領者可以自省矣作縛虎篇以遙致相慶之意或足
以風于衆也京華直北兩巨鎮大同宣府相爲命地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七 明六

疑伏玘志定已久酒皆宿儲麴孽既厚復投藥毒王
三纔斂蓋卽覺微醺喜謂伏玘曰吾欲至爾旅舍少
坐伏玘佯醉不能爲歎曲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
勞苦備至且請見伏玘妻與女問其三子伏玘曰留
待吾父母王三大呼伏玘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
兄叙闊懷以盡醉爲期因命小虜出數金以遺之伏
玘妻亦善應對踞獻數巨觥已伏玘與王三對酌其
妻出禮小虜不計壺蓋數日將夕王三醉甚四小虜
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玘乃與原同約三
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睜目強視曰爾何擊予

數十人王三不來日已久甲辰之秋賊惡盈持戈跨馬衝邊城人關忽聞故人在相逢勞慰傾真情劉家二嫂最恭謹跪進醪醑接引探髮取金為嫂壽弟唱兄酬天欲瞑喜極飲多成巨酣解甲長臥毛髮數數回動搖漫不省推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天顏喜磔屍傳首不邊鄙十萬胡兵盡夜逃俘獲備載歌聲起劉郎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明著國史氣焰烜灼歸轅門向日當墟真獨苦策無遺縛點虎縛虎弗克儻返噬甘為盡粉竟何補嗚呼丈夫不遇時屈身降志同憑瘞一朝得意便卓絕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七

回視瓊瑋皆塗泥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邊將錦衣廩食行呼唱幄中籌略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衛鎮撫徐讓

忠節錄

徐讓為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建文時應募齋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還投衛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八

衛鎮撫衛健

忠節錄

衛健為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建文時與徐讓同應募至北平還投衛鎮撫與讓並赴軍前差遣戰歿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一終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一
四九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目錄

孝子

危貞昉

錢瑛

崔敏

鄭淵

簡祖英

丘鐸

毛聚

瞿嗣興

姚甫

畢鸞

劉鎰

陳淮

杜瓊

洪祥

龐景華

趙祥

檀郁

楊曼

虞讓

王原

謝用

陳倫

程振

彭寶

鄭杲

唐儼

羅璋

劉文煥

宋顯章

董杰

劉閔

歸氏二孝子

周聘

崔鑑

何倫

楊 黼 二孝子

李學梅 丘 緒

夏 恩 楊 騰

潘自新 蔡守直

王世名 張 梅

王在復 李文詠

鄭之垣 徐 彪

四明趙昌期 仝校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

孝子

危孝子貞昉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 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桂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脆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欲徂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感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

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
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
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
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嫌於神明奚翅足
矣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
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于
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
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
筆者他日有采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四

錢瑛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匪
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
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
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
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
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
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
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灰縛之可大問即目
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
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
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
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
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
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
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
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
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五

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槨
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曰名之曰思樓
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
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
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
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康復錄 卷之二十一

六

崔孝子敏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陵邑崔村里人也孝
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為蜀川綿竹縣尹父子不
相知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依母氏泊兄居幼而好
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于戈捨樓居民逃避母氏
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孑然獨居思其父母
永懷于心乃辭其室家身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
氏無有也乃由秦入蜀經褒邪屢雲棧度劔關達於
蜀中抵于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為荒塘詢諸
遺民求其父丘墟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
躑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方蘇者數四既無所
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
丘壟所在即啓殯負其骸以歸塋於先塋嗚呼人子
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何獨
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
涉山川奔走道路備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
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塋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間里皆稱其孝

康復錄 卷之二十一

七

馬情乎當時為官守者不聞其行不能上達於朝
庶表其門孝子所居與子相距僅一舍許耳聞其事
痛悉歲久湮沒無人知者故為傳其行實以俟他日
大史氏采風者為之張本云

貞孝鄭仲涵淵墓銘

宋 濂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子弟者朝離書帷夕若素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子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蒲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致周葵籍以五米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帆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為哉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二

八

哉又棄去取群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輻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予益思明體而造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褥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爾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糜為生眠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曠疾迨居父柩膺悲號絕而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脈雖闕凡週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來祭邪之夏諸暨戍將

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

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囊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食往分之雖身羅寒沍不郵也從弟澄與妻早夭三女保保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出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眾或有疾不擇晷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疾者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閒條理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內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夥也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二

九

雙山

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過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諷呼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眾翕然而和未

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隔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藝火溫之乃解自衣縑裘為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寯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諫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

東坡集 卷之百十二 十一 曼山論

嘗請君辭意惻然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屏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彙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歿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

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達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彼待罪禁林晉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達千里來見且申論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枚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

東坡集 卷之百十二 十一 曼山論

孝行著稱惜以弊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

簡祖英傳

黃佐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為
 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
 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
 闕錫燕勞之資以總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
 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
 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
 為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
 灰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
 即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三

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
 缺額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
 履區區廷為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
 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
 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
 而臣俛願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
 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
 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
 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
 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賜多矣今臣

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
 已薄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
 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營節非惟盡人子私亦
 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崇祖英之能養焉
 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版降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積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蓋
 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三

孝子丘鐸傳

宋 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久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番吳起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後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歿皆返塋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子聞

歐陽修

卷之百十二

十四

鳴鳳山

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執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

歐陽修

卷之百十二

十五

毛聚傳

宋 濂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奉盡
 孝里中嘗寇至聚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
 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為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
 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
 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
 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
 棄遺者長兄莖柩將及墳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
 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墳而還再從母
 殯城隅人取其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
 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娶者十餘妻聚皆為
 空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
 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
 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
 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
 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縵皆好學絃今由
 園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同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
 海上其俗從古號為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
 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惡可以習善古今論耶語曰
 為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
 昌者耶

孝子關嗣興傳

宋 濂

關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
 長遷蘇州憲遣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
 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齊
 者母患癰癩潰當其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
 執扇驅蚊納麝香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
 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視刀於
 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
 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
 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羹食時羹如華孝子求諸市
 不獲凡川有羹者解衣入水歷履其葉覓之雙脰皆
 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羹人以爲
 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微
 使其知禮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
 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糶
 者糶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得問曰吾性多忘
 若欲糶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而錢
 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
 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鬻遠
 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

以遂什一之利寧能覬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樺旁近舍舍之舍屬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無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覺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成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鄉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老兒介子莊寔學有立洪武初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相理爾

廉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八

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無以老身為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及父在遠

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嘆曰非誠心愛日者乎

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配夷有未易追躡之

者濂又嘆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

孝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聖孝子傳

使國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姚華甫傳

姚 蕤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相廬在浙上游密道於杭獨當其衝邑陞濱江水陸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遷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為瓦礫於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一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閩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群盜所迫投

廉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九

史部

竟弄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逼父不虞後盜之至也

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資所挾物馳救其夫盜

併擊以去至一山巔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履哀訴乞

覓盜怒並推墮下墜石成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

呼迨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

趨視之則皆成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袖被二

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

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

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後肩擔二骸至

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鐲挖土且饑

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完成
深可丈餘負二骸殞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
嘔血而出未幾我 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
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
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夙非其所每一念輒號
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
歿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按賓客
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晝夜隱痛裂肺肝淚傾注反
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勸之益嗚咽弗
能發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節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爺
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
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蓋得之子先妣申
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
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
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鵠曰楚曰鷄曰夔夔吏部
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
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

號爲延慶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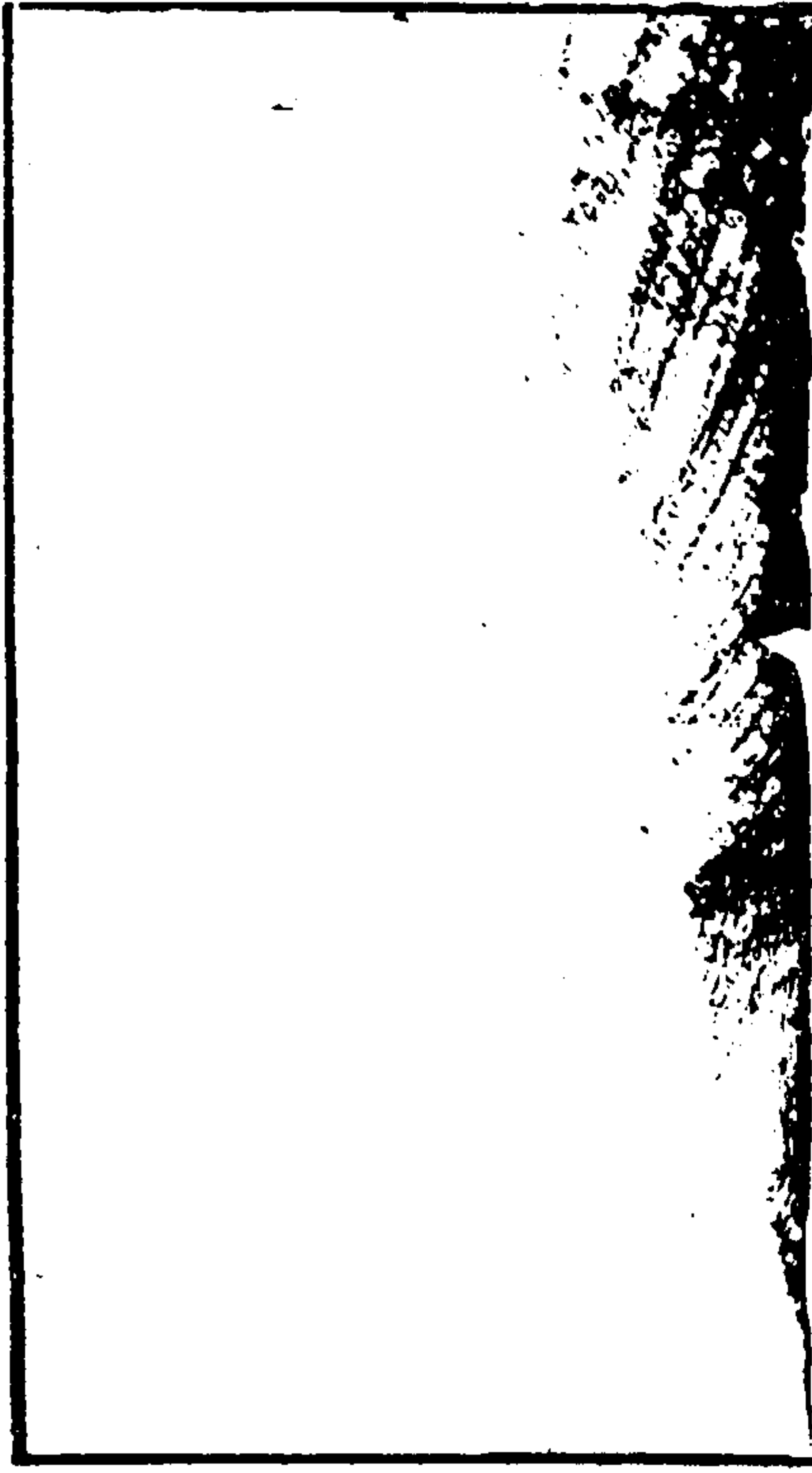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
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
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恐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
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
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懸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
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
悽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
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
坐臺獄既釋乃夙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
論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聲聚其所有不足復鬻倉
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
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殖頓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
弟得兄骸歸墓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衣携杖出街
行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臺特贊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為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擗骸傳敢併
及此

東坡集

卷之百二十一

五十五



畢孝子鸞傳

劉儼

孝子畢鸞真定井陘人父文顯為莒州學正有文學
德行為學者所宗年六十有五以疾卒於官鸞時少
年已克白樹極哀痛凡禮禮當盡者不肯苟且而力
不能歸其喪遂棄殯于莒獨奉母李孺人暨諸幼弟
歸井陘家業稍荒落鸞則經營助其旨夜則讀書為
文章尤以父骨未歸莒為恨與人言輒涕淚交流下
泉謂其純孝人也正統紀元冬母李亦以天年終鸞
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念父不及於養母存
猶可效報萬一今若此不孝孰甚焉乃喻諸弟曰母

東坡集

卷之百二十一

五十五

良山集

及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莒遂衰經銜哀徒步走
官負父骨躬管塚壙合考妣莒邑之良都西山既襄
事乃廬於墓側朝夕哀臨聞者為之悽惻有野鹿聞
哭聲亦為之悲若助其哀者又有鬼領其雛遊於廬
之前後動息自如若家所畜者有巨蛇蟠廬門之右
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者眾始以為異後時時見如初
乃驚嘆曰是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
聞詔旌表其門鸞後舉進士為監察御史以清慎賢
稱補其進未可量嗚呼孝者德之本而送終其大也
鸞於送終之大既非眾之所能以其感通雖鳥獸微

物亦皆來格是又足以見其誠於孝而非矜時矯俗之爲矯信其爲孝子矣嚮之功名事業異時信史必有大書之者予故特傳其孝之一事以爲世勸示永世且使後之傳信史者有所考徵云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二十四

劉先生錫墓誌銘

王直

先生諱錫字武性系出漢楚孝王賢五季之末由金陵徙居泰和東門世爲大家至先生又徙居龍泉五世祖天定宋理宗時取進士爲著作郎出知寶慶府卒高祖崇甫岳陽軍節度推官曾祖昌武以長子明叟貴贈同知吉安路總管事至封彭城郡伯騎都尉祖堅叟廣州路學正考允中洪武壬子領鄉薦授安遠縣學教諭以母老不赴洪武甲子又舉教官至京試詔書一道稱 旨授翰林檢閱辭以疾改廣西憑祥巡檢先生其次子也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從尊府允中先生習舉子業迺然出傳章允中先生既沒於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壤風氣既殊人跡罕及先生以不得歸骨爲恨每一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聘爲臨桂縣學訓導先生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叅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焉先生至憑祥求之客塚叢棘荆棘中莫可辨識允中先生在任時所養家僮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蠻夷殊俗莫有知其墓者先生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旣數日忽劉四從暮來若有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辱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
 誠是遂負骨歸葬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營醫藥
 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
 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第
 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頽然老
 矣永樂丁酉廣西聘與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飲
 賤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護視爾終
 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既充而推
 於外者類如斯平生攻古文今有集若干卷以永樂
 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四

陳准字巨淵

陳准

陳孝子准傳

陳准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躬
 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賢官南
 康每日鷄鳴而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幸
 於京淮迎襯歸至寧化次河游夜宿樞旁序多虎或
 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
 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痛
 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兒嫡出也有贅壻母欲析養淮
 重違其情涕泣引咎搥婦腹田美器而取其餘母乃
 悅復許同爨焉爲郡庠弟子員力攻同學值聖賢異
 狀徵錄 卷之百十一 二十七 受此傳
 語輒諷誦千百過不休年四十貢充南京國子生後
 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年籍淮曰籍
 可減心不可欺也吾寧言之於朝因上疏謂太學不
 論賢否而計壯老其弊徒啓奸偽喪士心疏下不報
 淮遂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婦皆遵教
 無違禮遠祖尚書仁璧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
 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淮居
 鄉凡法令有弊便者必爲民白之郡邑臺司一大夫
 佛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爾爾與哉司寇
 詔相友善終其身字之論皆謂淮純孝似于濤浩氣
 似子與官庶幾焉于大同亦孝謹於司寇後題其居
 曰述孝甲

康維
於此
年任
歸修

杜用嘉瓊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
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為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
理詩尤沉著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尤潤秀可觀性
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間知其容儀往往形諸
夢寐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
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
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
不就繼介特有守而不為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
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
歲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八 漫山館

卒三與交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
列祀鄉賢祠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隱德先生洪祥傳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
養備至履勞終身不息父友璋病瘳延年餘起臥粥
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於左右妻完顏氏
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與心終不安一日
強生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醫一僕扶我足
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旁夜父欲起謂呼僕不寤
力始而什忽一人奔趨驚曰爾為誰士高曰兒也知
父畫所云者慢語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兒孝
至矣吾其遂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竭力承歡優游
歲餘年友父卒恩慕不置見父形於夢薦鏡中人謂
誠孝所感云士高喜讀書明義理處生利害了無疑
掃嘗值暴雨或勸急行笑曰不免一身濕壽九十七
方終里閭評祥有隱德因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大人
俱賢曰亮者金華武毅丞亦由盡孝愛云

歲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九 漫山館

龐公景華墓誌銘

倪謙

公諱景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為吳之松陵人曾祖積之祖昇甫父彥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產殷徙京師占籍應天今為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彥恭號安分平生行履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公幼有至性彥恭歿方九齡即知哀毀母孀居守節慈訓有方屏膏沐躬儉素粥簞餌以市書精造公就學里塾歸則課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為非是母無是子也比長為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紡績織紉家因以饒孝養豐腴母心安且樂焉宜德戊辰母嘗得疾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為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癩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灰矣果復瘳嘗至龍潭江游時大風舟多覆見有溺水起附舟底者十六人公即捐金購人駕舟往救之賴以全活又丹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失墜公見而病之為命工鑿石為欄以護其拯濟多類此天順戊寅春隣火蕪近所居乃顧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番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為孝感所致母壽九十餘有可以其事聞天順已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吳山館

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三而終公號慟痛絕衣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安成彭先生為銘其墓墓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之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其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於松栢靈芝產於階砌精神多為詩文美之成化丁亥府尹王公弼江寧丞廖公世清欲舉其孝廉不果乃以賓禮請預鄉飲鄉人慕之成化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卒時取紙筆述身後事以遺諸子享年六十有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趙祥傳

金山志

趙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為中國人召見之番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風遭虜抱喪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費諸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為再生未幾重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諭善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禮孝子郁傳

方學漸

禮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惴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精額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塋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塋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厲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禮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鄰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

蓋土程伊聞之曰吾壘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塋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暮達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逮郁受之免灰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郝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與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

家事施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為言始於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曾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繼重襲孝子庶不灰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循歸然眉睫間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為人子篤一念夫何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垂奕世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狀敘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四

孝子楊曼傳

張汝弼

楊孝子淮安人名曼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而卒廬見曼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喪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良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蔬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嘗牽手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獻歡錄 卷之百十一 三十五 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為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為之翔獸為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皆為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為都憲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 上聞旌其門則孝子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為孝道之

報東海張汝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
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
之孝誠可謂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夫
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
剖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為孝也得
曾聞之遠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
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為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
也故備錄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六

虞孝子謹傳

沈愷

孝子姓虞氏諱諱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
旬旬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然髮
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
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誠
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翁
憐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
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儔遺事過
沛哭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為他人役文
懿公為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七

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弄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病
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積頰北辰祝曰寧悔
於子身無災吾親久之類為墳赤血縷縷見及卒矣
絕復甦飲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
為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但髮面黑如囚垢嘗
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痰
磚磚為毀裂寒暑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
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
逝哭飲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
病不入門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

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于天地間一罪人也
吾身亦已多矣違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衰毀
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
白齋張公後為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
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鶴駕來巢寢室朝
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鳴若助之者是可以觀孝感
矣

吳沈子愷曰愷吏明州吏事暇輒召父老問民間貞
孝事父老率能道某婦貞某子孝及道虞孝子至孝
純篤尤鑿鑿若見愷聞而嘆曰明有若人可以風世
教化矣或者又疑其十五年至遠其家室非病祭不
相同接似非人情所常子以為不然孝子之孝孝之
過者世有甚居婚聘顧擊鼓聚會恬然不以爲感者
又何入哉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孝行王原傳

縣志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且父均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
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
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
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
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執執以
居原幼多病及長聞父存亡母口汝父累於貧不能
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
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晚其母曰吾將
去尋吾父以歸母曰母妻與夫子與父悲喜離合其
狀數錄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一
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
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
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
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於塗路口土神祠
夜夢古刹寺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
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耳乎曰
耳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
一丈夫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
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
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

繫於一隅夢日當年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
汁附子膽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越清
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名
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
將曙一苾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
原嚙嚙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
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炊住
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
識也曰同桑梓曷叙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
原乳名不覺欲獻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為輝山
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
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
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
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
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
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
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
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
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為孝感之餘慶子為之傳非阿

於王氏而私之孝心純篤如原者不可以不傳也且
父子之感天人之應雲日之祥雷霆之擊語其常不
語其變即原之變有足徵矣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謝孝子用傳

李汛

孝子姓謝名用字希中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銓公後世為邪門人其父承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承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適乎溪不知馬氏已姪四月矣月足姪生即用也明年承貞歸快然於懷其伯父慶翁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承貞即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群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送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承貞曰有此可忘群矣承貞意終不

歎徽象

卷之百二十一

四十二

釋用甫冠始知其為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讓於族人珣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頷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俞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為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為誰曰馬氏曰汝非承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為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什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由盡其

誠撫二弟思愛俱至孔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慙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孝慕本撥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陸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康禮所以救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處同母弟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謂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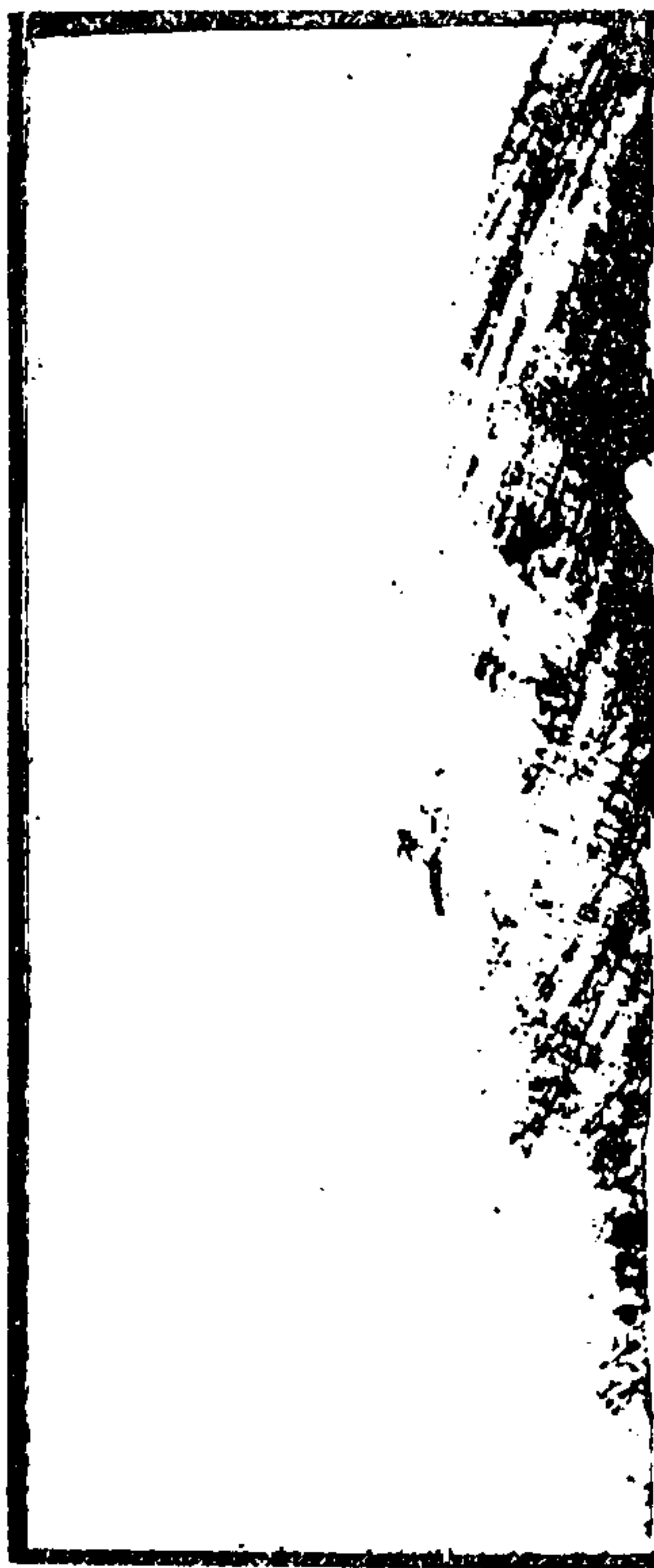
歎徽象

卷之百二十一

四十三

四十三

如古耶



栢墩居士陳倫傳

李 汛

居士諱倫字斯常姓陳氏世居祁門之桃源居之右
 為墩墩上多植栢皆數百年物居士因以自號焉宋
 季有諳問新者由名進士今咸寧居士其七世孫也
 性警悟少從少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先
 主每見批點必數行下居士亦自雄其才銳意遠圖
 適二弟繼殤家政多累之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
 邑賓客日集觴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居士
 雖費家屢空卧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而不介知之
 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四十四 吳山作

治政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居士倉
 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
 災即與其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為異感世
 父文景文暉蚤無子居士皆父事之而忘其勞訓諸
 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業儒者
 曰治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窒
 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心術
 壞天理虧矣予每懼焉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於
 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為格言鄉氓延
 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可數十金請門引罪居士憫

其誤慰而遣之清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眾推居士

總其事或導以私居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

或沮而退常賈於蘇郡守類給商錢數千緡有乘眾

不知而易其半者居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

君利可矣居士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歲侵縣

發粟賑饑里胥緣為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居士即抗

聲為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

族有司索之甚嚴居士適長于里代釋之後以金來

謝居士却之曰吾所以為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望

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之居士如身當其愛雖損

已廢時不恤也人益恩之遇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

終

弘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四十五 吳山作

程孝子振事紀

李汛

孝子姓程名振字玉夫別號樸翁歛之東關人生有至性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考文是翁暨繼母黃益盡誠盡敬二弟揮揚及諸婦俱則之罔敢少悖孝子嘗有事於浙得考報病劇即兼程而歸行且禱願減已年以增考壽及歸相抱泣曰幾不及相見矣吾不勝悲痛益劇醫者弗藥孝子計無出遂剖股爲糜心竊語曰古人曾進此愈疾効之當驗也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神完體健德慶與生至沐 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孝子所獲也未幾患瀉艱於起居孝子躬湯藥伺燥濕且夕不離寢所者三年間出必委能子世祥孝蓋無所不至既而捐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毀過禮每不自知考柩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爲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於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先是孝子侍疾時家有戾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春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又以爲孝誠所感因著之以爲勸云

孝子鄭景傳

鄭景字兼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真與從兄梁相砥礪經史子集靡不通曉借諸生較藝率置優列一日有省厭舉子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光景不可留胡爲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真樂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其作清首遊及時不鞭策歲月爲我嘗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廣聞鑿問賀公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柴屏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進遂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百一十二

聖七

尚茲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舍恨向夜穴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歲在正德甲戌新淦於教諭風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梁亦敏悟好文事大父孝爲順孫一時人稱二鄭云於是乎使景不灰天假以年其所造豈止是哉

彭孝子寶傳

方學漸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嚴其母尤嚴每交怒寶蹴踏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且啓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箸楚父曰我偶醉胃汝母汝何辜引入炕爐寶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即欲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不當寶跪受教退其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成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鬻書爲營塚壙從妹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至鄉人因致贈祭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雖貧好施宗族間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塚往還露骸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鳩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憲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活當再鳴則跳向寶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嗜

慈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苟簡身掩襲曰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圖圖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廢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桓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嘗嘗夢術傍遺金領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雖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廳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數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獨坐正襟疑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正德丁丑欽天氏勝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申乃食寶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爲義喪項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廟爲文以祭因論墓旁居民掃祀不急者十數歲寶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富黜邑諸生乞優容孝德以教風教太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曰彭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四十侍父母益愉悅衣

服飲食盥滌必親夜猶扞枕席伺寢取襦袴冠履定
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丁外艱慟絕復蘇治喪
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事母尉其子曰居喪必
當以衰絰歛遂卒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方生曰予幼
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
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事焉信好學非耶愛其
親不忍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越在天
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
督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檀郁朱文林皆
以孝稱檀有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檀
庶幾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

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羅孝子瑋傳

邵 寶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復仁者 國
初以弘文館學士從 高皇帝定天下當封爵 上
嘉其忠實賜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末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始選庶吉士汝敬與焉歷官翰林至工部
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
大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
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糧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
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愧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
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至哀至息
快後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一

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坐次與犬狎
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
為鳴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
毒蟲死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他日在福
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事具郡志自鄉達於中朝為
之詩者凡者千人徐太史舜和實序之二泉子曰予
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丞簿傳
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器其人
既而訪諸郡守倅暨鄉大夫士皆對如介言餘而求
之益忠信博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所其順也藩郡

稱其理也而章逢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
今見文獻錄願獨以孝子稱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
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矣雖微動植之祥吾
未嘗不以爲信也孝子從子其祥吾辛酉所舉士也
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爲之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二

唐孝子儼傳

姚沐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甚苦知郴州歸老於家得
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
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
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與屬
進之爰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
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
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
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
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
臂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
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
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
憂於事親矣是時家若督學政於桂廉知其狀錄儼
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
兼隆而儀飾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
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
年寢苦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
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

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
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
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
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
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
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
生云 評曰昔郭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
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
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
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
而灰者然後旌勳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
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
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
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
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
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
毀傷為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
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成周公
為之而願斬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灰也則成
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
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
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宋孝子顯章傳

蘇祐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畔有祠州守
除千李侯緝所建祀宋孝子并其妻辛節婦以故稱
孝節祠予恐其日久湮沒無聞也乃為傳云孝子宋
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考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恒義官自 明興為濮人世居孫旺村族
大以蕃為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黯端質簡重不妄言
笑不泛交游意樸如也幼充郡弟子員常服製如深
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請書理解負文學之望
作字用草竹筆體畫道勁自成一家時或吟咏出人
意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真筆六日驅車
過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即如數償之人
有以屢疑者笑而不荅悻俗慕古蓋清雅人也其弟
後以之殉葬義官公感疾憂形於色自出近郊迎醫
未至而義官公歿奔歸擗踊不欲生乃勉營兆域舍
殮祭塋俱依文公禮不用浮屠深慟不獲視親之屬
續也乃廬之墓側朝夕哭奠弔者無弗憫惻感悅以
為宋公有子而宋生能行古道也薊盜劉六等倡亂
其黨過廬逡巡不敢近向塚瞻拜而去翔鳩馴兔殆
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三十六月而禫郡人東山

李公晟高才能詩善屬文喜談兵氣蓋一世與人慎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士林稱不容口為詩弔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可並見其人矣既歿郡人李司徒璣為詩挽之後數年郡人倪侍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黃太史佐太史追誄之歌楚些招焉嗚呼孝子可不朽也義官公三子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恐貽母氏憂乃孝子籌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罔遺計日分直妯娌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之於內以故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不利亦不悉

狀

卷之百十一

五七

山

怨於名惟恐去其毋無以解於懷也年四十無子謀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以為告也蓋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歿竟無子立弟之子法古為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質之女出詩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閒言方孝子在殯自縊於故祠並稱孝節云論曰余為孝子傳蓋傷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憐憫也人之強悍恣睢素越視其親者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其親生事茶菽如禮而乃不壽以歿而無子又未幾少沾一命以遂生平乃貴志以歿於天道何如也雖然司徒挽之太史誄之郡守祠祀之郡人信之行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子視孝子通家兄弟也知是詳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予之不佞也

孝子劉文煥傳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府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為吏無過父早逝事母王氏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著單衣者三年疾果愈姑歿願為廬墓文煥日廬墓此為子事也楚母後即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而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爨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甘人以為孝感就其井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塗契之給米而至其廬聞其言劬勞用極抱蓼莪之戚乃思歸而侍親文煥卒畢命知縣迎之路沈擇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

狀

卷之百十二

五八

山

劉孝子閔傳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
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
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
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
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為助其葬母歿哀毀骨
立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莫
獻一如文公家禮閔門嚴肅妻夫愛於母出之終身
不復娶林少保俊起世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
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獻數錄 卷之百十二 五十九 曼山

請不報御史宗彞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顯
其之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
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家風

方孝子重杰傳

郡志

方重杰字思與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家子也少奇
俊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
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華扁弗効重杰心皇皇
一夕焚香額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即眇
躬奚郵哉乃密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
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禍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
殮弗忍於禮哀毀隨復蘇年方十五也母諸父老靡
弗咄咄嗟異扶視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
野藪聲鳥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
獻數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一 曼山

良節一時並仕應顯重杰獨開處對古聖賢戶外事
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俸入不足庇其家重
杰能同苦節韋布糲食奚啻蓬累然父歿廬於墓側
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
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謝採養漸充正德己卯
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

其淡薄絕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為矩矱妙契疾書
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續之日
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歌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憐
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死不亂云大理卿

黃鞏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
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攢明陳茂烈諸公並
祀 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
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郡庠生因父廢疾亦嘗舐糞
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獎督學田汝成
特寘於優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一

吳文山

周孝子聘傳

方學漸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
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
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
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異
翼爲兩大人色雖惡用嘔嘔佔俾爲溫清定省問安
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
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
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通匪彝應誠於池州群寓一樓
盛夏袒裊適有艷婦競趨而下覩延聘獨衣冠危坐
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
母命折箸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規疆畝二弟所
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窪滂延聘安之授經自食
其室災鄰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
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踴哀慟水漿
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
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苦枕塊不離卷次歲餘忽謂
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
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預知曰吾心似覺如
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塋先隴宗人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一

吳文山

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寒矣延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憇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經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深暴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閭苦敗塊刈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自蒿言于邑令李公尚默參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齋則肅往為營葺于時宗人感其孝許堊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今自為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為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闕乎延聘曰為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本主

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曰知今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為新生卒如其言然繼此不復談來事矣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饗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鰕鮑樵荆榛足矣勿取大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使人以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耀於前也優游衙門七十餘卒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設設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贖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損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餓色弟尋歿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會中齊蘇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本四

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禮儀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焉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五

孝子何倫傳

趙 鏜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其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假貸於人一日母失雞豚陽爲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以樹吾母心及母亡殯飲一遵古禮三年既食如一日衣舉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刻黃二公咸胎之至聘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六

曼山院

笑毆為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此盍雷以備吾母晨炊乎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七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狂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偕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萬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本八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含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晉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故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業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

信吾教人之亦尚存牖下第視果然眾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間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適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可矜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上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下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六十九

不謀於人奮義勇一亦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楊補先生墓志

李元陽

楊補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遇遇林泉會意輒雷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問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十

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服者卽是佛也遂問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卽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傭以營塋塋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旣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
 恙不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
 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
 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獲了也家人驚呼
 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
 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
 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
 於伊川祖管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
 先生在送半途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
 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十一

竟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小子何足以
 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
 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
 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觀之則丐子也坐一老
 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
 人訝詰之丐子驚曰儂寡人耶為阿母歡耳貴人
 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
 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問曰
 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
 興里蓋推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十一

長興

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
 諸嫗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
 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
 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其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
 再御卽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遂
 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
 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
 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眾客欲自明
 約曰請急扇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
 捫袖中至羞澁也舍卒不得計卽認曰由我詰出之

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就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然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計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寔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介把我袖將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

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入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

後世有以也夫

李棟學梅傳

耿定向

李棟者子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僚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棟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棟兄弟凡四人棟爲嫡且長餘孽子棟父暱諸孽而疏薄棟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棟獨窮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棟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慰父因桑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諷導母歿棟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乃棟乳乳獨棲葺間暑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

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澗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踰號曰兒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棟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棟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棟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唯賄何如此囚不以一毫自愧且從家糶糧且餽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緣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為同曹緣取后察知德由緣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為壽緣色弗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緣往歲飭介紹謂余余重其行見之緣故古貌又冠履敝惡賸然一田夫也予聞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意偶忘其辭緣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緣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應善甫善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十五

世山館

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於其際久已卿矣乃緣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嫻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為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緣幸受知冲宇矣

丘孝子緒傳

張時徹

丘生名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徵詔以母故輒欵欵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頓首街極不覺涕泗之霑濡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受若已出余病且劇嫡姪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憇於途知生為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廝也詰以母向往故廝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成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為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為鄞人也而叩之乃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七十六

世山館

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生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彷徨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七者商踰蓋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後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請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闕數十家見一門頗飾跡而入焉則吳乘朗乘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過詢諸族有婦氏室於內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志而咻焉姪語之故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七

婦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令二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與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轉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生喜甚卽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卽與辭曰當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

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吝適遇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比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諭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問左老嫗亦如其言卽生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俛俛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其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七

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奴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召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歿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饌怡如也生初居母余春春毀盡哀處兄弟友愛惟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折產時衆議量美其貲生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生冲和夷易絕無他腸悖睦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豚主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

綜羣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屢滿其戶
 弱冠補邑庠弟子自輒試高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
 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
 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
 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掾至舍
 為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誄之曰嗟丘生破家
 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勞于學孜孜終其身而不
 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灰之夕家人環聚泣請
 所囑乃張皆昏語其子曰婆娑紫雲要紫雲即母
 黃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歿不少替云司馬氏曰
 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一 十九

予於丘生蓋有徵於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養馬廐
 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王四
 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
 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閨開之茫昧殆所謂若啓
 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聯分流離顛沛
 楚戚萬狀而卒徼神之佑完其天親即悍士見之蓋
 未始不怵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
 若是而况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

夏孝子恩傳

方學漸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思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
 慕持服如老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
 志機籍諸生酷貧博童子份以自餉孝子旅館侍寢
 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
 孝子涕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
 室剖左股一櫛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異
 日孝子創卧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
 大號奈何生父故成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問於縣
 令胡公枋義中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謂
 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
 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
 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槩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
 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簡授之經義
 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
 川張公遂署桐論倡明理學首表孝子館教之以風
 多士孝子毅然繫籍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孝子哀
 慟幾絕明年春正月塋孔城之麥園墩構茅廬一楹
 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月間鄰魏國者夜
 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且詢孝

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才棲自如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苜蓿皆焦形容稿悴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孝子既終喪罕至庠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荆楚沅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甌山張近溪羅惺堂史質疑請益得一誌訓不帝拱燈耿公督學陪京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雷邱與諸名士俱耿公欲類奏孝子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十一

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文綺白金將疏聞會孝子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曰葬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偕孝子食糲衣疏不厭客在堂雅譚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務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恣跋跣而無離憂子四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孝子楊騰傳

郡志

楊騰永平郡遷安增廣生也庶母吳氏墓有米花結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同學生楊汝經暨鄰里告於縣曰騰心地端孽性天孝友孩提失怙賴母氏以劬勞菽水無違承慈願而効順動罔愆訓志篤悖倫患親日之喪明逐日以舌舐而愈驚親病之幾殆顧天以身代而產與論同歸衆心允服隆慶元年季冬親以老疾告終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葬居廬咸如初喪三年七月地產靈芝大小四枝黃紫二色于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八十二

曼山

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提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冠帶人丁榮其身復其家云

孝子文學潘自新傳

羅 治

余故人潘君者諱自新字汝明別號用吾家丹徒之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君舍其間若秦風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君世耕沙中污邪田伐荻緯蕭至君父東園翁稍遺君就傅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恒矯矯若耻以身浮沉問里間性峭直人有過必面折之而人卒諒君無他腸也君亦尋悟已非是凱佩韋高警一日有柳東海王心齋先生用布衣起海濱君獨怦怦動謂聖賢為必可學間從而鄉之儒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而君起居飲食家庭人倫一稟於先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全十一

民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君者曰喚潘孺子之為人何為是拘拘者孺子欲衣堯服而操堯行耶非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撥上第取巍科上糴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者真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當世之顯貴而乃為此妄庸腐儒之事可笑者也君聞之重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君天性至孝友事父東園翁每竭力色養而待弟又新為最友愛一日東園翁從沙中涉江望郡城中流遺風逆舟覆君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

泚瀟曰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至君徒跣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切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銀及腐肉朽骨無算而翁卒屬之茫茫不可問矣是時君幾欲以身從翁徇大江乃兩脛沒沙泥中幾敗不支余屢慰之曰無以為也而翁之不克於水命也且君欲警陽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無益也所為君感者上有垂白之母下有說諸孤在也君聞愈益泣而余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全四

亟呼君之弟與君之子掖君而歸卧苦塊間而子時時用經言繩君君亦信子不妄復語君具棺以翁生時所嘗服御內棺中立營為表命曰衣冠之墓庶命而翁波濤無定之魂有所附也蓋君自是三年讀禮啜粥食蔬無笑言悅色終君之世不入內室豈所謂天性至孝完行端嚴君子非耶君為諸生即鮮大文名于世而雅好子論文往往待丁言解頤而子始學詩得近體一帙君特為梓之曰莫邪集者而君之族顧不大顯屬子為立譜若有當心於予之言焉而予方疲于津梁而世亦鮮知予而予之困特甚君故貧

每每為予解衣分食間亦少資子行來往來君雖不言而予獨不藏之中心乎後與辰子與江夏丁元父黃門兄鼓推登焦山復聞君母喪而予亟持生芻吊毋墓下盡哀而別又十年而君竟先物故矣猶具一詩及所為自祭文者皆絕命詞托友人篋一漆身後致我讀之益愴然嗟君呼吸易質之頃何處原也而尚不忘予故人君固直視生如寄而灰若歸而予豈生相憐而灰遂捐者自予所友世之名入若以文章見若以功業見彼皆挾世資似可憑藉於不朽若君之生平孝友大節貫天經地義之然可貫金石而傳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八十五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娶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後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劔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亦銘之報以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矣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具肆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亦立碎其首以報曾故號於眾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歿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試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灰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灰孝子曰吾恐痛六年始發者為何下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為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吮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循抱父克潛懷壯志強顏與誓同室矢志終

不其天封買和之貨不遺錙銖鑄報警之亦懸之給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警人甘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未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八十七

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闕之大櫛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觸皆石血噴如雨地為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為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廷

即求至灘視父棺為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汪所在日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葬焉遠近奔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有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彼買和契贓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八十八

八十八

世之警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警而卒免於罪報師警且爾况報父警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警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為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為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何父痛日接父警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雷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警視死如歸雖嚴政或韓程嬰或趙何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道亦不過如此蓋孝爾能忠矣使其不然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

植必能成緩必能食一必能為鐵方伯為景山丞為
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于不惜孝子
之成而獨人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為之立
傳

庶徵錄

卷之百十二

八十九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繁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韋氏能盡子道萬曆
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
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為吮舐母病復
愈又葬祖綬適隆冬大雪位告天地偃卧穴中忽然
晴霽又父文貴病殞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
山花徧味人以為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
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錐孝堪勵俗母始病肺則嘗糞
嘗痰母繼病癰則吮膿吮血營祖塋裸身温穴而積
雪夜晴廬父墓泣血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成盡
禮盡恩况出村氓尤徵天性既經勸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
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書讀書城外剛源庵
本年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
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
尋父聞父為倭執悉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跪求祈
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
刀一揮父子截為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
釋手同時避難窺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良等目
擊可證本生家亡祀絕湮沒日久迄今父子一塚乘

壘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後孝出因心義能殉難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死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光沉沒世既經勛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負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燭天棟椽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勇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刺全死于餘半腿次日

縣官登門查閱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

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

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椽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

焯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

肢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緇常增重閭里傳芳既經勛實相應表揚

楚岡苦孝鄭之垣傳

余纂燕史孝有別傳非燕弗錄矣每筆節百世上乃富燕目擊若鄭之垣者其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尋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官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為昔史以給垣痛計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成竭力其役入下庶朝暮易為活耳即入削修足見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謝景忠山靈為親游歲終以所覓歸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為親者日隨父都下間執黍涕勸歸父不其數千里來尚落拓入問里而日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一

九十三

楚山館

苦父不歸念母之倚問久矣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為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吏圖他役不遂憤悻成疾囊以求醫醫亦習剔髮糊口而塗益窮於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大有老人卧道左狂呼環視者多載之尋散去見垣立最久詰孺子其為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為治具共旅宿聽談玄卜休咎妻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並不寐焉於老人

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稽
自於吳寧曰垣窮旅亡厝爲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
爲今特割左肱以誠若而不可改請不肖身當之舍
肌而亦若勞紙然父詰其狀爲怛然動適母脇病疽
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
破且差告諸妯娌奇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
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
復舉母所嚙纒纒幾百言而痛苦以告竟執前言不
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
右訣也陽月起行負負米將積及榛果往歲其抵家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一

山惟

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印當空
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
月後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
也塗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
病卒鄰邸埋於叢塚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奠痛稱
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蹶然曰吾耳夷虜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
中竟爲霧以終世不肖雖備丐寧其父作燕山鬼乎
奈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
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漣血立券收此於明神庶幾

人信之遂當空而剛作券於塚側荒穢不可數
平時人所驚過者晚以灰畫圍跌坐其中念佛爲父
誠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枵腹背血米悲
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口使吾
饑而歎亡父不終於此乎敢不拜忠而食諸有薄
助以金則不受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
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南郡詠南陽人
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爲諫口嗟乎吾豈以
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
姑俟之爲爾爾由是浙人金印助惟陶雲鵬爲項具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二

九十二

山惟

閩人余爲備喪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
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
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贈道里費族視可長返矣且不
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心何日
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願爲
爾執鞭吾復何以贈哉乃授予簡曰孝難矣孝難矣
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舍諸子稽諸史其備丐割
肌苟有一足傳况兼之者乎今迹其所爲多二氏家
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者道然能不從火化以歛手
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

者何如即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負米以百
里外為難茲往來數千與昔所負者何如蓋生盡力
於米死不常身於視乎雖嘗從於二氏儒者道過半
矣他日太史問之亦必有定論在予則安知姑書於
簡萬曆丙戌夏五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百十一

九十五

徐孝子彪傳

縣志

徐彪字宏傑浦城縣人性至孝生平約已循理擇地
而蹈事父母朝夕菽水必躬必親嘗水顏色無有違
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卧起不解帶者三十
餘年既終為孺子泣骨將幾不可勝塋檢柩如禮廬
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乃刻木為二像謹事之
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勸必薦而後敢嘗
遇忌辰素服哭泣蓋終身允慕云兄歿遺一女庶養
之不啻如己子疏屬有貧而鬻男取券代贖鄰有蒸
四者被負其嫁其妻為償其負而返之盜入其家法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百十一 九十六 山陰
德竊貨既獲論之曰若亦通於饑寒耳予忍被爾以
盜名哉亟改行無罹於辜其隱德懿行又如此至今
子姓蕃昌科甲接武所謂孝思錫類非耶邑令書其
堂曰熙德已經陳御史具 奏禮部於萬曆二十二
年六月二十三日題請奉勅合行縣給官銀三十兩
豎坊旌表其門

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目錄

義人

何潤

蔡子英

杜環

李焜

葉枏

程平

葉伯巨

張飛卿

賈克明

王稔

畢德

楊墳

姚讓

盧楷

丁廣

冀元亨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三目錄

鄂叔敬

王芳

孫健

趙善繼

郭銓

阿寄

蘇宜

王環

四明趙昌期

全梓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終

何潤傳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峽錢鶴阜乘時未定率鄉氓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盜金帛搜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哀浦場官李肅袁普等將寔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苟玉真逃之野復還過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投其家使還塋焉府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聞識不識悉為冥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眾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悻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三

蔡子英傳

陸榘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季舉進士以擴廓帖木兒薦授參判累擢都督參軍及王師征西擴廓帖木兒軍敗于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濱亡去未幾陝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懼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子英至欲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欽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河南拘送京

賦散錄

卷一百一十三

二

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勞動有司既遠陛下又忤大臣換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陛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瘞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餼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常布遺直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蒙主將之薦仕至知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蓋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

與之黜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為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眾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菹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受賜多矣奏入 上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之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論曰豫讓云吾之所為正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千載而下誦其言使人慨慕無窮也子英乃亡國俘虜 皇祖憐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三

其言使人慨慕無窮也子英乃亡國俘虜 皇祖憐

其才欲授以爵子英不受退而上書以自明可謂敏然不欺其志矣其書辭世少有知者余故著於篇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普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徽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與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五

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

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而止堅
 欲出關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
 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福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顧
 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烹藥
 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
 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
 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
 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
 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
 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
 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
 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
 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
 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
 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
 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
 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
 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

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
 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蘇敬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眴眴未眠即與弃之而後其黃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息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間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他子弟

獻徵錄

卷十百十三

九

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合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余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即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

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識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遺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眾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夫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解

獻徵錄

卷十百十三

九

不究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青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樂枅傳

烏斯道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悅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悅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枅枅自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悅罔知聞使往

賦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

而枅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枅又迫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卽乘堦垣以塊提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枅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枅死惜哉論曰枅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枅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古假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枅初者以莫假壽若也執謂枅後爲假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程先生平傳

汪叔

先生名平字德正徽之績溪人也徽古新安郡程爲著姓自祖梁忠壯公靈洗符纓不墜至平三十有六世矣先生幼失怙恃然稟性溫厚恭恕言貌恂恂與物無競鄉里稱之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價事罹法畀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灑於衆則汝免矣先生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爲平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歎異之尋請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皆

賦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同休憇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拔逸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旣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衣衾而舉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歎服朱氏于德生以母命來省觀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囊篋又爲梅百戶

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生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績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遷葬德生怡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嶺後因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為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虧一篑之功乎且其子既給其母必慚懼不來即命孫通為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寔字以誠亦剛直尚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未嘗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恭乙年稍壯

賦後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屈寔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偕侶求回寔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予偕侶曰將如瘴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瘴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果以目瘴而殞年五十有一丁卯冬其子通冒風雪往奉柩歸塋通年二十三由邑庠升禮部試入監學 論曰先生忠信人也古人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亦曰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夫忠信質之美者也由之以學焉期可以為聖賢矣嗚呼急功利尚姦詐亦云極矣焉得信如平父子者之死不違信義者于之死不違信義是宜作傳以傳不朽故序程先生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潮

賦後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祝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問吾家骨肉邪我見之且心

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曾問狀吏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 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

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必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杜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目分受禍人誰為我如何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飛卿墓志銘

宋濂

無錫有倬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髮奮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吾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元之季世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光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且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提筆大書仰覓夫聽天吟于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旅於天有何不可隣曲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十七

來問計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况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膺之者無不齏粉一城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

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親君氣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聞吏啟閤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懸帛為誌詩詞感之君皆為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十七

賈克明傳

賈克明三原弟友里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雖創微必吊葬必素冠麻絲執紼送至墓所空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具飲食為造棺又助其穿墳而葬之嘗為焦村馬比構神祠數月馬氏曰計值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馱奉之可乎克明日可將行主人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酌而飲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鬼作木主三百克明日公能施財祭諸無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辭值不受劉氏乃延之厨中託供祠事醉以飲食克明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病不能興家人與之以歸嘗與通玄觀道人劉宗道為友宗道有道行為張三丰所重凡出門鎖鑰恒託克明掌之遺之飲食弗用宗道精癸亥數能預知人死生將歿子孫及其徒乞傳其數以養生不可聞呼克明至而密授之其相信如此宗道歿凡問死生者皆歸焉有愧遺弗受亦竟不傳之子孫焉其卒而葬有烏鵲窠蜂成陣送至墓所及窆散去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八

王稔傳

王稔字叔豐紳之子績學能文有大父樺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許妻以女孝孺之及于難也稔周旋其間又與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 文皇念其祖禱死國特宥免方欲向用而稔以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購孝孺遺文為侯城集以傳人成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遺志子孫相承罔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為鄉飲賓至以分獻先聖廟稔踈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視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十九

友義居士畢公德墓表

倪謙

友義居士者何淮南畢公文德其人也友義者何公平生惟義是務公既沒淮之士君子不忍復稱其字以其樂施於人久而不變故私議之曰友義也其為義者何公貲甲於鄉不擅其有以周人之乏不憚其難以赴人之急此其為義者然也義舉甚多未為悉也試言其大者正統初朝廷募民輸芻粟助邊公慨然應詔致從子瑛授職千戶身膺冠帶之榮丁巳徐淮大水民饑發粟二千石賑之已巳朝廷命將南征士阻淮漲不可渡乃造巨艘二於清河口濟之民有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

李氏婦以舅牛借鄰死欲賣身以償即代償之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妻孥扶柩歸葬陝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即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眾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汲置義阡三區以便墓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教貧家子弟施藥餌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斂者棺衾之其汲汲為義若饑

涓之嗜飲食惟恐不及於是義聲溢於淮甸雖販夫野婦皆知公之篤於義也尤好崇飾祠宇若淮之雷聲殿杭之紫陽院正殿頽壞費鉅皆公為新之又新三官祠紫霄紫極二宮玄妙觀徐節孝祠東岳行祠真武諸像或塗金或範銅用財不計亦義舉也四明陳祭酒敬宗記其事甚悉淮陽高少保世用序其恩慶之堂謂公寬惠行善如楊旬賓禹鈞平量助喪如李旺郭震西蜀江少師特用亦云人之累貲鉅萬而貪得無厭見人疾苦未嘗與一善念以周急之是乃守錢虜耳祝公所行得不汗顏乎時以為確論公諱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一

德姓畢氏文德其字也以字行宋司農和世長之後至和間有曰公叔者蘇文忠公嘗遺以札迄今藏于家祖震始自姑孰徙淮父昇名士母段氏公幼穎悟讀魯論未竟輒曉其義師大奇之經史多所涉獵性孝友父蚤世母病醫莫療每夕焚香于臂禱北辰願以身代病即愈與兄文貴同龔五十餘年一錢尺帛不自私治家雍肅成遵禮度其事先盡孝敬處宗族以和待賓朋以誠馭奴僕以恩子玉敏而好學遺游邑庠以明經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文林郎知曲陽縣事每貽書戒以守官律身之道

王遵其訓有廉濟名公一日疾革語子姓曰人之負高貴者實積而能散也吾無益於世惟樂賑施庶以行吾志焉汝曹勿厚自殖宜脩德以承之能用以義斯善矣勉之勉之遂卒成化四年七月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遠近聞之皆驚悼曰義士已矣自郡大夫而下赴弔者皆哭盡哀

廉敏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一

義士楊景和頃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誅規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表彬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究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頃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迨生惟表彬一人特杖肘耳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勦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因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逮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頃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頃伴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頃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逮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頃事為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頃云頃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

廉敏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一

至倭國傳泥金畫之法以歸填送習之而自出已見以五色金細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皆指稱嘆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惟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淵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項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五十四

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泗澳忍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諛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其烈耶聞填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填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獨故補之不特爲填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耻者云

姚文敏讓傳

陳鶴

姚讓字文敏其先浙江太和人洪武初以殷富徙南京占上元藉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富累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無不立爲賑濟未嘗有難色橋梁道路廢弊者聞見卽爲脩葺街巷無井者往告之卽計磚瓦費爲之經厠成化初國子監蛀蝕過半出工食板木之費悉爲修葺至于自奉布衣晚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人資俱有常經不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爲良民治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五十五

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慕向儒術撰述文字朴實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寇江浦張公誅之以爲一鄉之善士三代之逸民云

國子盧君楷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饋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諶祭酒陳公繼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饋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已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騰謗連内外旬旬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罔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

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况所謂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曷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衆請留在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太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寔始遷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馬大振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渥者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定以子睿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乃

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委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蒞茂臨楷若農採煤疾刈而禾菽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部連不利率一時國子之傑爲脫澤會以講習業成而疾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有四其子熙扶輿歸葬于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吟哇城府與遊處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辦視天下若無難爲者衆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王之乃方發于劍而遽折簡雲之足始離於廐而驟蹶不爲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徃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范公道濟洎盧君洎余弟守陞同讎余即六人皆浙鮮元也特稱六元文會酒中人各成誄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個儻才人不以爲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康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七

康徵錄

卷一百十三

二十七

丁三老廣傳

李賢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酒肴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調之粟帛足一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家歲計不能吝又調之錢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壬午

告復調之是後子姪俱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卽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榮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踈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卽言隨載釋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卽調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降平景喜過望三老卽命下

其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望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

田復與子塔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

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輒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雖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既捷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管也接人謙恭溫雅對人子言則卑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舉其兄之善已雖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如也鄉之耆老皆慕義取法焉有爲不善者率感化或迂去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壬午

尤敬禮儒者學正姜志建重其爲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請則一至見則翼翼小心不問不敢對偶得風疾甚危鄉人驚相報告一時至者數百人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孰先後哉予親交其人爲之立傳

鄧進士冀閻齋先生元亨墓表 蔣信

先生諱元亨字惟軋別號閻齋生四十年是為正德辛巳寧藩逆濼敗有憾於先師陽明子之倡兼討也遂見誣及臺諫暨諸當事者咸疏其枉布方白而疾忽作竟易箚於獄今 皇帝嗣位鑒當事大臣之請用加愍焉乃詔優恤其家及今幾二十年始表之者何先生以宇宙正氣秉茲大難海內聞者莫不哀而况同志之士惟未獲一際有力者尸之耳茲適侍御朱公思齋按蒞湖北訪其家世稱落就替而徭役如故乃為檄郡太守張公一槐與父閻之典移治墓之

墓表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一

金以及邑尹何君體仁亦用翁然祗承亟謀磨石以昭潛德厥從子文明壻歐陽道相語曰知吾閻齋孰與道林子乃狀其行以請某自弱冠與先生定交道術同異之講辨欣喜憂戚之相通此豈尋常骨肉之好而今始得致一詞於墓間顧不晚哉先生生有異質自兒時人望之如孤嶽峭立無敢與狎比能誦讀書史即慨然慕古有長駕遠馭之志性尤豪奮剛猛出塵絕俗之行苟喜於心輒勇為之不畏流俗笑侮親迎聯族之義久廢不講毅然以身倡之創行之日駭衆震俗居之素如也喜讀古忠義傳每覽其從容

慷慨殺身就義之美必為咨嗟羨歎若將為之者視人之窮乏患難或孤遺之不得其所慨為謀之百方不極力不止其在朋友猶其在兄弟也其在鄉隣猶其在族黨也歲正德庚午陽明子起論道常與共同請見而師拜之遂荷裝從之廬陵踰年聞其學以歸喟然語同志曰夫學術一本而已矣行誼氣節猶非也况支離於糟粕者乎吾固猶恨得見陽明子之晚也自是日進其鄉子弟與之講磨誠意懇至聞者咸動貴不隱於薦紳而賤不遺於童僕蓋與人為善未嘗一日倦也平日為文雅好奇古頗厭俗格連入丙

墓表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一

子鄉試則以所聞於師友而獨得之身心者發之筆下淵源雄偉之論皆近代儒者所未及一時場屋號知文之士且目之為怪獨西野張公以侍御監試事謂必楚豪傑也竟置優選丁丑試禮闈主司大奇之以遺二判弗敢取由是聲望動京師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賴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瞰馬既還遂以間道歸常越已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因仇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在獄南北二十年俯仰契觀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休不憂守者率為驚嘆間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為忘其

患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推奸江彬輩欲重禍於陽明子約問之朝董廷儀備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時已願為忠臣孝子今不能為義徒乎久之沈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矣是為辛巳五月四日同志梁日孚陸元靜張文邦輩爭為會金治棺歛歛之日膚色如生養子養神以其椁歸食謀葬之崖橋尋以男文道弗利乃改葬鄭龍岡於平泉傑之生世誠希矣如先生蓋問一產焉而又弗克究其志謂之何哉天乎人乎君子之學始於盡心知性而極於立命夫學至於立命造化在我也豈其猶未臻於斯耶論者曰陽明子之學貴心悟也心悟者嘿識也然而先生之學則似專於踐履陽明子致良知之說固嘗自謂獨得之秘告諸先生必盡矣而諄諄誨人之際獨於此未嘗一發明焉又何耶信嘗與論格致而及於明道程先生學者先識仁體之說先生亟是之且曰顧諸子頗能從事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猶坐何益也然則學將自有見與論者又曰先生執義不屈卒免陽明子於禍殆古豪士之倫也然而死生之幾微於一髮者雖天下之明哲果誠難哉且將誰歸耶某獨以其平日而究觀之先生蓋負道甚勇而憂世

東坡錄

卷一百一

三十三

甚切憂世切則胡暇一身之計陽明子初得被逮之報語報者曰惟軋平日獨憂世太切耳吁殆諒然也耶雖然特立獨行而不懼卒然成之以大難而不變可以觀勇矣將終依陽明子於紹興也則輕數千里而欲移其家以朱守忠慕希顏徐曰仁可與共濟斯道也則思以愛女遠結姻黨而不以為難聞蔡督學霞山論太陰之說則亟從之聞一友嘗及李大厓之門則亟拜之聞司馬劉東山之風望則徒步而候之可以觀志矣邠人服其義學士服其教族黨服其仁配顧氏奉其遺訓跟辛白首而貞淑彌厲居僕一二輩守其遺則力田瞻孤而愈於所出可以觀誠矣邠之良守牧苟將有意於道術思以風化末俗舍先生其誰求焉

移六部仲理莫元亨咨文 陽明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莫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近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轅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罔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突徒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指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誣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

東坡錄

卷一百一

三十三

見宸濠莫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及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抵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警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究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素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

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或以為候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絕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辨施行

康徵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鄂處士叔敬傳

張時微

夫巖穴篤行之士操身行義非必亢矯厲之節微隆赫之譽觀幸於不可必得也而往往聲施來世澤潤後昆即王公大人宰所比崇焉豈非擅無爵之貴挾不求之富世所傳鞠躬君子哉孔子曰齊景公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蓋謂此也斯言也余蓋於鄂處士有徵焉處士諱叔敬字一之別號具齋其先湖廣石首人也至宋有諱勉者任隆興省都差再傳諱諤任吉州刺史愛山水之勝即泚泚而宋又再傳諱縉登文天祥榜進士徙廬陵華美坊又四

狀敬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六

傳諱珊再徙泰和之城南占籍里中處士其嗣孫也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辨即誑之亦弗為意人因目為痴而處士顧心獨喜往往自稱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捐棄金錢率自以為快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偽金糶者繫以訟官處士不問誰何輒為之居解酬糶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嫗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處士聞而赴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述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婁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

金凡所為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兼耳而今

併指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即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處士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為謝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願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為市者即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蟇得者輒折其股蓋患其逸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滿漫處士欲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蟇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

狀敬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七

里中人益咄嗟與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篤孝友侍其父某翁暮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雅常讀書無成不得列儒家者流為恨見于廷亮有忠信之資輒命從周都御史弓岡公傳胡氏春秋卒以貢上春官得武進縣學訓導已又調鄞縣學教諭所至飭躬厲行不徵諸生束修之饋以廉謹稱皆處士燕翼之貽也廷亮為余門下聞處士之行蓋為詳云論曰習俗之移人所從來久矣蓬麻之喻要非苟言之也今之人往往競刀錐之利嗜腸脂膚於他

人無論已甚者骨肉肺腑不相貸假此非豺虎是甘
良以谿壑之欲未易厭也處士者不其異哉方其遷
金活人要在自行其志詎責報於幽冥哉而渡江免
患之事一何奇也昔陳掌不侯而吾昌紹國論者以
為陰德之報審若是則鄔氏後昆之昌亦若持券取
物者矣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三十九

王義士芳傳

張棟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
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乘禮好施而自
奉甚約晚喜門置坐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蠅亦
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
思質公被逮真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
出百金界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馬
簿尋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鴟鴞橋
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迺慈裕費生是愧病滯旅舍
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後至寓所共寢處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三

三十九

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
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
輒焚香誦經為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
市覓缶躬為滌除有暇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
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
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
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
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
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匱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
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且莫

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但化邪摩其眶者久之猶不
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
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
戚戚爾生喉間若然有聲目泫取匣尸三日舟人不
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棺厝半塘僧舍
計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匱
弗前遲明南園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噴
噴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論
曰風會日流人情媮薄肝肺楚越爭較錙銖當疾病
患難時卽骨肉客有規辟者視南園能無泚頰哉昔
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
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
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
別其艱辛舢舨有成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予里
人施牌目擊其事談甚悉故爲立傳以俟觀風者采
焉

賦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十一

孫省祭鐘傳

莫如忠

孫省祭者名鐘山東莒州人嘗爲豫曹需選銓部未
建例得省祭還里云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甘於騎射
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之奇也嘉靖甲
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
思廣召募議攻守而省祭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
力殲寇及輸已皆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
志而見之於叅政翁公大立公試之藝驟張超乘趨
捷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逆若飛其公曰壯士親
酌飲之會謀者告急卽以省祭往時官軍方陳而兵
賦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十一
憲任公環素忠勇先登爲賊所窘省祭望見疾呼馳
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省祭又自
使人還莒括其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已附率
多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省祭氣亦倍有輕敵心居
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澆省祭奮袂起曰
是可感而擒也卽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
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
摧墮之省祭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
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與其尸歸有司
以禮收之道路欷歔多泣下者莫子曰余聞省祭名

心壯之念其人齊產也習在騎射藉令得以其長橫行平原間而御以善將者其所樹聲伐豈直此哉乃興事未竟而以僕然之軀蹈險以死所謂不能盡其材者與然省祭商者而志於公以趨人之急無憾此其義與弦高之犒晉師卜式輪財助邊同量卒之以身殉名庶幾若是庶幾哉古稱節俠者非耶而或以黠於見可憤不及謀其身爲省祭病此何其與於巧利首鼠自全之庸而責捐生者以苛節也余哀而爲之傳俾哀卿乘者有考焉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義士趙白石善繼傳

楊希淳

白石趙君名善繼字近之其先河南祥符人洪武初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灣坊君生平儻負氣慕古奇節其赴義事如常情之趨利者家故貧窶游郡庠不屑屑事舉子業居常訓徒爲食然不苟取好面斥人過親交中有不義則嗾嗾若有疾於其身者諸凡念爭不平事往往爲酌其情理奮髯疏解以故親交有忿爭不平輒就君決之則各各服去其祖父成治生業稍稱饒維時京邑坊廂役弊滋重家日以索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苦役也痛鄰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絲嘉靖壬戌巡撫方雙江公代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爲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輩偕往時沃洲呂公聽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老粗鄙不足疎人聽卽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陳疾苦往往爲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事亦鮮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命遂就同輩謀刊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甲中子弟之在郡庠者徧告

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扈公定請徵銀寄櫃上丁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勅諸司其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尤競酒誼每一譙會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爲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陽京倉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取書手工食也諸衙門之脚力口糧也五城大勝關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等太平日京兆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驛大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四

吏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辦有至死者大都王官樂供辦而不覩其艱吏胥恣侵漁而靡懲其慝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蠶食其中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昔者凡坐此也君率諸同輩日夜徬徨節風冒雨奔走號籲中間若上官之徂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史胥貪黠之惡害已而騰詆誣甚非齒頰之能折者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今日陳說而明日遂見蠲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漸洗會

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獲請行諸衙門各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之拮据誠口瘠而足痛矣其後上司來者往往知憐卹施惠政詳惠政錄中亦由民隱徹於上人故也最後值隆慶改元百司淬礪而楚侗耿師視學政宋公代巡竹巖王公視屯政少魯周公視馬政相與協心別蠹委責於通府陶爲經久之規事詳鶴山李翁碑記蓋至是而後富者不至傾產貧者不至逃匿計今役費殆減什之七八而較之立法之初約二三倍耳跡辛丑壬戌之間民多貧瘠而於苦役誠者重有隱憂乃今戶多帖席雖荷大政有自而君實與有力焉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五

中間勸惠政碑梓惠政錄建惠澤祠多所勞動不具述然君旣委身民瘼尤不得殫精本業癸亥楚侗耿師校文當黜特以其行誼還其初服蓋君雅敦大節三子自強自新自立皆事家人作業每教之勤慎諸門生姻戚之年少者造次邂逅隨以訓飭諸年少敬憚之尤篤友誼所交有休戚大事輒爲趨走經度必辦而後已急患難重然諾好直言對人盡剖肝膈無幾微蓄藏然不記宿怨怨者亦希歲已巳君年五十有七矣自惟以一介士而動諸司微 天聽蠲百姓

疾苦蓋寢食在念者餘八年亦既獲所志即出效一職宰百里未必爾爾至是稍欲優游以卒歲足跡不涉公府不輕與公事而雅懷不卒一朝坐逝六月二十三日也歿之日異姓來哭者數十百人往君悉力坊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怯不前其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為許諾而中間猶有以當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倡首之難如此微君之義蓋克成是舉哉楊子希淳曰往代以諸生言事如陳東輩君子多其義而重傷其時蓋言事迫於諸生則肉食者益受其鄙而國體莠如

本朝之有禁蓋有微意然殘民至於嘉靖之末年極矣此其風固有所自趙君一昌言之而從者眾允者眾上之人率諒其請而不為咎雖篤誠之感動哉亦國家養士之澤未泯而中間回泰者自有其人故也假令諸司不更其弊而復以為咎或頽或激殆不知所終嗣是際嘉隆間海內議條編議里甲蠹政漸去而民以漸安君此舉寔先焉余故傳其事行以不沒君之義且慶 國家久長之福異於往代云

義士水壺公郭鈴傳 郭一鵠

水壺公郭姓名銓字時選遜菴公次子王大父弟也長身昂首狀貌魁碩器宇爽曠介然不與物詭隨博學弘文少有聲譽序間屢試未第性篤孝友力行好脩財利無所苟嘉靖乙酉鄉冠行劫王大父為賊擒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宵分聞王大父急率從聞道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大父于虎口鵠情切冒死不避識者壯之時賊勢已收因縱火以誘一切化為煨燼矣先是有族金四十餘兩貯堂公所僉謂金隨賊盡事罷公語眾曰余雖火其廬乃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眾靡所匿嗟嗟死生利害之于人甚矣哉尼父論成人于叔季而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為首稱得非謂兩事所關足繫生平公懿所鱗彪姑無論即此脫同氣于死所而等族金若鴻毛不亦偉然授命思義之丈夫乎哉壽雖齋而行自豐歷數十載而下子婦肅以貞操蒙寵給煨燼女史名垂不朽則公遺澤之遠獨燁燁孫謀足逮已耶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十六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十七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跄老僕適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輪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八

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媪一兒僅蔽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買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婆人撫髮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問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鐵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豈尋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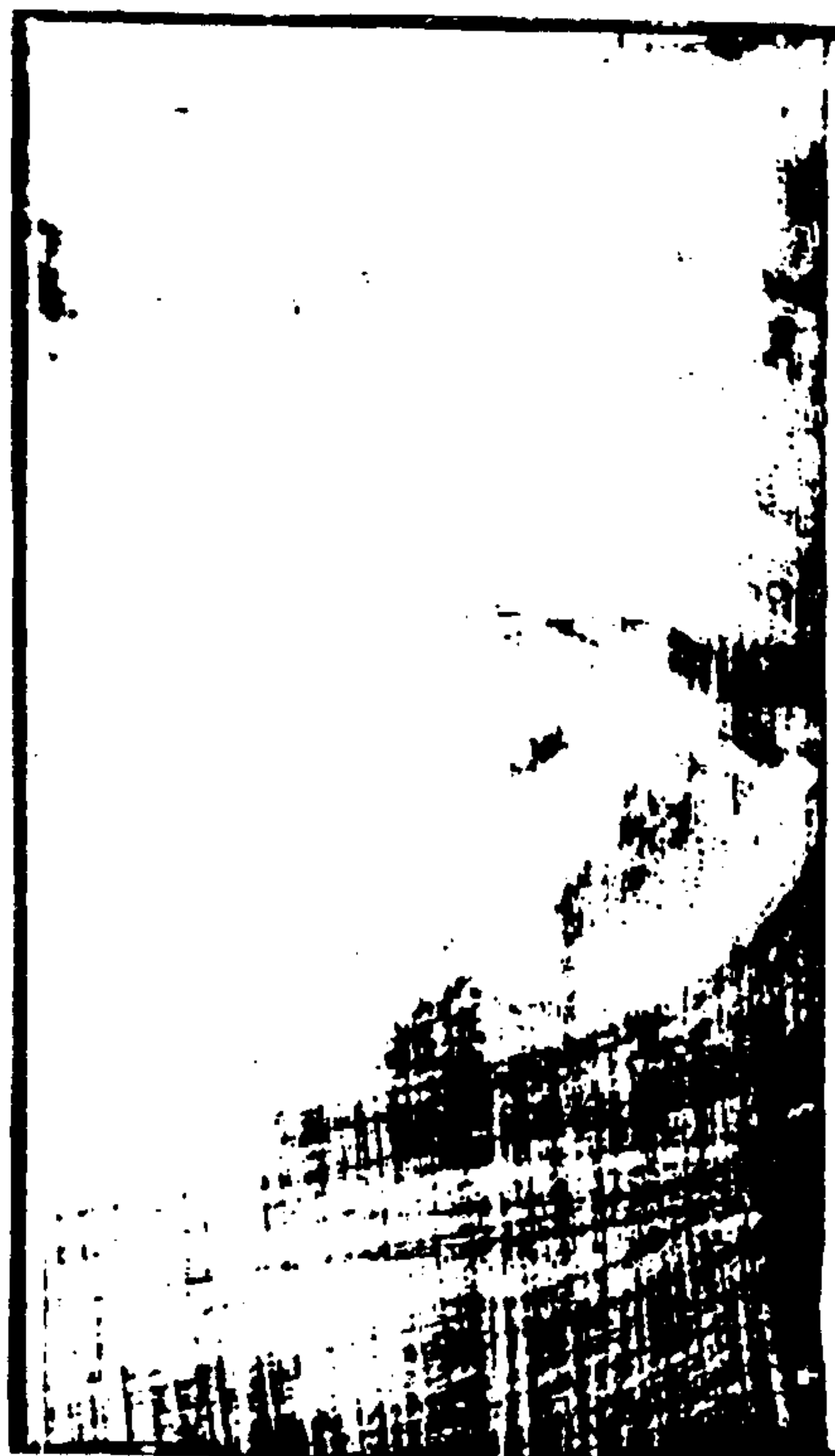
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睨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何真

獻徵錄

卷一百十三

四九



蘇宣傳

楊爵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事屢辦事
 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
 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
 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柵鎖右脛
 前為柵木轉磕成瘡宜自以手起柵上木以重瓦間
 合脛處使相去寸許齋白此愈後宣數來時繕山錢
 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道諸數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
 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
 食且不給雖有諸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諸宣
 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聞
 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為慮當
 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送予至通州同
 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
 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
 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
 煮羹食母予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
 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
 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為

書王環事

過城固縣往年曾石塘以復套事被刑妻子安置于
 此余視其家其子尚無恙余聞河套者黃河之套也
 在賀蘭山之北成化弘治之間河水合而後胡馬南
 度至春則去正德以來虜居套內春秋住牧矣于是
 士大夫喜談邊務者皆曰國家財力散于防邊由虜
 居套內故耳不若逐之塞外我得以養兵畜財俟隙
 而勦此莫大之功也石塘為御史時巡按遼東適叛
 卒縛撫臣呂經而作亂君用計平之 朝廷論功擢
 君為大理寺丞復以才望用君總督三邊戎務假之
 事權君遂感激思奮有鞭撻吉囊祖繫俺荅之志乃
 建議復套 上業優詔褒荅許之行矣已乃中變逮
 君而置之理君臨刑作詩曰 公本為百年計是錯
 翻催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亦可悲矣時則有玉環
 者滄州人本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笥力善騎射君
 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從學射君被逮時泣謂其下
 曰 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為
 溝中瘠乎環聞之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
 耳乃以小車載君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
 具湯粥不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十里不解卒歸夫

人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領而去環書給事
 陸錦衣家陸遇之厚今復給事朱錦衣家環嘗為余
 吏余至京數來見余必衣冠見之世嘗言士讀書知
 節義若環者未聞讀何書也乃盡忠所事不變其志
 然則人之節義出乎其性未必皆讀書也耶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三

五二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目錄八

儒林

趙汭

梁寅

陳謨

汪克寬

唐豫

劉崇觀

吳與弼

胡居仁

謝復

李承箕

陳貞成

鄭仇

李孔修

周桂

汪禔

王良

王夔

張基

潘子嘉

劉文敏

胡行恭

張燦

夏廷美

黃裳

楊希淳

王敬臣

鄧元錫

馮子咸

山陰張汝懋

全枝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 八

儒林

東山趙先生沆行狀

詹 恒

先生諱沆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忍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為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賑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千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千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千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齊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徵既下隣邑有持兵

朱服者將加屠戮可齊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繕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遠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

長過詣郡之師儒遂有負及四方之思嚮恒產以為執贄具親友或議其非涕爾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清思自悟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雷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天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

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狀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一

狀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一

學長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沆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沆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馬行修道立為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親聞下所為行狀而知先生為學之方矣伏惟閣下

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墜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叅辰豈足酬議以說為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

歐陽文忠公

卷之二百十四

三

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為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為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頂先生為條別是非數萬言表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為浙省參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為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汭

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卑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舉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請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為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

歐陽文忠公

卷之二百十四

四

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爲當四方擾攘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

職錄

卷之二十四

五

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間山山深闊

寥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鄉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

職錄

卷之二十四

六

督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己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子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

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卽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屢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

徵錄

卷之四

七

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契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者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賁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

徵錄

卷之四

八

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窮理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善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為義皇設卦繫辭各之曰易繫辭傳止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則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連夏而商其辭則世有遺失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國朝文正至德而不免羨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特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乎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為文曰必以理勝為主然後命意造辭則沛然矣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効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致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為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唐烜謹狀

徵士梁寅傳

徵士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于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念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為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相與稱為梁五經洪武二年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十四

十一

十三年年八十二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泰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陳海桑謨傳

王時槐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文章請留為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辯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情者作拘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十四

十一

者暢塞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滌瀆之舉不懈益虔其于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為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大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為人似云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劍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竝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注敏敏，生黻黻，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為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暉暉，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為諸經講師，學問文章，架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齊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扣懇悉

狀敘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三

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為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

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寢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專勤異於儔輩，或達旦不寐。毋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葵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

狀敘錄

卷之二十四

十四

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

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為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斲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葺故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職等謀進某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番陽丞特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邁異時輩舉應江浙鄉試即中前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為學痛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為主而研究眾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

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為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入後以經學教授宜款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道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眾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然峯玉著諸老交欲以文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園逸稱曰舉谷四方學者皆曰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舉谷先生迨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新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為賊焚掠殆盡簞瓢屢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聖朝戡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賫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漢宋公剛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縣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

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

唐豫傳

順德縣志

唐豫者平步人也字用之父奎洪武初以經明行脩薦授增城學教諭博覽羣書鄉人號唐書匪湛某寇至被執不屈死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晉遊作詩文有古人風性剛介無諂曲痛父非命作夢我亭與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號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衣冠嚴偉為人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行之秋成後先輸公賦一補尺籍必遺少壯當行之人二冠禮遵文公幣無過腆三昏先夕燕其子坐之南面曰漸老燕非禮也如禮醮之四父在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七

子立違者叱之五喪無飲客遠者為具蔬食朔望會哭勿留六祭以四時忌日哭盡哀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如禮七禮尚施報冠昏喪葬其大者鄰里親戚朋友往來佐之八子弟教以孝弟睦於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母令修其衣冠博奕飲酒以為父母戮九鄉為甲幾其出入幾其所事其有奇哀聞于有司十豫子壁亦有文行母替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母遇醫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皆重壁恭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大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也壁動稱禮暑木嘗去衣冠訓誘子第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為迂闊曰文藝末事不校校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

劉觀傳

王時槐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既就傳經傳于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率屈其名病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卧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為事四方來學者日眾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為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歲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脩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為箴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八

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為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請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為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家有孤孀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觀為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

講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
輒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
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書院之退居曰卧廬學者稱爲卧廬先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寡言
唐睿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
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
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博學
詞藻清麗祖諱溼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
字德潤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
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亥時生逸遇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
此爲何藤答曰板帳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
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疑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
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
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
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
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
之所尙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
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
金石葢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
還鄉遺風舟幾覆東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

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笑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凜然不少變於俗蓋其涵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里閭之人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且新程課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

歐教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當風類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熱仁而勝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為飛魚躍之妙矣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母

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後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遇不強其所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歲凶餓孱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眾里有灌蔭溝池久堙為田率鄉人開墾修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為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表

歐教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為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賁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 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吃然風采

動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為痛痒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 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官條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 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已酉三疏懇辭奉 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 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璵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不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 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中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 上令內官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朔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豈有不得已焉耳已卯九月遣門生車某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闕拜朱子考亭以仲平生慨慕之懷已

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先生問氣所鍾挺然獨立上無所俾間道甚早其為學也尊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躬踐履隨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默然未嘗自以為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為志言學當以道為志然進修不可驟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川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為要孟子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為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為偽書而刪之先生以為古文雖離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日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

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為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
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
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新之功
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
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若先生可謂全
人矣嗚呼紫陽沒世道統無傳所向者文詞訓詁功
名利欲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覽前迹而啓其任
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絕學誠曠古之豪傑也平生歷
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
壬辰始居實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
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
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璵女三人長
適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沒
有年矣璵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願諒之淺
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陸
家所遺物即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為其長也必非常
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
子同知學舉于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
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
以求道為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
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
學成始成終在做因以做名齊幼靜語默出入起居
常以敬為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
莊凝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審沒齒不
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
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具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生至
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迂於門有疾
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
踊每絕而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
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為隣里所阮
不得已訟諸官則墨其衰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毅
然必行縉紳知先生為特立獨行之士實自茲始也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窘食
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
才藝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
南谷衆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
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
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鄉
有彭姓者以非事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
脫里之東原田高病旱區畫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
命有司行之嘗適閱歷浙入金陵從彭蓋及所至臺
係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術而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七

別次且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
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
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
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又
曰莊孔賜觀其詩只一索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
皆流於曠闕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
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
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
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
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其無謂使人

東海
山木
爲和
白少
君動
生九
二強
明行
耳

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
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者進
路嘗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
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時羅倫張元禎嘗
相麗澤會於弋陽龜峯等地怪學李齡鍾城相繼禮
幣聘主白鹿書院教縣尹請講古鄉飲禮棟然聽而
行之寓饒城淮王請講易併爲作頤仙說待以賓師
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敬齊集數卷文
雖未潤味則肯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敬
齋先生張吉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
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興
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
末兼備之明驗然體認親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
足以動真可謂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
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參政吳廷舉
墓祭文曰志存伊旦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
脩身運世終老林泉人才不進時宰之愆九原可作
當爲執鞭

卷之五十四

二十八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 誥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徵之祁門人家故大族上世有諱璉者為宋興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悌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潛心文義以十祿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開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閩吳魯弗

獻敬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創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益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為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嘆其迂先生居之晏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為先然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終其養弘治中興脩邑志太守幸巷彭公深敬禮之造詣

既久遠近知名葉長齋君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屬已時以為名言世居南塘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為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敘之且詢其為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敏者眾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為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懇受道資也先生不為標揭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口行不務華躬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則其質之果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疎於近裏者則既遠矣又曰素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之即頽俗中已為難得況終其身自甘泉石以聖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遁世作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獻敬錄

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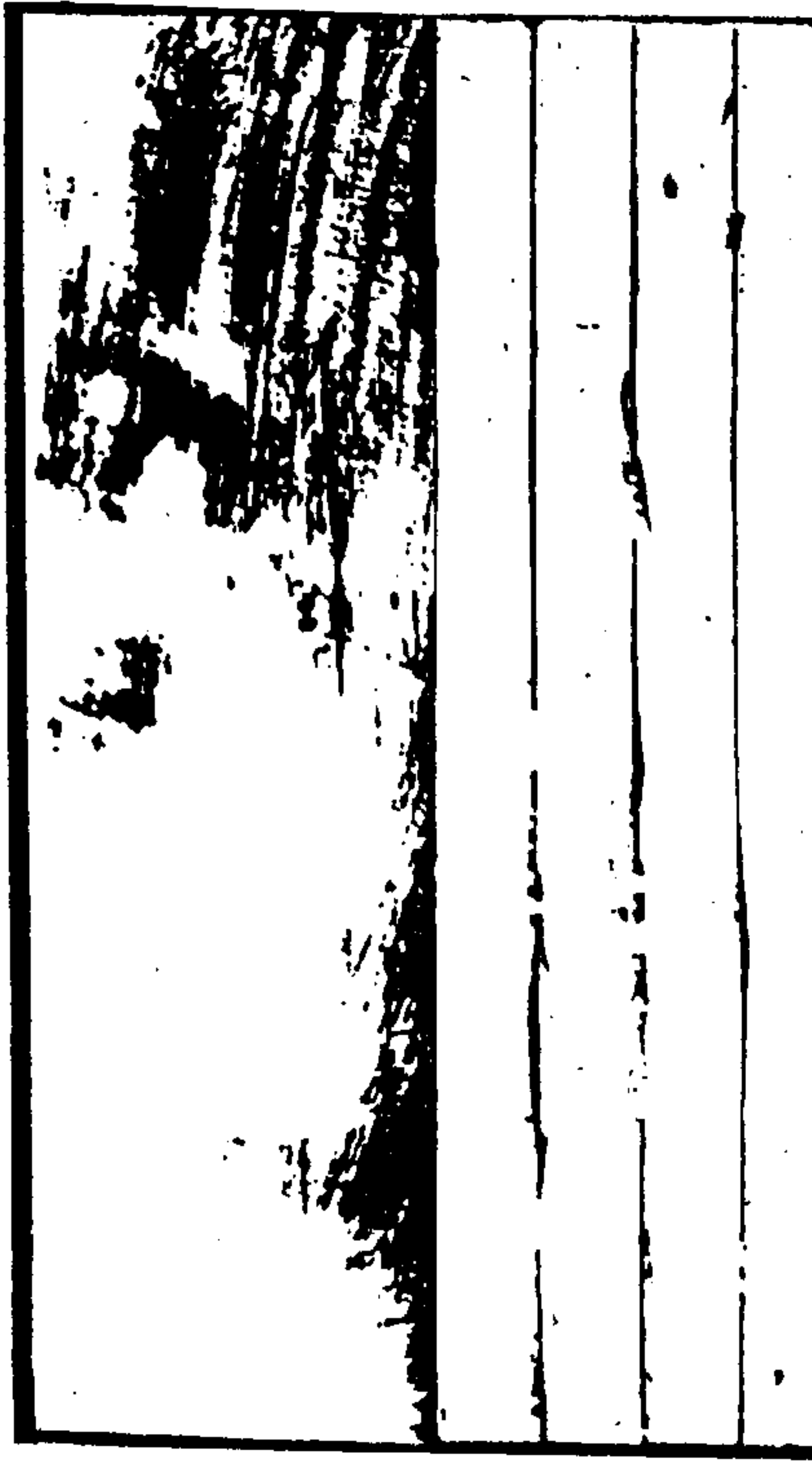
七

李大厓先生承箕墓表

王 整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願科舉之學所司迫感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天真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管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鄂書燕說鼎沸絲芥思一剷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制草

滿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創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夫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君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則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有以自見也夫



布衣陳先生真履傳 周 英

陳真履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莆田泉人來爲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開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解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

康復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真知處善

身積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墓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請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條已治人崇正學題正道敦尚孝

獻數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夏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質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闕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敢借謂自程朱以來

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還鎮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布衣有功於鎮海多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澤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門人施氏所與也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憲副姚鏗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鄉賢祠布衣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布衣存稿

敬齋鄭先生伉妻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亦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爲始子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第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益聞然遊於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諸行蹟聞風慨然樂爲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歲易治舉于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後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于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卽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爾緒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
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
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
者既得而忘之也豈為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
之外者乎吾聞先生執喪極哀利墓宿弊一本之家
禮設義學立社會事事皆實地上作要非所謂瑣
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
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
逆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
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
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行履脩見傳志此特其大者
余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焉

康齋集

卷之百十四

五七

李孔脩傳

順德縣志

李孔脩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其子僑居廣州
之高第街混迹關閩人不識也張詡議之則薦孔脩
及雲谷老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番市德不遇
陳無已黃廷堅市儲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廷實安
知吾郡二上雲谷老不得見孔脩少年如廷實非便
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
取友廷實謝字於是孔脩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
由此益賢孔脩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
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

康齋集

卷之二百十四

五八

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
奪其產縣令鞠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令
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駭孔脩矣
敵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舉其眉詩字不履前人
自為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金
曰子長畫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夜不違二十年
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
生間出廬戶則遠近圍觀以為奇物云吳廷舉由縣
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為布衣交兩人高風在
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子憲使李中少參王崇汝經紀其喪尚書霍翰葬之
西樵山西樵人祭祀以孔脩配孔脩貧其性不鑿世
人不慧之事多附之孔脩然其人可觀矣霍翰志其
墓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誦誥佑不失或
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安則顏子誠愚庸
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莞祁衍
曾過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眞清風巢許必爲鄰
時伏臘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壬九

周廷芳傳

馮從吾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術人後徙居秦州因
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亦然感動始知讀書
聞字爲臨洮術卒成蘭州守墩問容思段先生集諸
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
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
坊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
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
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
安邑李公及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人眞純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甲

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
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
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
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
贊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
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
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
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錫論學介菴由
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號弟子
禮師事焉秦州守教造其廬舉鄉飲宿謝不往巡按

柱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皆正冠
 婦喪祭之禮以示學者蔡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
 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爾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
 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
 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沫泗脉源源
 動鼓洛川波風塵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老
 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舊
 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
 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收遺
 音絃絕後關關游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

廉徵錄 卷之百十四

四十一

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
 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沒于楊子
 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
 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
 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
 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
 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
 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
 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
 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
 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章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槩著汪先生禔行狀 王 諷

先生姓汪氏諱禔字介夫別號槩著又號古心子徽
 祁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
 徙縣治之西遂世家焉高大父諱普祐曾大父諱斐
 大父諱濟父諱德潤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
 弘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週歲而失父母廖氏
 邑女廖社女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鞠之先生生
 而岐嶷不凡為兒時穎悟絕人嘗好客懷抱中客以
 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就塾學羣兒為戲弄先生
 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
 忘善屬文尤好吟詩嘗題梅花有自是天姿異何心
 要占春之句槩逸齋君一見奇之遂許妻以子先生
 年十三聞我 明理學薛文清公吳康齋

廉徵錄 卷之百十四

四十二

為人心竊慕之既誦濂洛關閩諸子書有感嘆曰古
 今一流人物謂是已若不如是便不成人因為持身
 箴以勗志自是言動不羣於人人徒讚其記誦詞章
 不知其志也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因就逸齋君授舉
 子業且半歲體漸羸然母恐之歸其笥不令往學祕
 其書不令染目先生一刻不觀書即心益病每袖書
 於屏處觀之或伺母寐即燃燈起讀其心嗜學如此

既冠補邑庠弟子員即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執經從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為動已而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夫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為乎於是并心聖賢之學揭箴銘墻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壁懸夫子像昕晡焚香如聆聲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以嚴心志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思坐不直體難踞東做古人置劔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癢好睡寓處備鍾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多類是時吾

聖學

稀理學自汪環谷以來久為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與人方目為怪物訪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握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丘瓊山冠婚喪祭儀節參之祁俗著為矻俗編欲俾一邑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董學則復自為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膳擊板莫不有教有來從者不問賢愚咸諄諄以二業誨諭之曾可進者尤加誘引進則色喜懈則憂若已病或貧不給衣

食者先生雖窮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儕可挽者立會尅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為學大方細繹論難期在觀感德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親舊患疫先生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酌壯吾神魂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既而疫者卒先生躬為製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先生於一邑利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親故或德業勸惰或憂患侵尋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回祿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鳩材即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眾子

聖學

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冰臨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餽餘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成籍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為子孫世守計即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為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餓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即再拜母戒
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
敬小不然則厲聲論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處羣從
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
於身故而後已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
既卒暮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
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
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問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
當并謝饒泮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
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聖五

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正
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
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即入山恐不幽
耳奚出為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雅
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
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
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揮筆即得吾心吾
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慈警敏天分既高加之深
積厚發為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格對僮僕終日
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莫置必有常所端

坐一室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惰容者及接朋徒款
親故即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盡其情或辯事
論議英發橫援縱辟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
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窘舒
困者屢矣時祁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
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為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
立倫敘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猶考綜今
古裁為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即此二議亦徵先生
之學識脩齊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既久鄉邑漸化
士論翕然迨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眾有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聖六

文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
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
敬之掌教高敦古輩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
夫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
某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遺疾或有傳術者言謂先生
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子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顧
使我止是耶已而卜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筒中著作
稿改錄之用防不及諷飲泣改錄畢先生隨語諷曰
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汝輩在吾不為憂所憾
老母不能終養耳復信其言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

人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勢彌速令童子具木沐浴服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絕口噤不能啓乃以手作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生自開道以來內自幽獨外自應酬近自宗黨遠自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劍樹不可爲後人法者況其充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絕猶不忘僕齒之禮則其氣象視古易箴何以遠焉鄉之人聞而弔之識與不識無不歎悼吾邦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黨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弔奠爲所著有易本旨詩吟意春秋象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聖七

稿惟其欲訂定周禮纂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之真欲爲譜折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予者亦卒未竟其說之誰何惟家禮砭俗投壺儀節檠菴文集已爲成帙可以梓行

泰州王心齋良墓志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良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脩體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遠祖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聖八

親方急務盥冷水迺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厭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右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警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還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鳩居皆未及間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述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益越兩月而先生再請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

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兩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育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

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益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

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王東崖先生壁墓志銘

潛園集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
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
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
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歿萬
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
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壁字宗順學者稱東
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
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
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墓

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
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
齋子詔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
時龍溪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
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
竦神涌耳新自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絲
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邇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
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
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既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
以主教者香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

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

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徐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
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
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
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
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
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難矣余師大實其言定
為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
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
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墓

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
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
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
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
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
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夫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
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跡上
之林也學願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
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
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

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而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齊以脩身格物為鵠先生嚴取子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汲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葬塋東之新塋配吳氏繼獻教錄 卷之二十四 五

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為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為深輒不揆而為銘銘曰

其密也燮屈其動也能變身不離濬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張孝廉基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塘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為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為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為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婦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為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浼族教錄 卷之二十四 五

蔬茹膏而薦之湯粥滌滌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殉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稔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嘆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為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為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則

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座右曰勿
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異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
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
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人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
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者爲周汝宗氏
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有隱操能無慚孝廉
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
人倫矣

狀教錄

卷之二百十四

五十五

潘子嘉傳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鐘之子也幼承家學
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淮負笈往
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曰必真
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
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
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
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
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
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

狀教錄

卷之二百十四

五十六

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
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儼康讀書山中越六
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
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
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
娶計開京師蔣道林諸公胥哭緘辭以奠見道林奠
文中有惺菴文集藏于家

兩峯劉先生文敏墓志銘 王時槐

先生諱文敏字宜克姓劉氏吉之安福三舍人三舍之劉在邑為鉅姓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既瞻望先生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先生自幼凝重端確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稟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惰既長不治家人生事於莊堅勵實天植之歲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思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

狀徵錄 卷之二 四 李七

蓋丞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祿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超越中見王公執侍門墻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為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騁空談遺忽實行為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取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天則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

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衷懇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蓋其貞毅直方可渝金石儀刑之矩素定而潛字之機有在也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先生最所欽伏問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於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衷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別公貽以詩曰嘆息卓爾城千載能幾許目擊中有存意曾言無事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

狀徵錄 卷之二 四 李八

上壽畢先生退居一室稱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傑曰吾了當而歸矣遂明日逝先生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廩食需貢有期矣一聞正學即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韜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滁陽朱遜泉先生教寧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徐公曰劉某養深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道安於躬耕無慕世用乞賜錄拔必有補於當時徐公嘉之然公做聘已先下且欲召之貢先生竟辭焉先生雖拔跡林壑遷世不悔而實修彌著撫院學臺郡侯邑長往往引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牒道緘問老癯賢以寓其傾

企之誠蓋數數然也卒之踰月郡侯欲吾雷公未之知也猶移文稱劉某視躬幅行敦尚古誼下邑延訪已而郡邑諸士合詞請祀先生於賢祠公嗟悼許之未及行而學憲檇陳邵公下郡曰劉某力探聖域倡明正學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諸博士弟子其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以上吾將俎豆之以風未進嗟夫先生學不求知而聲光自溢所謂誠不可掩者非歟時槐與虛陵陳子嘉謀弱冠時師事先生獲執灑掃之役者迄今二十有九年而賀子涇王子育仁已筮仕並委竹受學蓋嘗竊窺先生其峻特而不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四 五九

可正視也有嵩華壁立之氣其敦樸而不少絢飾也
有大美不和之味其光明瑩潔則日星炯炯之昭垂
其精進勇詣則江河浩浩之排決其教旨直截則駕
安驅良而振轡於如砥之周行也其推誠無隱則啓
扁授鑰而洞闢乎九陛之堂奧也其言訥行庸則菽
粟布帛之無以異於人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則水
寒火燥之必信於世也先生之學漸幽昭遐蓋於天
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乃其教人惓惓焉一循其本
然之知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為奇辟險
曠之語歲已巳先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靜坐百

餘日已而語時槐曰夫道本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離也先生未卒之先春且暮時槐方自閩西謝病歸先生命舟來神岡西原之間時槐偕賀子陳子侍左右者旬日別之夕先生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遊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夫先生豈預知其永訣乃喚繫見囑保二三子不終墜其緒耶嗚呼悲夫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四 六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為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為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為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踐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工

僕則以為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罪士也夫欲導為射示人操矢欲導為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儉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間矣乃欲為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諸公車合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萊不忘當時其神子以實

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于天賦能過其常然
雲都何公秦黃公弘明先生之學初信半
久之中夜體認置然有悟曰此有本之學也乃著自
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甲以正後儒之誤云

本靜張先生啓行狀

先生姓張氏諱築字士儀別號本靜寧國府涇縣人曾祖能祖旭父需皆不仕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雞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為此豈徒曉而已問者知其非凡兒八歲就外傳能屬文十一遍治諸經有聲鄉邑十三遭父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巨人十五學益弘博為文切理不拘時格十七當甲午會北江聞人公叔士宛陵問其文嘆曰何物英俊而究理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工

若是首拔應試補邑廩員自是譽日隆隆起先生究心時務慨然有經濟志觀書獨得大旨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豈瑣瑣章句為哉尤精于易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為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易即田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歐陽文莊公為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先生之學因往從之文莊公與之語即言下領悟自是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為高弟繼從東廓鄒公緒山錢公龍溪王公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又講道其間每論經傳發揮入微於世務切中肯綮登臺若

懸河指點人病痛中宵盲問者多所興起或至泣
 下以故無論遠邇悉造其家學焉南都江浙吳楚之
 間所至名公鉅卿咸折節加禮貴者忘勢長者忘年
 有古王通氏風先後督學如午山馬公裁養楊公象
 崗胡公翠崖黃公每試輒居首極加敬信先生守已
 嚴介毫無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
 百餘敦請主教未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
 贈之先生辭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却一無
 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爲
 兒女謀吾實恥之申母董氏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
 賦徵象 卷之二十四 李圭

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遺諸婢每
 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卽病可勿藥愈
 也事二兄若父弟棣尤母所鍾愛先生孳孳教之補
 邑痒生尋欲就例卽捐已產助之歲辛亥母董氏病
 篤夜跪願天願以身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容不
 改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
 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值荒歉百計賑貸族有
 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
 學之士日彬彬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用勸
 勉事有不直輒極口直言至於利害以身任之一時

涇之士氣咸知振作倡義捐貲建水西精舍迎緒山
 錢公龍溪王公歲臨主會與貢受軒周訥溪沈古林
 余碧溪丁海陽俞寒泉翟震川王敬亭諸公合併論
 學涇之人士津津日有興者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
 先生之功居多先生之學以孝弟爲本以名節爲重
 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
 體爲志願以繼往開來爲準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
 卽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真有囊括宇宙睥睨
 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心聞者景仰真遠傑士也雖
 微有英銳之氣而爲世扶名教之心識者恒諒之矣
 賦徵象 卷之二十四 李圭

使假之以年滿消鍛鍊當不可量而資志以沒痛哉
 惜哉

夏叟廷美傳

耿恭簡集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
吾友張旣山以司徒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
學一日旣山號於會眾曰夫為學學為人也为入須
求為真人母為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
為人者得母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
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論時一日忽對鏡於
其貌肯見感念淚數行下辭謝跪而請益余曰白下
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
知向來久之自信得自然肯趣以書以焦子商正焦

蘇學錄

卷之二

本五

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
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若然如洗云叟故
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
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時以已意詮解萬曆
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
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僕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
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寫謂
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
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
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

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
又聞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
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
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動輒紙上陳言換仿別人
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曰
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僕反身細求理欲
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
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為嘆賞曰嗚叟能及此耶雖言
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
其道同乃孔子為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

蘇學錄

卷之二

本六

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
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
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
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
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
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
臭耶余聞之大嘔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而而
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論同志惟昔茂叔之
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蓋從吾皆以墮然野
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情

博問強識者反疑焉彼皆空空故也吾儕可驚也

明貞士鶴洲先生黃公行狀 劉憲龍

先生姓黃氏名裳字子重先世越人洪武初有福壽公者以藝事隸將作從家錢唐之左家橋里再傳而為承事公承事公之子曰質巷公信質巷公之子曰逸山公榮即先生考也逸山公凡舉六丈夫子最後乃生先生黃氏自承事公以來代有隱操而逸山公稍稍以積著起家背甲里中晚乃有落諸子咸即市操三五以瞻而獨長公與先生為諸生然先生年十二三時文弱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買矣顧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游乎則益市書窮日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本七

夜讀不休然益窘則引錐自誓無悔二十三試有司輒高等學使者芹山陳先生試補邑博士弟子員陳先生校藝名知人所獎拔士咸名輩簡諸生博通它經者俾授室獨器重先生及東昌司理汪存吾公此兩人乃競起為名高而里中惠副憲公聞先生名延至家為其子師於是諸弟子從先生游羔鴈成行咸稱鶴洲先生門人云先生性孝友既用文學為時所推重東脯所入益市甘毳以奉逸山公及妣沈孺人兩尊人亦心樂之忘其匱也諸兄弟買者願業益衰先生引致與居處衣食共之婦翁古塘君死憐其賫

志以歿配李又無子也為迎歸養之終身沈孺人疾病醫藥必親嘗乃進禱祀頌天所以身代不得則柴毀骨立所為治棺斂俵舍喪祭之具不以貧故有缺禮然不以煩諸昆也居喪痛哀三年如一日頗思傷逸山公心朝夕率賴子上食問寢與居七年而逸山公亦歿先生葬之如喪沈孺人時為歲儉資用不給先生拮据營厝必如禮乃止先生篤於親其詩內外姻戚咸有恩紀伯氏歿不嗣立嫂又盲也先生奉事之盡禮從子汝清貧無所託先生收養之已又資給之為之娶婦嘉靖中有烏夷之難邪門之外毀焉先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本八

生家亦歿先生倉皇以身翼護二三伯仲及李孺人奔城中所與共草衣糲食必均誼亡使身獨溫飽生平所卵翼而振恤者不可指數諸子咸父事先生遇紛難先生出片言解之無不人人厭意以去敦信默行里中化之其有不軌於行者咸閉匿自訟不欲聞於先生人乃知先生王彥方司馬德操之流也先生負絕世才於六經諸史無所不窺其為文務沃實造雅疾世之浮豔者是羊質虎班安所取衷哉屢舉不見收則益取故業下帷與諸士講論摩切幾一奮鴻漸之翼而竟不收顧藉先生之靈成甲第司民社者

後先六七輩不可謂不施矣先生所達無涉世情即
家無僭石凝塵滿座而先生焚香宴坐蕭然自樂平
居無喜愠之色比丙戌歲王夫人卒而先生意思乃
忽忽稍知愁顧時稍索與何人哉辛卯貞父舉於鄉
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甫曰吾家世寒
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
起自孺子孺子勉之哉母族我即鮮衣怒馬軒車高
蓋而以夸問里吾不忍視突梯卮醢纒頰巧資而以
苟富貴吾不忍視吾屣跣汝而乃晚成雖然開歷多
矣今而後而不以吾憂者吾子也嗟夫賢父哉先生

麻後錄

卷之二十四

李光

生正德丁丑二月二日歿萬曆甲午二月十二日得
年七十八歲配王夫人古塘公女生二子長汝高邑
學生早死無嗣次汝亨即貞甫以進士為江西督學
使者孫男二茂梧茂榛先生溫然長者無城府然嗜
義若渴少時與汪司理友善司理死東昌先生素車
千里與其子扶喪歸於杭貞甫以意氣多海內交其
人以通家子見先生咸謬為敬先生倒屣下之王夫
人亦到薦佐歡退而語汝亨某也賢宜終身交之如
某某者終非汝友也已而皆驗其妙於鑒賞如此生
平不以貧賤有所屈志博士黃君憐先生議請公粟

助之先生喟然曰死易耳黔婁於陵吾師也吾不以
身為市身教授王夫人織維佐之郡中舉高行欲致
先生於賓筵先生謝不可卒避之而性喜清言揚確
古先生之風與人交澹而不渝若劉道光虞文成吳
厚爾惠子德揚思震其人成壯事先生時時奉杖几
徜徉湖山間先生不善飲詩歌自娛每會徵先生輒
廢匕箸晚乃一切謝人事降心佛理有所鑑云

麻後錄

卷之二十四

李

楊道南希淳傳

楊希淳字道南母未誕之夕夢笙竽滿耳聞里走豚須臾有羽蓋霓幢擁一仙官入室遂生焉幼岐嶷勵志讀書日誦千百言為古文辭下筆立就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聲名籍甚聞荆川先生名往從之游先生大奇異之由是名益起三吳豪傑皆倒屣願交焉歸而弟子從之者眾與同郡李維明董相切劘動以聖賢自期待不肯苟同於俗累試於有司不第天臺耿先生督學南來聞其名首試以學莫先於立志論大加稱賞因相與講明聖學由陽明先生上溯孔氏

獻徵錄

卷之二百四

七十一

一日忽大悟曰道在是矣由是與人論學圓明透徹直指心要人無不得其解者故以方嚴稱至是益和粹人以方程伯淳云居久之以補貢至京師時方題覆貢不得補少宗伯萬履菴雅重之嘆曰余忝貳春卿當為國求賢今賢者已至吾前而不能用負媿多矣於是禮部移文定為明年貢焉歸踰年忽病自知逝期為書別知交談笑而卒年僅四十二嘗自為墓志謂人死當從人乞銘我固無求者死後乃有求邪其曠達如此乎生涉世無迹處事如庖丁解牛批郤道窾而不經肯綮與人交從容款洽玄言妙論終日

不盡時出詭語雋永有味令人心醉意消而返為文輒出人意表晚年發揮理道精深透露皆儒先所未嘗及臨終盡焚其稿少司寇吳自新搜其遺者僅若干首刻而傳之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四

七十一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玄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併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泆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十一

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惠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情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芥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寄寓

大玉寺中齋書易果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藉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爲奇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卽洗漬至毀器擊牀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踞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且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承望請祗賜豆餼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十一

變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旣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服闋參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滌澣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囊以助矜憫愈於已女治岡內外井并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狹游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尙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

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送諸途
已酉歲得疾劇甚見所倚簪微傾曰此非得正而
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
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
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夫郁安人惟先生曰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
發於背先生親自吮吸卧牀下者數月陽湖體今少
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
三年未嘗見肉人不知為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
為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成燕女溺志
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孔竟謝遣
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強之赴京以親
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篋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
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
復絕內移牀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
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聲欬則躍然起
立為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
田數百畝以其半贖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
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仆至賓客慕
義而賻賻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五

愛諸從病瘵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闕館舍勵之
學婚嫁必任不以貳訕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
歲單較葢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贖子錢
家適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僕僕還之子錢家
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陽湖
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
逾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芥頭忿欲
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暴死若無庸輕六尺
以與較統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暇其早見
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五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五

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在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眾矣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壹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做偽者不敢貽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

厥後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七

風俗一變先生檢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推學問其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弁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闕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

林以為俗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遊于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謂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熟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婦訓家禮慈游武喪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眾矣守虛學者以溟滓為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為輿倡狂叫嗽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為學尚頌為師卑卑焉以述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為贅行若夫求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人德淵先生有

厥後錄

卷之二十四

十八

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媿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潛谷鄧先生元錫行略

黃澤

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先師鄧子卒于南城之仙山先師諱元錫字汝極別號潛谷南山公家子也高祖栢崖公以進士起家故自新城視源城遠有津之南以御史事 仁 宣 英皇帝以慈惠恭肅字有令聞御史公生慈菴公國學生慈菴公生瑩菴公瑩菴生南山公年四十有未嗣先是南山公築樓自隱曰南山樓先一夕南山公夢一白鶴自天而下至其樓南山公收之持與劉需人是夕遂生師時嘉靖己丑二月二十八日生而穎特南山公每奇之

歲徵錄 卷之百十四 非

甫五齡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駢偶云步武有人當道可擬桓典馬隨應云惜陰自我及時須着祖生鞭一夕夢一人儒衣與之言曰清風灑殿洞是我再來時黃君大驚之與南山公曰是兒非我所能師也蓋請明師教之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時師志廣莫羈經典墳史咸喜博觀人曰無已荒乎黃師曰譬之秦龍隨其所嗜豈必膏梁耶時師氣勃莫遏心所欲為果銳必達人曰母已戾乎黃師曰譬之養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繫耶時諸人同學於黃師者俱誦講於師黃師惟默聽其啓口質直無文飾直發明言直

黃師最欽服之年十四與觀泉朱公曰君子儒為已又曰君子下學學而反諸身潛諸心聞然於幽獨之地日用見在實落用功由是而身端心誠神通應達今之學者經史師友指示昭著目前而無益於得者學不為已故也其於今誠惠之朱公時大愧服其志年十五南山公有疾撫師曰吾將逝矣兒幼志未定于茲復以家累兒學業其弗克終哉師潛然淚下跪前復曰敬成父志兒矢畢力于學以報先人光南山公曰而若是吾目瞑矣既逝師哀毀不欲生水漿不入口時張孺人到孺人愛獨至而師日夕侍養

歲徵錄 卷之百十四 下

雖時講業於外且暮歸必鞠躬侍側師王母或詢所事或問所業必委婉應對者久之乃退待家人凜然嚴肅毫不敢犯弟得時疾時慮家計有落遂作弟訓俾母謹泯母縱恣母苛童僕母刻農民以母伏先人之道訓既弟以疾終遺幼孤撫育教訓之若子年十六作先世事傳譜至南山公乃廢筆嘆曰先君孝友刑家廉清範俗抱仁飭禮以載厥世孤愚鮮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孤罪誠莫追矣遂書遺行日置座右以自省悔求無忝焉年十七傷富家苛刻農民慕占社倉法乃立社

倉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資耗而鄉民之
耄者若婦之仰者寡者咸聽其貸而不取息其人死
并以所貸即為葬資每歲臘春耕即發社以為常無
問寒暑必親履其地給之年十九遊縣庠時近溪羅
先生倡陽明先生之學於邑仙居師聆講者數時隨
即銳然棄舉子業問學年二十一往吉州謁諸老先
生求明此學師王母愛之以為棄舉子業不事而事
遊譚為平師恐違其志復舉志舉于業年二十四遂
買舟謁唐荆川公舟入湖口直風濤舟幾覆同舟者
皆戰怖獨師危坐默然曰生寄也死歸也無所迷待

賦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一

之可也乃藝香禱風風稍息遂返舟歸惟日夕深造
詩自魏漢而下并近體均為刪訂俱有評選文則祖
三代而宗秦漢年二十五觀泉朱公有疾師蚤夜供
湯藥及疾革為視舍斂經紀其喪服葬祭朱無子為
立嗣其妻孀居歲時問饋年二十六開諸大老講學
於上清借師友往問學時同事者數百人諸老獨於
師諄諄留意焉往來書簡相與神交乙卯秋將應試
聞朱氏計誦即揮路費以助之始登舟泊都會惟暹
走諸名公論學館舍弗之計隨領江西鄉薦第三舉
主為大叅白野殿公得師卷大驚曰是明天道而察

民故者使宋儒可作亦自神乎比歸師念張孺人年
高而孤身遠遊萬里外如承秋何惟日杜門潛脩因
示人曰老母頽齡爰欲篤濟開之志修叔水之歡已
輟北上之轍諸非以文學論議相切磋者不敢與聞
亦不敢請見邑侯高公素推毅師具路費為勸駕費
謝卻不受戊午秋張孺人欲成其名力促之行因具
裝復走吉州就學與東廓鄒公三五劉公剖決印証
鄒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
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甫越月聞闕寇侵新
邑遂馳歸侍養自是與二三友時刻煅煉研晰於本

賦徵錄 卷之百十四 十一

心天人之辨危微精一之旨時門徒日盛而司空心
吾張尚寶司丞謙川馮皆當時受切磋砥礪者也已
黃師卒為營葬養其子輔之成人子殤為立嗣黃孺
人終身饋養事之若母辛酉冬師王母復強應試始
遊京師與高安愚齋傅公陝西秦關王公切劇此學
既愚齋公蚤世師冒雪往購之戊辰試歸受徒講業
於天峯日督同志者相與作與此學時心宗盛行謂
學唯無覺一覺無餘德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
師為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
也日辰起羣諸友靜坐令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問

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時在門者彬彬各有造辛未作函史下緝撤所居室為先祠規制以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與西最一室居上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慈菴公而下左立左昭位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各立一主以示勸設族屬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成一室祀焉春於率族眾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視問之禮畢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開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有曲直就實平焉出一語立斷善者獎勵不善者懲

厥後錄

卷之一百十四

全三

戒貧者寡者咸竭力周給之修家祠上則天地君親帥左則祖右則社日有祭朔望有祭忌有饗於時復修義田義田者其先所為供祭田也因水衝裂師獨捐已田三百餘秤浚成深川以殺水勢而義田漸復壬申丁曾王母強孺人憂擗踴哭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居喪一守言禮不事浮屠屋室既葬就墓側結廬居三年啜粥飲水旦暮悲號癸酉作三禮編注釋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居喪禮一如張孺人丁丑尚書毛詩釋春秋通成稿司成稚川王公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闕乎密乎天人古

今之統而一以貫之矣遂為書其首簡斥百金毀行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釋易於廩山王公見之作詩曰探淵義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師喟然歎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焉嗚呼即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即程夫子易傳稿尚出於易簣之後矧固陋如錫耶以故易釋凡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第已卯五經釋及函史下編成敬菴許公時為肝郡守莅任三年具知其實遣書昭之已命五色士就學復請至肝與論學其獎至以程伊川先生口之先是都察院敬吾魏公奏請行

厥後錄

卷之一百十四

全四

師鄉社保甲法直指使者韓公行部訪隱逸遺賢時邑侯以大夫士庶交薦師遂以實跡上許公復以上直指使者為題請于朝自是許公遷秩入京師與同舟談學者四十日而別已酉泰開王公斗津章公不遠千里而別相與切磋者踰月及別又念王公年衰遠遊命子抑君從以供湯藥輔以底家戊子南昌郡守范睢陽列師及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同薦于朝已而南京祭酒定宇趙公復請徵師如崇仁新會例疏中云如鄧元錫飭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養母于家俛意仕進杜門著述十五六年矣其方嚴介

潔行既不為詭隨其潛心績學才實堪於經濟臣近讀其所著五經釋函史諸書精深博雅皆能發載籍之微義他若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極淵邃成一家言及訪之鄉評暨仕宦之在江右者又言其親終廬墓能立義倉以贍一邑之人諸設施亦犁然精密蓋嚴毅似胡居仁而博雅過之高車似陳獻章而灑落不及其稱之士人如此誠古之逸民聖世之遺賢也臣以為如元錫者宜處之禁近可備採擇即用之郡縣當為循良肯下吏部移文布政司起送部試有司登門勸駕者再矣師乞養病未赴已丑貴州侍御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五

少拙公復請徵師疏云臣聞帝王之治惟以親賢為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辟召徵聘以起巖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自巖穴而登之廊廟者世中云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進賢致慎於其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彼侯國之君尚爾況 天王之明聖乎又云至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致者也臣愚以為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至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

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備顧問可也用以輔導元子可也肯下吏部移文布政司問病痊今起送赴部師復具舊患日深新恙復作乞恩在田調治以終成全詞上之有司三復勸駕師又具患病委篤乞恩在田調治詞上之時年踰六旬矣至壬辰直指奉公行部又復題請疏云鄧元錫襟期孤介思緯淹通數十年杜門著述羽翼聖真環百里惠德善良維持風教相應破格錄用肯下吏部吏部覆本疏中云以臣等所聞鄧元錫學行純備人無間言而跨俗守貞不希榮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六

進其逸軌自可作人是宜受王明之及未可隱於山林令聖世有遺賢之惜也 上遂以翰林待詔徵之天曹咨內臺內臺下按君按君下縣有司親致按君陳公移文云看得本宦德性醇樸同學淵宏羽翼聖真宏編備天地人物之紀維持風教清修居賢良方正之科宗匠士林著龜後學博采輿論僉曰真儒幸際清時詎遺名碩為此仰府行縣掌印官即將發下文憑親造其廬敦趣就道仰答國恩勿虛盛舉師時年六旬有五矣至是函史上編成師以禮 君命召不俟駕今為貞疾不赴召者再矣今 上以官召敢

復坐辭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且以成威昔扁舟
五嶽志也始太叅川樓吳公爲昭陽郡守欲延師爲
上賓師以張孺人年高辭之至是復遺書問之書云
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
種種儒術經制備焉真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
詞章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輒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
所縈於中比見 天子思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
不爲門下揚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魯兩生
乎然以愚意計之則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
吾道重也又詩二首云自罷金門謁深山日著書神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八十七

自覺皎然無復餘美明日遂草年力衰憊扶病赴關
長途不能前進乞恩放令歸田以終殘喘辭疏并答
路公書時孫思恭與南城吳念慈諸君在側更無他
語惟恬然而逝乃癸巳七月十四日沒之日郡主路
公躬往仙山巾見其容含笑若生爲泫下閭郡大夫
士凡素受業於門及相識者俱走哭失聲凡見者村
夫田婦兒童老叟莫不悲號市井里巷罔不傷歎四
方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獻徵錄

卷之百十四

八十八

遊千古上心苦廿年餘述作承先哲行藏委太虛清
明開虎觀詔下遣安車叔世無巖穴惟君隱獨真形
求知帝賚聘至卽天民石峽藏書舊形闢載筆新旋
看起居注清切動楓宸已憑至拜命不得已卽理行
裝辭親友爲長別計朋友年高者師俱厚遺以助之
始行黎明密掉小舟而往以避饒客時癸巳七月二
日也先期一日空中忽飛素帛一條於邑學聖殿一
條於演武廳旂竿卽與師里近師於時底仙山辭太
母劉孺人墓卽日與厚山丘公及諸友論學竟日夜
已作書及格物說復敬菴許公疾作惺然兀坐烟烟

貞靜先生馮子咸行狀 馮琦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冷水再逾月而葬謹紀其行略侯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受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蓋其志也父治泉翁母李夫人少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既長娶其端恪公女丙寅為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冷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為己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初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為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廣大為闊闊勿目放恣為灑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獻敬錄 卷之百十四 十九

為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微繹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治泉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舅氏貧不能自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事之如諸父禮居常嘆俗失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篋為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

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母敢不躬詣母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款款篤至必教之以正晚舉二子曰琬曰琰甫穉懷抱即口板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治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冷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為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割並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泉而聚之設義會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容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謝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謝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嚴驩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壘家庭愛某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馬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

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視公病百餘日
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涕
卽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爲咨嗟太息云所著
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往有
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
曰禮異魁弓情非捧傲何僕僕公車自炫竊爲然則
謂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衲祗取辱
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故
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
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北

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
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
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
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後爲所化矣平居議
論類如此大略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胡敬齋平居
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
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爲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吾
友鍾叔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處
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爲知言學者稱爲自前先生
享年四十有九

范處士瑋傳

張元忬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棄
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
馳騖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師王司與許半
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
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
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
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備
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忬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
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北

與義未易測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
每御一特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筋不食
既歿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
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
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己子積塾資
爲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
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
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成敬信之然
或以粟帛周堅却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爲
鄉賓爲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

且草呼其子語曰我幸不諱寧薄殮毋受入賻以
汚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
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廉潔類
如此忤嘗屈致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
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
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孳孳問學老而不衰
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茂庚午秋病
臥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階人
范氏名瑾廷潤其字別號栗齋益溫潤而栗然可想
見其人云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四

九三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目錄

藝苑

徐舫

孫賁

陳亮

滕克恭

顧瑛

陶宗儀

楊維禎

高季迪

錢甦

黎貞

倪瓚

宋克

王佐

謝璠

徐霖

朱存理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五目錄

一

金琮

浦澤

王良

吳偉

孫一元

唐寅

張靈

沈周

郭詡

張詩

孫宜

盛時泰

盧柟

宋登春

郎瑛

錢同愛

王寵

陳鶴

彭年

陸采

錢穀

黃姬水

王應電

王奇

張明鑑

萬允

萬祺

溫陵黃居中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東樸 刊行

目錄畢

卷之百十五目錄

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

墓苑

詩人徐方舟墓志

宋濂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
時別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
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
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
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灌譟
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
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一

此睦之相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
噪為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
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
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
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
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
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濂速之銘則知
方舟之歿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為之
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

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鉢盂刺督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

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之墓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

孫仲行傳

孫贊字仲行南海人性敏邁儀觀偉然于耆無所不讀為詩文多不屬景仲紙行墨俄頃輒就初若不經意而氣象雄渾與喻深致駸駸乎有古風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貞保有南海洪武戊申征南將軍廖永忠至真屬贊為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憊一人而南海晏然者贊之力也永忠徵贊典郡教三年庚戌開科贊三試皆在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為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虛贊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為翰林典籍宋濂樂韶

康後錄 卷之百十五

四

鳳唐同輩或稱許之八年預修洪武正韻踰歲持奉常節監祀西川居翰林三載外補平原簿以事逮繫有旨輪左校板築開望都門謳吟為粵聲監者以聞召至誦所為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成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贊名迎置家塾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贊不答賦一詩長嘯而歿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贊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多數軼其祭竈文見郡志中洪

武戊午臘月下泮廿有四日玄陰告晏景翳虞淵雲飲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徙倚南軒猗節寄傲奴流喧華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夕通追歲除竈神趣駕入觀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居宸旒翼翼有嚴走趨文昌桂籍廷尉玉符雷師鼓筆太乙啓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饋瓢長杓短米賤鹽貴奴婢笑嗔雞鳴犬吠柴荆狼籍血毛腥穢晨昏歲時多負罪愧匪神包容恐獲罪戾霓旌戒路葢闕洞開角耀黃道符平太階東升振鐸良風徐來飛廉前導劉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蓬

康後錄 卷之百十五

五

豆飴糖馨香菜果鮮茂鵝鴨全牲米糕羹煖飲神醉飽楮鏹為壽口甜舌甘便利進奏矜茲愚頑恕曲蒙覆孫子曰嘻有是耶盍早與予鬱陶予衷久欲上訴倘因神明得劉其故於是拂裳正巾屏息疑曰仰天叩頭望竈進步數斂陳詞神聽無怒惟神明列五祀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鼎鼐烹飪殺蒸翕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實託於生老幼耄艾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迎尸與室儼若煙祀非時媚瀆犯誼違議臣之於神其缺略也多矣茲者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送行

饒睦神所不斥少君之詞神憫其癖王孫之諷神怒
 其激神寬以仁好是正直稱賜表誠并獻臣臆臣少
 薄枯零丁羈孤佩服先訓忝名爲儒遠祖顏孟近師
 程朱立志不羣抱道匪渝弘深典謨詰屈盤詰連山
 龜藏卦象精到儀文繁縟雅南淵浩麟經簡肅左傳
 精好羣葩繪敷別宿宵昊騷怨而嚮莊荒而傲班范
 旁通荀揚曲造昭彰隱微動微突奧懸燈牆壁著火
 爐竈詰朝喃喃逢曙叫噪臣之於讀書可謂勤矣靈
 臺丹府性之邪郭微猷懿行人之天爵湛然內觀秋
 月灼燦盎然外和春靄林薄雲影奕奕高麗魚躍浮
 烟歛散青山猶昨軒庭雨餘草色如濯臣之於性理
 亦略通矣發舒蘊積學爲詞章文摘藻繪詩詠鳳凰
 韓筋柳骨玉潔金光鋪天炫耀擲地鏗鏘鸞臺鳳岡
 冠冕琳瑯綠窻青鎖粉豔蘭香閒雲野水慘淡微茫
 牛神蛇鬼百怪千狂曹劉錯愕董賈回惶海神宵哭
 山精畫藏臣之爲文可謂有成矣晨雞一鳴播水運
 帚趨踏堂庭問候安否歲時伏臘新姻其有既慈妻
 子復愛朋友切磨童稚理義盈口恩養與隸食均衣
 厚浮雲市金不美玉斗峻節清霜守慚堯曠臣之於
 內行可謂無愧矣恭承嘉澤惠此眇軀天庭冠玉地

角秀鬚褒衣巍冠玉佩瓊瑀周旋步武規矩不渝臣
 之於外貌可謂不俗矣英英其貌濯濯其儀身長七
 尺六寸有奇人不識字臣吐珠璣人不能言臣如填
 篋識雖固陋不爲無知材雖朴鈍亦足有爲行逢羸
 餓如箭入肌嫉視姦邪眼火發輝思展抱負試於清
 時朝登金門暮集鳳池致君堯舜還俗雍熙臣之立
 志可謂廖廓曠絕而不凡矣然而時命大謬進退惟
 谷圖封得黠獻璞遭辱山非太行車折其軸水非瞿
 塘舟破其斛陽和偏地不被槁木赫曦流金不照互
 谷叨領鄉薦頭彎工局佐令淮陽塵隨馬足一入詞
 林旋罹斥逐之官濟上還尋治獄對款臺端拘學瑟
 縮論輸左校親自板築猶賴仁恩得解桎梏餘生堯
 存殘喘僅續委頓風埃顛連水陸越山之陽瘴水之
 曲荆榛爲門茅草爲屋寒衣結鴛儂飯脫粟嚴冬露
 肘稔歲枵腹心推意沮魄畔神促視顏細民取笑僮
 僕撫迹如此何賦予之酷歟臣聞氣運之塞有時而
 通屈若尺蠖奮若冥鴻相彼萬類天無不容鼠安于
 穴蟻樂於封羨黎膏雨鈎吻春風鄙瑣齷飽鮮醢
 醲絲粟么磨曳紫紵紅不論巧拙抵繫其逢臣獨何
 人坐此困窮今臣年甫不惑未踰知命寒心雖灰宿

志猶勁威如怒彪氣如炊甑寧甘溝壑殞絕其性嗟
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備糟啜醢
衫埋堊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毀裂冠冕焚棄簡編鄧林擲槩麗水投鉛言歸軟
美步習輕便突梯婉變媚俗稱賢左擇豪曹右挽繁
羽臣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時錫爵揚威五
關圖書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奔奴起第洛
陽朋游滿座女豔成行雲攢綺縠鼎沸笙簧綠幘蒙
頭蒼鷹在手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圖舞繁鞠賭
狗結交醉徒終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
賦徵錄 卷之百十五 八
疾同日受封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臺壓三
公載膏其轅載秣其馬臣學子長徧歷天下楚水秦
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曾次披寫龍蟠丹鼎鶴唳紫
烟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邊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
極瞬息千里撥草參禪含光蓄耀臣學達磨靜觀衆
妙大垂寶花日麗靈竅塵空道成萬古凝照盡以臣
之熱東置高閣四舟洙泗輟掉關洛望罷伊周結交
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逍遙爲城浩蕩爲郭滄乎
大荒亦孔之樂天警伊邇必從臣求神明有靈可達
此不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作神壽言訖

再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側耳靜聽時夜將卒霜雪
淒淒勾陳影轉析木光低缺月入戶靈風振悻車從
雜還若神來歸恍惚夢寐有告予曰嗟爾來前帝有
德音用其聽之罔敢弗欽帝聽爾詞懇至悽惻金童
嗟嗟玉女噴噴爾詞雖若連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災吉凶順受其正責賤
脩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竊之壽頹回
之天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其據匪義其依此爾
先覺醜雞蟻蟻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谿爾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九
殷憂弘用高識配已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
通息予起拜命服之無敬

陳亮傳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明與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休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為小樓號曰儲王躡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棅為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汎閩江歷名山坡上方蘭若尋僧問個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為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為詩冲澹悠然有陶公之風

藏微錄 卷之二十五

十

滕先生克恭傳

李濂

汴城東北二十里蓋有滕學士家云余少游鄉校時時聞長者談說故學士滕先生之文行心竊嚮往之求其著述不可得邇者獲睹其所著謙齋稿春容雅澹有足觀者顧殘闕曼漶存者十一二而其所著春秋要旨竟不可見矣惜哉先生姓滕氏諱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歲更號謙齋父啟甫教子耕讀不求聞達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經歷母李氏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動力農事李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先生其仲子也性明敏幼學好問博通經史

藏微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尤精於詩書登至正壬午進士始仕為江陵錄曹公廨稍東有曲江亭遠亭盡植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先生簿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為歌詩以寄一時之興而恃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中原未靖欲歸不可得而先生懷鄉之心時見諸吟咏其寄李提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憑厲遊魂夜到家兩江罹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 曰長淮杳

杳暮雲橫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
 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
 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為問柴荆嘗與諸名勝譙集
 江關酒酣先生口古念奴嬌一門擊節自歌之聲振
 金石一座盡傾成舉脫起曰今日勝先生高倡為江
 山增榮願書之閣壁以垂永久先生慨然從之其辭
 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淒迷重九
 過霜重井梧彫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鴻迹
 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紀
 難寄西飛翼獨倚夕陽工閣過衰草斷雲何極便解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征衫掀髯一笑花下重酬適免放人道西風門掩秋
 寂 國初天其定河南先生復歸故里洪武辛亥甲
 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重先生名兩聘入貢院為考
 試 壽百餘歲終于家子禮宇敘儀有隱德著宗譜
 圖說

顧仲英瑛傳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
 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
 築別業於菑涇西曰玉山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
 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
 思永嘉李孝先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
 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
 富與夫饌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
 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
 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禮以官乃去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
 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
 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
 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瑛豪
 草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
 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
 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闕之長天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泮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未喜李孝先京兆杜本問文章為事故其結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雜篆筆法甚奇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歷歷如指諸掌不

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今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歎曰一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驗分之榮其敢觀乎藝圃一區果蔬菁蒨度給資祭已餘悉種莠我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過勝日引鴈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時嘔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

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部一百卷經部錄一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暇業者不與焉

楊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錢崖君聲光殷殷摩曼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得

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大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

東又分為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為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

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

驗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甬東弼廐馬以益裘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惟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弱爲
裝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
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
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
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糾結蛇蟠不
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
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
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
三千俄相繼丁外內眼結瘡一惻原基族屬有耐墓
者植竹節於前節發葉牙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
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
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
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
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
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
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
西等處儒學提學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
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賢修纂禮樂書
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

州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拄頰投中呼左右謂曰吾欲
觀化一逝如何乃自起提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
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遲
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
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
地華亭縣修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返葬
君初聘錢氏忽避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
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節出也孫男一某
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鈔錄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
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珣
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
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成謂咄咄逼人既出仕
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
學見諸論撰如觀商效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
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
唐驟聞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
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
薦紳大夫與鼎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芥榮懷過天
 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耽眺感古懷今直欲
 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書於龍
 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擊之者疑其
 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
 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誦白
 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願盼生
 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瑟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
 人邪蓋君數奇諸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
 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
 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
 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
 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鄰所竊其僕
 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
 冒受金緡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
 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
 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
 文人多疇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

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
 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
 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
 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
 愈精其巖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
 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
 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
 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
 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
 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
 獻數象

卷之二十一

九

其延脈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
 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精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奉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雲中靈洞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穢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

用鎔為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欸乃道人為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雒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為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

疑二維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

善奕書謂奕損聞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易鎮瑛為詩文友碧桃史釋臻知歸史釋現清容史釋信為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大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錄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襟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號冠鐵葉之卷卷服兔褐之蹤踞雷浦之濱兮鐵崖之嶺兮陰呼陽兮彼坤載乾萬竅不作兮全賴于天其漆罔之傲史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

今鐵山之遊仙也耶

高季迪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無論
 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皆臻啓
 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浙江之青丘歌詠自適而已
 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秀脫若無人見啓進
 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
 史授翰林編修一日簿籍 上御闕樓召見啓問其
 對大悅擢戶部右侍郎力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
 放還先是啓嘗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爲
 徙居城中延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與縉郡治讒者
 獻劾錄 卷之百十五 五
 構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
 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閱爲
 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與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
 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貞號吳中四傑皆
 有集行世

錢更生甦傳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
 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
 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
 得召會有 詔募撰祭元幼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
 云朕之待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
 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 上得之大
 喜即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名沂字
 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迪代之死故易今名曾
 孫昕字景寅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
 廉徵錄 卷之百十五 五
 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
 然昕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
 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所貧不愛錢魚侃

林坡黎貞傳

黃佐

黎貞字彥時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林坡學者稱之曰林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漾漾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間異之五羊孫蕢狂者才美絕人為文章操筆立就成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為詩文滔滔自留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已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狀徵錄

卷之百十五

手書

有學行署為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為訟者所誣發戍遠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群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歿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林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時孫蕢以事歿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

柩葬于安山之陽與衣營其事為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遠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曾次脫落此類也

狀徵錄

卷之百十五

手書

處士雲林先生倪瓚墓志銘 周南老

雲林倪瓚字元鎮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為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祇陀爰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

厥後族屬寔盛貴雄於鄉高祖似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柄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紛華事其師輩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游其鄉客以不能歸視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為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舉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瀟瀟如春陽之和胡靡豪

墓後錄

卷之百十五

二十七

墓後錄

卷之百十五

二十七

習未嘗為統綺子弟態談辯絕人疊疊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博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閨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門竹梧菊之屬敷紆縹緗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書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綠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來幣贊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逸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街隸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泥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為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憶處士來吳常主余家山肴野蕪促席道故舊世亂流徙未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雷詩為別

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任不朽之托雖然詎可忍然忘言乎輒舉其槩為銘以昇之聊以紓哀云爾

獻徵錄

卷之百廿五

十一

南官生宋克傳

高啓

南官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主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備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且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辨好成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畱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泉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歎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

獻徵錄

卷之百廿五

十一

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直名客與飲唱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祭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類似夢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開一皮歷代法書周彝漢魏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通鍾王忠求者舉遂自闕希羅執筆欲求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高益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國壯節非士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非

所先晚遇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滅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連遠道德者異矣

宋仲溫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跌宕不羈好馳馬試劍究韜略將北走中原會道梗弗果家居以氣節自勵性亢直人有過輒面折之無少容與人論議據事析理期於必勝一旦厭事杜門謝客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草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

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其克頗能人稱為二宋

王古直佐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為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為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眾囚伍李主事廷美元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三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皆王方石以曼去主林給事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

獻徵錄

卷之一百五

非

曼山

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其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既有大籠五六惟詩書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為甍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為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為兒戲一日誤觸碎意佛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掾吏至曰遽敗吾與羣掾欲毆之或俾自為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為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答曰

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座館儀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
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
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強吾安能為彼行邪自古大賢
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為快也其性氣
屹屹不肯為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為蹊徑遇
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為說者曰方石先
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惟可笑事何
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
名跡不置古直曰不須問大抵奇性人也其亦善自
謙微錄 卷之百十五 王士 曼山館

道者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
中正第九品子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為何如人也
作王古直傳

野全謝先生塔墓志銘

顧璠

國朝詩至成弘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婉
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
主沈雅並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
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暉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
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賦暮
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馬叫霜客驚嘆呼為奇童
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
苔滑野寺人門秋爽多擊節盛賞謂雖長宿不以此
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為南考功作檀
微錄 卷之百十五 王士 曼山館

謝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眾器局備
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
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憤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
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
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加意每應舉率
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
不樂為此奈何效老驥局蹐車下邪且鷓鴣其儀者
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往之誤也退耕
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全先生又以其
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西

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
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吾墓弗能毋
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既葬若干歲少南乃舉進士
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官以文
行茂異尋召入朝改監察御史今年妻亾乞假護子
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具狀請余銘之嗚呼先
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停音振起頽政轉移畢休
譬若舉羽顧今齋志長逝而使吾徒永嘆于梁木
且忍銘之哉敘曰公姓謝氏初名璿字文卿一字子
象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韓人蜀初徙
陵後從 文皇駕遷于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永州
知府致仕歸京始籍上元妣張氏封宜人公生于天
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嘉靖甲申三月十有
七日春秋六十有四

墓錄 卷之二十一 墓山前

隱君徐子仁霖墓志銘

顧璘

自前元趙孟頫亾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
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
子仁出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
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
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
幣走其門求書者恒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
臣得其書者什襲為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如李
北海風夫士亦患無聞類草木耳如君可謂成名哉
嘉靖戊戌年七十七以七月二日卒于家訊傳于郢

墓錄 卷之二十一 三五

余惋痛累日時太僕陳君魯南亦卒甚痛鄉國雅文
之凋喪也又一年其嗣子基乃緘禮部主事許子穀
狀至乞銘其墓余嘗受君託欲銘其母碩人之墓而
不獲就安可再負哉按狀先世蘇之長洲縣人高祖
蔚州守伯時始遷松之華亭祖公異以事謫戍南京
考思誠仍居松君六歲見背實從兄震而來前母蔡
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復夢登浮
屠墜而寤遂生君廣而長耳體貌偉異機神夙解不
同常兒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能賦詩九歲大
書輒成體通國呼為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驩

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開譽益起督學
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望每試必稱曰奇才
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
落君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青紫邪由是博極
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致為宗達斯通登
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益也故平生不易
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諱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
得其揮灑重于金玉 武宗皇帝南巡近侍上其詞
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器命扈
從還京將授美官會 武皇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手未

極茲其人可再得乎其敘于行狀者甚盡其風采九
原可瞑矣娶趙氏無子以基嗣與兄堂共治其喪皆
震子也將以壬寅正月三日葬君于新亭鄉祖塋之
次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三七

名山作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仕又不隨俗為塵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纒纒弗能休素皆高貨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疾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為傳不果及是斁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

墓徵錄 卷之百五 五十八

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為友視諸公為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

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查以為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躡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遠矣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書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為異尤為郡邑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十九

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為上賓焉

金元玉琮傳

陳錦

金琮字元玉世為儒醫琮稟賦穎敏自為兒時與羣兒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半棄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既充然有得乃下筆為文章出試憲臺浮梁賊公一見驚曰此子當為名士既累不偶于時益肆力問學暇輒怡情吟咏尤酷嗜字學初學趙魏公得其真似晚師張伯雨更神雋可愛求者無虛日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選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顧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于朝不果以弘治辛酉八月十五日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夫多悲悼之弟璿姪城山俱文雅克稱其家

浦小癡澤傳

朱察卿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郭於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履舄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最重之互為館殿內無他賜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即之吳逸走燕趙即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帶芥與人交不為重輕慎言離俗所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交惡語入耳必曲為解獻數錄 卷之百五 聖一

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
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秦上人厚善遂通其空理不
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就一廬於僻所設
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昔所嗜帖百卷醒則
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
臨況率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
老未嘗風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為小癡又
呼為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率未嘗廢
也 野史氏曰余為童子時聞先人言故尚書張公
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
錄錄錄 卷之百十五 明主
所至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為
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沈於世終身無戚
戚語此其曾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
澤真知道哉

王翁良傳

黃系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淡彩作禽蟲瓜果花草間出
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音或颯或思或嬉或色或聲
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林之態又間作葑
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灑灑益可翫於乎技耶臻斯
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
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耽耽若有事塔
焉似忘揮而迅注而雷眾妙會而翁之精神猶塵表
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故為傳示其子貧諱乾字一
清初號藏春史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既成人幅人
錄錄錄 卷之百十五 明主
罕得之論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其生子初
不知其說既而觀王翁操觚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
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
翁畫哉

吳次翁偉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不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具禮聘渡江聞譽日盛憲宗皇帝召至闕下被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特人醉被召遂首垢面曳破巾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着命作松風圖偉詭糊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

獻徵錄

卷之百五

聖訓

聖訓

元

楚家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米石有旨趣回京賜西五月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或時年五十子山從遣命葬於金陵

大白山人孫一元傳

李夢陽

大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大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顛於是稱大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湖關里登岱嶽之峰憩日觀觀日出為奇之咳吐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飄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日以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權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我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視知山

獻徵錄

卷之百五

聖訓

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威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歿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

蘇徵錄

卷之百十五

四十六

孫一元傳

殷雲霄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為歌歌曰餐蘭桂兮辭芴示臥虎豹兮從蛻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目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為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喜感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若不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為奇偉復南徑吳入蕪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

蘇徵錄

卷之百十五

四十七

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為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唐子畏寅墓志銘

祝允明

子畏歿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
 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
 十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
 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
 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輕友一人余訪之再亦
 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
 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
 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
 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成賈
 家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
 得違父旨德成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
 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
 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襦幘燒科策今徒藉名泮
 廡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
 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墮戶絕
 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
 書者緝討擬議祗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為第
 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墓
 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許于朝

卷之百十五

四

卷之百十五

聖允

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詭馳救禮闈令此主司不
 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
 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掠于浙藩歸而
 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
 放浪形迹翩翩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
 視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躋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
 少瘳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繡象數尋究律
 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
 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
 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
 見我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
 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
 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
 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邇不以一時毀
 譽重輕為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
 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貝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
 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媚疾
 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
 藪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備戕持
 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

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且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欲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損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為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為鍛鍊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比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馬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

獻徵錄

卷之百五

手

吳趨里

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銜兮蘭玉推不兜率兮猶衰衷星辰上下兮雲雨灌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穠孔翠銷琛今金芝葳蕤碧丹淵油兮人間望思

張靈傳

同秀卿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實作業開闢至靈始讀書好交游為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游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游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夫睡何為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于靈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靈買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弄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為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天奉卿子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丐者得無誰之最乎時賈所為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兎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賈即揮毫不已眾驚詫抵舟令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述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為郡學生傳古相高適邠人方誌

獻徵錄

卷之百五

手

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抱憾不自遣
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
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
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遺顯棄豈無維經之
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
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用亦
安得更銜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

沈孝廉周傳

張時微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
號石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大父
曰親菴徵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以他勤
也而精於誦肄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
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
爲奇珍魁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睇山
川擊擗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晉
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
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寬都太僕穆文溫州林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五

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蓋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
偉人也父沒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勃之
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微尺寸之
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
枕席滌厠臉以爲常母欲有所如往輒翼與刺舟擘
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蓋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
鄰嫗故相驩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
置先生蹠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其
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
積而慕義無窮孳孳好赴人之急病與藥死與棺瑣

尾流誰不問誰何輒捐囊中錢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困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著失者姓名編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為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為乃公德乎其於宗若姻難則為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備往往出力資助翼之有成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

獻徵錄

卷之百五

書

公幸無說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印全而歸之終不售者姓名亦不嗾呵售者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通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母以散人潤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俟之者舟闕河干屢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令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而也壯且老矣通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詎谷治

道然非其好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咏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以謝不往牧守今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款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即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大守者新構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畱某所當畫者且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

獻徵錄

卷之百五

書

曼山信

而未免於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書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徧詢過吏卒救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問

閻泚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素田家餐
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為謝卒亦不蒲伏
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人有恒言售玉視厚
售鼎視久以今觀於沈先生何弗然乎夫弋華獵譽
青紫為之先驅馳驚仁義之途則榮名猶稿葉也彼
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純孝
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即伯夷
嚴光之流不是過也學者平居集業稱說先生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妮妮此其不為優
伶馴駘之行者蓋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乎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李六 曼山館

先生逝矣乃海內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
則國朝著名獨行傳者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郭清狂詔傳

陳昌積

郭清狂者泰和義井里人也名詔字仁弘其先曰積
錦衣衛百戶曰和蘇州府同知則其父父大父行也
大父曰平立父曰祖禮儀伎重為邪清狂其中男也
魁岸瑋麗身肥白如瓠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察
然賢于昔業者忽置冊嘆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瑰瑋
之思也立極藝者著夫周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
咫尺之韻誦市榮當世此與蟬蚋何異喪四方之志
矣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于是南窺九疑踐衡嶽轉
湖建康東入吳越折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鄉觀容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李七

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諧
也其後肆意手摸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
肆為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
以自實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止
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詔畫莫不延頸願
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
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詔心謬之瞠目數屋
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蹌狂耀叫鼠跳號而去隆
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啗以錦
衣衛世官詔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薄無

責相苟貴必不利遠力却之諸所與遊皆真父兄行及天下有名之士 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居引為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下天下名書士郡中推擇詔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無錫邵尚書豐城一書景陵嘗祭酒太原喬尚書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甚於文誥聞詔多蘊藉不賈藝先後慕覘其狀貌各誠門下苟清狂至無問昕夕無留門既而謁人懽甚起迎之門延入坐數擊鮮賞旨酒飲之謂性難酒然囑其人每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書

蘇徽錄

卷之百十五

五八

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過不報訊書語在交遊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詔為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鈎旁綴以續絰繫靛青條垂兩綬如緜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繹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靴足履管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為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貨金錢豐生產怒麾去問為踴踴關奕走馬參獵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嘗召與語公見其矍矍處易怒欲去正德五

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貴種矣吾不可與之俱墊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已卯反大有端矣羽度其反必劫已居嘗默默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已王都御史者名守仁餘姚人也以學為世儒宗工時假節提軍汀贛乃敬往依之懸書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間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責俠者乃候虛無人雇籍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言得郭詡勝得一敵

蘇徽錄

卷之百十五

五九

五八

國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約以好語入見有如逗梗鏃殺之其人跡至武昌搜及細微家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清狂斯人邪庚辰公返鄉里矣斯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也愈益為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衛昌積曰蓋聞之藝遜而攻世稱吳顧之畫有神術余不知其遜矣兩人以下余通觀先後畫者施設頗不類畫何哉毛壽喙賂誣王媪黃門負仄禍霍氏摩詰輞川寔疑碧曹霸毛騶纏坎塲李迪黃犬遷瘴海吳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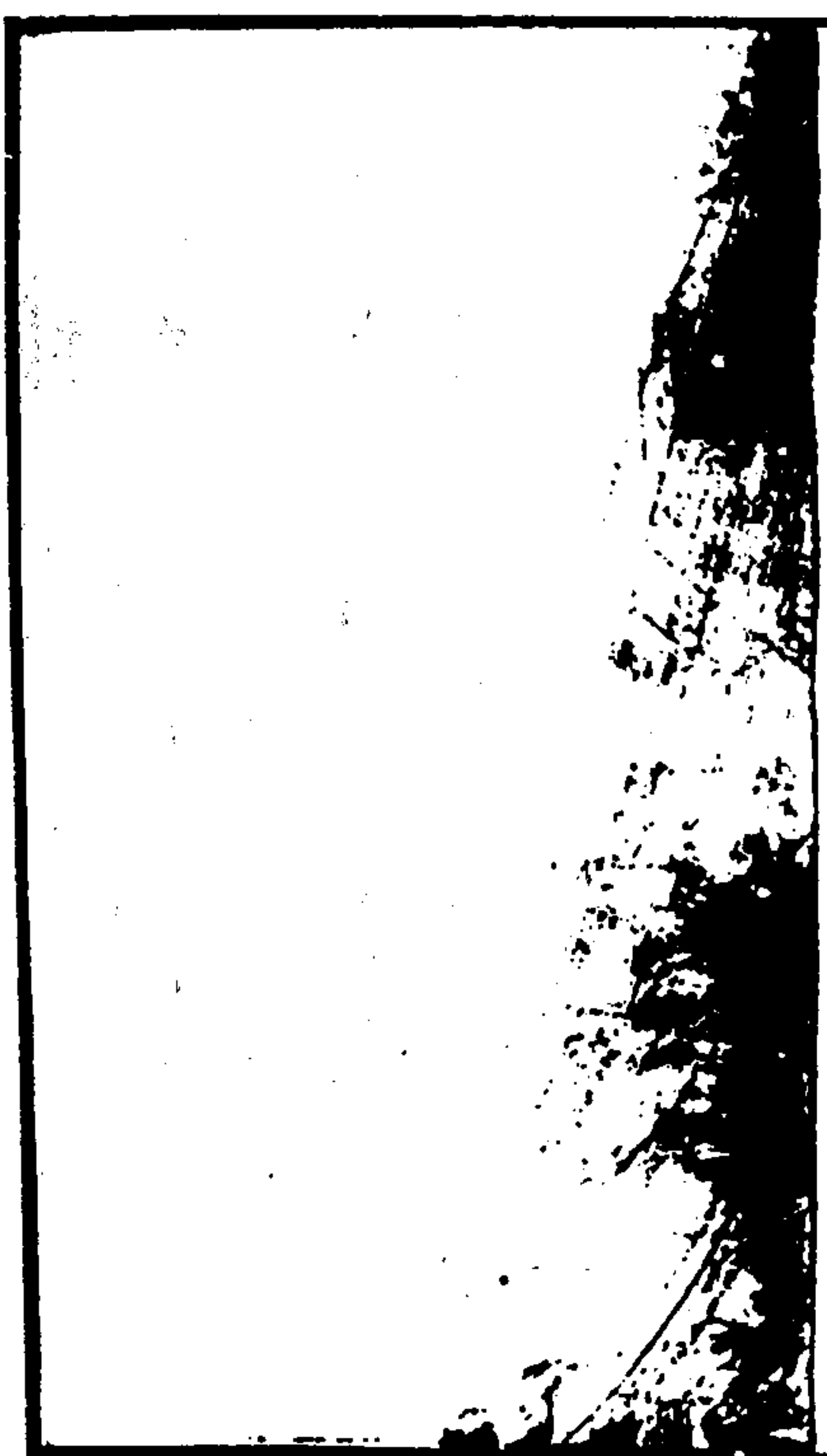
子忌瓜田至如陳遠謝庭循亦以特藝供奉蒙管此
豈美好者不祥之器乎語曰目能見人之形而不能
自見眉睫齒鄰攻因無益也清狂本書者當其不受
中常侍之餌其志固已遠矣及宸濠首難卒賴先見
得自脫以壽考終稱逸民豈非布衣嘉遜哉李登明
寡所倖視獨倖清狂爲其居業潔良達諷導權衡之
宜也助流詩教矣人貌榮名不謂是乎近世燕人某
元靖被庶人服能貴歟其通類清狂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本

晏山集



崑崙張詩人詩傳

李開先

北學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子曰
子言初學舉業于呂涇野繼學詩文于何大復舉業
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
諸生令各持坐具以進子言獨使家童代之不許遂
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連中上甲爲清要職亦不
能也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爲提學副使有盛名
或有論于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
耶然子言過于白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
未成其氣岸已欲吞曹劉掩顏謝駕班馬衡官屈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本

斯隸後雄與翰林江宜爰馬西玄林懋易廖洞野諸
豪俊交遊商訂倡和詩篇以此名聞天下將謁呂師
于解州乃歷房山渡澤沱緣中條陟太行廣覽黃河
紫汾凡稷契伊傳之跡唐虞夏商之墟莫不寄之吟
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
旣而呂官南都則又由全焦乎采石汎石湖訪椒丘
獨上雨花臺覽西湖之勝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
化百靈洪濤汎漾于目前丹霞縹緲于足下自謂與
世無二而新製策出可與江山爭雄矣乃呈稿呂師
而迥其轅于大梁梁故漢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又有

文人之宗李崆峒在馬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其為燕山豪士夜宴餅芝忽墮以為梓行賜焉亦一奇也與崆峒各作芝梓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拿舟洞庭至汝南觀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廡之宮擇隙地植竹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簡簡生面相對欣然命酌陶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塞其慮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新知稱其盈門富武庫之森列溢文筆之縱橫腰懸白玉之環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備備之節離居開市

秋北錄 卷之五十五 李三

寄情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衛信其所之雖中途風雨饑寒不少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晚節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或壯其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迫古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乎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于古會日曾行酒令各誦樓宇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

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斑兩句真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為客卿范雎蒙廁中之恥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成主父賤而窺五鼎李蒼高子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埃時而已

秋北錄 卷之五十五 李三

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淫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瑰璋之胃次而肆為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實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觀絕目之語廣空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之奇矣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言

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歿又十年不知其為李氏出
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捷曾頓足若不
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請其父
母之墓痛臥荆棘不能興既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
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
過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
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
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于是子言收淚舍
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為張氏云字書狂放却
有筆力搏驚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

獻徵錄

卷之百五

非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
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為權門公子則以為帥閫武夫
而其中之所存則固遠矣子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
乙未僅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己集
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慕其名而不得其實
乃撰此附諸集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
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孫仲子宜墓表

喬世寧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細弗用也又安忍弗壽
以灰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歎也
仲子者楚華客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弟
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
宗玉山今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
見羣兒誦讀即徘徊不能去稍長穎記能屬文已即
能為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
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內諸名人是時諸名人
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即尚試仲

獻徵錄

卷之百五

非

子無不嘉歎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
下以為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試
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
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計日夜奔歸
哭過哀遂病臥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
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歎曰
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
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通言
十七篇通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
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

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謹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士亦招引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謔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道遠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歸頃之卒人無不歎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夢神人持壁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兆邪嗟予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有司而薦辟不行公事亦不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五 李七

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歿豈非蒼生之憾哉余於仲子蓋故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傳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說 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彙藏其家孫氏日抄孫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蓋有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葬以戊午三月其二

子曰斯億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誥敕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于是按斯億狀為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五

李七

盛仲交時泰傳

盛時泰字仲交天才敏捷自幼好讀書為古詩文下筆輒數千百言聲名大振求之者殆無虛日每有作即濡毫伸紙一揮而成無留思文成亦不加點定雖刻燭擊鉢未足言速正平子建更覺非奇也然為諸生竟累試不第嘗游吳王元美與相見大奇之贈之詩云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一時海內文士無不知有盛仲交者性好佳山水興到輒往不關家人知平生未嘗問生計喜賓客四方客至者嘗滿座日與飲酒賦詩開舉古玩書畫贈遺之不惜也其脫落不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本八

輯皆如此類後以貢至京師歸未及仕遊大城山偶疾卒於途善隸書畫山水木石效倪雲林筆法有集若干卷藏於家有子一人敏畊肖其博雅

盧栴傳

王世貞

盧栴字少樸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貧雄於鄉栴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栴才高好古文辭不能煩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栴為人跡池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本九

以張吏術耳謂栴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栴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容語栴吾且過若飲栴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會令有宅事日昃不來栴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栴故徐出坐久之栴稱醉不能具實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儂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栴者為栴護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何栴干振其役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栴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牆墮事聞令令色動曰

皆紫是復能倂見我耶匪役夫所繇成狀當拊抵坐
獄具上報可拊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敢
為稱冤者而會拊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拊目攝之去
已來為獄吏夜縛拊格筮之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
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撰書
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拊既用事逮繫
涪獄與幽囚伍皆情迷惑日暮日月不知晦朔仰天
太息曰嗟呼聖人修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
理以定所天顧拊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
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顛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

獻徵錄

卷之百廿

十

姜儻海岱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暹雲雷
之靈霽兮踈蹠改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
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惠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
夢文杏靈汎於霄漢兮芙蓉睥而尚粹濫焱欲條而
進兮應龍翳翳而下恥偵蚰虬以誦談兮頷乞授而
速揣億錯指以羣號兮朋駭駭而決背倏恍恍以憤
虛兮覺懷妊而因基拊母陳夢嘗余降於衛許兮幼
好矜而岐嶷岌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劔之陸離朝晞
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擊招搖以為袂兮履
彗星以為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勸修余之菲芳

裁薛荔以為衣兮束蓉笑之翠裳集菌蔭以為藉兮
採杜蘅以為糧揭旌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
滅輟以高舉兮汨鍛翮而填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
市虎而成頂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魯日放明月之瑾
環嫫母慈以矜媢兮擯西施之頰婉而目珣蠖虺仇
仇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刺余目既阨余之倅廝兮
又謀之以鈇拳低曼睪彼仵徃兮築血斷而封囑官
闔怒以踣踞兮視將踐踞而矯鵠檻膠蠅以黜刺兮
棟偃蠖而壓翳縲纏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
窘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迪迴而佛惛目炯炯以或

獻徵錄

卷之百廿五

十一

見兮竹籜勿而復曠神軼氛習習以潤澆兮精憶憶
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惵惵而增哀巖鼠淫
嗥以齒余髮兮魑魅含睇而造摠儼器器相喃以對
泣兮御糾糾而呵護般速余兮紛歷緊鵬鳥之巢蚊
蟻兮馬能戢此軀也枕雕虎以燕憩兮又誰知不我
虞也悲時昏之邁邁兮耀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
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駝志乎雲中兮乘精氣而相
伴王喬銜銜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唐行僞僞獨
日暮兮安放乎不灰之鄉橫衝波而微舟楫兮大吳
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翹翹敲吟以當路隸

後寔以在柙兮雖輕捷其馬去鳳凰之懼尉羅兮縛
菱茨之華羽抱鬱軫以顧兮呼蒼天以為直戒五嶽
與嚮服兮俾河海使聽極谷絲遠以不聞兮玄武違
而莫測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既不
能輝悅於茲蕪穢兮眇寒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
兮魂恍恍而上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霖霖
載玉女於後乘兮仿豐隆以先路義和儼以驟乘兮
望舒翁而傲御征輕輅之闐闐兮八鸞銜備以迺步
承雲霓之氛霧兮靈旂繽紛螺虬乎翠羽挹朝霞以
為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激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

賦教錄 卷之五十五 非

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問組瑟而啞嚶處如秋
以結軫兮潛咨語而沈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墜
結乎三充撰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參秀
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佩乎扶桑睇南州
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煥兮謁炎帝
於清宮何蒼梧之麟鬪兮重華穆以楊靈湘密鱗而
瀨瀨兮二妃胡為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覩尊收
於金樞氣結結以莽曠兮薄掩暎而誰須鴈王母之
仙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為約兮歌白雲以
相愉葦既播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輅齊王毅之

破破兮指八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院兮令照之以
燭龍名玄武為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為之
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劍劍以勒約兮鳳凰承旂
而飛軒雷師碾碾轟轟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
護屬頂以樞余兮閤吃噁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萬都
兮潔筵尊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
化互渝兮幹流遠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沈造化沕
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
以雰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
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有虞之潛

賦教錄 卷之五十五 非

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胙胙而陟大寶兮季有
光於黃熊震龍驟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
以膺夫命 鉞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衛兮由余
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鈞而桓榮仲連
談笑以却羸兮胥重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次兮贊
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猶
介以自湛兮夷顛頷而振古夫道因無涯淡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家漢兮斯貝人之攸居從委命
而乘流兮遊廖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秦初之
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

壞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俶服兮佩芳澤之幽蘭初
揭車之落英兮裝注薩與射于飾翡翠而綴珠被兮
爛的樂而千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璠余
媿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
余心之嬾嬾系曰天地緼緼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傍
徨輾轉懷憂祗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
可量絨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思
樂無驅放招支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梅艾自
到火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梅固已壁立矣今
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梅攀有所警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四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
溶為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梅賦游京
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梅在而諸君
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乎陸光祖
吳人有心計俄謁遠得溶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
鬼薪輸作三歲盧梅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
令而謝榛先生方畱滯鄴梅走謂之因上賦趙王趙
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
置邸延梅梅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臺颯風條忽而為解

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焉其坐人則人
人掩耳走避梅竟亦不自得罷還顧囊中所餘金幾
何趣付酒家也婦嘒嘒咎梅不顧曰天生盧梅為女
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
吏具筆札受梅所著集若干卷梅故亦慕稱世貞嘗
為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
為布衣飲三日酒語惻惻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
略曰余跡盧梅所遇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
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哀然
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排剛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十四

十四

歲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
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
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
為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
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
之紀承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
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先梅而室哉梅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
祠部郎畱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
三日卒王生曰梅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

二十不嫁栲灰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
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母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略欲
令後世知有盧栲耳予亦愚鮮量矣栲不遵邑令家
不破亾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蘇徵錄 卷之百五 七 母山

鵝池生宋登春傳

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
歲頗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
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
嘗累高貨生少失父母以亾嘗省家益貧然性嗜酒
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纒
射書擊筑乘印諸賢憂念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
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兩馳駒間出其餘習為
小詩慨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
偉鄰之父有頎而鬚者生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生
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
以是里中盡目為狂生亾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
妻子女五人俱相繼亾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壘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游
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餼之遊舍二年生默
默不自得意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馳行長安道
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
稱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為者而今七尺
軀津津諛貴人而活耶居京師月餘亾所遇又去之
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道碑還居長白山一

蘇徵錄 卷之百五 七

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駭白叻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劬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請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母窘我我試繪一小圓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何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柴詣寺門相牾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

賦徵錄

卷之百十五

七十八

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畫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緇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救待之不為禮會旁舍質欲覓詩為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質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伴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白衣其垢救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遊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跡蹶蹶於唐氏之渾傾其囊中書曝之衝唐氏異生所為要與之飲食款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為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遠王奇其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

賦徵錄

卷之百十五

七十九

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為荊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太守至再始見明日生戴紫籜冠衣阜繒衫報謁據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頗妄也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廨中而太守之寮吏泰太守意皆浮慕生為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為生授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主方科跣席一茶僵僵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為龐

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
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
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
裝齋乃詭為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行乞於途自
江陵塚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為太守客遠來
爭勞止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
持河豚酒者不為謝亦不知為誰其後持河豚酒者
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
之金為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遊耶東海
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于海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全

上而康其性耽僻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彊也居三月
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
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
秦當成而遼王之客亾得脫者生嘗為遼王上客而
又為人倨卒以狷介故不及于難後遊石首為少年
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為頭陀不知所之贊曰昔孟
襄陽以詩窮顧藉與荆州張長史藍田王右丞游二
人嘗薦之玄宗朝即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
高生五言詩有通類孟襄陽者如問居云平生款段
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海上云一孟寒食酒東海吊

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化也及考其游
跡幾遍天下囊中亾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敲窮餓即
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即貴人自見之意稍啻竟掉
頭去不復領世方指為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
事危彌甚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騎旅故為少年所
乘此韓淮陰他日召而賞之者也何遲憤激逃世太
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菘稗褐不厭久而已
者豈斯人之謂歟

獻徵錄

卷之百十五

全

草橋先生郎瑛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郎氏名瑛字仁實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觀其成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儒稱選為學生與邑人王一槐於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淡少當世之為舉子學者乃相與馳聘古昔以踴厲廣博絕出庸近為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既已委身載籍矣當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脾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全上

因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贖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寢以益富而費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厦別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躡華刺抉眇細摘瑕指類辭同異得失而著為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綬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綱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為交友云先生為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撻擊

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芽未有覺者先生獨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豎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下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幸不灰其後灰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備其于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青史表錄六十卷七條類稿五十五卷許應元曰昔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全上

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觀郎先生所為書總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鉤術數攬裨官風謠蒐羅貫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儻亦有談固之心哉用藝文取士于茲千年學士迫趨逐好隨時上下以求利祿速乎未流陋簡已甚操挾而欲奢用力少而取庸多童昏皆可為也以先生之才也布大然不以此易彼此難一二為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又有錢塘王濬亦與予善

錢孔周同愛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較然余迅之氣感榮激昂以豪俊自命惟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游皆一時高朋九奕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擬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晤為較時日不先輒奔走相見見輒文酒譙矣評陸古今或書所為文相討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卓皆病亡而馮君子重王君履吉雖稍絀出而遊好為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小

也其所友必皆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邛也家本温厚室虛說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肆陳圖籍時時召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臨握梨呼盧憑陵翔擲言醜賦詩負軒而歌逸然高奇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游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喜蓄書每所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室小說無所不于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楊之書讀之始遍遇有所得隨手人記積數巨秩至所不喜維世指以系切要而君未始而注目也為文

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傑然如出矚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歛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圖說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前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問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陳公所

獻徵錄

卷之百五

小

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舉止軒昂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航憐迄於不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未疾行役疲曳每負杖而嬉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譙談謔浪遠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任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

遂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道宗道宗生大醫士良玉良玉生伯竟伯竟生汝式汝式生以上世以醫為業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卿次即君

王履吉龍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褒然舉首一時聲稱其得原為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邇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以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成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選固不學詩必盛府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壯肉即與余游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歿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偽造選隸學官旋聲僣逆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游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歿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儂俗之言未嘗出口風

儀玉立舉止軒揚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

籍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向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宜諶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過佳山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開合醺賦詩倚席而歌逸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袂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葬君屬徵明為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

龍墓志銘

卷之百五

全末

龍墓志銘

卷之百五

全末

陳山人鶴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今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為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獻報錄

陳山人墓表

徐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頓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枯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鞭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受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為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

凌跨恢弘既足以憾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文

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

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飲越曲隸草釋

梵巫史祝咒擢歌菱唱輓章葢辭難逐侏儒伶倡萬

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圖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

之語言樂師喉吻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與至身親為

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

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

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

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

獻報錄

陳山人墓表

徐

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為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極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酬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頌內交而去葢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

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
 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
 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為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
 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
 貴族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為瑣細藝劇忽整
 衣憤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
 史載其妻截髮為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
 見而明數育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
 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
 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
 獻徵錄 卷之百廿五 外

山人獨兼之此殆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

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

知者以復都君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

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徵士彭先生年墓志銘

王世貞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臯伯通梁伯鸞其人
 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既隱矣焉
 用文之則夫修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狹者又何擇
 也余為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
 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
 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歿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
 歿矣即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者
 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為跡匠心成
 一應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獻徵錄 卷之百廿五

外

外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
 吳者遂為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為新會
 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
 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精專其志而朝夕之
 曰奈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為子而新會
 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為人父者之樂也彭先
 生少穎卓嗜讀書讀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
 而不喜醒醒習舉子業新會公亦任之曰母苦兒即
 用是貴作乃翁趣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
 先生毀骨立悉廢者而其喪落家以日益貧顧其學

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詳腴下筆不
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誄詩大氏宗盛唐唐二
杜旁及香山鄧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魯公家廟率
更九成行體翩翩眉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
生書及詩若文為愧即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
廉上提學御史真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
入郡庠而歲糜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為
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廉曰是升斗
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
請於後御史靳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不為儒生
康徵錄 卷之百五 九

辭貌玉立秀爽其然口不挂人臧否入故欲試之沃
之酒至醉益之酒益恂恂溫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
先生為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穢相罷以身後託彭先
生裹百金裝為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
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
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即杖治
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淡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
為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惟
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巳而吳人張
伯起為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
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為日晷香以測晷且
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脩然而逝彭先生生
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
十有二

天池山人陸采墓志銘

兄采撰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發始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為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贊以所業偕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

康徵錄

卷之百五

七

藉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為止在太學二十一年累舉輒躓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為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囊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幅湊又燕趙多忼慨士吾且往觀焉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凄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欷歔泣數行下居以何竟

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實天池之麓亦若其冥契云陸子吳為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大敬枝側出女一郭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二嘉禾嘉果君性儻易不羈與人游處輪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擗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辯鋒出莫能窮者而矜執自信不肯訕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致怨慰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親摹虞唐體

康徵錄

卷之百五

七

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為近體樂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縉藉可善獨好聞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他如幽冥物性黃治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予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承年嗚呼悲夫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殺其字叔寶世為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目取架上編表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人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為家家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口縣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撫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益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為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妙好事者莫為梓行亦未有別在名山也又盡哀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撮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即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氣語亾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有陸治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室支礪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割蜜脾削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百支

門剝啄如弗聞矣倘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映田數項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藝知兩先生謂知兩先生哉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辦此乎讀書萬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為宰表其廬為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黃淳甫姬水傳

馮時可

黃淳甫先生有子曰嘉芳神姿清舉雅懷有槩所稱詩多深致余心善之與酬應無間而君顧時時念其先公也曰小子詩何能嗣先人哉日幸以公之重而序先人詩是公之不棄其孤而仗孤藉寵靈以不灰先人也余小子其何敢一息忘獨念先人所不灰者更有在而人未悉也必託公以垂遠小子終身志之不佞乃為先生作傳先生名姬水淳甫其字其先汝寧人以校尉謫蘇州因籍焉至曾祖暉用經術舉進士官比部郎有聲一傳而祖異以貴雄郡再傳而父

獻徵非

卷之百五

朱

省曾以藝擅代黃氏遂為吳望族先生藉祖父遺業少就外傳頴朗夙惠父著膝前每有占屬應聲立和多雋語賓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居莫不越席提耳相顧詫曰不意黃童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獨獨奇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觀郡國性至孝母卒柴毀幾不能生而又虞傷父志人侍則拭淚伴啼退則閉戶標踊為孺子泣兩目幾損迨父見背銜恤益甚酸感傍人盡斥橐中金營窻穿已又棄負郭田梓成遺書自是家日旁落且以積哀成瘵度不能治博士業而試復輒左嘆曰吾少不自量安冀經

明可芥拾第也賈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枯莞矻矻嘔嘔呻其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榮執親親且暮也親不待矣矻矻嘔嘔不自止將以奚為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颯石火也匏瓜自畜坐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寵榮親身又以名而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與言詠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颺颺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為三峨五岳乎哉以是為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秀

獻徵非

卷之百五

朱

而年屢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于旌接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或強為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繁繁者胼也得毋貴人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迺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值我以濟勝之具不致奏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

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
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母
謀諫矣客又曰尚同固非真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
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豈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
同也奚其異嘉靖中某島夷作孽先生因攜妻子僑
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
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召游家固則笑謝曰觀足矣惡
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幅輳相與賡和卽
最能詩者爭下先生所著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
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雅調然亦無率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爾凡釋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微
傷於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羸淳甫乃能劑矣司寇
每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司寇紛紛雌黃獨
此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
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
指稍贏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宛
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貨有幾不虞罄耶胡不
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性
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石異石
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携酒自勞曰此亦

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壽老是矣嗟夫金谷
銅池不素玩而麗囂然役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
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冷
素侶爲開一徑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
婉逸每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
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
遠不必山水自後吳人始知重陸山人乙丑予寓虎
丘先生走訪已而餽予書范則以陸山人故先生書
學祝京兆而道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亾
能小異先生者及興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
獻徵錄 卷之百五 七
蓬低昂奇變已又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煙而迴
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道上自覺一座無人卽
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真人矣末
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
不爲副在計以故挂漏者半先生沒後季子嘉芳泣
而僂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讎校爲
全集而給諫顧與齊實先生情左右其事給諫篤於
誼悼其婦亾竟不再娶撫其諸孤情踰具邇至是感
嘉芳意斥產資剏馬集行而先生名益重人咸美
嘉芳爲能不歎先生噫先生所不歎非詩也

贊曰古人不得志則龍蛇其聲銷矣託藝業以名其
猶未甘闔沕乎若夫借交求伸居間自潤器埃之不
振拔而沾沾然曰高也寧無辱烟霞而垢葺務以黃
先生之藝業足自矜勝而息心人外如逃影然斯所
味與近代里閉士異矣河汾仲淹稱述天隱吾未敢
用以標目曰地隱庶矣夫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五

五

王應電傳 字學

郭子章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吉
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虛庚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
泰和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備考而自序序曰道也
者文之體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
翰軸也溥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
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闢場
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
籍散而治教靡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為倚伏
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
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虞
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矣
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
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為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
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庸真贋不可復別取二
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
以已見畫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
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
名家皆于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具矣雜焉者
也至以私意作為奇巧或欲布置以為齊整夸紕者

傳謫以爲博滯陋者執守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蓋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嚮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所未講也故畫母有十維體有萬變不能遺也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網布派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凶用甲勾乙損益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三重之柄兼尊微之善嘗命儒臣為正韻矣但
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謬而亦嘗以古文正小篆
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
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
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為文書之秘府而五
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
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眾愚生值其昔化機自
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
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厥
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歐歐錄

卷之百十五

東

之遂一取裁于帝大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
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
義賈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
學應電率于虛經紀其喪并贈其妻子為刻周禮及
同文備考二書

頌衣生曰王荆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為蘇子
瞻劉貢父章惇笑書遂不傳今旁見於韻會爾雅翼
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
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野泰和縣署近多
遺逸予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姑存字學錄半恐他日
復如字說之源物耳著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為
之三嘆

古行翁王奇墓誌銘

翁姓王氏諱奇字世英其號古行者蓋士大夫稱之
云爾翁初為諸生穎敏絕人始尚書兼通易詩二經
凡數十萬言翁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
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為多提學張先生和試其文
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寬白有司至于許且充提學張
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力訴以復翁
落落鄉里者數年成化壬辰其友潘提學補以進士
起復上京師謂翁曰子盍遠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
子者翁至京師置司寇是館翁於泃縣里第為從子

歐歐錄

卷之百十五

東

師久之欲妻以姪翁曰非吾耦也辭焉有薦為本願
疾放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翁見公言無甲辭公色
於堂翁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方為
權貴所尼屬翁筮之翁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時翁在京師或勸謁之翁曰今吾不
可謁矣乃復之金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西
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晚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間者
凡十年翁雖以術遊然惟神而明之之義不敢自息
於修凡語人又必附于服惠伯之說故縉紳先生以
儒者待之翁亦以自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敬者三

人謂謝新建胡淳安及予予媿乎其言予侍養歸之二年翁自其家以其子宗元來訪翁病溫將成宗元請徙館予不可既愈乃歸越三年庚辰訪其舊令楊通判修于溫歸三日病卒閏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七於是宗元校書于我二泉書院予嘗許為翁傳其卒也宗元以請遂為之銘翁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翁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翁筮之遇恆之大過翁曰五為困困賊入矣其為逃之計其後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以將欲

獻徵錄

卷之百五

東

其女病問命於翁翁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飲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翁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翁在淮安屈總漕直問張家宰絲之命俾為書寄之翁曰是固大顯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為書也是歲秋游歛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其他事尚多不書翁孝友天至有所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翁為兒悲悅之

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即受於知已亦惟足用而已京館人被誣繫獄翁為直之其妻邀夜飲翁閉門不納明日徙去聞人之善亟稱於人其有不善面言之至不能容陳知縣袞舉鄉飲大賓再拜請翁辭之曰無暇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知哉此皆人所謂古行者翁之先在宋有諱實夫者始自杭州徙居天台又三世至翁之曾祖貴亨永樂初以人才舉官至光祿丞祖伯玉甫父仁禮教授鄉里門多顯人母楊氏翁自知數奇不受室以宗元為之後

獻徵錄

卷之百五

東

曼山館

張明鑑萬允萬祺合傳

皇命附

楊廉

世之善讓命者予親見之得二人焉張君明鑑萬君允是也親聞之得一人焉萬君祺是也明鑑推予命時予尚少謂必貴對人言之其批語有誥封三代之榮名垂千載之顯之說歲丁酉予與涂卿儀連中甲科謂予計借北上邂逅允於番陽湖謂卿儀連中甲科謂予後十年乃中中必如鄉試刻文至充昭方呼酒飲予三人未及言而罷次年卿儀果登第至丁未會試三場畢予與涂卿元造之謂予運氣淺年分好必中恰似翰林官且有慢騰騰地暖烘烘之說謂卿元運氣

蘇東坡 卷之百五 五十一 受山所

運者官已取起文字矣出門黃門繡衣橫飛直上二十年好運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卿元以給事中累轉左布政至庚午年乃致事予初選翰林庶吉士在任途每久之乃轉一官允又謂予登科後三五年接連生三四子無一不驗至所謂刻文亦與言於番湖者合嘗聞張叔亨戶書云為御史日祺以工書監易州柴廠遊之飯以官尊不敢問以命祺詢其八字印應聲曰君此後停祿十年再起至六卿亦無一不驗胡鑑瑞州高安人通周易祺允皆南昌人並出三考祺謙謹允伉直俱有士風祺嘗推 英廟當復辟因

此漸至大官允亦官至鴻臚丞三人談命如此而世之挾此術者真所謂談者牛毛中者麟角耳嘗觀韓昌黎銘侍御史李虛中之墓序其深於五行書推人貴賤壽夭百不失一二若三人者端不在虛中下惜無退之輩為之傳信於後代耳然退之稱虛中其說汪洋與美萬端千緒而祺允輒數言而決此又不可曉者也姑記之亦或有因予言而知三人者哉

蘇東坡

卷之百五

五十一

山人徐渭傳

陶望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為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笈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睜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某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純佳者即上之至都請學士兄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能體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獻徵錄

公願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借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驢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愠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遠耳其為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名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噴雷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藏破烏巾衣白布潑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諱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脊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病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

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做數掾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容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安其後公愈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

疎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馬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授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官諭元怵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驪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特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頓一茹刃耳人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遮手拒扉口應

歐陽文忠公

卷之百十五

重刊

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恠恨之晚絕殺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製私囊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過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情荒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葦寢年七十三卒渭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問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北

歲公思為渭地諸廉官人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今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膺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撻過紙矣人以此欺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馬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諸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

歐陽文忠公

卷之百十五

重刊

父總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譯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喉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取類成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詣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磨
 者秋潦縮原泉見彼雁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
 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
 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
 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涓之桓譚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終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五

五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目錄

隱佚

陳遇

秦從龍

葉允

王國祥

鄭顛

王冕

邢量

龔詡

賀確

王行

楊恒

陳洄

王顯

施鳳

袁翼

史鑑

趙元銘

龍光

吳繪

張尺

董溪

顧源

顧祖辰

吳興茅元儀

校

錢唐徐象榿

行

目錄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

隱佚

陳靜誠先生遺傳

陳鎬

陳適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祖考汝德涇陽縣判考幸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適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開教永嘉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 太祖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適學行才識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于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惟懼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傳覽兵皆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于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主民為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爪牙以顯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取成大業列

野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業與國終始豈不信與其相光晦跡以全已其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埃車塵起展素德幸勿辭拒以慰下懷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 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即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奉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入看選引漢故事為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少有適值遇力為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着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補報 上說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院

官省視尋卒 上震悼不已道中官請祭賜葬鍾山
祖塋之次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逆嘗
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于欽誠俱早卒
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祖初下建康聞土人秦原之周良鄉丘 三人素
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
久以原之為南臺侍御史即為陳過中行於 太祖
遂三顧聘之為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 太祖
亦猶鮑叔為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足以為
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
終不能為傳為可憾也 應廣 錄

秦公從龍傳

朱睦㮮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也仕元累官和休行省左水
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
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 上謂達曰鎮江有秦元
之者才器老成當訪致吾欲見之 達至鎮江物
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為達都軍因遣還報 上
喜甚命兄子女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從龍
遂與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天時 上寓王
孫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
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
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 上稱
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太子皆有贈遺
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龍從子澤
歿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
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
之命有司厚卹其家論曰元之當避地京口時豈意
天下復用哉及王師下金陵遣使敦辟元之感 上
知蹇然而起參帷幄同居言行計從情若魚水亦
不稍不遇矣然稟命弗融設施未究跡其為 高皇
所與其亦章濫陶安之流亞歟

布衣葉公兌傳

赤城論諫錄

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太祖高皇帝武事一綱三日策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公力辭遂賜銀幣策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公言其策曰漢高祖之開基也以蕭何為丞相何進衣民政賢則天下有可圖之策光武之中興也鄧禹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語是知取天下之際懷來民心采服遠邇莫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

民歸心焉欽惟 華運中興當胡之既終乘層數之有歸明公運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開國金陵控制萬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夫閣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高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者非 明公而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况南方之人久偷異俗一旦聞 明公用夏變夷摯禮義之鄉仰慕愛悅之私又何如哉思欲進謁以據所蘊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塵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達于王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貧妻不能自至茲遇浙東行省左丞徵屢穴之士求鯁直

之言詣北向再拜投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日特乞轉達以聞 明公雖未見其面觀其文足以知其心矣特賜垂仁采錄而振發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謂明公欲招致賢才先自隗始而四方風動莫不歸心定國家萬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之功業而已哉伏祈 鈞察武事一綱日用兵之要胸中不可無一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明之徒雖在缺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耳韓信初見高帝盡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為大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

將所言無一不醇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採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為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願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群雄角逐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乃中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為重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

滕思得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察罕上不知天命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為跡雖同而實則異明公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而可乎哉孫惟嘯起江東未有定謀操督其來降責質其子策士如張昭者尚勸惟從之況其下者乎惟魯肅初見之時卽廓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鼎足江東以規天下之勢勸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足謀獨出眾人之表故孫惟常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長江

自古名將莫不喪師於此陳友諒盜弒武昌今江南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蘇杭等處如彈丸黑子破亡可待方國珍據台溫慶如仇肉釜魚苟延殘喘福建兵脆城陋特義師未臨耳建康昔人以龍蟠虎踞有帝王之氣稱之誠東南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敢窺吾之疆域哉且江之所倚莫切於上流而義兵去載已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

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蕪春欲以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蕪春屬吳夫皖與蕪春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按皖與蕪春皆在江州足以蔽全吳矣况兩淮之地自安吉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已爲重鎮之地足可守江以爲家戶守淮以爲藩屏矣又况張冠傾覆可坐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權不足爲也兌僻在遠方竊聞李氏妄自尊大致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長江

于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敢效魯肅獻國家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三日一取張九四據平江爲巢穴蔓延杭紹爲兩浙大梗跨涉通泰爲江北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爲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掃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美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援梓誓衆期於必克聲言一面欲掩取杭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

固難以遠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於城外
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
命將卒四面立管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
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
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
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
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又則我之尺得
寸則我之寸也今義師開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
載而罷或攻或戰屢圍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益彼

陳徽錄 卷之百其

七

之備也故當圍之之時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
則運糧輓粟復為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
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變
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窟已傾杭越必歸餘
郡解體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
據紹興於勢必變義士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
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
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則不及赴援矣夫糧絕無援
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
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然後進兵攻杭

唇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
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
隨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冠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
侵軼之虞遠攻則無持虛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
中原旁可以併福建而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
此取張冠者正當今之急務也二取台溫慶茂戊午
冬大兵克取婺城己亥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
子為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闕也雖然張
子野心豈有馴狎之性張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
子年春命夏博士陳顯道招諭進款不允其反覆不

陳徽錄 卷之百其

十

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
元謂國家欲舉土投降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
納款訖差張昶賈詔來宣於是遣燕叔義為說客欲
說 明公奉詔叔義至大朝不敢啓口而還夫前日
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我投降於彼是大不近人情
者固宜與問罪之師矣然彼上計以水為命一聞兵
至望家出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
東掩西為巨害東南勦捕則濊鯨波招安則損國威
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後已震懾踟躕即遣人
招致陳顯道款曲繼欲其復進言於國朝 杭越

既平即當納土將以款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術
宜乘其械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顯道又畏我舉兵可
即命顯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
限不從命則與師以征不服如此臨之彼必聽從此
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美也必以九月為限者彼畏我
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
速則不暇為意外之謀緩則遲回而討生一者彼自
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喪二者自燕叔
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三者方懇陳顯道令為
誣護顯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及覆以罪之可謂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於說辭者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宣諭之後
宜易官吏更年號甦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
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
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
長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察罕與明公之書彼又
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之變不可不防以勢觀之惟
及早督其奉命潛收其權以消未然之變是為上計
兵尚詭道不厭其密兵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
更乞朝廷深秘此文蓋以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
家無唯類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以不秘也命陳顯道

宣諭之時併乞明公賜之書曰華運中興孤命師恢
復江南所向無敵戊戌年冬舉大兵克取婺城既與
台溫慶三郡接境足下遣使投降送子為質監此誠
心特謂足下真知胡運之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
歷今四年延調歲月弗奉前命年號尚從其舊海道
運糧復奉殘元設謂不忘舊主而然情猶可恕今載
復遣人結好於李察罕其心謂何往者詭蒙殘元詔
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投降於我今也反欲使孤投
降於彼足下反覆之心何異漢之隗囂哉本欲待秋
高興師問罪尚念始初送款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
石俱焚故特命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昆仲官爵
不失元盟截自九月為限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
如前延引歲月問罪之師其得已乎葉克恭欲報東
門之役喜山欲紆伍員之忿無分水陸動成壘粉公
孫述徐道覆今如何哉孤不食言善自為謀毋蹈後
患此草初也討論潤色尚有待於當朝君子云三取
福建福建舊為浙江一進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
既平閩風必懼宜遣辯士說之彼必心計江浙四道
三道既已歸順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
此李左車下齊之策也如或藉於送款自貽天討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一

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路自海道而至衝其關隘
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餘郡
莫不迎刃而解矣既平福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
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英偉哉

猷徵錄

卷之一百十六

十五

王君國祥墓碣

方孝孺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為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屠陷轉敗為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之矣而言辭之士寧闕罔聞
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
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六 十四

將如探敵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
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
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
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
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
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為人言之人笑其過君
曰君凡于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
羅旁縣道遇盜利其果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為動
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
立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為

然散去甲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
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
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
爲君造門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
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雖
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
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
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
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
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
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
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今上已得江惟卽金陵爲帝
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 人主在吾鄉而吾
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
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刮落銼銹不露幾微故習恂恂
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
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杰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
有九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
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
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

蘇魯錄

卷之百廿六

十五

國因謂皆不若思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
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德而視時察
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

蘇魯錄

卷之百廿六

廿六

鄭顛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
 自負以豪傑之才耻與牛鷲同皂處南湖塢中意酒
 然也是為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溷膺上自達
 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為糞發降其風而化之乃
 憤然有回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一物價平
 出納使世之貧鄙也銷後游四方奮餘貲凡遇生物
 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
 其所藏咸呼之曰顛公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
 後其子隕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
 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直
 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
 鞋散髮走道上嘯歌屈原漁父篇以自况其志或勸
 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
 白義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
 尾駝頸駱膝踉蹌善歟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
 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蓋得之舊譜
 參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狎狂裂冠毀冕
 而求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渡燈近不在
 其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隄上竊入學舍
 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其牛或牽牛來責踐
 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
 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
 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
 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
 通儒性卒門人學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
 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
 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訓笑冕亦笑著作
 賦數錄
 即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
 可讀肯朝夕抱糞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
 至僅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
 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
 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
 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
 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
 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
 冕曰公試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
 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於滌陽唯兩幼

奴一童留燕俚俚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梁陽
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
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
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
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雞韭各百本引水為池
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做周書
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夜深人寂輒挑
燈朗讀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
事業不難致也當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
鵬鸞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

秋徵錄

卷之百六

廿九

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續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
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
穎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
冕真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卒冕狀貌魁偉美
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歿君子惜之 史官
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案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未
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通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
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穿紫袂曳地
蕭譚笑溢市中于其後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
真惟民哉馬下是為不足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邢公量傳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性介
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弊屋三
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
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
說無所不通室中卧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
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同邑
沈誠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鄰里莫識
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問無不知
然短於著述故無所傳云

秋徵錄

卷之百六

三十

龔大章先生詔傳

龔詔字大章崑山人父啓洪武初爲給事中請戍死詔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及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賀友菊先生確傳

陳鎬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卽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于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輒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菊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恒愀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擊鑿有據學士周公叔嘗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有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可選爲卿飲大賓幅巾深衣曳杖逍遙儻度整肅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以老年躋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半軒行傳

半軒諱行字止仲王姓半軒其號也蘇之吳邑人初
 父某為開門南市人市藥以交習紛擊擊之為已助
 半軒尚習年藥喻千品悉志其其某者多寡酬應無
 或遺主媼老好聽釋官家說即默記致本迨晚狀之
 為姦主異之為語若能讀書否耶授書論一快翌日
 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登以所度經史百子恣其探閱
 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於城北望齊門舊居
 時聲譽發願交畢至而議論踔厲證述今古常屈
 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几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某
 主人耳為詞章汪洋奧美關節開解千緒萬端參錯
 架出一時老生咸畏之臨川饒參政介之分守浙右
 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為之詩歌者殆編惟難於
 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殫其形容即
 席為說不加點竄饒仆地曰吾見中朝才雋亦夥未
 有類子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疏薦以天下多事半
 軒亦斬弗售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賞
 堪當世為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鑑半軒
 梁庵去曰使金鳩可守則然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
 如是直何濫取多田翁為洋三吳吳弗所據者恃多

聖礮石自固半軒私語曰兵法不云乘何以制剛也
 或詢何居曰談植湯條頰而韋者繫布於其端如憐
 驟然人出沒其下雖礮至而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
 害而不可盡矣後大將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而城
 遂破所交靡不服其談兵之有徵也洪武初郡庠延
 為經師時訓導無常祿餽儒生衣巾弟子負多出諸
 純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半軒悉為辯論極底道
 泊剛潤課業刃迎縷解節有詳明至是乃吐舌曰王
 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者廚皮遊麓之號
 以其該博而無滌滌也郡守江夏魏河內王俱名觀

者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遷於蘇晉多之思剛
 之朝而不果年向老解任避跡于吳山之石湖以經
 訓為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作者悉歸焉間寫圖
 題其上自適旁通緝黃家學與論苦空玄寂果日忘
 倦率致其厭憚合什稽首謂澹如居士真再世人耶
 尤深契道衍謂必有知者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
 五卷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三卷四六初于二卷通
 意宜資十卷宋系統圖二卷人咸勝傳生二千皆役
 于京屢言疎省問欲見親以慰半軒欲往或尼以法
 網固密非儒者洋與之日週微晒曰虎穴尚可嬉吾

味微錄 卷之二十一 五

韋布士何望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於梁國監
公延之西塾誨其子若孫并資問益每悵相知之晚
數薦之 召對反勸 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
為首務以其迂闊於事弗之聽也未久以他事獲罪
連坐以歿實洪武廿八年三月十二日年六十五云

歐陽修 卷之百一十 十一

白鹿生楊恒小傳

宋濂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想然欲超羣其外
族曰方建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徃受諸經領
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泉譁曰生賦資絕
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煜
煜能動人競要遞作州問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
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饒戒子姓執贊致附生躍
然與曰是或可為也即日出道舉比中居以倡道為
已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
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

鹿山戴椽冠被羊皮裘帶經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
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
際高郵樂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
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州學于師生牢讓不起鳳不
得已今間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
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
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
性醇篤無銖髮矯偽與人語出肺肝相示耻為覆藏
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財甚介
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愚謀諸鄉鄰活之氓輟

烏捷爲謝生拒之頃賴于地潛然隕涕生曰東作方
興非牛何以畀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
覆營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
禽致餼繼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
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况其
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爲法效學焉生名恒
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
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
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
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而造小傳知右隱
之與類非所以論生也

竹溪逸民陳洄傳

宋濂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
聲聞煒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
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且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
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
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潏潏共月爭
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
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
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
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
世外人也欲當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鞠
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人
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
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
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
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
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
運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
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日
樵於水志豈在新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

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洵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為不可狎近為號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眾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為

賦 卷之二十六 五九

溪漁子王顯傳 方孝孺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迹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為文較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為樂騷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矚指笑之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過適其志鮮衣怒馬行眾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為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為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六

五十一

東岡高士施鳳傳

王鑿

予與世寒諸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財四五輩皆海內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為天下第一入翰林為修撰未二年卒天下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質遷淮陰晝執秉旆夜勸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于河與舟童聞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僊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六

五十二

公為南京禮書文僊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僊驚焉為介于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為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蓋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病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為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綽楔傾圮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為之葺理

君因慮于墓所開門投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君性
 度寬和而有思致種時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
 跋審卑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又
 之枇杷楊梅甘橘葡萄茶落罔不畢具松于挺竹千
 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孺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
 亦不以干人疏食餽粥案惟三九款破惟十年不
 易亦不垢污敦行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
 僕皆循循慈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
 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為暴君使
 人借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活
 狀後錄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祖君一切革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
 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
 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晚構一臺於松竹之間
 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夫嘗見其有戚容客有
 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
 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
 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太史公曰甚哉世
 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聞
 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為其權貴享之百金以為其
 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無所
 貴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鑒焉

袁飛卿先生翼傳

文震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
 筆為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
 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為質弗
 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遂巡凡二十
 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為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
 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俯仰一有騰騰狂叫奮擲
 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
 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是萬事可
 捐惟積書枕菊不能忘情或時餽費不繼固也所有
 狀後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
 跡表先主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
 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
 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
 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
 况其大者哉

史明古公鑑墓表

吳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
 百里之外然江湖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
 禮下之而予取以為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
 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
 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
 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不正禮敬何由而行
 耶與人論事辨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
 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
 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
 悉遵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
 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
 蓋有宋劉道業之精至于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
 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
 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為文章紀事
 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聲嘒
 嘒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
 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
 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
 揮塵望之者以為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扃舟

往來月為雅集以勝詠相娛樂又嘗與劉會憲流石
 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反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悞
 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法河濟循王
 屋履阜而歸乃為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簪
 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
 即正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
 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
 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
 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張平生喜交遊
 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
 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
 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
 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
 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
 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
 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
 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登孫男四人曰曾同
 曾繼曾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
 曰夢楨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具
 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

能為願有終不得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葬於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為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糾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水滸集

手記

白雲先生趙元銘墓碣銘

黃綰

文獻之稱吾台舊矣至 國初鄉間在在皆有人廉介忠信孝友嫻睦足為楷範及成化弘治間遺老猶存某為童稚每於里閭得觀瞻焉雖一語一揖亦聞誦誨尚知向方但敦朴之過浮薄反為訾笑自此人學流通至今遺風蕩然莫或存者於乎悲哉白雲先生某外皇母從弟某所謂里閭得觀瞻者也先生之先閩柯山人諱徵明為福州司戶石晉開運二年棄官避亂浮海至樂清大塢居焉今隸太平曾祖諱海祖諱某父諱惟恢皆以孝義重于鄉先生少讀書務學不事章句孝弟嫻睦之行一無可愧而尤嚴閭門之別接人恭慎雖迫減獲亦無情容少庸家難未幾及長定婚盤峰江氏父卒眾欲徇俗借婚先生不可遂三十二始娶焉初寓武林館人文特其姿潛奔先生即拂衣起去之樂清蔡知縣家富於貲初議以公妻伯兄未問名兄卒欲以先生諧禮謝不可戶充糧長每至輸戶家即喪殮持以自隨嘗以廣盈二倉輸米五十石倉官既與之串又誤以串遺即持還之鄉人親戚貧乏輒調之或則為助殯葬兒女孤貧為之婚嫁假貸不計其息凶年則焚券以寬之晚而家

落亦不之倦被強暴侵辱不介意一日行海濱遇醉人欲擠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先生頷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人嘔血死江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絕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賈卒詢是良家子卽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僕今以富強故相凌犯先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邑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贊陳公相特加禮重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謂羣鳥之風衆獸之麟矣袁公丁公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

和雲日

抹薇縣官

彊一見雲氣尚蒸衣

先祖文毅公

慎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諸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速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平眉手不釋卷雖隆寒盛暑衣巾未嘗去俛夜半思所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遠曉或有所得以至忘食人皆以先生言行無愧古人故以趙古人稱之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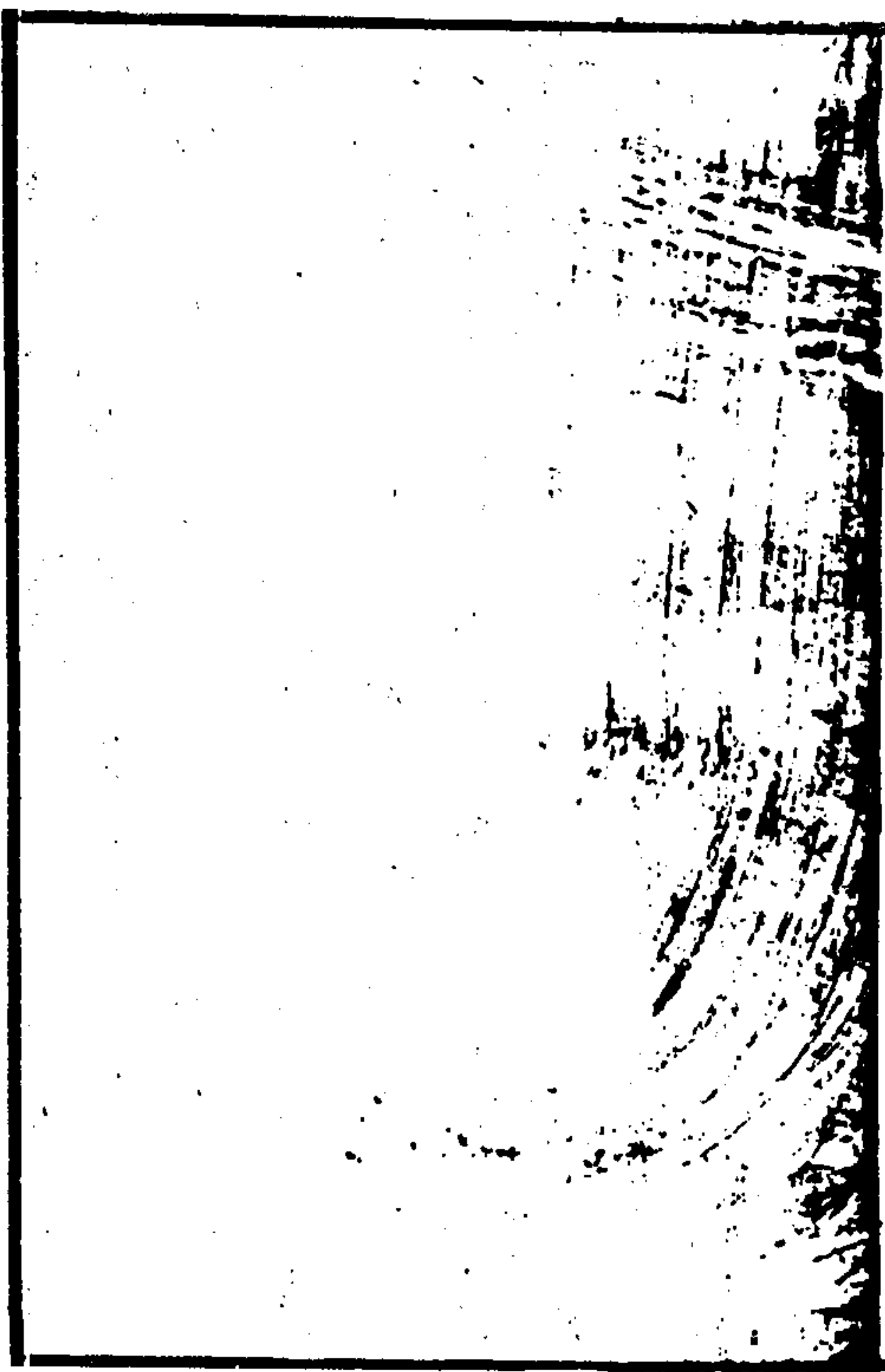
疾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我歿矣昔我年三十時於黃堂祖源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手語曰子有僂風道骨復期與會回首老人不見逾十年果會又期紫微山復會我昨曾夢紫微山得非以之終乎言畢而卒先生姓趙氏諱元銘字廷時別號白雲也生於未象甲辰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德癸酉六月十六日

和雲日

抹薇縣官

彊一見雲氣尚蒸衣

先祖文毅公



龍光傳

龍光吉水人因其子履祥見陽明王先生于虔臺光
 為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為豪
 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
 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
 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
 噤莫知計所出光贊先生易舟南趨吉安又慮濠速
 發南都無備或詐為兵檄以挽其進止或偽書反間
 離其心腹陰謀秘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九年先
 生有田州之後復檄以從特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
 方疑先生始已陰持兩端擁眾二萬人投陸實來觀
 象先生遣光諭意光單騎入營眾方露刃環之數十
 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二酋跪宣 朝廷威德與
 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雅二酋俯首
 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關肆譏
 公卿猜忌光為之詭辭款凶遠偵防變得于目投意
 使而應于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所不能為力
 而獨寄心腹于光者先生既卒功賞不行光抱耿耿
 無所向而世亦莫知光之為奇士也

北山龍公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
 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
 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
 何得爾糜食餽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報不得已
 許之履祥故修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
 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
 為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為豪
 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
 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
 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
 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贊贊之義兵起
 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
 都無備欲以偽符疑兵綴之然濠謀四出諸郡士人
 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惟
 謹密授方畧親信義之割愛遺之往往陷虎口不返
 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為若是
 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 云者翁
 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
 龍某等或詐為兵檄以挽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
 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

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記實也嘉靖初論公賞以翁賞為大足丞既致仕遷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廢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為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為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傲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首方疑先生船也陰持兩端以眾二萬人投降實來觀歟先生遺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眾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首跪前宜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首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者咸狀敘錄 卷之六 四三

十日生翁八歲為諸生十二入貢為國子生三十六為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東坊毛氏以明女先翁幾年卒生子一鳥即履祥女一適三都周某室某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中書科備士辦事文筆敏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甲寅正月六日後翁幾月某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三日葬翁仁壽鄉一都蔡洞李家山虎形首戊乾趾巽辰與毛氏合而某氏附其塋稍下翁與先君數往來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葬善言以也銘曰方歎乘指驥為黃監車驥服就辨駕良芳草懷人知己病狀敘錄 卷之六 四三

吳府君繪墓表

王鏊

宜與有逸人焉氏吳繪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修潔
 曠然自疎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
 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
 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
 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
 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蒸林窮壑修蔓灌木輒憇
 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去終
 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為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
 耶劍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道通乎
 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嘗茗飲其
 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撥之必晴
 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而灰承
 炭拋火焚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
 人勺少許沫餽紛餽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
 復進終亦不令飲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
 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為
 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藥餌為人治療亦多
 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為之歲饑富家多
 閉糶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糶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

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公
 嘗居焉君與沈司空章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
 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決旬乃去餘無所詣子仕
 登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
 進禮部員外郎又以 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
 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
 原君晚年病忘若宋陽里葬子者一旦忽與然悟平
 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
 昔過宜興與君邂逅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
 余歸吳貽茶爐茶甯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遊
 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古則隱君
 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
 以為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張木庵尺墓碣銘

黃綰

台南逸民木庵張先生者諱尺字守度父諱璣涿州同知守官潔清沒至無以欲世稱爲廉張先生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啜水坐甕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公敬者涿州遺士也聞之招爲掾弗肯道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不能留也先生念涿州垂沒時求一綿襖弗得終身感痛不衣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常之以錫文墓碑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卿先正復軒逸老方

歐敬錄

卷之百廿六

四七

石諸公皆偉人也洎余祖司空公咸稱其標節如古入云郡守山陽葉公贊姑蘇顧公璘吉水羅公僑皆待以賓禮顧公至榜列之以風六邑之人先生年八十有七卒無嗣余時乞休山中與季弟約率先生姪孫彬往歛之而葬于百家山之麓涿州公墓左邑大夫晉安王君欽高先生風烈請予表其墓且以白金如千付鄉人蓋亭樹石焉乃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兮德以賢嗟先生兮繼貞廉夜臺寂寞兮淚以霑清風悠兮白雲潰嗟矣先生兮在茲嶼

維石翁董濬傳

黃綰

維石翁者不知爲何人也姓董氏諱濬字復宗羅石其別號也先汴人始祖曰健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家於澈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澈浦世隸戎籍兄源當往戍羅石請代之遂復家澈浦焉初學爲詩不解隨俗營生業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奇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傳可慨可慶一於詩寓之家徒四壁毫毛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之游往來屢倡過佳屢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履雲

歐敬錄

卷之百廿六

四七

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于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吳越好事家往往懸榻俟之因紀爲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兄貧捐已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其人因貧不能赴京裝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鄒魯者以田易直易畢嘗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然不謂已貧也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贊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者亟稱屢嘆之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於越不遠數百里往其門數日作而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

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游皆笑之翁曰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云一日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客得歸矣塵緣夢幻耳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日精宗理又號白塔山人漱浦廢寺有鏤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若有待於翁者比屬續視日早晚日期至矣吾其歸與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傳聞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願人皆異之其子舉人毅以子與雖石嘗有一日之雅

蘇轍

蘇轍

蘇轍

乃以九祀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予傳之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其品亦不同至其事每不相與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而一之始定若蘿石翁者始嗜吟詩垂老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為儒學既又逃釋老去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為何品者也吾疑之雖然就其所至而言則蘿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者已其賢於人也何如哉

顧清甫源小傳

姚潤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為都城鉅族其日添園之勝甲于園圃內有成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澄懷閣印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鉛鈎心闔戶朱簾翠幕設以三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觀太史石亭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雜市前王侯謝館地相連朱雀門通朱雀桁鳳凰山帶鳳凰泉建業繁華古稱絕十二官城開綺陌繁絳高門柳相家山池幽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顧虎頭花竹逕深如紫苑寬楹池遠似滄洲京晉香爐金箱字南

蘇轍

蘇轍

蘇轍

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畫鄴侯書平泉樹石烏皮几逍遙日涉自成趣樾館煙庭非一處古來不數辟疆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肩輿步屐花間入隱居坐久不知山色暝仰看松月夜窻虛觀此詩亦可槩見矣清甫素性高雅自幼無統緒之習厭與俗人接對入號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懷琳落筆無煙火氣沒後人競以重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信名世貴精不貴多也中年皈心釋教日究內典更號寶幢居士恒與名德老宿相依社門掃軌治淨室甚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散步

城南諸寺及棲霞牛首惟飯僧齋會而已城市幾無
清甫之跡矣與予爲山林交志趣類同清甫觀化去
竟如此友不可得惜哉

秋後作

卷之二十六

十一

顧寶幢源傳

顧寶幢名源字清甫世居陪京人稱丹泉先生嘗自
命曰在家僧又號寶幢居士距生素封之家凡可以
縱耳目娛情意者備具乃居士旅寓視之蓮質無染
惟注意稅林所尚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
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書不鍾王而逼鍾王畫不
吳鄭而軼吳鄭詩不陶韋而凌陶韋已內一切都廢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
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
始歌

秋後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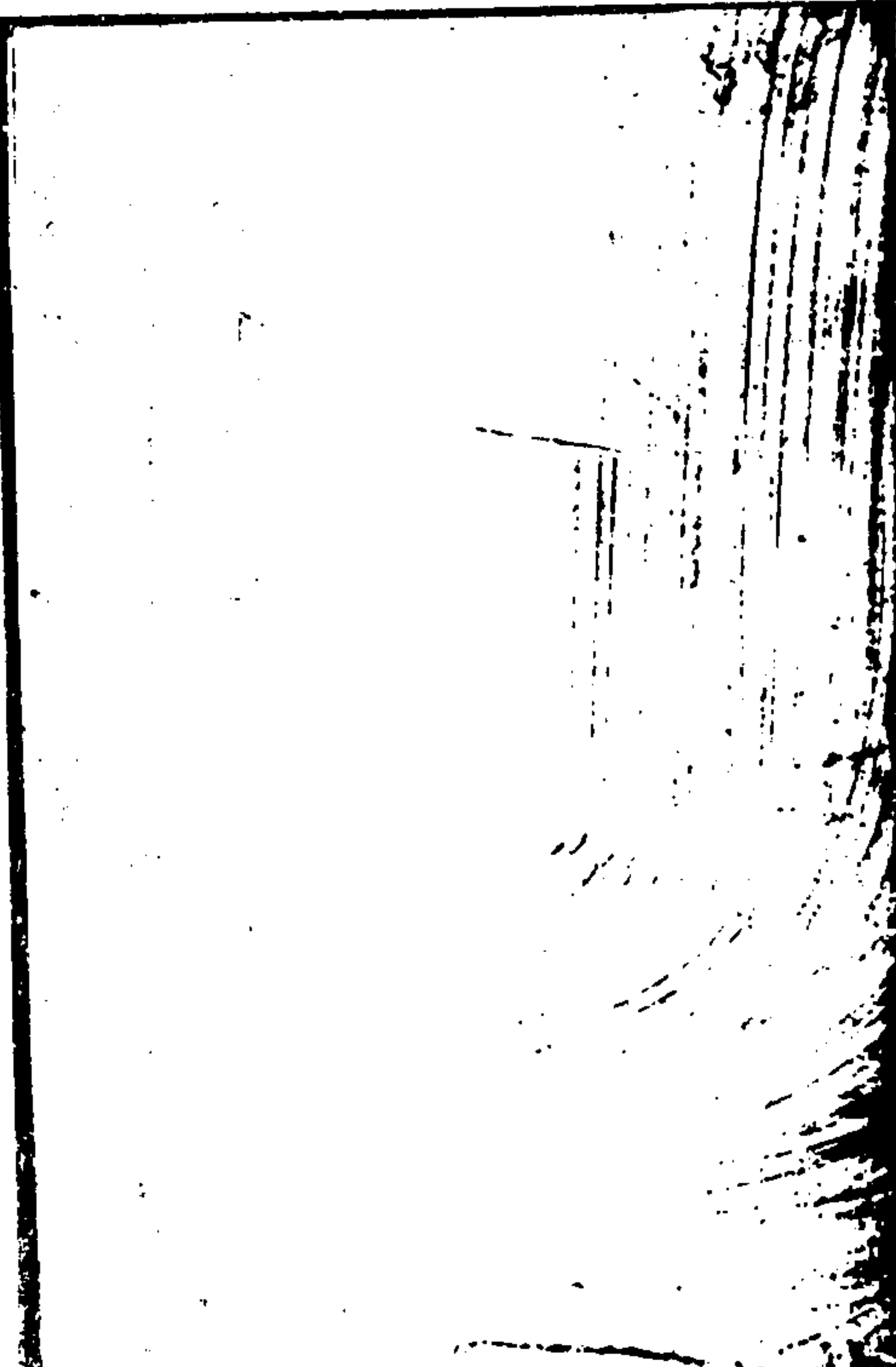
焦弱疾日居士一日與余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已
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
貴也又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箇團丸
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
到耳邊松火炊羹煙滿衣雪寒豪士苦長饑明珠不
換黃金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
隨處好家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
褐長鏡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銷磨盡
漸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曾朱
家滿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鄰門學種瓜雪屋寒蔬有

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
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
訪麗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為授記人草木
隨處屬開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附野寺春雲
裏青山古桧叢杖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技蹤跡
餅鉢依稀在手中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五十五



世隱顧子武先生祖辰傳

文震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
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為顧榮甫公簡有地
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置曰春潛隱其中二十
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
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
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
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
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碗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
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閭閻中荆扉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五十四

畫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
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
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
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
或風日清美則借先君子小步簫寺中其所識僧徒
必皆明憲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
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
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
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

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闌
 園中也臨頓為陸魯望所居鬪鴨欄蕉園遺址猶在
 頓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
 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焦太史編輯國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終

卷之一百十六

五十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目錄

寺人

雲奇

沐敬

阮安

阮浪

成敬

栢玉

金英

典安

陳準

阿丑

懷恩

覃昌

覃吉

錢能

何鼎

黃賜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目錄

一

張永

崔和

蕭敬

麥福

滕祥

黃錦

張宏

王振

曹吉祥

汪直

梁芳

劉瑾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

寺人

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碑銘 何孟春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地也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幸鑿與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呿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公垂斃右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十一

焦太史

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迺悟登城顧

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

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上追悼公死非罪忠

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

春秋致祭仍給六人備歲時灑掃後於戲此我高

皇帝所以為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

累朝祠祀若干年正德庚辰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黃

公偉高公隆芮公景賢嘗一新其亭臺兵部尚書喬

公宇寔記堂壁嘉靖乙酉王公堂守備之明年偕高

公巡視 孝陵垣墻道經公墓感厥忠義咨諸同守

備秦公文復請于朝加今贈致祭公獲報身後久而

蓋彰如是哉祠堂視制頗闕深前有門廊後有池有

橋百餘年來中官之沒而旁榭者成緝墮護庇南京

內官監太監楊君順寔募厥後高王二公既為公獲

茲新命欲樹碑瑩域秉委君而問銘于春春惟雲公

忠義皎然冬霜秋日高皇帝洎今上顯敷之以

感厲天下後世臣子于是乎在諸公秉獎好德為之

輿感于是乎在銘曷敢辭公所遭謀逆者舊狀以為

胡藍二黨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

二十六年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十一 焦太史

春敢定以胡為是以補舊碑之缺備他日史官之攷

證於戲公之靈弗泯其將大慰矣夫

沐敬傳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行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至再四上習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為反蠻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上徐曰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邪釋之尋亦旋蹕人稱其忠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三

忠

阮安傳

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四

忠

御用監左少監贈御用監太監阮公浪墓表

李賢

公姓阮諱浪世家交趾永樂中 太宗皇帝因安南
作亂遣將征之眾悉歸附時公甫十餘歲特俊爽被
選入掖庭 太宗見而奇之冀成其才命讀書於內
館公穎敏好學孜孜不倦遂博通外書頡頏儒者然
德性惇篤能以禮自持與物無競輩行莫不折已加
敬焉用是 太宗命理尚衣監事公益敬謹小心克
勤所事洎侍 仁宗尤愛其才將有寵任之漸 宣
宗初遂擢奉御伴掌寶鈔司時官軍直禁衛者宜置
蘇徽錄 卷之百十七 世屬子為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

金牌特委公督治事不日而完宣德三年西洋諸國
進御船抵廣南有司馳報 宣宗以為封禱寶物必
得其人命公馳往處置周密而還所歷秋毫無犯
宣宗甚喜賞賚殊厚五年 宣宗念醜虜弗率親帥
六師出塞以振威武公扈征有功陞御用監右監丞
正統改元之初 今上以公為先朝舊臣多效勞勩
特陞左少監侍 上十有五年恭慎不懈如一日及
上居南宮公復以老成端謹入侍左右事無大小
悉恣委之時景泰已易太子奸臣覲圖爵賞構辭加
害言公欲糾眾復立正統又欲公旁引內外勛舊糴

成罪狀百端拷掠極其慘毒未肯承服遂忍恨而死
終不累人聞者莫不酸辛嗚呼公能之歎不變以息
內外勛舊之禍視古之剖心明誣者亦何讓哉公生
於洪武某年九月九日卒於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
春秋若干今 上復位改元天順首誅奸惡深悼公
之誣枉特贈公御用監太監賜以秘器如禮飲之復
令所司擇地為營塚墳遣官諭祭以妥其靈公雖弗
克享高爵於生前而所以表公之節白公之心傷公
之亡寵眷已極則公之歎不為徒歎所謂有重於春
山者也司設監丞賈公安猶慮公之行實未盡繫於
蘇徽錄 卷之百十七 世屬子為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

內官監太監成公敬傳

喬世寧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

府奉祠宣德時以首府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

不與事議永遠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如死乃自乞

就死 宣廟矜憐者久之下府刑觀天幸不死後果

不死始 景皇在脚邸時敬以典寶侍講讀既即位

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故進避不招權寵又不

乞恩澤 上嘗欲官其親屬收問親屬在京者幾人

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

上又問敬又對如初 上益多其諫乃命即其籍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為從孫人號為土吏

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 上賜勅及墓祭費更賜

詩寵行越二年卒 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墓

祭 恩典殊優一時以為奇遇云敬有子曰凱字舜

卿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即病病無何死 上以敬

故知凱聞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

謝對曰凱願出入禁闈以大馬自効願薄奈何

上歎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凱聞 命

卒時年未三十也凱俊才善詩賦亦時作金元人詞

曲人多傳之諸詩文能立就已即焚毀不留蔡涇陽

人御史李錦與凱善每見凱作輒收其藁藏之積成
集余後問其孫舉人瑗瑗欲檢故藁書報余會瑗以
事繫獄余從其家求之無有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八 吳山作

栢玉傳

中貴栢玉在宣府嘗有所干於劉侍郎璉璉一切執法不從人謂玉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斲而乃心國事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七

九

金英傳

金英不知何所人官內侍當薛瑄為王振所陷既放免復起為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耳尋被召命 景帝既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 帝然然蓋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 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己已之變人心洶洶徐元玉最有時名英趨往周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策東城外壕對二人大為英所鄙乃慨然宣言於眾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必誅之無赦眾心乃定卒以選將練兵嬰城固守悉付於于肅愍公竟能以亡為存傳業無窮者英之決策豈可少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七

十

興安傳

景泰七年春尚書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
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嚴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
先世室廬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
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
朝房留一養子以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
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於簡朴嘆息而
去因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
醢醬蔬菜之屬為賜藥需竹器駕幸萬歲山親伐竹
為瀝以和藥丸言官有言仙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說
依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長山館

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受官爵不問家計者更
有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却于公
可也眾為默然

陳準傳

陳準不知何許人為入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大閣尚
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無辜縉紳大為所羅織一
事輒連引數十人贖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
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
司之事我無與焉京師始得安枕而臥矣

依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長山館

阿丑傳

阿丑事 憲廟為侍中普訴諸每于 上前打院本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為死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踰而行旁一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 上頷而笑時有勳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為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為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為某侯家造房未回也 憲廟嘗遣尚銘偵之侯家即徼工矣一日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梁方賣官雷爵動以傳奉為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

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板八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彼俸日中曝曬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所却梁方自無船縫矣聞者愕然又設為病者問醫曰我胸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甚難得醫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常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寺人之言多矣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十

史部

太監懷恩傳

弘治元年閏正月賜故司禮監太監懷恩祭葬祠額曰顯忠恩直隸蘇州府人，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至太監掌司禮監事其為人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在 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 祖宗為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辦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 憲宗雅重恩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不惑羣議人不敢干以私晚罹讒譖司香 祖陵天下以為詘 上在東宮時已悉知之及 卽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 獻徵錄 卷之百廿七 事 山陰

於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 上震悼不置特降賻卹內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實與焉 蓋朝廷希闊殊特之典此外如覃士單昌韋泰輩皆有之越是以來祠額寢廣祭葬尤眾不能悉記矣

太監懷恩事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諄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柰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誹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

什其卓恩脫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

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或若等不得獨生乃還

歸臥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柰何命

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微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

御馬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敬袖

疏來謁跪於庭恩徐日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來何

為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

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為今甫欲

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

獻徵錄 卷之百廿七 事 山陰

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

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中氣而歎章瑾以貢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

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貨

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

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吾

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

奏吾為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

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

免於禍每恣疏至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

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為激切或指內臣為刀鋸之餘單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濟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裁積金凡十害害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累奉末頓事奢侈 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與於是十害俱磨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帝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與俱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 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官之類曰獻敬錄 卷之百廿七 七 泰山作

此皆 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憚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 東宮也芳等退而俱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計曰不如謀于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為然言於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憚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單昌昌曰以懷

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答屢欲自經歎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 陛下即上帝 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為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獻敬錄 卷之百廿七

七

泰山作

司禮監太監英菴單公昌墓誌 徐溥

高皇帝當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倣周禮卽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參預機務非積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單公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葵菴世家慶遠府宜山縣爲廣右著姓父諱敬才娶韋氏生公兄弟姊妹八人正統丁卯嶺表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弟輩俱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時悉送詣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乃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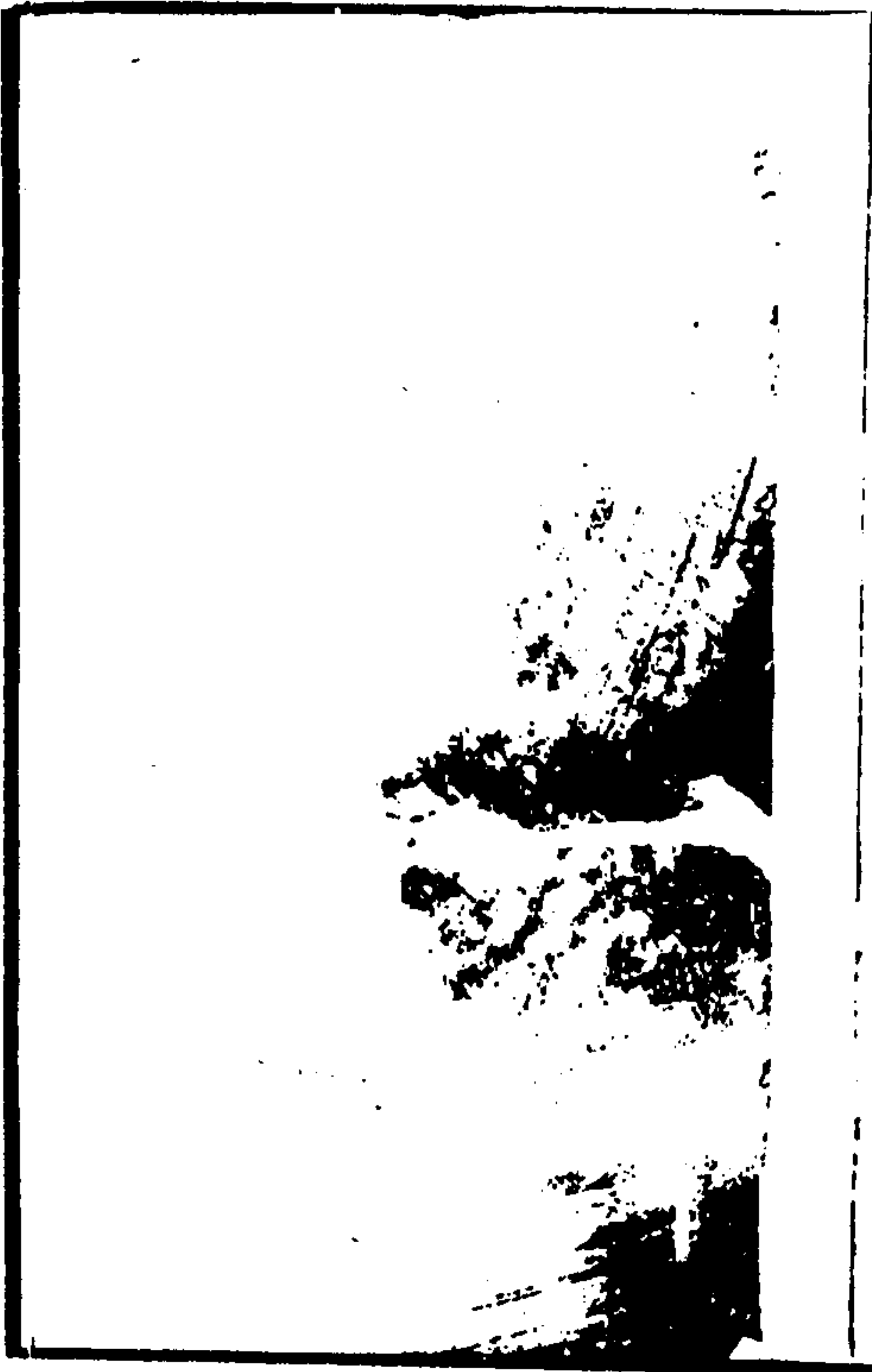
入內庭被旨與旺同學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

劉公學士恒簡林公已而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呂公少保文僖倪公教之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 憲宗時在東宮講學命公伴讀甲申 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局右副使督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命掌本監印丁未 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求還愈切 上重其老成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遣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竇公誠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寔乙卯正月九

日距生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沒之日上聞悼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率竇公等經紀喪事所賻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墳有祠賜額曰褒德恩數稠疊皆出常等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內外之人相率吊祭有善人已矣之嘆可謂難得也公爲人孝行追其先恩義周於族弟旺官承運庫奉御以卒言及必流涕季妹爲擇壻歸於騰驤右衛指揮使陳寬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交重信義持已謙恭惟以盈滿爲戒不自驕侈事上忠誠而不欺待

下慈厚而不刻至於御前議處大事默贊聖政慎審周詳而人不知者蓋多矣惟朝廷大禮多公掌行其次第可紀者選吉王妃一封宸妃捧冊二尊上一聖慈仁壽皇太后徽號充內副使捧冊三皇子五位冠初禮四封興王等五王充內副使五封貴妃等十妃宣冊六尊加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 憲宗神主於太廟捧主八選興王妃九封壽王等五王充內副使十立 皇太子充內副使捧冊節十一新建太廟夾室成奉安 懿祖皇帝皇后神主十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

命蟒衣玉帶之頒莊田祿米之給至於金帛奇物時
有賞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圖書二其文曰忠誠
不怠謙亨忠敬金石圖書各一其文曰才華明敏補
袞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東坡錄

卷之二十七

華

泰山作

覃吉傳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為東宮典簿局郎溫雅誠篤
識大體通書史議論執方輔道 東宮動作舉止悉
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服則開說諸司要務及
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陞專權蠹政之由盡悉
其態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即語講官曰
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為過禮吉曰尊師重傳當如
此也 上賜東宮皇莊吉晚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
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
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即取孝經自攜吉晚曰主得無
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坡錄

卷之二十七

華

泰山作

錢能傳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為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事

卷之百十七

何鼎傳

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戔之又帶酒污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一時傳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事

卷之百十七

黃賜傳

朝廷凡三法司獄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
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榮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陵其人
致歿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
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鬪者尚披髮覆冠而往救之况
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戊邊乃
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持左右承順
而已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五

世山

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五年夏 上采公諫召前御用監太監張公永
還京師復其舊職養病私第六年冬 上念團營戎
務督理非人又納廷臣奏召公見仍命掌御用監印
提督神機營并十二團營兵馬供事乾清宮歲增祿
米三十六石公感恩遇夙夜在官經理庶務出而閱
武訓戎剗奸革弊不遺餘力積勞既久而疾乘之方
在內直疾作急歸官寓而卒七年冬十二月三十日
也得年六十有四 上聞之悼惜諭祭三壇于棺柳
命有司營塋事又追錄道功陞其弟錦衣千戶容為
指揮僉事本衛堂上官事官其兄副為錦衣副千戶
皆特恩也公生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一年選
入內庭 憲廟簡侍乾清宮歷陞內官監右監丞二
十三年龍馭上賓 孝廟命茂陵司香弘治九年簡
侍 武廟於春宮十八年以登極恩改授御馬監左
監丞進御用監太監賜蟒衣玉帶許乘馬及肩輿禁
中歲給祿米十二石尋命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十
二團營掌乾清宮及本監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設
內官諸監整容禮儀甜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
司南海子事務庶委悉心綜理供應充切而不私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五

世山

毫末 武廟日見親信眾亦傾心依德無間言正德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室寘鐸反賊殺鎮巡眾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偽鈔印章封拜其黨潛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聞 武廟下詔征討命公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暨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關防金瓜剛劔許便宜行事 駕親出東安門送之于時改仕居江南召起總制陝西各路軍務兼提督西征師旅與公偕往會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即遣京兵歸朝帥兵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而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五 邊山館

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凡有賞犒或出家費佐之夏人始為亂者逸去未就法心懷懼疑構危言相恐喝眾兀兀不自保聚糧出委官司莫能制公道聞之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諭官兵農買各安職業六月至靈州會予鞫諸逆犯釋其脅從第列情罪傳之監車比入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公又謂手刃鎮巡重臣者造偽命偽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曰是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賂賞賚聽指使者悉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復有言者而藩鎮威令漸復其舊矣公又偕子泰言慶王當變故時給賊蠶伏雖出

迫脇顧嘗率宗室行朝謁禮事關名節恐不可但已朝廷乃革其護衛削歲祿三之一公又請改其侍衛百戶所備典武營要害禁諸王府交通賓客其招誘邪術左道之人並見采納獻俘之日 武廟親慰勞之是夜獨見乃出一疏稱劉瑾負恩怙勢竊弄威權積弊釀患以致大變幸賴天地宗廟之靈悉底平定而瑾包藏禍心不亟誅戮無以謝天下因條列其十有七罪又言實錄以討瑾為名偽出榜示為邊臣所繳奏者瑾匿不以聞 武廟震怒下瑾詔獄命廷臣鞫之具得其交結內外官符回奏啓矯託詔令紊亂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五 邊山館

祖宗成法私制兵甲偽造寶印刻期為變諸不法狀置諸極典并誅其黨數人竄黜者數十人凡諸司修令為所紛更者悉加釐正再赦天下廷臣皆上表稱賀詔錄公功賜金牌銀幣累歲祿至三百石賜救褒諭至再至三復以樞機事重特命改司禮太監掌監事諸所領監局兼督如故公知無不言警愆有所不避門無私謁一切利弊以次奏請罷行會山東河南北直隸寇盜充斥公以為安內贊帷幄遣將出師協謀勦補悉出指畫他如錄遺才省浮稅謹出納諸奏皆關大政又奉勅會三法司慮囚原情議法所活若

千人節被寶纒羊酒之賜時近幸多怙寵于紀公多所匡陳不復顧忌羣小共媒孽之幾中奇禍壬申力辭解任越二年乾清官災仍其官掌御用監印內董大工外督管務宣大邊報急命公與都御史叢公蘭總制諸路兵馬提督戰守兵勢既揚虜賊遠遁具奏班師雙伴錢寧江彬輩招竊威權誘乘輿親督王師遠涉沙漠公日切憂懼寢食不安十四年宸濠反詔督師親征公隨行命先往江西勘友叛始未至則開釋脇從若干人 駕駐南都留幾一年梟雄在內逆犯泊江濱眾慮不測公獨任防衛之責還至通州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非 畏山館

逆彬握邊鎮重兵留駐四十餘日召文武百官胥來會集賊濠尚在人 心惶惑莫知所為彬卒有所遷而不敢萌一念者公之力也次年春官車晏駕公以討擒彬督視京城九門防奸制變中外倚之而安 今上嗣位眾方議其宜有褒賞而權臣有忌嫉之者嗾言官一二人劾之南去留滯五年始蒙召還 上既諒其忠蓋眷注方隆而造物者遽奪其年以沒惜哉公平生勲績可述者固多而奏誅逆瑾之功為大瑾之竊柄四五年間中外士夫側目重足噤不敢出一語貨賄公行剝民膏肓殆盡至其潛謀肘腋禍且不

測公不動聲色一言悟主消大變於呼吸間復 祖宗之舊章脫斯民於水火此豈尋常建一事功平一寇賊者之可比哉公之性行歷履多有紀述予獨識其大且重者云公名永姓張氏字德延別號守菴保定新城人

楊文襄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也文襄曰公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為公肅策者耳遂促席手畫瑾宇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文襄曰公亦 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意可知也公班師入京當詭言請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真錯偽撤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悉怨大亂將起狀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公出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願 願 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泣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泄禍不旋踵矣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非 畏山館

如公策竟誅瑾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其黨與長
沙欲逮內閣曹元張公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為
日後計元得削籍去科道多劾文武大臣附瑾者永
曰瑾用事時我輩不敢言况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
人可易疏急進勿搖動人心 正德辛巳新都因言
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之司禮曰 萬歲今
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
可料也亦得止大禮既定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
亦不肯

張永 武宗青宮時與劉瑾等並在八當中其後漸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非

自振拔遂為善亦愛惜善類忠於國家發瑾姦功最
大以此永進秩其弟侄皆封侯伯永固辭還其後宮
王反江西都御史王守仁舉義師生得之已獻捷矣
江彬張忠許泰勸 上以六師親征寧王彬遣忠泰
等自南京趨大江入江西分命永自浙江入欲以邀
守仁獻俘令守仁復縱寧王於江西彬等得更親搏
戰而俘之以為功且百計毀守仁於 上前謂守仁
鎮江西與王有私 上疑之守仁俘至浙省會永遮
嬰之不得前且謂已禁使御仗鉞撫臣不得與抗禮
閩中扉者數日守仁一旦詣永館直坐其臥榻永為

奪氣已而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永益靡
然尚持氣岸曰公何為國苦辛如是盍早投向我懷
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
共成國事耳永因言已非負國者且公不見安化王
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因何為令 主上南征永曰南
征亦何害守仁曰自寧藩圖粵江右為墟頃又繼以
軍興郊郭數千里間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者而
餘孽竄伏江湖尚觀時侯設王師果南非此輩得
以乘間即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永大悟始許以
調劑則指江上公所楹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非

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俘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
等永至南京見 上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功勞不可
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 上前會與 上奕戲
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人安得樂此
又見遣校之江西永曰校何往 上曰逮守仁耳永
曰何故逮之 上曰聞守仁嘗與寧王有私故逮之
耳永曰甚善 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
善第恐不真耳守仁嘗以論瑾遭酷訊而無改辭者
試問侍 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
者皆謝不敢避去彬等計不行則復詭 上曰今即

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不即來則反真矣上
然之永乃賞徙走者百金告守仁以故使至召守仁
守仁不退食而與使俱行至南京上欲見守仁彬
等復為他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上復遣永
往江西勘事檢飭寧王貨財永至江西禁緝頭目從
人不得登岸略與照刷不俟窮追即返命其後守仁
得免於危卒使心事得白成封爵之賞大抵皆永之
力也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崔和傳

鎮守金騰太監崔和衡水人也當正德時內臣勢殊
盛金騰鎮守無及二年輒易崔以癸酉年至踰三年
辭而去歷前後若吉慶張成朱奉王陽孫緒劉玉皆
無辭去者如張成之貪酷王陽之愚冥劉玉之昏虐
又特甚必致地方大變乃歸於此見其獨出夷等矣
一日過潞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景東蒙化各獻
年例軍伴紙劄銀若干欲不受曰是首我內臣素低
也因悉言平生與何文鼎輩為友蒙 孝廟見知因
遂以潞江之賄復起眾安橋以景東蒙化之銀修各
廟後錄 卷之一百十七 素 東山傳
寺且曰為人在世也須幹些好勾當若只憂錢也沒
來由

司禮監太監梅東蕭敬慕表 楊一清

司禮監太監蕭公以疾卒于外第訃聞 上悼惜之命司禮監太監賴義督理喪儀御馬監太監韓錫等綜治葬事諭祭三壇賜新鈔三萬緡棺木造墳安葬建享堂皆如故事皇太后推先朝舊恩賜白金百兩又綺四表裏蓋異數也其任孫錦衣衛指揮使諡既請太學士石門翟先生撰墓誌銘又以墓上之石不可無書謁予請為之表按狀公諱敬字克恭別號梅東其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公自髫年給侍內庭選入司禮監書館肄業日以進天順初元授長隨

英宗御便殿勞資近臣金繼填集公執簿算無差

英宗察其有心計潛倚任之戊寅進奉御再進御

用監左監丞辛巳遷右少監賜蟒衣玉帶諸珍物有

差端陽 上視閱射指謂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

公頓首據鞍發三矢俱中的自是益承眷注陞太監

僉書監事歲給祿米若干石奉使荆襄所過以清約

聞甲申龍馭上賓改神宮監司香成化丁亥改內官

監督倉儲餉會計明允宿憲搜剔殆盡未幾進司禮

監僉書往勘武岡新州諸濬大獄獄用不究歸奏稱

旨丁未 憲廟升殿仍乞裕陵司香弘治庚戌司禮

缺員僉謂老成練事無如公者復起視事與

惟公惟慎未嘗涉私熟於典故燕間賜問應對歷歷

如指諸掌時有規諫語 聖心益重之屢奉勅督理

冠婚喪祭諸大禮閱視國營人馬審錄三法司重獄

皆詳審精當人無異議乙丑承命以東宮為託公

泣對曰臣敢不極力正德初告歸私第壬申復起命

掌本監事賜坐蟒許乘肩輿禁中丁丑至巳卯大駕

連歲巡行公與同官叩諫不止奉勅留守京師中外

倚重於復罷政辛巳恭遇 今上嗣位特詔入管機

務侍從郊祀時享幸學耕籍時年八十有五聰明強

疎微錄 卷之十百廿七 素 吳山

固進止周旋不差尺寸嘉靖壬午始遂請老 上念

其舊勞歲祿外月益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共役歲

時賜時鮮如故蓋前此所無云公性穎敏少讀書能

知大義後遍觀典籍學益富作詩清逸無纖麗語字

初臨歐帖晚變入沈體尤好草書歷事六朝忠勤一

節雖時有用舍勢有顯晦而謙勤儉約之風未之有

改也比授老深居杜門絕口不談時事惟知與者相

過輒賦詩鼓琴圍棋以為樂蕭然林下之趣焉比疾

草囊無厚蓄將屬纊戒其侄若孫曰為臣子當以無

欺為主餘無所言其生正統戊午三月十九日卒于

嘉靖戊子八月初十日年九十一歲予因記成化初年兩詣山陵行禮皆與公相見傾倒如故比公召用入朝先後三十年不復與通晚登樞要屢以政事接公朝堂嘗以武廟命至閣中事有未安予每抗言託公附奏語侵公公不為動及茲再入而公老又亡矣名壽如公宜無憾而老成凋謝寧不為之一慨哉公正德間見近侍田園第宅半京師嘆曰是豈吾輩福哉故歷官禁近永寵眷他莫與班第宅如常田園無所滋殖回觀向之聲勢烜赫者泯不可見而公處然獨存終始哀榮若此將不得為公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史山

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督東廠麥公福墓志

徐階

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掌監事總督東廠升庵麥公卒 上聞賜鈔三萬貫祭三壇命有司給葬具建享堂碑亭所以卹之甚厚蓋公事上久敬慎之節終始一致故其卒也 上特悼之云公諱福字天錫升庵其號廣之三水人曾祖諱保在祖諱寧父諱常祿俱以公弟祥貴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妣皆夫人公幼入內庭正德丁丑以選供奉清寧宮戊寅改乾清宮近侍嘉靖壬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史山

遷御馬監左監丞改御用監僉押管事尋陞左少監甲申陞太監賜乘馬禁中改御馬監監督勇士四衛營務丙戌奉命提督上林苑海子丁亥奉命隨朝請晉乾清宮牌子戊子掌御馬監印提督勇士四衛營禁兵己丑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乾清宮事庚寅掌上林苑海子關防壬辰提督禮儀房并浣衣局提督尚衣監西直房甲午總提督內西教場操練并都知監帶刀丁酉總督東廠戊戌兼管尚衣監印己亥上南巡奉命留守京師賜符驗關防乙巳遷司禮監蓋兩午提督先慈壇掌理祭禮及諸禮儀戊申復總

督東廠鎮靜不擾精神謂賢已酉掌司禮監印國制
凡旨下諸司司禮名爲承印而掌印者尤重諸監局
莫敢望焉然每遇東廠奏事則皆趨避故東廠尤名
有事權累朝以來未有兼其任者惟之自公始自受
命至於卒凡四閱歲嗚呼其可謂貴且久矣公前後
賜飛魚斗牛蟒衣大紅坐龍衣者各三賜玉帶關鞋
帶者各一賜祿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
計者三百七十三又嘗特賜銀記其文曰公勤端慎
賜御書曰克盡忠謹小心區區恭慎如一蓋見其美
於上者如此又累朝諸中貴所未有也公之任東廠
廠微錄 卷之二十七 美 之山作

茂著勞績詔屢弟祥爲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任忠等
爲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者若干人廠內有隙地公建
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於其中太監
徐公秀故於公有恩及卒公爲營建玄覺寺祀之
又建樓堦橋開磨石口等處山路行者稱便是可以
識公心之所存矣

司禮監掌監事太監滕公祥墓志銘

陳以勤

今上御極之初志份內政諸中貴人多所汰易而獨
滕公領秩如舊已酉掌司禮監事先是掌司禮監事
率起自本監曉習故實者而公素長者惟少文通從
他監彼前任可謂殊遇矣公諱祥字惟善別號兩山
保定雄縣人也曾祖剛祖旺父吉母氏公以正德
己巳選入內得給中禁密者十年起振奉御命書惜
薪司事稍遷乾清宮近侍 武皇帝上賓進故事遷
司繼事 先皇帝以爲慎沒見信用遂由兵仗局副
廠微錄 卷之二十七 美 之山作

使累遷御馬監右少監晉御用監太監掌監事賜蟒
玉許內苑乘馬居久之 命管三千營并三千哨營
駕幸承天公當先驅是時兩河及楚歲方侵而 御
蹕所經供億浩穰道路困憊狀至不忍舉目公憐之
痛自省裁諸饋遺悉謝不受其掌宮中事也嚴重而
有禮無不畏憚者 三殿工興公時提督上林苑海
子奏伐苑中槁木助燒殿瓦所省費以數萬計既又
掌司設監事會西內火詔公檢校乘輿服御物公率
屬事事不旬日悉報命人以爲能頃之提督西直房
春注日隆而 先帝素羣臣矣丙寅冬 今上即大

位以公典事久可任且憫其老賜內府坐凳仍掌宮

中事隆慶改元之三月調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掌

御用司設二監公感奮圖報不欲藉資地他有親幸

乾清宮工成以勞得錄廕一人公辭固不敢當乃免

更賜金幣祿米以獎之今年四月 上念府藏匱乏

內監局執藝人多冗食可裁者因屬公公悉心審覈

所汰去數千人遂以勞瘁病 上遣中使慰問及醫

診視賜予加等竟不起計聞 上深悼賜諭祭命所

司治喪營塋碑亭祠額咸備益 特恩也公為人樸

愿言若不能出口及當事遇更剛決咄嗟立辦處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 安山作

腋間六十年未嘗有過失其在司禮以刻廉聞御下

嚴不可干以私時干 上左右有所規切匡正每改

容納焉至始終守法度不一闕說外庭事士大夫尤

多之嗚呼自古巧慧習事者往往能督視聽蒙愛幸

而 上獨以公質直無他親信公且令苑內樞寵遇

無兩豈不淵然有深識哉乃公卒以小心慎密善其

職斯可垂於庭用人之法而 之賢亦得流聞無已

也

司禮監太監兼督東廠黃公錦神道碑

徐階

公諱錦字尚綱姓黃氏別號龍山河南洛陽人也曾

祖信祖玘父政公既貴其弟錫為錦衣衛正千戶

歷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加特進故自信而下三

世贈皆如其官批皆贈一品夫人公少敏慧謹慈無

躁動無疾言見者知為大器正德初選入禁庭又選

讀書于內館繼又選授典府什飲 先皇帝在潛邸

公有保壘功及入嗣大統保公舊勞累陞御用監太

監再改尚膳司設內官諸監鼎靖乙巳轉司禮監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聖 安山作

書癸丑進掌監事兼總督東廠密務公感 先皇帝

眷遇之厚益矢心圖報凡事持大體而綜理莫不周

悉綱紀條目小大燦然 先皇帝御下嚴明中貴人

鮮克當意獨於公信任不衰至呼為黃伴爾不名嘗

命公脩 顯陵稜恩殿及舊邸之能飛殿省公私錢

百餘萬計 奉天殿災眾議掘遺址更築之公曰是

勞費亡極也即疏請仍其舊三奉命閱營兵諸所賞

罰事求其實論求其平成大服兩奉 命偕諸法官

察所繫囚必訊諸法官口當有乃始疏以請楚世子

犯大逆公會勳臣及法司往訊盡收其黨與付諸決

獄正而楚之恣睢病民者亦遂無敢肆妖術馮瑄者
謀亂公先其未發捕治之其他若越禁城造偽寶侯
虜之奸細緝獲甚多然公教戒其下毋投故自公在
東版士大夫及京師之民晏如也公事 先皇帝久
其受賜斗牛坐龍飛魚蟒玉文綺珍饌諸物不可勝
計祿米自十二石至七十二石積之得五百石有奇
而禁中乘馬與肩肉之賜尤異數云 先皇帝末年
恒居西內比大漸公請還乾清宮已遂與于等迎請
今上于裕邸嗣登大寶 上侍於公住一人為錦衣
衛指揮同知世襲所以倚任公者方隆而公則以積
勞遺疾累疏乞休 上終不允未幾計開 上悼惜
久之命公名下司禮監太監滕公祥等經理喪事賜
祭墓寶鏤加祭三壇建享堂碑亭賜祠額曰旌勞夫
以公遭逢 二聖祿位並崇榮及其先澤流于後而
又以倖厚老成見稱於中外良可為禁臣之表式矣
于幸與公同朝知公為愆輒以滕公請為記其事之
大者于碑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碑

張公

司禮監太監張公宏墓表

王家屏

張公之秉司禮也 上方操英斷斥逐權貴釐弊獨
苛拔幽振滯嘉與天下弘在宥之理熟視左右誰可
締事者命若曰咨爾宏老成端雅忠勞茂著其旦夕
祇奉于一人于一人其勤用德爾無比于儉人弗恭
厥辟惟爾辜益 上亦監前車而難所代其慎重如
此公既受命務華奉法循理潔已率屬細太之務
壹軌于令典諸所謂護宸居將順德美者力為多焉
天下頌 上明聖而歸公之能事上也無何公以疾
乞休無何而公溘然逝矣計聞 上為改容易服諭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碑 張公

祭九壇視故事有加賜寶鈔齋糧銀幣甚厚勅所司
給木管兆造享堂碑亭祠祀之賜額曰旌忠兩宮
聖母皇太后后妃等各賜銀幣有差並異數云公為
人踴躍廉謹澹泊無他嗜雅嗜書公務之暇手不停
披能通諸史言尤明習法令故事引臧否切中事情
先是 兩皇帝朝公以少年穎敏簡乾清宮近侍數
歲中累遷至司設監太監僉押管事賜蟒衣又賜羅
蟒玉帶素已貴幸矣而公兢兢自持彌勤彌恪無幾
徹席寵自矜之色由此日見親近特命內府得乘騎
出入已謂內官監太監也駕幸承天已命為乾清宮

屏子隨朝捧劔已掌銀作局印復賜金彩斗牛衣已
 又掌借薪司局印當危為時會術輝行宮火公以身
 擁駕出烈焰中其司惜薪也見奸孔百出商八滋病
 歎曰嗟乎茲丘積而整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祖
 宗設司謂何而今托廢如是則亟為禁奸塞竇首不
 經之費鉅萬商稱便 肅皇帝嘉悅命乾清宮管事
 賜金寶等環各一方駸駸欲柄任之矣隆慶初舊京
 守備官缺先 帝念重地非廉有才者處之不可詔
 公往公廷治行至則鎮靜無擾獨時時從學士大夫
 游揮塵譚古今意蕭如也 今上踐阼召入司禮監
 兼筆賜坐殊仍令內府得坐椀枕 皇太后手輯女
 訓教六宮則簡公督教事尋掌內官監印五年春
 皇太后將為 上詳求淑哲正位宮闈公奉慈命歷
 淮間所過秋毫無染 上以故益眷任親灑文雅端
 渙四字賜之給祿米百石自是內政專倚辦公矣公
 筭政即纖悉惟謹又無不當 上指逮相擇壽宮成
 上謂公典事中人久閱歷多可屬以重事是以有總
 督工程之命未幾公以衰疾疏歸政 上不許疏再
 入乃許命月給廩三十石與隸三十人并其名下二
 十八人以從雖拜命董匠日恩施優渥近代未嘗有

也於戲寵利之際自昔難之彼其遇合負權赫然甚
 盛而譽環旋生傾軋路豈罔聞之臣貴重則不善
 哉不務修潔而挾重器多也若公可不謂善始善終
 邪蓋止足之戒公之所自為計審矣至其屏絕私門
 保全善類非公正不發憤斯亦有足多者焉其以榮
 名終非苟而已也公名宏字德夫別號容齋廣東新
 寧人其姪孫以公任為錦衣指揮使者一為錦衣
 正千戶者一為錦衣百戶者三其生卒墓里詳具志
 狀中

獻徵錄 卷之百一十一 吳山所

王振本末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 英宗於東宮及即位命掌
 司禮呼為先生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
 經筵而振乃導 上以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
 於將臺所為漸多不法一日 張太后御便殿召大
 臣入見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臣張
 輔楊士奇等西下立 太后頗詔 上曰輔等五人
 先朝所簡以貽 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贊
 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 太后色遽變曰
 女侍 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令女官加刃殺頭
 獻獻錄 卷之二十七 聖 夏山錄

上恐跪為振請諸大臣隨之 太后曰 皇帝年幼
 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 帝洎諸公留
 振自後却勿令干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
 止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敕旨往來及施
 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者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
 不敢預機政會福建僉事杖一驛丞時東西兩楊
 閣老東楊以鄉官當抵命西楊以鄉故當因公互事
 不決白 太后請裁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命過重
 因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謂中道也 太后遣之振
 自此裙襖內閣過夫朝廷機務漸歸於振及 太后

廟振益專決無所忌麓川叛振違眾議決意往討王
 驥阿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
 巢穴而酋肯思任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
 驥封靖遠伯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羣
 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 上宜躬親機務不
 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置球死適編修董璠自陳
 願為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壽
 訊璠令璠款已所請足球使之遂從陛前捧球下詔
 獄支解其體自是羣臣悉緘口不敢復言振大臣見
 振皆使皆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
 獻獻錄 卷之二十七 聖 夏山錄

翁稱而兵部尚書徐億工部侍郎王佑為振宣言於
 眾曰某輩以某物贊振振大喜以為敬已某輩不爾
 爾振怒行且得禍眾聞之懼於是進見振者無不重
 贊振初止府部院寺大臣漸至百司無不爾又漸至
 諸道方面無不爾每親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
 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者始得一醉飽
 而出門盡夜不得闔往來如蠅趨腐洪武初嘗鑄鐵
 牌高三尺許識八字於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
 振銳意專恣惡其害已一夕忽失牌所在於是大理
 寺少卿薛瑄持振從于山獄振遂收瑄將殺之僅得

免歸祭酒李時勉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惟其九
 禮遂誣勉括官木入私家切勉服國子監門巡撫于
 謙忤振謙舉參政孫原白代振嘆官劾其專擅降
 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詔賜旌異會
 牧馬者擾民需杖之收走短需於振振收需將殺之
 幸得戊他若都御史周銓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悉收
 付獄所免者獨南京祭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
 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同年扈從
 往問之敬宗曰本為人師而求為中貴何以歸見諸
 生忱因笑謂振曰陳祭酒工書公以求書為名先以
 獻敬宗 卷之百十七 學北 雙山
 幣彼或一來謝即振然之敬宗歸以書而辭其幣振
 亦不甚尤之也十三年福建參政宋彰與中官多親
 舊嘗竊官銀以萬計賄振得左布政使遂驗戶斂括
 以償民貧者不能堪夏邵茂七聚眾起沙尤三郡民
 多響應秋葉宗留起處州與茂七遙為聲援十四年
 二月虜酋也先遣其下二千人來貢馬詭曰三千人
 激怒其詐滅所貢馬值遂失虜心十月也先大舉寇
 大同邊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乃謀挾上
 親討之百官伏闕諍不得是月十七日 上行大臣
 從諸俱象擾失措兵五十萬人過滾來抵宣府人情

海河通敗書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 上行振怒凡
 言止者皆令赴行問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僮尸
 相枕藉而處益日南引至大同衣促 上北向逆之
 益急迫脇勳重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
 佑竟日跪伏軍中獨飲天監正彭德清評曰象緯示
 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陷乘與於草莽誰任其咎振
 怒罵曰即有此亦天命也會林有黑雲如緞既而雷
 雨大作營中人自為投散方疑惟適前軍沒於虜敗
 書復至鎮大同中官郭敬言言於振謂東與決不可
 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廉徵錄 卷之百十七 非 雙山
 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雞鳴山虜
 已迫勇率兵五萬禦之為虜所遮殺殆盡兵部尚書
 鄭瑄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豎儒
 安知兵事明日 上至土木日未哺去懷來城二十
 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
 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圍大營不敢
 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飲水已二日虜見我師不
 行偽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 上召曹鼐草救遣
 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
 進追搏我兵爭先逃大亂勢不可止虜踪陣出入探

祖相蹈藉成者蔽野 乘與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
賴重悉為虜所得誠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
多於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赦亦振振所視馬順及
長隨王某毛某俱為百官所匿以都御史陳鑑奉令
旨籍振宅并其家振從子山嵩於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東堂遠開樹於廢居器
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而珊瑚樹高六七尺金
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季

曹吉祥傳

永平志

曹吉祥深州長春社人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出掌司
體監王振門為太監振秉國政正統辛酉夏主征麓
川叛宣慰思任發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以震威
微功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兵部尚書王
驥提督軍務以吉祥監督軍務殺無辜十數萬次年
春班師還京論功陞賞以次陞者萬餘人思任發走
緬甸秋貴等復征之破緬思任發復通伴其妻子于
京師賞功陞秩復半于前振用交趾宋彰為福建布
政使大括民賂振鄒茂七乃亂稱偽閩王已巳春振
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
江伯陳瓊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
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燕監
軍未至閩寇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 上北
狩土木而振歿 郕王即尊位尊 上為 太上皇
帝籍族振家及殺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
盡者至冬仲平而班師吉祥二征監督戎務稱都統
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為腹
心而事 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軌
張親孫鏗衛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宥真謀

奉 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為內主稱 皇太后許
 之懿旨曰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 上皇
 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頃
 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
 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
 吉祥召蔣符從亨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
 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亨遂言少
 保于謙有反謀先迎立外藩不欲立 皇上即日詔
 遣謙及內閣學士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
 下獄命有良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典機務明日尋遣
 兵部尚書兼官如故速內閣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
 以其知謙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
 公軌太平侯親文安伯鎧會寧伯穎宣城伯善典濟
 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千二百
 石 上猶念謙功不忍殺有良以不殺今日事無名
 乃殺之丁亥斬謙廣并文誠永等于市循等戍邊鎡
 等為民以 皇太后諱廢 景泰帝為郕王歸西宮
 尋薨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良為武功伯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時廢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

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具蔣將陞大官為將校有
 良既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
 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
 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贊 上事須經內閣
 意籠絡內閣附已已而吉祥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
 錢引用非人 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
 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
 遂積不平平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 上左右彪欽
 縱恣罔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劾奏亨
 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
 賢者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
 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 上寬
 不問即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
 訐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
 我二人者意叵測遂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既而彗
 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并糾亨不法兵科都
 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
 合譖遂同牽 御衣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
 時出萬死立功今為內閣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內
 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 上震

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
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潛
竟收鵬瑄并諸御史下錦衣衛獄嚴拷訊究主使鉉
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
訊之謂其阿附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
喜 上壯御史敢言以爲清明可上不意如此莫不
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
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水雹甚京
師震恐吉祥亭輒對 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
此 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者皆
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請戍鐵嶺衛斌及
盛順等降知縣既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
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叅議
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并直文淵閣有投匭
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治事中李秉彜名罪狀吉祥
獨不及亨吉祥怒啓 上逮秉彜拷訊至死不承緝
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
殺之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追捕有貞于塗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
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非

長山

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 上令內閣
撰榜格原正見 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究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竟設建善之旌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堯舜監秦轍縱欲窮治
其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輸悔不如
勿究吉祥在旁請究其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輅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
帛綵幣遣之初正入直閣 上嘗召問卿何以輔朕
正對曰今內臣武臣權重 上領之正退告欽彪令
謝兵籍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
請 上泣免冠請疾具道所由 上召正責漏言正
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即今無可按而誅
臣欲全 上保全之恩故今早自爲計耳 上不悅
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正革罪已詔歷陳奸邪蒙
蔽詞極切直草草大怒坐飛語正草詔出時時對人
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改過耳責直誦君父大不敬
不數日內批請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
遇赦還或謂宜請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請
戍南丹衛而賢復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素

長山

問辦事吉祥亨大恨願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致之
 止既降道部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
 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希二人意嗾邏
 者以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
 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公滅賄狼藉下獄
 歿籍其家財物于大內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
 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
 時 上怒色變吉祥等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冤而惡
 曹石矣初謙等歿久 皇太后乃知之為 上備言
 謙臣多難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久之每詰
 吉祥等迎立外藩故皆對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
 耳 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
 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雖效勞其實譏亂小人
 朕初復位即干 太后前言 皇后無子當易朕即
 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既選乃曰 太后不必知朕
 日不可冕復干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
 后方知其雜間賢對曰讒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
 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難

者召賢議且朕曹石于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為
 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
 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悅不則怫於辭色對
 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
 能自覺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
 上以為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市冬亨以謀叛伏誅
 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 陛下復辟
 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為己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
 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哉當
 時有要臣者不敢與 上駭問故對曰使先期謀泄
 卿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 陛下何地 上曰彼時
 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卿王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
 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為哉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干天象乎
 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
 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為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
 不過為富貴圖耳豈實忠 陛下而為社稷計 上
 竦然曰然會亨敗 上大悟自汝言死以左都御史
 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官大管
 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 上

召賢曰此或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免罪而人心安矣 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藩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賈官需獄贖貨無厭 上積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勸舊之黨欽益懼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安得不反會昂鐘期初二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擁入大內推其黨黠為謀主吉祥誘禁兵為內援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漏二鼓都指揮完者禿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七

山

厚及得任錦衣嘗緝欽過惡稍禁戢之欽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賢到朝邸聞甲馬馳聚聲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又擊其背適欽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違杲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賢曰誠為此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矣既除之可即請命欽劫為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至吏部朝邸且執尚書王期賢就朝所索紙草疏同朝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寸術為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翔等解之 上俄又勅鐘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眾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翔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 上勅鐘賊犯關急爾鐘等努力急殺賊舍卒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七

山

惟工部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鏜兵集來圍賊賢期乃得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及吳瑾俱為鐸殺廣寧侯劉安為箭傷鏜領兵先登及子輔軌力戰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殺大戰于東華門外欽退屯東安門鏜以眾接戰自辰至午敗鏜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拒至酉大雨鏜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

欽錄 卷之百十七 李 曼山館

藉鏜斬先潰者狗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鏜斬之軌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刀入陣斫欽兩臂傷賊并刀圍軌攢鎗向之鏜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眾鐸為亂兵所殺走八其家官軍圍之欽赴背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眾伯顏也先縵城下亡走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誅恐脇從者眾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入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獄而嚮之磔欽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梁國公

蓋忠壯深少保蓋莊愍諡功繼宗加太保劉榮加太子少傅昂翺賢并加太子太保鏜進封侯聚陞右都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禿禿為都督信以僉事為使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寃殆盡董興以曹姻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革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至是以有功掩其薦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既被害賢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通情于吉祥而力薦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李

欽錄 卷之百十七 李 曼山館

賓為右都御史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獲免云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自鵬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無忌相繼反逆聖帝明王惓惓求言惟恐不聞其失然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言路以肆其非由是宗嗣覆絕陷于大僂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軌楊善輩實為之今宜列于詔咸使聞知言路始開 上聞祺勸欽免賢事擢為太常寺卿與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此人如曹賊及時文職皆畏避况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

獨呼于市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心此事人豈能及乎哉 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匪測人心洶洶榮時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凜然一時鮮儼曹石敗 上思岳正言放回原籍為民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極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聖

受山

不申救賢曰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祥地撥為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占軍地共為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此而在涿州地畝皆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想天順迎駕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役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訴不已賢言于 上自曹石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與濟畢奪與世指揮銜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聖

受山

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直言往廣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其議後言官言內官則輒引之矣 京山高岱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恩也黨與不十數輩南泉不滿

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際欲以此際謀為逆

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

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軍得入事倉卒起殿陛

間吉祥又為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兒必就誅殄

而于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備而不大聲

獻徵錄 卷之百十七 非 京山

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

鐘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汪直傳

當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

汪直年少狠黠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於

靈濟宮旁號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事諸司政無大

小雖瑣至俚諺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舉陵死一

男子旨遣刑部錦衣衛兩廂會往按單走京師匿其

姊之夫中書董璫家求解璫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

瑛方希諫直得刺事乃走白直單挾黃白數千兩來

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校掩

捕單璫并獲一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閻老商略若三

法司若司禮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索所挾黃白畢

璫不勝榜掠謬款寄某家猝未及以來榜掠如畢璫

俱歿厥獄中直既恣虐甚大獄屢起內外洶洶略

乃疏直八罪 上覽之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國

家安危命侍閣懷恩傳旨詰責輅等會兵部尚書項

忠借九卿復疏直瑛等罪 上怒始罷西廠是為三

月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交好者惟都御史王鉞

日往候之一日項忠遇直於道既去始覺追謝之直

不為禮直以銜忠忠覺先疏攻直直泣言於上曰此

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隙嫉忠使為也遂

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隙嫉忠使為也遂

出賜廕於南京四月 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既入廠
卽收忠下廠獄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
遂削秩免歸吏部尚書尹旻借諸卿貳欲請直屬王
鉞爲介因問鉞見直當跪否鉞曰焉得跪人六卿哉
鉞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卽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
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旻出鉞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
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陳鉞在鎮
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
遂交惡會直來巡邊邊使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
直既至賄其左右每謁必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 俊山

還遼邊餉積十數年最號充盈滿至是費一空十六年
春諭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千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
安南累歲侵占城遣使人奏請討安南直因獄取安
南策職方郎中諫沮之子俊復其不可事乃寢直復
被命巡大同邊與王鉞帥師至威寧海原虜營壘發
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
論功鉞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銓進秩都督喜進
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賊焰虐人殘狼痛毒旣乃屢
冒邊勲圖報未已御史徐鏞等憂之乃會疏論直欺
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廠不知有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 俊山

則與直抗禮奴視直左右鉞遂乘間毀文升先是文
升禁諸鐵器不得出邊邊使然女直建州亦往往寇諸
邊直還遂上言文升過諸農器不與諸虜故虜數寇
邊有詔收文升下獄尋戍川中鉞既傾文升因說直
乘時立殊功固上寵已亦因得倖進直因上言虜酋
伏當加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
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竟入告 上上遣撫寧侯
朱永統鎮兵進鉞提督軍務專生殺往討建州值建
州虜六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掩殺之直遂至建州
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直殺其老弱焚廬舍而

甚他巡撫率屈禮見直獨弦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
上驗其賢故事之弦乃密疏直與役喻制豎標所屬

直歸也 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弦賢 上出弦疏示之直叩頭謝稱弦賢不置蓋善類忤直而得免者惟弦一人耳

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

汪直成化十九年八月降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呈授職俱原籍為民工部右侍郎張願致仕初立西廠以大臣言而罷縉為御史上章極稱汪直可用復用之越為都御史授為錦衣衛千戶理刑內外交結朋比為姦未幾縉陞都御史授陞指揮仍於錦衣衛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七

山

緝事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越誣執夷人入貢者以為犯邊諸夷忿將亂詔兵部右侍郎馬文昇往撫之直復請自往視至遼東越諂事直命其子父事之因進讒譖於直文升及牟俸皆得禍既而越捏報遼東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朱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死人骸以報捷師還直加祿米永封保國公越陞尚書被巡按御史強珍發其事遂逮珍請戍未幾西北邊有警直遂與越出大同因伺虜近邊任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以歸願為巡撫都御史領府庫以媚之皆以功報直又加祿米越封伯爵

願亦陞侍郎諸家子侄奴僕隨征者如毛倫汪鈺俱陞都督王春周彞蕭聚王宏陳世弼汪憲等各陞指揮千百戶等官時直勢熾熏灼內外稍忤之者輒禍及之自俸等後如尚書項忠御史陳斌黃本皆其誣搆者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為詞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起其行至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塌府庫四排斥良善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七

七

山

邊釁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券編發倫鈺春世弼為民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閑住惟陳斌已致仕并永憲不問云越字世昌直隸濟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御史擢山東按察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會虜自河套累入延綏寇掠朝廷命將征討越嘗參贊軍務以崖壘川開荒川栢油川之捷三轉至左都御史尋以虜酋西寇乘虛率輕騎自榆林出塞

晝夜疾馳三百八十里直抵紅鹽池襲其老營虜悉奔潰斬首三百五十餘級獲其駝馬雜畜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自是虜遠遁越以功加太子少保陞俸一級命總督三邊後徙居固原心甚快快乃移疾乞還京尋涖院事又命提督十二營操練與汪直選軍每以河套劫營功大賞不酬勞訟愬不已奏請所司覆奏陞賞之詔以越首謀成功特陞兵部尚書仍加俸一級餘職如故已而進太子太保見朱永傲功遼東陞國公亦欲覲得封爵乃因延綏小警嗾直請出師而已提督軍務僥倖威寧之捷封威寧伯仍兼獻徵錄 卷之百廿七

但喜夸詐急功利比之臣人不復顧惜其為臺長於大臣有不悅者陰嗾臺官擊去之惟與保國公朱永大學士劉珣極相厚終皆反目威寧之役虜忿恨報復不已得中國人肆其慘毒大為邊害者數年皆越所致也初越廷試時疾風捲其試卷颺空而去所司以聞命便以卷與之至是一敗塗地人皆謂先兆云鉞字廷威直隸獻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陞光祿寺少卿不徇近幸求取大革姦弊名聲甚著陞山東左布政使阻巡撫牟倖庇其已故鄉里劉僉事贈賄之私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獻徵錄 卷之百廿七

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滿九載需選于吏部時當道用人非有攀附不得進潛恐外遷欲求一京秩不可得乃與錦衣千戶吳綬謀欲起直倚以為姦且疏言直行事公當不可罷先以示直乃進於是復立西廠直大柄用因德之諷吏部陞縉京職意在都憲吏部佯若不知擬陞尚寶少卿 上從之七閏月即以内批陞右僉都御史未踰年陞右副都御史未及再期又陞右都御史尋以直寵衰出為南京工部尚書僅五月而直敗革職為民縉自切不謹細行然性最警見事捷敏臨機應變遇事敢為其為御史巡按浙西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革 吳山制

鈕肇豪強扶植善弱聲稱藉然其在都臺不過與王越輩朋比為奸以奉承汪直而已外貌响响恭遜而其中殊不可測蓋柔奸也直之復用以禍士大夫而毒痛生靈縉為孽魁云願字養正直隸江都縣人由戎籍領山西鄉貢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秩滿陞修撰擢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宣府汪直帥師出征延綏道經宣府大同願早詣阿附甚得直意回即用為工部侍郎尋被劾致仕願願身勁氣才本可用但急於功名始終以附勢驟進此所以不能保其士節云綏湖廣江夏縣人貴州總兵都督經

之弟成化初以湖廣總兵本震薦其有文武才授錦衣衛所鎮撫從都御史白圭征貴州充前鋒陞副千戶綬形貌寢陋性傾險變說多端能以術御人諂事汪直為其心腹得陞指揮僉事理刑鎮撫司緝紳士夫初多與之交其後亦有被其禍者既得志招權納賂賦濫不貲直覺其姦乃奏詞南京錦衣衛仍舊職雖已失勢而人猶畏其復來直敗乃除名綬初為李震所薦其後卒傾震至是敗露天下快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革 吳山制

梁方

梁方不詳其出當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盡上志購
奇玩進方術指為搜錄異書濫與官爵或已官者輒
加顯秩不問何人至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傅奉
官多至千餘人僧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盡惑楚府
事竟走匿京師貨絲於方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
中稱為法王發內帑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承昌寺西
華門外使曉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
林俊相繼 上疏諭曉與方時為方所諧被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梁山

劉瑾傳

劉瑾陝西人也 武廟初即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魏彬羅謹兵聚張興等八人以 青宮舊侍日
導 上收獵肉抵為樂漸棄萬機戶部尚書韓文愛
之率九卿諸大臣 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
上疏持之於是 上遣掌司禮者八人詰閣下議將
薄瑾等責一日而往返三健等復持不可明日有旨
召文等詣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意
曰諸先生言是第奴輩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
少寬之 上自處耳於是瑾等益窘自乞安置南京
奉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梁山

無復顧忌給事中劉莖以論瑾呂紳以乞留瑾所惡
 輔臣劉健謝遷南科給事中戴銑以論瑾御史薄彥
 徵以乞留健與遷主事王守仁以救銑與彥徵尚書
 韓文以論瑾給事中徐昂以乞留文欽天監監候楊
 源以天變疏侵瑾源杖三十戍陝肅州死於道守仁
 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昂編民餘並下獄或免或
 斥都御史艾璞劉孟尚寶卿崔濟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或郎中李夢陽主事張偉俱以忤瑾孟枷胆吏部
 門奎或濟偉祥枷胆東西長安門濟偉祥仍戍夢陽
 璞下獄夢陽免璞編民海南自舊制司禮掌章奏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非 及山

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瑾職司禮送閣中既後悉自
 擬於瑾私家百官咨稟填初其門諸科若道若部諸
 司必跪以謁一日都察院出囚牒內書瑾傳奉四字
 者每牒而是瑾大怒罵院中人院長率其屬跪謝遇
 瑾愈數之諸道不敢仰視勾當外事官無問大小陞
 辭已必辭瑾還朝朝已亦必復之瑾詔旨出納閣中
 為虛惟瑾自疏題則稍以付閣中然必極所稱許以
 求媚悅成化間嘗遣閣鎮守諸省或置或輟至是業
 已復諸閣遂請預刑政其體統一視巡撫瑾從之諸
 閣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為爪牙同察羅網破人家如

碎卵事一入鎮守即監臨大吏不敢問海內魚爛矣
 瑾既虐甚然瑾者無所發一日早朝有一紙飄丹墀
 間 上命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後列羣臣
 所為於是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
 時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曳以去其不效者悉下錦
 衣獄三年諸道來朝瑾索布政使人銀二萬兩知無
 豫囊也乃令貸於京師富人歸則括諸民以償其貪
 括諸類是者無算郡邑騷然而瑾於諸邊送銀若商
 人報納之例又悉請停止於是諸邊北於內郡邑空
 乏尤甚瑾憂之問計於客客曰國初屯田修備故諸
 邊足自給今否者以屯田為豪右所侵也瑾由是遣
 御史詣各邊括屯田括寧夏者承風旨溢出屯田數
 百頃令租稅視其溢數不行則嚴刑以迫之將校妻
 妾有不免於刑者人心憤怨於是指揮何錦等遂挾
 安化王寘錡乘間起寧夏殺鎮巡守臣偽鑄印章以
 誅瑾為名 上遣涇陽伯陳英內監張永都御史楊
 一清往討之寧夏游擊將軍仇鈇襲執錡父子餘黨
 遂平瑾既素與永有隙永欲傾之無會及寧夏變由
 瑾所激寧夏既平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永獻俘畢與
 所善閣張雄張忠乘間言於 上曰瑾流毒海內自

知天怒人怨頃者重以寧夏之變心怏怏益不自安
與其黨陰謀不軌有日宜乘其未發擒之 上猶豫
永復進曰少遲我輩且整粉矣 陛下安之乎 上
意乃決即夜遣牌子頭召瑾永復勸 上親往瑾宅
畔觀變瑾方熟寢牌子頭入傳 上命問曰 上安
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別
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明日粹赴錦衣衛獄坐
謀及凌遲處死到三日始罷諸怨家爭啖其肉家屬
無少長悉誅計所籍金以錠計為萬者二十四為兩
者復五萬七千八百銀以元寶計者五百萬以兩計
者復一萬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寶石以升計者二十
甲金者二又胄與甲並金八爪龍者三十盪鼓金者
銀者五百印玉者一琴玉者一帶玉者四千一百六
十蟒衣者四百七十袞龍者四牌以牙為櫃者二牌
名穿宮為百者五

震澤長語
逆瑾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暴張祿時任吏部
尚書聞物論洵洵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
借重以鎮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懋學泉州蔡介夫俱
以致仕提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
龜山也介夫未及聞命而卒於家懋學至京正色立
朝其蒞事一比於法羣小不敢挾勢侵太學事未幾
以外艱歸是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
必不能堪矣其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名之念從
此消除天若假之年但當修身以見於世耳予答書
曰欲開之志在已雖決只恐一旦好事者出將公作
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當時謾言不謂後來果中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目錄

釋

芑琦

寶金

韓良

善繼

懷信

茂

祖銓

慧曇

力金

永寧

智順

自緣

普仁

智及

懷渭

大同

獻徵錄 目錄

元濤

慧日

永隆

溥洽

智光

善啟

法聚

道

周顛仙

張正常

張三丰

鄧仲修

冷謙

周玄真

張友霖

李素希

丘玄清

柴道人

長山館

尹山人

李汝省

胡守法

邵道人

邵元節

陶仲文

四明趙昌期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刊行

目錄

獻徵錄 目錄

長山館

長山人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

釋道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梵琦塔銘 宋 濂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
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
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
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
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
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 顧問
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八

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東僧中 二藏之說
者問焉師以夢堂墨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館
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
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
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
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
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
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
祭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毗之餘齒牙舌根

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累累然如珠其弟子

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
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獻復偕
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
辭簡與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
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果
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
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
曇耀六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義或問所書
何言即應聲曰君子於義至於死可也彼書皆度越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八

餘子遠近號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
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
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僧得雉染為沙門繼往
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
師為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
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
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
雙徑師往問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
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師叱之使出有是羣疑
塞胃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勅黃金為泥書大藏經

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勤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水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叅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叟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承祚永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真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歷師

蘇東錄

卷之百十八

三

滂沛演述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挿雲際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歛寂冥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築藏不翅拱壁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嶽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承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

蘇東錄

卷之百十八

四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寶金公設利塔碑

宋 廉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為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八號為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曰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平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既雅落受具戒徧詣諸肆窮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拊膺嘆曰三藏之

藏錄

卷之百十八

五

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為廢偶携篋隨公擬疏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篋示公公非之禪師真篋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臂使速言禪師築公臂仆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詣方巖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葉之賜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赫然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來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於

藏錄

卷之百十八

六

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處一處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益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

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途蓬首女子身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為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為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眈眈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空室中起上

蘇律錄 卷之百十八 七 曼山師

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贈以金繒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為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於建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命高行僧十人蒞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圓悟閣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齋優渥夏五月悉粥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書倍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眾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

蘇律錄 卷之百十八 八 曼山師

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有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而不曾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於某山制擬其大畧請安次王普為狀一通徵濂為之銘 上祀方

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
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夫 聖人
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
獲遂名山大利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
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
行於南無用之道著於北禪師益無用諸孫也濂近
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嗚呼哲
人云亡柰何不與大法衰微之嘆乎

狀敘錄

卷之百十八

九

曼山館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序有宋 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
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
二日用閣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
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閻玉噉將至盈升四象爭取
灰燼為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焚號無從於是俯
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
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
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
存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
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
範將來乃加評薦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
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
信於世蓋為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
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
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真
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
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

狀敘錄

卷之百十八

十

曼山館

父母曰是兒骨節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
 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
 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遊遊其間徘徊愛
 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台僧交嘗勉圓悟勸公參叩道要卒
 為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
 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維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
 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
 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
 精華攝其密微克然若有所契士瞻約公時住天平
 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
 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
 徒自用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
 曰笑隱訴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
 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
 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
 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
 掣刹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
 全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
 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

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
 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
 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師出世嘉興資
 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
 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出食為修建之計崇基廣
 構文甍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
 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童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
 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童時會海內大亂兵
 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
 覺場涼烟白草樓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為之慨嘆康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一 長山作
 里公為浙江行省丞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
 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叢葺茅為廬以
 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
 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
 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
 之變大地為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
 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
 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
 游及治喪歛之事顧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
 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粘發覆如

利刃之破骨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霑潤
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
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
曾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
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
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上觀門苦海舟航時兼
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益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
極無象求而即之昭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
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
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
獻敬錄 卷之百十八 七

獻敬錄

卷之百十八

七

長山

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
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心濂
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風障
深竟為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俛俛逐物
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
遐思者乎

文明海慧法師善繼塔銘

宋 濂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
建立譬如一燈分為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
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寂中
三觀不闢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
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劫洗洗乎皦皦乎
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為
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
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
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當
有姪夢神人授白美渠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
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
治春秋經稍窺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
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
芭蕉穹宮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
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
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
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住南天竺從
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佛不二門屬
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

獻敬錄

卷之百十八

七

長山

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對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屬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監法師之學延主賓明尋領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主第一禪林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移上竺而王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徒眾四集無不涵腴飲醉克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住良階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講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吳山館

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講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與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扶剔經髓敷釋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沛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

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生時雖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住居南山明靜院洒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未幾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雖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眾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運化將焉托乎吾殆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火化牙齒及古根弗壞舍利粲粲然滿地其徒以其月日斂骨塔於靈祕之西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 吳山館

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雲壽懷古延慶自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曇胃也法師氣句衍裕行履淳固內外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為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脩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矣俟予言聞

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
潛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
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
公欲結樓煩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
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繫法師
梵行徵濂為塔上之銘濂嘗遊文獻公之門聞公談
法師之德之盛以為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
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
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二十年則
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
缺徵錄

卷之百十八

北

山

碑

勅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行福之請歷序而鋪張之于
載之下請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
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

大天界寺住持乎中禪師懷信公塔銘

宋 濂

大天界寺住持乎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
子似桂謁濂於禁林合掌胡跪而為言曰先師之塔
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
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
文懿大師國清聖公實為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
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上深究內典為吾
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藉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
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禪師之
缺徵錄

卷之百十八

北

山

碑

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
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
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乎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
人父某嘗為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
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
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
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
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
祝髮為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
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緣多浩

如烟海苟欲窮之自田耳即乘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前董叢林名碩輒往叅扣下語多弗合不勝憤悻華藏竺西垣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為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與化打克賓公案問答有契竺西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彰不可遏太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從眾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恒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宅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九

浮屠飭車輿盛徒御誇銜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古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賜號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

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弊而更新之丹輝明碧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刹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兼任持事者若咲隱訴公墨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為東南楷則亡何毀於火忠公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蹟非師無以厭眾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倡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驪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

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荅師度眾誠感孚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跌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上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乎不已師揮筆書曰平生為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薌蠟炬

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茶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
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燦燦然生時以寶瓶光
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
官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冲喜氣溢顏間生
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修
極勤自壯至老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燥金寒折交
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
可比當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 上嘗
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
大天界寺寺之通糧在民間者遺官爲徵之師將終
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
褐色禪袍來見 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
歸故告別耳 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
金藏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
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於世其傳法上首
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實定某剎寶璋瑞岩文
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垢定光文
據其剎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覺福林道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瑛皆其人
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承松源四葉之傳黑
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
故能樹精進幡持命剛切入般若關爲一代人天之
師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
新之朝上問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在乘輿而陪幸
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是當揭
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起信焉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佛光普照大師茂塔銘 宋 濂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
方主寺事為師四眾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
幢香華道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為埠行西方
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
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縹紛離地即隱盤
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
夜跏趺習為禪觀母惡之推之使仆輒達旦不眠年
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於杭既歸落受大戒於昭慶
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為求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道耳苟羈縶於此何異狗彘營者邪乃潛行大江
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
輪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
隙間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
曰此問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
乃橫川嫡嗣見道寔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
師即擔簦啟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為師曰正
為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
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華囊耶師擬議欲答古休
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

自如古林器其為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
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
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於東南請師分座
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
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
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
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
如日觀所藏物而手採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
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香

安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眾
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
傷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傷之為明日請
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
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
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
獲舍利如珠璣者頗眾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
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庵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為
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師為人篤實無偽於道有聞
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

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
咸靡本真達磨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於世良公恐師懿行日
就泯泯乃爲事狀法嗣清守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
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
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
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啟正
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苟如師者
其事益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

秋後錄

卷之百十八

五

無盡禪師祖銓碑銘

宋 濂

天台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崖疊嶽如雲
旃翠藹溢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
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
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
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洵罹焚毀惟
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嘆
曰大士詔圓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輒手延祐
甲寅縛草爲庵虛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
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
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
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
坊金碧交輝上盡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
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
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
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
母董氏養之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
之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
忘所自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法嗣惠峯
主僧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

秋後錄

卷之百十八

五

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眾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機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眾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普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

秋敬錄

卷之百十八

非

建塔於峯之右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遊師勉以忠孝迄能為 國宣勞為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於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為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銓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於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其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其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臧倫日溪拜堂禪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

求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方山堆公居淨慈無見觀公住華頂斗岩芳心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頭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

秋敬錄

卷之百十八

非

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策名利養之念交蝕於心曾奔兢于請無所不至足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屨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眾禽飛紛之時謂為禪師矯弊之功非邪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慧曇遺衣塔

銘

宋 濂

浮圖之為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為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為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質奉 詔准其職夫當與王之運親受 聖王付囑

狀徵錄

卷之十八

七

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其願寂也焉可不勒羣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以有娠及生容貌疑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為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果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忽拊髀嘆曰毗丘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眾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咲隱訥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

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

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然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所得延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為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為掌藏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鍾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

狀徵錄

卷之十八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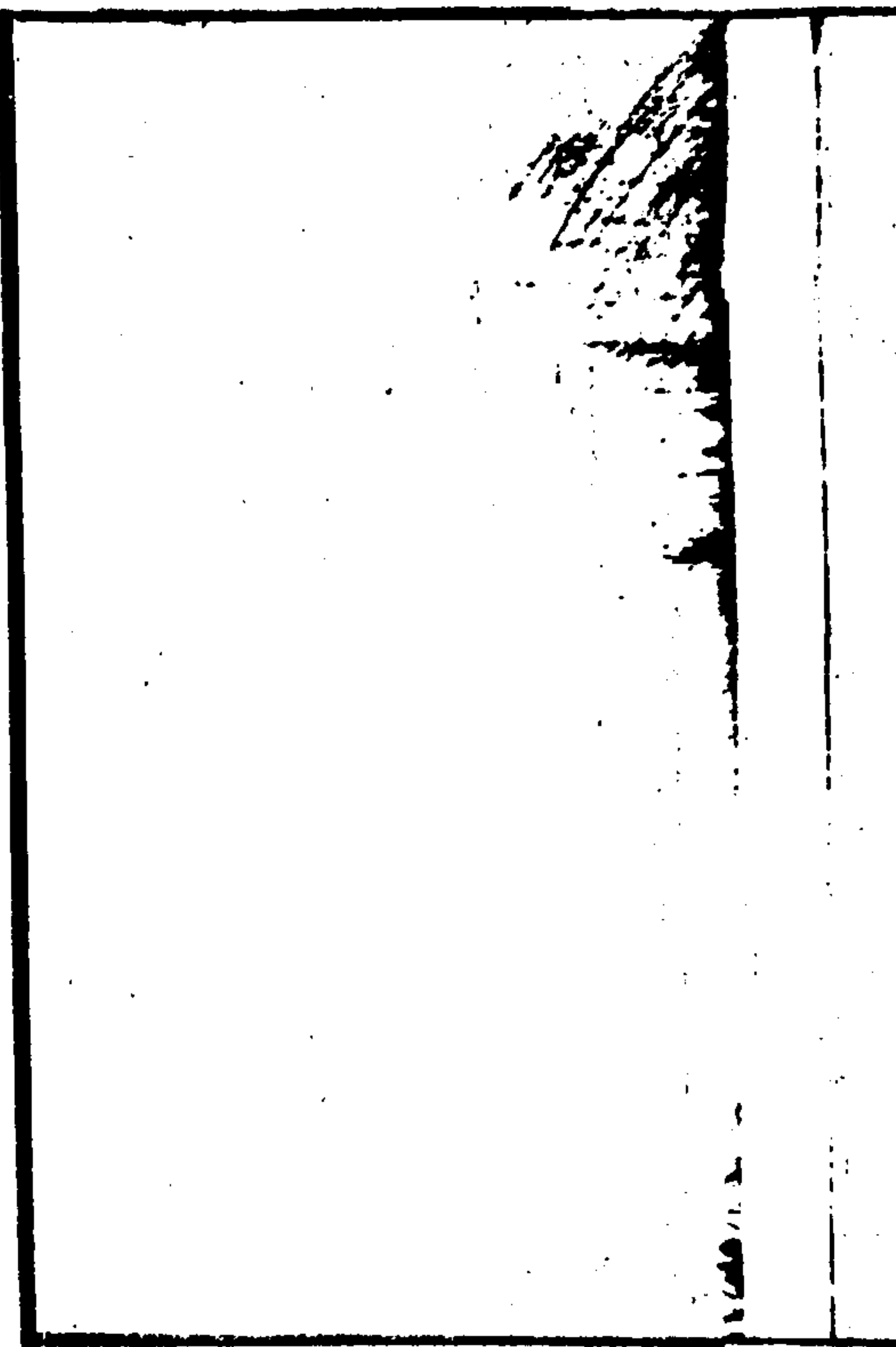
鍾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奮剔穢荒為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曰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擗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為之授以淨覺妙辨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給眾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為樵者所剪伐師又陳上封一劄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

今葢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為大天界寺 詔
 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
 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
 庭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
 不歸 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
 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
 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
 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
 降 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為世蠹請
 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為西方聖
 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
 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敢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
 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
 恃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
 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乎二
 年巳酉冬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
 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七月至省合刺
 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寺待以
 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
 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

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
 曰未也已而復問至於四三日出矣恬然而逝其
 日葢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
 敬嘆斲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
 送至壇下命比丘十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
 方已拾靈骨附葬其國中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
 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於南京聚
 寶山兩華臺之側云

狀徵錄 卷之百十八

非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力金碑銘 宋 濂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 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穎圓額白哲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斬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於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之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師語奮迅踴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

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毗

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喪父唯存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虛僉欲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庵前有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子嘗取之而去且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令內官送之入院賜以天厨法饌萬棧之暇時 召入庭奏對多稱旨益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勘辨學子務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學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於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泐公自代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開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茶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五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永寧碑銘

宋 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鏘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勸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罩被無際震盪鏗錙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五

適實大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性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點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依族媼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眾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

雍熙寺會主僧來峯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
此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為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
之屬僧錄司給牒雜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
後遂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峯海
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
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
欲歸鄉行省觀禮至毗陵約明極永相於焦子山精
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覺懸版坐空如是者五
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
山求印可于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
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
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
天不存涓滴曰不着槽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
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
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
令造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
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
喏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
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狀

卷之百十八

五

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檐捉住清風剥了皮師不
覺通身汗下墜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
用曰閉着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所替
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
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天
如則各據名山遮展化機師皆往扣擊道相脗合而
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住廣德縛於大
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云道場師為起廢
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迹迹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
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
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
凡數千命之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頭有龍池其深
巨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受三歸依戒龍
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巖作室以
居至壁立如削處斷木為棧鈎鎖連鎖棲板於空中
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全
集師亦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
師號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
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某延師之至為創寺一
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

狀

卷之百十八

五

時人益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禪寺辦香
 酬思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闕毗
 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釋正法天降甘露南三
 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峯皆招居
 第一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溯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
 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戌將敦勸力師漢
 然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取自適
 耶師為蹶然而起寺官以方議經替前任持幽若靜
 為殿楹仆地師以隻手構之暨師至果為新釋迦寶
 殿壞佛菩薩天神諸像摧冠諸刹論八年有言師於

歐錄

卷一百一十八

七

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
 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
 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
 興銅官山舊有北嶽菩薩院燬於會昌士潘敬之重
 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丈室之屬以年稽之正
 二紀矣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觀說
 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號曰
 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居無何
 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現祥光五道明年
 陞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

師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盃及僧伽黎衣遣司馬
 護還龍池庚子師為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
 弊師旋塗壁丹牋之功且覽其實街明年募善士萬
 人為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疾兵後枯骨至無萬數
 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狗鄉民之求結
 壇誦呪焚冥末終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道
 不容其還強住麻蕪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
 朝洪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己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
 弟子宗珣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
 進庵去之十五日自興化庵移龕至絕嶽所居十七

歐錄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氏咏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素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
 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
 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池水涸
 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各
 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
 養者執紼之人盈萬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
 所持數珠皆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爨繁然生
 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掬取淘沃獲者亦眾於
 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
 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蕪山五所建塔藏焉

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心所至無不傾向若中書右水相朶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菲柴衣履者肩摩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印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為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於世其嗣法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之狀徽錄

狀徽錄

卷之百十八

聖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智願公逆川塔銘宋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舖叙悟緣評薦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修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美娶婁氏屢至狀徽錄

狀徽錄

卷之百十八

聖

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
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眾推為上
首居亡何却走廬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
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執範
為之蕭然毒海人寂師感世法無常嘆曰義學雖益
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今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
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門樞公公聞悟八世孫
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
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頌頌局此蠱殺中邪
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問之慰曰善知

脈微錄

卷之十八

聖

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嘆曰吾知其
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
回換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觀中
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毛孔
皆出光明目前大地修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
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
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
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
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
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游遙見師喜曰我子

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八門耳最
上一乘則逸在萬里之外也乃屬之曰汝可悉乘前
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閩矣師從公言踰五
門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
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舖屋上
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鴉子過新羅公曰
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
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眾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
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劇邪

脈微錄

卷之十八

聖

公曰要使眾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
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入之今
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既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
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覺驛道達於山門
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眾方賴之忽爾棄去
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
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
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為之主
參徒寔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居之石室巖禪師主
江心豔師之為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

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
蓋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二院之屬
而瘞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
歸源寺援報恩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
既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
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
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于
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逆川二字遺之師因
飯囚戒其勿萌遁心卽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
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爲渠魁所
厭徵錄 卷之百十八 聖五
徑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違
寧處避入無礙庵又還歸原朝廷爲降院額賜師今
號及金襴法衣師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
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
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
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而復加薪吾
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
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
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甍椽材若神運鬼輪紛然四集
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

咲趣斲七成粗完其下仍築塔殿未敞壯麗九斗之
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成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
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
鑄露盤輪相及蹴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砌戶一一
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
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旣夜觀
塔燈燦煌知師所造乃謂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
漢言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
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
函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認廢刹不一
厭徵錄 卷之百十八 聖五
載開殿堂盡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搏土以設諸像
梵容穆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
日省院臺府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日未
也復東南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
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人二所以
利浴者限以垣墉榮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
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行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
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船塔寶月松峯諸寺兵
燹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
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或以七

席什器難具為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為什分辦以各利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為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為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欹側者既至緣毫之費咸自已出緇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索驢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欹衽而去已

朕徵錄 卷之百十八 聖七

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于佛院爰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于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為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殿已久唯山門巋然烟雨中師見笑曰吾為爾移山門為佛殿何如眾皆合爪指謝之師為撤瓦葺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

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人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為一時寵遇竣事錢唐清遠謂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為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吝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備竭其篋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為之出涕悉代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僧以備顧問眾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卷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

朕徵錄 卷之百十八 聖八

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漭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設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為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

佛心普濟禪師自緣公塔銘 宋 濂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挿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號為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性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儵然有出塵之趣每人招提見像變梵筭必胡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

伏殺錄

卷一百一十八

聖

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愛其容止儵雅言辭溫簡以內典授之讀年十七雜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沐公沐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左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沐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像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覲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遙遙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

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過往者有如日闕關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蕪葺具床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溷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決旬焉皆飲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為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渡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而為主師遂遷至其處過過如初師猶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八

聖

以為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闍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者觀相與行啟發極樂正因關道行空朱覺耀日儼然如化人天官矣事聞於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昇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願居雜處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為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為茂草師

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已任持修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辟法為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堤悉覽以石建深閣三楹間命工搆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厥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不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五十一

序行兼介子學子方孝孺來徵銘子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若墮事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真理其有得於華嚴者歟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普仁公塔銘

宋 廉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為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嘗聞一見焉碑版煇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繁得悟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泚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照族趙氏發之蘭溪人師生有出塵之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五十二

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號秋潭嘗主闕之蘆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能領解義想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存機鋒述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為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利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二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赴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

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
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
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
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
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日與
達人勝士激揚正法勿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
隱訥公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
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
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義公蓋表其所
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為鳴鼓而退戊戌
秋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冬 大明皇帝親師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禪
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
五夏唱道之外大小室宇咸為補葺一新別築燕居
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
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
學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抗之中竺
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
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
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
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

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
各挹深飲醇嘆詠而去師尤以興廢為急時有化主
安靜者頗有人緣施者糜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
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
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
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日
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
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
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
壽六十有四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
秋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
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申
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
倦玉貫珠聯纒纒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
克抵於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
濂聞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欽故出其輪下者
多內衷誠懇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德澤銜鬻於
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
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
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為人所企慕者從可知

矣晚洫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
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

狀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智及塔銘

宋 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
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為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
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
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
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
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
嘉之同見闕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
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

狀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三

界觀在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
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勝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
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
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
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
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
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
其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傳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
作何見解師舌禁不能吞即歸海雲曾中如礙巨石
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機

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
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別
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
勸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
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
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釋之宗通說貫滾滾
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
宜政院舉師出世目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
眾手持香花百里驩迎如兄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
翅大將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長服乙酉轉鄰刹普
獻像錄 卷之百十八 五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首
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
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
自行茶毗法火散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香齒牙
叢珠不壞遺骨紺澤類清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
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實盈分瓜
髮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
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
身長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
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
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
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
弟子普慶住持道衍籍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大
圓明妙性寶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
已而說經雷動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
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
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為然
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
玩其去佛祖之道益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
為東南靈境哉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

淨慈禪師竹庵懷涓公白塔碑銘 宋 濂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訶世界鼓以
雷風樹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
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
觀師若佛智照師若廣智全悟訥師後先敦興荷擔
正法其所以輔蔽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
事至今聲聞恒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
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性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
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於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

賦徵錄

卷之百十八

非此

疑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讀書攻文不待師
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
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
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涖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
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為中丞
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承危公素時尚
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
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闢之法清遠咸得
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間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
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

沉冥盡歛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欲慕之謹曰此
文中虎也清遠志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
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
用此相考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眾未有對
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日無留行全悟振威叱
之眾為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
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為記室向之歆慕
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
患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
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

賦徵錄

卷之百十八

李

游爾汝懋哉宗游字季澤今天天界寺主僧也寺即
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為汗滂遊見虞文靖
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蜀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二
公聞其雄辯竊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
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
遣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
當兵燹相仍之際為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眾一心復請為主持會儀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栽瓜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八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錄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

獻徵錄

卷二十八

李

枝五莠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有九僧臘四十二云濂閩之世間萬事皆可偽唯死生之際不可偽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

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人室矣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受以塔上之文爲請因畧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

吳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大同公塔銘采 濂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
 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
 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返
 軌丕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與後又復廢逸朗
 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塔塔傳源二師陰
 搜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
 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
 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萃宜
 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于千餘人萃傳春谷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本三

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邇圭峯凡十
 有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
 氏子世推替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姪師已十月父
 見麗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
 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既出聞房中兒啼
 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藉輒會
 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
 續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繼
 繞塵勞乎命舍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髮
 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

儀玄談二書謂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
 皆京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
 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
 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性主實
 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情且博矣恐滯於心留
 以成庵執易從事思惟修以濂之乎公即出戲塘見
 佛智照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
 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昔寒佛智嘉其有成
 欲糜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木禪師
 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本四

目通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母又濂乎此
 為資清涼像而遺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
 一心不識孰為禪那而孰為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
 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
 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為分講雜
 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
 簡聞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着五尺童子皆能知
 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
 公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
 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吾訓後人苟乘其

毫而獲其位豈人之所為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肆業之地人咸為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

徵錄

卷一百十八

六五

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於兵公奮然有為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寶三藏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遊大會於鍾山名浮層成應詔集 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眾語端坐而蛻寶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個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准法開維收餘燼瘞焉所度弟子

徵錄

卷一百十八

六五

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潛武威余忠
宣公闕咸樂與公文函詩往來無虛歲歲晚與安陽
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先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
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毫猜忌聞其賢也歛衽不暇
繼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衡教
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慶得
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
人將邈之於公府公偶過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
謂曰吾雖不識古林間其為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
之君子以為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罹大咎也眾流

狀微錄 卷之百十八 李七

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夫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
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
羣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潘王遣參軍洪
淪施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
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振
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
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為碍而散其誠逮華代之後囊
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
頗多未脫稿輒為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
著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為寺所作者也嗚呼

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
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直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
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修元史開局於善世院茹獲
識公公以濂為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
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于中書舍人遂遊
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靜狀來求銘久未及為
而遂為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為河
間長蘆都轉運監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
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為銘文辭雖
繁而不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

狀微錄 卷之百十八 李八

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舍煌煌帝心冥承遐
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欲欲灰不有清
涼曷振其頽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
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
升委之則墜丕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
公寒華茹茲號為法稚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
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
融不善效之或膠于相若不剷除孰非吾障旋光內
獨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
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據摩尼

坐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
領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恩光赫艷佛日增熒賢
百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護焉為至報緣已終輕
如蚊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茲塔陰颺颺爽沙
塵有生墜門稽顙

伏徵錄

卷之百十八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元靜公塔銘 朱 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
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
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
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
左右序言曰寺政日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
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
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詰
之先是勤舊有聞欽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
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
縣列現過失縣令丞真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
刑部刑部訊鞠既得實以師為寺長失於檢察法當
緣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
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
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
之當書責款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
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審之務得其情
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為民間亦大悔且泣曰
聞草介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為也
師弗顧行至寶應請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

伏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七

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為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為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憊色明日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為其龕歛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龕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嗟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王

弘教大法師立公於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禪律師師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惟授徒師亟性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奉經要旨次訓以為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胷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為之撫几稱善大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陛高嚴師能一一頷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為

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遂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為弟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為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十日乃還宅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泰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王

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師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聖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耆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峯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為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適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

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
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
爲事狀以濂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
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
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
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
皆號士族其諱元滸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一時聞
人多紀咏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弄理
閩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
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請庚公銘其塔三主名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七十三

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彙教筌彌中處外苟或滯之
觸境斯礙身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
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掘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
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疆皆金非純斥玉非瑩
笑談受之容色非愠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刃斬風
於風奚損喪先至人橫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
顧茲有衆倚若蒼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
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
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七十四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慧日公碑銘

宋 濂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單及幽明於是
是有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
大夫暨百僚咸在而留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
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
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
飽食優游沉寢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
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
也自後數召兄字而不名人皆以為師榮及建鍾山

狀

卷之二十八

十五

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釋時洪武五年春正
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
學真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
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
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跌
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
月十日奉全身藏於山之西峯妙應塔院妙修乃具
行業來言曰先師有陸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
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
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習字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

師之四體當益強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
辨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
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倏然而西往乎銘何
敢辭師諱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
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為桑門
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
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
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
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
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

狀

卷之二十八

十六

學況漫瀟瀟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
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
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
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即持瓶錫而
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
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
年易之為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管轄之役
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
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袖出曰吾試為之霞布
雲舒精承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

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荆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
 賓客尋更掌僧藉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
 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首未幾出世吳
 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
 儀四家吳楚閩蜀之士跣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
 其性實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
 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利而師
 獲主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
 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位之
 師至修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
 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為材曾未幾何大雄寶
 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為刻佛菩薩消觀音大阿羅漢
 諸像黃文獻公潛實為文記之四年高公又遷住上
 天竺于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
 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
 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
 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講法之所若白雲堂選佛場
 諸寮宇一一皆完復整已索覽通塗自普門達於三
 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
 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

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擗鼓而退隱於會
 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為師江浙
 行者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
 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以迎師知其誠復再
 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
 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脩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
 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經行
 曰我自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為供養居常顏面
 嚴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
 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
 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
 日其在京時輿論以瓦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
 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即天界禪林別建
 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為陞座說法九府大浮
 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焉師所度
 弟子甚眾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
 而妙思妙本妙修為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
 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瑒景梵各闡化於四方
 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即妙修也濂聞法智尊者中興
 天台之道五傳至比峯為尤盛北峯諸子無不競爽

而佛光桐洲刻源為最良刻源之孫曰越溪而相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為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為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為江南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歸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廟妙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妙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俾彼大師為時俊英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水剏建瓴天延法胤神夢

賦徵錄

卷之百十八

十九

符麟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晝零肯昧道器一混渭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攫程礎礪擊琅函飭鳳華簏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仆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櫻塵毫無累體用咸貞養竭表裡膈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釋門著蔡利海章程屬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遽生淨泓三宗抱威四眾含情魂游樂國魄閱泉扃世相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尹山崇福寺永隆禪師塔銘 道衍

非常之人為非常之事為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此理之固然也夫佛聖人之教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神龍之拱翼求其法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挺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鴿藥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即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為僧洪武甲子試經給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澹耿

賦徵錄

卷之百十八

八十

耿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五日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創于梁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逮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天神之言遂化募眾檀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人罔不駭異信敬師裒資庀材先剏大雄殿舟往三衢構大木過錢塘江颺風飄筏將入海舟之眾皆嘆泣師曰吾之所為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為爾吾以天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回筏抵江岍木商黃有亮異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為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

月殿乃成二十五年壬申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京師試經請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上怒送御衣衛皆籍為軍師慈憫無可抹二月二十四日詣奉天門奏聞欲焚身以求免上允二十五日勅內臣以武士嚴衛其龕至而華臺師出龕望闕拜辭入龕索楮書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祝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奏上過早以此香斬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散凌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狀散錄 卷之百十八 八十一

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為本巧其內施一毛焉肯執有舍身以濟厥眾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禪師天神佑翊重建寶坊緊維之力吁嗟禪師不昧因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卹猛火奏聞於上上廼曰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烟燄成雲感動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禪師道高于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於尹師之德風千古不泯

狀散錄 卷之百十八 八十一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溥洽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任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僉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僉於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耆耄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蒞祭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全

於是其徒圖灑慈雲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聞爽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來亂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眾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膜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裕公為師既受具

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為難能而傳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薨玘公於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玘公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為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全

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阜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繇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眾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懺七晝夜為眾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益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梵蓋金

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請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勲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踵外又三年陞右門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師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煜萬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搆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既而

獻徵錄

卷之百八

八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賚屢加益師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逢掖士喜商論文事三十四年間鉅細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九不過焉有日供畦蔬 一日師勞之曰勤

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悟大需僧錄右覺義慈靈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錄左善世間晟右善世圓泐鴻義玄妙廣惠禪師右善世行果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啟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干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啟觀顯示煥乎炳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浩乎洋洋罔博惟深以大總持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歲之下傳暨治

獻徵錄

卷之百八

八

公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瞻金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固道之難致海闊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坊其思之沉潛反覆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瀘之無盡挹之有餘奕奕講筵鳴鼓其鏗四衆拱聽如聞得明名山鉅刹屢主法席來學來依奔走填溢譽聞四馳升聞黼展褒之揚之有來玉旨爾正爾徒無間遠邦爲 國迎釐爲民迂祥祇事爲國迎釐爲民迂祥祇事 列聖眷顧寵命有赫敦爲中靈天墜靡忒無往不復世齡八十聰明疆固咲揮玉塵從

谷屬付靈蛇所藏靈藥之中天秋月朗朗清輝

今言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詔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履頰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獻徵錄

卷之百八

八

灌頂廣善西天佛子智光大國師事實 楊榮

大國師名智光字無隱姓王氏山東武定州慶雲人也父諱全母董氏生元至正戊子十二月十六日自幼聰慧開書輒不忘年十五至心向善辭父母出家為北京吉祥法雲寺僧禮西天迦濕彌羅國板的達薩訶喇釋哩國師傳天竺聲明記論遂受心印玄旨洪武己酉以佛道高深弘廣未易窺測遂遊五臺諸山屢得瞻禮文殊聖相人咸駭異以為緣契不淺歲甲寅奉太祖高皇帝命於鍾山譯其師板的達四象弟子菩薩戒詞簡理明眾所推服丙辰秋奉命訪補

獻徵錄

卷之百八

八

陀造天目明年寓寧國之水西泛彭蠡謁東林於匡廬江南名勝蹤跡殆徧參諸尊宿語契豁然甲子春與其徒惠便等奉使西域過獨木繩橋至尼巴辣梵天竺國宣傳聖化眾皆感慕已而謁麻曷菩提上師傳命剛鬚壇場四十二會禮地湧寶塔其國起敬以為非常人遂併西番烏思藏諸國相隨入貢比還再往復率其眾來朝太宗文皇帝為念其往返勞勩復與論三藏之說領會深奧大悅之乙酉推僧錄司右闡教明年俾迎大寶法王葛哩麻及還敷對多所昆贊賜圖書與服法供之具詔居西天寺陞右善世丁

西召至北京與論諸經稱旨恩遇甚至俾居崇國寺
賜國師冠金織袈裟禪衣諸物仁宗昭皇帝嗣位寵
錫封號賜語曰朕惟佛氏之教以大智慧而成無上
之道以大方便而開普度之門上以翊衛於邦家下
以利安於品類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崇獎褒異以隆
其教爾智光安心寂靜持戒精嚴方便慈悲弘深利
益克光揚於佛道式敬事於朝廷宜有褒榮以旌善
行今特封爾為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
灌頂廣善大國師爾尚益加精進永丕闡於宗風懋
乃忠誠式輝光於寵命欽哉賜金印冠服復賜孔雀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八

銷金傘蓋幡幢及銀鍍金瓊爐盆罐供器法樂几案
坐床輿馬諸物悉備仍廣能仁寺居之宣德戊申宣
宗章皇帝奉聖母太皇太后慈旨出內帑所勅北京
賜臺山大覺寺功德利濟無間顯幽特命大國師居
之以佚其老并勅禮官度僧百餘人為其徒恩德至
厚無以加矣大國師乃出累朝所賜金帛及眾所施
者倩工累石為塔於寺側期以棲神於他日今上皇
帝即位之初加封西天佛子誥詞曰朕惟佛之道清
淨慈悲化度萬有功德高廣利濟無窮自昔有國家
者莫不崇獎褒異以隆其教今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智光夙究三乘精
嚴戒行事我祖宗始終一誠肆朕嗣承大統命脩薦
揚之典上資皇考宣宗章皇帝在天之福益篤精虔
宜有崇獎茲特頒誥印加封為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於予不
揚宗範式昭佛道之興隆普濟有情用贊皇圖於永
久欽哉賜玉印寶冠金織袈裟禪衣時服棕輿鞍馬
定器之類前後遭遇列聖眷待之隆如此而其性行
純實簡靜非眾所及朝廷凡命脩建大齋惟誠惟恪
每人對天顏惟以利濟萬有為說仁宗所賜儀仗出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九

入屏不敢用上知之遣中貴人問故對以平生但持
經戒非有汗馬之勞寵錫所臨謹受藏之足矣用之
豈不益過耶上嘗御便殿召問對復如前深歎異之
故制詞極其褒重師於經藏之蘊窮達深探所譯顯
密經義及所傳心經八支了義真實名經仁王護國
經大白傘蓋經並行於世人言其功不在鳩摩羅什
之下其中外弟子數千人各隨其器宇引掖之上首
則有僧錄司右講經月納耶實哩禪師吾巴帖耶實
哩左講經帖納實哩左覺義吾答耶實哩梭耶實哩
衣鉢侍者左覺義納耶實哩左覺義禪牒實哩右覺

義三曼荅實哩及高僧褒然為領袖者數十人及以
 番字投諸生擢為美官者亦十數人壽齡既高智益
 精敏有求而問之者即懇懇開說不厭不怠非養之
 有素詎能然耶宣德十年六月十三日示寂享年八
 十有八僧臘七十三未寂之先十數日以經詮衣鉢
 及身後事悉付其徒而戒之各勉精進及期其徒請
 留偈示眾荅曰大乘法門無法可說眾復懇請揚言
 云空空大覺中永絕去來際實體全無相舍虛寂照
 同既儼然而化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舉體柔和容
 貌如生計聞上忭歎之遣官賜祭文曰爾梵學精專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九十一

昆尼嚴潔深造妙解了徹三乘歷事五朝惟誠惟敬
 為民祈福為國祝釐計其初終多效勞績臻於高壽
 儵然示化聞訃興歎重失老成靈爽不亡服斯諭祭
 勅有司具葬儀增廣其塔并創寺宇賜名西竺舉龕
 之旦朝貴僧俗送者填溢道路至茶毘所至善大慈
 法王說偈舉法炬甫至薪下其龕頂智火迸出烟焰
 五色光明昭灼既畢遺骨皆金色得設利盈掬瑩潔
 如珠既葬其徒有進其遺像者上親製贊詞書之曰
 託生東齊習法西竺立志堅剛秉戒專篤行熟毘尼
 悟徹般若澄明自然恬澹瀟灑事我祖宗越歷四朝

使車萬里有勛有勞摠瀝精虔敷陳秘妙玉音褒揚
 日星垂曜壽康圓寂智炳幾先雲消曠海月皎中天
 特撫其大槩序次而銘之曰佛法本來自西天慈悲
 清淨功德全大善願力廣且淵法門種種開方便三
 千世界復太千萬有利濟超無邊軋坤以來至道傳
 亘古無後今無前燈燈有續相綿延國師出世了真
 詮精嚴飛行息萬緣遊方徧歷名山川一朝奉使西
 翩翩皇明聖化式昭宜諸城國土皆周還往復一再
 叅玄玄三昧契合何克然歸來駐錫侍御延敬事列
 聖惟恹恹純明簡靜志操堅榮華過眼澹不遷大齋
 獻徵錄 卷之百六 九十二

普度心益虔但願蒼生離垢纏翻譯經說紛連篇靡
 而授之弟子賢壽高慧普多福田宗風大振周八埏
 五朝恩遇孰與肩榮封厚齋何駢闐光揚名教由後
 先陰翊皇度億萬年

曉庵法師善啟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啟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支礪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人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為浮屠既長屏迹龍山窮 夜力於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 召纂脩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七

賜金織袈娑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與壁庵完公輩同還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於詞賦常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弟子慶瞻等與其姪是昇奉柩歸葬於舊隱治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蓋有

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則亦負師斯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墓於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真跡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七

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迪眾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為最文則法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辨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原本故雖離父母養生送死一務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放養兼至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與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者也溥也荷師期待既久倘以餘齒無負於

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暉等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行以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顧今東自有學有德旁遂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閩之北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莫酬庶永其碣

溪微錄

卷之百九

九

玉芝大師法聚傳

徐渭

玉芝大師名法聚姓富氏嘉禾人也始去俗從師海鹽之資聖寺與董從吾翁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問獨知旨持詩為贊先生器之答以詩至金陵參夢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續居與一掌師大悟自是往湖郡居天池山其弟子名和玉者與渭為方外交結廬於山陰鏡湖之濱師往來吳越間數至其地涓數往候之或連晝夜不去并得畧觀其平生所著論多出入聖經混儒與釋為一然好勝者或以此詆之謂師苦於文而疎於道夫語道涓則未敢

獻微錄

卷之百九

九

至於文葢嘗一究心焉者涓觀師之文未嘗苦也所謂疎於道者其又可信乎然涓嘗令師代濟法師答白居易問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為空一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而成與旨精辭一時皆微則師之道概可知矣若其為人峻潔圓轉舉止瀟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而庸夫豎子一聞其教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為曲儒小士多詆釋遇師與立談顧趨而事之舍所學而從彼不可以觀道乎師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者凡幾每說眾至若干人退而警悟趨道者甚眾而其所嘗侍奉第

子往來山中亦多至數十人皆冲然自得修行清苦
循雅有常度間或以詩聞於世所至人皆知其為師
之徒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忽示微疾一日召徒
眾謂曰吾將行矣沐浴更衣覆而逝間一年將以閏
二月十六日藏骨於某所其徒某某抱諸遺事走數
千里道來京師請銘於兵部侍郎蔡公而渭適以尚
書李公聘寓京得見之取其遺摺其大者為之傳

玉芝大師塔銘

蔡汝楠

玉芝大師法聚姓富氏嘉禾石族子生於弘治壬子
十一月廿九日終於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壽七十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九六

有二年方壘亂肆儒業淹通經藉因從師於海鹽之
資資寺後數年陽明王先生開講於稽山聞長知之
指若昇機緣遂以偈為贊謝王先生先生答以詩今
載集中有荅人問良知詩云人即此僧也至金陵參
夢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問何如不落人圈續居與一
掌輒霍然大悟自是徙居武康天池構玉芝精舍禪
坐其間四方遊衲集者頗眾浙之東西著名者宿聽
所誦說莫不欣快主事一菴唐公郎中龍溪王公往
往訪師山中證儒釋大同之秘天池去德清纔三十
里余持服居山中時往來尤密方赴四川提刑荅以

偈語謬以子韶比余而以果老自寓余心知其欲示

究竟而世程相尋未暇問也頃歲為兵侍其徒明源
以示寂聞悵然失此禪友且嘆世之知師者不日師
詩僧則曰推禪而附儒嗚呼師豈惠休齊已之倫哉
謂儒釋兩無所底非知師者已余嘗荆子山悅其負
峯而面原構廓然堂師適至援筆銘曰儒曰太公釋
曰無聖不二不一水月空鏡非心物伍物不我脫海
印森羅寂感斯應妙圓致止曰惟正定余歸自青原
師見訪扣云公至青原卻祭酒如何論箇事韻青原
講語為師誦之師和曰曾參作聖功探願用師法紛

獻徵錄

卷之百八

九七

紛千古下與論多執者昨見碧霞翁披榛闢蕪說良
知象妙門洞然啟真訣指我視聽機不為聲色輟玄
珠出罔象走盤恒自活靜於動弗踰明與暗相徹物
來斯順應未應名未發在迷本不虧悟亦無所得穢
伏江水澄影現秋空月溢日烟寒輝掬手不可掬萬
有鏡中象塵塵布森列擬心纔有無賢器成決裂見
忘道自真智私乃多惑一念微與危慎之在甄別二
偈皆文不加點而證學獨真余謂其闡於道也詎止
詩哉詩人王君寅選其工者行於世而此類多不選
然實禪學本色之精者即所贈余而其他亦若若此

者多矣余故曰師於儒釋非混東方之詞西方之旨
師非工詩觸之成聲拈來是道爾其於禪也殆庶幾
乎祖欽明源輩葬師於本山而徵余為記因記其嘗
溯余者以例叅答且異乎今之知師者銘曰聲之為
詩齊之為儒詩其無上呪耶儒其無二法耶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九十八

制製周顛僊傳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
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
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
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自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
日與僊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
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
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
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
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九十九

南昌其顛者無異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
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
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
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
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
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
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
中問其故乃曰虱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
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孃反又鄉
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脰粉動

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為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苜蓿一莖謂顛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絲缸煨之薪盡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其爛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奇食於蔣山寺主僧頌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七百

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逐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饌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已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脩以供之大炮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邊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個桶做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克軍便克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百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借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攀之急趨朕之馬前插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七百

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焉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恠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多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往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且縱你行遂棹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

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
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
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示
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
初至我處聲音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
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
之朕戰後歸來癸卯閏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
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
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
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

朕欲錄

明卷之百五

百五

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
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
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
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
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云不復再見又四年
朕患熱證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
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
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
一溫良藥兩片六一曰溫涼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
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醃子內夾一酸便好藥遂服之

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
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二番乃
聞有首清香酸底有丹砂沈墜鮮純異世有者其赤
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
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
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人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
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生
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生
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
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
朕欲錄 明卷之百五 百五

朕欲錄

明卷之百五

百五

之初見其詩為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
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
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鑄巧但說事耳因之休咎存亡
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真人正常碑銘

宋 濂

洪武丁巳冬十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竟於
 龍虎山私第年四十有三禮部尚書張籌奏聞 皇
 帝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一至嵩
 山何大數止此耶遂親製文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
 事安慶為弔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
 春宇初奉公冠劍推曆南山先墓之次至十有二月
 某日卜宅兆而塋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
 琴弟子轉為成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
 之碑濂幸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
 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
 至正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
 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游君家願見
 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為祥徵
 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
 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陽平治都
 功印曰龍星再集于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
 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堯象論
 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子正言正言堯公始嗣實至
 正乙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既廣延開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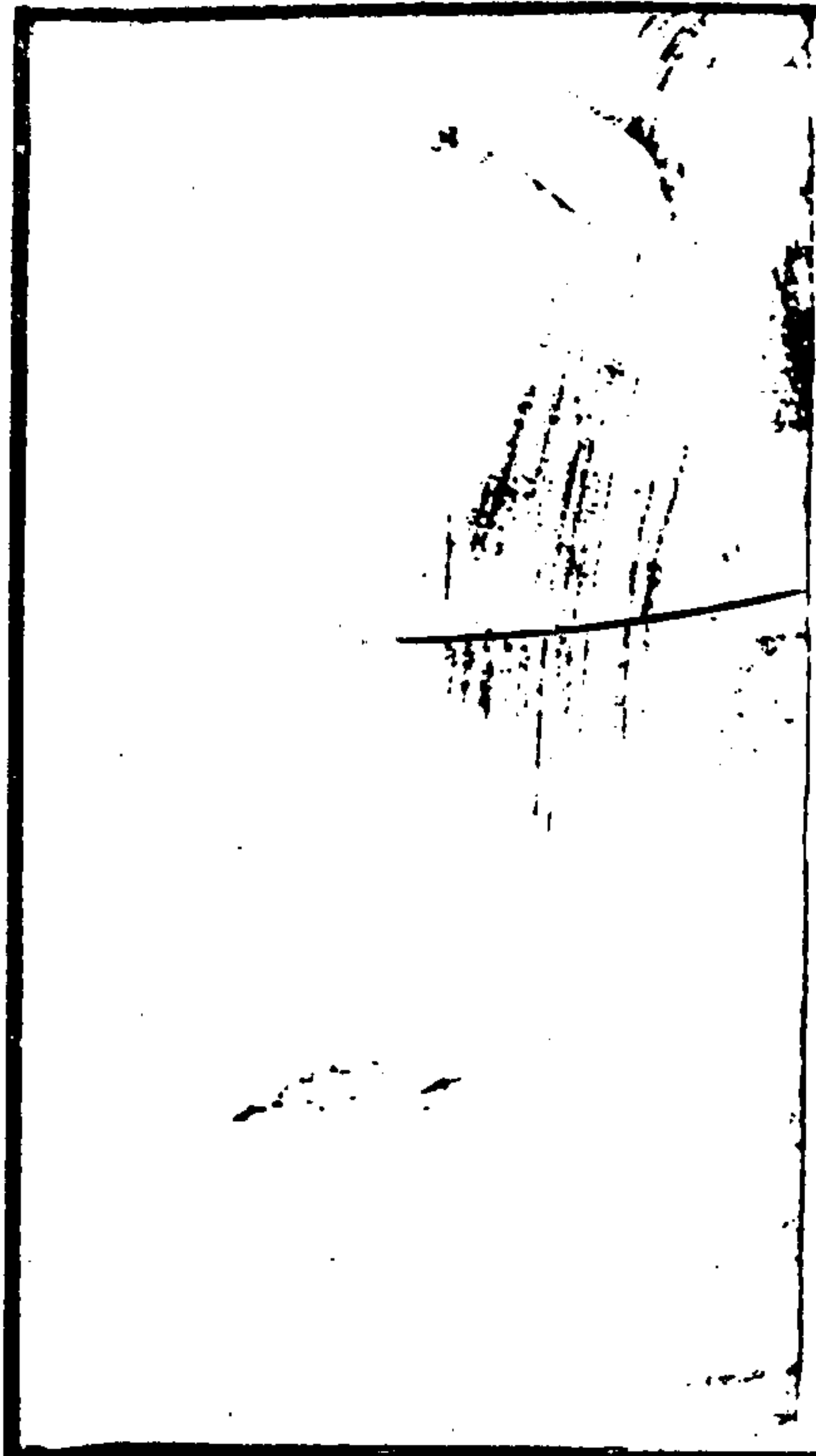
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聳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

錄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啟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
 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贊來受者川赴雲蒸
 歸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恠公訪而合之
 辛丑 上統大將親取江西知天運有歸遣使者上
 陵進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墮瀝
 電轉法貌昂然此真漢天師苗裔也 詔褒美之錫
 燕者再兼有金縢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
 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
 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滿案鉅符投朝天宮井中
 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 上嘉
 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
 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洪武
 戊申 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於便殿
 內降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
 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
 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啟曰掌書久之陞辭
 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
 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今體之以清
 靜無為輔予至治川予汝嘉賜日金十二鎰新其宅

第巳酉春 上召公入朝踰月永顧問者四錫燕者
一三月十三日 上將通諫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
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劾太常設樂手投於公俾祝
而焚之禮成燕公於文樓擊弟子餐於別館復有金
縉之賜庚戌夏 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
二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爲
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
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
十朝野以爲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
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有二月復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六
召入觀癸丑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秘祝之事
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
之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嵩嶽
諸神卿當妙揀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
弟子汪弘仁等入觀錫燕午門之城樓 上舉爵謂
公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
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
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
賜衣各二襲楮帛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
志趣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

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清丹
經之所今藉 天子威靈幸一至焉燕賦其於層霄
遊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
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
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替寧謚之化命取印
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
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無四屬寧謚先天地不知
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
是夕大岷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敏靈秘文
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七
廖甘霖即降或有爲醜魅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影
不見公憫兵戈疫厲之餘冷氣不消舉行玄壇舊典
修壇墀建陰陽鼎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夥然其天性
夷曠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
愛佳山水仙跡靈踪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
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翔紫清之上其於人
間事未嘗因此少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暨歿葬祭
咸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募人爲兵捍禦鄉井人賴
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載惟公生平神明之
胃簡素端凝用道爲體而膠轡游氣無自入於念慮

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 聖君入朝京師天
寵駢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
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
宜銘



卷之二

卷之二百十八

頁八

張三丰真人傳

藍田

三丰真人張氏名全一字玄玄其號曰三丰或又號
曰落兔或曰留文成侯之苗裔云身長七尺丰姿魁
偉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髮如戟頂中作一髻手中
執方寸寒暑惟一衲一篋笠靜則瞑目旬日所談斗
升輒盡或三五日一食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經書一
覽即成誦不忘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或日行千里嬉
嬉自如倘若無人有請益者終日不吝一語及至議
論三教經書則條釋不絕每吐辭終語專以道德仁
義忠孝為本無虛誕禍福欺誑於人心與神通神與
獻徵錄 卷之二百十八 頁九

道一事事皆有先見之理應顯莫測人咸以神仙稱
之洪武初入武當山遍歷諸峯披奇覽勝修煉於天
柱峯西南清微妙代岩嘗語耆舊云此山異日必大
興也時五龍南岳紫霄俱燬於兵三丰去荆榛拾瓦
礫粗創之乃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
泉楊善澄住紫霄又卜展旗峯北陞結廬曰遇真宮
廬前有古木五株三丰獨柄其下久則猛獸不據櫻
鳥不搏人皆異之又卜望仙臺之左結廬曰會仙館
語弟子周真德曰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
在予也洪武庚午拂袖而去形迹杳然辛未朝廷遣

三山高道使於四方清理道教高皇帝曰有張玄玄者可請來竟不之遇後居寶鶴縣之東金臺觀於酉九月二十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楊執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獻王登大邑縣鶴鳴山往來者半年又入武當或游襄郢間永樂丁亥正月初六日文皇帝慕三丰至道遣行在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司攝監太監朱祥致香奉書於名山洞府訪求三丰來朝壬辰二月初十日御製書曰皇帝敬奉香與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請名山度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十

歲迄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庵實真仙老師鶴馭所游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盡力以成協相之功欽哉又嘗賜碧雲詩曰福地洞天游欲徧道下土駭虬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佇俟長相思又嘗敕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江昕禮部尚書金紀工部侍郎郭進等率領官軍夫匠三十餘萬修建遇真宮名曰玄天玉虛宮建天柱峯大頂金殿石垣名曰太岳太和宮建五龍宮名曰興聖五龍宮建紫霄宮名曰太乙宮紫霄宮建南岩宮名曰大聖南岩宮建會仙館為遇真宮建妙化岩為清微宮皆命官鑄印司之玄風大振果符三丰之言云天順己卯四月十三日睿皇帝制曰朕惟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真元秘典靈文集陰陽之正氣願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之功曠世一逢奇踪罕見爾真仙張三丰芳姿穎異雅志孤高存想專精煉修堅定得仙籙之寶訣御金鼎之靈膏是以名隸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煙霞之栖隱顯渺茫實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以示褒崇於戲脫形不老永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十

為物外之逍遙抱道絕倫益動園中之景慕尚期指
要式惠來英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實字全一一字玄玄生有
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管手持
方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稀遼幅人以為張邈遺
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
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戲自如倘若無人有請
益者竟不答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
教等書如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玉
虛宮恭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十一

不傳人益異之嘗入天柱峯通歷諸山語鄉舊云茲
山異日當大顯於時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
但猶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
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邨卜地結草葦奉玄
帝香火日釋真言於黃土地卜地立草菴名會仙館
謂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不
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
土洞庵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
敏生三丰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後果貴顯二十四
年 太祖皇帝遣高道訪於四方了不可覓召丘玄

清至悅之拜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 成祖御極命
禮科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遇致書遍請名山訪求
未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顯者尤密其童
子常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予偕往但令
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
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為別三丰揖眾使坐旋下
山取火往返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提踵三丰
曰此提板乃唐邑西關王宅物父老為我還之至問
王宅市豆腐時父老登山日也唐邑去太平山百四
十里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榻藥碾猶存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十二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
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金鷄臺觀
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
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
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 詔求
之不得永樂中 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
一愚岷州指揮楊永吉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勅正
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詔
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未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
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候往來

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肅總兵官王敬忠遺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忠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煨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業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受大槌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落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來世無雙莫漫誇便欲戰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益自沉也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逸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教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

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教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管遣使致香奉書過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名山處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真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鳳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時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為 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整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

鄧鍊師神谷碑

宋 濂

皇上既撫有方夏修天地日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
 弭災癘以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
 乃詔龍虎山洞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
 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修
 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說賜坐錫燕 詔館之朝
 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二月不雨 上以農
 病播種憂之仲修奉 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
 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
 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修退坐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
 詔李韓公及丞相至 上命以禱期三日雪至期果
 然 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
 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宋示真修祠祝科儀行於世
 十年奉命之會稽祭帝禹及宋阜穆二陵還明年張
 公卒於是仲修請歸視張公葬而仲修亦老矣乃請
 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箠轂下然茲山師友之
 所居吾心未嘗遠去也嗣師知其意界以琵琶之峯
 郭塢之原仲修更名曰神谷願其門人曰吾仙游時
 吾遺說於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

幸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
 之余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不死余將托仲
 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修
 不敢辭仲修名某今以字行臨川人生時有雙鶴飛
 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猷十八服
 道士服嘗出遊見道人於仙岩石上授以縱閉陰陽
 麾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
 龍虎大丹之秘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
 中嘗提點温州玄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願傳
 其道者甚眾其所得者益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仲修弟子為余言仲修喪父盡禮嘉禾生其隴上哭
 母哀泉為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
 仲修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
 道者固如是哉銘曰老子之道冲以夷顯可用世微
 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
 號天師玉章寶劍大絳衣指麾呵叱運化機樞役鬼
 物如羣兒東南名山雄且奇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
 蓄性鬱靡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
 者既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
 弱齡恍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叟髮垂

願窮崖屹坐關兩扉稽首長跼叩幽微語以一氣凝
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焉中赫熹赤光射騰
如渴蛭小試餘技為世推呼吸雷電四蛟螭墨書下
徵祝國釐崇祈早涉捷斯須龍顏每為興嘆咨歲時
竹宮常侍祠霞裝瑤冠光陸離功利然被烝黎容
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為此丘穴深賦
微蕤冠劍誑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三者幻同人
為游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弗朽微斯碑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一百八

冷協律謙傳

冷謙字敬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邢臺劉
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達於易及邵氏經
世天文地理律曆象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
太保參中書謙乃棄釋業儒遊於雲川與故宋司戶
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親唐李思訓之畫忽
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
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
人授以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
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以黃冠隱居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一百九

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值紅巾之亂避遊金陵
以方藥濟人如神國初 皇祖聞其善音律召為太
常寺協律郎謙承命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
器樂舞之制解 旨後以畫鶴之誣遂隱瓶仙逝
冷謙字敬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
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
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
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迺於壁間畫一
門一鶴守之令其人獻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
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

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連及謙曰併逮
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沫吾
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遂以足挿入瓶中其身
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
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
出 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與左慈事
絕相類
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

張三丰嘗跋謙所畫蓬萊仙奕圖有所謂黃鶴之誣
者卽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
湘冷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事

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
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秉忠
參與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雪川與故宋司戶
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
訓將軍畫有頃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
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傅彩尤加纖細人品幻
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
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
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
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 天朝維

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
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子將
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
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
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
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
三日三丰避老書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五

周尊師玄真小傳

宋 濂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
 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
 初生八歲教授君嚴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飛眉
 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
 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
 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
 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
 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
 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神開元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五

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即
 躍出眾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
 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
 鬼遂絕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梓孫
 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
 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羹燈二燈飛起高懸
 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
 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
 然遂趣神要之素初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
 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

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咤
 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
 人環之以流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
 藪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
 徒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
 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
 稱弟子請玄初崇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
 京師旱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
 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
 設甯壇於治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楊子江中波濤遠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五

與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霓光燁燁遶身達旦辛
 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
 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
 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
 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
 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
 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 上欲問鬼神情狀
 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 召賜燕
 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 上
 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

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乎本同一理爾 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封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丹井蕪汝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子游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江南兒玄初鳳凰亭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子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始幹天道之樞歟仰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友霖碑銘

宋 濂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復巒自中閩來若翠巖戎旂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峯止焉大川西瀉仙岩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涉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熙餐醇於岩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薦神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之如吾張公修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修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隸有馴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霜紛忍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嗽嗽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微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治貴老易爲一塗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縷折毫分而極其根抵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修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

麟屬摠蒼往拜其坐下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
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
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
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無見也
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也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為
書數千百言暨所謂雜著一編造其徒張自賓往質
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
業者日眾其徒之求文戶外亦極滿矣公則又曰此
當真之二毛已在願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六

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益醉泉滄谷虛冥
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
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為教門
講師修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修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為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
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
至南京公皆為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
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
而諸宮觀事成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棠吉鄧仲
珍同被 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
乞還山 上欲屬以榮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
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修及丹霞
鍊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
危坐從容言曰身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
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紙賦詩一章脩
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
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與仲修力嘗其後事往白儀曹
因以其事聞 上為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
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烟盤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百七

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鑪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鑪
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賓自質純飭好修
與翰林羣公游交譽其賢今崎區道塗函靈骨以歸
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於
龍虎山之天峯伴繁羣行來徵濂為之銘濂聞老子
之旨可以治國可以修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氏
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
而通之其視死生若且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
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
之藏勉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

莫萃君子擬其為陶隱居之倫當能為濂刪而正之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李素希傳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籍光大師洛陽人元末棄家
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復退隱於自然庵
舍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柳梅結實遣道士易
本中上貢詔命道士萬道遠齊 勅賜以表裏鈔錠
四年棚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進 賜齋如前是
年詣朝謝 恩賜坐便殿咨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
道德經清靜無為之首對 上悅禮待甚厚賜還本
山永樂十年 勅遣大臣制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
之始詢訪古跡舊規皆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
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囑門徒
曰此去各宜清修學道今教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
畢端坐瞑目而逝世壽九十三時尸部主事王和在
焉翌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訝其為尸解也冠劍藏
於黑虎澗之上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五五

丘玄清傳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求遊
武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為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
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賜之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誥
封二代每遇大祀天地時 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
事玄清奏對有驗 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
於口閑則凝神坐忘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
之辰至期端坐而逝壽六十七 朝廷遣禮部侍郎
張智諭祭還葬五龍宮黑虎澗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八

事

名山

柴道人傳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
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精世貨有心
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
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澗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
而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
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通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
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
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為尚書父大理寺
寺丞兩家門閥方盛眾惶駭其識所為事道人追至
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為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
宮師事楚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
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滯不
置者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
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鬚倅怒笞之已
知為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
官人何與也了無怍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修道後
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
范納之道人嘆曰吾滿足數千里來為何意汝必有
所得也而乃尚瀆人奉養耶遂掉頭去或以問范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百十八

事

名山

尾至光化呼之畧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貸曰漢書謂尚子平婚嫁既畢遂去遊五嶽以爲奇事稽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于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蛻脫埃壘其所爲尤瑰恠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籍偶在凡間終當逸去邪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頁三

尹山人傳

彭 轅

尹山人者北地人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縑緞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臥多者踰月少選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迺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餘也孫秀才某曰某伯父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伯父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道僕上病

猷徵錄

卷之百十八

頁三

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於北闕端門前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裝行耳後僕還核問果合南北迢迢三千里驅返纔一飯頃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前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大棹書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橋界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

橋也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
虔既而所愛孫少未冠而病沉綿延療諸醫擅時名
者皆謝不可治迺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為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為爾一
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
重尹鼓氣運轉喉嚨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
勢遍體流汗如雨注足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
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
試禮閣卷落卒業南離走從尹遊其寢處百餘日尹
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

獻啟錄

卷之二十八

百五

以人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
竟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
者售偽証世自務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
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
其偽也敝衣跣而往謁隨眾稱老翁尊之張方危弁
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為尹禮顧罵曰乞兒辱
吾敎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
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
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
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為抽廣成壺丘延歷

度紀極矣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
易艮卦象爻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
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遠於
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
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
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煖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
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求渠
何言子弟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遠適也無何適
閩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闕右尹
至戍所偶遇鐵鶴視騎一鶴凌空飛去 論曰稽康

獻啟錄

卷之二十八

百五

謂神仙錄異稟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稟異者鮮
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
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
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逸邇冷子敬尹蓬頭二
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
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李孜省傳

賈錄

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孜省死於獄孜省江西南
昌人初為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柯與
以祈禱術兄 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
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
法劔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道玄有
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錄諸書以獻寵
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
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
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諧吏部尚書尹旻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璠給事中秦
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院侍講學士焦芳
修撰曾彥編修王敕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
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
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
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為左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為
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為兵部左侍郎工部尚
書李祐為吏部尚書通政澄鑄為僉都御史李和為
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
陳琬俱進品秩府軍前衛都指揮同知高俊騰驤左

衛指揮僉事白錦皆舉將付凡所言無弗允者又採
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
敬侍郎李嗣大理寺卿張錦少卿馮貫及吏部侍郎
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宣通政黃孔昭
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
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是時又有臨江縣人鄧常恩
番禺人趙玉之並曉方術常恩由太監陳喜進傳陞
太常卿以符愈 孝肅太后疾賜圖書印曰索籙陰
陽玉芝由太監高諒進以修玄谷立世經天人歸德
頌累官太常卿並受恩寵然其勢不若孜省之甚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重刊

上即位科道首以為言於是下三人者於獄追所賜
冠劔印章分遣戊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印綬太監蔣
琮言孜省等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
孜省不勝楚掠至是死而常恩玉芝猶繫獄云

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行範顯教真人克菴

胡公守法墓道碑

徐溥

弘治四年三月一日道錄司左正一前封真人胡公卒於京師明天宮壽七十有六後數日其徒孫左演法劉良輔等奉學士李世賢狀請銘墓上之碑予辭之請益堅及今始克執筆則公已葬三月矣按狀公諱守法字浩然號克菴一號純和子姓胡氏家居蘇之嘉定為承德郎太常寺丞諱海封孺人黃氏之子也公生而骨相不凡志亦迥異初學易為儒士偶得疾一黃冠師勸之入道云能從吾言其疾自愈且後

墓道碑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嘗大振玄門公疑異人克從之其疾果愈如其言始從應元孫真人高第陸鍊師學宣德間上京師授度後學於通妙邵真人儘得其道術之妙既而以龍虎山張真人之舉住持城南東嶽廟尋從詔旨借天下高道校道藏經為禮部尚書胡公所知薦授神樂觀提點天順丁丑初擢道錄司左演法再兼朝天宮住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志玄守靜清虛高士丙申進封真人加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行範顯教之號丁酉賜誥命及銀印并封贈其父母 今上踐祚之初以例授左正一特命掌道錄司事蓋踰三

年而卒公貌清癯頰然長身髮每滿酒望之真神仙中人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持且好義屢周人之急與人交終始不變其於道術修煉既精而又本之以誠意故用以祈禱動輒有驗嘗旱中貴人傳 憲宗

皇帝旨命禱雨雨隨至 上因大悅明年秋後又早再命禱之應如前又明年旱甚禱夫應公裝符於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湏臾西南雲起如鳥翼來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人還未入城雷雨大作遠近沾足是歲大熟益公凡進秩及屢荷賜齋存問至建府第以居其能存者皆以是故

墓道碑

卷之百十八

重刊

嘗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通之理公頓首對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故凡所禱輒用又建醮每致羣鶴來翔之異公將卒端居危坐者累日忽召諸徒戒諭及區處後事已問知月日遂隱几不語至夜半逝矣訃聞賜白金四十兩緜段四表裏為斂葬費蓋特恩云所度弟子曰郁以成道會張以默右玄義邵以衡吳以新及劉良輔左玄義楊良祚陳良福凡若干人多以道秩顯公初居城南好從士大夫游予固知其為人已久乃因良輔輩請述此俾刻之石銘曰惟古至人曰河上公玩索微言

道存其中季世遙遙其流益遠苟得其傳與道無反
齊克菴叟獨立頽然望其容色如古列仙絳衣高冠
在帝左右帝有詔行稽首祇受風雨不時下民其咨
母曰高高陟降在茲賜齋駢蕃身享榮貴何以保終
惟以抑畏神都西北隱若仙山我求其人去而不還
高原卜吉於焉委蛻惟其不忘刻石以識

歌教錄

卷之百十八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應陽年六十餘矣道人不言凡
所願捐色投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
也道人館於鍾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
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
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
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嚙即可活道人則目諸
弟子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
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日瘥矣脫不活道人
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

歌教錄

卷之百十八

可聖

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
其布尺裹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
以椀列諸案無闕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
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日更為
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
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
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置水
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問
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水則聞道人齒間澆澆聲
頃之肩膊面紅汗絞絞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

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於某氏平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陞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懼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何知人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新聖

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楚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清微妙濟守靜修真疑玄衍範志默乘誠致一
真人禮部尚書贈少師謚文康榮靖邵公元
節神道碑 夏言

尚書邵公卒訃達行在 聖天子降手詔贈以少師贈謚曰文康榮靖閱三月詔輔臣撰公神道碑文俾刻之墓臣言謹執筆敘述稽首頓首以聞曰公諱元節別號雪崖太和子 上所賜號也世家興安治之南雙魚石之瓦屑里太漢東陵侯之裔大父諱玉清父諱守義皆敦本尚實有隱德母宋氏有淑行公生三年而喪母十四年而喪父伶仃艱苦能卓然自立不徇同於俗氣宇凝肅性資穎慧讀書過目輒了悟大義仙源范文泰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始太虛之秘學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何事他求端居靜養日益深造淵淵乎浩浩乎人莫測其涯矣四方傳道受業者若飲醇飲甘依依不忍去坐是名日益振寧濟聞之急欲羅致門下公逆知其將來避不就遂放浪江湖間嘉靖三年甲申 上徵至京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諮以治道乃舉唐虞三代為治之畧以對而輔以玄教主靜之說又訪以道法之秘其言類多玄默希夷 上嘉納之乙酉坊內嘗南

獻徵錄

卷之百十八

新聖

吳山節

雪愆期 上屢命之禱輒應捷若影響 上喜甚口
道術之妙固如是夫公頓首謝曰皆 陛下精誠感
格所至臣何以爲役 上益敬而愛之丙戌封爲清
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行範志默爽誠致一真人兼
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掌行醮事給王金
銀象印各一蓋殊典也丁亥疏請得馳驛還山展祝
焚修如期趨朝再明年巳丑加三宮住持庚寅春正
月 上有事南郊命公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
殿班二品勅贈公父爲太常寺寺丞母爲安人如文
臣例賜其師文恭爲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然履素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萬壽 曼山作

巳春兩命公祝天祈嗣於欽安殿凡各七晝夜時臣
言承乏禮部尚書 上命臣克醮壇監禮使直宿玄
午門口再遣文武大臣上香瞻禮公案玄科對越上
帝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心悅甚
越三年元子誕生皇嗣疊見每勅報公被綵替花籠
寶駢奕弄升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
啟南陳善道輩若干人祿秩有差贈其師李伯芳黃
太初爲真人巳亥春 上躬視顯陵巡幸南楚公留
京邸惟日焚香誦經祈保聖躬萬福一日清晨猶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八 萬壽 曼山作

養和衍法輔教真人卒卯秋賜五經四書諸文集壬
辰勅建真人府於都城西顯靈宮之震隅落成 上
命臣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錦衣衛校尉
四十人克掃除役賜八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教
中使卽貴溪山中鼎建琳宇賜額曰仙源宮既成甲
午又疏乞暫還山展祝居山中旦必朝服北向再拜
中夜焚香祈天祝聖壽率以爲常無何 上遣錦衣
千戶孫經往同撫巡藩臬官趣起之舟至潞河 上
命中侍迎入賜以大紅衫蟒衣賜開教輔國玉印恩
至渥也時 上以皇嗣未建爲懷先是壬辰冬暨祭

壇作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怔然
殆將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 萬歲主一訣耶言未
既而卒是爲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未時也生天
順巳卯六月二十七日辛未享年八十有一 上回
鑾駐蹕裕州聞之不勝悼慟至爲出涕卽日親灑宸
翰勅行在禮部賜贈諡諭祭十壇命中官錦衣護其
喪還勅有司營葬准伯爵例恤典隆重人臣鮮儼可
謂榮且哀矣公美善豐願朗日廣額長身玉立有神
仙風骨少嘗涉獵經史百家之言晚歲究極老氏玄
旨超詣妙悟真能深索造化把握樞機驅役風雷如

指諸掌豈非道德高厚古所謂至人者耶公為人忠勤敬慎 上時有御札咨問公必手書奏記即燈下能作繩頭字文詞典贍筆法道楷每稱 上意旨公與人和氣浹洽善推引能感人居京國十餘年蒙被寵渥非常卒未嘗干預公事安怡靜適人無間言是年秋其徒啟南軍將扶柩歸葬於仙源鄉白公橋山之原再勅冬部郎中銓督工事 上以言與公同里知公必備故有是命且申諭臣曰茲不朽事卿宜重朕命留心撰述臣不敏謹序公遺迹 聖明蒙被眷遇之盛如此以告嗣世系之銘曰於維少師懿德通獻徽錄 卷之十八 百零六

玄其道猶龍得之自天肥遁居貞若珠在淵騰光發彩欲蓋彌軒脫迹巖阿振步文石謁帝紫庭道存日擊內聖外王左右敷陳遠心曠度絕類離倫佐命祈天昭事有格胤祚登闕雨暘時若玄貺孔殷布濩流行 帝曰休哉厥功不顯肅肅少師弗有弗居虛極靜篤泊焉晏如吐故納新踵息溫溫嚙嗽華池美厥靈根蟬蛻龍變觀化入冥精神上交燁為星辰倏忽厭世如履斯遺計感帝衷震悼涕洟與崇隆有贈有謚葬以伯爵祭以帝制仙源之都龍光射瓊琳宮我我少師所居瞻彼高原草木鬱芊有封巋然少師

之阡 天子有詔曰子輔臣稽實選錄之貞珉言拜稽首敬誅以文百世之藏見者式欽

獻徽錄 卷之十八 百零六

陶仲文傳

湖廣總志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
 生仲文因目其姓仲文少為斬水黃梅二縣掾喜治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
 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
 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官中黑背見邵治
 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中又稍以符水喫
 劍絕其妖 壯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
 異之已亥旭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殿殿錄 卷一百十八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
 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算 上僅以身免即日勅行在
 吏部按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履步履少
 難一日問仲文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
 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
 迎和宮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乘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
 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
 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

宣教振法通真忠孝乘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
 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閣範
 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
 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太學士俸
 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
 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
 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
 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
 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勅
 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
 獻徵錄 卷一百十八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內降勅處
 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祝釐保國禱祈雨
 賜累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
 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
 歲北虜犯闕 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間薦
 所善府丞朱隆禧 上相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
 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
 官也 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
 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最久亦小心憚上威嚴不測
 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歸以 上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已出修廬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屠亡何卒年八十賜卹甚厚隆慶初 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
獻徵錄 卷一百十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九目錄

勝國羣雄

徐壽輝

張士誠

韓林兒

劉福通

毛貴

白不信

俞君正

陳友定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目錄

羅添麟

周全

陳友諒

明玉珍

倪文俊

方國珍

關先生

吳天保

田豐

芝麻李

李武

鄧忠

四明趙昌期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榘

全校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九

勝國羣雄

天完徐壽輝

徐壽輝蘄州羅田縣人又名徐貞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與麻城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陷黃州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立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大師十二年遣偽將丁普朗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壽輝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偽將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略陷懷州徽州信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一

州十三年詔大將軍討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去獲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至正三十年五月陳友諒殺偽主徐壽輝於太平路

陳友諒傳

湖廣總志

陳友諒沔陽人本謝姓以祖貧于陳因冒其姓父普才黃達漁子也友諒生而膂力過人閑習武藝嘗代縣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使諒元帥倪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黨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時 太祖駐節金陵二年矣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夏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又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略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二

衡州復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以伏兵盡殺其左右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二十年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城陷時張德勝率我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池州閏五月友諒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初太平陷友諒益窘忿不欲謝壽輝下乃陰遣其黨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如注羣下立江岸草次成禮仍以

鄒普勝為大師張必先為丞相乃率眾還江州聲言東下建康震動計未定劉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而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也 上深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以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畫策茂才有老閩管事友諒遣令賽書偽降約友諒至江東橋呼老康為號以相應友諒得書信之如約至江東橋呼老康不應始悟關者始已即率舟師趨龍江 太祖命諸大將合擊之於石灰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承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走過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臨安慶二十一年八月 太祖督諸帥舟師乘風趨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亦以南昌降二十二年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得

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二十三年四月友諒見疆場日蹙大懷忿恨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載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播木火箭敵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獲甚眾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管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流舟夜從水關出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

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敵戰常遇春射卻之廖
 永忠卽以飛舸追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
 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
 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
 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溺死者萬餘人
 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摩戰敵聯大艦堵截
 悉力以死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勢若遊龍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
 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敵舟自
 守是歲我師渡膠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五
 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甯水陸結營劉基期以
 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
 計窮自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
 將邀擊之舟聯北隨流而下自辰至日西力戰不已
 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
 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
 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
 壽我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 太祖建國號大
 明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普師督諸將擊之
 擒其元帥張必元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大義

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張以澤岳兵赴援
 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
 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
 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兄友當歸
 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望隸
 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張士誠傳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第九四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鹽網船兼業私販初無異志先是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役民十五萬軍二萬治河民不聊生四方兵起有王克柔亦泰州人家富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克柔恩謀劫獄齊置克柔于揚州招華甫為泰州判四為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與其徒十八人殺華甫併其眾焚掠村落驅民為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設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七

要衝南北梗塞元立淮南行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士誠狙詐百出卒不就降竟殺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殺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復退丞相脫脫總大軍臨之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專權久師出遂有議其後者詔安置淮安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博霄每為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之分

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械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負不平者盡散去或相聚為盜江陰羣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僚無如之何申白江浙行省云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歷境視孫利其賂逗邁不進英乘間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讎士誠初亦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穀子女玉帛之富以動之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眾擊橫珊渡鶴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八

常熟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薦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妻子投克壯丁生不習兵而擊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參政統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死陞松江府達魯花赤赤哈散沙補之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恭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眾纔三四十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明且終城而上遂據

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脫因
匿命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
破自溺死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楊蘇昌
齡先避亂居郡士德用為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
寺佛像為王官易平江路為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
司凡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分奪而居無虛者幾
月進攻嘉興全軍覆沒與倣據松江判以城降之常
州黃貴甫間道歸士誠許為內應遂不戰而破易為
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為吳興郡署周仁
為太平太守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
狀徵錄 卷一百十九 九

兵入杭州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斂鋒不敵遂進
蕭山士德軍檢括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等先出
路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
完者領苗軍繼進州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書十喪
八九收殘兵攻海鹽又為年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
驍勇會獲苗軍無算崑山數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託
丁氏往來說合結為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
長興武康花餘軍出沒雖互有勝負亦不勝其苦所
跨三州皆鄰掠敵十一月 天兵取常州十七年攻
長興士誠命趙打虎拒戰敗之潘元明復寇長興又
狀徵錄 卷一百十九 十

德同心優力躬親綱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廣
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號
六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
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
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為左丞鎮吳興史文炳
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
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曰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
益而已欲南取嘉興叅政楊完者統苗獠徭獍名曰
荅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
其東門悉為所燬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

每歲運粟千餘萬至燕京二十年士誠復還李伯升帥眾十萬寇長興開平王遇春援之伯升遁遇春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十三年九月士誠自稱吳王請命于元不報自是徵糧不與二十六年 太祖皇帝命以榜諭浙西八月大將軍遇春帥師二十萬南伐 上戒以毋肆擄掠妄殺伐毀廬舍丁寧全士誠毋家師至太湖擒士誠將尹義陳旺逐次洞庭山士誠信在湖中不敢戰進次湖州昆山收士誠軍又進次三里橋張天驕黃寶陶子容唐傑分兵拒戰敗之李伯升來援又敗之朱暹王晟戴茂呂珍及五太子繼

蘇敘錄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元年六月士誠規城東軍整乃突出闔門將衝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乃合戰士誠遣黃哈刺八都率千人繼之自引兵於山塘為援王弼馳鐵騎鼓雙刀而前遇春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無數士誠墜馬幾不救時有倉脚夫十人號十條龍者賈勇善鬪被錦衣銀甲出入陣中倏忽不可測亦溺死士誠又幾溺匍匐與入城少頃復出胥門兵銳甚士誠坐城樓呼軍少休遇春乘其懈急擊大破之士信據銀林與叅政謝節暗施有飛礮碎其首死城中亦作飛礮折神祠民屋為礮具達令構木如

蘇敘錄

卷一百一十九

十二

援又敗之士誠乃自來救戰于皂林復敗之呂珍李伯升皆降朱文忠至杭州潘元明納款凡得兵二十餘萬湖州既下兵轉至南潯王勝降至吳江因其城久之亦降達兵至鮎魚口擊走守將康茂才既而降至尹山橋又敗士誠軍焚戰舸千餘艘及積聚甚眾於是兵集城下達軍於葑門遇春虎丘郭子興婁門華雲龍胥門康茂才齊門湯和閘門王弼盤門張溫西門耿炳文城東北仇成西南何文輝西北四面合長圍架木棚與城中浮圓等又築二臺俯瞰城中號為敵臺上置火筒及襄陽礮風扇人百里皆死吳

屋覆以編竹伏兵其下矢石不能及九月達兵破葑門遇春破閘門新寨兵皆薄城士誠陳於門內謝節樹柵以補外城唐用仁徐義潘元紹皆降時軍蟻附登城破士誠與偽副相劉毅帥兵三萬自戰萬壽寺東復敗毅降士誠從數騎歸府語其妻劉氏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劉曰妾自有處乃積薪齊雲樓驅婦女以上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劉自經死左右皆散士誠獨坐室中達令李伯升諭意士誠距戶自經伯升敗戶抱解之復甦潘元紹繼至勸士誠閉目不語昇入舟俘于 南京自縊死

明玉珍傳

湖廣總志

明玉珍隨州玉汝人世農家子身長八尺目重瞳子為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給青山推玉珍為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玉珍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流矢中其右目十五年夏沔陽餓玉珍駕斗船五十艘出糴于蜀時義兵元帥楊漢辰州人挾精兵五千屯平西寨重慶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遇玉珍于夔開訴其事言重慶城中正有左丞哈林禿右丞完者都素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十五

玉珍猶豫萬戶戴壽力從史之當是時蜀中久不習戰聞玉珍起事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玉珍下令毋虜掠城中遠近降者相屬乃獻捷於壽輝秋授玉珍隴蜀省右丞十八年春二月完者都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玉珍使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玉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完者都及趙叅政死之過瀘州聞前元進士劉禎往謁之喜曰吾得一孔明也與論國事拜為理問二十年春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以臣弑君復可事乎乃閉夔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聚衆哭之二十一年陷

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為帖木兒所敗玉珍退居于蜀自稱隴蜀王劉禎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子昇為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始設六卿次年更為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明二復姓名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實英姜珏為叅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未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置如社之祭賜董璧等進士出身有差命萬勝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十四

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汝寨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叅政江儼答聘二十六年春玉珍卒在位五年年三十六子昇讓位年十歲改元開熙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其母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為丞相勝黃陂人智勇過人玉珍妻以弟婦稱為明二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大臣俱為所害若昭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罪洪

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春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沮之又遣參政蔡哲來招不聽四年乃遣平章楊璟木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菱閣穎川侯傅友德總兵卜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壘塘甚固二將攻之弗克二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戴壽聞之分兵守壘城自將倍道救成都友德環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四月克漢川以油塗之投於江夔軍得之勇氣百倍遂克夔關趨重慶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昇降在位六年戴壽在成都亦降友德戮壽等送昇于京師封歸德侯授仁庶天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

錄後錄

卷一百十九

十五

與陳璘命巨舟載之高麗飄然入海矣

宋韓林兒

韓林兒樂城人初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劉福通等妖言謂山童當爲中國主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棣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某縣又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以爲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太后杜遵爲丞相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密

錄後錄

卷一百十九

十六

倪文俊

倪文俊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等路圍岳州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居之復陷沔陽澧州岳州殺成順王子解帖木兒復陷衡州元帥甄崇福從賊死又陷峽州十七年陷川蜀諸郡令僞將明王珍守之陷沔陽成順王寬撒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監水陸並進禦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

火後燒船報恩奴遇害其後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將陳友諒襲殺之自稱平章明玉珮初為倪文俊將守川蜀諸郡既而諸郡反至正二十一年陷嘉定路李思齊擊敗之二十二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車里帖木兒敗之獲其弟明二後據成都自稱蜀王遣偽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攻龍州二十三年明玉珮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二十七年詔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取川蜀已而思齊等守潼關不果洪武初天兵平之

獻徵錄 卷百十九 十七

穎州劉福通

劉福通穎州妖人以紅巾為號陷穎州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山童等復鼓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被會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阜攻破羅山確山舞陽葉縣等處及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迎韓林兒立以為帝改元龍鳳以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為平章既而杜遵道專權福通命士搥殺之而代為丞相以後稱大保攻汴城陷之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罕帖木兒大

發諸軍禦之圍汴梁福通奉偽主遵安豐犯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等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趨關中毛貴陷山東其勢大振後各人自據不一尋俱敗死

獻徵錄 卷百十九 十八

方國珍傳

國珍名珍以字行自之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為業長身而黑頗沉勇元至正中同里蔡亂頭鬚聚眾少半行劫海上司發兵捕逐其黨多株連平民國珍恚家陳氏誣搆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屬誅于官官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瑛及隣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兵敗反為所執國珍因迫死請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從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九

十九

受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勢益橫十二年元兵征徐州命浙江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乃命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討之泰不花率舟師與戰衆潰泰不花自分必死即前薄國珍船手刃數人遂為所殺是時汝穎兵起海內大亂江淮南北諸郡土豪各聚衆割據元不能制遂復遣官諭之使降久之偽元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患之且欲籍國珍收士城因授國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兄國璋等轉官有差令其將兵討士誠國珍率兄弟諸姪等以舟師五萬進擊士誠崑山州士誠遣其將史

文柄等禦之國珍七戰七捷會士誠亦送降款千元願奉正朔元從其請遂命國珍還開治于慶元而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姪明善居溫而留弟國瑛自副時上親征婺衢處諸郡發既下即遣使以書招諭國珍聞王師在婺法金嚴明士馬精強所向無敵乃集兄弟謀曰方今海內雖亂而元運未終然惟建策善用兵威振遠邇恐吾兄弟不足與抗不如姑示順從以觀天下之勢乃遣其子完入侍上知國珍意不誠命歸完國珍復遣使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九

十九

上許之方是時元每歲遣官督國珍備海舟至張士誠所漕米十萬餘渡海北輸元都國珍亦奉命因累加國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衛國公允國璋行樞密院副使弟國瑛姪明善俱累官行省平章政事由是國珍兄弟子姪貪虐日甚雖時遣人來貢其實假此以為規伺久之會國朝苗軍降將蔣英李福叛刺殺江南行省參政胡大海于金華將由台州走福建時國璋守台率兵邀擊于仙居為所敗被殺吳元年王師既破張士誠國珍懼將遣人入賀而諸弟子姪志慮不齊不果遣士怪其反覆

乃遣叅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和平查
政事廖永忠向慶元九月亮祖攻台州克之國瑛率
餘衆入黃巖亮祖兵尋追及之國瑛遁于海十月亮
祖自黃巖移兵攻温州明善亦挈家遁去守者以城
降十一月和率兵抵慶元國珍倉卒知計不可爲約
其弟姪子淨海以避而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
封府庫籍民數俾其子弟將校迎降且遣人奉表謝
上覽表憐之國珍叩首謝罪 上察國珍辭氣誠
懇無他腸以前日陽降陰背乃左右之謀非其本意
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
左丞俾奉朝請後寢疾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
子禮廣洋術指揮僉事完虎賁衛千戶所鎮撫已而
遂卒年五十有六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
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永嘉丘楠輩惟丘楠頗
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
其兄弟子姪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姪
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瑛居台唯以買田
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姪佐皆杖死惟赦
楠仕爲韶州府知府

益都毛貴

毛貴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
又陷萊州益都陷濟南守將愛的戰死陷般陽路攻
鄆州至東林樞密副使達谷瑄戰死貴走據濟南十
九年爲趙君用所殺

晉冀關先生

關先生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
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
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
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王士誠
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
獻徵錄 卷一百十九 五十一
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關中白不信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俱福通黨也至正十八年趨
關中陷興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大軍擊破
之其黨走入蜀

徭吳天保

吳天保故徭賊至正七年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命
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
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安陸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眾陷荆門州知州孫炳死之將党仲達復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中興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俞君正改死

山東田豐

田豐初為鎮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聚眾陷濟寧復陷東昌陷益都又陷廣平大掠退保東昌二十一年豐降既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攝廓帖木兒復讎田豐伏誅

福建陳友定

陳友定為福建參政至正十二年復汀州自杉關邵武等八州建延福漳泉興汀邵并潮州皆友定所據至正二十八年 天兵執陳友定州郡皆歸之

蕭縣芝麻李

芝麻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李二老彭趙君用聚眾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而起據淮安趙稱承義王彭稱魯淮王命脫脫征徐州城破芝麻李等遁去尋卒君用殺毛貴據益都其黨入益都殺君用

汀州羅添麟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眾攻陷長江命江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川殺添麟積萬以降餘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卒

潼關李武

李武崔得等至正十六年聚眾破潼關參政達律杰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陷之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得敗走復陷商州尋卒

懷慶周全

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降於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顏帖木兒與戰死之周全悉眾歸懷慶入汴福通遣周全攻洛陽不克殺之

宜黃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祐與鄧武慶必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尋卒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九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目錄

四夷

北虜

俺答

三衛

雲中

安南

倭日本

哈密

赤斤蒙古

安定阿端

曲先

罕東

沙州

朝鮮

女直

琉球

瓜哇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目錄

占城

暹羅

滿刺加

浮泥

蘇祿

占麻刺

真臘

三佛齊

蘇門答刺

錫蘭

忽魯謨斯

古里

瑣里

榜葛刺

阿迷

阿丹

瀾山

南巫里

祖法兒

甘巴里

加異勅

木骨都束

阿魯

不刺哇

彭亨

百花

白苟達

討來思

淡巴

沙哈魯

古里班卒

呂宋

打回

須文達那

沼納撲兒

麻林

佛祿

覽邦

婆羅

忽魯母恩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目錄

佛朗機

仁和俞思冲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終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

四夷

北虜始末志

王世貞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謚曰惠宗而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惟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刺青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宣哲咸會焉兵稍稍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世貞

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謚曰昭宗太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給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管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刺死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貂裘駿馬環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大

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理已爲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徒廬胸河矣丘福恃衆不爲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

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之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世貞

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絲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志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逃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千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噴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

稱爲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
踵 上遣駙馬都尉并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
沒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
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復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
紫荊而入躡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
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于楊
洪軍而會中國已立 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
伯顏帖木兒從吏之復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
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遣也
先又遣不花王以問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
脫不花弒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
爲瓦剌正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
爲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
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者虜酋火篩大舉寇大
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
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水過黃河住牧改命
大善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琳合京
師兵十萬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
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

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
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
蕃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
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
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
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卒殺其帥陰進小王
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
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稍
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
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
厭戰 卷一百一十
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
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
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微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
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
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
而解剽殺吏民歐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南析
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斃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
西邊而俺答日益強盛有子曰黃台言彘臂偏短善
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而子自宜將人墜凌總

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
 支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阜為總督庚戌夏虜
 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滿壑中而以老弱
 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遂之既入伏悉殲焉
 事聞達宗阜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遂引去意
 叵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銀鍍鏤傳箭
 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
 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
 京兵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
 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炮矢石從上
 下却之虜乃悉眾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蹂躪道
 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
 虜逐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
 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有杜
 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使
 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
 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
 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相載巨萬徐徐
 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
 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

朕後錄

卷一百一十

五

朕後錄

卷一百一十

六

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
 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今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
 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
 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
 寧侯死事露虜復闕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存懋殷
 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
 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
 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
 庶弟口青合吉有偽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
 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
 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怒
 長刀大鐵望之若米雪然咸一當百者宜大之間虜
 錯而耕牧如碁布也三城返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
 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然俺答竟不取屋居也其眾
 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宜大豈我有哉黃
 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
 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俺答前志

馮時可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商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毗
 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
 寇葛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
 福騰以帥李瑾治兵嚴集眾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
 以叛遣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
 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
 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
 答取羈屬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
 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蘄遼小王子富樂
 賦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七
 厥兵吉囊俺答恥不如益盜邊自肥而小王子譎矣
 異種黃毛性悍席死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每
 搆其虛諸虜孕重墮殞罷極苦之聚兵與降下黃毛
 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
 少者數千已丑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辛丑
 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死事聞以焚繼
 祖墳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程鵬督畿南充豫軍事繼
 祖曰虜張矣一與之當徒以七尺飽一鐵耳於數何
 益堅壁不出俾帥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邊兵物故
 者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居

民指曰挺與格虜多有斃者以故不前吉囊方蓋重
 出而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浸淫平
 安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設大臣制三關
 增築畿南存障廣募客兵又下令督過雲中上谷將
 吏屏翰失職者壬寅俺答遣石天爵求款不許邊臣
 誘斬其使俺答怒六月入塞侵及介休諸將觀望莫
 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帥張守忠死之
 詔無問部士賊黨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
 翁萬達請罷戍寧鴈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
 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上怒遣
 賦徵錄 卷一百一十 八

繼魯至京卒從萬達議吉囊圖忻代伎淫日夕卒死
 而俺答益張與子黃台吉日睥睨中國矣丙午俺答
 復求款塞詔拒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檄將
 校曰虜猶水也城寨止驅猶築防障流防不備水注
 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漏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矣所
 不備者鎮安耳不厚集眾是示之戶也使帥趙卿駐
 焉九月虜伴攻獨石帥違督府制悉兵走獨石而虜
 竟入鎮安萬達復檄曰彼騎我步所遇貴阨什步一
 騎必克困諸阨又克必長安嶺乎帥又稽延不前而
 虜騎釘尾相隨過長安嶺掠隆承得利去事聞詔即

白衣行伍萬達亦貶三官萬達謂下曰虜悔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也道間往還曰虜聲言西而數詢隆永道非西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神已讓前願心害鄰鎮有功方牒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聞督府策之曰虜東矣止其制于此而祛之驢于彼此宿將態也時帥卿以隆永之役在論未得代迺檄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慮尚文不時至則具疏以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矣副帥董賜江瀚誓曰往時虜至師輒左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九

茲役也不死鼓不死緩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板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死盡亡其軍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脩陳固列幕食申禱虜大為奪氣道間來約曰詰朝當見往時列營以鹿角拒軼尚文計曰不若穴地為暗窖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遇害馬多仆益發火器擊之尚文令士衝鋒毋效首功且而戰見星未已陣百餘合虜死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鼓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尚文是棄師也我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北者慚不勝且懼我躡我

鼓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搖心矣不然我乘之漁人獲哉令卒日毋結陣五人為伍惟余馬首是瞻有警則人自為戰多鼓鉞聲負弩蹶張張武備甚具虜遂敗却丁未俺荅請為外臣朝請甌脫給耕且食力不納遂寇拒墻堡周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阜嗣焉庚戌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為三覆以待我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亦殲焉事聞達宗阜等問治有差起咸寧侯仇鸞帥大同八月虜擁至鷲道其黨時義賄俺荅以金曰請釋憾於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十

安山

敵鎮而東偵之虜乃東知上谷戒遂寇薊山外與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焉三衛自始貢至於今歲保塞不貳几敵入則我禦其上三衛亢其下虜不敢越其後將吏節抑其賜三衛以此益自疏邊吏而陰導虜矣驚已使虜東洋奏曰虜情叵測臣之憂不惟西也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闖玉几上乃下詔切責并及守謙人人知其將就尉

氏矣驚既不敢逼虜僅使謀候虜所過列營焉時是
間許之市而守謙自謂披上特命將神京是衛若以
我軍爲注背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約勒其衆毋輕
予敵上謂驚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佛
逞志於賊心怒之二十一日虜營城南獲內使八人
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因下司業趙貞吉首
言虜一旦生心震動勾陳罪至不赦不宜選更守和
解宜獎故帥周尙文功赦諫官沈東罪發藏金選任
職將吏問罪匈奴彼無如矣不效臣請以不肖軀任
答百官亦咸謂迎而許貢必多所邀索他日操右券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以責我其奈之何檢討毛起言虜急驛髦不許不退
姑暫尋之而後寒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定門外民
居先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苑令條奏起對如前
加趙貞吉論德兼御史齋萬金宣諭行營將士二十
二日晡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徵王儀下吏以王
行守通州虜擄多日中使別業率爲所魚肉爭於上
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士使異類染指而飽神
鄉實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吏命王邦
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部大小吏皆
停秩建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擁關弗達汝孝

卒以効首虜未減謫戍虜內入久人畜多虜所掠既
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掠且行欲西
奪白羊口出而驚帥諸道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敵
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扼險要遮虜虜大窘迫乃
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驚軍遇驚未陣虜騎蹂入
諸軍接踵死於道驚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
順義幾入其郭十七日報至三輔自土木難後可百
年靡警至是京師原原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死
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
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慘召諸部兵勤王十八日驚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
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
於郊詔侍郎王邦瑞侯將貴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
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
集武舉千人隸居守大臣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道兵
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帥馬御史王忬悉收
通河諸舟楫賊通連日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
儀駐通州尙書徐階奏釋罪帥戴綸歐陽安黎令擊
虜自贖司隸陸炳請發太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
弱俱報可階又密言虜間滿城而西苑垣卑不足衛

宜且選大內上以為忠時變起合卒諸師急馳未實
糗糧屢炊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又
已緩期迨啓廩則黼鏡薪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
驚軍甚駟辨髮入村落大掠有披獲者有司不敢法
疏請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弗
罪第付鸞撫處而尚書丁汝夔因下令禁勿捕有捕
至反捶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於虜怨歸汝夔矣
汝夔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祇
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諉言汝夔禁不發而汝
夔又嘆嗒吝賞偵候者不力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

朕後錄 卷一百二十

十一

希忠自以營兵少懼罪每日東西調掣掩捕士不得
息則羣起誹訛丁司馬曰是人戮餘哉語匿車中戴
給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與
戰稍却虜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
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二十六日誅汝
夔守謙尸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黠屠僑沈良力及給
事中張侃議以為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死上怒
下彭等請室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二十
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為曰 困覆
車可輕哉乃已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九月

遣侍郎駱頤往虜所入處察夷傷捕卒乘加鸞太保
罷未帝忠以鸞代焉舊內使領營事者悉以徒屬氣
藉中操空名而耗實糧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弊革
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主事二
員給事御史各一員鸞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為兵
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
舊隸鞏下中丞獨脩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
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
昌平都御史并通派密雲為四重鎮未幾皆罷為請
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軍教訓練之給武庫仗大司空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十四

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伏不外移大將軍易之
非法鸞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
師防秋鸞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積貯督
遣賦使京管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警則諸邊
師束手而京營帥又不任責日索燕饗而已鸞矜其
伐檀自讓語署置所上疏朝上夕即報可不復下部
王邦瑞力持不可祖宗無是法母啓志雖端俺答自
入寇歸而畜產死人民疫疠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
甚為創艾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上谷守臣因發
蓋伏勝為媿虜遂獻 督臣以聞下庭會議少宰李

默等議以爲邊事凌遲矣始從虜以紓吾邊御史喻時言虜虛給我而我絕之則我爲彼謀不彼信不彼疑探幾而行之防虎而養狙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三十年大司馬議歲法九邊三輔踐更士戍薊門而延綏獨多徵至萬人仇鸞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發兵擣其地以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之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答出塞喜甚途遇叛人蕭芹芹虜故以爲自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賞謂虜曰聞雲中帥毒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傍幾不免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十五 長山

庚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雖竭原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夫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毋失虜虜又爲土蠻請市遼東巡撫許宗魯言虜前日爲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已逞其詐而困我右翼矣可復傷左翼耶入不垂索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下詔後言市者論死虜遂連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鸞病卒所親信時義叛降虜被獲陸病以聞下司隸蹤跡驗問鸞先有反謀剖棺尸詣市藉其家初鸞歲調雲中卒萬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撫臣爲請罷其二枝三十二年二月虜從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十六 長山

專重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救敵不可因敵廢法
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也計盡
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事則資哨探將事則
資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
目為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脩復甲寅六月虜犯雲
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虜勢不啻
風雨而鎮卒疲若跛羊今欲與抗徒覆亡靡益夫木
折相兼按月給糧祖宗舊制苟為不復是孤注兩鎮
也其何以覆迂三輔詔遣直指嚴議邊餉而許論又
言雲中地勢平行固戰場也先年乘障列師千里不
康復錄 卷一百一十 十七

谷風且于是守臺之說起矣然臺列垣內而賊攻垣
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則臺易潰是二者兼
石田矣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賊至則烽火攻則夾
擊少頃則堡兵至次則援兵亦集四面合勢彼能從
天下乎賊攻臺亦如之臺垣相扞緩賊勢壯士瞻明
烽火便稽覈太約雲中不過建六百臺費九萬金耳
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四年把都兒黃台吉
數萬騎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侍郎王忬發兵拒走
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江帥李光啓死之九月虜悉
東屯懷來川攻南磨黑營略已又攻大石溝王忬督

兵擊走之王忬奏滅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
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
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
手辨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宜大伏兵擊之斬首五百
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
毛言倭酋匪茹其謀皆出血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
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蕙自虜回言虜
待富甚備親為掃除而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
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答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
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於兩馬曰
康復錄 卷一百一十 十八

虜可購也兩人不可購購之急則虜益重兩人是託
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
亦購虜以致兩人也丘富說俺答大收知略士懸書
穹廬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厚遇之與富等於是
邊民黠知書者詐稱舉人諸生日詣虜帳趾相錯俺
答令富試之能者使統眾騎否則給陝脫地令事鈕
轉而舍人張邦奇素畜倭刀識緯書為部夷掠致俺
答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
俺答畜邦奇於帳下其智能之不如富其愛習之則
愈富甚孫廷美雲中人亦被虜苦之謀利富與其黨

王浩議浩曰盍作說客使富歸說不從死未晚也因
密語富以順逆富問儒生計安國曰汝習古試爲籌
留與歸孰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林中羽而留釜
中鱗也且官家招降文如樹表弗信顧信犬羊耶邦
奇謂富曰勿聽若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
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邊不能爲已德而爲他人功
也禍無日矣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汝
欲奇貨丘公而釣中國爾實耶富遂殺廷美與浩約
呂仲祐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犯一井
石喜烽火王忬拒走之三十五年九月虜闌入深河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九 十九

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尾刺甘肅鎮臣大勒兵敗
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挑松懼誅率黨
降黃台吉怒屬韃索諸塞守臣議遣之許論曰無爾
也示弱且沮降我不能得丘富於彼而彼得蠻帶於
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罪三十七
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斗入匈奴南一
面通川賊分騎塞通邊臣告急。上令發帑金十五
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投計偏帥夜薄賊巢
斬首百級虜始退許論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
十萬金揚博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吏坐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九 十九

殺掠頗慘詔奪王忬一官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
豐州日程土石其黨密問曰城則何爲曰吾陽爲堦
而陰爲陣使彼怠而弭耳已分三道入會虜謀言中
國臺垣相肩臂倅未易攻而關陝游騎又安難樂死
日歌虞殞待我矣虜乃散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
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首錫臘得呂仲祐
姦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
其家三十六年虜圍困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
兵大集始退五月俺荅約束虜分犯古北馬蘭義院
冷口謀告虜言往薊士憚守塞今擱然登埤几席之

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屢陣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
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相錯如
編宜令精卒懸衝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囊白羽
兩鎮互傳不及者法蓋宜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
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江東言
賊以實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遏其南下若以聲噉
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杜其東侵從之是歲九月俺荅
陰合東虜入犯箭桿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部
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恆坐食諸
臣皆不任練習實負 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

卒順之往薊閏各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
 還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虛龍一道虎視
 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物靡
 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
 咎也目今權時之宜責鎮兵為守調客兵為戰練主
 一枝則減客一枝建其舉軍精銳人賈餘勇更議免
 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顛
 崖代樹深澗力辦不及貨錢賒賒而各關夷人旬撫
 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
 地既虜衝土尤磽確誰能終日櫻以徽纒使其不亡
 獻敵錄 卷一百一十 十一 山

乎請令邊臣悉心區畫禁貪婪加餉給嚴勾補定班
 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凡事下部覆行三十
 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建帥歐
 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建問誅忬三十九
 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虜首數百級是
 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為隊卒四十人合十三
 隊為一小管合十三小管為一大管皆命大猷規畫
 九月俺酋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遂率眾東回犯涼
 莊殺掠甚眾是月虜數十騎入掠土木偏帥董國忠
 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

為二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洗馬林入犯
 蔚州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澤河矣
 賴延綏游騎抵塞方出 上怒誅督臣楊選四十年
 十一月丘富率虜攻榆坡不克中流矢死隆慶元年
 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填薊綸素有略至薊
 多所建畫往日薊門諸將率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
 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顧恣睢自若督府不能令給
 請於 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文謂薊兵弱
 無以倡勇敢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帥口虜
 勢如風雨非倚車為衛眾且不自堅其四面環車為
 獻敵錄 卷一百一十 十一 山

管營中駐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
 稍近則轅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北乃出騎兵
 給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振綸乃
 言比脩塞垣費至不貲而闕不容武高不足距跋羊
 列卒乘之冬風夏日矢石交集此非石人惡能歲月
 守也請跨垣為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約可駐百人
 為階三重中疏戶以居而上為睥睨皆可步履器械
 芻糧以時預儲虜若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
 足而我軍有恃膽且益壯計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
 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所自此以後

虜惴惴不敢入薊薊遂爲樂土然增兵繕垣歲請無虛日而大司農緡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

俺答後志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選攻之猝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郭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敵必得所欲矣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并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皆悍勇邊軍運之無不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游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賊遂南下督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五

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抵鴈門而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八日賊至嵐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入會黃酋窺上谷土蠻逼深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十之五視平陽而蟻蝨視爾城也爾必我助我毋爾破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官民諭令以貲啗賊有反唇者亮忿下城衆遂散不能

止賊擁入亮被害男女死者數萬帥申淮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報至卒二萬往援度弗及則以便宜罷師賊分犯汶水交城平陽介休遺間入汾內應叅政宋岳擒之焚其偽書以安衆賊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俺答東趨鴈門而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蒿泊村賊趨踏不前巡撫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祇取辱耳張懋疑之賊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崞嵐去代五百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四

鞭箠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馬代之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嗶喑不發一卒人臣援抱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耶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也詔建撫鎮詣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謫戍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虜事棘上疏請責實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於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

庶有四而不桂玉至于各塞則當慎按伏罷老弱預
 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
 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
 障四十萬以列陣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
 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
 直無厚廩也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宜題國家建都幽
 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強圉周
 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為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
 外朝揚鞭於朔漠暮飛矢於居庸視諸鎮為最急而
 延永之壞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五

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於東路鎮
 南墩與薊鎮所屬火欲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
 歷四海治一帶共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
 子墩創脩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懸而為一經營二
 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
 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
 當事者苟且目前緩誅誅遊咎創為併守南山之說而
 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
 二三苟少加脩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衝右掖
 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為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

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
 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
 邊為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脩
 內塞不惟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
 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
 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
 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
 跼跡山中自城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於
 京師也北路山谷偏側砂石窮瘁虜無所利益垂涎
 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六

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
 若匪茹逡巡前却於崎嶇之側攻之不隙掠無所獲
 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銜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
 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
 自緩而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
 石信不誣也從之是年以方逢時撫大同四月俺答
 大舉犯平虜偏帥張剛以幣賄虜使移衝鞬于威遠
 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挐殺
 傷大當虜退剛下吏陳其學去位易王崇古填焉八
 月諸酋詞歸林議所入老把都欲逞志畿輔打來孫

孕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旗莖待
東虜黃台吉不可台吉往扼於山谷幾斃故心憚內
犯請北掠黑達議不果謀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
則宜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悍陵京而二鎮帥臣
不需徵發竟率大眾馳援不憚遺一旅於二鎮識者
以爲此若啓重鑿而恣虜摩剝也方逢時亦以爲非
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
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
則宜留帥於雲中審虜實東乃從內地趨自可先虜
而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二十七

逢時獨許之戊子至鎮城逢時盛其供張把漢大喜
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請官之令責邊成以慰其心
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十月
俺答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
火玄如墨欲以震耀我諸帥曰寇深矣若之何逢時
曰非我深之其誰咎遣使鮑崇德責酋何爲稱兵俺
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過陵上國但不勝舐犢愛
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賚方輸錯出其
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緡也俺答曰唯使者
命趙全諸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二十八

列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哨虜精反爲虜耳目逢時
盡撤以疑虜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
遂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轍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
孫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答次子而黑台吉遺孤
也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死俺答疑諸婦盡屠之把
漢母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僂俺答愛之
尤聘兔捨金的女爲婦先是俺答以外孫女聘換兒
都司已而貌其美自納之換兒怒攻俺答俺答慙奪
把漢所聘女與之把漢志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懼禍
趣之與其黨扣敗胡堡求入諸帥畏虜皆以爲不可

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俺答喜使其下火力赤
上書請約麾騎辟一舍約已定屬黃永二酋各以萬
騎趨鎮城方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使
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泣曰嗟乎此我弟故物
太師若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我聞命矣敢不承
受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而逢時勞以糒醪黃
酋喜遂出張家口宜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
酋曰戰則敗約我何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
甲寅鮑崇德復往虜營俺答難我欲先得把漢逢時

不可令寇帥苑宗儒用其子為質俺答喜曰太師誠
 語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捕
 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特以獻周元聞變服
 毒死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教構亂為三晉
 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率謀惡民千餘人從之虜割
 板升地家焉自是亡命者皆窟板升全多略善謀自
 營諳文字周元治備倉術劉四有臂力善能陷堅虜
 初入塞止盜村聚不敢逼城堡自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罔困俺答事而諸鎮疲於
 奔命矣全有眾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營及元差
 賦徵錄 卷一百二十一 二十九

減即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必先置酒全家
 計定乃行全為俺答建九楹殿方陷石隰時全計曰
 自此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
 之勢成矣伍奴住哈台吉故俺答紀綱僕自全信任
 反居下而全奴虜使之心內不平多為我耳目及全
 等被執皆分掠其有諸逆既至乃遣康綸送把漢歸
 次河上祖孫鳴鳴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多矣南
 向拜者百使打兒漢入謝疏言帝赦我逃遷齊門而
 建立之其德無量願世為外臣貢方物上下其議兵
 部臣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若要我

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首腊毒我也不如却之毋引
 慝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于天王
 耶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執叛功加王崇古以下
 爵有差礫趙全等於市五月三月崇古極言市虜甚
 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遣降之
 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兵
 科給事中章甫端言虜得封號則眾且益附是假之
 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
 賦徵錄 卷一百二十一 三十

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
 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旋出塞者虞西北諸戎議其後
 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
 加之左右臂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
 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
 內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
 尚書郭乾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實制
 取長策九塞諸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穹廬萬
 里東服土速西奴吉丙先年以謝絕致憤遂乃勒藉
 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

之外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燕街尋丈之地
而以隔夷情挾皇化失神靈所想望宜從其請若搗
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荅順義王老把都
輩四大枝授都督兀慎輩四十六枝授指揮千戶兵
部約制貢馬不過五百以三十騎進御夷使不過百
五十人設榮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
月為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晉中於水泉
營各為壇坵而吉能帳直關陝請市關陝督臣王之
誥議須數歲不盜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印俺
荅親督勢相依倚許俺荅不許吉能是錮其首而許
獻敵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
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齊空囊
而戰戰不可盡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又
孰可臣請自今每三歲遣近臣視九塞以八事殿最
邊吏積餉脩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
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做失機上
嘉納焉方逢時言諸降人甘心於虜而虜亦厚結以
自植若招之於款後是示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
其虎而取鹿不為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併奔餘眾
破膽矣彼何能為而况我既臣虜其人即我人也不
氏後保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而陰令其子黃把二首躡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又劫史車二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虜以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名分地千擷疏捕謂之守口夷六年正月切盡西掠瓦刺令賓兔台吉主市賓兔以清水遠改市寧夏中衛切盡上番文假道詔許並既脫行毋苛我邊鄙二月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餼十九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節令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黑城部下有掠居人羊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弓者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王

一頭圍二月四日至龍首堡遺三馬於堡堡卒追還之切盡謝以一牢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賴上國之庇脯資餼牽猶幸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訓耳乞比丘誦焉逢節遣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創逢節使邢堂責問松山酋首賓兔賓兔饗堂曰我何敢棄驂髦之盟而為戎首必西海部眾也導堂往責西海賓兔賓兔云害漢卒者切盡部巴狼也召至帳訊之巴狼曰我意番耳若知為漢卒其何敢殘敵而盟馬賓兔榜之百令償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拒不敢求賜所需者繪工耳

以槍三十二相為天子祈年逢節給之萬曆元年七

七俺答請於甘涼開市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而令市寧夏往來千里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年九月西海丙免請建招提於五王城本兵議謂此地去西寧七百里去蜀中臙臘四百里恐虜眾依寺為眾則非止費一日之積勞一夕之衛也後竟許之逢節極言河西市有五不便譚綸言與者過矣求者無厭敵實貪林我又啓之將何以終宣雲市所皆憑阻自衛甘肅孤懸二面受敵靖虜逼近內地蘭州為甘涼咽喉熟計未便三年五月西海賓兔侵諸番以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王

其竊馬因因請市撫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開市為難願諸酋待以朝夕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邊何惜一隸人垣而不以秦彼也遂立大市於甘州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順言番以茶為命歲易馬六千近以茶市諸酋則虜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撤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南畝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徂南出甘涼為便若拒之使行境外是絕欲而屈其力虜何以堪夫治邊宜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月賓兔仇瓦刺要虜王往虜王以迎佛為詞上請西

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萬師出塞內我必甚病若出於塞外供其資糧屏屨其可也守臣擇宣雲通事爲導因以防之十月虜王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兔狹虜王掠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若虜聽其詛約與相嚮牙而延寧套虜亦驚利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綺巧每以驕東虜東虜土蠻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懷挾嬰壤以望天王之塵垢我恥不如大集諸部盡力供遼以要封貢諸帥厭兵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顏言虜款而得請是羈虜也重在内其和可久虜過而

獻後錄

卷二百二十

三五

陸山

與和是媚虜也重在外其和不久將兵拒走之俺答聞益推附焉自餌虜後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居砂磧而黍苗之矣猶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供市内則供役旁則供帥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蕃是虜有兩利而我有三害也且板升扒沙盛而以中國窺中國也土蕃尾刺併而以夷合夷矣有如雄者出焉安知其不以今日之馴烏爲他日之封豕也

通貢傳

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俺答伯兄吉囊先故有男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有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地俺答之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俺答長子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住興和迤北其次子黑台吉子曰把漢那吉生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媪者俺答以事殺之答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故阿力哥持其家柄打來孫兀喇兀良哈永邵卜俱稱小

獻後錄

卷百二十

三五

陸山

部落打來孫依奎虜餘駐大同西北附俺答東則小王子之裔孫曰土蠻者爲四枝曰多羅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銀台吉曰着力兔台吉曰克都台吉擁衆十萬恃其蕃盛與俺答爭強互有侵犯爲中國薊遼遼東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萬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大同宣府迤北橫行塞外自嘉靖初年來歲有侵掠吉能套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俺答往來雲中上谷之墟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被圍困攻破則焚粟殺丁壯掠子女金帛而去有叛賊趙全十餘輩復誘之遂謀深入二

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陰慶元年
 攻屠石州猖獗特甚趙全世晉人自呂太祖以妖術
 謀不執事覺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芒十
 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歸俺荅俺荅割
 地一區處之因為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
 升其飲食衣服仍華舊所居極壯麗併擬宸居別為
 離宮九楹以奉俺荅全警敏有略劉四等亦勇力過
 人其後中國無賴有罪者輒亡命入板升相依有趙
 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二十
 八人互相糾引黨眾至數千時時為虜御導虜長驅
 無忌以全眾熟知險隘塞又華人得先驅謀視邊
 將不為之防故也當石州失守全謂俺荅曰那顏春
 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眾屬黃
 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莫若以此
 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鳳門獨以一面西
 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謀未定會遣
 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遂遁去隆慶四年把漢那
 吉長而慧俺荅善視之又為一克哈屯所憐那吉謀
 娶兀慎家免捨金的之女俺荅有外孫女聘祺兒都
 司俺荅通焉遂奪取之祺兒都司惠將攻俺荅以那

吉所聘取免捨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其妨公阿力
 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
 為若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
 濶吾往歸之而謂我謝俺荅阿力哥悞誅不敢請俺
 荅遂趣之行本年十月十日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
 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將扣關而
 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荅孫也得罪祖父故來歸
 天朝乞降謀者以開開府方公大喜遽命以甲楯
 五百騎導人大同公坐開府見之遣出給飲食宅舍
 器具悉備方遣使之督軍少司馬王公所計事未及
 獻敵錄 卷百一十 三十七 吳山師
 聞今大阿張公所使李偵報張公聞俺荅事歸馳王
 公書曰昨有人自雲中來言俺荅有孫率十餘騎來
 降未審的否俺荅子存者獨黃台吉豈即其子耶何
 故幸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
 係宜審處之於是王公方公土其事下兵部議授那
 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是時俺荅既
 失那吉心常私念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所
 遺孫幸賴長成余何以活逆殺之俺荅無以應因召
 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脅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

城而索之可也。俺答然其計，五日辛亥，俺答率眾萬餘駐平虜城之東。張公復貽王公書曰：虜種來降，雖朝廷有道，能使向化，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頃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委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是吾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汝孫自慕化而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首若干，孫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斬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故不忍殺汝，欲得之自當早詞效款，執吾叛逆趙全等以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

獻敵

卷一百一

三九

一騎毋入吾塞，方可與汝奏聞朝廷，許汝孫生還。若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吾宣大之兵，豈復往日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且聞汝子辛愛，怨汝愛少妻，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踈其種類，且夕且將謀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為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衆言所淆。又曰：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孫此必越全等教之誘。吾邊將兩執以為質，伺吾間隙，掩其所不備，願公戒飭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

他道，搗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為功也。于是王公方公悉行近邊將帥，保境收兵，嚴陳以待。時有哨王公乘虜酋欲孫，因為市而行媾者，王為書言之。張公曰：降虜事，廷臣初議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揭開處分關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昨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來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為市，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為吾人，若謾納率與，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孔大驚駭，蓄之

獻敵

卷一百一

四

何益？但欲挾之以為重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宣奉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可得也。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功，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公毋為衆議所搖，措畫少失，遂棄前功。又貽方公書曰：昨得鑑川書，似為衆議所搖，頗改前說，誤矣。此事在我已有勝

算若一旦退縮措書失宜不但取笑外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熾川何不慮此哉老酋為其妻怨恨欲得其孫甚急必不敢逞但堅壁清堦以老其師日行間謀以疑其心待其心亂氣挫乃吾用奇之日也乃復貽王公書曰頃奉宸斷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為勝算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要領必如初議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有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為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既感不殺之恩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甲一 吳山

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消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王公乃使善夷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反覆告諭俺答於是俺答憮然悔用趙全謀仰天漢曰始吾欲脩貢 天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導我與兵令我何愛數人頭不以易吾孫耶但我北番幾無釜衣無帛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為生若得請天皇帝封我一王爵鈐制諸夷未為中國蕃籬固幸甚乃因鮑崇德使人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偪雲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而進俺答聞之即下令麾之使退王公乃條具封上言虜頭執叛易

孫請封輸貢詔許之一時言官乃有以為不便者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起釁者眾言籍籍司馬不能裁決張公既排眾議行之又以書與方公王公曰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遣歸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虜若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甲一

趙全諸人背華印夷為日已久彼豈不預結於俺答之左右邊境之人抑豈無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犬乎萬一語泄彼得為謀或耶以脅從數人塞責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答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眾自強平虜城外游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為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

掣回遊騎然後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
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秋無
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
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亟欲遣之圖
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通貢二事皆在可否間若鄙
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
求和之誠與不誠彼若果出於誠假以封爵許其貢
市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典屯田之利邊鄙不特
猶人成功彼若尋盟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則我
與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聖訓 曼山館
彼頌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
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
此其可慮者三也來疏早晚即覆其中委曲難以一
一指授幸公與方公圖之王公手其書曰邊事張公
見如指掌吾輩久諳夷情者固多愧之復遣鮑崇德
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爲汝表奏然後歸那
吉乞封通貢之事徐任其所欲爲時張彥文已熱陽
和周元欽藥死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柱葉抽
衆賊二人固俺荅發伴自金等用事二人者日見踈
遂擒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四兒猛谷王呂

西川呂老十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抵邊城
外是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
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具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
吉於庭宴以酒食數所賜衣以授夷使打兒漢遣行
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 天朝故棄祖父母來獨奈
何棄我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思汝故使汝還非
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懷忠以報朝廷汝行矣
那吉拜謝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其從行者因來夷丁
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二人指邊河誓曰願
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鑽刀示信後竟如所誓于是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聖訓 曼山館
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事妖術背國臣虜導
引內寇攻城屠殺垂二十年乃者聖德中與虜首僞
服故其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死許之生還遂使
華夷一家永爲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究一旦繫頸
囹圄臣等擇日械送京師乞如先朝行欽至獻誠禮
然後下吏誅之詔下悉如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
全等八人由德盛門入京師大司寇案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其
請封通貢二事詔集朝臣詣闕下會議有言便者有
言不便者張公復爲書致王公言封貢事乃制虜安

邊大機大畧而時人以媢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沮壞之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况處降款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故復他諉又言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啓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例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彼倭臣納款效順乞封是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

獻徵錄

卷百廿

聖五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吾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旣通貢邊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

獻徵錄

卷百廿

聖六

西可以柔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旣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林豐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垂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者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夫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賈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尚猶不能保其不肯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數十年來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復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侍御旣知此事類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折以高見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惜也隆慶五年二月二十日王

公上書 穆宗皇帝其畧曰俺答強悍狼肆於諸酋
獨稱雄長况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
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自結婚姻藉其聲援今羈
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臣獨何惜而不為但必
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
仍聽各自為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至于貢市之議
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鷲借以媚虜故其勢
必招蒙啟侮而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感
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惻豈昔日
兩地為市費財玩敵之比哉虜若奉職通貢賜谷白
賦數錄 卷一百一 聖
有常數如其叛盟於吾捷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
開府劉公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况俺酋再使懇請
若重違其意終阻向化之念且驚忿不平終為邊害
機會一失不可再得張公又為書貽王公言封貢議
起發言盈庭不得已乃於文華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嗷嗷
之喙雖已暫息而朏朏之譏伺驟而動彼既不能為
而又如人之有為必且幸其事之無功而求中其說
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有二意
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嚴督諸臣

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
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鬱怒易生今
歲且宜官為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鉄
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
今聞廣鍋毀不可復為只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
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
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
可為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植錢之人虜使一入人
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毋令得
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
黃之議梁最不願近聞公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
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母令
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脩補者亦有四要害城堡及
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之氓開墾
荒屯克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
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
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
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惜以

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
 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觀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
 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弊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
 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滋讒妬之口後四事不預
 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悉心
 為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采而行之
 王公乃為疏酌其入貢之道定其獻貢之期限其貢
 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縷縷可行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地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地山
 西於水泉營邊令裨將統兵憲臣監市硝磺銅鐵軍
 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沿邊居
 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馮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澆
 荒搗巢劫馬兩相仇害一切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稍
 寬以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下宗伯議宗伯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五王
 在往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為有據疏上制曰可隆慶
 五年四月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疋 上
 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為順義王老
 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都那吉仍舊所賜指揮使
 其餘小酋長為指揮同知者十為指揮僉事正千戶

者各十九副千戶二百戶二所賜設帛衣服有差
 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遣趙宗
 山餘黨數十年據有板升比輩不咸亡終敗和約王
 公以聞詔捕讞獄如趙全等刑是年秋套虜亦願輸
 貢撫督少司馬戴公為言於朝許其入貢開市延綏
 寧夏悉得市易如宜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
 餘以指揮千戶受秩者四十九並賜衣帛次年六
 月今 上登極吉能貢如俺荅事萬曆元年各脩貢
 事如初二年 上念王公在邊之勞詔歸以大司馬
 協理戎政適首事巡撫方公服闋起代王公以故是
 年軍事復興諸開府同心共濟費省慮悉三鎮晏如
 大抵因貢為市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
 漢財物交易不絕誠所謂貿遷有無胡越一家故東
 西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
 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以漸撤去所
 省糧餉歲不下數十萬石督撫諸臣及時而城邊險
 飭器械練兵馬倡勇敢所易馬至數十萬匹命官設
 牧統養待用在野成羣誠如雲錦獨東虜上蠻未靖
 朝廷所經畧亦專事途之東西萬曆二年冬東虜逆
命上命將授略得虜首
千三百級馬倍之器械輜重不可勝計自後邊將累
以世間趨逐窮源運籌轉軸功蓋百計云

三衛志

王世貞

自北虜外我膏育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無如
 孕顏三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
 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大
 寧前抵喜峰近宜府曰孕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
 曰泰寧自黃泥窪逾潘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淮孕
 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
 以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
 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
 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界兀良哈等使仍
 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
 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
 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眾於屈烈河
 斬賊無算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
 眾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級
 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
 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別
 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深江渡柳河經大小
 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孕顏於虎頭
 山南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

一
時
借
元
良
學
之
方
以
地
未
及
遠
計
人

卷一百一十

北

史山

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
 我刺骨因通也先為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
 家亦無納而小小為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闖入邊射
 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為薊帥有
 威信三衛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會
 功尋郤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答大舉入塞庚
 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
 兵擄其地以為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
 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三四人驅
 千百匹虜以眾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導至婦
 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
 以虜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
 善處之則因而為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史山



雲中事記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十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又明日代王遣使入 奏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典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除具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獻教無 卷一百二十 五十一

成於激起竊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驕悍卒蔑視 朝廷于紀違天動違脅制法徒廢廢略存紀綱恩屢布宜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驅其奏之詞任其指畫參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待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

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洵洵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命劉公與提督卻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從余監軍戮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已率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兕首惡也餘皆乘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會卻先將兵而西北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黃榜又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 卷一百二十 五十二

有 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實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為也既余見對如總督迫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矣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罔向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柰何似亦不善應族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上領糧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為之副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
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
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日瑾死 朝廷盡戮汝
矣因弁其弟殺之且焚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向
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籍者因肆搶掠四出效往
年抄遷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攝指
揮事後議者顧罪瑾而有振失是非之心矣初官軍
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人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
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
變四門盡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參將曹
傑卷一百二十 五十五
傑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矢
石如雨卻永因與邊東遊擊武澄德南關參將段堂
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
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
昇督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
爲卻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黃鎮華任參將王安郭
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
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
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
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

之心實什七八千戶李春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
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卻則時時
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
聞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
既不合事焉能泚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
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參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
天語戒 劄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
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牒之得
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罔攸
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
獻卷一百二十 五十六
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筮史議之既而賊誘大
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
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筮史曰占無乃應
乎門既開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
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
誣諸印信結狀成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
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
朱象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
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
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

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又言欲內
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
固存陷之虜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謀成賞不吝恩信
黃榜具載尚侯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蓋虜既去
城中固將鑿地入益懼因怨此七人口柰何駢死共
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廉並機警軍士素不
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
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殘餘黨以應黃榜廉察其實乃
語詹因縫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
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劉公所劉因語曰城中惑言不信黃榜謂 朝廷將
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
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
又曰二部使可印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
見侯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
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而定
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圃
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
來而雙品亦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
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

至城下踞為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
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借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
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 天子
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栖
也大門朝開則夕以入夕關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
歸既而門大開張朝人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遙還
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爐香者不可勝
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
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印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
是聞者諭無它遠盡散去次日詰之曰黃榜取七人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
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
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印當有勅勅御史矣
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
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貴洲夏公言為尚書黃公
綰為侍郎綰以議禮為張閣老所引拔居今官蓋間
夏也顧深相結納由是與張交密因覆代王之奏遣
官勘議而黃得行以斯役張力主攻劉激變地方幾
失重鎮為劉罪而實陰傾張是故西來必成劉之獄
雖反覆與言莫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

亦莫能與爭而 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
兩等項詞皆文致于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
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
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為言余曰容猶劄也容
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借撫臺至帥府
審諸囚服驅之市日中而殘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
癸未變後無論大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
例為讎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
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
南自杜巡察後不舉行十四年弊誰與稽復轉而東
賦散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九
至應州則去大同為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
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
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
一人而夫大信其誰肯為顧已保首領又得陞賞獨
無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孽汝難汝免矣林泣曰願
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無兵可
恃一力十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為大信也可歸
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柰都臺何余曰為汝致書既
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代
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悔稽延旬餘迫而復

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遣
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
皆執事力也古人云孟酒釋兵權今孟酒且不費矣
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奔秩家居卻降級其
初謀逆工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
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輒
解之曰嗟母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
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
審聽之可也或有因而問之者歲月云違亦不厭
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賦散錄 卷一百一十 六十

安南志

王世貞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為國焉易李陳二姓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目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蒼為國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蒼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問道絲綉過傳至京懇其實詔切責胡奩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安南國王胡奩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崑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崑授表於境事聞

獻徵錄

卷一百一

六十一

上大怒而會占城訶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躡坡壘隘留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悉眾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張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之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

艘於木丸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門江水為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趾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為英國公侯晟贈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偽稱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克英國公輔復為大將率兵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磔於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即簡

獻徵錄

卷一百一

六十一

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眾其勢重於定輔復率眾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威震西南夷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眾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眾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為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特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

千騎爲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刺死
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
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
吏四百七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
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
學士士奇榮英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
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說陳氏
已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啟右通政徐琦
兩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人謝解歲金五萬兩然
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
歲後錄 卷一百一十 六五

都破虜王茶全以歸弘治丁巳瀨死子暉嗣一名
僭號景統僞謚瀨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
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謚僭號瑞
慶爲益敬爲肅宗欽皇帝請冊諡立四年死於弒其
頭目黎廣度黎炯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
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
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諡別宅過令
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執
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瀨弟子故臣黎
瑒之第三子黎嗣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
歲後錄 卷一百一十 六五

椅借號光紹偽尊顯為哲宗明皇帝謚曰靈隱王
追謚誼為威帝遣陳真攻陳嵩于諒山嵩病死其大
臣阮弘裕等討弒瑯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
惟俊奔清華惟鏞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
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羣臣推已典兵諸軍道
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諫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
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諲潛起兵攻登庸反為所敗
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偽立應僭號統元追謚明
為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應并其母殺
之而自立偽謚應曰恭皇帝是時諲尚據清華又安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六十五

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
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偽都自稱為太上皇
率兵以拒諲奪清華據之黎諲敗走又安又道至又
安黎諲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諲走入哀牢國哀
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
黎峒鄭江黎喬鄭惟燮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
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
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為援不能克登庸者荆
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為陳嵩叅督後自拔歸黎諲累
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諲左右得入柄軍

政加大傅封仁國公道五纂奪偽國號曰大越改元
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
僚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
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
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毛伯溫為監督與兩廣總
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
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遠多算善
兵能探何情偽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
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侵
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為壇兩軍相距而使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六十六

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謂
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
印以登庸為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
狡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
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嗣俄又死子幼
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安南志

葉向高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為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為夷理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婿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昂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為寇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煚獻表 國朝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與曾牛該賈 詔封日煚為安南國王給殿金銀印未至日煚卒姪日煚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命封先王何以得檀子若日煚請于 朝乃遣編脩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煚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禮日煚拜詔甚恭未幾為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母後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

明子日煚命絕其貢叔明八年死 工以叔明身自

為墓勅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

明五縣不聽日煚旋亦為季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

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僭號紀元國曰大虞 文

皇帝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蒼為陳瑒求署國事

從之已真封為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

而老耄亦得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

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

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為虞行至芹

獻表 國朝 恭 上八

以成國公未能為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

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

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

龍江橋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

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

隘留難陵等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成亦

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

兵代能時賊恃宣兆富良諸江為固緣江樹柵立橋

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成合攻之下令軍

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大
街枚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
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書
獅象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
者無算進克東西都城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九江
閩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偏宣 上意
令安業隨窮追季犂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
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
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
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
賦徵錄 卷一百一十 李九
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
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勅輔求交趾有能
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
黔國公升安遠伯徐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命晟
討之僞復督師晟戰敗績僞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
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
諸將敗賊賊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
黨季擴自言我陳主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爲
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
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振西南夷遂留填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莫敢動十五年
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
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
起彬先後討敗之而彬利最劇連結老搃山沒縱橫
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
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
易先皆堅守力盡皆死之洽力言利許宜亟誅而中
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
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宣德元年
望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
賦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七十一
使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
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快益聚衆肆掠攻昌
江城守將李任等死之任戰甚力被圍久不能支軍
民感其義雉經者相望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
分道援通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旣連勝易賊
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沒師遂潰時尚書福
在行交人得福環跪位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歸
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還師按察使
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死
利表言前國王遺嗣嵩今在老搃請副封 上集大

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至深墮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日出高表 論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印議者未同母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是 冊封高安南國王諸在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而利驟言高死陳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七十五 吳世偉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 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于麟代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貢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所殺弟瀨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搃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瀨驚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瀨通關結諸夷奸宄譁騷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弘治十年瀨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

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弑之立瀨庶子暉嗣屏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嵩弑則自立莫登庸逐暉立暉兄子諫專其國嵩奔掠諒山死諫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憲立交人云應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據安南其子方瀛諫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諫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搃爲援 肅皇帝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憐來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爲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七十五 吳世偉諫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承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登庸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喇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跪北面劄伏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廣勿王以爲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殺黎寧果黎後則界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瀛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爲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瀛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貢至京光貢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黎民後復與莫氏相攻

朝廷置不問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揭南接占城北連
 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犷悍
 喜聞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
 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
 加偽謚自瀨以後亂逆相尋弼之弑或云鄭惟確為
 之陳高討惟確而僭焉者也諛者惟確所立也鄭宗
 強亡黎者鄭也登庸與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
 諛子也然其實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憫儻驢
 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驢演為盛其山川佛跡勾
 漏傘圓富良江宜光江為 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七十三

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羊角兕白鹿猩猩佛白
 雉翡翠峭蛇蟻子鹽醴波羅蜜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因南服之
 外疆也季黎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
 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戡旋焚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
 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
 粟之用憐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與版章如故豈
 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然而反側初安刑
 餘肆毒官徇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啓戎心卒

隳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黎于莫天道好遠師臨
 其疆羣兇經頸削土封效仗地感已加矣然後歸之
 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閩直倖功
 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
 寢嗚呼茲蓋臣之用心哉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七十四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

獻徵錄

卷百三十

七十五

眾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錡及千戶百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船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觀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成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點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酌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純素潔廉然銳果壯

獻徵錄

卷百三十

七十六

不支相戴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徵書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錢 天
 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憚不甚別生死
 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計
 圍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及客主勞逸而用之此
 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崛起而
 船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
 上兵討之而經舊嘗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事關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且夕盡矣
 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標榜果往速
 退田州瓦氏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損
 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孫上疏行有所負扶
 頤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志則疏連劾
 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警故嘆咄縱賊爾而
 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則已聚兵
 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潮水死者禡是兵科言
 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

華既已接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朝宗憲代天寵
 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侯
 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
 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踰浙
 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
 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
 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
 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主頗尚
 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
 是凡有人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
 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
 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
 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
 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
 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還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
 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
 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
 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
 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
 東南隨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

獻徵錄 卷百十 七十七

獻徵錄 卷百十 七十八

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幸自温州寧波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途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人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澎湖島分船或之泉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七十九

南滬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嶽月嘴涉谷積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欵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當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八十

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矣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爰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 朝廷夫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六十一

日本志

倭在大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乘浪迄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國君以王為姓以尊為號居山城國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有奇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賈時有奇羨貲至百萬者和泉一州鼎食擊鐘者八萬戶其謠俗猶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鷄哥里其民備于里重為邪獨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羯殘嗜殺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備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六十一

朝國分為三而其大總取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多為耳目得衆心愈於山城君其朝貢始末具在前史國初累寇山東遷在沿及淮南兩浙高帝遣使諭其主臣服之使未復又掠温州上曰東夷不足程督也可獨以禪教開諭命二僧往因隨入貢未幾又寇海鹽諸邑自後三貢皆以無表疏不為受館安置使人川陝番寺洪武十四年疏請罪乃還其前使十七年僧如瑾至坐通胡惟庸戍雲南遂著租訓絕不與通召信國公 城海上州縣設備倭行都司增置衛所永樂初太監鄭和率舟師三萬下西

洋而日本首附獻其下奸命者和烹之以徇於諸國
二年給符百道令十年一貢尋封為王名其鎮山曰
壽安未幾累盜金蓋逾帥劉江具兵伺之船入王家
山島蜂舉江率精卒於望海窩逢迎賊賊大亂壞散
又遣奇兵斷其歸路賊二千人咸投首捷聞封江廣
寧伯自是遠絕倭患宣德元年與夷約凡入貢舟毋
越三使人無越三百已而備禦漸疎所齎操不謹常
故正統四年寇大嵩焚劫發塚求嬰孩於竿沃之沸
湯視其號為笑樂捕孕婦付男女列視中否為勝負
海濱赤子咸患苦之以為甚於虜正德六年宋素卿
伏敵錄 卷一百一十
來貢求祀孔廟儀制不許邇人朱澄執素卿為從子
請法其背叛罪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不治
嘉靖初諸道爭貢左京兆先遣僧宗設右京兆後遣
瑞佐及素卿寧波故事宴番以先後序而素卿甚黜
賄市舶太監太監先閱瑞佐貨坐之宗設上宗設舉
盛於瑞佐因忿攻敗之併役都指揮劉錦吏卒皆懼
伏莫敢枝梧有司以詔諭下素卿獄宗設始還瑞佐
亦釋去自是有輕中國心而言者遂奏罷市舶市舶
既罷番貨至輒主奸商多負其責不啻千萬番索之
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口久不得食頗出沒為盜貴

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令兵之番人含怒
積怨而並海不逞之徒迫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
引入番于是王直徐海之徒從橫雄海上矣王直歛
人母夢孤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諾鄉
中有錄役訟事常為主辨諸惡少因倚為囊橐嘉靖
十九年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
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於直直乃招亡命千人徐海
陳東葉明為將領王汝賢王激為腹心偽稱徽王部
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開浙黨起之徒皆爭
往歸附直推許二為帥引倭奴窟雙嶼港浸淫番食
伏敵錄 卷一百一十
濱海村聚矣二十五年設閩浙巡撫姑蘇朱統首被
難擇純性方諒往則日夜訓練千扼嘗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
盜難上章請暴二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
齒二十七年四月統搗雙嶼盛集舟師港口挑之賊
深壘固軍迫夜風雨賊逸出官軍縱火夾攻斬捕首
虜過當擒二酋燬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餘黨
趨活嶼柯喬盧鏜縱舸益前慶之摧破焉獨許二逸
不得也統又視渡海至港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築寨
而還王直收合許二餘燼巢烈港陳思聰亦聚百舫

巢橫港別彩王舟有舫五十思盼迎入橫港約為兄弟夜半燭之奪其船舟黨不平潛通於直而烈港出沒必經橫港屢被邀劫直怒因思盼生辰燕樂不備艘殺之由是海上寇悉受直節制直以人眾分部領之往來邊關望屋而食陵轅邊吏至叩頭獻子女求媚直以殺思盼為功獻捷求市官司不許直以故累入盜而統督柯喬出洋中跡賊至靈宮澳于柯具進賊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直任六十皆得惡異狀他資械無算漳人大恐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藉統蓋排根窮治豪右惡之於朝遣言官郎訊其心

欽徵錄 卷之二十 十五
 艘燬竟以擄殺去統置柯喬盧鏗於詩室統自度稍侵恐辱飲鴆死而船主豪惡雷手肆起官司異罪益為寬莫之禁矣三十一年賊陷黃巖諸邑時內地承平久賊猝起遠近震駭詔遣王忬巡視浙閩俞大猷湯克寬為偏帥剿賊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卒入烈港縱火賊營官兵乘之賊爭舟指可鞠也王直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邀於北茭洋內斬八百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劉家河揚帆而西六合令董邦政追及於吳淞值緝陶滌賊相合勢益猖恠同知任環至與邦政夾擊賊敗走四月賊圍太

倉中丞蔡克廉檄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而賊鋒甚勢不敵屢戰皆縮環隨所向設拒與士齧精飲水同勞苦且厲以忠義士遂翕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賊潛出沒環夜追之出其前後賊甘心於環宰夫佩者欲免環嘗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佩留禦之死焉賊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懋宜率僧兵禦於赭山死之五月賊破吳淞據為巢守備解明道龍敗之賊酋蕭顯犯金山敗官兵於天妃宮衝上海縣焚治所七月攻寧海七日解八月顯屯崇明沙王忬計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賊乃南通官兵遇於

欽徵錄 卷之二十
 曹陀連戰勝之零賊登嶺掘壘自衛大猷進逼之顯趨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徵湯克寬討克寬雖世將頗驕與卒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餘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值歲除守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盜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壞散貪吏藉軍興橫歛富民廉者又謂南人善詭言束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業千里蕭然而奸豪唱言搗巢非計搖動忬忬奏釋柯喬起盧鏗計必滅賊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圍上海上海時初城未固勢且陷命事任環馳救賊習家墳

二月顯巢史家洪鐘進搗文綬兩兵皆未愬而去三月顯自曹涇突走松江敗官兵於蕭塘進攻郡城任環擊敗之走大門墩尋奔慈谿王忬設伏擊之顯眾就滅先是賊每入寇而歸率息肩普陀鐘趨諫之他島賊忽至我軍却為賊所拊亡者什六鐘力戰脫歸四月王直巢柘林連絡二百里分一支自白鶴港趨太倉一自劉家河趨崑山趨太倉者毛家屯賊汨攻具以百夫門馬衝佛隧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刀斫之連發縱碎其首又緹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趨崑山者葛隆屯賊綠堞而攻勢甚急尹祝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七

自真義乃辟門令男女以列進賊間竊入環獲之復以解明道出與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舡艦邀之乃棄所獲弭我因得逸由平望去七月正忬改撫大同兵備李天寵代八月賊攻嘉定撫臣請兵於朝大司馬議發精卒六千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二帥至擊敗王直於師家浜二帥所將雖選然不知地利潮至溺死甚眾九月賊攻嘉興掩我軍於孟家堰十一月賊攻湖州十二月侍郎趙文華以寇亂謂海為崇請禱上命之往是歲設提督節制江南北閩浙軍務用尚書張經經慷慨易賊甚以為由竈上掃除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八

者約萬人尤猛悍御史胡宗憲聞變馳赴督保靖兵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其兵為三前鋒迎敵伴却左右翼縱賊敗趨王江涇會張經自松江兼程至而承順兵又從泖湖西出四面合圍賊大潰斬級二千五月賊復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恩固守值霖雨城圯數十丈朝恩以木城障之發矢如雨不能中一賊朝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犬首旋發矢即中其帥貫侯而斃賊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環以夷兵盛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不能支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賊趨洞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八十九

處兩山又犯杭州燒北關市張經統狼上瓦氏兵禦之塘棲太敗督察趙文華與經不相中得劾經嗾治兵無狀徒以家閭避賊仇故耳上怒甚趣使捕經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宜代經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豪金寶百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賊自塘棲得志遂挾帶重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沉其舟七月松江守方廉使謀投毒柘林井賊死者千餘人八月劇賊五十三人自象山登嶼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禦之望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師及卒數百人都御史

曹邦輔選隘士馳護孝陵居數日賊南走邦輔曰賊師深矣地形兵力為所窺矣小人而得志大舉之謂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之而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奈之何其可縱哉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於潯墅擒斬二十七人餘走陽山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日賊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入綱手刃數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孫希程率川兵夜趨周浦賊徒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盡燬其巢十二月賊流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九十

入平陽三泖官兵選擊賊伴為我兵裝出陣後而以精捍者衝其前我兵大潰賊趨台州守譚綸挫其鋒走嶧縣容美兵復敗之三十五年正月陳東巢新塢殺參將尚允紹於四橋賊數千入紹興宗憲馳救遇賊江橋夾河而軍宗憲望見曰是賊弱吾且試之於馬上揮幟賊立而聚觀宗憲笑曰易與耳渡河隴之賊走後梅民家縱大焚之幾盡三月任環遇賊蔡廟堡諸處七遇皆比之閩賊據福清海口鎮師劉灼夜襲其巢追北至石壁嶺援兵不繼灼格殺三人為賊所害四月賊攻揚州殺同知朱泉而徐海陳東各擁

部下萬人併攻乍浦時川湖諸省兵俱罷去獨幕府
 麾下及容美河朔兵五千人耳巡撫阮鶚夜半趨乍
 浦宗憲引兵壁塘棲相犄角賊能圍趨鄂州挾河朔
 兵及於皂林賊鼓噪而前銳甚鶚皇急入保桐鄉叅
 將宗禮霍貫道張左右與持戰數合殺傷相當日暮
 賊引去二帥絕嚮道不得善地便水草自休止士頗
 機疲詰旦賊遣候者樹而望孤坐也大喜縱兵夾擊
 矢砲雨下貫道大呼力戰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
 數十百人而貫道亦自手刃十餘人會火藥盡二帥
 俱陷賊乘勝圍桐鄉宗憲得詔移論口本知盜權在
 賊徵解 卷一百一十 九十一

直與海可以賂遺設利降也因使使潛訊直與海查
 邊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閑謝罪宗憲宗憲厚遺酋而
 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謀者故縱酋職之酋怖且感海
 亦遣使至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海明日復來
 曰逋臣之仰幕府如百穀之望時雨也宗憲待如初
 凡數復而海遂持和節矣然陳東疑海數問使有二
 心頗怒而海遣酋私桐鄉城上兵曰某聽胡公不敢
 與官軍爭一旦之命矣東門陳黨也悍不吾從若謹
 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而東盛為樓櫓撞竿以
 撞城鶚募士為緝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緝

撈以上斬之民平熾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過東聞海
 去亦罷圍而阮提督出矣鶚自圍中急與宗憲相猜
 異論始起是月賊入慈谿焚縣治波仙居縣據之六
 月阮鶚譚論進擊平之吳淞江賊萬人欲西合海江
 海道牒說海擊之朱涇道上賊俞大猷伏飛艦海上
 遮之溺且盡海懼以飛魚冠諸寶貨輸宗憲遣其弟
 洪入質我亦厚遺之海麾下之沐敬沮海以為幣重
 而言甘弗可聽宗憲乃遣羅龍文諷海誘縛葉麻獻
 幕府于是海部曲盡皆離心七月宗憲復以眷知遺
 海侍女翠翹綠珠兩侍女日夜論海縛東曰曩發乎
 賊後錄 卷一百一十 九十二

足則軒手足彼非直手足戚也而何惜為海關諾而
 東者薩摩王弟悵不書記海重王弟不能也宗憲出
 葉麻囚中令詐為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遺
 東陰泄之海海益感而趙文華約宗憲部署兵擊海
 日急曰吾欲以間執讒慝之口宗憲佯曰彼縛獻陳
 東即子弟畜之耳又何之為海乃以我賂賂王弟詐
 請東代署書記即縛以獻于是海執日孤海又委乍
 浦賊出巢官兵乘之獲勝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
 持兩端以觀望宗憲令羅龍文促之海與共宿夜半
 海以足躡之曰汝何雅虎狼穴而弗畏也龍立曰今

胡越一家何有他慮海曰聞趙公為刀俎以我為魚肉奈何龍文曰是趙公始謀而今不然也爨糶坐甲固若是求若既降矣又何勞師焉我所以至者急欲得若一見以報天子報天子且有官而何苦且某乞貸蠻夷為若或不信且質我營中與爾同命可也海聽其計約八月二日入謁而海先期帥首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宗憲文華與提督直指四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宗憲而未之識謀自示之海復西宗憲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毒東南久矣今既內款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有賊心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九十三

厚犒遣之海既出衆惡其不以期又且胄也終必反覆不除之為他日患海亦覺耳目非是且知官兵大集陰收陳東餘黨宗憲遣童華往解之官與之護卒華曰以好往一使足矣以武往數卒無足為乃獨身去海迎華罵曰官家方徵兵若來何為此左右縛華殺之華大笑海曰若何言華曰笑若不知人耳陳葉二黨陽附若而陰仇之也胡公心愛若而虛若入其毅中故遣我相聞若奈何艦六十月攻連江十一月上以言官請詔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宗憲出直毋妻子獄中厚奉之以為餌復使蔣洲陳可願往諷

直直聞家屢無恙而洲為質而合腹心葉宗滿王汝賢王汝同可願報謝宗憲所以待之如布衣交時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賊計無聊耳見我必且得釋直聞移泊岑港請開市宗憲大集官兵埋伏數匝而身自挾王汝與起居飲食露諸帥請戰書十餘篇於案願激竊視之宗憲又作醉夢中語曰吾欲活若故禁不進兵而若何愚也汝漏於直又使其子澄刺指血寫直書而令謀往說曰若苦兵間非前死則後北不如降也降則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誓為外臣必保海外諸夷無使盜海上因請王汝激營兵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九十四

乃詣幕府宗憲遣之直至吏下之獄有欲活直者宗憲計直雖執其黨猶盛若活之使與其黨相應是樹兵也而何以偃兵具議以聞詔斬於市加宗憲太子太保文華少保于世錦衣千戶王汝激遇風覆海而直黨毛烈據岑港謀報官兵攻之弗克三十七年二月宗憲將六路兵以從賊於岑港戴冲霄為前鋒殺傷頗多宗憲戒無取級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已復登陸死戰我兵稍却賊得入營固守宗憲檄諸將曰賊當解矣矣不解者有狀度春汛及新冠必來援耳我踈則彼合矣無何果有數十舫泊普陀逐之走朱家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版正內

山而岑港賊亦走宗憲度其必合沈家門馳詣定海
令夷僧私招之兩賊猜疑至持刀相擊我兵乘隙進
攻賊衆大亂縱火焚其巢賊奔柯海嶺宗憲潛伏卒
山下而以小艇當之賊逐利悉至伏發夾擊殆仇所
愛而愛所仇乎海曰官兵何以壁近郊華曰以防東
黨也海釋之因華求容舍便地乃以西沈庄居陳黨
而居海東沈庄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
夾剿汝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庄道上瞰之
海皇急令酋竊兩侍女問道走幕府自託邏卒歸報
陳黨陳黨聞之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屬曰俱死耳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一 九十一
何勝我爲相預而聞海中消息大亂明白官兵四合
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宗憲授甲直
入會風烈塵衆束千餘炬縱火焚之海沉河死斬首
千級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侍女泣而指
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二侍女即翠翹綠珠也翠翹
故臨淄民家女鬻於娼善吳歛度曲婉轉往往傾其
座人冠得之傳詣海海尊幸之日異諸姬莫不自失
而翠翹念欲歸國日夜從容言今誠得事成事蒙
叛名不恨爲叛終不可成不如降海言之海既殲督
府飲至轅門令翠翹歌而通行酒度助益悲怨諸將

士及參佐無不相顧灑泣督府以其功高不忍殺之
配諸永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上嘆曰徐酋所以待我
者備矣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亦何
面目投水死十一月賊化會稽以報沈庄之役官兵
與數十合莫能禦宗憲馳往壁龕山促盧鏜戰鏜曰
士疲矣盍少休宗憲 諾夜召親兵謂曰賊謀知我
休士宜乘其不意毋令渡錢塘而趨之遇賊戰無
不一當十賊大敗匪山破我兵搜之悉斬首以獻達
旦諸營方知相率入貨鏜大愆服三十六年賊犯揚
州天長陷寶應副使于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賊犯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二 九十六
福建智城奪戰盡四月賊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
火砲擊走之復攻惠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賊於寧
海仙居五月賊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與賊咸
敗沒建撫王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級四百三
十八年三月賊陷福安浙東賊數千走何家磯樹木
營自固副使譚綸計曰賊嘗我也令大猷率師後繼
身先馳之諸帥曰士遠來疲請休之綸曰賊易我宜
出其不意進兵馬岡賊繼至者五百移兵先擊之賊
敗走明日綸進搗何家磯賊殊死戰綸遣奇兵從間
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攻樂河明林清綸追之及來於

軍松門衛入門戒備裨曰賊必夜至卒乘障久而疲城必且破可悉軍通衢備巷戰漏下四鼓賊千人襲西門火城中屋綸與戰斬其酋乃退綸尾其後計賊必出金清開鑿二舟塞之賊至欲起塞舟綸偃旗伏新河城厚享卒詐為新河老人遺書賊約魏千緡令勿攻賊乃不起塞舟明日綸出南門卒皆推鋒爭死擒斬千人餘賊遁海去是月賊萬眾連艘趨淮上賊初利江南富厚獨王直之淮陽多大賈始侵尋於江北每至屬厭而云朝議虞陵寢設提督大臣用李遂遂數有略閱兵通州報至即馳赴泰州而以副使劉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九十七 吳山作

景韶兵院如臯賊知如臯有備由通州東趨白蒲鎮遂策曰賊過如臯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留都動搖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為矣盛集兵泰州賊乃從富安出遂馳淮安約諸帥搗廟灣賊巢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由白蒲丁儼以牽制我師遂曰丁儼西亭二賊景韶足辦矣必我也當大敵騎而趨淮安丁儼賊至潘庄與我兵遇全營覆沒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我兵綴於丁儼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銳衝我左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逸官兵尾之凡三戰斬級千餘而西亭亦以全捷告十二月巡撫王詢攻上邳賊窺其半涉而薄之擒斬溺死數千人三十九年正月賊屯潮陽僉事齊遇連敗之俘斬二千級五月賊巢月港叅將王麟擊之海洋擒其酋數人所部三千餘悉溺死無遺四十年四月賊百餘艘入浙海洋官兵追逐至馬魯河坡賊惶據奔陸把總章延廩設伏舟山約水兵合擊賊大敗賊又自週洋港登劫宗憲示衆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墮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九十八 吳山作

其計宜併力合勢先是重大是月賊軍松門寧海告急僉事唐堯臣曰虜驍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為應兵既出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温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他部復逼台州繼光自桐巖燈台鼓行而進遇賊花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陸皆自沉死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救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無留行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獻

賊五百級予簡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破賊後所獲輜重編賜軍中若賊未破而爭取財者罪死軍中又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而甚賊出間道徑往仙居繼光白賊出中渡至白水洋七十里我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向往率衆伏上風嶺次日兵出頗早光下令令人各砍一松樹執而坐賊望見意爲林木俟其行過半乃齊呼躍出賊驚擾走山頂我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十九

史

路藉而躡地邑僻無以耗其雄心獨愷當事者奈何不令之爪牙邊鄙而驅之耳目外夷也宋臣鄭剛中議欲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而高帝盡藉海上惡少爲伍長嗟乎深慮哉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一百

仙館

日本志

葉向高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
 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紫點漢滅
 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立累傳
 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開立女王時
 與中國通唐成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
 之不至遣咳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
 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 國朝洪武二年倭
 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
 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母忠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為備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一 吳山作

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恬我襲以兵今使者
 得母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以之秩為其言所
 以來宜 國家威德耳豈徂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
 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
 然其為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 下令造
 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 從
 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 却之九年
 表貢語謾 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從
 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 命綱其使
 明年復貢 命禮臣為檄數而却出已復納兵貢艘

中助連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
 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
 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為兵戍之防禦
 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
 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 給金印道義
 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資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
 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 遣使
 往封項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
 上釋歸 僅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
 先烈之不圖而輕犯 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二 吳山作

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
 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
 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場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
 伏奔捕敵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
 上倭乘為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戡論功封榮廣
 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 命中使諭其王
 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
 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
 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
 女剖視賭勝為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竊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閣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屏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典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為序市舶中官賴恩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離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五

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不受破平之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集五島中倭之來皆直等導之蔣洲陳可頌行過五島直邀入為言日本方亂往無為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可頌還具白直語而洲留論諸島二歲歸竟不得其要領宗憲出直母妻于獄洗沐供具慰籍之許釋直罪與通市約誓堅苦直乃來直扼兩湖稍寧餘黨寇淮揚越如舉趨泰州江北大擾遮撫李遂攻賊廟灣盡殲之三十六

年福建賊連破寧德諸邑明年破南安福清又明年破永福攻福州四十一年破興化諸將環視莫誰何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拔繼光先是曾破賊橫嶼牛田威名甚著賊聞繼光來走平海繼光就圍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當是時徵繼光幾無聞未幾廣東賊亦為俞大猷所破倭患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訕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通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為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為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為壑以舟為家明風候嚴約束來華去追倭可制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為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盡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入貢必由博多夷性僥遠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啊嗚官府以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四

冠為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
 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
 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
 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撫蒞
 治之統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統竟為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
 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為巡
 視忬經畧摘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
 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
 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
 大猷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戰孟宗堪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
 之嘉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
 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為總督經檄狼土兵赴戰
 大敗賊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柘林賊焚
 巢遁進攻陸涇壩賊賊之捷未聞而工部侍郎趙
 文華以禱海至劾經天寵養寇論死西市以楊宜代
 經胡宗憲代天寵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眾
 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收績應天巡
 撫曹邦輔再戰復敗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
 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瀾

西南直破南陵溪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
 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問廣倭大
 至三十五年宗憲代楊宜遣生員蔣洲陳可頌諭其
 國王禁戢諸島時瀾西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
 之合宗憲厚賂誘海使執東遂進攻海于梁庄大歷
 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
 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
 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
 三州人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多日向攝摩豐前豐
 後和泉諸島其主近稱山城若空名耳倭不稟其號
 賦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六
 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俗喜盜輕生好殺
 每戰則前一人揮白扇為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為鏃
 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
 人披髮跣足間用屨土氣溫煥宜禾稻桑麻產金銀
 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
 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論
 曰四夷為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放于西北狡然島
 夷狂逞肆噬則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遞乘歟
 夫以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
 緩之而愈貳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誨懷服視諸夷為

特甚矣東甌江夏僂力經營保障之具犖然畢舉廣
寧一戰威震殊俗赴赴虎臣于今爲烈矣顧鉅防禦
于平世疆事弊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
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兇狎遊遂令
貢使內訌奸氓外市紛紜糾結于戈日尋毒流海內
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絕倭淵平卓哉真萬世之
龜鑑矣

敘錄

卷一百二十

頁

哈密志

王世貞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
國之喉咽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
年遣使入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卽其地置哈密
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
貢使至者或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
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
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努温答力守國
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志
卽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
獻錄 卷一百二十 頁
久之其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
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夫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
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
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
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
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使哈密頭
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
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畧之戊
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西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

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請
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
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
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
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
威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
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
以陝巴嗜酒指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
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
帖木兒弟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
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
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
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
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不哈密逐拜牙即走詔
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
定乃以緡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
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
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
還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周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
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潘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捕殺之而使使媾瓦刺達兵掠土魯番部
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微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怨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
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相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下刺敗之酋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廢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璉粵用事廷和嘗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為西師瓊復上書辨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誓不敢為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璉善然頗
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
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卽厥兵不能滅土魯番棄哈
密閉關絕朝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
柰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
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
也陳九疇果而植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
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愎而脩怨然
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璉芻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
而論之可思已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二百一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top section.

哈密志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
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
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
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
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
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承
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
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皆領以都
督統于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二百一十一

是俘蠻夷即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
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駸駸視內藩矣未幾脫脫
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
貢不絕然酒昏縱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
刺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
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稍輯惟瓦刺一志
寇忠義王以聞詔詰瓦刺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
卒詔以脫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
立忠義王子脫脫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
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瓦答失

里嘗為其母乞醫藥。上嘉予之仍勅罕東諸衛還所侵哈密人高。無何瓦刺攻哈密。王及王母去。詔詰瓦刺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與瓦刺親。貳于我。重書論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持德不祥。慎毋為人所誑惑也。然竟不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歐。處設行軍校邊臣。斷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創瓦荅失里卒。弟卜列華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冠袍。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温。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二百三

其後請以部人必刺牙失里為國師。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為都綱。天順末。卜列華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而哈密酋母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為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慎窟居苦峪城。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

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為饑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屠昇論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唇齒宜自為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搗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全印。城地以虛辭設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人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言。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二百四

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部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我尚却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憫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又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以奄克。孛刺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為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性。

首爲解事聞賜勅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緝謀
往經畧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
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憂而夷愈重不
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
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七乞里諸夷怨土魯番
以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
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窮而歸怨
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
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不
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馮亦虎仙等爲都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書翰三種夷奄克字刺爲之長如罕慎故事海等不
待詔遽歸下獄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
衛聲取甘州于是成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稍用
王英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
麻已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
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熟夷情榮安
出教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
東兵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河西巡撫許進總兵
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騎往遲罕東兵不至乃循
大路行之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調知遁去兵入哈密

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
多物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
軍士勞苦遠征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
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晝焚
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字刺并種人亦寄居赤
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字
刺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許訴曹郎禮部尚
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
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前威寧伯王越
師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獲之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六

國以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字刺以兄罕
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
立而陝巴嗜酒拮克部酋阿克字刺復構阿黑麻迎
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論阿
字刺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字刺等擒斬阿字刺其
復王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仇殺
真帖木兒俱不敢歸以母罕慎女也依奄克字刺守
臣恐與陝巴婚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
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
好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

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刺
 哈三為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
 侵我奄克孛刺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
 魯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
 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師往討時
 鄧璋為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
 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
 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
 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為所留我並獎索之卒不
 應滿速兒益驕日以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
 獻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七

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就安能加
 我且俗無積聚帥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內
 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紀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尚書王燾右昆議從
 之燾雅欲脩却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煤燻西北事
 奸夷規知本指又度 天子多受臣可賄中則相與
 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逆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
 奪官昆謫奉政議殺九疇尸尚書外禮尚書澄持不
 可乃削籍而寫亦虎仙者以貢至安祿倖臣以秘術
 干 上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
 獻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八

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
 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為解許至肅州歸幣千五
 百足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
 密城大人為寇遊擊內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
 肅州城下偽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為內應兵
 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
 使媾瓦刺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
 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刺再敗之瓜州滿速兒
 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
 人張永往視師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

并子塔哈先西市逮王瓊成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二萬騎入甘州
 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
 兒走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
 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
 見賊而滿速兒故無志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
 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為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
 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
 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

所忌惟九疇遊辭及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
自臨干城非計乃成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眾
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而
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或議裁其
賜而滿速兒既罷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
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
孛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
年夏牙木蘭哈牙木蘭皆曲先夷也勿爲土魯番所
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
誅之惧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趙載彭濟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九

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
耳安定王又在哈密內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
一切勿問而獨懲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
世善之臣愚謂宜謙哈密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
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
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
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爲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
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料兵食以備之
結瓦刺以撓之拊新附實有功內治既備何憂乎狡
夷上是之章下璽瓊引夷使伏塔下風諭朝廷威德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十

季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殺其
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
密難守不宜復膺事霍韜力言置哈密所以離戎虜
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
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軍實下
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
順後焉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趾大寧何
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
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
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貨以邀索我臣

焉言牙木蘭已他徙釋馬黑麻虎力孛翁俾入貢滿
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撫之遂以哈密歸然皆竟
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馬黑麻速壇所據詔具土
魯番傳中諸酋亂吉字刺等瓊皆爲請襲招居近地
耕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
虜王母以不助掠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取下王母
虜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逆歸連
奪我自楊翁讓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闕而
境徒重素金印讓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
印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

史劉濂臆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
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
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
毋顯此當然之理也蓋帥輕舉冠難橫挑其大者有
五焉尺籍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克一也我屢挫而
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瓦剌之援進則無資彼合
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制夷未蘇赤斤
諸衛災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
東北苦戎并力則捉襟深入則枵腹五也况哈密遠
在蹟外豺狼是隣強驅垂忘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前主

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為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
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
蹈瑕遺釐惟吾欲為招瓦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
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
璽與諸戎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
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 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焉
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
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
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歸設
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所尋為
衛千戶為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
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通險轉
餉難且隆冬與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勅
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綺幣製衣晉指揮同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前主
如塔力尼幸于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
年所部韃靼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原正統
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
年晉都指揮僉事明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
古者可兒郎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洲衛護
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變其屬往來沙洲
為盜暴若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
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
邊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
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

即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麒阻其市易勅戒胡麒而以鎖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尾刺也先來求婚未即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還避瓦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計不中阻願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瓦剌強赤斤蒙古與汝洲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洲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携部落獻徽錄 卷一百一十 百一十三

來歸 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帳相讎殺不休鎖合者寤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力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酋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劫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復後晉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將使助已阿速白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指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瓦撒塔兒從夷族請也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言賞播塔兒切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事塔兒亦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時上魯番聞哈密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備邊

安定 阿端

安定鞑和別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一十四

至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壇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刺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疋遣河州衛指揮康受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徵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酋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爲來喜

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苑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首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為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雙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則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刺藏卜攝刺藏卜者禪師常三領真之姪也賞三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刺藏卜嗣仍由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恐患邊詔

狀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首那南奔等掠曲先表使往問復為所掠勅戒亦樊丹約束部母生事十一年亦樊丹卒子頰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恭巴為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刺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為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營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其後為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之仍立衛從治葉王准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刼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濶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

狀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逃遺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人不聽師至阿真川土酋哈噶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

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爲指
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峇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
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
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
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逆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
驚欲爲亂 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後罕
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年
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劉兒
加邀劫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計寇
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遁逝之弗誅兵且無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一十

遷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
卽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旣廢請立罕
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請
夷白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以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
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
罕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欺肅州索求恤矣只克卒
孫日羔刺嗣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士巴先
刊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一十

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
木江剽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問
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逆
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
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
諸夷數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
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仇且令
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
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途巡解歸是時罕
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仇殺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因卽來買住二人
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因卽來領衛事迺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機 上語戶部臣曰救災恤患
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糗五百
石使因卽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通入

哈密及罕東首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因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地仍歸侵地仍諭因即來善撫
 部落毋盜鄰啓雲其後屢偵瓦刺哈密事請遣使來
 告 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指揮僉事喃哥及指
 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
 峪舊城從因即來請也城竣人謝賜綺幣襲衣歸言
 瓦刺也先欲為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因即來卒
 因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賻以南哥
 嗣為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為都指揮使佐喃哥
 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
 欲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印九
 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刺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
 之其明年任禮既言喃哥弟鎖南奔受瓦刺偽封今
 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
 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
 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刺率部屬二百餘戶一
 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
 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
 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與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懣中國則哈密為甚

勇勤我者也哈密我自勤也夫土魯番雖勁不能當
 虜十一然而擊諸衛蹂躪近關如雉兒然則安在其為
 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誦植術操縱此為其時而
 猶欲嗟既燼之灰戀將棄之助捐厚幣市空城以庶
 幾悔禍于戒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縮較西戎俾
 委成勞不知墩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哈密諸衛即其
 地也輪臺一詔即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宗之封
 殖蓋云以夷防夷寧樹彼以勤我哉王恭我才臣經
 督招附亦頗有勞以枝敗名謀國者鑒諸

朝鮮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印九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

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
 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氏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
 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為唐所破東從後唐時王建
 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為
 兩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蓋慈嶺
 為界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即位
 遣符璽郎使斯賚金印詔文 封顯為高麗國王使
 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為城郭備乎甲兵利
 乎官室壯乎頃首言東海波臣朝夕禮覺恭他未皇

也 聖書論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隣倭虜創於此恐將逸于彼倭彼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非法請征其人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顯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通寇報 詔耽羅領附庸也蒙古亦人耳爾何棄焉通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請獻數錄 卷一百一十 重刊

之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 論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兼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顯弒死子禍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侵周誼仍 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謚顯曰恭愍明年貢馬千疋布萬匹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禍辭馬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

禱立王昌歲中兩請入 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禰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合成桂莫適與也惟 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詔漫進撰表者鄭總羈留之凡老請子芳遠嗣卒謚康獻 文皇帝永樂元年 賜免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恂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獻數錄 卷一百一十 重刊

以禰嗣卒謚恭定 章皇帝宣德元年遣使賜禰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 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恂進悔東青 制詔環會獻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黑狗再進再 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 賜諸書俾學于國中 睿皇帝正統四年遼州夷首凡察童倉適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滯住以為言 詔問恂亡何凡察歸建州恂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邪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恂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 詔兩解之且慰籍和國家以王為

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
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母與較 景皇帝景泰元年
賜袍世子珣冕服袍卒謚 珣嗣三年卒謚恭順子
弘瞻嗣雅而屏遜其叔琰天順三年邊臣疏琰私與
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累哈累 詔
戒諭之 純皇帝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鵲却之時方
征建州琰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
李滿住反其部落遣使來獻俘 璽書褒嘉之明年
琰卒謚惠壯子晚嗣六年晚卒謚襄悼從子哲嗣復
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
獻後錄 卷一百二十 頁五十一

士 敬皇帝弘治元年娶卒謚康靖子惟嗣憊病風
遜其弟懌 肅皇帝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謚恭信子
皓嗣未愈年卒子恒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
奸民往未海上私與倭市恒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
予荅其意 莊皇帝隆慶元年恒卒謚榮靖從子駘
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 朝廷恭歲特朝貢外慶慰
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
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 高皇帝
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
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

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臣倫仁
人誅倫立嗣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恨干上
國返具兵禍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民以昌昌
皆非王氏不當立乃熙昌立瑤瑤復不遜國人請命
高皇帝立先朝瑤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
試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願以為仁人子
皆究甚乞下史館昭雪之 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
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
証官畧倣中國以田制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
鬼惡殺茅居亭衣知文字皆讀書上下咸儉樸然可
獻後錄 卷一百一十 頁四十四

觀矣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
水晶鹽繡茅布白磁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
獬豹皮人稍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
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昔
女直邀劫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勃矣觀其勤萬乘杭前旌固東
夷之雄也 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波俎豆詩書為
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成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
雖招携有經亦先聖之造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
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曩休日又積弱形

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券 神聖之所預讀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女直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海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直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國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鬥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蠶

獻徵錄

卷二百二十

重五

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都司一日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各七不領千衛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世諸夷奉職謹徵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呵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 賜姓名呵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

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于滿生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勤兵第 賜勅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于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 詔更給比後得故印 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

獻徵錄

卷二百二十

重五

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騰壯始聽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 勅考功郎兀諾

首撤哈良等母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 闕下
 自歸責而遣之然恭橫自如語言不遜 詔羈之賈
 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為靖虜將軍都御史兼督
 師討之分三道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追其東走捕
 斬首虜多滿住走明年等撫順清河陽諸堡邊備
 日嚴夷稍稍制而 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
 山子脫羅為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與清從叛者視
 先世通聚一官詣夷復竟然往往以報董山然為辭
 患苦塞上巡撫陳斌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特
 大闡汪直方倖功倂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一
 名雖屏蔽實表獻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自
 制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母為他人功
 直毓甚請行 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畧之直
 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
 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數相挺為亂耳宜
 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
 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敏復構之遂劾繫文升請成
 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敏遂言夷酋
 伏當如修怨怙亂不誅無示儆乃遣直行而以撫寧
 侯朱永為師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

等以為賊捕送京師誅哈速郎禿等七十
 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敏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
 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忿怨蓋深入殺掠焚
 劫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珣暴其狀旋為直陷謫戍邊
 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
 馬乞入謝請于 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
 故少入寇塞上稍休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義竹兀
 革等為亂阻絕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
 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
 賜綵幣金帶大帽獎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五十八
 煩大幸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
 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啓關否毋納二十
 一年建州夷李撤赤哈等人寇巡撫孫祐禦之失亡
 多項之於敖為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諱不能定願詐
 殺諱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與虜
 合為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
 戢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
 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險
 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為咽喉土氣極寒冬常六
 居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恃

其獷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焉產楛矢石努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馬鯨睛臘肺海東青鷹鷄鴉鵝兔鶻牛魚粟麥稌葵菜及貂鼠青鼠虎罷狐狸海中豹驢獾牛狗猪諸皮貢以冬月爲朝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藥以頒給 勅書爲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覈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于亡遼慶宋基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歟勝國驅除 明興秦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北故可得而馴摩蓄也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叛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重刊

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一疆吏辦之矣顧夸者徼之以爲功貪者漁之以爲利自我至寇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爲罪首卒使奄豎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夷捷虜能哉

琉球

琉球海東南國也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歷七日可至前代與中國絕隋煬帝時遣將討之俘男女五千人歸元招諭之不從 高皇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使其國時國分爲三察度王中山承察度王山南

伯尼芝王山北先後遣使朝貢 賜鈔幣有差中山山南給鑲金銀印已聞三王相攻 遣使諭之鮮其兵二十五年中山遣從于及陪臣子入學 上念夷來勞苦甚命給衣廩厚遇之間數歲聽歸又賜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昇往來朝貢 文皇帝永樂元年察度卒 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并封汪應祖爲山南王汪應祖者承察度從弟也承察度無子遣命以應祖嗣來請于朝未幾武寧卒子思紹嗣進關者數人却勿受隨遣使同其長史程復來表言復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今老矣願歸骨故鄉請以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重刊

王茂爲相國兼長史事 從之思紹卒子尚巴志嗣尚巴志卒子尚忠嗣尚忠卒子尚思達嗣尚思達卒叔尚金福嗣尚金福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相攻殺俱斃并失其印次弟尚泰久表陳其事 上命泰久嗣王給以印時景泰五年也先是山南王汪應祖者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子他魯每嗣已復與山北皆爲山中所并貢遂絕尚泰久卒子尚德嗣尚德卒子尚圓嗣成化十一年貢使還至閩殺人掠其財因 詔問歲一貢毋過百人著爲令尚圓卒子尚真嗣屢請歲一貢如舊制不許正德二年禮部乃覆從

其諱尚真卒子尚清嗣尚清卒子尚元嗣嘉靖之季日本數入寇蹂躪海上餘衆歸道琉球尚元邀之境盡殲之又屢歸我虜人口 上褒賞之自思紹以來嗣立皆請于朝故事以給事中行入為正副使往封然使事無聞至尚清封則陳侃高澄往尚元封則郭汝霖李際春往乃論次其事為使琉球錄傳于世其俗故無文字晦朔視盈虛四時視草木去莠蕪手羽冠毛衣自奉正朔後學者不絕夷習遂變君長被服冠裳知禮節每使者歸 詔勅皆請留其國表章陳奏駁駁華風矣男子結髻用五色布纏頭女子上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一

衣外加幅布蔽面長裙細褶以覆足人皆曉徒耐勞苦少病不知醫藥兵甲犀利劫于鄰國然好爭鬪輒刃殺人度不能脫隨割腹自斃國無常賦有事則取諸民刑甚嚴盜竊即刑剝富貴家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茨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鸞眼繩環之類國初使來言其國不貴統絳貴磁鐵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磁器鐵釜王而下有王親不與政其次司刑法錢穀等官為武職以土人為之文職則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以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王日三視朝羣臣槎手膜拜親喪數月不食肉浴屍溪

中裹而瘞之信鬼事巫巫魁曰女君白日呼嘯輒數百人携技戴草騎步縱橫狎遊王宮一唱百和音聲悽恻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相傳背倭奴衣侵神廟其舟遂以就擒凡巫之矯言禍福多此類也王居山巔殿宇朴素無金碧之飾舊志言其壁下多聚鵝鴨海中有落漆舟漂入不得反事皆非實語具侃澄所為錄中其山川龜鼉嶼彭湖島為大占米山有礁甚險易敗舟產馬海巴銅錫闕樹木及布金刑榴入貢方物則硫黃胡椒蘇木諸香多貨自他夷國旁有毗舍那國鳥語裸形殆非人類宋淳熙間曾一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二

至泉州殺掠而去又有小琉球去閩稍近皆不通中國

瓜哇 瓜哇唐訶陵國宋為闍婆元為瓜哇在占城南自泉州開洋一月可至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二年遣使 詔諭之并歸其國人之使元者五年國王昔里八達刺遣使八的古必奉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勅十年王八達那邑那務貢白鹿孔雀諸物已而我使封三佛齊道其境瓜哇邀殺之上因其使至降 勅切責其後國分東西永樂元

年西王都馬板二年東王李令達哈皆遣使貢並賜
文綺給鍍金銀印已東王復貢神鹿亡何為西王所
攻殺并其國時我使以往諸番過東王城蒙亂死者
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 上勅西王曰爾國東
西並建共事朝廷而爾擅滅東王有其地禍廷于我
使臣朕將爾討以爾知悔于厥心姑止兵勿進其輸
黃金六萬償死者西王進萬金禮臣請徵如勅 上
曰朕令彼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勿徵仍 賜鈔幣諭
之使者往王禮之益恭其國有舊港宜慰司介爪哇
滿刺加間或傳我欲割其地昇滿刺加爪哇大恐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一 百聖

上聞之 諭非朝廷意母自疑其王楊惟西沙遣使
謝楊惟西沙都馬板更名也自是入貢不絕正統間
使臣亞烈馬用良 南巫先後乞賜金銀帶 予
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且皆漳
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且乞便道過里仍還國從之
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真臘等十一國使臣歸 勅瓜
哇護其行廣東叅政張琰言瓜哇朝貢頻數供億煩
費敝中國以事遠夷非計 上是其言論三年一貢
是後遂稍踈景泰間國王為巴刺武國有四鄉初至
杜板僅千家多閩粵人水行半日至新村草人居之

成市番舶輻輳饒金寶去蘇魯馬益一舍而近蘇魯
馬益多林木產長尾綠水行八十里陸行半日至滿
者伯夷即王居也王居磚墻高餘三丈周三十餘里
民居亦壯麗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俗少盜
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書同瓊里
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葉上男子必佩刀刀極
精巧坐卧不設椅榻飲食無匙筋啖蛇蟻虫蝎與犬
同寢食不為穢也婦女數十成隊月下唱和至親友
家輒贈以錦帛婚則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
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飲絲帔被金珠綵飾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一 印四

寶粧奕則水火或犬食之其國移文嘗書一千三百
七十六年豈肇啓漢初時耶山川有老岸山鸚鵡山
八節澗產金銀真珠犀角象牙玳瑁青鹽龍腦香
澄茄枕榔木吉貝白鷄鷓白鹿白猿猴旁有碟里日
夏羅治金猫里三國永樂三年遣使附瓜哇入貢後
遂絕
占城
占城古越裳氏秦漢為象林縣漢末區連殺縣令自
稱林邑王唐為環王國元和初寇安南都護張舟敗
之遂棄林邑徙居占因占城淳熙中葉破真臘旋為

真臘所破俘殺幾盡更以真臘人為王嘗執元使之
 往暹羅者元遣將攻之乃輸疑洪武二年國王阿答
 阿者遣使入貢言安南侵境 上命編備羅復仁主
 事張福詔諭二國各罷兵是年封阿答阿者為占城
 國王項之拿兵如故 上屢諭解之仍頒科舉詔于
 其國四年遣答班瓜卜農入貢請兵器樂工欲令安
 南知為中國所厚得毋攻 上謂兵器所以教爭其
 勿予樂工則遣之通華言者來習阿答阿者
 為其臣閣勝所殺永樂四年國王占巴的賴請征安
 南會黎賊誘殺我使臣及故王孫陳天平 上遂發
 兵討之占城亦掠其界上復取所侵地安南平尚書
 陳洽言占城計唇齒懷兩端以金帛戰象資黎賊罪
 下季擴一等宜併誅 上不欲窮兵 諭令後改其
 後入貢稍益謹宣德七年 賜勅褒嘉之而暹羅使
 者以其前使及番伴百餘人為占城拘留訴于朝正
 統元年占城使至 詔令還所留暹羅人及我軍之
 往西洋未歸者定三年一貢視暹羅諸國六年占巴
 的賴卒遣使封其孫摩訶賁該嗣王摩訶賁該立連
 歲貢 上令遵近制因詰前詔何久不報未幾摩訶
 賁該為之南所虜摩訶賁來請代立從之隨遣使貢

稱先王有命貢必歲共其官軍及暹羅人蹤跡之不
 得摩訶賁來卒弟摩訶賁由嗣摩訶賁由卒于槃羅
 茶全嗣皆請于朝成化八年王弟槃羅茶悅遣使樂
 沙來告急言安南黎瀨虜其王及印去遂 命茶悅
 嗣王以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往使至則茶悅復被
 虜地入安南峻等不敢入聞至滿刺加市易歸十四
 年復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封齋亞麻勿庵為王
 未至而齋亞麻勿庵卒義等即以 詔印投其國人
 提婆菩提婆菩者安南所立偽王也而齋亞麻勿庵
 之弟古來方請封於是禮臣勅使者擅封罪義已前
 獻徵錄 卷百二十 百四十五
 虎瑾請戍乃遣使封古來嗣王使者行至粵屬古來
 迫於安南來奔撫臣以 聞遂令受封于粵遣兵護
 之歸仍詰責安南返其侵地弘治元年遣弟卜古良
 入謝且言安南侵掠無已時乞兵衛其國復欲大臣
 往為講解辭甚哀 上意憐之然中違羣臣議不許
 已請傳國于其子沙古卜洛 詔以世子攝國事正
 德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給事中李貫憚往封以
 無通事諸人為解致命于其使而歸沙古卜洛卒沙
 日底立自後使者罕至占城貢亦浸疎焉其地自廣
 州發舟順風八日可至與安南為鄰相攻代不休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則控於我蓋獷悍好戰固其習也王冠三山金花
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艾葉冠男蓬頭
女後推結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白者死紫玄黃
皆不禁粒食亦鮮食日三五浴薰以諸香醴酒甕中
賓主繞甕坐筒而啞且啞且注水味盡而止刑輕者
藤杖重者繫于樹用梭槍齊喉而殊其首若殺人劫
財則象蹴之書用羊皮及黑木皮能通中國文字其
詞翰往往有傳者山川則不勞山金山物產則大火
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奇南香生金吉貝海牛海
粟觀音竹千步草婦人魚海鏡寶母澄水珠相傳王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

暹羅

暹羅在占城極南本暹與羅斛二國暹瘠而貧歲仰
給于羅斛元至正間羅斛併暹為暹羅斛國與元通
使洪武五年國王叅烈昭毘牙表貢方物 上賜織
金文綺其女兄叅烈思猗表貢 中官却之叅烈昭
毘牙以懦廢從父叅烈寶毘牙噠哩哆囉祿代立十
年遣子昭祿羣膺入貢 土命貞外郎王恒中書省

宣使蔡時敏 賜以印誥二十八年叅烈寶毘牙噠
哩哆囉祿卒昭祿羣膺嗣永樂二年乞量衡為國中
式予之是時稱暹羅國遣使聘琉球舟漂入闕有司
籍其物請 命 上曰夷邦情好美事也救災恤患
匹夫猶然况天子哉還其物為治舟廩而遣之十三
年昭祿羣膺卒于三賴波摩札刺的賴嗣以兵侵滿
刺加滿刺加來訴 勅諭暹羅曰滿刺加事朝廷謹
與爾國無間而爾擅伐之是蔑朝廷也此非國王意
或左右美王兵以逞忿耳其禁賊之母縱使者來謝
罪自後朝貢不絕而我亦輒遣使封其嗣王自三賴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

波摩札刺的賴七傳為勃畧坤息利尤池牙當嘉靖
之世嘗貢白象象道斃進其牙及尾為驗其國王官
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王以受封
天朝故留髮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帽加錦綺誇象或
乘肩輿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梳髻于後俗尚
釋教經字皆橫書橫誦習水戰好鬪喜冠掠婦人多
智夫聽于妻喪禮貴者用水銀壘民間烏葬婚則用
僧導送產寶石奇香犀象翠羽六足龜珊瑚

滿刺加

滿刺加在占城極南自爪哇舊港舟行八日可至

屬暹羅歲輸金五千永樂三年首長拜里迷蘇刺遣使入貢請內屬比郡縣 上遣中使鄭和封爲滿刺

加國王九年卒其妻子及如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

上念其航海跋涉逆而勞之至則供帳畢具大官

日給牲牢上尊 賜金繡龍衣麒麟衣鞍馬束帶及

金銀鈔幣甚豐冠帶其子姪諸陪臣皆有賜瀕行

命禮臣餞之龍江十二年拜里迷蘇刺卒 命其子

母幹撒干的兒沙嗣王二十年卒子西哩麻哈刺者

來朝 命嗣王宣德八年復來朝 上念其先世

來最稱恭順今王身再入朝異于他夷待之有加禮

賦徵錄 卷一百二十 命工部繕其舟遣歸西哩麻哈刺者卒子蘇丹茫

速沙嗣蘇丹茫速沙卒子馬哈木沙嗣我封使溺于

海再使往乃達其地瘠鹵舊名五嶼俗淳朴尚回回

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乘轎男方帕包頭女撮髻

腦後俱衣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婚葬大類瓜哇產錫

布蘇木胡椒火雞芟葦簾沙孤樹海中有龜龍高四

尺四足善嚙人山多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海中

淳泥

淳泥瓜哇屬國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通使洪

武四年王馬合謨沙奉表貢永樂三年遣使 封麻

邪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六年王卒其妃子及陪臣來朝遣中官至福建迎勞之所過州郡皆設宴至京表獻方物妃箋獻 中宮 上親宴之奉天門王卒

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立碑有司春秋祀謚曰恭

順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其墓 封其子選旺

嗣王護歸國其國故事歲輸瓜哇片腦四十斤 上

勅瓜哇罷其征十年選旺復借其母妻來朝宴勞有

加仍厚賜遣歸洪熙初遣其叔那萬哈耶入貢俗華

侈服稀頗效中國板城銅甲有原田之利產片腦諸

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賦徵錄 卷一百二十

蘇祿 蘇祿與渤泥相近其國分東西二王又有峒王永樂

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荅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

女王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屬三百四十餘人奉金

鑲表來朝貢 上並卽其所部封爲王 宴賚優渥

遣歸東王行至德州卒 命有司營葬樹碑謚曰恭

定封其子都麻合嗣王妃留守墳三年歸十九年遣

使貢或言三王者東王爲尊二王佐之產青珠竹布

古麻刺

麻刺國有百餘州佛宇至四千區前代俱未通中華

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入朝行至福州卒 勅有司治葬歲祀之謚曰康靖

真臘

真臘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隋始通唐神龍中並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水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阜爲陸真臘頃之復合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後破占城俘其王其旁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役屬之地方數千里海中大國也洪武四年國王忽兒那遣使柰亦吉郎奉表貢方物賜大統曆織金文綺忽兒那卒參答甘武者持達志立履人貢給鍍

蘇徵錄

卷一百一十

四十一

金銀印王及陪臣皆有賜永樂二年國王參烈婆毘牙遣使貢適中使自其國歸失從行軍三人索之不得王以國人充 上謂我軍迺不宜責償于彼令遣還三年參烈婆毘牙卒 命序班王攷往致祭給事中畢進貢 詔封其子參烈昭平牙嗣王自畢進封後其繼立無間然入貢不絕地無霜雪夏秋多雨水高十丈民移而山居冬則復還耕種一歲數收俗尚華侈以錦纏腰王三日一聽朝冠履服制大有華風以東向爲上左手爲潔刑有剌刑刺配蕃殺漢人抵死漢殺蕃人罰金而已分疆建職與占城同山川則

陵伽鉢羅山產諸香翠羽嘉樹異香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隸爪哇古于佗利地唐宋皆爲國建隆淳熙間入貢不絕洪武四年遣趙述等使其國其王馬哈刺札八刺卜奉表貢方物未幾傳恒麻來沙那阿者凡三貢以洪武十年卒封其子麻那者至里嗣王 賜鍍金銀印其地緝穀諸番使節所往來習水戰輕生敢死鄰國憚畏之役稍使留使者阻絕商舶 上命禮部激遲羅轉諭爪哇戒戕之旋爲爪哇所併廢其國而舊港宣慰司數入貢初粵人陳祖義

蘇徵錄

卷一百一十

四十二

越罪之三佛齊爲其將領暴掠諸番商適中使和通其地租義鄉人施進者奔訴和和俘阻義獻 下承 制官進爲宣慰使進死子濟孫襲地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然土少水多惟首領陸居民率架筏水中構屋梁其上不輸租賦隨時調發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并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產鶴頂水晶珠璫琉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貓睛石蕚薇水阿魏沒藥血竭又有火雞能食炭神鹿高三尺短尾豕喙啼三踏此其異者貢則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堯羅錦被苾布等物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西洋之要會漢條支唐波斯大秦皆其地也自滿刺加舟行九晝夜可至洪武間奉表貢方物永樂初封其王宰奴里阿必丁為蘇門答刺國王屢遣使及其弟馬哈木沙入貢 上以其國遠宴餼厚于他夷宣德六年遣弟哈利之漢貢麒麟象馬諸物禮部尚書胡濙率羣臣賀 上曰朕不欲遠夷意耳寧愛異獸耶何賀為哈利之漢卒贈鴻臚少卿官為治葬給守塚戶自後貢不絕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波濤惡善溺舟田硯穀少男白布纏頭腰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百五十二

錫蘭

錫蘭百狼牙須在大海中自蘇門答刺舟行十二晝夜可到永樂七年中使鄭和至其國國王亞烈苦奈兒瓊里人也素暴橫患苦往來諸番使索賂于和

得發兵劫和舟和襲而虜之俘獻 闕下更封其族人耶巴乃那為王天順三年卒子葛力生夏刺昔利巴交刺惹嗣立遣使貢其國地廣人稠稱富饒王尚釋重象牛煨牛糞灰塗體殺牛者死民上裸下纏悅加壓腰去鬚留髮女推髻于後下紫白布產寶石水晶其山則翠藍山最高大峙海中去山三日裡有赤卵塢其人穴居裸形不粒食若野獸然又有小葛蘭土俗大類錫蘭永樂中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檳榔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五

百五十二

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可至五代宋梁時三遣使貢永樂十四年封其王可亦里為柯枝國王 賜印詔 封其山為鎮國山樹碑 上親為文其銘曰載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為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熯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災靡沓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新兮海之深矣勒之銘詩相為終始是時鄭和至其國俗信佛敬象牛與錫蘭同國人有五種貴者曰南昆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僧曰革全最賤曰木爪穴居捕魚屋簷過三尺上衣過膝皆有禁遇雨昆哲地即伏候遇乃

行又有曰濁肌者優婆夷也髮縷縷垂後吹大螺妻隨之行丐產蘇木胡椒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土厚宜耕種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壘石為屋至三四層醫卜技藝之流絕勝他夷國中有山土皆成鹽永樂初遣使貢方物及駝雞 上命侍臣金幼孜為之賦產胡椒諸香

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隨中使尹慶人貢 詔封為古里國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五

王 賜印誥衣幣其後屢入貢俗尚信義道不拾遺國人有五種與柯枝國同王死不傳子而傳外孫無外孫則傳弟產駿馬白鳩鴉石諸香鄰有坎夷巴國出捲黎布五色悅皆濶四五尺鬻于古里

瑣里

瑣里小國也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字表入貢并圖其山川土地以獻 詔優禮之永樂元年復遣使貢俗同西域又有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大亦于洪武間貢永樂二十九年西洋十六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獨西洋

瑣里最豐美或曰西洋瑣里即瑣里海道絕遠無從質也

榜葛刺

榜葛刺在大海西南東印度之地永樂六年國王蒲牙思丁遣使朝貢十年卒 命其子賽希丁嗣王中使侯顯嘗奉 詔往賜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其國地廣人稠甲於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連魯奈奈能作百戲繫虎入人家樑而搏其手探其喉觀者勞以錢曆十二月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鑽鐵翠羽

阿速

阿速西海中稍大國也有魚鹽耕牧之利其人敬佛好施無寇盜寒暑適節永樂中遣使百二十人朝貢

阿丹

阿丹近古里壘石為屋市易有赤金錢紅銅歲無閏月善推算四序不差永樂九年遣使至其國 詔許互市王拜 命甚恭以後屢入貢

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關中有八村皆以溜名

小溜甚多舟行人溜即溺世傳弱水三千所其地也
其人巢居穴處食魚蝦衣樹葉氣候常溫永樂中國
王亦速福凡再貢產溜魚龍涎香嵌絲悅織金帕傍
有牒幹國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多回回人地少穀食王居高樓甚嚴潔
有帽山土人名那沒黎番船以此山為指南產降真
香黑珊瑚永樂中累人貢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
可至又有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
使入貢或云即南巫里非也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七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國西多山氣候常秋無城郭尚
回回教其人質朴脩偉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悅或
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簫籥而行永
樂中國王亞里遣人入貢宣德中再至產西馬為頂
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自古西北舟行十晝夜
可至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一名甘巴里人多織錦粒
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刺查遣使得官公

葛葛入貢

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永樂中王者麻里柰那遣使入貢宣德
正統間再至其國民不及千家又貧備鄰國自給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俗強悍操兵習射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
食乾魚田瘠少收經年不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貯水
又有刺撒者上風與木骨都束同俱於永樂中入貢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薄俗稍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百八

淳朴言語婚姻皆與爪哇同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

忽先遣使滿刺哈三等朝貢

不刺哇

不刺哇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于池項之鹽凝其上
其人拳髮圍稍布以捕魚為業產諸獸沒藥乳香永
樂中遣使朝貢

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並山草木繁茂饒穀蔬洪武中其王
麻哈刺惹答饒遣使朝貢永樂十二年至產片腦諸
香花錫

百花

百花古注鞏國宋祥符中奉表入貢辭甚雅馴洪武十一年其王刺丁刺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國富饒多奇花故名百花

白葛達

白葛達國小民貧市易用鐵錢宣德元年遣使和者里一思等朝貢舟溺盡失其方物既至京言臣國自昔未通今慕義而來無以歸報惟陛下哀憐賜之冠服庶臣得藉以及命上勅使者歸語而王朕嘉王誠耳安用物給冠帶遣歸又有黑葛達亦小國永

樂中貢

獻徵錄

百五

討來思

討來思地方不百里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土宜麥稌無稻穀以雜色布為衣宣德六年遣使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梁天監中一入貢其後絕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朝貢其國風景秀麗土衍水清種藝織紉皆有常業上下咸儀亦足觀焉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古投和國唐貞觀中一入貢其後絕永樂間遣使七十二人來朝貢國有學校及將軍功曹參軍州郡縣諸官號奇產甚多海多奇物西域賈胡輒輕直售之其國人不能辨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俗質朴土瘠產薄夏則多雨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呂宋

呂宋國小然產黃金故人亦富厚商舶多至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獻徵錄

卷百三十

百六

打回

打回最小數為鄰邦所困乃治兵器與鄰戰稍勝得自存永樂三年遣使麻勿來朝貢

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盼遣使俺八兒來貢傳者誤以為即蘇門答刺

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在印度之中即古佛國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刺金數侵榜葛刺遣使諭解之隨遣人來朝

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進麒麟天馬神鹿羣臣稱賀 上曰此 皇考垂休卿等效力故遠人來歸若此尚益思盡心輔朕不違毋侈異物而滋怠荒

佛林

佛林唐書以為漢大秦國也去京師四萬里朝輶軒所記則云出嘉峪關萬餘里其國自漢以來貢獻不絕而宋史謂自古未通風俗物產亦大相抵牾不知今之佛林果大秦否耶洪武四年遣其故民捏古倫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詔諭之隨遣使朝貢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鬪如有爭文告而已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墮一丸市用金銀錢勒王名錢陰甘得私鑄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蒲萄

覽邦

覽邦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刺扎遣使朝貢永樂宣德間附鄰國來獻

婆羅

婆羅或以為印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閩婆使來言

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有異術人相危害能先知之永樂四年遣使勿黎哥來朝貢 賜王及妃文綺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國小產微或云在東南海中或云在西徼外莫考也同永樂中貢首有夏刺比窟察尼魯密彭加那捨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千里達沙里灣泥烏沙刺錫急蘭丹奇刺尼諸國皆海外小夷莫詳其封疆道里

佛朗機

佛朗機近滿刺加島嶼之點累者前代及 國初俱未通正德十三年其大酋弒國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于王會聽其使以聞 詔給方物直遣歸使者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刺加訴佛朗機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釐相繼流言滿刺加受封 天朝

佛朗機乃擅奪之欲啗我以利求封爵無慕義向化心且駕大船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鬪殺傷南服之禍從此始矣昔 祖宗時四時來貢有常期毋敢闌入自吳廷舉建議弛禁于是夷心日啓射利如隼揚帆如馳其何厭之有此佛朗機之所以向隙而侮也為

宜驅絕其使毋留內地仍申曉諸夷來母失期布母
扞禁庶燦萌杜而中外安矣 詔從之嘉靖二年佛
朗機人別都盧等寇廣東守臣擒之二十六年寇福
建漳州官兵禦之遁去自道隆等以佛朗機故議絕
諸番後夷船不之粵而潛之漳州為市廣東督臣林
富更言其不便兵部議滿刺加諸國 令甲許通市
不宜槩絕請禁之於漳而收之於粵制可佛朗機兵
器最特銳大者千餘斤次半之小亦不下百斤發可
及百餘丈木石逢之俱靡今願傳其法然惟夷人用
之精中國不及也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

頁三

論曰昔成周之盛越裳來獻前史言越裳今占耳
安所用九譯乎漢唐以來海外諸夷間有至者然皆
貪中國貨賄開市賜予以中其心非慕義由衷無思
不服者也若夫東盡扶桑西窮弱水王侯君長待首
請號信使奇琛梯航相望甚且挈妻孥蹈危險奔命
闕庭隕身而不悔則 明德所被非千古之一時哉
洪永之間招來是務共球雖集我使亦勤至于遠泛
西洋厚糜左藏非得已也良以胡孽方驅華風尚鬱
苟中外之志未肅則 朝廷之體不尊使遐窮與職
此之由 列聖紹休輶軒稀遊雖聘觀不阻其誠而

去來無介于念豈非開關之主利在宣威承平之君
公好大先後情殊其于安國家均歟於乎創守若
茲以規萬世可也

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終

獻徵錄

卷一百一十